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四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2602/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四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2.1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四六冊目次

經部·孝經類

晦庵先生所定古文孝經句解一卷

〔元〕朱申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 一

孝經宗旨一卷

〔明〕羅汝芳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祕笈本

..... 一一

孝經疑問一卷

〔明〕姚舜牧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來恩堂刻清乾隆二十年重修本

..... 一九

古文孝經朱子訂定刊誤集講一卷

〔清〕熊兆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 三二

讀孝經四卷附年譜一卷

〔清〕應是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七年刻本

..... 六三

孝經類解十八卷

〔清〕吳之騷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二年寶瀚樓刻本

..... 一五三

孝經正文一卷孝經內外傳五卷

〔清〕李之素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六十年寶田山莊刻本

..... 二六七

孝經詳說六卷

〔清〕冉觀祖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書局刻五經詳說本

四二二

孝經一卷

〔清〕朱軾註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乾隆間刻朱文端公藏書本

五一八

孝經三本管窺一卷

〔清〕吳隆元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乾隆間刻朱文端公藏書本

五三三

孝經章句一卷

〔清〕任啓運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福山王氏日省吾齋刻今古文孝經彙刻本

五五〇

孝經本義一卷

〔清〕姜兆錫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雍正十年寅青樓刻本

五六一

孝經通釋十卷總論一卷

〔清〕曹庭棟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

五七〇

晦庵先生所定古文孝經句

解一卷

〔元〕朱申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

刻通志堂經解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孝經句解

一卷》提要

晦菴先生所定古文孝經句解

後學朱申周翰注

仲尼間居孔子名丘字仲尼曾子侍坐曾子

子曰孔子曰參乎參字子先王有

至德要道孝者德之至道也以順天下

孝者人心自然之理故先王民用和睦天下之

至德要道上下無怨臣民皆相無怨女知之

乎參乎曾子曰曾子避席問避席而起曰

參不敏言參性不敏何足以知之以知之

子曰孔子曰夫孝母之德順父德之本

行莫大於孝教之所由生教化從復坐命

吾語女我將以孝身體髮膚人之身四體

受之父母母皆生不敢毀傷當全而歸之揚

名於後世揚名後世以顯父母足光顯孝之

終也此為孝夫孝總而始於事親於孝中於

事君忠則移其終於立身忠孝兩全乃能揚名

大雅云詩大雅文無念爾祖無念也當修

厥德率述也謂述先王德也○凡後者皆是

○間參女下夫扶髮發膚夫聿聿

右今文以為開宗明義章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天子愛其父母者必能推此心以愛百姓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天子敬其父母者必能推此心以敬百姓愛敬盡於事親愛敬之心盡於父母而德教加於百姓則德教如被於百姓刑于四海四海之內皆視之蓋天子之孝上文所云乃甫刑云周書篇有一人有慶天子之孝乃甫刑云周書篇有兆民賴之為兆謂天子行賴其善也○惡刑同

右今文以為天子章

在上不驕諸侯貴在人上而不驕縱高而不危則其位雖尊高而不危

危四十七四制節謹度諸侯裁制其節滿而不溢則其勢雖盛滿而不溢

高而不危惟其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則其可以長守貴

富貴富貴不離其身所以長守富則其可以長守富

富貴富貴不離其身所以長守富則其可以長守富

富貴富貴不離其身所以長守富則其可以長守富

富貴富貴不離其身所以長守富則其可以長守富

富貴富貴不離其身所以長守富則其可以長守富

富貴富貴不離其身所以長守富則其可以長守富

富貴富貴不離其身所以長守富則其可以長守富

富貴富貴不離其身所以長守富則其可以長守富

右今文以為諸侯章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不是先王法度之服非則卿大夫不敢服

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道言也

先王之德行不敢行道言也

非法不言所以卿大夫非

無擇言言皆法度故口

言滿天下無口過法度之言雖滿天下無口過

下無怨惡道德之行雖滿天下無怨惡

然後能守其宗廟然後能守其宗廟

蓋卿大夫之孝也卿大夫之孝也

夙夜匪懈無有懈怠

行行去聲下擇行惡聲懈居

右今文以為卿大夫章

資於事父以事母資取也

敬同敬其父也

其敬敬其父也

孝事君則忠移事父之孝以事君

忠順不失忠順不失

以敬事長則順以敬事長則順

祭而後能保其爵祿祭而後能保其爵祿

云詩小雅

祭而後能保其爵祿祭而後能保其爵祿

祭而後能保其爵祿祭而後能保其爵祿

祭而後能保其爵祿祭而後能保其爵祿

祭而後能保其爵祿祭而後能保其爵祿

母也○長上聲夙寐密忝他點

右今文以為士章

子曰用天之道謂春生夏長秋斂冬藏各順天之時因地之利因勢之高下以謹身節用謹其身已以養父母

其父此庶人之孝也上文所云乃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上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以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

而患不及者貴賤雖殊孝道則一而謂有未之有也天下必無此理○養去聲

右古文為二章今文為庶人章

晦菴先生曰此一節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

孝經句解

四

通志堂

曾氏門人所記也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

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

經之傳也竊嘗考之傳文固多傳會而經文

亦不免有離析增加之失顧自漢以來諸儒

傳誦莫覺其非至或以為孔子之所自著則

又可笑之尤者蓋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中

乃數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

末結之曰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孝無終

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

相承文勢連屬脈絡貫通同是一時之言無

可疑者而後人妄分以為六七章今文作六

章又增子曰及引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使

其文意分斷間隔而讀書者不復得見聖言

全體大義為害不細故今定此六七章者合

為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

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其傳文之失

又別論之如左方○傳附析錫傳平屬燭絡

洛間去聲復扶刪干去去聲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曾子言其大矣子曰夫孝

孔子為道天之經在天為經地之義在地為義

義四十六民之行在民為百天地之經天有常明而民

是則之以法則於天地則天之明聖人法天因

地之義以行義利以順天下順此以施政是以其

教不肅而成待整肅而自成其政不嚴而治

聖人之政不待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先王

孝之為教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見得

先而民無有遺其親者陳之以德義而民興

行陳說德義之美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先

恭敬遜讓率民而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導引

民無有相爭鬪者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

而防其情而防其偽導之以樂示之以好惡而民

孝經句解

五

通志堂

知禁示之以好使民趨之示之以惡使民避之則民知有禁令不敢犯也詩云小雅節南山赫赫師尹赫赫師尹言尹氏為大師其民具爾瞻民皆以師尹為觀瞻也○行治行去聲治去聲行去惡路赫格許

右今文為三才章

晦菴先生曰此以下皆傳文而此一節蓋釋以順天下之意當為傳之三章而今失其次矣但自其章首以至因地之義皆是春秋左氏傳所載子太叔為趙簡子道子產之言唯易禮字為孝字而文勢反不若彼之通貫條目反不若彼之完備明此襲彼非彼取此無

四百五

孝經句解

大

通志

疑也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明也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也因也性其下便陳天明德性之目與其所以則之因之實然後簡于贊之曰甚哉禮之大也首尾通貫節其曰聖人見教之可以目詳備與此不同化民又與上文不相屬故溫公改教為孝乃得粗通而下文所謂德義敬讓禮樂好惡者却不相應疑亦裂取他書之成文而強加粧綴以為孔子曾子之問答但未見其所出耳然其前段文雖非是而理猶可通存之無害至於後段則文既可疑而謂聖人見孝之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於理又已悖矣況先

之以博愛亦非立愛惟親之序若之何而能使民不遺其親邪其所引詩亦不親切今定先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七字並刪去○為聲去聲

襲粗強去聲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古者明德之治天不敢遺小國之臣雖小國之臣猶不敢遺棄之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何況公侯伯子男乃五等之諸侯而敢遺棄之乎故得萬國之懽心所以能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其職未助祭於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祭於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

孝經

孝經句解

七

通志

其國之士與民故得百姓之懽心其國之士與民故得百姓之懽心所以能得之而不敢侮慢之乎百姓皆恭事以治家者不敢侮於臣妾臣家臣也妾女僕也古者卿大夫以孝治一家也雖臣妾之賤猶不敢侮慢而況於妻子乎何況其家之妻與故得人之懽心所以能得其家以事其親家人皆相助夫然故三節上文之意生則親安之父母死而為鬼是則親安之死則親安之父母死而為鬼是則親安之其榮養祭則鬼享之則父母死而為鬼是則親安之和平所以天下人心災害不生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明王以孝治天下

右今文以爲孝治章

得且仍舊耳

後不言合剛
改考放此

○更庚礙代牛

有人之
有大之

德教更子
於孝否

曰天地之性

性人爲貴

答云

孝經句解

八

通志堂

下
人膝

子下謂孩之幼

心在父母膝下
生於孩幼

時言以養父

母日

因者

本政
於教
孝之
也所

○行去聲養

治

1000

非此

之謂乎

若必如此而

後爲

孝則是使爲

25.11

孝經句

九

通志堂

臣之義

子有臣

義父母生

之
生父

母之續莫大

焉傳體相續人君親臨之父為君以厚莫重焉
恩義之厚莫重於此子故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
悖德其言當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苟不愛其親而
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言當推敬親之心以
敬他人則是以順則逆人君教愛敬敬當由親
悖逆於禮也以順則逆而人君教愛敬敬當由親
民無則焉所取法也不在於善此身不在
而皆在於凶德皆在於凶德雖得之雖得之
君子所不貴非君子則不然君子則不然君子則不然
言斯可道後道言也思可道而行斯可樂行斯可樂
則人必悅德義可尊德義可尊德義可尊作事可作事可

孝經句解

法制事修業動得容止可觀容止威儀必合進
退可度進退動靜不越以臨其民人君行此六
是以其民畏而愛之所以其民畏君則而象之
皆以君為法故能成其德教無不德教而行其
政令政令無詩云詩曹國風鴈淑人君子君子
其儀不忒其威儀不差忒○佗他行行忒忒
右今文以為聖治章

晦菴先生曰此一節釋教之所由生之意傳
之六章也古文首章有子曰字而今文無之
古文析不愛其親以下冠之以子曰而別為

一章今文則通上兩章為一章無子曰而有
故字今詳此章之首語實更端當以古文為
正不愛其親語意正與上文相續當以今文
為正至君臣之義之下則又當有斷簡焉而
今不能知其為何字也悖禮以上皆格言但
以順則逆以下則又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
北宮文子之言與此上文既不相應而彼此
得失又如前章所論子產之語今刪去凡九
十二字季文子曰以訓則昏長無則焉不度
文子曰若子在位可畏德足以去之此宮
則人必悅德義可尊德義可尊德義可尊作事可作事可

孝經句解

子曰孝子之事親孔子言孝子居則致其敬居則致其敬
則盡其養養則致其樂喪則致其哀喪則致其哀
其憂處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敬祭則致其敬
嚴盡其嚴五者備矣五者備矣然後能
事親然後能事親居上不驕居上不驕
居下不亂居下不亂居上而驕則亡居上而驕則亡
居下而亂則刑居下而亂則刑
除驕亂爭三者雖日用三牲之養雖日用三牲之養
猶為不孝也猶為不孝也○養養樂樂醜醜
養其猶為不孝也○養養樂樂醜醜

右今文為紀孝行章

晦菴先生曰此一節釋始於事親及不敢毀傷之意乃傳之七章亦格言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屬猶係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五百而罪莫大於不孝莫過不孝要君者無上君者臣之所稟命而不敢違者也聖人者無法聖人者無不法也非孝者無親善事父母為孝而不敢是無親也此大亂之道也言人有此不孝乃是無親也要要平右今文以為五刑章

卷三

孝經句解

十二

通志堂

晦菴先生曰此一節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繫於此乃傳之八章亦格言也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孔子言孝於父母乃親愛之本故教民親愛莫加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弟之於兄長乃禮順之本故教民禮順莫加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所以治民而風俗莫加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所以安上治民莫加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敬有禮之本有文而故敬其父則子悅敬重人之父敬其兄則弟悅敬重人之兄則其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重人之君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敬重天子則所敬者寡君敬一人而所敬者多

者甚寡也而悅者眾謂子悅弟悅臣悅千萬此之謂要道先王之所云乃弟悌

右今文以為廣要道章

晦菴先生曰此一節釋要道之意當為傳之二章但經所謂要道當自己而推之與此亦不同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孔子言君子之教以孝也而日見之也言不必家到戶曉而語之教以孝也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所以使天下之人皆敬重其父教以弟所以使天下之人皆敬重其兄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所以使天下之人皆敬重其兄

卷三

孝經句解

十三

通志堂

敬重於人君者所以使天下之人皆敬重其君詩云詩大雅豈弟君子豈弟君子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義謂設非先王之至德安能以天下有如此之大者

右今文以為廣至德章

晦菴先生曰此一節釋至德以順天下之意當為傳之首章然所論至德語意亦踈如上章之失云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孔子言古者明德之王能孝於事父故事

藏之愛君之念何日忘之何日而能忘也

右今文以為事君章

晦菴先生曰此一節釋中於事君之意當為傳之九章或云五章因上章爭臣而誤屬於此耳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傳所載士貞子語然於文理無害引詩亦足以發明移孝事君之意今並存之

子曰孝子之喪親孔子言孝子父母哭不偯依餘聲也謂氣竭禮無容不修飾容言不文不修飾服美不安不安美飾聞樂不樂悲哀在心

孝經句解

十六

通志堂

不為食言不甘不甘美味故此哀戚之情言上者乃是孝子哀戚之三日而食視始死三日不真情乃自不能已此聖人教人害生者不以教民無以死傷生死者而害生者不以性雖毀其形而死此聖人之政此聖人制為喪至使滅性而死此聖人之政此聖人制為喪有終使民知有終喪之期賢者俯為之棺槨衣衾周尸曰棺周棺曰槨而舉之乃槨衣衾既備陳其簋簠簠曰簋也而哀戚之陳其簋簠擗踊哭泣擗踊也而哀以送之其送葬也卜其宅兆宅兆也而安措之

既得吉地為之宗廟三年喪畢乃立以鬼事之人死曰鬼故以鬼春秋祭祀露既降皆舉秋霜神以時思之其孝思也生事愛敬則事之以死事哀戚父母之死則生民之本盡矣民之本盡矣父母之生道盡於此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至死而終矣○喪

右今文以為喪親章

晦菴先生曰傳之十四章亦不解經而別發

孝經句解

十七

通志堂

一義其語尤精妙也
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詩本文後讀之每覺其言之有味且又覺其所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告沙隨程丈可久程荅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此書多出後人傳會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而區區進越之罪亦庶乎可幸免矣因悉數所疑而記二公之言以為質云一本幸免矣下云因欲取他外傳如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之類即附始於事親之傳顧未敢耳

晦菴先生所定古文孝經句解

後學 成德 校訂

上卷

通志字

孝經句解 卷一 內府藏本

元朱申撰申有周禮句解已著錄是編註釋極淺
陋如仲尼閒居句下註曰孔子名某字仲尼閒居
謂閒暇居處之時曾子侍句下註曰曾子孔子弟
子名參字子與侍孔子坐子曰句下註曰孔子言
曰參字下註曰呼其名而告之蓋鄉塾課蒙之本
不足以言詁經者也卷首題晦菴先生所定古文
孝經句解而書中以今文章次標列其間其字句
又不從朱子刊誤本亦殊糅雜無緒通志堂經解
刻之蓋姑以備數而已

孝經宗旨一卷

〔明〕羅汝芳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

秘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孝經宗旨

一卷》提要

孝經宗旨

問道羅子曰道之爲道不從天降不從地出切近易見則赤子下胎之初啞啼一聲是也聽着此一聲啼何等迫切想着此一聲啼多少意味其時母子骨肉之情毫髮也似分離不開頃刻也似安歇不過真是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而直見乎天地之心亦是推之四海皆準垂之萬世無朝夕舍此不着力理會而言學焉是謂遠人以爲道縱是甚樣聰明甚樣博洽甚樣精透

孝經

廿九

却總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用力雖勤而推克不去不止推克不去卽身心亦受用不來求其如是而已如是而人如是而家國天下如是而百年千載我可以時時服習人可以時時公共而云學不厭教不倦也亦難矣哉經曰此之謂要道

問仁與孝亦有別乎羅子曰無別也孔子云仁者人也蓋仁是天地生生之大德而吾人從父母一體而分亦純是一團生意故曰形色天性

也惟聖人而後能踐形踐形即目明耳聰手恭足重色溫口止便生機不拂克長條暢人罔以仁而立仁亦以人而成人既成即孝無不全矣故生理本直枉則逆逆非孝也生理本活滯則死死非孝也生理本公私則小小亦非孝也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

問孝何以爲仁之本也羅子曰子不思父母生我千萬劬勞乎未能分毫報也子不思父母望我千萬高遠乎未能分毫就也思之自然悲愴

孝經

廿

生焉疼痛覺焉即滿腔皆惻隱矣遇人遇物必能方便慈惠周卹溥濟又安有殘忍戕賊之私耶曰此恐流於兼愛曰子恐乎決不流矣吾亦恐也心尚殘忍無愛之可流經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問學何爲者也羅子曰學爲人也蓋父母之生我人也人則參三才靈萬物其定分也全生之則當全歸之故曰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夫所謂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焉足鎮地焉

以立人極於宇宙之間所謂行道者行天下之達道也負荷綱常發揮事業出則治化天下處則教化萬世必如孔子大學方爲全人而無忝所生故孟子論志而願學孔子亦恐其偏此身也小此身也偏小此身即羞辱父母也豈必爲惡然後爲不孝哉

羅子曰夫天則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也聖則不思而自得不勉而自中者也學則希聖而希天者也夫欲希聖希天而不求己之所同

孝經

三十一

於聖天者以學焉安能至哉反而思之我之初生一赤子也赤子之心渾然天理其知不必慮能不必學蓋即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之體也然則聖人之爲聖人亦惟以其不慮不學者同之莫爲莫致者我常敬順乎天天常生化乎我久之自成不思不勉之聖矣聖如孔子其同尤親切焉彼赤子之出胎而啼也是愛繼母之懷抱也孔子指此愛根而名仁推此愛根以爲人合而言之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若曰爲人

不常能親親也則愛深而其氣自和氣和而其容自婉不忿一毫惡於人不敢一毫慢於人位天地育萬物其氣象出之自然其功化成之渾然也已經曰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問孔子巧以成聖羅子使求孟子之雅言弟子曰孟子雅言仁義孝弟而已奚其巧羅子起立衆中而呼之曰子觀吾此身乎豈不根於父母連兄弟而帶妻子也耶二夫子乃指此身為仁又指此身所根所連所帶以盡仁而曰仁者人孝經

卅二

也親親長長勿勿而天下可運之掌也是此身纔立而天下之道即現此身纔動而天下之道即運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人之所以能聖聖之所以能時在一舉足之間一啓口之頃也豈非天下之至巧至巧者耶彼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辛苦平生竟成話柄又豈非天下之至拙至拙者耶經曰立身行道

羅子曰孔孟立教爲天下後世定之極則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世不察乃謂止舉聖道

中之淺近爲言噫天下之理豈有妙於不思而得者乎孝弟之不慮而知即所謂不思而得也天下之行豈有神於不勉而中者乎孝弟之不學而能即所謂不勉而中也故舍孝弟之不慮而知則堯舜之不思而得必不可至舍孝弟之不學而能即堯舜之不勉而中必不可求如赴海者流須發於源泉而桔槔沼瀦縱多而無用也結果者萌須芽於真種而染彩鏤劃徒勞而鮮功也其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豈是有意孝經

卅三

將淺近之事以見堯舜可爲乃是直指入道之途徑明揭造聖之指南爲天下萬世一切有志之士而安魂定魄一切拂經之人而起死圖生也人能日周旋於事親從兄之間以涵泳乎良知良能之妙俾此身此道不離於須臾之頃焉則人皆堯舜之歸而世皆雍熙之化矣問孝弟爲教是矣如王祥王覽非不志於孝弟而不與之爲聖何也羅子曰人之所貴者孝弟而孝弟所尤貴者學也故質美未學者爲善人

夫善人者豈孝弟之不能哉弗學耳弗學則如瞽目行路步或可進尺寸然終是錯違中正陷落險阻雖曾子未免大杖不走陷親有過之失而況於祥覽兄弟矣乎故曰行不著習不察終身不知夫由之而不知其道與瞽者行路何異哉又曰善人之孝弟與聖人何以異蓋聖人之學致其良知者也夫良知在於人變動而不拘渾全而不缺時出而恒久弗息者也今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而不善致其良知者則執滯於一

世四

孝經
節而變或不通循習於一家而推或不廣觸激於異常而恒久可繼之道或違焉又安能以光天地塞四海垂之萬世而無朝夕也哉故君子必學之爲貴也經曰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羅子曰君子之學莫善於能樂至其樂之極也莫甚於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故孟子論古今賢聖獨以大舜之事親當之然此樂寧獨舜有之哉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之懿德是好也卽樂之所由來也試觀赤子初生

無幾厥親厥兄孩之則笑赤子方笑則親若兄之間顏而笑又加百倍矣此物則之必有者也而其交相惟愛卽所謂懿德之好也此實良知良能而又無不知之無不能之大舜初生與衆人一也衆人初生亦與大舜一也但衆人以外物分其心舜則愛慕終身惟欲父母兄弟之惟而已故口允若底豫又曰象喜亦喜也彼其滿腔滿懷皆徹隨皆喜惟孝弟之意卽自然喜惟孝弟之人凡言之合於孝弟者樂然取之

世五

孝經
惟恐不得彼與我一我與彼一若合衆水之派而趨下流合衆派之流而歸滄海所以天下之士多就之者成邑成都天下定天下化天下大同也孟子之道性善也是見得孩提之良知良能無不愛親敬長也而其言必稱堯舜也是見得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也故必孝弟如大舜方謂之不失孩提愛敬之心方謂之父母存而樂兄弟無故而樂方謂之仰不愧俯不作而樂方謂之得英才而教育之以達己之孝而爲天下

孝達已之弟而爲天下之弟而樂於成其仁
義之化無疆無盡也其王天下與否不止是大
舜之心不與卽天下萬世之論大舜者亦不與
不觀其王天下之乂所行之政奚啻千百今時
未必皆傳而所傳者惟孝弟焉其孝弟又皆深
山側陋耕稼陶漁之時所行者也信乎孩提之
愛敬可以達之天下信乎君子之三樂而王天
下不與存也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
百姓舜之謂也

孝經

廿六

問立身行道果何道耶羅子曰大學之道也大
學明德親民止至善如許大事惟立此身蓋丈
夫之所謂身聯屬天下國家而後成者也如言
孝則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天下皆孝而其孝
始成苟一人不孝卽不得謂之孝也如言弟則
必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天下皆弟而其弟始成
苟一人不弟卽不得謂之弟也是則以天下之
孝爲孝方爲大孝以天下之弟爲弟方爲大弟
也曰允若茲卽孔子之孝弟未曾了也曰吾輩

今日之講明此學求親親長長而達之天下曷
故哉正以了孔子公案耳曰允若茲卽吾輩未
必能了也曰若吾輩直能爲孔子公案乎則天
下萬世不患無人爲吾輩了也吾人學術大小
最於世道關切羅子曰吾人體段其虛本自無
疆界其靈本自無障礙能主耳目而不爲所昏
能運四肢而不爲所局故聖人於其脫胎初生
之際人教不得物強不得時節渾然冥然之中
指示出一條平平正正足以自了此生之大路

孝經

廿七

曰大人者須不失赤子時曉知愛父愛母不須
慮不須學天地生成之真心也此個真心若父
母能胎教姆教常示毋誑如古之三遷善養又
遇地方風俗淳美又且有明師爲之開發良友
爲之夾持稍長便導以敬讓食息便引以禮節
良知良能生生不已知好色而不奪於少艾有
妻子而不移於恩私則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
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
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一生爲

人千緣萬幸上得這條程途方可謂人之大路
經所謂置之而塞乎天地通乎民物推之東
海西海南海北海而準推之前乎千古後乎百
世而準是則聯天下國家以爲一身聯千年萬
載以爲一息視彼徇欲於七尺之軀而延命於
旦夕之近者其大小何如耶經曰甚哉孝之大
也

羅子曰宗也者所以合族人之渙而統其同者
也吾人之生只是一身及分之而爲子姓又分
也

孝經

廿八

之而爲曾玄分父而蓋衆焉則爲九族至是各
父其父各子其子更不知其初爲一人之身也
已故聖人立爲宗法以統而合之由根以達枝
由源以及委雖多至千萬其形父至千萬其年
而觸目感衷與原日初生一人一身之時光景
固無殊也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則
道亦不變夫天之爲命本只一理今生爲人爲
物其分其衆比之一族又萬萬不同矣於萬萬
不同之人之物之中而直告之曰大家只共一

個天命之性嗚呼其欲信曉而合同也勢亦甚
難也苟非聖賢有箇宗旨以聯屬而統率之寧
不愈遠而愈迷亂也哉於是苦心極力說出一
箇良知指在赤子孩提處見之夫赤子孩提其
真體去天不遠世上一切智巧心力都來着不
得分毫然其愛親敬長之意自然而生自然而
切濃濃藹藹子母渾是一箇其四海九州誰無
子女誰無父母四海九州之子母誰不濃濃藹
藹渾是一箇也哉夫盡四海九州之千人萬人

孝經

三十九

而其心性渾然只是一箇天命雖欲離之而不
可離雖欲分之而不可分如木之許多枝葉而
貫以一本如木之許多派而出自一源其與
人家宗法正是一樣規矩亦是一樣意思人家
宗法是欲後世子孫知得千身萬身只是一身
聖賢宗旨是欲後世學者知得千心萬心只是一
心既是一心則說天卽是人可也說人卽是
天亦可也說聖卽是凡可也說凡卽是聖亦可
也說天下卽一人可也說一人卽天下亦可也

說萬古卽一息可也說一息卽萬古亦可也四書五經中無限說中說和說精說明說仁說義千萬箇道理也只是表出這一箇體段前聖後聖無限立極立誠主敬主靜致虛致一千万箇工夫也只是涵養這一箇本來往古來今無限經綸宰制輔相裁成底績運化千萬箇作用功業也只是了結這一箇志願若人於這一箇不得得言則縱言道理終成邪說縱做工夫終是誠行縱經營事業亦終成霸功與原來不慮而

孝經

聖子

知不學而能天然不變之體又何齊齋壞也哉如人家子孫衆多各開門戶各立藩籬無宗以統而一之其不至於相戕相賊而流蕩無歸者無幾矣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此之謂也

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而罪莫大於不孝蓋人者仁也孝則仁仁成其爲人故行莫大焉不孝則不仁不仁不成其爲人故罪莫大焉孝以成仁亦以仁成是以曾子曰大孝

尊親大孝不匱而其養曾哲也飲食必請所與謂之養志志者卽氣而塞天地者也舍此弗養而區區口體之間豈所謂尊親不匱哉孝經所說無非此意然若水中之月鑑中之像不可以迹求也後世或以其文句之少而略之又或得其詞而忽其理逐其末而遺其本經幾晦哉吾師

羅夫子獨得此經之旨故其言孝也以仁言孝其言仁也以孝言仁起不敏不足以知之然

孝經

聖子

竊意欲明孝經之宗旨似當自羅子始然以狗象執迹之見求之恐羅子之說亦未易明是以君子不可不求正於先覺也謹書此以自警

萬曆庚寅中春門人楊起元識

孝經宗旨一卷

通行本

明羅汝芳撰汝芳字維德南城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布政使叅政明史儒林傳附見王畿傳中此書皆發明孝經之大旨用問答以暢已說與依文詮釋者不同汝芳講良知之學書中專明此旨故以宗旨二字標題朱彝尊經義考以爲未見而陳繼儒秘笈中實有此本彝尊始偶然失考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又別引一說以爲羅洪先撰亦非也

孝經疑問一卷

〔明〕姚舜牧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來恩堂刻清乾隆二十年
重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孝經疑問

一卷》提要

來恩堂

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碩祚敦祚重祚馴校
孝經疑問序

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孝經孔氏之書
宜與五經並垂不朽茲何不願之學宮豈以其
書約而無足傳耶顧其書雖約而其道甚大通
于神明光于四海何可泯滅無傳方今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將舉此書頒之學校俾士
姚承菴文集卷之一

子誦習而開科登賢必賴焉者諸士可無究心
乎哉牧因著四書五經後特著孝經疑問以先
之蓋至德要道天經地義昭如日星何復可疑
而何俟於問所可疑者謂母取其愛君取其敬
等語之未必出于孔氏也謂則天之經以下等
語之類于漢儒也謂先之以博愛以下等語之
多紛襍也謂所引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之語之
不親切也謂以順則逆以下等語襍取左傳所
載李文子之言朱子所謂並宜刪去者也又謂

開宗明義何以名章也又謂天經地義民行何以名三才也又謂至德要道本同一理何以云廣要道廣至德之分割也又謂行成于內而名立於外何以云廣揚名也諸如此類大有可疑而必待問焉正謂此昭如日星者無可疑無可問而必可傳之來世也誦者如謂牧言爲然與朱子所云並宜刪去者之爲是也唯命如謂均列於聖經則均可爲解而無礙于疑焉者亦惟命若謂無端生疑而因疑以起障則非牧之所姚永菴文集卷之二

敢知也

二

孝經疑問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余讀孝經大都出孔子口吻而漢儒不無附會其間如則天之經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以下等語似類漢儒之言且各章皆引詩書爲結與韓詩外傳天祿閣外史相類學者但取其言有關大教者尊之爲經而餘置勿問則庶乎其可哉

孔子論先王至德要道一章何等親切有味自後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總共一章故結語云自

孝經疑問

一

天子以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思不及者未之有也今乃分爲數章各引書詩語爲結似爲割裂且各更端必非夫子一時之言今必強聯爲一而曰此廣要道也此廣至德也至德要道可分割也乎哉無已則各爲一章可也篇名似不宜立若首章之開宗明義七章之三才十七章之事君不知何所見而立此名也一削去之可矣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幸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諸本作問宗明義章第一

孝本是人至德是人之要道唯先王身有之以順天下民自用以和睦而上下無怨此是天地間之至理故孔子首舉之以啓會子之問曾子謝不敏不足以知之於是夫子命之坐而細與語焉至德即是要道故下文但說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孝經集解

二

天下道理那一不根于孝故說是德之本而天下之教化那一不由于孝來故說教之所由生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全由此二句來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何以爲孝之始人子之生也本父母之胚胎來完完全全交付於我一有毀傷則失父母之故體矣如何可成得個人故必持一不敢毀傷之心到老時體受歸全若會子之啓予足啓予手然後可還却父母之遺體故曰守身守之本也

持一不敢毀傷之心則必思如何以全其身成得個人兄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皆自此發軔也故說是孝之始

子曰修身以道繞思立身便思行道行道便可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是實實道理如此始成得個人如此可無忝爾所生故說是孝之終論人不爲揚名計然人子不揚名不成得個人是必如舜德爲聖人然後可顯其親爲聖人之親如文王可爲至德然後顯其親爲至德之親此是人子之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一朝享有之此孝

孝經集解

三

外更無餘事故曰孝之終也

卽此看來始於不敢毀傷是始於事親而中間欲爲顯親揚名事非得位不可見得故說中於事君然欲顯親揚名非行道以立身如何可以做得故說終於立身要見立身行道方可揚名以顯親而非君莫可以致顯故着中於事君句

此引詩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德字卽孝者德之本也德字而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方完却一個道字故曰至德要道此一章可完却孝經一書餘所載不過抽出一人一事言之耳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天子章第二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諸侯章第三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孝經疑問

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卿大夫章第四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士章第五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庶人章第六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此言極明白不必復說了唯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中却有尊卑上下之不同故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一一明言之以見其孝之等皆有足稱者孝始於立愛立敬凡愛親者必推親親之愛自然不敢惡於人敬親者必推親親之敬自然不敢慢於人是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之施自然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則通天下之人皆在合愛合敬中是爲天子之孝蓋天子之孝雖在一人而實通於天下必通於天下始謂之大孝始謂之達孝也甫刑

孝經疑問云云不過斷章取義云爾五

德教加於百姓卽是愛敬以加之而刑於四海則四海之人蓋仰之以爲刑也如此然後其愛敬可通於天下故說天子之孝天子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而顯父母蓋如此

凡處高而易危者必其驕矜而不知慎也處滿而易溢者必其縱放而不知檢也身處在上而能持之以不驕雖高而奚危哉制之以節而能克謹乎侯度雖滿而奚溢哉高不危則今日之貴可以長守得滿不溢則今日之富可以長守得富貴自然

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此是諸侯之孝蓋諸侯之孝在保社稷而又在能和其民人唯和其民人然後舉一國之衆無不心悅誠服如此其孝始可稱於一國耳卽此看來諸侯之孝全在居上不驕制節謹度上此豈易易得哉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持危守漚之道所當日操存者諸侯之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其道蓋如此

書曰惟衣裳在笥服原是人第一件事卿大夫自
有先王之法服在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便完了
孝經疑問

六

若言行則所關於吾身者不小必其皆先王之法言先王之德行然後可故承說非法不言非道不行若是爲言則言必中倫而口可無擇也若是爲行則行必當可而身可無擇也言漚天下曾何口過之有行漚天下曾何怨惡之有此三者統備於吾身則身能行道矣宗廟之世守其所宜也故指說此卿大夫之孝也卿大夫中於事君故引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之詩結焉卿大夫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蓋如此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五句似非孔子之言卽

孝經疑問

七

是孔子之言亦當會意以講解若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無不同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無不同也故毋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唯父焉耳若論其至不敬何以別乎事母之愛必本其真敬流出育君者好君也事君之敬亦本其真愛流出始佳耳可分而言之曰毋取其愛而君取其敬乎故以孝事君則由不可解之心以流出可以致忠以敬事長則由不敢慢之心以流出可以効順如是其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是可以永保其社稷而守其祭祀者蓋士之孝也士之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蓋如此
諸侯能保其社稷卿大夫能守其宗廟士能守其祭祀始可稱孝中庸云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亦此意
生長收藏此是天道高黍下稻此是地利用天之道各隨其時分地之利各隨其產但致謹其身節其用度以養父母此便是廢人之孝蓋廢人無可顯親揚名事然隨時隨地持身慎用以爲養親之謀則亦立身行道事也可謂之非孝乎
故自天子至於廢人愛有等矣而愛無異同也敬

有等矣而敬無異同也無終無始無所不盡如此則可以及其親矣猶患有不及將何以及之乎此論孝者必至此而後爲盡也

孝原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如是而各盡其所當行者是始無欠缺終亦無欠缺故說孝無終始及是及其親天子不能加百姓刑四海諸侯不能保社稷卿大夫不能保宗廟士不能守祭祀庶人不能養父母可謂及乎故無終無始無不及是謂至孝有謂這五等人若貧賤時行孝富貴時不行今日行孝明日不行這般有頭沒後的人災害不到他的身上不會有來解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亦可備一說

孝經義問

八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理之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此章像曾子聞夫子之言故贊其孝之大也以爲

更端語故夫子說天經地義民行以告之唯則天之明以下似非夫子之語故逐句爲解大都可通若欲聯屬爲解則先之以博愛陳之以德義先之以敬讓導之以禮樂示之以好惡語多雜亂如禮記漢儒附會之語一般似不可強解者姑存之

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三句甚佳天有日月星辰昭示於上其經也地有山川草木陳列於下其義也民有秉彝至德成位乎中其行也因承說其經其義總之爲經而民是則之卽法天地以爲行所以爲民之行也民之行而不則天地之經可乎哉是數語皆夫子之言若以三才名章則不可

孝經義問

九

則天之明以下大都難解朱子曰此節與上文不相屬總之並宜刪去若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朱子亦曰此所引詩亦不親切並宜刪去此言似爲有理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妻

子乎故能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後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孝經章句

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語極好治天下本於道道本於心而根心者唯孝為最大舍孝以為治皆末節也唯明王能知其本故說以孝治天下

小國之臣至微人所易忽而明王慎之無幾於無小大無敢慢凡小國之臣苟以禮來必以禮報而不敢遺棄能持此一念而况公侯伯子男乎故萬

孝經章句

十

國莫不景仰而樂從之得此歡心以事其先王先王其永饗矣此天子之孝也若治國者即鰥寡不敢侮而况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即臣妾不敢失而况妻子乎故能得入之歡心以事其親凡此者皆明王一念之孝所推而及也夫然後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蓋言德行莫過於孝而四國之順順於一孝之所推及也歡心最難得而曰得萬國之歡心得百姓之歡心

得人之歡心是可以易得乎哉心同此孝而以孝先之其心之同然者自無不得也然其要在不敢遺小國之臣不敢侮於鰥寡不敢失於臣妾始何也孝本於敬也敬則自然合愛矣所以說合敬合愛然後可以言孝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

孝經章句

十一

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孝經章句

此章自始至又何以加於孝乎是一氣誦故親生之膝下至其所因者本也其文雖與上不接而語意亦自可味若父子之道天性也以下語雖似出於夫子而義不接續若以順則逆以下皆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之言與上文竟不相應朱子所謂此宜刪去者是也姑置之

天地之生也唯人為貴而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蓋周公當日制為典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謂嚴父配天者禮莫加於此矣

孝經疑問

十二

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所謂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者也聖人之德又何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一體而生何等親愛而以養父母自然日加嚴敬蓋本其無所解之心自發之為無傲慢之敬此自然而然者故聖人因其嚴以教之敬因其親以教之愛自然加於百姓刑於四海矣故聖人之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者其所因者本也所謂本者何此心自然之愛自然之敬也愛敬本於心而我因其故道之有不泯然而興起者乎此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也其所因者本也一

句極妙極妙不可勝言

父子之道本是天性至親乃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又有君臣之義蓋父母生我一體而分繼續莫大於此而曰君曰親臨之在上厚重又莫過於此是所宜日加愛敬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是謂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是謂悖禮悖德悖禮豈成得個人豈宜容於天地之間言思可道以下據理論亦自說得去但與上文不相蒙姑置之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

孝經疑問

十三

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孟子卷十七

居則致其敬如內則所云鷄初鳴咸盥漱以下之類養則致其樂如曾子養曾皙問有餘必曰有之類病則致其憂如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之類喪則致其哀如扶而起杖而起之類祭則致其嚴如祭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之類五者完備方得盡我之孝心方可謂之能事親能字緊與上文

相照應

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是泛說事親者宜當若是蓋驕則自取其亡亂則自取其刑爭則自取其兵敗身亡家滅門致禍皆基於此雖日用三牲之養其誰享之是大不孝者宜深以爲戒可也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廣要道章十二五刑所隸有三千之多而罪莫大於不孝蓋不孝則無親無親豈成得個人豈可容於覆載之內蓋要君者無上者也非聖人者無法者也非孝者無

孝經疑問

古

親者也無親之刑與無上無法等此大亂之道也人其可效也乎哉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所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廣要道章十二

親則加愛而愛莫切於事親故教民親愛則莫善於孝禮則致順而順莫先於從兄故教民禮順則莫善於悌樂宣八風之和而潛啓其俗尚故移風

易俗則莫善於樂禮辨上下之分而可一乎民志故安上治民則莫善於禮然所謂禮者非一僅節文之謂也一敬焉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而可以得子之歡心敬其兄則弟悅而可以得弟之歡心敬其君則臣悅而可以得臣之歡心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可以得萬國之歡心所敬者寡而所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知禮之爲要道而樂可知矣況於孝弟乎

孝經疑問

主

此章先從孝弟說起而及於禮樂隨以禮之敬發明其爲要道要見合愛合敬自是人心之同然故卽敬之一節可得萬國之歡心其在於愛可知矣而樂斯二者又可知矣是一意直下語要識得此要道是就禮之一節見其爲至要者耳非明前之要道也章名廣要道大非大悞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廣五德章十三

非家至而日見之謂非家爲至而日見之八教誨

也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為人父者也六句亦只以敬言蓋教以孝教以悌教以臣却何等簡約以啓人之良心而天下之爲人父天下之爲人兄天下之爲人君胥從此以致敬焉是之謂合敬合敬乃可以言孝

引詩愷悌君子二句與上文不相蒙非至德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不知說甚麼說者乃因至德二字曰廣至德以名章大非大誤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故行成於內而名

立於後世矣廣揚名章十四

此章語極粹是孔子之言

忠孝一理事親孝有不能事君者乎故移孝可以作忠事兄悌有不能事長者乎故移悌可以作順居家理有不能居官者乎故移理可以作治是故行成於內自然名立於後世不待言者所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者蓋如此若名此章曰廣揚名則非矣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

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論語章十五

此章語意極佳是孔子之言

子曰因慈愛恭敬之說問子從父之令語意亦是但父令小小過差人子可以委曲者從之亦是而

七

曰今則有治有亂如何可以從得故夫子再說是何言歟因以爭臣爭友明父之有爭子決當如臣之爭於君者始爲得之若當不義而一以恭順承之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則過矣又焉得爲孝乎此是正論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若是乎其爭之有益於人也父可無爭子乎故父母有過如內則所云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

起孝悅則復諫如由禮所云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如臣之不可不爭於君始爲得之者一於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此論極爲的確可以教天下之爲人子者可以警天下之爲人父者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

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卷之六

六

此章如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是孔子之言其餘論來亦各有理然意不聯貫語多湊合似非孔子之言

王者父母天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此明察二字若解作明於事天之道察於事地之理亦得然終屬枝梧

天地明察神明彰矣解作神明之功彰見而陰陽和風雨時亦得然未爲的確

故雖夫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於上下文不相蒙

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此四句語極粹宗廟致敬鬼神著矣言鬼神來格來享極說得明

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此言極佳蓋人能極孝極悌自然通極於神明無所不昭徹而光於四海無所不流貫此是實實的至理論孝論悌者必至此而後爲極乎

子曰君子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

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孝經章句

進思盡己之忠則凡所以事君者無所不至退思補己之過則凡所以成身者無所不爲將順其美而唯恐其美之不彰匡救其惡而唯恐其惡之或播此是事君一段大道理所以上下能相親也君不能舍其臣臣不忍舍其君所謂移孝爲忠者蓋如此所謂中於事君者蓋如此引詩言臣之心但知愛君而不敢忘故能若此其爲事也亦爲得之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

矣聞樂不樂食者不甘此哀感之情也三日而食教
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恤此聖人之教也喪不過三
年示民有節也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
哀感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爲
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
事哀感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
終矣

喪親章十八

孝子臨父母之終時不知若何爲情其哭也何暇
爲儗其禮也何暇爲容其言也何暇爲文其服美
也自然不安於心其聞樂也自然不樂於心其食

孝經章句

三

旨也自然不甘於心此是哀感之至情所謂真心
發見不待矯強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
毀不滅恤此聖人所立之教喪不過三年示民有
節所以節其不忍之至情以歸於中道者也然棺
槨衣衾必爲之料理而舉之簠簋必爲之陳設而
哀感之擗踊哭泣必爲之哀以送之宅兆必爲之
而安厝之宗廟必親至其所以鬼享之春秋祭
祀必教以時思之如是則其生事乎親者必致其
愛必致其敬死事乎親也必致其哀必致其感生
民之本盡於此矣死生之義備於此矣孝子之事

親也斯其爲可終乎此在人一日有父母在不可
一日不存諸心一日當父母歿不可一日能忘諸
心者是爲至孝故夫子孝經一書必以此終焉其
意亦深切矣哉

丙申仲冬曾孫男淳起校補

孝經疑問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經疑問已著錄是書以孝經語意聯貫不應分章尤不宜立章名如首章之開宗明義七章之三才十七章之事君無所取義因悉爲刪去其所詮釋則皆老生常談也又謂經文多出漢儒附會如則天之經因地之利以順天下等語似類漢儒之言父子之道天性也以下義不接續並宜刪去又病其各章皆引詩書爲結與韓詩外傳天祿閣外史相類夫孝經今文古文雖至今聚訟然自漢以來卽分章無合爲一篇者也其字句異同雖以朱子之學因古文而作刊誤終不能厭儒者之心也舜牧何人乃更變亂古籍乎況惟聖人乃知聖人舜牧何所依据而能一分別此爲孔子之語此非孔子之語若親見聖人之原本乎

古文孝經朱子訂定刊誤集
講一卷

〔清〕熊兆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孝經集講
一卷》提要

此蔡山呂氏舊藏本後轉入朱竹君學士某
卷陰舫丙午歲購得學士遺書十餘種
此其一也道光戊申夏五月常熟翁同書
識于京邸古金米石之齋

〔印〕

唐玄宗皇帝制序



玄宗姓李氏名隆基初為臨淄王誅常氏奉睿宗封為平王睿宗將建儲嫡長子成器以平王有功力讓之遂為太子尋受禪

朕聞上古其風朴畧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教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觀譽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

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刑于四海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太義乖況泯絕於秦得之有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春秋李開五傳春秋本魯國之史孔子因而修之至於漢時有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鄒氏傳夾氏傳乃李春秋者五家有宋胡文定公安國康侯亦傳行國風雅頌分為四詩詩有十三國風小雅大雅於國朝三頌至於漢時分為四家

有毛詩韓詩齊詩魯詩也去聖俞遠源流益別近觀孝經舊註踏駁尤

甚至於迹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輒是以道隱小成言

隱浮偽且傳以通經為義義以必當為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剪其繁蕪而撮其諸要也韋昭王肅先儒之

領袖常昭吳人王肅魏人虞翻劉邵抑又次焉虞翻吳人劉邵魏人劉炫

明安國之本安國姓孔西漢人陸澄譏康成之註康成

姓鄭名玄東漢人陸澄以晉荀昶所求為非鄭康成所註古文歲秘之書是也在理或當何必求

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五經易詩書禮春秋約

文敷暢義則昭然分注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

於將來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

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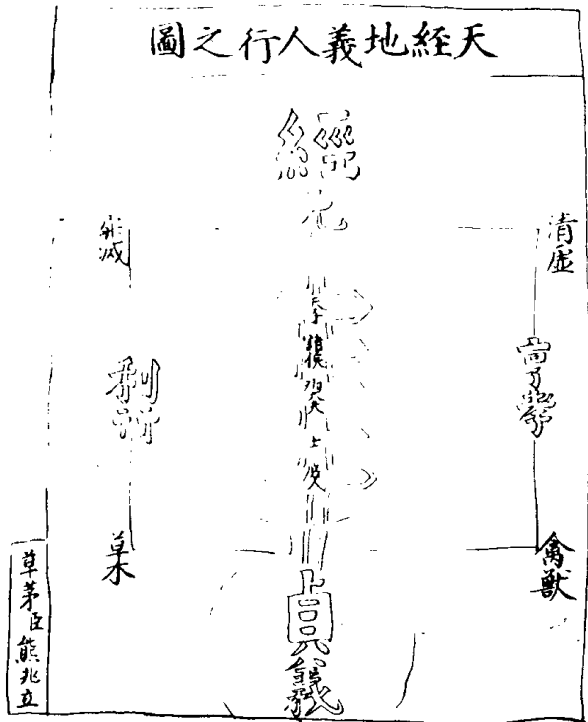
具載則文繁畧之又義闕今存於疏用廣教輝

孝經五品愛敬孝養德業理性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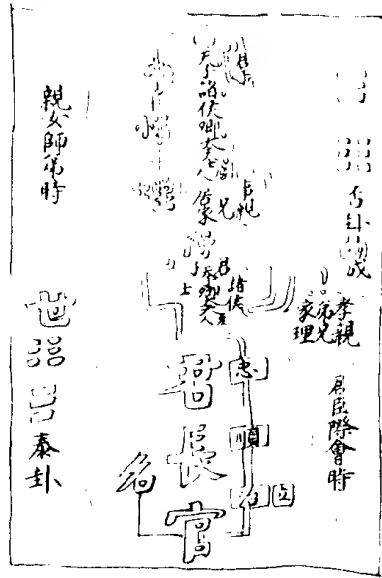
右圖一

天經地義行人之圖



右圖二

國之忠為孝推用致學脩



右圖三

孝經出處廢與用真緣由并孝經說疑及遂章說疑

孝經神契曰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太古三皇五帝夏殷周有此孝道不有孝經也至春秋戰國時曾子參志存孝道孔子立因之以作孝經曾子傳之而門人記之至孟軻又發明聖人為孝之善行于書
秦始皇帝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相遊孝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令而孝古以非當世惑亂首聞令下則各以莫孝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群下以造謗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傳士官所藏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諸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壁桑下室種樹之書若有故孝法

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孔氏懼秦禁以藏先聖先賢之書與經子屋壁間至漢始出鄭康成所註古文藏秘也書是此孝經也

漢書儒林傳序曰光武中興愛好儒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雅探求闢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孝士多懷挾圖書逃遁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建武五年乃修起大李楷式古典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礼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堂而望雲物祖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礼畢帝正坐自詩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听者盖億萬計自期門羽林之上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弟入李沛

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丙寅永平九年帝崇尚儒李自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李於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授撰高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弟入李

唐太宗皇帝庚子貞觀十四年二月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第帛有差又曰玄宗有孝經序本詳在何年日曰及第俟考實以備之

宋孝宗皇帝淳熙丙午十三年八月直徽猷閣江西提刑晦庵先生朱熹仲晦孝經刊誤成于此未蒙賜服受封爵邑祗書今職在成刊誤孝經特也

晦庵先生曰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詩本文後讀之每覺其言之有味且又覓其而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告沙隨程大可久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此書多出後人傳會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而區區進越之罪亦庶幾乎可幸免矣因悉教所疑而記之公之言以為質云先生歎剽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為外傳如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之類臣兆草茅愚見因來以明善事父母為孝之禮也

朱子曰疑所謂孝經者其上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切嘗考之傳文固多傳會而經文亦不免有所折增

加之失顧自漢以來諸儒傳誦莫覺其非至或以為孔子之所自者則又可笑之尤者蓋經之統論孝之終始中乃數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日故曰天子已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脉絡貫通同是一時之言無可疑者而後人妄分為六十七章又曾子曰反引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使其文意分斷間隔而讀書者不復得見聖人全体大義為害不細故今定此六十七章者合為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其傳文之失又別論之如左云

朱子曰傳之首章然所論至德語意亦踈如上

章之

失云

朱子曰傳之二章但經所謂要道當自己而推之與此亦不同也

朱子曰傳之三章今失其次矣但自其章首以至因地之義皆是春秋左傳所載子大叔為趙簡子道子產之言唯易礼字為孝字而文勢反不若彼之通貫條目反不若彼之完備明此襲彼非彼取此無疑也其曰聖人見教之可以化民又與上文不相屬故溫公改蔡為孝乃得粗通而下所謂德義敬讓礼樂好惡者却不相應疑其裂取他書之成文而強綴綴以為夫子曾子之問答但未見其所出耳然其前段則文既可疑而謂聖人見孝之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

之於理又已悖矣况先之以博愛亦非立愛惟親之序若之何而能使民不遺其親耶其所引詩亦不親切今定先王見教以下足六十七字並刪去

朱子曰傳之四章其言雖善而亦非經文之正意蓋經以孝而和此以和而孝也引詩亦無甚失且其下文語已更端無所隔碍故今得且仍舊耳

朱子曰傳之五章但嚴父配天本因論武王周公之孝而贊美其孝之詞非謂凡為孝者皆欲如此也又况孝之所以為天孝者本自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乎若必如此而後為孝則是使為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而反陷於大不孝

矣作傳者但見其論孝之大耶以附此而不知非所以為天下之通訓讀者詳之不以文害意為可也其曰故親生之膝下以下意却親切但與上文不屬而與下章相近故今文連下二章為一章但下章之首語已更端意已重複不當連為一章此語當依古文且附上章或自別為一章

可也

朱子曰傳之六章古文首有子曰字而今文無之古文拆不愛其親以下冠之以子曰而別為一章今文則通上兩章為一章無子曰而有故字今詳此章之首語實更端當以古文為正不愛其親語意正與上文相續當以今文為正至君臣之義之下則又當斷簡為而今不能知

孝經凡例

其為何字也悖禮以上皆格言但以順則逆以下則又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比宮女子之言與此上文既不相應而彼此得失又如前章所論子產之語今刪去凡九十二字

朱子曰傳之七章格言也

朱子曰傳之八章格言也

朱子曰傳之九章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傳所載士真子語然於文理無害引詩亦足以發明移孝事

君之意

朱子曰傳之十章釋天子之孝有格言焉

朱子曰傳之十一章此一節釋立身揚名及士之孝

朱子曰傳之十二章國十一章三可移而言嚴父孝也嚴兄弟也妻子臣妾官也

朱子曰傳之十三章不解經而別發一義為諫爭章

朱子曰傳之十四章亦不解經而別發一義為喪親章其語尤精妙也

大古三皇五帝夏殷周王諸侯卿大夫士庶人有此孝理于心于身行家于國于天下

春秋戰國孔子曾子問答及孝始著此書五品之人行焉秦士孝儒藏書于屋壁至東漢孝經始出土庶力行習講

三國 西晉東晉稍明隋亦無孝唐強明孝 唐五代不及孝

宋明孝 南宋不及孝元明孝

國朝孝皆見孝順事實為善陰陽守書

一孝經章經一章傳十四章原有先儒註解之明者悉皆采而附於各章之下其有先儒以為易而不註學者以為難而有疑者輒以已意輯集成講席幾有以開其疑而勉其學也臣草茅妄僭君子救之可也

一孝經明堂廟社器物有圖于經傳及建安何氏與諸大全小學明白可說臣草茅庸見劃孝經三圖于唐序後以誨來學蒙童也

一引用經書

洪武正韻 切字音字

詩經 大雅小雅

周易 繁辭

禮記 啓義曲禮表記

春秋 左傳

大學

論語

中庸

孟子

孟子

孝經神契

樂制

史記畧

通鑑

兩雅

史記世家

五刑

隋律

家語

揚子

家禮

小學

白虎通

司馬溫公書儀

顏氏家訓

明堂記

地理雪心賦

一引用先儒姓氏

鄭氏玄康成北海高密漢靈獻特人

虞翻字仲翔三國吳人

常昭字洪嗣吳中書僕射

孔安國前漢武帝朝諫議大夫

劉邵 魏人

陸澄 晉人

荀勗 晉人

王肅 魏人

唐明皇帝 序稱制

鄭氏 莫考具名

蔡邕字伯喈陳留

司馬溫公名光字君實宋朝賢相

尹氏惇 考明

藍田呂氏 大約和叔

顏氏之推 介協之子 卿卿臨沂人有文集三十卷

呂氏未詳

東萊呂氏祖謙伯恭封成公金華

伊川程子願正叔宋朝大儒

慶源輔氏廣漢卿潛庵

西山真氏 德秀景元建安
新安朱子 熹仲悔庵

長樂陳氏 用之
張氏庭堅 才叔

張氏鼎

勿軒熊氏 朱去非建安

魯齋許氏 衡平仲河南

孔氏 未詳

延平周氏 誚希聖

吳郡范氏 成大至能

東匯澤陳氏 浩

嚴陵方氏 慤
導江張氏 頊建善魯齋門人

豫章趙氏 德鐵若

閩川林氏 駒德頊三山

游山董氏 黑人瑞

宜春李氏 凱仲容

樂平夏氏 暉日輝睦樂

天台陳氏 選

先進士

古文孝經朱子訂定刊誤

海陵晚李草茅熊非 集譜

臣聞仲尼曰孝乃天經地義民行而人是則之蓋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武官夷狄禽獸草木皆各受陰陽水火木金土之氣以成而為物者也惟人獨得天地二五之秀而為人知為人之貴為人之行莫大於孝欲達夫孝之理苟非上知之資生知之性必由孝經而知凡初學者固當誦習講明孝道之理理明義精然後德建名立如此豈祇但免不孝不弟而已必不至淪禽獸之地也司馬溫公日子生七年始

可教孝經論語次及諸經朱子復采孝經發明小孝之書垂訓後世丁寧之意益深切矣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

閒閑同

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也其父名叔梁紇字叔梁纥其母名顏氏其生於魯昌平鄉陬邑其生也魯昭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此其畧也詳見史記世家曾子名參字子與南武城人傳大孝十章志存孝

道孔子因之以作孝經卒追封
國公此其譜畧其詳見曾氏列傳

此言夫子燕居無事之暇而弟子侍御聽授之時斯二句乃先儒形容聖賢存養謙虛處如此非若常人之情無用之辯不急之察紛紛私議於無事之際而吾夫子閒居獨語曾子之意經文可見然則聖人於人倫愛敬間頃刻未嘗不在也

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
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女知之乎

女音汝下同

此言至德乃無上之精要道是當然之理二者古昔明王所有也然所有者何仁愛敬義而已聖人以此馴率四海庶人用之則睦三族故居上者躬行於上而無病施之損在下者盡已乎下而有被澤之益故得相免於尤悔矣否則焉能無怨慙哉此仲尼啓問曾參之意而子與不敏唯直俟天子之
言而後有以誨之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
知之

避席起敬之義不敏謙虛之辭此言曾子自度至德要道精深簡妙而參性質魯故答不足以

子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
生復坐吾語女

夫音扶

孝爾雅善事父母為孝孝經神契四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天子孝龍負圖庶人孝林澤茂也德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教教訓也法語也元命包曰天垂象人行其事謂之教亦傲也中庸脩道之謂教朱子曰性道雖同而氣象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為之教若礼樂刑政之屬是也

此言孝誠德之根本教之梯航万善之宗百行之王為教之道亦由此而出矣後身字始三百三十九字乃孔子因曾參之孝而談經也子來子訂定古文之孝經考正刊誤之訛謬重訓將來者實有功於天下後世大矣人能切而講習長而力行則堯舜文武周公孔子之孝行庸焉
哉

善事父母孝者

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

夏氏暝曰此言大凡為人子事親之禮冬則溫暖其被使親睡之而不寒夏則扇涼其枕席使親睡之而不熱昏則安定其牀衽使親睡之而無危次日早晨則至寢門外問其夜來之安否何如也

天台陳選曰溫以致其暖如溫被之類清以致其涼如扇枕之類定以安其後省以問其安

藍田呂氏曰溫清定省所以養體也一歲則有冬夏寒暑之過一日則有昏晨興寢之適人子不可不知也內則父母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皆定之事也子事父母鷄初鳴適父母之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男子木冠笄者及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則牀爽而朝文王之為世子鷄初鳴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安否何如此晨省之事也東萊呂氏曰孝子以親之心為心故以親之體為體冬溫夏清一歲有冬夏寒暑之變一日有晨昏晦明之變此見孝子不忘親處變時雖加意於其間冬溫則休其溫之之禮如古人置密室之類是也夏清則休其清之之禮如古人扇枕之類是也昏時則

安其父母晨時則鷄鳴而起問其安否

朱子曰溫清定省雖有四時一日之異然一日之間止當隨時安處省察其或溫或清之宜也司馬溫公曰父母舅姑將寢則安置而退丈夫唱喏婦人安置此即禮之昏定也

漢黃香字文強江夏安陸人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孝獨養其父躬執勤苦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太守劉護聞而異之署為門下孝子孝章皇帝詔詣東觀讀所未見書

入詔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遷尚書令

曲字始至此來以實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

傷孝之始也

毀傷虧損也

夏氏嬰曰此言子之一身四體與毛髮皮膚皆受生於父母父母既全而生之子當全而歸之不敢有所毀傷此乃孝子之始事也

鄭氏曰身體言其大髮膚言其細聖人論孝之始以愛身為先

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為是故也

導江張氏曰夫孝道愛敬而已愛親自愛身始敬親自敬身始身者親之支也未有知愛親敬親而輕毀傷其身體者故以是為始焉

范子曰君子之行必本於身記曰身也有親之支也

可不敬乎身體髮膚受之於親而愛之則不敢忘其本不敢忘其本則不為不善以辱其親此所以為孝之始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

遺餘也人子之身出於父母今父母亡而子身存故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者謂以父母之遺體行之於世如事君蒞官交友戰陣之類是也敢不敬謂身行不正則災必及於親矣

勿軒熊氏曰子之身即父母一體而分者敬保此身體不敢毀傷凡我之一事一動皆所以奉父母之遺體而行之者也

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

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其親敢不敬乎

忠者內盡其心而不欺也戰戰關也陳行列也佩鴈集曰軍陳為陣勇猛也無勇則棄甲曳兵而走不能敵王所懷矣

夏氏哭曰此言居處于家身多敬側而不端莊不是孝也出事人君心多欺罔而不盡忠不是孝也身臨官位為政怠慢而不敬謹不是孝也與朋友交言多詭詐而無信實不是孝也與敵相戰臨陣退縮而無勇敢不是孝也行此五者而有不成則裁必及於親則是不能行父母之遺體也為人子者安敢不敬其身乎

勿軒熊氏曰居處莊如執玉奉盈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之類事君忠君父一也莅官敬居官猶居家也朋

友不信不獲於朋友不悅其親矣遠矣辭五者行之必以其誠則不為親之羞辱否則取禍患之道也

西山真氏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然忠臣義士奮不顧身視死如歸何也其與他毀傷不同蓋殺身所以成仁既成仁則孝在其中矣殺身成仁則形雖虧其理不虧身雖殞其名不殞乃所以為孝也故曰戰陣無勇非孝也

延平周氏曰居處莊禮也事君忠莅官敬義也朋友信信也戰陣勇強也凡此五者皆達則裁不及其身則是及其親蓋吾身即父母之身也居處莊者慎其獨者也能慎其獨故以之在上則事君忠莅官敬以之在下則朋友信戰陣者非君子之先務也故其序如此

曾字始至其家以明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之義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

父母孝之終也

揚傳揚也顯光顯也

勿軒熊氏曰愛身不過不虧其體而已立身則不虧其行也人能以一身立於天地之間而所行者又皆聖賢之正道則一言語一動作必無忝辱其親夫孝以愛身為先故以能立身為終事也

鄭氏曰國人稱願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嚴陵方氏曰註云稱者口稱其所為願者志願其如此然則予之之詞也幸哉有子如此乃父母之幸也導江張氏曰非姑為是立身行道之事以求名也蓋有實而名隨之己之名顯而父母亦顯矣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

立身

夫音扶

夫孝總言孝之道也始而居家以事其親者此孝也中而出仕以為事君之忠亦此孝也終而立身兩間而無辱者又豈非此孝之所成乎

勿軒熊氏曰始即上文孝之始也中則移孝為忠終即上文孝之終也

司馬溫公曰明孝非道事親而已要當立身揚名以保國家

導江張氏曰立身之道既盡則事親之道無不盡事親之道既盡則資於事父以事君亦無不盡其次第如此然又以立身終之何也蓋立身甚難自始知學

即為立身之事中間或有一節不立則萬事瓦解是以平生敬之慎之死而後已此曾子所以戰戰兢兢也

范氏曰居則事親者在家之孝也出則事君者在邦之孝也立身揚名永世之孝也盡此三道者君子所以成德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

惡不愛也慢不敬也得愛敬之道於心謂之德以愛敬之道教人謂之德教又曰德者得也德教者謂以人所同德於天之理立為教法也加施也德教加於百姓即內則所謂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之意刑法也有天下曰天子言其為天下之君而為天子也詩曰昊天其子之是也曲禮曰君天下曰天子公羊傳成公八年註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曰天子夏氏樊曰此言惡於人者人必惡之故愛其親者不敢惡於人慢於人者人必慢之故敬其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之道上盡於所事之親而其德教下加於天下百姓使各愛敬其親而不敢惡慢於人四海之人皆視之以為法則此乃天子事親之孝也

鄭氏曰惡慢於人則人亦惡慢之如此則辱將及親勿軒熊氏曰推愛親之心當無所不愛何敢惡人推

敬親之心當無所不敬何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即上文愛親敬親也德教加於百姓即不敢惡人慢人也刑儀法也謂上行下效天子有天下故言四海西山真氏曰孝之為孝不出愛敬二者而已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而無所疾惡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而無所慢易則天下之人皆在吾愛敬之中愛敬盡於事親非求以律人也躬行於上而德教自刑於天下之人無不愛敬其親其守豈不約其施豈不博乎故曰此天子之孝

導江張氏曰不敢惡慢者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晁也推吾老老之心於人之老無不愛焉無不敬焉則天下之為人子者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東匯澤陳氏曰天子者君臨天下之總稱臣民通得稱之也

嚴陵方氏曰刑于四海即下武詩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

離音利

危謂勢將傾也。溢如水之泛溢而出也。民泯也。謂泯然無知也。人者神也。而為萬物之最靈者也。侯從矢取射義射之有侯。所以候中。否明王拙也。古者以射選賢射中者獲封爵。故因謂之諸侯。珠義曰。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是也。

夏氏哭曰。此言諸侯職在人上。不行貴驕之勢。則其位雖高而身安無危也。制立其品節謹慎其法度。則其志雖滿而持守不溢也。然後能保其社稷而不使為丘墟。和諧其民人而不使之爭兢。此乃諸侯事親之孝也。

鄭氏曰。高而危者以驕也。滿而溢者以奢也。制節制財用之節。謹度不越法度。

勿軒熊氏曰。位高而驕則危。祿滿而奢則溢。制節每

事制為之節。諸侯立社。故言社稷。

范氏曰。國君之位可謂高矣。有千乘之國。可謂滿矣。貴者易驕。驕則必危。富者易溢。溢則必覆。

張氏曰。驕者氣盈。居人上而氣盈。則奢奢則不制。財用之節奢則侈侈則不能謹法度之守。故古人以貴而不驕為德也。

趙氏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主之效。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也。

藍田呂氏曰。先王之建國。法置社稷。使其君子守之。為土地人民之主。此有國者所以以社稷為言也。不夫之有宗廟義亦猶是。

閩川林氏曰。夫社者五土之神。稷者五穀之神。土穀之有功於民。此祀典之所當尊者。共工氏之子龍高

陽氏之子黎。皆有平土之功。烈山氏之子柱。厲山氏之子農。皆有播穀之功。是故祭社稷之目。取四子以配食焉。示不忘本之義也。今之配祀者。謂之龍與豢可也。柱與農亦可也。彼直以四子為社稷之正神。而非配社稷者。漢儒之妄也。孝經說云。社者土之神。稷者能布五穀。皆土地自然之氣。故名曰神。則社稷之為正神。而非人為之也。

慶源輔氏曰。民指在下之民。人兼上下言之。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

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

德行之行去聲。下同。惡去聲。

凡在前者謂之先。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敢服之服曰着也。宗尊也。廟貌也。宗廟蓋尊奉先祖客貌之室也。說文廟尊先祖貌也。彷彿先人之客貌。通典注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爾雅室有東西廂。廟無曰寢。

夏氏哭曰。此言是先王法度之服。則身服之非貳。

是不衷之服服之不衷身之灾也故不敢服是先王
法制之言則口道之非此則是邪誕妖妄之說邪說
流行壞人心術故不敢道是先王道德之行則是以
行之非此則是詭異之行索隱行怪後世有迷故不
敢行既能服法服道法言行德行然後方可保全其
尊奉先祖之廟而不使之失祀此乃卿大夫事親之
孝也

鄭氏曰凡宮有鬼神曰廟又曰鬼神所在曰廟尊言
之也

范氏曰卿大夫循法度為孝服先王之服道先王之
言行先王之行然後可以為卿大夫

張氏曰衣者身之章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皆不
可不謹者也
勿軒熊氏曰大夫立宗故言宗廟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
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
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
父也

此言取至愛其父之道以事母則一愛矣取至
敬其父之道以事君則一敬矣得并有愛敬之
奉者惟
父也

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

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
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
蓋士之孝

長上聲

能保其爵祿文公小學無蓋士脩學而進學
至君求日志尊榮士有官爵祿位者宜保之
位稱德終身居之否則必至削官爵去祿位
為士也可不謹歟 君諸侯也長卿大夫
也 上謂天子也漢志學以居位曰士
夏氏哭曰此言用事親之孝以事其君則為忠用事
親之敬以事其長則為順其忠與順之道能守之而
無所失用之以事其上然後能謹守其先祖之祭祀

而不缺奉此乃士事親之孝也

司馬溫公曰三代之前海內萬國有人民社稷者通
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
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強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
天子者則謂之霸又曰士有祿位以奉祭祀庶人薦
而不祭

張氏曰事父母言孝事君言忠者父子天性事父之
心自不能不盡故君以忠言忠者盡己之謂非但施
之事君交友曰忠告為人謀亦曰忠惟此以事長則
順矣

蔡邕曰上者尊位所在
但言上不敢言尊號耳

勿軒熊氏曰士有廟故言
祭祀庶人止於能養而已

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

養去聲 因依也 利宜也

夏氏曰此言天時有春夏生長秋冬成熟之道地勢有高而為地下而為田之利庶人則用天之道而春夏以耕耨秋冬以收藏因地之利而高以種黍麥下以種稻粱也謹慎其身體則行無過擗節其用度則財不乏以此所行而養父母則父母安樂之矣此乃庶人事親之孝也

鄭氏曰春耕秋穫高宜黍稷下宜稻麥謹身則無過不犯兵刑節用則不之以供甘旨能此二者養道盡矣

朱子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謂依時及節耕種田土謹身則不作非違不犯刑憲節用謂省便儉用不妄耗廢人能行此三句之事則身安力足有以奉養其父母使父母安穩快樂此庶人之孝也庶人謂百姓也行此上四句之事方是孝順雖是父母不存亦須如此方能保守父母產業不至破壞乃為孝順者父母生存不能奉養父母亡歿不能保守便是不孝之人天所不容地所不載為鬼神所責明為王法所誅不可不深戒也

張氏曰孝道不可以一言盡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愛敬而已此於天子言愛敬至士亦言愛敬者諸侯卿大夫舉而包之皆在其中矣天子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士有祿不患其不能養而愛敬之道在所當盡無人非力則無以養愛敬之道未必皆中禮難盡責之

故養之道在所當盡也

正義曰禮記表記云惟天子受命於天故曰天子白虎通去王者父天母地亦曰天子虞夏以上未有此名殷周以來始謂王者為天子也次天子之貴者諸侯也按擇詁云公侯君也不曰諸公者嫌涉天子三公故以其次稱為諸侯猶言諸國之君也次諸侯之貴者即卿大夫焉說文云卿章也白虎通云卿之為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為言大扶扶進人者也故傳云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王制云上大夫卿也又典命云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則為卿與大夫異也今遭言者以其行同也次卿大夫者士也按說文曰數始於一終於十孔子曰推一合十為士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傳曰通古今辨然否然後謂之士庶衆也謂天下之衆人皇侃云不言衆民

者無包府史之屬通謂之庶人也嚴植云以為士有員位人無根極故士以下皆謂庶人

豫章趙氏曰疏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為德者公斥侯於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足以長人者伯也其德足以養人者子也男任也任安也而其德足以安人者男也出命足以正衆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遠者卿也知足以帥人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

嚴陵方氏曰天子者天之所子故惟天子受命于天士以事人為事故受命于君也

呂氏曰立乎人之本朝者卿大夫也大夫則謀人之國夫有常職而食於上者士也士則任人之事者也

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孝

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不傷身體孝之始也顯親揚名孝之終也先言終者欲其慎終如始也

夏氏哭曰此言所以上自天子中有卿大夫士下至於庶人孝有終始則禍患不及其身矣若無終始而謂禍患不及之者未有此理也
勿軒熊氏曰終始即上文孝之始孝之終不能盡始終之道者必及於禍患天子不孝不能保四海諸侯不孝不能保社稷卿大夫不孝不能保宗廟士不孝不能保祭祀庶人不孝不能保其身即所謂禍患之及也

范氏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此孝之始終自天子至於庶人不能有始有終而倘患不及之者未之有也天子不能刑四海諸侯不能保社稷卿大夫不能守宗廟士不能守祭祀庶人不能養父母未有災不及其身者

右經一章

味子曰經之首統論孝之始終中乃數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曰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真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脉絡貫通此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

如此其大者乎

君子成德之名指至德言也詩大雅洞酌篇君子亦云有德有位者父人之親即嚴父之意兄人之兄即嚴兄之意君天子諸侯卿大夫凡在民上者卿大夫亦曰士人之長此言君子之所以則民孝者非身臨家到而日讀讀也故在德明於上而下自感化矣夫所以教人孝教其敬重其父也教人弟教其敬重其兄也教人臣教其敬重其君也詩不云乎我樂易君子是乃民之父母若非先王極至之德誰能和順斯民得如此通孝者乎
傳曰豈以強教之第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教以孝如穎考叔為穎谷封人請道毋奏以起鄭莊公之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而施及莊公詩云孝子不匱水錫爾類其是之謂也

教以弟如孔子所謂書惟孝友于兄弟

教以臣如齊之畫邑人王蠋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此之謂也王蠋齊之畫邑人燕將樂毅破齊聞蠋之賢令軍中衆畫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不往燕人曰不來且屠蠋曰吾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吾退而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劫之以兵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自經死此國變殞身以教人臣者也因米備之西山真氏曰古之君子以身教者如此豈必諄

諄然命之而後謂之教耶

陳留仇香名覽東漢人年四十為蒲亭長民有陳元母告元不孝香親到其家為陳人倫元感悟卒為孝人

漢末王祥性孝蚤喪親繼母不慈遇祥無道屢非禮使祥祥愈恭謹弟覽與而敬重祥祥字休徵卿郡人官至三公司馬昭魏咸熙初詔晉公昭進爵為王荀顗朝臣皆拜晉王昭獨祥長揖此其敦孝順薄

權勢其操可見

宋司馬溫公光君實事兄伯康友愛尤篤天下慕之

右傳之首章

朱子曰此釋至德以順天下之意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

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弟音悌 要去聲

孝弟解見上移風猶下恒代風尚之可移也易俗即變夷為華成禮讓之習俗也如溫公書儀曰世俗信浮屠誑誘凡喪事無不供佛飯僧此其無有不足信也明矣告俗如此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之類樂明聲音之高下所以教之和有八音五聲十二律也八音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五聲宮商角徵羽十二律黃鍾大呂大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也禮習度數之節文鄭氏曰禮謂五禮吉凶軍賓嘉也教程

子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謝氏說嘗性法者馬味子曰敬畏也一人至尊也此言諭人以親近愛厚之理其道莫良於孝諭人而不侮慢長之義其道莫良於弟改易其流風變易其習俗能和固良於樂不煩其上不退其不能序固良於禮蓋禮主於敬而盡矣是故禮敬人之父則其子知悅也禮敬人之兄則其弟知悅也禮敬人之君則其臣知悅也禮敬至尊之人則天下人皆惟悅也夫如是則所敬者寡少而感悅者衆多此所以為先王之要道矣

右傳之二章

朱子曰此釋要道之意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

夫音扶

行去聲

而治

孝謂生理即天子孝致龍肩圖非經而何庶人孝感林澤茂非利而何民有德于孝非行而何

甚哉贊重之詞經常義利行實則法是則謂信服也肅有恐懼之拘嚴有猛厲之濟威感在寬之化治被以特之理此言曾子贊孝之盛無以加矣而聖人曰惟孝乃健之常經順之宜義人之德行蓋天地有此常經而我下民信服之所以法天時則明由地利則宜從先王謨訓以安四海無敢有違者是以具教不俟威而成其政不待刑而治而已

右傳之三章

朱子曰此釋以順天下之意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

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權之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權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侮於臣妾而况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權

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
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
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
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夫音扶 行去聲

孝治如唐虞夏商文武之君臨也遺如桀紂幽
厲泰隋之肆暴也惟心悅服也不侮國人謂不
輕士慢物也不侮妻子謂不降正立廢也安謂

不使之憂患驚動之也鬼享教其如在之誠和
以孝成平以順至詩大雅抑之篇覺大也公侯
伯子男解見經文註中
此言夫子說當時明王以孝理天下者雖是遠
鄙之域卑微之臣且不敢遺棄况敢遺棄公侯
伯子男耶然賴萬國諸侯懼忻之心各以其職
助事其上帝夫治國者雖老而無妻老而無夫
如此鰥寡之人且不敢侮况敢侮慢國士黎
民耶然賴百姓懼忻之心皆以其職來恭事于
先君矣治家者雖是供役之臣待御之妾猶不
敢侮慢况敢侮慢齊軀結嗣妻子耶然賴一家
之人相助奉養于先人矣蓋此三等父母在服
勞教養父母亡哀思誠祀是以四海咸寧八方
攸洽饑饉不逢兵戈不擾疫毒不流故尊不甫

此由萬邦協和而然是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
也如此詩不云乎有大德之人四方其順矣乎

右傳之四章

朱子曰此釋民用
和睦上下無怨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
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
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
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

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
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
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
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行去聲
夫音扶

孝即經所謂天經地義民行也性即理也朱子
曰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貴出萬物者也郊環
丘祀天之處也父夫母地而始祖象之也明堂
宗祀之所孟子謂王政之堂也后稷文王周公

皆周聖人

此言曾子恭問聖人之德莫過於孝而夫子答曰蓋天地健順五行之理賦於人最為尊貴而人得茲尊貴之性以為萬物之靈則其保身樹名立德豈有良於孝者夫孝在當尊嚴其父明得尊嚴其父之理顧難方物惟天其誠渾仁雨露滋濡日月照臨履育萬彙其功罔極故以始祖配之厚矣大抵周有其人曩時周公郊祀止天則以始祖后稷配開設明堂宗祠上帝則以禘主文王貳於是聞風感化者四海諸侯執帛捧王各以其職速趨事祭助成孝禮夫斯聖人孝行之著便有胡盛德能過是也歟

后稷名棄母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出野見人跡欣然踐之生棄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避

不踐後置山林適會林中多人遷之林上鳥覆翼之以為為神遂散之兒時屹如臣人之志其將戲好種樹及成人能相地之宜致民稼穡與於陶唐虞夏之際為農師封于陶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後季歷娶大任生昌為西伯稷十六世孫名發是為武王西伯文王之子國號周在禹貢雍州境內岐山之陽古公重父始用其地至昌辟國受廣徙都于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至武王發遷于鎬遂克商而有天下也周公名旦文王子武王弟成王叔父子伯禽封魯國伯爵也

明堂王氏曰夏商世室商曰重屋周日明堂明堂者所以明諸侯之尊卑制禮作樂頒度量而

天下服此古制也三輔皇圖云大道之堂所以順四時行月令宗祀先王五帝也孝經瓊神典曰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圓下方八牕法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兩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也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養去聲親生已出之嬰孩也之膝謂在親之腋肘膝間猶不離父母左右也因以本初也因其元有之善而導之也日嚴李公凱曰兒年長時漸識義方則曰加尊嚴能敬養於父母也揚子愛日即日嚴之意

此言人子幼時在父母根煎未言未行朝夕提抱寒暖將就咸聽所生之親乳哺與止矣逮至能言能行喜笑歌親悲號母惟認所生之親誘掖醫息矣既年稍長一見飲食衣服侍御几杖珍玩物色淡然獨知奉親與兄而已豈復有已有人哉此天理漸流之初人欲未蔽之始固聖人以彼日畏之心則尊之主敬以其日好之意則誨之近愛非若簪櫛之德言切之訶強之然爾是日聖人之訓不俟恐肅而成不待威嚴

而治蓋根於寬而由於孝而得矣

司馬溫公曰未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故孝子愛日

新安陳氏曰愛日者懼來日之無多惜此日之易過而於事親之道有不及也

王荆公詩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愛日意

顏氏家訓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故在謹其始此其禮也若夫子初生也使之不知尊卑長幼之禮遂至至侮詈父母毆擊兄弟父母不知訶禁反笑而嘆之彼既未辨好惡謂禮當然及其既長習以成性乃怨而禁之不可復制於是父嫌其子子怨其父殘忍悖逆無所不至此蓋父母無深識遠慮不能防微杜漸溺於小慈養成其惡故也

此段來釋聖人因嚴教教因親教愛之意

右傳之五章

朱子曰此釋孝德之本之意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

此言父子之道成於天理君臣之義契於人情蓋人情可合而可離義在天理不可斷而可續性成也苟父子少間便天理叛人倫乖矣君臣強合便人情狎紀綱壞矣故父之於子天性

主恩仁也生生無已臣之於君人情宜直義也每有易理勢然也

父母生之績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西山真氏曰父母生我者也我則嗣續乎父母者天性之恩孰大焉君之臨民父之臨子所以治而教之也其厚乎我孰重焉合君親而並言以見君臣其義一也也以父子為天君臣為人者誤矣下文獨言親者蓋指天性之最切者知愛敬乎親則知愛敬乎君矣

勿軒熊氏曰績謂上繼祖考下傳子孫也君親饒氏謂君猶家人有嚴君之君君取其愛親取其敬愛敬

之道無之以此臨我厚之至矣

司馬溫公曰有君之尊有親之親恩義之厚莫此為重

張氏曰父之於子至親之中有君道焉不獨愛之而已養育之教誨之實家人之嚴君也

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勿軒熊氏曰愛莫大於愛親至於人民愛物皆此愛之推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則失人之序矣敬莫大於敬親至於敬長尊賢皆此敬之推也不敬其親而

敬他人則失禮之序矣

鄭氏曰悖亂也

范氏曰君子愛親而後愛人推愛親之心以及人也夫是之謂順德敬親而後敬人推敬親之心以及人也夫是之謂順禮又此則為悖矣

右傳之六章

朱子曰此釋教之所由生之意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

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養去聲 樂音洛

居平居也嚴恭也夏氏哭曰此言孝子之事親也居則左右侍奉以致其敬而不敢怠慢養則承順其志以致其樂而不敢踈危病則湯藥親嘗以致其憂而不敢正履喪則盡其禮以致其哀而哭之不偯祭則盡其誠以致其嚴而不敢踈怠此五者皆完備矣然後方能事乎其親苟有一事之不備則不得謂之孝子矣祭統曰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祭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特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正與此合勿軒熊氏曰致者推而至於極盡處故即愛養肅慄

之意養非止於口體必有以樂親之志病能盡其憂則所以視其疾者無所不至矣喪能盡其哀則所以送死者必誠必信矣祭能盡其嚴恭則積誠之極見其所為齊者矣

西山真氏曰子之事親一毫有所未盡皆不可以言至故五者皆以言致者用力而極其至也與中庸致中和之致同

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

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醜音丑 養去聲

夏氏哭曰此言事親者居人之上不驕傲以陵下為人之下不悖亂以僭上在醜類之中不爭鬪以不和若居上而驕以陵下則有滅亡之道為下而亂以僭上則有刑戮之及在醜類而爭以不和則有兵刃之加此三者不除去之憂將及於親矣雖是一日之間用牛羊豕之三牲以養之尚且以為不孝而况有此三者乃可謂之孝乎鄭氏曰亂謂于犯上之禁令醜類也謂己之等夷爭而不己必以兵刃相加三牲牛羊豕太牢之養庸為孝乎

張氏曰致其敬樂憂哀嚴皆養也能敬身斯為孝矣居人上而能誦則不驕為人下而能謹則不亂處于衆而能和則不爭西山真氏曰驕爭亂三者皆惡德有一焉皆足以危其親為人子不能謹行至於危辱其親則其不孝大矣供養之末焉足道哉

右傳之七章

朱子曰此釋始於事親及不敢毀傷之意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屬類也三千總記其數也蓋墨者黥也謂刻其額而涅之也其屬一千劓剕其鼻也其屬一千剕則其足謂體去膝蓋骨也其屬五百宮淫刑也男子刮勢婦人幽閉其屬三百大辟處死也亦曰殺也文王世子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是也其屬二百合三千條夏氏曰此言五刑之屬雖有三千之多而其罪之死者莫有大於不孝也不孝之刑即今絞斬與凌遲處死也蓋人犯此五刑者雖受其刑罪不至死若犯不孝之刑其死不可免矣按周禮秋官司寇糾萬民之五刑曰野軍卿官國秦之五刑曰黥劓剕斬左右趾梟首蓋其骨隨之五刑曰笞杖徒流死蓋墨劓剕宮大辟者乃虞周始制之五刑也註則新足也勢外腎也男子犯罪割去其勢即今閹人也婦人犯罪幽閉宮中

使不適人秦漢所謂囚之水巷是也

孔氏曰官刑主為淫者然後人被此罪非必皆云淫漢除內刑官刑猶在至隋閹皇初方除男子官刑周禮司刑墨劓剕宮刑殺罪各五百

張氏曰周官卿八刑一曰不孝一刑人法書亦以不孝為十惡之首也

長樂陳氏曰五者天地之中數先王制法莫不本之故五典五禮五服五刑皆謂之五也

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要音腰 要有挾而求也非無憚而縱也無上是皆叛不敬之賊也非聖是異端慢正之徒也

非孝是不順忤逆之人也此言特力逞惡以挾其君是無上也不由正道篤信清虛是毀聖法也不順父母不敬長上是忤逆無禮之人也如此安得不大亂者乎

右傳之八章

朱子曰此釋上文不孝之意

子曰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

西山真氏曰將由承也匡正也進謂入見其君則思盡己之忠退謂出適私室則思補君之過無一時一念之不在君也有善焉承順之使之益進於善有惡焉正救之使之潛消其惡此愛君之至者也臣以忠愛而親其君君亦諒其忠愛而親之
勿軒熊氏曰進於君前必思盡己之忠退朝之後必思有以補君之過將者有君引導之也先意承志之意君有善則先意而順之此盡忠之事也君有不善必有以匡正之而止其惡此補過之事也下以忠事上上以義接下故能相親
導江張氏曰正君之義必先正其身故進則思盡己之忠退則補己之過使己之心無一毫之不盡然後君有美則將順之君有惡則匡救之則有以感動君之心挽回君之意如此則君臣之間情分親密若己

之忠未盡而將順之必謂我為諛己之過未補而匡救之必以我為詐如此則君臣之間情分睽隔矣然則格君必之非引君以當道亦曰正己而物正矣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詩小雅燕燕篇此言曾子引詩以釋夫子之言而我君子愛君之心不適時有不遐時無存諸中也堅固記諸日也弗忘斯臣子盡己之衷中以事君之意

右傳之九章

朱子曰此釋中於事君之意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

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長上聲 治去聲

天子以父天母地張子西銘曰乳稱父坤稱母法二卦也亦曰父皇告崩方傳大位無他事也長謂諸父幼謂諸子一指皇太后妃先王祖考下指公侯伯子男子孫人民也明以盡其理察以致其詳明祭上之睿照也順治下之馴習也

尊亦天子伯叔類也先亦天子兄庶長也不忘時思之敬慎行日省之誠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

此言古者明德之王能事其父孝是明得事天之經盡能事其母孝是祭得事地之義盡善此二者則長幼序長幼序則上下理上下理則天地明祭之庸神靈愛敬之存而彰著矣雖然天子之名莫大而世更有大於天子者諸父也天子之分莫愈而生有愈於天子者諸兄也既人皆尊于己已可不尊于人也哉若夫宗廟之禮時時克念是不忘記其親也脩身之行日夕躬是不忝辱其先也是故宗廟致敬可格鬼爽孝弟極至可交神靈光明峻德充溢天下窮鄉絕域罔無遺隙詩不云乎維東而西從南而北

凡所有懷悉皆誠服其斯之謂歟

右傳之十章

朱子曰此釋天子之孝有格言焉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

矣

長上聲行音辛

善治家務曰理行謂孝親悌兄理家之行實也名謂忠君順長治官之聲名也立成也

勿軒熊氏曰孝弟百行之源事親既盡其孝則可移為事君之忠事兄既盡其弟則可移為事長之順家者國與天下之本家道既齊則可移為居官之治有孝弟居家之實則不患其名不立於後世也鄭氏曰長謂卿大夫士凡在己上者也書云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於政

范氏曰君者父道也長者兄道也國者家道也以事父之心而事君則忠矣以事兄之心而事長則順矣以正家之禮而正國則治矣導江張氏曰此章即大學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

事長慈者所以使衆之意行成於內猶言不出家而成教也名立云者有其實而名自立也董氏曰事君能忠者事親之推也事長能順者事兄之推也居官能治者居家之推也根固葉必茂源深流必長膏沃光必暉是以孝弟之行成於內忠順之道達於外君子務實雖不求名而州閭鄉黨稱其孝兄弟親戚稱其慈僚友稱其悌執事稱其仁交游稱其信不惟譽錫於一時而且名立於後世矣辨在側微又處頑父罵母傲象之問而能和以孝道是以克聞之四嶽舉之天下君之萬世師之宜有他哉孝弟而已

右傳之十一章

朱子曰此釋立身揚名及士之孝之意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已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閨門宮中小門上圓下方如珪故曰閨門具禮制備禮節也嚴父兄猶家人有嚴君焉妻齊子嗣也臣供職事者也妾接御侍者也百姓軍士庶人也徒曰徒役卒役也此言齊家能肅整於內者必尊嚴父必尊嚴兄少有一事不稟命而自專是非孝弟者也若夫

宿妻愛子待臣接妾皆禮也亦治也至於使百姓處奴僕用卒隸莫不以道稍無禮無義得免諸怨辱而不叛背於己者蓋鮮矣然閨門具禮者正由內出也無禮無義則不正也若有一豪不正得免傷風敗俗亂世者亦少也已乎且如百姓徒役可侮慢之設使之無特用之無道必離畔其心也固然有家國天下者豈可弗正禮而居乎

西山真氏曰始家以嚴肅為本父母者一家之君嚴則家政舉不嚴則家政壞上下肅然少紊也游山董氏黑曰王凝子孫非公服不見即萬石君子孫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之意閨門之內若朝廷即張湛雖遇妻子若嚴君焉之意蓋王萬張三君子制行雖殊而立身御家之法則一也

右傳之十二章

朱子曰此一節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嚴父孝也嚴兄弟也妻子臣妾官也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言之不通也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

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

夫音扶與余下同爭與諍同古字通用下同爭謂諍諍救止其過也

夏氏契曰此言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獨治也故為天子者必置諍諍之臣七人以輔之雖天子無治天下之道賴有此七人以爭之則不亡失其天下諸侯大夫皆然天子之臣七諸侯之臣五大夫之臣三降殺以兩尊卑之差然也勿軒熊氏曰天下至大萬機至重故置爭臣七人已

雖無道能聽人之諫亦可自保諸侯有一國之責故次於天子大夫有一家故次於諸侯

范氏曰爭者諫之大者也諫而不入則犯顏引義以爭之不聽則不止古者季故四輔及三公卿大夫士皆有諫職至於替獻曲史獻書師箴腹賦謗誦百工獻藝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耆老教聘所以救過防失之道至矣然而必有爭臣焉故必有力爭者至於七人則雖無道猶可以不失天下諸侯必有五人乃可以不失其國大夫必有三人乃可以不失其家言爭臣之不可無也

魯齋許氏曰七人三公四輔也五人三卿內外史也三人家宰邑宰室宰也

董氏曰為人臣子者見君父之過皆不可以苟順而不諫者立誹謗之不設敢諫之鼓大開言路廣集忠

益爭臣豈止七人而已哉夫子如約而言之耳若次於天子為諸侯又次於諸侯為大夫國小於天下其事必簡故五人而可家小於國其事又簡故三人而可其實諫不厭多非必以數拘也下至於士則無臣未為大夫則無家所有者身所賴者友故士以反爭則身不離於令名

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離謂彼此相離而去之謂向不附骨漸相遠離也不義謂不合義理之事

夏氏哭曰此言士有諫爭之友相責以善則身不離於善名父有諫爭之子救止其過則身不陷於不義

之地也他日孔子人曰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士不行不義又曰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皆此意也

勿軒熊氏曰士無臣故以友爭熊聽朋友責善之言則有令德之實矣豈患無其名乎父有過子不可以不諫通上下而言天下國家皆然父熊聽子之爭則不陷身於不義之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
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

夏氏哭曰此言子當父不義之時則恐其陷身故不可以不爭於其父臣當君不義之時則恐其失國故不可以不爭於其君也

勿輕熊氏曰不義即無道也言臣子身

當其時父有過子當爭君有過臣當爭

范氏曰父有過子不可以不爭爭所以為孝也君有過臣不可以不爭爭所以為忠也子不爭則陷父於不義至於亡身臣不爭則陷君於無道至於失國故聖人深戒曾子從父之令是何言與是何言與

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
焉得為孝乎

此言夫子答曾子問而復申言諍爭為孝之意

夫人子人臣為父為君諫爭之際必有故焉蓋見君父無道恐其陷身於無禮不義之地故敢爭也如此吾夫子責曾子從父之令而戒之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言之不通也又曰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焉得為孝乎臣曰古之諫爭必其已正而可正人也夫身斯責顧在年彌德邵有學有才公庶孝友誠實端莊忠厚簡易謙謹溫良之士故可以領此任是以見則肅朝廷清百司隱則正閭庭教鄉里是為民望苟非其人又無中庸之執大學之涵當士友卿大夫諸侯君父過愆離道之時而我司諫就以格言法語反復曉白導止一切復歸天理此君子之良諫也若姑視由致恣縱徇私傷偏敗俗絕義忘仁偏私邪淫驕慢奢忿躁暴猜忌與其曠

官尸位畜成元惡始具章劾彈其事詰其短數其失發其微俾之被天憲墜天祿隕天壽然後快于心是豈君子善諫歟於戲今之諫爭也險也暗古之諫爭也平也明諫爭之難如此且以汲黯嚴儼疎進嚴光高尚避退陽城括言陸贄固事程顥正講魏徵良論此皆尊諫明細忠報職之意惜乎俱未盡用果能信任君宜無充弊湯武之人君臣安少卑陶模契伊傳周召之公佐有是位也宜志斯責

右傳之十三章

朱子曰此章不解經而別發一義今以為諫爭章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簋簠而哀

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愛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乎之事親終矣

不樂音洛字

刊誤元憂戚

係音辰於豈切哭之餘聲也容盛儀郭璞客是屏形如牀頭小曲屏風也安請忍心恣肆樂謂

志憂就樂食旨謂饗啖滋味擲外棺也蓋方矩切外方內圓足高二寸柱四角亦添其表裏中以盛稱梁受斗三升蓋音軌瓦器其形圓以盛黍稷容則三升又曰方曰蓋圓曰蓋辨房益切撫心也踊余龍切跳也兆吉宅墓穴也此言親喪人子一於哀哭而不閑教一於蓋禮而無盛儀言止文藻衣屏華麗八音遏耳珩璜遠曰茲其慟切真情使然否則非中發之誠意也溫公光曰惟羸疾者服食稍稍亦胡妨焉朱欽之前三日水漿不下咽者傷親之死慟親之禍也過之反滅其性爾聖人取三日後食稱二連善者仁愛也曾子居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不為子思所取也先王制定喪服止於三年祥而除也父母以下降殺而已天子已下至於庶

人一也不然俾孝子服憂何時而闕焉不行者墨生徒也棺槨豐厚衣衾完潔而卒殯也乃常情也貧難而強成憂憤者非達禮處宜之人也祭器陳設般般莫置而朝夕哭也撫其心跳其足悲號以送之也卜之吉土之宜安靜以藏之也題其主列其齒以鬼享之也春之薦秋之嘗以特慕之也生事受重死事愛慟此生民報本始終之義竭然而無豪末之不盡也如此則人子於孝道有胡歉焉有胡憾焉也已矣

孔子曰禮喪寧戚

孟子曰哭死而哀非為生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哀哀父母生我勞瘁家語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

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東嘗見齒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馬如有求而弗得既殯望

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

宰我曰三年之喪期已久矣三年不為禮必壞不

為樂樂必崩舊教沒新教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

曰食稻衣錦於女安乎曰安夫君子之居喪食言不

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又曰予之不仁也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

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范氏曰喪雖正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待以聖

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以三年之

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

特以責宰我之無親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

朱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

必以三年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蔬食此古今

貴賤通行之禮也

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況其死乎文王一飯

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親疾飲膳如此親歿飲膳

豈啻甘美也歟

孟子述孔子言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

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事必有

甚焉者夫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風必偃

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

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逮

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槨之中野不封不樹

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朱子

曰送死大事而過於厚

朱子註曰莊子云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

宋子曰喪莫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禮也故仲尼止門人厚葬賴淵曰不可

伊川程先生六禮大畧家必有祖廟必有主月朔必為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稱忌日還王祭于正寢

喪禮世俗信浮屠誑誘喪事供佛飯僧非正道也用山家妄言某水吉某山凶者非禮甚也彼佛生尚寧滅道活任清虛况彼傷沒已久於世存歿何相損益而址埋葬藏也天下百技無見過儒宜術識反強過儒識也耶雪心賦云吉地乃神之所司人必天之克相又曰欲求滕公之佳城必積叔教之陰德又曰好地只在方寸間秘術不出文字外又曰卜云其吉終焉永藏是之謂也

焉永藏是之謂也

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司馬溫公書儀曰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衰蔬

食水飲不食菜果父母之喪既虞卒哭蔬食水飲不

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醢醬中月

而禫禫而飲醢酒始飲酒者先飲醢酒始食肉者先

食乾肉古者居喪無散公然食肉飲酒者漢昌邑王

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晉

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質籍於文帝座曰

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

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裔無

令汚染華夏宋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魚

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廚帳會長史劉湛入因命膳酒

炙車整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旦甚

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

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隋煬帝為太子居文獻皇

后喪每朝令進二溢未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鮓置竹

筒中以蠟閉口衣襍褻而納之湖南楚王馬希聲葬

其父武穆王之日猶食鷄臠其官屬潘起譏一曰昔

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

肉者人猶以為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者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覲然無愧人亦恬不為怪禮俗之壞習以為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飲親賓則齋酒饌往勞之主入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其音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導輜車而號泣隨

之亦有乘喪即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飲酒食

肉若有疾暫須飲食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

下咽久而羸瘵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

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宴樂是則

雖被哀麻其實不行喪也唯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

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其居喪

聽樂及嫁娶者固有正法此不復論

已上孔孟等語及溫公

書儀反覆以明此章耳

右傳之十四章

朱子曰此章亦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其語尤精妙也



孝經集講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原本首題直隸揚州府泰州端本社學教讀後學
草茅臣熊兆集講又有直隸揚州府知府巡按直
隸監察御史再呈看過收受字蓋鄉曲陋儒投獻
干進之書也其訓釋皆詞旨淺陋一無可觀前列
一圖以圈內爲五品人倫之正圈外爲萬物之偏
邪又以元爲天父君亨爲長男中男少男利爲長
女中女少女貞爲地母后又演爲天經地義人行
之圖修學致用推孝爲忠之圖皆迂謬穿鑿毫無
義理蓋無知妄作之尤者也

讀孝經四卷附年譜一卷

〔清〕應是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孝經四

卷》提要

叙

昔者聖人懼道晦而著經後人
曰明經以守道經者道之興而
明之力與不力儒術之盛衰繫
焉顧道猶存於人心而千數百
年耿光之大業一旦分離乖隔
不合不公何歟則不明經而改
經者之過也聖人曰欲觀我褒
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
行在孝經于時孝經乃與六藝
並著漢魏以來祖述而興者約
有百家又櫟括斯語以爲傳曰

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而劉炫又
自爲說曰經註凡十三家義
有精麤並堪講授此皆什伯未
諧俯首于傳註紬繹之不盡如
此敢議經也雖其每章結以詩
語如表記坊記之體例不必果

東序

成于夫子之手然必七十之徒
親見聖賢之議論而聖人亦親
見其叙述之無差雖其推本人
性德教敬讓好惡諸義雜出不
可以邊幅自足然自其清明純
粹以立言之之參伍錯綜而不

可以厭亂昔人所爲以守經之
力爲明經之具其有驕駁於傳
者正謂於經有違也此可謂非
儒述之盛歟自議經者起或改
古文或改今文經中分傳顛倒
損益力誠橫矣而又爲之辭曰

東序

臣

此正明道也其孰從而信之此
可謂非儒述之衰歟元遺山云
高蹇當父師排擊劇寇雖真是
未可必曰私有足羞宜黃
應敬菴先生於此有痛心焉不
議改者之是非而但取宋文憲

之一說以寄其意何其婉而嚴也乃輯註疏史傳發明今文附以已意而暢其義至于天地之心鬼神之奧聖賢之事蹟節槩足以深企慕於無窮扶行習於不敝誠力於衛經而先生不以註名祇名之曰讀聲滿天地書懸日月矣此九十餘年孺慕之忱仁厚之隱所經編篤棊而出之者余小子惡足以測之亦願與讀之而已矣

皆

乾隆十有七年孟冬月崇仁愚姪陳象樞頓首拜撰

康序

五

讀孝經編次附記

家大人年三十四後卽赴門著述自周秦下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篤嗜朱子文集暨大全語類精義西銘小學諸書謂濂洛關閩之學上接洙泗其言皆四書五經義疏如殺之於食不可一日無所居懸軒隙地植蘭有書輒蘭易之或賣蘭以償其直藏書至萬卷皆丹黃數四祖母黃太孺人享年八十有八大人慈晨昏奉甘旨凡二十餘年不出子舍撫軍以下常寓書勸之仕以湯藥辭所著書有作忠編紀孝編友于編烈女編後鈞焉

讀孝經

和家附記

文集樵者開編歲戊戌大人年八十一矣取舊時所丹黃書閱之曰此卽孝經某句義也手錄口誦泰酌折衷隨自論議如此者十年積數千紙束以布帶分十八束一日指示不孝兄弟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故以之事君則忠以之事長則順以之祭祀則天神降地祇人鬼享以之治人則萬國歡百姓悅居家理孝在上則仁在下則義臨財則讓過事則慎戰守則固耕耘則疾無非孝也夫人爲善思則父母令名必果爲不善思則父母羞辱必不果人苟有善無惡勸其

性全性全則得秀而最秀者不至與豺獸同歸此

之異君子所存而卽赤子之心大人不失者也吾嘗三復此經恨不能起古昔大儒若子朱子二程周張輩紙振筆競相發揮愛乃博蒐舊籍擇其有當於經義者用補註疏所未備敢曰枝節吾亦讀之云爾古人居喪讀禮吾愛讀孝經倘得正而斃女曹可取此束發之編爲成書以訓子孫昔邢昺日誦孝經二十遍擬觀音經女則讀孝經以擬讀禮不更愈乎嗚呼此丁未正月十七日命也不謂閏三月二十三而竟奄然見背矣不

讀孝經

和家附記

孝兄弟端惻惻不棄廢命日夜抄集據經文十八章爲十八卷又平日不孝兄弟過庭有聞私自紀述取其有關於經者爲答問二卷附於末凡二十卷恭逢我皇上孝治天下鄉會取士以孝經易性理論著爲令甲而孝經乃得與四書五經並列學宮人尚忠孝家修子弟猗猗休哉邇者四方同志之士聞大人讀孝經一書請詳其所以公海內因述其端委如此

嘉正己酉清明後三日不孝男 葉沐楮頌書

年譜

後學 鄧 瑛 蔭 允 中
孫 陳 陽 易 築 次
吳 如 江

戊寅 明崇禎十一年

公生 公行狀云生前明崇禎十一年

辛巳 崇禎十四年

公應 時憲芳苑陰十無二三恬者公行狀云族有南華遊
華如其言數千里藏香椿歸先王母禱香椿所比反傳父
暨先君同時身熱發瘡有神物如蟻蜂緣脊藉身憑香火
室凡半月又聞公里人傳言其物狀如蝦蟆稍大而多尾
坐神堂上見人不驚十數日而忽不見公痘已結痂矣

年譜

甲申 是為 大清順治元年

庚寅 順治七年時公年十三歲家貧不能讀書躬為樵採販
所獲藥師請授論語學廩即此時也微
之公公從叔時延黃丹木先生課子

辛卯 順治八年時

公始就學 時同邑黃丹木先生臨川鄉君服先生強公就
年十四始學在順治八年辛卯歲也
公有狀語讀二孟傳註授壁經即此時

癸巳 順治十年時

公初應督學試 學使者趙公 得卷大奇之稱焉著作矩
日未晡立就使者嘆服疑非童手所辦令
暗誦成止案章周書各語篇印此時也

丙申 順治十三年時

公補博士弟子員 學使者楊公 錄公第三公仲兄仙園
先生臨川李石臺先生徐澄萬先生皆與公為同年交凡
有疑義必交相諮質期於當而後止稱公兄弟二應不字

壬寅 是為 大清康熙元年

公初應鄉試不第 自丙申至此公補博士弟子凡十年中
即第二公不自嫌終不肯應鄉試是年公入股以論策公
平日古學有聲四方來巧文者踵至友人南登趙二徐先
生胎書數四促公赴省乃應試被落是年七月公季弟扶
親追至

丙午 康熙五年時

公應鄉試中鄉進士 是科仍復入股試士房考分宜縣令
副主考其公粹疑公年老不可元中五十四名按察強翻
公文集序云得卷在揭曉前一日名次位置已定又按公
行狀其開闢廣布如吳漢若林西仲唐寅君章鶴書張希
文王惟夏張觀文陸雲若仇洽狂趙漫諸先生皆服藥
贊嘆奉為時義祭酒又如崇九雲先生有易行入名家之
刻徐澄萬先生有二應合稿之意當即在此時也

年譜

己酉 康熙八年時

公赴北京禮部會試不第 公行狀云場後請開夫子願
葉強公願開闢卷有雄奇高洋起爽式康之詩以釋懷
同考諸被落六月公歸自京自此不赴會試

庚戌 康熙九年時

癸丑 康熙十二年時

公以養親不赴會試

公以父母年俱古稀不欲遠離鄉里

辭勸公受職又辭按綏鈞

君文集有答董公林公書

丁巳 康熙十六年時

公丁父憂

先時三藩叛郡邑騷也紙價公里介豐寧廣南

弟子姪檢示物變賣以佐喪

庚午 康熙二十九年時

公赴會試至蘭谿歸

公自庚戌至此凡二十一年於

太孺人促公兄弟赴公車不得已起裝行舟次蘭谿夜不

兼程報母母曰吾一日產兩兒也又聞至蘭谿日母

年譜

戊寅 康熙三十七年時

公之郡 謂郡守也時襄陽張公伯琮為撫州太守雅重公

年翁見玉前輒作下榻之想而高風勁節不特非公不至

公亦不至能令入望紫雲霄嘆天際真人可望而不

可即也既見稱爲西江人瑞當代儒宗豈僅功業知和文

章賦綴已哉又有具天下才爲一家政之語據此則知公

之郡之謂張公也公自已酉登鄉薦前後數十年足不履

城市張公才名冠世少所許可非公不足以動張公非張

公亦不足以動公也公是年公

長子解藻公所著古文問世

巳卯 康熙三十八年時

公丁母憂 按公行狀巳卯先王母見背先君曾父哀疾數

一夕迎柩至墓所開殯候其時至而夜半雷雨驟作柩

及穴處方半里許聞聲如鼓時送客及役夫百餘人如脫

讀見者嗟異

戊子 康熙四十七年時

公倡族人建祠 然者闕編有建祠議

庚寅 康熙四十九年時

公倡建家廟 然者闕編有上棟文入主文是年公幼于歸

壬辰 康熙五十二年時

公之邑 邑侯黎公大觀數登公堂拜公公服其誠於其將

之郡此處之邑而

皮而已故志之

戊戌 康熙五十七年時 公年八十一歲是年長子聯會試在

宗不貴於 朝惟委志也餐食

庚子 康熙五十九年時

公著讀孝經 即今孝經大全

辛丑 康熙六十年時

公著讀孝經

壬寅 康熙六十年時

公著讀孝經 著紀孝編烈女編友于編 按公行狀著

忠編十卷友于集八卷今孝經二十卷蓋附答問二卷也

紀孝編烈女編見於凡例及跋語並無卷數

癸卯 是爲大清雍正元年

公著讀孝經兼著紀孝編作忠編

舉公應孝廉方正科固辭按公行狀開府以下登薦紳士

熙朝之人瑞應百世之昌期

甲辰 雍正二年時公

公著讀孝經兼著紀孝編作忠編

乙巳 雍正三年時公

丙午 雍正四年時公

公著讀孝經成分十八東寓即此時也

丁未 雍正五年時公

卒

公卒 按公行狀及丁未閏三月二十三日辰時卒年九十

月十四日歸氣下墜長痛殆強出書房讀書十五十

六十七三日歸氣如故必欲就書房夜間臥室但須多人

扶翼猶命物子歸用心作驛臺觀風老公平日讀書盡油

一盞而四十七日病不可支傍晚圓十八十九二十坐臥

室中與家人談笑二十一二兩日漸弱氣喘頻前

尚與子姪請論古事畢姓名一字不錯聲如洪鐘時猶

子姪患其難語赴會試其餘他姪往來問視如織二十二

夜猶問其病何如愛其無幾服參又屈指會場消息諸子

姪坐床下促其睡公亦安寢半夜覺則自言舌將強矣至

二十三日東方白時而終

讀孝經凡例

一集註多折衷於註疏正義宋邢及陳氏集註明陳止期刪

繁就簡文義暢通俾黨塾童蒙便於句讀

一凡經一章分為數節本節集註即在本節經文之後其有

他經傳及先儒別見議論可與某章某句發明者悉標目

依類載於本節集註之後如仲尼居曾子侍則凡孔子之

事及先儒論孔子作經之事首錄之凡曾子之事及經傳

所記先儒所論曾子行孝之事次錄之餘倣此

一依類之法如至德要道則凡德之類道之類悉依之又如

孝經 凡例

教所由生則重所生之義至於教之有關於孝者必載於

廣至德章教以孝條中餘倣此

一孔子曾子之言孝見於他經及先儒論孔曾之言孝及先

儒之論孔曾者可以類載即不統載仲尼居曾子侍之後

仍依類分載如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即事父孝事天明

之類也仍分載於感應章註後如孝子之養老也一段即

養則致其樂之類也仍分載於紀孝行章註後餘倣此

一經文有一字數見者又有一句之義可以通於他句大同

而小異者是書所引議論則載於字句初見處其有正義

原本具於後者仍之

一經史諸儒議論無可依類或似可歸類而實不甚確切者
槩置不錄

一從前箋註多家鄭孔安國虞翻皇侃四劉向注鄭玄王

肅章昭各自名家梁武帝作講疏唐明皇定今文今文即

氏所藏劉向定為十陳氏奇之經註李氏鉉之義疏文潞

公之經解宋哲宗元祐二年司馬溫公之註解宋仁宗朝

卷一其全書俱多散佚今所集者一遵正義而刪節之

一孝經衍義康熙十六年正月二十一日日講官起居註

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加禮部尚書管刑部右侍郎事葉方

滿同日講官起居註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張英校對

正博大精深北真西山大學衍義尤為完密此書略倣大

全義例至衍義所按亦復依類採入

一先後悉依時代編次間有借引前說略涉寬泛遂置於本

經註疏之後欲使覽者即得正詮漸及旁義非有意為優

劣也

一取經傳孝行節舉數人數事依類分載於五孝之後其未

及載者另有紀孝一書當與作忠編友于編烈女編嗣出

諸孝經卷之一

宜實應是敬齊集



孝經

邢氏曰孝者事親之名經者常行之典孔子所撰以授曾

子者也

正義曰按禮記祭統云孝者畜也畜養也孝好也

周書語法至順曰孝總而言之道常在心為孝其養中心

悅好承順無怠之義也爾雅曰善父母為孝孝者中心

常也法也此經為教任重道遠雖復時移代遷金石可銷

而惟孝事親常行有世不滅是其常也為百代規模人生

所資是其法也言孝之為教使可常而法之易有上經下

經孝經為百行之本故名曰孝經。孝經遺秦坑焚之後為

河陽顏芝所藏初除挾書之律芝子貞始出之長孫氏及

江翁后恭翼奉張禹等所說皆十八章及魯恭王壞孔子

宅得古文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劉向校經籍比量二本

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為定而不列名又有荀爽集其錄及

諸家疏並無章名而據神契自天子至庶人五章惟皇侃

標其目而冠於章首御註依古今集詳議儒官連狀題其

章名重加商量遂依所請。註今文則有魏王肅蘇林何

晏劉邵吳卓昭謝萬徐整晉袁宏虞樂佑東晉楊泓殷仲

文車徐孫氏庚氏荀爽孔光何承天釋慧琳齊王玄載明

帝紹及漢之長孫氏江翁翼奉后恭張禹鄭眾鄭玄所說

各指為一家梁皇侃撰義疏三卷梁武帝作講疏賀場殿

諸孝經卷之一

論孝經

卷之一 總論

曰孔子以六藝通日不同情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
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南史庾子與五歲讀孝經手不
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
不多。王僧儒年五歲初讀孝經問授者曰此書何所迷
曰為忠孝二事僧儒曰若何願常讀之。岑之敬年五歲
讀孝經每燒香正坐祀其父曰孝之為德至矣其為道遠矣
其能人深矣故聖明王行之於四海則與天地合其德
日月齊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於國家則永保其宗社長
守其祿位匹夫匹婦行之於閭閻則播揚烈於當年揚休
名於千載。韋師初就學讀孝經捨書而嘆曰名教之極
其在茲乎。隋書儒林傳曰孔子既叙述六經作孝經以總會
之其教流傳分本於孝者也。隋志蓋威嘗言於隋主曰
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
為。石臺孝經序曰上古其風朴畧雖因心之孝已萌而實
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孝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
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順移忠之道
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
知孝者德之本也傳註孝經疏疏序曰夫孝經者孔子之

二

論孝經

卷之一 總論

孔子蓋三代以前理道明風俗一人皆曉然知孝之為孝
聖王在上設教以防範之俾不失而已至孔子時則
矣禮其書者謂其猜悉以服勞未養焉年則孝子時則
可知故不得不詳其義以告學者宋景濂曰孝經一也而
有古今文之異者蓋遭秦火之後出於漢初顏芝之子貞
者為今文十八篇而鄭康成為之註至武帝時得於魯恭
王所藏孔子居壁者為古文凡二十二篇而孔安國為之
註後世諸儒各馳意見尊古者則謂孔傳既出孔壁語
甚詳正無俟商榷於鄭註雲泥致隔必行孔廢鄭於義
為允况鄭原本未嘗有註而依微託之者乎尊今文者則謂
劉向以所藏之本參較古文省除繁悉而定為今文無有不
害為之者其疑曰非鄭所作而義旨實敷暢若夫古文并
安國之註其已不合世儒欲崇古學妄撰孔傳又偽為
門一章文句凡斷不合經典將何所取徵哉二者之論雖
莫之有定然皆並存於時各相傳自唐明皇註用今文於
是今文益行而古文幾至廢絕宋司馬溫公始專主古文
撰為指篇上之以予觀之古今文之所異者特詞語微有
不同而指其義初無絕相違者其所異者唯門一章耳

主

黃羊齋

卷之一



到濟

開宗明義

邢氏曰開張一縣之宋本顯明古孝之義理故以開字

我作草

【正】曰開張龜宗本也明聖也義聖也第次也一教之始也以此章懸標諸章以次結之故爲第一冠諸章之首焉章者明也謂旁折打假使理章明也文曰榮宗竟爲一章字從音從十謂從一至十十教之終諸書言筆者盡因

卷之五

宋之十 關保



德明孝德之大故於此章言本末章復以生民之本緒之
 中間散爲萬事所謂一本而萬殊萬殊而一本也至於三
 才章言天經地義聖治章言天地之性則又爲之溯其本
 之大原以示至德要道之各足於已而無待於外耳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
 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辟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繇生也復坐焉語女
 女音汝下同辟音避夫音扶語

聲去

仲尼孔子字名丘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與居燕居侍
侍坐也至者至善之義要者簡約之名自其得於心而言
曰德自其行於身而言曰道德之至卽所以爲道之要也

仲尼居子生初周命微子啓爲殷後國于宋其弟名衍嗣微子之後號微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弗父何以下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勝勝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孔父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畢

叔梁紇有九女無子妾生孟皮有足病於是求婦於顏氏
顏父問三女曰鄒大夫雖父祖爲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
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雖年長性嚴不足爲婦三子孰
能爲之妻小女徵在進曰從父所制父曰卽汝能矣遂以
妻之徵在既廟見以夫之年長懼不賁有男而禮禱尼丘
之山以祈焉生孔子因名丘字仲尼孔子三歲而叔梁紇
卒葬於防。周景王二十有三年己卯春孔子適周魯大
夫孟僖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
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援厲公及正考父佐宋三命滋益
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後冉命而僭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
莫敢干侮僖於是溺於是以賜予曰其恭如是吾聞聖人
有明德者雖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及
僖子卒懿子與南宮縚俱往學禮焉敬叔與孔子俱至周
問禮於老聃訪樂於長弘居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
朝之度於是喟然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
王也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周敬王三年冬十
一月孔子自魯適齊初魯昭公出奔魯亂孔子於是適齊

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時齊旱飢景公問曰如之何對曰四年力役不興晚道不修所以葬玉祀以下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孔子遂行反乎魯。周敬王十有九年魯用孔子爲中卿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孺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周敬王二十年春魯以孔子爲大司寇初季氏葬昭公於墓道之南孔子請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聚君以彰已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已乃遂相魯侯會齊侯於夾谷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鬪具左右司馬以從旣會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於是旗旒劍戟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曰吾兩君爲好何爲至此景公心祚麾之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笑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首足異處景公懼於是齊人乃歸所侵魯郛牧陽龜陰之田以謝魯。周敬王二十有二年夏孔子自於定公曰臣不

錢甲大夫無百雉之賦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州仇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墮費將郕成公欲處父謂孟孫曰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爲不知我將不墮十二月公圍成不克周敬王二十有三年冬魯以孔子攝相事孔子爲相攝朝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日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詭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儆邪營衆強足以反是爲立此小人之衆雖也不可以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誅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鄉析夫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初魯之取羊有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潘不制有慎猶氏者自後臨法魯之鬻六畜者恠之以臨價及孔子爲政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猶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羊者不加儆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

3

6-74

而奔魯防叔生伯夏夏生叔梁紇紇生孔子也又按古文孝經云仲尼問居蓋謂乘間居而坐與論語云居吾語汝義同而與下章居則致其敬不同其作經年先儒以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而作春秋至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為註則作在魯哀公十年後十六年前按劉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據先後言之明孝經之文同春秋作也又劉命決云孔子曰春秋屬商考經屬參則孝經之作在春秋後也

曾子侍 家語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與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在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魯聘欲以為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違親而為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梨蒸不熟因出之曰非七出也參曰梨蒸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妻其子元諸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其子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肅知其得免於非乎。孝德之始也梯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行夫四德者也論語曰曾參性至孝嘗出薪於野客至其家

欲去其母曰願留參方到母以左手搯右臂參即跪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搯臂以呼汝耳禮記曰曾子從孔子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曰思汝費指孔子問之曰參之至誠也精感萬里尸子曰曾子事親常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正義曰按史記仲尼弟子傳稱曾參而武城人字子與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過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又按古文云曾子侍坐早者在尊側曰侍凡侍有坐有立此曾子侍師侍坐也曲禮有侍坐於先生侍坐於所尊侍坐於君子據此而言明侍坐於夫子也伊川曰孔子愛魯子之道曰益光大曾子侍孔子之道只是一誠為范陽張氏曰人各有入道處曾子則由孝而入朱子曰曾子為人敦厚篤實而學專以躬行為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格因曰曾子之孝於養曾曾見其順親志於手足見其重遺體養志生能致其養不食羊棗是愛能盡其思楊氏曰觀曾子之格手足與夫易質之際非無生無變於已不足以語此夫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矣若曾子者其庶幾乎明致矣曰

一也而分不齊故自天子至於庶人事親之心未始或殊惟隨分以自盡耳不可謂曾參布衣而其孝不足舜撫四極而其孝有餘夫曾子之貧可知矣固不以貧而自歎其貧也君子盡性不謂命也楊氏曰自古中行之士其父必須剛毅自立孔門惟顏子可當中行自曾子以至子思孟子氣質皆偏於剛然其所以傳聖人之道則皆以剛毅之力也文公謂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毅的人亦立而不仕呂氏曰曾子一出言未嘗忘父母一舉足而不忘孝自云戰戰兢兢故孟子謂曾子事親如履薄冰失稱孔子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其言孔門弟子顏子天死後聖人教人做工夫總要由博反約孝經又是從一貫中抽出一件第一緊要義使人好去下手正義謂作經在魯哀公十年後雖無實據大約總在一貫後也子夏篤信聖人然不如曾子步步反約立得剛毅好孔子愛弟弟子故處利國各以所聞授弟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按之聖道源流直是孔門宗子若子夏之後有子方子方之後有葉問便

至德 謂義曰德者人心所得於天之理即仁義禮智信是愛也此五者雖皆謂之德而仁為本心之全體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孝為德之至孝經衍義曰按德者天所賦人所受之正理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是為五性之德而皆以孝為之本故經謂之至德曾子親受經於聖師者也禮記祭義載曾子之言則曰仁者仁此者也禮者禮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

不言智者強而不愛即知而弗去之意蓋曾子固以五性養明至德矣有宋大儒朱子亦云以愛親而言則為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為義之本也敬乎親則為禮之本也其知此者則為智之本也其誠此者則為信之本也孟子論仁義禮智樂之實正為是爾此其所以為至德要道也

我 春秋傳曰四德備而後為乾蓋在天之元亨利貞即在人之仁義禮智而信之一德又貫於四德之中衍義以五者分衍至德又以仁為衆善之首若元氣之統貫於四時

之未甚者得聖人之教固如驚飛魚躍有不可遏止莫知其然之妙即備載之甚者勉強束縛亦有如此則安不知此則大不安者何嘗以聖人爲貴哉天下哉經之言因言不嚴不肅都是順的意思凡教無非順而教孝又爲順天下之本也

和睦 謂善日和本於內睦見於外民既有和以淑其性自本鳥獸咸若皆和之所致也皆至德要道所推發於不窮耳 和睦 詩棠棣之和周禮六行之睦專言之和睦也此言和睦說五倫在內如有親有義有序有別有信皆可言和睦睦而生於心發出未及睦睦即世俗所謂和氣是也然就父子而論孝無愛敬推其愛親之心以及於事是爲不愛推其敬親之心以及於事是爲不敬故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皆有愛敬但輕重不等措施各別耳經言和睦似偏在愛一邊說然無敬便愛不來到丁恰好時節却只見其和睦所以仁可統義也

論孝經

卷之一 開宗

古

經 愚按無怨要細看言天下各盡其道無違憾乃是和睦到極止處非謂上不怨下下不怨上 德之本 呂氏覽曰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務本孝則孝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耨疾守職國不罷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義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 司馬溫公曰聖人之德莫加於孝猶江河之有源草木之有本源遠則流大本則葉繁 程子曰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易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爲仁之本 朱子曰人若不孝弟便是這道理中斷了下面更生不去承接不來 問仁義禮智信爲之亦有本耶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則爲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爲義之本也其敬乎親則爲禮之本也其知此者則爲智之本也其誠此者則爲信之本也蓋人之所爲五常百行之本無不在於此孟子之論仁義禮智樂之實正爲是耳此其所以爲至德要道也 齊正夫曰孝乃百行之原萬善之首上足以感天下足以感地明足以感人誠足以感鬼

所以自古之君子自生至死頃刻而不敢忘孝焉 謂善日和本於內睦見於外民既有和以淑其性自本鳥獸咸若皆和之所致也皆至德要道所推發於不窮耳 和睦 詩棠棣之和周禮六行之睦專言之和睦也此言和睦說五倫在內如有親有義有序有別有信皆可言和睦睦而生於心發出未及睦睦即世俗所謂和氣是也然就父子而論孝無愛敬推其愛親之心以及於事是爲不愛推其敬親之心以及於事是爲不敬故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皆有愛敬但輕重不等措施各別耳經言和睦似偏在愛一邊說然無敬便愛不來到丁恰好時節却只見其和睦所以仁可統義也

教所由生 正義曰按禮記祭義稱曾子云衆之本教曰孝友教弟以孝教子以孝舉此則其教順人之教皆可知也 朱子或問先王之學教民其教彰若後世學校固未嘗廢一而獨未親其效何耶曰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爲本故自其誦歌絃誦之間洒掃應對之際所以漸摩誘掖勸作成人之術無非有以養其愛親敬長之心而教之以修己治人之術是以當是之時百姓親睦風俗淳厚而聖賢出焉後世學校雖存而不復此意所以教之者不過趨時干祿之技而其所以教勉督之者又適所以作其厭棄無恥之心雖有長材美質可以入於聖賢之域者亦往往反爲俗學頹風驅誘破壞而不得所成就尙何望其能致乎化民成俗之效如先王之時哉 愚按修己治人之術不出四事而大旨要在教孝明倫然必受教盡於孝親而後可以制禮作樂立政明刑故非教之難生之難也這道理須分作三層看孝一層德一層教一層生字與本字一氣連貫蓋孝爲德之本本立而教生矣如教民愛親則自仁之德而生也而仁又本於孝之愛親教民順親則自義之德而生也而義又本於孝之順親其自禮智信而生者莫不皆然譬如一葉樹孝是根德是枝幹教是所結之實人人可嘆若無上面兩層不接下來那得有樹那得有實實與人嘆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夫音 身扶

事便有一事之名為實實未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若
使名譽未著還是自來不濟有數十年之名有數百年之
名有不朽之名則其實之大小以為遠近今人不識揚名
之義只喜聞名則必為且微倖不能免於辱親其於名何
有哉。畢竟揚名才是立身行道到極好處非更有一着
揚名之事也故下止曰事親事君立身而揚名在其中矣
孝之始終正義曰經言始終終始示先後非謂不致毀傷惟
道從始至末兩行無怠此於大義有先後非於事理有終始
也正義曰終始以不致毀傷言始以立身行道言終恐終然分
開不得如不致毀傷至於蓋棺乃止此亦守身之道立身
行道之一節也又如立身行道亦當不能舍此不敢毀傷
之念而復能立能行者也言子之職應子春之憂色皆其
不敢之心所形耳且身體髮膚自己已無管不及他何論
耶須知始終二字自理而言分精粗自事而言言分廣狹明
乎自始至終由粗而精由狹而廣其實兩件皆孝子之所
終身焉者也

讀書卷一

卷之一 開宗

文

始於事親

正義曰君不忠非孝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
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但經分
作三層則事親應在切近處說如冬溫夏凊昏定晨省致
樂致養不登不臨出告反而之類蓋此句即從不敢毀傷
身推出略說得謂些故亦曰始也

中於事君

正義曰上止言立身行道揚名未嘗及事君此曰
中於事君中於事君正從行道之義實指其事而云然耳
上立身先於行道此亦立身之相備其義已畧具於事親句
而不致毀傷之事亦立身之相備其義已畧具於事親句
也中

終於立身

正義曰上以立身行道揚名為終此則單以立身
立身正謂以道修身即本修身之道大行於天下以事其
君然使一事一物皆有分毫未盡其微雖功名等於
伊呂終是立身內事還有欠缺如月當十四非不光明却
總不及十五夜之圓滿。不言揚名者三句內都有揚名

只要做到
極好處耳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聿以律切同道

大雅詩大雅也無念念也聿述也厥其也言為人子者當
常念先祖述修其功德此大雅文王之詩夫子引以結上
文也

正義曰此經有十一章引詩及書劉炫云夫子叙經申述
先王之遺訓書之語事有當其義者則引而証之示言不
虛發也七章不引者或事義相違或文勢自足則不引也
五經雖傳引詩而證則難引詩書及易蓋意及則引若
指則云詩曰詩云若指四始之名即云國風大雅小雅齊
頌商頌若指篇名即言句曰武曰皆隨所便而引之無定
例也鄭註云雅者正也言卷曰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故
人心歸夏高宗監於先王成憲故人心歸商成王儀型文

讀書卷一

卷之一 開宗

文

王敬逵天命故為有周今主學者觀周公之詩則知成王
之學力周到實周公造就之力與正義曰念祖成王也夫
子引之蓋為凡為人子者言矣詩註聿發語辭訓述王傳
文也正義從之

天子章第二

邢氏曰自此以下五章謂之五孝天子至尊故標居其首

正義曰前開宗明義章雖通貫賡其跡未著故此以下至
於庶人凡有五章謂之五孝各說行孝奉親之事而立教
焉天子至尊故標居其首按禮記表記云惟天子受命於
天故曰天子自虎通云王者父天母地亦曰天子受命於
上未有此名殷周以來始謂王若為天子也孝經援神契
云天子孝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榮其祖
考也講義曰天子之孝與諸侯大夫士庶不同天子以
四海為一家須要四海人心歸嚮然後為愛親敬親之至
愚按天子父天母地故以體元為孝而銘言此吾同胞不
忍不慢即所以事天明事地察也愛敬盡於事親則天子

有至德要道而教之本以立加於百姓所謂以順天下刑於四海便是和駐無怨也如此則人人親親人人長長雖無以復加也矣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意去聲

起謂父母也惡憎惡愛之反也慢放慢敬之反也德教謂

至德之教刑儀刑也天子之身乃德教之所自出故為天

子而愛其親者必其於人無所不愛而不敢有所惡於人

敬其親者必其於人無所不敬而不敢有所慢於人夫惟

不敢惡人而以無所不愛之心愛其親不敢慢人而以無

所不敬之心敬其親然後愛敬為盡於事親而天子以此

至德要道之教行於一人加於百姓則四海之大皆知有

所儀刑趨愛趨敬而同歸於孝民川和陸上下無怨此乃

天子之孝當為如是而非諸侯卿大夫之可比也

愛親敬親鄭注曰親愛之心生於孩提比及年長漸識

與敬解者多矣漢宏云親主結心為愛崇格表述為敬劉

焄云愛惡俱有於心敬慢並見於親愛者隱惜而結於內

敬者嚴肅而形於外皇侃云愛敬各有心述悉悉至情是

為愛心溫情極序是為愛述肅清神情是為敬心拜伏擊

跪是為敬述舊說云愛生於真敬起自嚴孝是真性故先

愛後敬也。所謂愛敬者是天子身行愛敬也不敢惡於

人不放慢於人者是天子施化使天下之人皆行愛敬不

敢惡慢於其親也又曰不惡者為君常恩安人為其典刑

臣害則上下無怨是為至德也不慢者則曲禮曰毋不敬

子曰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君能不慢於人修己以安百姓

則千萬人悅是為要道也真西山曰孝子愛敬之心無所

不至故父母之所愛敬者雖犬馬之賤亦愛敬之况人乎

其始卑其近者言之若兄弟若父母之所愛也吾其可

其不愛之乎若薄之是薄吾父母也若親若賢吾父母之

所敬也吾其可以不敬之乎若慢之是慢吾父母也推類

而長莫不皆然若晉武惑馮紇之議不思太后之言而誅

齊王攸唐高宗溺武氏之寵不念太宗顯莊之命而誅長

孫無忌皆禮經之罪人也薛魯曰事親大節口是食體

發志致愛致敬四事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敬兩

字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字為能

刑於四海同結人心否此則法術矣衍義釋愛親曰天有

四時而統於一元人有四德而具於一仁仁者天地生物

之心而人獨得其全焉者也既得天地生物之心為心自

有惻怛慈愛之意而父母其身之所以生者也於其生

之本故愛慈呈焉西銘狀仁之體極備其言君臣民物以

至於得獨歸厥寡殘疾無告莫非吾性吾體之分內事而皆

自父母推之若者為同胞若者為吾與若者為宗子家相

若者為長幼兄弟極仁之全體大用不過成其為孝子之

身而止而人欲求盡乎孝子之分量苟不至於足以仁天

形而聽無聲者皆吾親耳矣而出而觀其治其遇兄弟
族子姓有恩其待臣下有禮其惠百姓者至厚其休養萬
物者至微悉其為教則履柔而不迫其法律則簡約而可
守其取民有節而後發有度不率而有水旱之不時亦有
蓄積備災而可發久之民服於其化而安於其俗和氣洋
溢休問勞流作爲詩歌薦之宗廟歸功德之成於先王而
享有不基永承無極可不謂榮焉蓋聖王之以其所愛建
之無不愛而無不愛以成其所愛者同如此也蓋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恩以保四海如此而
帝爲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於帝王愛親之量無所
自也無患無懼保之德意重以樂而思禮之通傳其於
所加之天災流行而不知恤則皆不能以其所愛達之於
其所不愛而以其所不愛累其所愛以至此也其得教親
日聖聖相傳之心一敬而已唐虞君臣之交敬伊尹傳說
之告其君與夫文武之家法述之周公而授之成王昭於
書策播於詩歌亦推反覆於敬不敬之分以爲治亂之故
繫而已敬也者一日二日萬幾而不可使此心之一息斷

禮記

卷之十

天子

主

也不泄於邇不忘於遠操之須臾勿懈於終身而率經特
舉敬心之最初極誠無偽而不吝已者欲人君謙取而
克之以完敬之分量故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又曰孝莫
大於嚴父又曰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又曰嚴者敬
而已矣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又曰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
爲人父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教以臣所以敬天
下之爲人君十有八章之中言敬者較言愛爲尤詳鄭註
曰親愛之心生於孩幼比及年長漸識義方日加尊嚴是
愛先而敬後也正義曰父子之道簡易則慈孝不接卿則
急授生焉聖人因其嚴親之心教以愛敬之教是敬先而
愛後也故曰先敬而後愛周子所謂禮先而樂後者亦
此意也夫謂敬心之本然必自親始不敬其親而敬他人
謂之悖禮然天子敬親之心所歸至弘至巨也至無窮際
隨也一事之有餘餘問問而爲不厭其親故敬一人
而千萬人悅此敬親之施也普千萬人悅而後故敬一人
人此敬親之量也天子有天下之大壇壇宗廟祖宗之所
敬而禮也土地祖宗之闢也人民祖宗之養也財用祖宗
之積也法度祖宗之垂也老成賢俊祖宗之貽也畏天

民講學立政則祖宗之誠而達於德維祖崇之惇也
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言親之無不在也人子不能視
於未形聲以祇服厥事雖日起居而親必不怡也雖致
戒若馨香而神必吐棄也以是爲敬必不然矣宗曰
親敬親便是老吾老推愛敬於人亦惟以及人之老如
於王季曰三即是文王老吾老教導妻子使養其老即是
文王及人之老恩愛敬皆發於心之誠然者一毫人力
不得知愛而不知敬則無以表日嚴之衰而親而不尊知
敬而不知愛則無以極天倫之樂而尊而不親二者隨感
而應不是愛時愛敬時敬也亦不是愛五分敬五分也有
因愛生敬者有因敬生愛者又有愛敬固結於中交暢於
外不能名其何爲愛何爲敬者大約日生初而言則愛先
而敬後仁以較義也自教化而言則敬先而愛後如周子
所謂禮先樂後者也○不敢惡者愛之博不敢慢者敬之
廣愛敬而不至於不惡不慢則愛敬之量未滿二者皆以
本至德之所發以行乎要道之中正義以不惡爲至德以
不慢爲要
道未安

禮記

卷之十

天子

主

加百姓刑四海正義曰百姓謂天下之人皆有族姓言百
百官爲下有黎民之文所以百姓非兆庶也此經德教加
於百姓則謂天下百姓爲與刑於四海相對四海既是四
夷則此百姓自然是天下兆庶也經典通謂四夷爲四海
按周禮記爾雅皆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謂之四夷或云
四海故以四夷釋四海也傳曰諸侯言保社稷大言
守宗廟十言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以例言之天子當云
保其天下庶人當言保其田農此略之不言何也左傳曰
天子守在四夷故愛敬盡於事親之下而言德教加於百
姓刑於四海保身節用保守田農不離於此既無守任不
道分地之利傳曰身節用保守田農不離於此既無守任不
假言保守也何謂口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所以觀
仁如水之源孝弟是一坎仁民是二坎愛物是三坎也如
使第一坎不盈即無由達於第二坎第二坎盈即無由達
盡者盈之謂也德教加於百姓刑四海則達於第二坎矣
天子之孝傳曰德教以親九族恩均高祖至玄孫爲九族史
稱明德即以睦族言之則知帝德巍巍莫大於

孝此即其愛敬之所推而暨焉者也至於百姓昭明黎民
於變不即經之所謂加百姓刑四海平厥後四岳舉舜惟
以孝德升同則又知帝之聽言用人總不如此後世諸孝
者而不及竟無亦其所遇之殊耶
○祇載見替曉妻齊撰替亦先
○其大孝也與孟子齊盡孝親之道○發明於庶
○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怨慕也○
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齊親親天下猶棄敬雖
也○魏公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豈
其孝而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
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孟子曰聖人一身渾然天理故
足以下之至樂不足以下之○其孝親之心極天下之至苦不
足以當其孝親之心○心所慕惟知有親看來是其苦不
事皆足至性施於兄弟亦然但知我是兄合當友愛其弟
更不問如何且如父母使之完廬待上去又捐貲焚廬到
得免死下來富如何父母教他來後井待他入又從而搶
之到得免死出來又富如何若是以下等人處此定是虛
不過非獨以下人難知富孝其親者到父母以此

孝之一天子

三

施之於已此心未變不過定是動了象為弟目以殺舜為
事若是別人何如也須與他理會也須與不過舜只知我
是兄惟知友愛其弟那許多不好景象都自不見了這道
理非獨舜有之人人皆有之非獨舜能為人人皆可為所以
大學只要窮理盡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惟是於許多道理
見得極盡無有未盡但舜是生知不待窮索如人須
着窮索盡莫說道只消做六七分那兩三分不消做盡
也得○或問古之聖人多矣必言舜為法於天下何也曰
法者人倫而已他聖人者因其常而處之不夫未足以見
人道之盡也惟舜極其變而不失其常是以人道之盡於
此處可以見焉故特舉舜而為言耳然其所謂法者亦豈
盡之自為哉但下世無不見聞於舜以見法耳程子所
謂觀乎聖人則見天地者正謂此也○或問程子論小弁
之怨與舜不同何也曰舜之怨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
哉蓋其諸身以求其所求至之詞小弁之怨曰何辜於天
我罪何則則自以為無罪矣此其所以不同也與○某處
問李先生舜為天子皋陶為士替曉殺人先生曰制曉

子只為無此心所以為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
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所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
之有○孟子曰舜所值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猶誠感動不
以父母為不是而自已以為已恩惟見自已之不是而已
世人有難事之親豈得有如替曉者故替曉底豫而天下
之為人子者皆知無不可事之親惟患為子者未盡事親
之道耳孰有不勉於為孝者哉是故罪已而不非其親者
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已者亂臣賊子之志也
後之或遇難事之親其必以舜為法○王氏曰人少則慕父
○其是良心五十而慕即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陳眉
○目器仲素論舜腹底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云只為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舜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
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君子弑父皆始於見其有不
處耳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妻子朋友皆始於見其不
到處可憎終日落落火中如何得出故云每事自反不獨
天下之父子定而天下之兄弟妻孝朋友童僕雞犬亦無
不定真一帖清涼散也又周萊峯問陸平泉云吳康齋謂
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一家亦然一身亦然此言何義平泉

孝之一天子

三

云古人有言天下雖亂亦有一方太平者一方雖亂亦有
一家太平者如大舜父頑母嚚象傲烝烝又不格好是也
即此便是元氣
○孟子曰舜居陋巷而四壁可居○胡氏曰禹之傳於舜者
不夫九山通九道而四壁可居○胡氏曰禹之傳於舜者
安一而中而已吾夫子稱禹曰菲飲食云云何哉蓋中道
之節心法也吾夫子之論又指其孝心統至者言之也禹
禹之治水土殫死故血以此自任卒之建立偉績克盡前
之湯○湯之治商以元鳥登祥其生於唐虞之際任可徒之職
之牛羊又不祀○使毫衆往耕以供其家盛則湯之聖敬
日顯以上接帝堯舜禹之統而求其家盛則湯之聖敬
武王○武王考思孝思維則○武王曰天下之理惟極其至則
加焉○武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再
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莊氏曰天下之理惟極其至則
不可以復加文王之孝親豈一毫之不至哉武王而復求
加焉則非可傳也非可繼也故武王之孝文王盡繼文王

之所以事王季者而行之不敢復加焉茲武王所以為建
孝者與又曰子之於親日三朝自三朝之外冠帶有時而
說今為親疾跣步不離不敢說冠帶以自適人之飲食或
親之視不敢如平時私遠其欲恩按武王行事謂大比文
王小心謹慎又是一樣規模易侯而王事事與天下更新
故夫子稱其達孝又稱其善繼善述而其事親之細行復
誠篤無間如此若欲有加於父則無以異於昔之人無間
知矣何以為武王乎然此之伸而行也易知而觀兵孟津
之仍不失為師而行也難知
成王詩於平皇考永克孝念茲皇考陟降庭止維予小
子夙夜敬止於平王繼序思不忘陳氏曰思親而見其
如在者此人之身慕親之孝當親沒而愈篤者也記曰
致愛則存致慈則著者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惟武
王之孝於文王者有此心故成王之孝於武王者亦惟致
敬以不忘乎此心此武王之達孝所以以上無愧於文王而
可示法於成王也
漢孝文帝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帝不交驂不解衣湯
藥井口所嘗弗避而後曰按此具史記袁盎傳帝得帝有
高世之行此其首也臣以為文帝三代以後不世出之賢
至即位二十三年海內富庶與於禮義真有德教加於百
姓刑於四海之實效以故史稱其仁而此則其施仁之本
也蓋嘗從霸陵帝欲西馳下峻阪召臣計之費百金帝曰百金
高廟太后何乃止欲作露臺召臣計之費百金帝曰百金
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則武
帝天姿甚美令德甚高故臣望於册如事太后之謹止峻阪
之馳其心惟知有親而已排棄諸帝特舉而行之則曰
大書曰二年正月親耕籍田以勸農籍田之始此也夫
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女張敖上書願沒入為官婢以贖
父罪帝特其意詔除刑其女張敖其有知百姓刑四海之實效
若果加以學問不減高祖出於上耶
漢明帝外傳帝武第四子陰后所生即祚長恩慕至
年正月當謁原陵帝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寢悲不能寐
明旦遂率百官詣陵寢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
涕令易脂澤粧具左右皆泣莫敢仰視其日降非處於陵

令百官採取以薦會
漢章帝母買貴人明帝為太子以經入宮生帝而明
德焉后無子明帝令后養之居心無旁忤遇於所生
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夫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芥之閒
建初三年帝養士于南宮因從太后厠行掖庭池閣乃開
臨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示各一裝及常
所御衣合五十餘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
有差特賜東平王若及瑯琊王京書曰歲月驚過山陵從
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問愛衛士于南宮因閱親舊時衣
物問於厠曰其物存其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
孝友之德亦莫不然而今送光烈皇后假粉帛巾各一及衣
一簪可時奉贈以慰風寒泉之恩又欲令後世子孫得
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服冠履明德
盛者先賢是也其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賜諸國故
不復送也口史稱章帝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其賜
東平王等詔桐平相棖之餘悲斯所謂親親故尊祖也後
漢之盛明章並稱皆於孝德無愧焉
魏孝文帝史功有至性年四歲獻文皇帝曾患瘧帝親
視之
隋文帝史功有至性年四歲獻文皇帝曾患瘧帝親
視之
唐高祖史功有至性年四歲獻文皇帝曾患瘧帝親
視之
宋太祖史功有至性年四歲獻文皇帝曾患瘧帝親
視之
明太祖史功有至性年四歲獻文皇帝曾患瘧帝親
視之
清太祖史功有至性年四歲獻文皇帝曾患瘧帝親
視之
內切於心獻文甚歡與之而孝文在位二十九年親
政以後美不勝書禮樂文章燦然可述廢革舊俗弘道
結真孝治之大者禪位時止五歲代親之戚根於天性故
其居天位若弗勝終成大業享令名為前人光也居親母
文明太后喪能致其哀不廢喪紀然律以春秋書父妾哀
妻之義則不能無憾憾焉
唐高祖史功有至性年四歲獻文皇帝曾患瘧帝親
視之
宋太祖史功有至性年四歲獻文皇帝曾患瘧帝親
視之
明太祖史功有至性年四歲獻文皇帝曾患瘧帝親
視之
清太祖史功有至性年四歲獻文皇帝曾患瘧帝親
視之
有得時物及南方異膳必先薦享而己方食而漢曰高祖
所行本能事也蓋美乃史紀其居喪哀戚如延禧知加厚
於根本之禮所以能戢亂除殘創有唐三百年之基業也
宋仁宗史功有至性年四歲獻文皇帝曾患瘧帝親
視之
明太祖史功有至性年四歲獻文皇帝曾患瘧帝親
視之
清太祖史功有至性年四歲獻文皇帝曾患瘧帝親
視之
后保讓帝既盡力而仁宗所以奉太后亦甚備上春秋長
節不知為廢妃李氏所出終太后之世無毫髮間隙焉及
不豫帝為大赦悉召天下醫者馳傳請京師諸醫為太后
滿者皆內徙死者復其官其後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范
仲淹以為言上曰此朕所不忍聞也下詔戒中外無極言

南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衍義曰仁宗宋之賢主其奉事嫡母蓋始終不失其愛者他日左右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號慟累日下部自責追尊為皇太后而待劉氏卒加厚尤明於大義也
宋神宗史帝性孝友入事兩宮必侍立終日雖寒暑不變初即位尊慈聖光獻曹皇后為太皇太后官曰處帝致極誠孝所以承迎煥悅無所不盡從行登殿每先後策掖后亦慈愛天至或退朝稍晚必自至屏展間親持膳飲食帝元豐二年冬疾甚帝親視疾寢門衣不解帶旬日及崩帝哀慕毀瘠殆不勝喪
宋孝宗史太祖六世孫秀王之子也高宗無子立為皇太子遂遜位自稱太上皇退居德壽宮帝仁孝根於天性事上皇二十六年孝養備至升遐之日哀慕尤切致喪三年羣臣屢請易服而帝斷不疑乃曰自我作古何害恩扶隆興元年而後常朝德壽宮太上有疾罷朝侍側居喪哀痛哀經三年史稱聰明英毅卓然為南渡諸帝之稱首而官庭之內其克盡愛敬又如此誠為孝也宜矣

甫刑即尚書呂刑一人謂天子慶善也如愛敬是也十億

曰兆言天子行孝則兆庶皆賴其善通結上文之義

正義曰尚書有呂刑而無甫刑也按禮記緇衣篇孔子兩引甫刑辭與呂刑無別則孔子之代以甫刑命篇明矣今尚書為呂刑者孔安國云後為甫侯故稱甫刑以詩大雅嵩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為平王之詩不知別封餘國而為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為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宗也劉炫以為邇秦焚書各信其學後人不能改正而兩有之非也諸章皆引詩此獨引書者以孔子之言布在方策言必皆引詩書證事示不憑虛說義當詩意則引詩意當易意則引易此章與書意義相契故引為證也鄭註以為書稱王事故證天子之章以為引類得象然引大雅證大夫引書證聖哲豈引類得象乎此不取也舊說天子自稱則曰予一人言我類

諸侯第三

邢氏曰次天子之貴者諸侯也故次及於諸侯

正義曰諸侯列國之君也經典皆謂天子之國為王國諸侯之國為列國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則天子之國也左傳魯叔孫豹云我列國也鄭子產云列國一同是諸侯之國也列國者言其國君皆以爵位尊卑及土地大小而叙列也又曰按釋詁云公侯君也不曰諸公者嫌涉天子三公也故以其次稱焉諸侯猶言諸國之君也皇侃云以侯是五等之第二下接伯子男故稱諸侯援神契云諸侯行孝曰度言奉天子之法度得不危濫是榮其先祖也諸侯此章分論諸侯之孝也首四句暗指其富貴而先致戒之之詞下面自高而不危以至和其民人是和細把諸侯之富貴點明以見在上之所以不可驕與夫財門之備出入之度所以當制富謹之意末乃引詩以結之也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上謂一國臣民之上驕矜肆也危領危也制節制財用之節限謹度謹守法度也溢奢侈泛濫也社土神稷穀神國之主也言諸侯貴為一國之君富有一國之財必能戒其驕侈不至危溢乃為長守富貴之道如此則社稷以安而一國之民人亦用和睦而無怨也此則諸侯之孝當如是

也

不驕不溢

韓詩外傳曰昔周公相成王使伯禽代就封於魯公誠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

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遠守之以信者安祿位尊高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貴夫此六者皆謀國之大計也言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是知貴不與驕期富不與侈期而後自來言諸侯貴爲一國之主言一國之明故宜戒之也又曰費川約俗謂之制節慎言一國之治亂文貞古諸侯王善惡錄序曰日軒分

卷之十一

諸侯

平

百姓之歡心樹至德於生前誠愛於身後暨平于孫禮多屬臨平生自孫宮之中長居婦人之手不以高危爲憂信豈知稼穡之艱難耶近小人疎遠君子稠穆焉婦微恨明德犯義恃禮淫荒無度不遵典憲僭差越等恃一顧之權寵便懷匹嫡之心若一事之微勞遂有無厭之望至忠貞之正諱斯奸究之迷塗復諫違卜往而不返雖梁孝齊周之勳庸淮南河東之才俊指片言之逸聞成窮極之禍臨棄和受之大功就榮華之顯戮焉焉明哉可不惜乎皇帝念孝勞之棠棣寄維城於宗子心乎愛矣靡日不思受命下臣乃覽載籍博求諸侯昭穆祿謀臣權謀愚淺格諸前訓凡爲諸侯有國有家者其也必由於積善其亡也皆在於積惡故知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然則禍福無門吉凶自召也人謂召豈徒然哉諸侯以諸侯太驕之患往往起於大功故夫以功名終者斯矣周公以後庶幾進之者其郭子儀與屢經大鎮始終一心不矜不伐可謂君子矣。諸侯之禍莫甚於驕始也諸侯借天子德也大夫借諸侯德也借大夫所謂不奪不厭者也然自成王以天子禮樂康周公僭端見夷夷王下室

可見諸侯王室日以陵遲至東遷而斯極矣齊桓晉文有

焉哉天子之功而庭燎之百自桓始也陸之請自文始也春秋之世諸侯之謹王度者無聞焉而周之不絕如絲矣。曰君天下爲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十一人言大體之不可下移而折亂萌之必自上也昔周之先王言出侯可謂以禮矣昇之以上田分之以養器養之以饋鼓錫之以表輔車馬恩澤厚矣上下有等貴賤有章明微別尊卑無二上未賜弓矢不敢征也未賜斧鉞不敢殺也未賜土墳不敢假邑也五載一巡狩朝天子明堂之上有加是進爵之賞有地削爵流罰之罰其制嚴矣惟其待之也至厚故諸侯莫不懷其德惟其限之也至嚴故諸侯莫不畏其威上下相安君臣交欣播爲詩歌然天子猶不忌戒之也則姑之以令儀令德嘆之以不戢不難言寵之不可恃而令之不假易也蓋所以防其僭而杜其僭修者至於如此。按書湯誥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各守爾典即謹爾侯度也匪彝愆淫正典與常之道相反國家之敗靡不由之湯之保厥危懼若將陷於深淵者以此故願凡我造邦共戒之也伊訓

卷之十一

諸侯

平

有數端焉與馬一也珠玉二也多蓄奴婢三也多置姬侍四也莊田五也多起內第六也鷹犬遊獵七也凡所以好殖貨財要皆爲此夫古者欲節儉守富今也以奢侈之心求富何其拙於用富也。唐魏之君威陶唐虞夏之餘里雖復儉不中禮而憂思深遠斤斤不放急先世節以制度之意亦所謂善節不可貞者也陳幽之荒樂無度費昭之奢而廢法則不節之嘆其何咎矣然而魏風始刺僉後俱刺貪至頌景而貪斯極唐風始言好樂無荒而山言懼節則昭公及莊公散其矣哉勸德之弊終而封靡之易長也。諸侯用之故有尺幅車服有章官有制廢御有數臣僕有等燕享有節薦羞有品弋獵有賄賞資有宜無珠玉之好無聲樂之奉無狗馬之娛幸衛是道以奉王章以承先王長有是富承永無極矣惟其不循是道侈心一萌借善日起惟憂府庫之不給給之不足於是恣意聚斂費且不止進財帛僭濫願欲彌多其入之也計較毫釐之問其靡棄之也豈惜且山之積而天道禍淫鬼神斯害思豈日之豪侈願委身於匹夫而豈可得哉謂義日則明不

雜誌

卷之

集

守貴守富循義曰諸侯貴國是生而富者也夫豈患貨所
謂長守富者微其約已自奉制用有節不至奢
而犯禮而非拘於貨財封殖無厭之謂也刊不可盡欲不
可長貪以濟奢而禍厥隨之故夫欲富者非守富者也故
競焉知富之可懼者乃不失富者也晉趙盾部臺而寵鄭
卒虞以賣璧馬而輔車亡可不戒歟宗貞曰自先君積德
累功斯天子錫之土地人民以為世守其心忝欲于孫世
傳而無失為子孫者苟能循禮法以保守之則繼述之孝
莫大於是不然驕者危溢以失其國何以慰先君之望哉
愚按諸侯之爵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異其祿有百里七
十五十之異所以列爵分土有惟五惟三之異者或從德
之大小或從功之高下或從親疏之厚薄非先王之有私
於其間也爵有五其貴皆為諸侯祿有三其富皆為百國
使使安分循禮不敢犯上忘等則為王肩輪承永無桎梏
其貪心無厭以致困滅身
亡是尚何謂欲富貴乎

實地

請侯

聖

田桑湯沐之邑與朝宿之地視祖德如貨物私相貿易其
心尙可問乎噫太王不可及矣
文王大學爲人子止於孝禮記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
日三鶚初鳴而禾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
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
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
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燠之節
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木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恩按夫子
稱文王爲無憂海陵胡氏云舜禹父則瞽瞍堯父則朱
均所以惟文王爲無憂兼山郭氏云受封者文王無憂者
後人之言文王也下謂旁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文王以
王季爲父故曰無憂
微子書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恪慎克
孝節義曰詩稱湯之德曰聖敬日躋書稱敬于哲慎克孝
肅恭神人其卽成湯之心法與可以事親可以事神矣若
一念不敬而惰慢乘之足以危及宗廟而侮其先人其爲
不孝莫大乎是恩按封先代之後者所以有典禮備稽考
而損益之如立先後作虞賓立夏後修夏禮之類是也

向方石以爲沒齒之恨後病謂勿宋衍曰清河埤傳願金

之亡赦厪幹曰安忍爲最爾之舉而失臣子之大節遂

貴大臣必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其情願

作中庸虞謹忍懼皆敬之意

孝經卷之二

宣黃應是敬齋集

卿大夫章第四

邢氏曰次諸侯之貴者卿大夫也故次及於卿大夫

也大夫之為言大扶扶進人者也故傳云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王制云士大夫卿也又典命云王之卿六命其大後神契云卿大夫行孝曰譽蓋以聲譽為義謂言行而天下能無怨惡遐邇稱譽是榮親也舊說云天子諸侯各有卿大夫此章既云言行滿於天下又引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是舉天子卿大夫也天子卿大夫尚爾則諸侯

禮記

卷之二 卿大夫

卿大夫可知也陳丹崖曰王朝侯國其卿大夫之位分職不同然章中乃統論其當行之孝不必泥引詩以事一人之詞而謂專示王國之卿大夫也諸義曰此章分論卿大夫之孝也要之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服美於人枯後戒者皆其積習之所易至故以法服法言德行戒勉之三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

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

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然後能守其宗

廟蓋卿大夫之孝也德行言言滿之

法服禮法之服法言禮法之言德行道德之行先王蓋古

之以孝治天下者故其服為法服其言為法言其行為德

也無擇謂言行皆與道法相合無可選擇也不放服者

惟恐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不敢言者惟恐言輕而招辱也

不敢行者惟恐行輕而招辱也夫非法不言言則必合於

法而言無可擇何過之有非道不行行則必中於道而行

無可擇何怨惡之有三者服言行也禮卿大夫三廟能守

者言能長守其宗廟以奉先祖之祭祀此則卿大夫之孝

當如是也

法服正義曰孔傳云服者身之表也左傳曰衣身之章也

又按尚書皋陶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或孔傳云五服

禮記

卷之二 卿大夫

會宗彙藻大粉米縗縗縗縗以五采章施於五色作服汝服縗大粉米縗縗縗縗以五采章施於五色作服汝服縗大粉米縗縗縗縗以五采章施於五色作服汝服

其從粉服縗白米取能養縗取能養縗取能養縗取能養縗取能養

於衣回章縗於衣大夫縗於衣縗於衣縗於衣縗於衣縗於衣縗於衣

九章縗於衣縗於衣縗於衣縗於衣縗於衣縗於衣縗於衣縗於衣

章之首火在宗縗之下周制以縗為九章之首火在宗縗之下

上帝則縗大縗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先王則縗冕享先

公行則縗冕冕祀四望山川則縗冕冕祀五祀則縗冕冕祀

小則與玄冕而冕服九章者又按鄭註九章初一日
六曰藻次七日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畫以爲
三章四章凡七章龜畫虎雉謂宗錢也其衣三章裳
二章凡五也繡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
玄書衣無文與刺繡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
裳又按司服公之屬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
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
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則周自公
侯伯子男其服之章數又與古之象數差矣愚按易垂衣
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謝疊山曰乾天在上云象衣上
闕而履有陽奇象坤地在下裳象裳下兩股有陰偶象上
天下地不可顛倒又按詩三百赤芾毛傳曰芾韠也一命
緇帶黑珪再命赤芾黼珪三命赤芾慈珪大夫以上赤芾
乘軺孔穎達正義曰節服祭祀所用也形制同於韠但尊
祭服別言之則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也經之言蔽也

綱赤黃之間色珩璚玉之珩黑謂之黝青謂之蒼又按王
制制三公一命裘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陳氏集說曰
命數止於九天子之三公八命若驚冕若加一命則爲上
公與王者之後同而着袞冕故云一命袞若爲三公而有
加袞者是出於特恩之賜非例當然孝經衍義曰典命云
工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
等則三公非出封者祇八命也八命六命四命其數皆偶
爲區間出封皆爲陽爵以在王下爲臣不可爲陽爵也故
云若加袞者則是特恩之賜而非例當然也然上公之袞
雖其章數同於王而其旒數止於九且有降龍無升龍則
亦自有等級而宜有上偏之嫌哉又按玉藻示正色裳間
色言以云止謂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謂五方間
色每章若紫綠黃是也青是東方正線是東方間東爲木
土也青木配土土黃並以所冠爲間故綠色青黃也亦是
此意耳若西方間西爲金白金白故紅色赤白
色白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間北爲水水黑故火大
黑也黃是中央正黑是中央間中央爲土

卷之十 卿大夫 主

士黃冠水木黑披勝黃色黃黑也又按玉簪君子佩青
豹裘玄綃衣以裼之鄭註曰君子謂大夫士也麋裘青豸
裘綃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孝經衍義曰錦衣狐白裘天子諸侯得同服其天子卿大
夫及諸侯卿大夫在天子之朝亦狐白裘惟士不衣狐自
耳是狐白亦不獨君服也狐青裘爲元青之裘皇氏云謂
元端也熊氏云六冕皆有裘此云元謂六冕及爵弁也則
天子諸侯皆然而云大夫士者君用純狐青大夫士雜以
豹裘是狐青亦不獨大夫士服也素衣麋裘君以視別編
示羔裘君以視朝卿大夫皆然惟狐裘黃衣則不用諸侯
之錦衣耳又按玉藻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
君在廟得盡飾也服之襲也克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
燕享則裼弗敢克也孝經衍義曰敬一也有以裼衣爲敬
者有以襲衣爲敬者裼至文襲主質又按玉藻天子素帶
朱裏終辟陳氏曰辟褻也終辟竟此帶盡緣之也諸侯素
帶終辟陳氏曰但不朱裏大夫素帶辟垂陳氏曰惟緣其
兩耳及垂下之神腰後不緣士練帶率下辟陳氏曰士以
練爲帶單用之而緹緝其兩邊故謂之絆腰及兩耳皆不

五

大

經 146—91

中

人

6-92

用又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到季武子偶
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為難能
屈建國語屬到啗姜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
姜及神宗老將薦姜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季木
日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歲在王府上
之可以此先王下之可以調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崇
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羊大夫有羊領士有豚犬之奠
庶人有魚炙之薦豆脯醢則上下其之不羞珍異不陳
庶僚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衍義曰按唐柳
宗元非國語曰門內之禮恩掩義父子恩之至也而姜之
為不為慈義屈于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吾未敢
賢乎爾也苟薦其羊領而進姜於遠是故不為非禮之言
齊也曰思其所寄屈建會無思乎且曰遠而道吾以為逆
也宋蘇軾復著論非柳宗元曰甚矣夫子厚之陋也子木楚
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為人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
死丁寧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
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身人具之委於路寢不死於婦
人之手至於結纓冠帶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

死必至不顧其死晉之為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
死必不來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而父伍尚謂晉曰
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慶龍任事智也
子其行矣我歸死伍尚謂晉曰晉出奔吳衍義曰二子皆可
謂孝使無晉也尚亦不使無尚也而晉亦不奔矣夫孝
子之有深愛者苟可以免其父則損其身勿恤也有其歸
之以義免有其奔之以為報斯兩無憾矣
石建外傳建河內人為郎中令白首而父尚無恙每五日
洗沐歸舍獨問侍者取親中帶厨脯自斟酒復與侍者不
令父知以為常愚問萬石君不畜四子長卿建次甲次乙
次慶奮與四子皆俱二千石故號為萬石君諸子孫皆以
孝謹聞于郡國齊魯諸儒皆行皆自以為不及而建尤
孝
契修外傳修字長魚母嘗病瘵修晝夜伺伏不離左右以
口吮之及母卒哀毀不自支帝遣小黃門朝拜送禮賜
江革外傳革少喪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
逃難備極險阻常挾拾以為養數遇賊或舉欲將去革輒
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懇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

忍犯之或乃指選兵之方遂得俱全華轉客下仰資窮裸
既行備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
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敢動搖自在轅中輒
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太守常備禮召革
以母老不應及母終至性殆城常寢伏家廬服竟不悉除
郡守遣丞掾釋服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
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害
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以見穀千斛賜巨
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其身如有不幸祠以
中平由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及卒郡復賜千斛
黃香外傳香字文舉安陸人家貧無資香事親至孝
勤苦盡心供養暑則扇枕席寒則以身溫被母及思養性
梓年十二太守劉護召之署門下香手執見愛敬香博學
能文章京師譽曰天下無雙江夏黃香中平中果還尚書
令
趙咨史咨少孤有孝行州郡舉孝廉連不就大司農陳
舉咨至孝有道累遷致煌太守以病免還鄉里子孫世
為養盜帝直往初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查川詩為

設食訓曰母老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
糧妻于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慙嘆晚而辭曰所犯無狀干
暴賢者言畢奔出客以物與之不及由此益知名恩惟指
其喪心暴戾至於賊盜而止而卒有可感如此蓋人性皆
善且旦結之而未必無一念之萌也此之謂盜亦有道也
然莊周者失其解矣
海陽史建寧三年大誅黨人詔下懲捕誘等殘聞之即自
請從其母就與之訣涕泣曰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汝
從母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使
感母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
壽者可兼得乎誘受教再拜而前願謂其子曰吾欲使汝
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汝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
流涕。仲博誘弟龍荷君誘父李杜李唐杜密也。荷君按
記曰將為善思貽父母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
辱必不果誘之貽父母母令名宜其果歟所謂于伏其死而
母敬其義者也
李元史充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通承樓竊謂充口今貧果

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恩分與充充低頭曰口如欲別
居當醢酒治具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
客克於坐中前跪曰母曰此婦人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
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門婦街而而去坐中驚
克後遺母喪行服墓穴有人盜其墓樹者克手自殺之
世間婦人私財貨盜伐祖宗墓樹如此等事時時聞
之故特錄充以愧厲之也
孟宗史司空孟仁本名宗避孫昭字易焉初為覽池司馬
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餅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為魚官
而以魚寄我非避嫌也遂受令時皆不得將母之官勿得
時物求以寄母母常不先食及問母亡犯禁安官特為戒死
一等復使為官蓋優之也
范先賢傳曰宗母嗜符令節
將至時荀尚未生宗入竹林哀哭荀為之出得以供母皆
以為至孝所感
顧悅史悅父向歷四縣令年老致仕每得父書常灑掃整
衣服更設几筵寄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
若父有疾耗之間至則臨書垂涕聲語哽咽父以壽終悅
飲漿不入口五日權為作布衣一襲皆摩絮若之強令悅

臣等涕泣公議自割猶以不見父喪嘗盡壁作棺柩僕設
於下每對之哭泣服未闋而卒
史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都與州有隙慈為州家
所疾惡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
人訊其母并致餽遺融也都昌為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
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猶憶履跡
過於故曹今為賊所困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
昌見融因求兵出所困融欲告慈慈於平原相劉備請行
融曰今以聞其害眾人皆言不可卿意謂慈慈母乃實難乎
慈對曰昔府君懷慈於老母老母懷慈慈母乃實難乎
今眾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慈慈
之慈耶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慈到平原說備
備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中舉還慈其
母曰我善汝有以報孔北海也
晉書曰慈愛慈而極其
母之窮慈愛其母而赴難之慈蓋不致惡於人之理亦轉
相及也
陸績史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
陸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

太奇之焉
太史公傳曰孝經曰公紀吳郡人博學多識仕吳傳林
太守雖有軍事者述不廢
李密史密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繼父之
慈之性遂以成疾祖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
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其
有暇則請學亡疲少仕蜀為郎未始初詔徵為太子洗馬
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曰臣以險惡
風道因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
劉氏孤弱親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無日
至於成立臣之無祖母無今日之立也祖母養臣之勤
期功過之報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矣矣才不立形影相
而劉氏早歿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湯藥未嘗廢事祖母
臣察臣孝廉後刺史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備不赴命
明詔下臣臣即中等家國恩除臣死臣無以報當此
東宮非臣臣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謹不就職詔書切
峻責臣遲慢都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馬門慈於星火臣
欲奉詔奔馳則病日篤苟狗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
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許

1

其亡成服九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
城未期而卒孝武卽位追贈侍中改其所居爲孝張里
事其母卽取城所衣大布條俸端克供養母好鶴唳在位
時事其母不怠一旦鵞鶴求下諫者以爲孝感所致子云
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父在梁州遇疾子與奔侍醫藥
言源恒并尋丁母憂哀至泣血父戚以滅性乃禁其哭告
出守巴西子輿以蜀道險難者求侍從獲詩後遷寧蜀子
輿亦相隨父於路感心疾每至必呼子輿亦問絕及父卒
哀慟將絕者再木表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滌頭石高出
二十餘丈及臥至則挽如見焉次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
卽至至此石猶不見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減
安流南下及渡水復舊行人爲之語曰滌頭如幙本不通
瞿塘水退爲庾公初發蜀時有鸛鵲巢舟中及至隨接於
岸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檐宇悲鳴激切四立猶舍是
墓所以終喪手足枯槁待人而起仍布衣蔬食志守墳墓

侯並遣將還以餽其母時論美之皇太子入學釋奠百
 陪列孝克發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敬陳亡隨
 入長安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糲米爲粥不能常辦母
 後孝克遂常嚼麥有遺糲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
 食焉
 唐李崇史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由是少知名家世儉約
 甚貧寒有第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養小第勤劇無
 不至備父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裙襦席被褥
 複單佛魏平江陵失母所在時甚寒雪凍死者填溝溝
 不害行哭羣求聲不暫輟遇見死人溝中卽投身捧視
 體凍僵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始得母屍憑屍而哭每輒
 絕行路皆爲流涕卽江陵權殯入長安自是蔬食布衣杜
 諸骨立見者莫不哀之
 王僧孺史年五歲便機警初讀孝經問授者曰此書何所
 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願常讀之又有愧其父冬
 李先以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家貧備
 書以養母寫畢誦誦亦了後官尚書左丞俄兼御史中丞
 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携僧孺至市道遇中丞

忍死捐放汝既不便成今古編然承別舊威而絕
梁參光史少陵幾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
當與吾宗七費時父遇疾醫曰偶五石可愈時家無石
美不得多光參奔不知所為忽於國中見一物參光所不
識而持歸即藥石英也視局咸異之以為至孝所感最
甚小兒下大夫母憂去職毀瘠過禮起令視事帝見其毀
其體嘆久之
景伯為清河太守具丘人列子不孝吏欲索之
景伯為之悲傷入曰其母崔氏母曰小人未見禮教但呼
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或應
自改過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為之泣
其子付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慚未
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一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
泣乞還然後德之終以孝聞而後日非獨其母之賢也景
伯敬母而施及其民經之所謂不敢慢於人者也恩按不
教民而罪之非民罪也然而以口教民且積有司矣豈
其在已而人自化之所謂身教也經曰敬天下之為人父
景伯斯無愧哉

新華經

卷之二 節次夫

七

恩復史少孤祖倫封長山縣男年十歲母為語父亡
感咽幾絕故倫特愛之嘗曰此兒必大吾宗後後復祖封
州司戶親喪去官歸新自給官至太子賓客卒諡曰文
天子親臨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
李光弼史終父喪不入妻室事繼母至孝
呂向史父發客遠方不還少喪母失墓所在將葬巫者
求得之不知父存亡招魂合諸墓後有傳父猶在者訪索
累年不獲他日自朝還道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
馬抱父足號慟行人為流涕帝聞容歡官與朝散大夫賜
錦綵給內服坊樂工娛其心卒歸東平太守
丁公著史三歲喪母甫七歲見姑獨抱子哀感不肯食稍
長父勉勉就學授集賢校書郎不滿歲讀史傳於家父
養負土作冢親力灌慨見者愛其孝孝親察使苗奉表上
至行詔制使吊問賜粟帛旌表其閭
張藏史後唐末舉族為賊孫岳道所害藏年十七歲
以身免後建居道於南州市引佩刀刺之不死為吏所獲
節帥趙德均難之釋不問以補牙職藏英後因居道建集
關南乃東為關南都巡檢使至則微服攜囊隱居道處

側例其出擊之仆於地備其耳喉之運會歸設父母住
酒有將居道於前號泣鞭之備其肉經三日刺其心以
節帥官首服官為上請而釋之燕薊間目為報讐孝子
恩復史少陵幾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
當與吾宗七費時父遇疾醫曰偶五石可愈時家無石
美不得多光參奔不知所為忽於國中見一物參光所不
識而持歸即藥石英也視局咸異之以為至孝所感最
甚小兒下大夫母憂去職毀瘠過禮起令視事帝見其毀
其體嘆久之
景伯為清河太守具丘人列子不孝吏欲索之
景伯為之悲傷入曰其母崔氏母曰小人未見禮教但呼
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或應
自改過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為之泣
其子付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慚未
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一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
泣乞還然後德之終以孝聞而後日非獨其母之賢也景
伯敬母而施及其民經之所謂不敢慢於人者也恩按不
教民而罪之非民罪也然而以口教民且積有司矣豈
其在已而人自化之所謂身教也經曰敬天下之為人父
景伯斯無愧哉

新華經

卷之二 節次夫

八

能堪仲淹不苦也舉進士為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
養仲淹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
妻子衣食僅能自克而好施與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
司馬池史舉進士當試殿廷而報母亡友區其書池心動
夜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家豈無有異乎行至官城門排
網不能入因語其友止以母疾告遂得入而歸
司馬池史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初
登第除奉禮郎時父池在杭求養池州判官以便親許之
丁內外艱執喪累年毀瘠如禮初在夏縣展墓必過其兄
旦旦年將八十之如嚴父有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
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
者耳光子康事母至孝丁母憂水不入口三日毀幾滅
性光養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為世俗事得遺恩悉以與
族人
歐陽修史觀字仲實廬陵人少孤力學舉進士第歲時
祭祀必潔泣日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子修字永叔因歲
亦孤母鄭太夫人教有之舉進士為南京留守太夫人族
終宦舍歸葬廬陰雨月修懼愆期乃禱於沙山之神聖

讀書經

卷之二 節次夫

七

日天恩開辦始克舉事使僕龍岡肝表動翰石道史廣之
 董權師守董其事凌江風濤大作有龍繞樑大舟幾覆
 師呼曰客有侯貴者乎請按之以龍此厄者日無之惟
 在焉因其精之江龍乃舟舟去吏持檄以告郡守守令
 登基則碑已植於臺側矣守墓者日昨之夜震雷發土碑
 於是出焉見表支獨以祿園祭而豐不如養之薄砂地所
 然
 郭福臣幼孤母遷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福解官服喪知
 院宋知言福臣為過禮詔下有司博議用焉元等奏
 解官申心喪請日喪出母非禮也然可以懷世之不
 親喪者焉元之誠折衷而歸厚亦可以救世夫世俗之
 也亦宜表而表不猶愈於宜喪而不喪者乎
 朱壽昌史其父與養歷官知廣德軍母劉氏異妾也異守
 京兆氏方孤而出壽昌生數歲始歸父家母子不相聞
 五十年行四方求之不置飲食罕御酒肉言報流涕熙寧
 初與家人詣訣棄官入秦日不見母吾不反矣遂得之於
 同州劉時年七十餘矣某黨氏有教子悉遇以歸京兆
 明達以其事聞詔遂就官由是以孝聞天下自王安石
 頌其教以下士大夫爭為詩美之壽昌以養母故求通判
 河中府教養母卒壽昌居喪喪明既葬有白鳥集墓上
 撫同母弟妹益篤焉
 朱熹史少就傅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日不若是非人也
 隆興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以未終
 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行遂日一閱孝經
 便知敬身之義謂其生平學問存誠主敬躬行實履皆由
 此擴克可也經日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庶幾
 此焉
 楊鼎史居母氏三年不至私室
 黃庭堅史居母氏三年不至私室
 意承志無幾微憾身雖貴顯每夕必為親縫綈母病起
 年親藥有忌不爾示帶及亡盡墓下哀毀得疾幾殆
 岳飛史飛字鵬舉湯陰人母姚氏飛從戎前妻侍養
 宗渡河河北淪陷訪尋數年不獲俄有自母所來者飛
 云為部五郎勉事聖天子無以老嫗為念也飛遣人迎之
 往還十有八次然後歸奉之母有痢疾藥餌必親調養
 抵襄陽母卒與子雲跪足扶柩歸不遺餘憾燕肅將佐

讀書經

卷之二 節次夫

辛

代後謝却之路人無不感佩
 起復飛速表哀請乞終喪云以孝終忠事有本末若內不
 能盡事親之禮外豈復有愛主之忠上悉封還其章親
 慰諭不起物恩同守臣請之又不起責其官屬以死節之
 乃勉起復也其後三年不解憂終恩授武勝軍人太抵剛
 勇而尚義況乎內憂欲少學射於周同同死期望大抵剛
 具酒肉請同同飲飲民一飲以東獨者立斬以殉卒
 士嚴而內思今有民一飲以東獨者立斬以殉卒
 宿民聞而思之其後數年軍一飲以東獨者立斬以殉卒
 卒有疾者其後數年軍一飲以東獨者立斬以殉卒
 而自其後數年軍一飲以東獨者立斬以殉卒
 果帝嘗為之哀其後數年軍一飲以東獨者立斬以殉卒
 平日文臣不愛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史稱飛好
 禮士博覽經史雅歌投壺博如書生則其忠孝雖自性
 生亦得力於學者也
 杜思賢史家貧躬耕為養大德中避京師祭酒耶律有尚
 欲薦之以母老辭而歸母病疾躬進藥餌衣不解帶居喪
 勺水不入口者五日後築封衍聖公賜三品印恩賜以綜
 祀武重恒德弗勝每遇祭祀必敬必慎五季時孔米之後
 方盛欲以偽誠與害宜聖子孫幾盡至是其時復欲目相
 宜聖後思慮以為不早辨則真偽久益不可明彼與我不
 共棄天乃列於族與共拜禮庭可乎遂會族人稽與故斥
 之既又刻宗譜於石而孔氏族裔益明矣
 孫邦史邦保之變率父母妻子避兵平陽之積村有軍兵
 至村剽掠邦保自乃率鄉母求財不得舉刀欲斫之邦保以
 身蔽母請代受斫母乃得釋而邦保被斫去不知所之或
 語之曰汝汝被斫而東矣然東軍得所掠民皆殺之汝汝
 無往就死也邦保曰吾可畏死而棄其父乎遂往出入死地
 李得成史得成涑水人母張氏避兵自投於河得成
 母在河水下即水七日水釋得之洪武中舉孝廉進尚書
 司丞
 楊維禎史太宰楊維禎每朝奉畢閉門謝客便服侍母側
 散厄虛接摩挲撫無不親之春日為村莊婦人負之
 背進冠行花叢中婆娑香陰歡娛竟日族以養母乞歸
 對至一百四歲

伯奇字延佐桐城人少孤事母至孝嘗請於牛
背經歲以終吾喪

甘澤外傳開州人與其弟潤俱以孝稱自為兒時
若成人能以色養歷官御史既而謫滁州天順改元召還

至張秋聞父沒痛哭踰幾絕後就三百餘里歸墓廬墓
建首塋而具父泣奠盡哀期年有免及蛇避墓旁明後知

常事謂事母霍氏謹篤有司以聞並旌表

馮行可外傳御史馮思賢言三好下獄子行可尚幼於長
安寄別里書疏言臣受幼失怙賴祖母養哺之不孝是

逆罪之戒速陷天辟念祖母年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
息臣受死祖母必死惟盡孝下哀憐轉臣置辟而赦臣又

得以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發臣不傷臣心臣被戮不
傷陛下法通政陳經見而憐之為封上世宗勳容日忠孝

乃出一家耶滅死戌雷州九六載赦歸行可甫冠舉鄉試
後移廟御極恩已七十餘進大理寺丞而特旌行可并子

以表其忠

附尹伯奇外傳伯奇吉甫之子母死吉甫更娶後妻妻謂
伯奇

伯奇因放伯奇於野伯奇編芟荷而衣採撝花而食諸
展霜而自傷無異見返乃援琴而鼓之宜王出遊吉甫從

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還伯奇恩持高宗乃商
中與令主諒闇之制天倫性篤吉甫乃周賢佐所心折者

則惟孝友之張仲而皆以後妻放子此經所云居家理之
事雖賢者難言之矣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詩大雅蒸民篇風早也匪猶不也懈情也一人天子也言

卿大夫當早夜不情敬事其君也

恩按春秋之時列國分爭卿大夫各為其主日中久無東
周矣夫子因魯史作春秋一以尊獎王室為義無非欲令

分崩之勢一德一心以事一人以復文武成康之舊可知
不論王朝列國皆當効象星拱北之誼而後規模一統必

安長治天子之福而

貴卿士大夫之福也

士章第五

邢氏曰次卿大夫者士也故次及於士

正義說文云敬始於一終於十推一合十為士毛詩傳曰
士者事也自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禮辨名記

曰士者任事之稱也傳曰通古今辨然不然謂之士又曰
禮辨名記云士行孝曰虎以明審焉義當須能明審實親事

君之道是龍榮親也自虎通云天子之士獨稱元士蓋士
不問爵君之尊故特加元以別於諸侯之士也此直言

此則諸侯之士前言大夫是天子之士大夫諸侯之士
可知也此章或諸侯之士則天子之士亦可知也陳州按

曰古有士上士中士下士之三等然其位總居卿大夫之下
故以士名章謂漢曰此章分論士之孝也首二句叙愛敬

各用之分章之意

一本於父之意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

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

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

士之孝也

長上

資取也長謂卿大夫上則兼君與長言之也謂取事父之

道以事母而愛母同於愛父取事父之道以事君而敬君

同於敬父蓋母至於恩君至於義故事母雖未嘗不敬而

專取其愛事君雖未嘗不愛而專取其敬合愛與敬而兼

之者則惟父然也為士者務事父之孝以事君則為忠務

事兄之敬以事長則為順守其忠順而不失然後能常保

其祿位永守其祭祀此則爲士之孝當如是也。○諸侯官

社稷卿大夫言宗廟士言祭祀各以其所事爲重也若下

文庶人則薦而不祭又非士之比矣

事母恩。按孝父母是天性內事初不在恩養上計較若爲
哺之苦心力俱齊而母慈易犯往往性逆之罪更甚於父
幼讀孝篇云世有不孝子浮生空疎疎不念父母恩何
殊生枯木百骸未成人十月胎母腹渴飲母之血飢食母
之肉兒身將欲生母身如殺戮父母母悲幸妻對夫啼哭
惟恐生產時身爲鬼眷屬一旦見兒面一命喜再續自是
慈母心日夜勤撫鞠母臥濕簾席兒眠乾褥得兒睡正安
穩母不敢伸縮潛身在臭穢不暇思沐浴橫經三年汗血
容不顧顧動步憂坑井舉足畏顛覆乳哺經三年汗血
幾解幸苦萬千端年至十五六性氣漸剛強行止難拘束
朋友外進酒色恣所欲微日暮不歸家倚門至昏旭兒行

孝經卷之十一

士

千里程母心千里逐一娶得如妻魚水情和睦母面如
土觀妻顏似玉母若責一言香噴怒雙目妻或罵百嚴陪
笑不爲辱母披舊裙衫妻者新羅殺不避人憎嫌不辭人
羞紐父母或嫁寡長夜守孤獨健或與一飯病則與一粥
棄置在空房猶如客宿宿將爲泉下鬼命若風中燭快
至無常孤魂野山各魂靈在幽境誰念緝柱得續得父母
亡兄弟分財祿不識二親恩惟言我之福咸謂此等人不
如禽與畜慈鳥尚反哺羔羊跪乳是勸汝爲人子經苦勤
難讀黃香夏扇枕冬溫衾褥王祥卧寒水孟宗泣枯竹
郭巨尚埋兒蘭曾刻木如何今時人不學古風俗勿以
不孝頭柱戴人問屋勿以不孝身柱着人衣服勿以不孝
口柱食人五穀天地雖廣大不容竹逆族蚤蚤悔前非莫
待天誅戮語語悲字字痛隨而於愛母之義尤極其詳
倘亦教人下一計較也錄之以備省覽
事君恩。按天子諸侯通謂之君然士之上卿大夫各有
司馬之類是也雖各爲其主亦必共戴一人以夾輔王室
乃爲能事其君矣

愛同敬同。正義曰按鄭註表記考工記並同訓資取也取

父之行以事君則敬父與敬君同母之於子先取其愛君
之於臣先取其敬皆不奪其性也又曰事母之愛事君之
敬並同於父然愛之與敬俱出於心君以尊高而敬深母
以親有而愛厚劉炫云夫親至則敬不極此情親而敬少
尊至則愛不極此心敬而恩役也故敬極於君愛極於母
梁王云天子章陳愛敬以辨化也此章陳愛敬以辨情也
恩按生而知愛生而知敬者性也惟其生而知敬故遇母
便覺可親而愛之心油然而生惟其生而知愛故遇君使
覺其尊而敬之心油然而生而愛皆從吾事父之心之所
發不其於愛父之心而然之外別有簡愛母敬君之性亦不
於愛父敬父之外別有簡愛母敬君之愛敬也此其所以
爲同也與。○愛母同父事之顯然易見者至於父子以天
全君臣以人合其有親與有義不同也親則生受而歸
君則死生之惟命其守身與致身不同也事親有隱而無
犯事君有犯而無隱其幾諫與直諫不同也然其事雖不
同而所以事之心則無不同是故人情莫不欲肆及對

孝經卷之十二

士

士

夫生我之人有不自知其肆志之何以敬人情莫不欲
及睹夫瞞我之人有不自知其情氣之何以銷此無敢慢
之一心即取吾敬親者以敬吾君而已無二致也

兼之者父。正義曰劉炫云母親至而尊不至君尊至而親不

尊無所屈故愛敬兼極也。正義曰事父義兼愛敬母之於
子先取其愛而敬在其中君之於臣先取其敬而愛在其
中夫惟敬父故敬母愛父故愛君也經曰資日移疏引援
神契云士行孝曰究以明審爲義正以此資與移之義須
明審之也。恩按孝子事母何嘗不敬然終是愛的意思多
忠臣事君何嘗不愛然終是敬的意思多若父名其爲尊
却又親名其爲親却又尊以爲可敬却又可愛以爲可愛
却又可敬故曰兼也
以孝事君。正義曰說云入仕本欲安親非貪榮貴也若用
馬季長曰孝者必貴於忠忠者必貴於孝孝則非忠也
忠不及之而失其守匪惟危身辱及親也故君子行其孝

以敬事長正謂長子之事兄而曰敬者左傳曰兄愛弟敬又曰弟順而長則知悌之與敬其義同焉尚書云克儆師長安國曰衆長公卿也則知大夫以上皆是士之長恩按周禮年長以儆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而先儒馬氏以爲肩隨之後長謂之弟疾行先長謂之不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孝弟於孝慈疾徐之間而聖人之道乃始於此者蓋達事長之禮集所往而不爲順也推其齒而以父兄事之者謂其愈長而愈加敬也長之五年則肩隨者不敢與先生並行也其出也亦不敢與之並行則其居也可以同席乎蓋五人之群衆有所長推其長者必異席以敬之古人教長如此則民之

三

犯上而踰禮者鮮矣而正義又以爲長謂公卿大夫皆其
位長於士惡意不論齒爵凡長於我者皆當敬事但敬
大夫之敬必自敬其兄始而敬兄之敬卽由敬父之敬所
推而及者如夫子與上大夫言問問如也亦是敬的意思
又按鄭註云移事兄敬以事於長而天台陳氏以父字爲
兄字蓋以章內無事兄來路也然經文以孝事君孝生
卽指事父之敬而言長字既謂公卿大夫則以敬事長之
敬其爲事兄之敬無疑矣揚名章曰事兄悌故順可移於
長義正相合以此觀之原
註爲優故仍訂正義鄭

祿位祭祀謂曰祿謂廟食也謂位及祭曰祿也
 親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祭者際也人神相接
 故曰際也祀者似也謂祀者似將見先人也士亦有廟祭
 不言耳大夫既言宗廟士可知也士言祭祀則大夫之祭
 祀亦可知也皆互以相明也諸侯言保其社稷大夫言保
 其宗廟士則保守並言者皇侃云稱保者安鎮也守者
 進也社稷祿位是公故言保宗廟祭祀是私故言守也

生

盡思者也
 閔子家語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
 切而悲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外傳閔損
 字子獨早喪母喪冬後母以蘆花衣之以絮衣已二子父
 覺從出之損泣告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亦戚傷
 遂成孝母
 高子外傳高柴字子羔衛人足不履影唇齧不殺方長不
 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
 樂正子外傳樂正子名春嘗下室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
 有憂色所子曰夫子之足壞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
 也春日善如習之間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
 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矣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
 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
 不敢忘孝也今子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
 雍不孝之父譏初爲鄉督鄉時起鄉李嵩爲美陽令貪暴
 爲民忌譏案鄉得其感論論左校譏累遷至金城太守未
 鄉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譏後
 私至洛陽時嵩爲司隸校尉收譏詔掠死獄中又州其

鮮甘不肅乃爲郡主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
棺爲時火所通烟焰已交家乏僅使計無從出乃備旬撫
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一間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服
闋乃慨然嘆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效智
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旦焚然無復特估豈可復以朽
之質產資清朝哉於是發志衝門不交人事
至先世本非微賤世亂離鄉遂爲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
至感母言請師受業聞父叱耕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
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占戶遠
西舉郡計吏到洛陽與父相遇時母已亡父欲令其宦立
弗之告仍或以不歸至乃還遠西太康中以良吏到洛方
知母亡初至自臨土伍欲以官學立名期於榮養既而其
志不就號慟哭而卒
劉更少履勤儉爲好學問事親以孝稱哀諸父並貴盛
恒父獨守貧約哀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
子樹離晚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居先生何泰之過哀自幽
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作信實以養母母見其勤曰

樂順之外傳順之字文德涇陽人仕劉宋爲京府參軍父
在郢亡順之忽悲戀涕泣因請假還中路果得父亡問郎
徒步奔馳扶歸歸葬嘗自病與母隔壁忍痛不言嚙被至
碎恐母之哀已也吏部郎庾杲之造訪款以枯魚菜蔬而
已杲之不能食母因出其膏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
孝季偉我愧非郭林宗
庾沙彌傳沙彌鄧陵人父坐事誅時沙彌始生及五歲
母製彩衣衣之不衣詰之流涕曰家門禍酷何用此爲嫡
母劉寢疾晨昏侍側衣不弛帶或應針灸則以身先試母
亡終喪不食醢醢夏不解縗冬不衣縗所坐苦淚沾爲爛
應純孝之選補敘令復丁所生母喪還都濟浙江大風刊
將覆抱柩號哭俄而風止
吉楊史粉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
若滅性親黨異之父爲原鄉令爲吏所誣逮詣尉獄
十五號泣衢路祈諸公卿行人見者皆爲阻涕其父理
清白而恥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粉乃揭登問
乞代父命武帝以其童幼疑受教於人赦廷尉蔡法也
加會誘取其效實對曰因難家窮豈不知死可畏憚順
弟幼裁惟四爲長不恐見父極刑所以爲斷腸臆上干萬
乘奈何受人教耶帝乃宥其父丹陽王志求其廷尉故
事并諸居鄉舉克純孝粉曰異哉王尹何量粉之沒夫父
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粉有親而曰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負
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
朱百年史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携妻孔氏入會稽南
山隱迹避人惟與同縣孔頗有善百年家貧月以冬月亡
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鄰宿衣悉使布飲酒
醉眠頭以卧其覆之石年不覺也既覺引卧衣去體謂頗
曰綿定奇因泣涕悲慟頗亦爲之傷
沈崇傳史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事所生母至孝家
貧常備書以養太守柳惔惔爲主簿從惔到郡還迎其母
未至而母卒崇係以不及侍疾將飲泣承漿不入口晝
夜號哭旬日始將氣絕兄弟謂曰遺言未達自毀城非
全孝道也崇係心悟乃稍進食力盡去家哀哀至極
至喪所不避雨雪每倚墳哀慟衆鳥翔集夜有怪獸來望
之有聲狀而嘆息者家貧無以遷厝乃行乞數年始獲葬
焉既而厝於墓側自以初行喪不備復以葬後更行服

坐視父經微經乎父老老不應連繫備書罪不應與微主等理明矣而無所云想父老而刑定之生其何益乎定繼其墓又為狀告諸府者結置袂間叙陳致死之由其父之必免也以建炎元年十二月甲申自赴河死府帥聞之為曰真孝立命出草

吳經祖至十五年奉父避兵山間賊至執其父將殺之經祖泣曰吾父者德善人不當害請殺我以代父死且若等非父母所生乎何為害人父也賊怒以戈擊之戈應手而碎因感而相謂曰此真孝子不可害乃釋之

謝過外黃通字彥章穎溪人洪武中領鄉舉入太學聞父病於外黃詣至江西之吉安始得奉喪以歸厥後以祖平遠西遠隔四十里外今年七十有四然無依臣無父祖猶父也祖老而無子孫猶之子祖孫二人更相為命今遠徵健士如林豈少臣祖一老卒乎辭極懇切上持其章不下客命驛召平至立殿之東並召通使西嚮立傾謂通曰汝誠此人否祖孫相視嘆曰上嘆曰孝哉此人命兵部除

其籍

王世名外傳武義孝子王世名年十七父為人殺世名為父屍不取出埋乃陽與息密購一刃上銘報仇二字母與妻不知也服闋遊邑庠又三年生一子忽語母曰兒可死矣遂往殺仇者赴邑請死邑令憐而欲全之世名曰殺仇者死國法也奈何以吾廢法乎竟不食死孝廉張鳳翔為之傳

少壯郊傳孟字子順宜春人少讀小學及朱氏家禮即躬行不倦父廷選少違其意即叱怒直跪伏終日不命之起不起父疾聲責苦尋愈及再疾以黃味甘為憂父竟卒嘗遇鬼至抱母哀痛不離城亦舍之服闋例應貢念祠墓無所主上書求解諸生籍於是結廬賜崖山奉母讀書自得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詩小雅宛之篇忝辱也所生父母也謂當早起夜寐無辱

其親也

愚按天有陳氏以無故廢位不保祭祀不守以辱父母雖承上文而言其實無忝內所包甚廣但凡恥辱之事便是忝便是辱不孝盡此辱有大小大恥辱則大忝小恥辱則小忝總為不孝與與家無有工夫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曲盡孝也夜寐則唯養其清明之氣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須於夙興夜寐之下無忝所生之上下一理會方得

庶人章第六

那氏曰士之下為庶人故次及於庶人

受命與農工商賈之屬皆是也講義曰庶人未受命為士既不得以事君所事者惟父母而已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用天道者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舉事順時也分地利者謂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各盡所宜也謹身謹修其身節用節省其用言為庶人者耕耘收穫一順乎時令禾黍救麥一任乎土宜而又謹身而不放縱節用而不奢侈以此事其父母則不唯養口體而養志亦無不足矣此則庶人之孝所當然也

月天之道

正義曰：言天之道，冬為安寧，春為發生，夏為長成，秋為收斂，冬為藏。四時之氣，春生則耕種，夏長則耘耔，秋收則收穫，冬藏則入庫。此天之道也。

天地之利：正義曰：同。大司徒云：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墳，四曰墾，五曰原。原，無人之地也。山林，川澤，墳，墾，原，皆天地之利也。人當利用之，而不當貪之。如五土之利，人當利用之，而不當貪之。如五土之利，人當利用之，而不當貪之。

謹身：恩按：程曰：立身修身，謹身不禁。再四丁寧，以致勸勉。之意，看來三樣立身，為大修之。謹又次之。蓋立者，修之已至，而此身至於成立，不復傾軋。如云：立得，任是也。修者，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志於立，而尚未及乎立者，也。此則又從修身裏面，抽出一件，與眾方法，來共賞。

論語

卷之二十一

子罕篇

非修不立，而非謹亦不修。故論工夫次第，則謹先修必自此修去，立亦必自此立去。

節用：正義曰：庶人承服飲食，喪祭之用，須當節省。禮記曰：食節，事時。又曰：庶人無故不食珍。同。馬溫公曰：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孔兄，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雖羞裁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設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飾，以矯俗干名。但願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為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歲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矜絲綢，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為郡牧，川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行多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殺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

論語

卷之二十二

子罕篇

以養父母：恩按：陳眉公有云：古人事親，惟恐不成。聖賢今子十年五年，常不相見，即錦衣歸省，內有妻孥，外有賓客，出入家，其持觴上壽，開口而笑者，又能有幾日？甚則新莊故宅，父子各居，雖供養不缺，而飲食寒溫，滋味酸醎之類，誰復為之檢點？此無謂養志，亦何曾叫得養口？禮而井貲，賤父子兄弟，團圓一處，其養殯無日，不相其其痛痒，無

賜爵絕良久乃甦問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
 奔人即日相見何難於是號呼殯所須與遂絕有司奏敗
 其里為孝義里賜其母穀百斛
 子為朝如此終身
 年七歲喪父父以種芋時亡至明年芋時對
 安象成其安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為
 汝上頭長安隋寶年七十不婚冠或問之寶號慟曰
 不忍也
 此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禱聞空中語云
 求訪至宜都郡通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
 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慘然
 以因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
 處依法為酒母病即瘥
 明皇泰和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
 恭歷訪不能得街巷哀切俄遇一桑門問其故雲恭具以
 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
 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雲恭並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

蓬髮不櫛菜食飲水而已然可家舊墓塋域極大榛蕪至
 深去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與禽獸雜處哀感遠近邑
 里稱之可知人以此可考行足以顯風俗乃上言焉周文令
 州縣表異之及服終之後猶若居喪大冢宰晉公護聞可
 考特引見為護亦至孝其母聞氏沒於敵境不測存亡每
 見可自傷及至膝下而重可至性可卒後護猶思其純孝
 故河漢于於京城和給其衣食
 其母年七十餘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後遭母喪乃廬於
 墓側領土為墳朝夕勤力未嘗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
 周迴五十餘步食粥飲水不嘗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
 當其當墓之初乃有鴟鳥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
 親哀經月餘日乃去遠近聞其至孝競以未赴遺之返皆
 不受即表上其狀有詔旌異之
 則食不食則不食母患暴痢翼謂中壽遂親嘗微惡母
 終翼一慟而絕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共厚葬之
 錫固史性至孝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廬於墓側負土
 成墳其庭前有槐樹先其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

學

聖

聖

壽之

卷之二

四

壽也。以奉母其疾果愈。高道謝史母年八十餘事養盡禮每旦候母起夫婦親侍。監節日三飯必待母食然後退就食至夕必待母寢然後退。就寢出外必以告母許乃敢出母或怒欲罰之謝背自進杖伏地以受杖及母命起乃起起復再拜謝進教拱立左右俟色喜乃退。

尹夢龍母喪負土為墳結廬居其側手書孝經千餘卷散鄉人讀之有羣鳥集其家樹。

高必達母建昌人五歲時父明大忽棄家遠遊莫知所適。必達既長晝夜哀慕乃娶妻以養母而歷往四方求其父。十餘年不得見心愈悲忽傳黃縣全真道院有盧明子者。學道三十年矣本姓高氏建昌人也匿姓名為道人云必達詢問知為父即往拜之具言家世及已之所生歲月大父母之喪並始末因哀號叩頭不已盧明猶坐不顧久之斥曰我非汝父不去何為必達留待左右不少懈辭氣哀惻可矜其徒謂盧明日師有子如此忍弗歸乎盧明不得已乃還家必達孝養篤至鄉里稱之。

魏文昌外傳文昌客入父獲死罪繫武昌獄文昌請開上疏願以身代高廟許之臨刑語其弟曰謹事二親如吾生時也遂伏法時年十八歲朝野哀之。

陳士奇父主字錫立黃岳人洪武中父叔弘罪當死主奏願代父上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欲赦其罪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當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遂聽主代父死。

王世澤世澤字胤大新都人生一歲父客死留一詩扇囑遺孤及長索扇亦亡多方重購得之每展閱淚盈盈下年九十哀慕如初先是扶櫬歸道遇虎人從驚散虎仰視澤澤首肯而去。

趙榮外傳榮字明新安人母余氏年七十兩足俱病疽同業經年不効家書夜曉之不快旬愈時客居汴周王閣之書有愛二字表其堂。

馮家官里人王錫建之家塾每有珍味環輒不食錫覺之惟必先飽其父然後饌環始食父有老婢病環為奉湯藥或謂之環曰吾父存日賴其周旋若忘之是忘吾父也縣令彼疏以聞環曰此子行之常若以希褒錫是市名也力

壽之

卷之二

四

錢適外傳適更生之子更生生事當刑適求以身代上許之死時年十八更生得優老而終。

紀賢外傳賢字若愚任丘人少孤竭力事母顧氏第四人。呱呱而啼給哺哺哺以至成立每日必視母寢定然後就室者家範數十條終其世同愛者五十餘人咸化其德賢先母年九十子日奉養必傍母壽域以畢吾願墓之志。

洪福外傳洪字士高黃梅人父友璋病瘵侍臥起粥餌。洪病少愈可無須人汝姑去弟留一僕侍我祥伴諸其夜。得伏父榻旁夜半父起呼僕不寐力意而仆忽有一人掖之為日為誰前日兄也父于於暗中相持大哭父曰天乎兒孝至矣我其已爾竭力承事得優游十餘年始卒悲思不置嘗見其形於夢為號哭中夜終子六人俱賢。

王顯外傳顯字安人父為困於里役語妻張氏曰吾卑弱。有田數十畝不能支役將進焉張泣留之詢竟去張撫原獨居原少奉母孝及長問父吞聲不能言既娶月餘跪母前日見將訪父與俱歸母曰兒過矣父久出生死不可知。

見安之原仰天號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兒不得父不。生還流與母別初走孫鹿已徧歷齊魯間一日至川橫島。時日西斜颶風甚惡禱於叢祠祠宿焉夜夢入古剎正當。午有僧與原俱一孟日此夢米也味苦吾為汝流以羹羹。乃肉汁忽爾門札然有聲驚而覺一丈人策杖入問原奚。自原實對且語以夢丈人曰日當午南方也夢神根問于。也謂以肉汁附子胎也若急去於山寺求之原如丈人語。趨清源而上澗洪水聞聲縣之帶山有夢覺寺心動造焉。寺有火者訪之即其父相持大哭然父絕無歸意原自於。主僧法林沐浴曰天作之令非人力也強之歸原後生男。六人孫曾十數人鄉里以為孝感云。

沈端外傳端字良嗣父篋母黃氏轉當他出忽心動汗流。亟馳歸則母經瀕不可救矣哭隔絕水粒者三日父患疾。敬焚祝願以身代及破廬棄妻娶氏事舅姑孝養備至弘。治中其間日環孝。

李朝外傳朝字孝母至孝有客來投宿輒臨溪烹雞既具。飯不以供客客怒不食朝曰老母病思肉不得故烹一雞。不及君也客愈怒而去是夜屋後火起朝及慮忽天雨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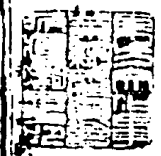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忠不及者末之有也

言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若或有如無終而自忠已身不能及於孝者未有此也蓋夾言以勉人而通結五章也

正義曰天子庶人尊卑雖別至於行孝其道不殊天子須愛親敬親諸侯須不驕不溢卿大夫於言行無擇士須貴親事君庶人謹身節用各因其心而行之斯至豈藉創物之智扛鼎之力若各半其已分則皆能養親盡孝道也舍之義廣大矣乎天地機乎四時但不致毀傷立身行道安其親忠於君一事可稱則行成各立不必終始皆備也此言行者其易無不及之理鄭曰諸家皆以爲忠及身今証以爲自忠不及將有說乎答曰案說文云忠愛也廣雅曰忠惡也又按說文釋不之義大意皆謂有忠貴賤行孝無及之憂非以忠爲端也經傳之稱忠者多矣論語不思善

風火滅鄰人森視見客仆死火中火炬猶在手包實夫郊傳實夫力學明經事親勤謹一日獨行忽遇虎鄰其衣曳至林莽中實夫曰汝欲食吾肉何憾念父母垂老欲終身之養虎知吾乎虎乃起復覓其衣至故處而去陳清福外傳清福南康人正德間父禮勸臨陣失事當斬而逃捕者遂逮清福至軍門清福默然無難色代父死之臨刑外傳言臨瀛人母卒欲廬墓以待父不克終志及父卒遂廬墓六年揚乙外傳乙武進圩橋人嘗爲酒家傭所獲貲悉携歸養親暇則悲泣主人窺見詰之嗚咽不能對一日忽告去留之不得曰父母年高恐一朝不測抱恨終天將還爲承歡計耳去而後行乞每得食雖極餓不敢嘗得酒肉輒飲唱以悅之如是者十年父母相繼亡復乞棺脫已衣以殮值嚴寒赤身弗恤葬於野露宿墳旁日夕哀號而卒巧兒外傳長州之相城有一巧兒每詣洗孟淵所請巧凡所得多不食洗令人囑其所選至野所一舟雖陋頗潔有老嫗處其中巧出物列陳母前傾酒跪奉伺母持杯方起跳舞唱山歌以娛母以爲常母死巧不復見

而忠不均又曰不忠人之不已知又曰不忠無位左傳曰宜子患之皆是惡惡之辭也惟若頤篇謂忠爲禍孔鄭韋王之學引之以釋此經故皇侃曰無始有終謂改悟之惡禍何必及之則無始之言已成空設也禮祭義曾子說孝曰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成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孝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夫以曾參行孝親承聖人之意至於能終孝道尚以爲難則寡能無識固非所企也今爲行孝不終禍患必及此人偏執詎謂經通郊曰書云天道禍吝無也答曰自惠迫吉從違兩惟影響斯則必有災禍何得稱論語曰今之孝者是爲能養曾子曰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又此章云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倘有能養而不道但使能養安知始終若令皆及於災便是比屋可貽禍矣而當朝通議者以爲鄭註非誤故謝萬云言爲人無終始者謂孝行有終始也忠不及者謂用心憂不足也能行如此之善曾子所以稱難故鄭註云善未有也論詳此義



讀孝經卷之三

宣黃應是敬齋集



三才章第七

邢氏曰天地人謂之三才因言天經地義民行之事故以

三才名章次五孝之後

正義曰夫子述上從天千下至庶人五等之孝後總以結之謂孝者謂欲以明孝道之大無以發端特假曾子對孝之大更以顯大之義告之也宗貫曰此章見孝乃天經地義為民之易知簡能故天明地利猶云乾易知坤簡能也至其教不肅二句寧非易知有親可久易從有功可大所以順天下乎哉陳德義導禮樂示好惡等則是詳明所

孝經卷之三

一

以教宜德教之具與據其鼓激四海之樞機也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

夫音扶行去聲

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經常也義宜也則法也因惡也依也肅戒肅也嚴威嚴也

曾子問夫子之言而嘆其大故夫子又言孝之為道雖出

於人心然在天則為經常之理在地則為利物之義在民

則為所當行之行也夫以孝為天地經常之理而民於此

哀法而為行則孝乃人心之所固有者故聖人之化民也

上法天道之常明下因地道之義利惟順乎固有之良而導之是以教之為教不待戒肅而自成發之為政不假威嚴而自治也

天經地義民行

正義曰受天道也得天之性而為慈愛母

為天之經在地常利為地之義在人常順為民之行總是天經地義不為之道而民法則之所謂性也又曰在天為經在地為義有民為行而民實為

天地之經

正義曰上云天之經地之義此云天地之經而

而義之則為義合

而言之則為常也

則天之明因地之利

正義曰天有常明如日月星辰臨於下紀於四時人事則之風與夜寐無

讀孝經

卷之三

二

泰爾所生故曰則天之明也地有常利山川原濕動植物產人事因之以廣遠久勝也色養無違故曰因地之利也又制吉曰天無立極之貌無以常其明地無立極之貌無以常其利人無立身之本無以常其德然則三辰迭運而一以經之者大和之性也五土分植而一以宜之者大順之理也百行殊塗而一致之者大中之要也夫愛始於和而敬生於順是以因和以教愛則易知而有親因順以教敬則易從而有功愛敬之化行而禮樂之政脩矣聖人則天之明以為經因地之利以行義故能不待嚴肅而成可久可大之業焉宗貫曰天明者言孝乃人天良之明不慮而自知者也地利者言孝乃人不習無不利不學之良能也愚按庶人章川天之道分地之利指農畝而言則月之分之者庶人事也此章則天之明因地之利指秩敘而言則則之因之者天子事也故下曰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逆其親

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行去聲好惡並去聲

先王古先帝王教兼政教而言博愛者愛之博遺猶棄也

德義者德之義與行其起而勉於行也敬恭敬讓謙讓禮

五禮樂六樂好惡好善惡惡知禁知國禁而不犯也承上

文而言博愛也德義也敬讓也禮樂也好惡也所謂不肅

之教不嚴之政也先之陳之先之導之示之者所謂則天

因地以順天下也而民莫遺也興行也不爭也和睦而知

禁也則教之成而政之治矣皆推廣上文之意

論孝經

卷之三

三

博愛正義曰君行博愛之道則人化之皆能行愛敬無有遺忘其親者即天子章之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是也

言盡之也與四山曰仁之道大包五常貫萬善不可以一言盡之朱子始以愛之理心之德六字形容之蓋以體

子入井而憫然欲有以救之以至於憐憫惻隱慈祥恩惠愛

之謂也性中既有仁發出來便是愛自漢以來儒者只將

愛字說仁自文公以愛之理三字言之方說得盡仁義禮

智皆心之德而仁又為五常之本故為人心之全德然仁

之所以為心之德者正以主乎愛故也仁之所以能愛者

蓋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心是以主乎愛也

而後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心是以主乎愛也

而後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心是以主乎愛也

而後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心是以主乎愛也

而後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心是以主乎愛也

而後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心是以主乎愛也

論孝經

卷之三

四

出未有哉然不可亂處便是義且如愛其親愛兄弟愛

戚愛宗族鄉黨推而大之以至於天下家國只是這箇愛

流出來而愛之中便有許多差等且如敬只是一箇敬便

有許多合當敬底如敬長敬賢便有許多分別德復言者

敬讓胡氏曰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敬曰寅曰畏曰

敬讓戒懼曰戰兢曰奔奔字雖不同其實一也洪範親曰

臨深履薄形容戒懼之意最切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又盡出一個敬的様子出來與人做程子言

整齊嚴肅是入敬處朱子曰畏是敬之正意程子主一無

適是就有心不處是謝氏惺惺法是就敬之精明處說尹氏

敬然身心不容毫髮事又以人到神祠致敬為喻即是孔

子見大賓承大祭之意形容得精切朱子論九法敬之戒

又曰端莊肅敬威儀恪恭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

經

禮程子曰禮者人之規範守禮所以立身也安禮而和樂
所秩也後世或以爲忠信之薄或以爲僞皆不知天命者
也宋子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所以謂之禮而不謂之理
者有者實處只說理却空去了所以謂之天理之節文者
此理無形影故作禮文畫出一個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
可以憑據有君臣便有事君之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之
節文其他莫不皆然。事親有事親之節文從兄亦然粗
言之如溫清定省徐行後長之類各有品節文理又目親
親之殺尊賢之等就親親中而言則有親疎遠邇到仁民
愛物上亦是節文幾到節文處功用便廣了。天叙有典
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這箇典禮
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惟是聖

卷之三

人之心與天合。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
 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白撰出。都是天理決
 定合着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只得將聖人
 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底。依這樣子做。做得合時便是
 合天理之自然。衍義曰。按易文言曰。亨者嘉之會也。又曰。
 嘉會足以合禮。此言乾以亨之德。通暢萬物。使嘉美會聚。
 而君子嘉美萬物之所會聚。以法天之亨也。蓋百行萬善。
 皆原於孝。則孝乃嘉美之會。聚君子盡敬於已之親而不
 敢慢於人。親疎厚薄尊卑大小。皆有情文以相接。德既充
 實。則動而與禮合也。故孝為禮之本。禮者天理之節文。
 禮之所在。而此心之中自然不敢過不該不及。若制之者
 然也。如愛親敬親之心。無窮極者也。何如而可謂之盡。
 經曰。愛敬盡於事親。則亦有自然之節文。而弗敢過也。弗
 敢不及也。慢惡於人之心。所本無也。而自愛敬其親。而推
 及於人。則施之有等殺。所以節之使不過視之如一體。所
 以文之使無不及也。愚按易履象傳曰。上天下澤。履君子
 以辨上下。定民志。程傳云。天在上。澤居下。天下之正理也。
 人之所履。當如是。君子觀履之象。以辨上下之分。以定其

讀考經

卷之三

尊人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
 礙禮選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
 死得之者生又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儆鬼
 神考制度別仁義又曰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禮器
 曰先王之制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
 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又曰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
 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周禮大司徒之職一曰
 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言死耆尚敬則生事其親不苟且
 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陽禮謂鄉飲酒之禮五士
 者堂下六十士堂上皆以齒讓爲禮則無爭也三曰以陰
 禮教親則民不怨陰禮謂昏姻之禮男女異姓親迎使之
 親已昏姻及時則無有怨曠也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
 乖樂亦云禮者謂饗燕作樂之時舞人周旋皆合禮節也
 凡人乖離皆由不相和合樂主和同民心故民不乖也以
 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此卽虞書之五禮也大宗伯
 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衍
 義以爲此與虞書之言典朕三禮同也三禮卽吉禮也吉
 禮之別十有二天地各有三祀禮祀實柴燎血祭糴烝

老翁

卷之三 三才

七

藏書

卷之三

3

6-115

之例但其管之長短則諸家之說不同舉成數而言則黃鐘之管九寸以九分爲一寸而言則爲九九八十一分上下損益皆如是爾故陳酈於禮運則直言九寸於樂記則引劉氏之說云每寸九分也每一律各爲一官歷徵商羽角五聲皆併合之得六十律則禮經之正文也而諸家又自有自角位隔八下生常得官前一位爲變官又自變官下生得徵前一位爲變徵每一律有此二變成八十四聲之說按國語景王問律於伶州鳩則變官變徵始於武王克商神師帝命乃以七律合天象之七同七列意禮運爲上古所傳後漢書又而於君臣民事物五者之外亦無二變所屬也可見遠日數始於官窮於角此古今之所以不言二變者矣又日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日神使氣氣就形此乾元資始坤元資生之理生生連續之機人子體之以上父下子一體而三上親祖肅下親子孫以三爲五上親曾高下親曾元以五爲九也又日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此孝子以聲言之道交於神明而細者使巨微者使著優乎有見像乎有聞者也八音者

通義云金石絲竹土革木也金石爲鐘石爲磬絲爲琴竹爲管匏爲笙土爲埙草爲鼓朱爲祝敔樂記日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又日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備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

附親萬民也凡立樂之方也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周禮大司馬之職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六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論語始作翕如也繼之純如也嘒如也釋如也以成又日立於禮成於樂孟子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福之手之舞之然則孝友之道禮樂之本而羽籥笙瑟皆其末已

好惡正義日按樂記云先王之制禮樂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故示有好必賞之令以引喻之

詩云赫赫尹氏具爾瞻

使其慕而歸善也示有惡必罰之禁以懲止之使其懼而不爲也愚按有善無惡者人之性也但見善而不好則爲不善者沮見惡而不惡則爲惡者肆吾欲人人皆善必自好一善始吾欲人人無惡必自惡一惡始然好惡在心者不挈出與大家看誰復知其爲吾之所好惡者所以古之聖人見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聖嘆之見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吟懲創之蓋賞罰者治世之大權所謂挈出與大家看所謂示也。又按禮綱承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陳氏集說云章志者明吾好惡之所在也貞教者身率以正也所志所教莫非尊仁之事以此爲愛民之道是以民皆感其子愛之心致力於行已之善而悅其所令反其所欲好而民不從矣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赫赫明盛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引

詩之意蓋言先王能教以化民而爲民所瞻仰故民爲之

速化也此借引以深贊夫先王也

正義日此章上言先王下引師尹則知君臣同體相須而

成者也愚按引詩不必泥師尹之文謂上言君下言臣蓋

天子爲政教之主故二節並提先王括下五句而大臣亦

有助君行化之責自應補出若以上責君引詩責臣不惟

於義未協而於文

理亦多拘牽也

孝治章第八

邢氏日前章明先王因天地順人情以爲教此章言明王

由孝而治故以孝治名章次三才之後

原日凡人言孝以道孝吾親已耳而不知聰明睿知之

至能窺親孝德之原原貫徹三才樞機萬有是通天地圓

孝爲克塞則凡家國天下之衆亦惟一孝推克塞
 足以得其懷心而治之三段由天下而國家以小況大以
 此章重在明王以孝治天下上看首尾兩提此語便見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
 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懷心以事其先王

昔者謂先代明王明哲之王遺忽忘也小國之臣謂土地

小如附庸之君之類公侯之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乃國之大者萬國極言其多先王卽明王之祖考

也夫子言明王孝治天下推其愛敬之心雖於附庸小國

之臣尚不敢有所遺忽則國無大小而自公侯伯子男五

讀孝經

士

等之臣以極於附庸之國皆有以得其懽悅之心是能令萬國以事奉其先王而爲尊養之至此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而倡其化於上也

明王臣議曰左傳云照臨四方曰明經言明王卽指首章之先王也以代言之謂之先王以聖明言之則爲明

王宗賈曰前章只云先王而此特曰明王者謂先王能明
賢孝德者行於原照後引詩可見卽是明孝爲天經地義

易知簡能之原也惟明覺此本原故知萬國萬民皆此一

之也。若非明三才萬物皆是孝德不可以謂之明王

小國之臣正義曰小國之臣謂子男卿大夫曲禮云列國

小大是小國之卿大夫有見天子之禮也吉雖至早盡來

朝聘則天子以禮按之奈周禮亦云王公養歸九年矣

五等侯伯男采衛七半殽四半子男饗五半采三年三等其
士有特來聘問者則待之如其爲介時也是待諸侯及其
臣之禮是皆庶敬之道也感按正義以子男卿大夫謂小
國之臣蓋以大國地方百里次國地方七十里小國地方
五十里孫謂小國爲子男子男卿大夫爲小國之臣也但
下文既以子男與公侯伯並言又言得諸國惟心則臣字
似宜易國君說故從天台陳氏以爲如附庸之君之類言
類則子男卿大夫
亦皆在其中矣

公侯伯子男

也子者字也言半愛於小人也男者任也言任主之職事也得則上皆勝下若行事亦互相通舜典曰輯五瑞孔安

國曰舜劬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斯則堯舜之代已有五等諸侯也論語云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案尚書武成

篇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鄭註王制云殷所因夏禹三等之制也是有公侯伯而無子男武王會之總建五等爵九

讀孝經

十

男五十里至周公攝政斥大九州之界增諸侯之大者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然皆鄭云夏殷不建子男武王復增之也

禹會諸侯於塗山執土帛者萬國言禹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而置九州九州之中有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

計有萬國也。因引王制殷之諸侯有千七百七十三國也。

如此說則周顯王六年六月云萬邦爲憲豈周之代復

下諸侯各以其所獻貢來助天子之祭也禮器云大饗其

海九州之美也。蓋以之爲國時之和氣也。註云此饌諸

之金從草性。晉書楊二州貢金三品。又云東帛加鹽尊德。

也謂王季子所政命者君子於王比德焉又云龜爲前

列先知也。註云：龜知事情者，陳於庭在前，荆州納錫大龜。又云：金次之見情也。註云：金，煇物，金有兩義，先入後設。又云：丹漆絲織竹簡，具其則也。註云：萬民皆有此物，荆州貢丹，兖州貢漆，豫州貢織，揚州貢絲，魯又云：其餘無常，貨各以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註云：其條謂九州之外夷，服遠服，諸服之國，則遠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貢，實為貢，周禮王行大戎，得白狼白鹿，近之大傳云：遠幸天下，諸侯執豆蓬，駿奔走，又周頌曰：駿奔走在廟，此皆助祭者也。

先王正義曰：經言先王有六，一日先王有至德，二日非先王之法，服三日非先王之法，言四日非先王之德行，五日先王見教之此，皆指先代行孝之王，此章云以事其先王，則指行孝王之祖考。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懼心，以事其先君。鰥，姑也。切。

孝治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侮慢忽也。一命以上為士，民者無位之稱，諸侯有卿大夫，止言士民舉小以見大耳。百姓謂百官族姓先君始受命為國君者也。夫子言諸侯分治一國，當體明王孝治天下之心，而亦以孝治其國，推其愛敬之心，以及於國人，即至鰥寡之微，亦不敢侮，況於士民以上者乎？所以合國中百官族姓之衆，無不得其懼悅之心，以此事奉其先君，則可謂能體明王孝治之心，以為心而感其化於國矣。

國正義曰：經言治國，謂諸侯也。按周禮云：體國經野，詩曰：生此王國，是其天子亦言國也。易曰：先王以建萬國。

親諸侯是諸侯之國，上言明王治天下，此言治國，故知諸侯之國也。

鰥寡正義曰：鰥寡，國之微者，言雖微，尚不輕侮，况知禮於老者，則又出於學校，鰥寡孤獨，廢疾之人，既不得與於國，老無老之詞，與夫公卿大夫士之選，而其力又不能以治，因此非曰學校之政之有所窮，而其情尤可憫也。是故王制云：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鰥，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饘，如文王仁政，必先此意也。又先王之時，帝者以至實土，辟者以之司大刑者以之守國，保備以之扶庸，以至陶者之治墮，匠者之治木，治氏之攻金，玉人之切玉，皆各以需食之則，是井田學校之所不逮者，而先王有以惠之矣。經言鰥寡，則孤獨可知，而病痺廢斷，則似更有進，蓋鰥寡亦有領畏之意，而不敢惡慢之心，遂無時不防於外也。

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懼心，以事其親。義曰：治家，謂士大夫之家也。臣妾，謂家之微者。妻子，謂家之親者。故得人之懼心，以事其親，此言治家之要也。按周禮云：治家，先王有以惠之矣。經言鰥寡，則孤獨可知，而病痺廢斷，則似更有進，蓋鰥寡亦有領畏之意，而不敢惡慢之心，遂無時不防於外也。

孝治

士民正義曰：士民為知禮義之士，正義小註又引詩彼都人士，左傳多殺國士，謂皆指有知識之人，不必居官授職之士。又曰：士知義理，又曰：士丈夫之美稱。又曰：民中之知禮義者，然細玩三段語意，都是指貴賤相親，非以賢愚相較也。如謂士知禮義，亦不得謂諸大夫寡婦，便不知禮義也。天台陳氏以一命以上為士，今所從也。民字當另訓，鰥寡雖同是民，然彼乃世間至無聊的人情之所易忽，若民則又加一等耳。

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懼心，以事其親。

失失禮也。臣妾婢僕也。賤而疎者，妻子貴而親者，人謂家人親謂父母也。夫子又言卿大夫各治一家，亦當體明王孝治天下之心，而以孝治其家，維其愛敬之心，即至臣妾。

之疎賤亦不敢失况妻子之親貴者乎所以合一家之人
無貨無賤無親無疎而皆得其權悅之心以此事其父母
則可謂能體明王孝治之心以為心而成其化於家矣

臣妾臣妾臣妾之賤者按尚書費誓曰駟馬牛
之賤者也愚者人情對尊顯不期而生嚴肅至於僮僕
獲之賤焉恣自出辱素稱謹厚者到此便覺怨不及持此
等事人都看微小過微皆絕不經意誰不知純是一起欺
心古人於草木禽獸也有不可輕犯之義所以為孝者則
謂明道其子以力誠之日彼亦人子也善遇之夫人知
善遇之道而後庶幾鮮失矣

妻子孔子孔子對曰妻者君之主也故不敬與于者親之後也
取不敬與是妻子家之貴者也顏氏家訓曰古者賢父也
伯奇孝子也賢父御者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聞之伯

奇迷放會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而汝不及伯奇王
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參子不如華元並終身不娶
此等以以為誠其後假惺惺孤遺離間骨肉傷心斷腸
者何可勝數慎之哉慎之哉。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
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懷子
三月出居別宮目不邪視耳不妄聽音聲滋味以禮節之
書之玉版藏諸金櫃子生咳哭師保固明仁智禮義等習
之矣凡庶縱不能爾當撫養稚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知
教誨使為則為使止則止此及數歲可省管罰父母威嚴
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
不能然飲食運為恣其所慾宜誠翻獎應詞反笑至有
知謂法當耳驕慢已習方復制之鞭撻至死而無威忿怒
日臨而增怨速於成長終為敗德孔兄少成若天性
憤如自然見也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語
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重於誨怒傷其
顏色不忍楚撻其肌膚耳當以疾病為諭安得不川
藥針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訓者豈願苛虐於骨肉乎誠
不得已也。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

卷之三 孝治

主

俊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
更所以禍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為鑑
龜明鑒也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敏有才為父所寵失於
教養一言之是偏於行路終年譽之一行之非排藏文極
其其自改年登婚宦慕慢日熾竟以言語不擇為周迷抽
騰舞鼓云或問妾可出乎程子曰妾不賢出之何害如子
思亦當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為辱行遂不敢為古人
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以為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
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為其陰持之以致縱恣養成不善豈
不害事人修身居家最急務修身便到別家上也又問古
人出妻有以引姑此狗彘不食之類也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
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
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
也且如此則前出之耳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
有故因此一事出之耳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
辭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
已理直可矣何必教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
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

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
心察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
乃此意否曰是也。問再娶皆不合禮否程子曰大夫以
人君之約只約終身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
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耳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
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世人多誤
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係甚重可忽
哉世昌氏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親
故仁人孝子必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
其和室家宜之安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
志而無違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於寡妻至
於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或問父母之於子有無
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之謂誠心耶朱子曰父母
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那矣此大理人
欲之問正當審矣世昌氏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
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
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
心察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
乃此意否曰是也。問再娶皆不合禮否程子曰大夫以
人君之約只約終身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
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耳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
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世人多誤
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係甚重可忽
哉世昌氏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親
故仁人孝子必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
其和室家宜之安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
志而無違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於寡妻至
於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或問父母之於子有無
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之謂誠心耶朱子曰父母
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那矣此大理人
欲之問正當審矣世昌氏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
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
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卷之三 孝治

主

以事其親正義曰得惟心以事其親者謂助其奉養也按
威且敬以過父母舅姑之所問衣煖寒饑飽酒醴茗羹
委實相泰眾祿唯所欲索果胎室以甘之父母舅姑必
之而後退此皆奉養事親也天子諸侯繼父而立故言先
王先君大夫唯賢是授居位之時或有休戚以逮於親故
言其

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
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扶夫音

安安其心也享享其祭也人死曰鬼氣屈而歸也災害如

水旱疾疫之類生於天者禍亂如賊君弑父之類作於人

者總承上文而言如此則生安祭享而和睦太平化及天

讀孝經

卷之三

七

下和則無乖戾之氣而災害不生平則無悖逆之事而禍
亂不作總由明王身率孝道於上而諸侯以下化而行之
故復推本而美之也

安享正義曰親心之安亦有大小若求其至非明王之孝

衆惟心之人以爲之耶吾知欲安其親之至必如充公
文武周公諸至斯盡矣夫子之言正以明孝之盡如是耳
問曰若然則惟上能盡之吾儕何能盡之也曰下
章周公爲相爲諸侯能盡配天之孝矣孔曾孟予萬世尊
親豈非得萬世惟心以事其親者乎吾儕惟教法孔曾孟
子可也正義曰生安正義謂安其榮祿謂安其孝養細看
均未德托天台陳氏云安者其心無憂雖稍變替解然曰
無憂則是無事可憂人之境遇不齊所難說也且又與人
子事親不相干涉若云不使親憂便是順親行孝之道耳
故復訂正以爲安其心也如此方在爲子身上說安字力

安至於鬼享之說其理深微謂鬼來享何嘗見其來享所
謂一滴不得到九泉也然以祭爲無益非病狂喪心斷斷
開不得這句口要知明德惟敬苟能正心修身至敬存誠
幽明上下精神感格而又得衆惟心肅雍趨蹌誠意交孚
和氣蒸動達於洋洋如在如在非真在也如在即來享也
然則非鬼之享之也享於祭者之心耳如或不然則神必
咤之而鬼其設
而不矣可不謂哉

不生不作正義曰皇侃云天反時爲災謂風雨不節地反物
禍臣下反正義曰妖妖即害物謂水旱傷禾稼也善則逢殃爲
是爲亂也

詩云有德有行四國順之行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覺大也言天子有德則四方順而行之此

贊美明王之孝治也

讀孝經

卷之三

八

正義詩箋云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化是以覺爲大也
恩愛覺訓大本自詩箋而鄭註因之無非正義亦從鄭此
不易之定解曾見俗本有以覺爲知覺之覺與明王相映
穿鑿可笑

聖訓第九

邢氏曰夫子因問而言聖人之治故以聖治名章次孝治
之後

正義曰夫子前說孝治天下能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是
言德行之大也將言聖德之廣不過於孝無以發端故又
假曾子之問而說聖人之治正義曰此章分四段看自天
地之性至又何以加於孝乎是問曾子之問而舉周公祀
父配天之事以告之見得聖德無加於孝故親生之膝下
以至君子不貴也是跟接上文孝字而追原愛敬之所由
起轉出聖人之施教立政以治天下全本於因心之孝求
君子則不然一段是詳叙聖治之事引詩乃以贊美之也

公其人也

學士

讀經

卷之三

三

士

禮始自周公故曰其人也

天地之性人爲貴增曰無妄天性也萬物各得其性一不能指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鶩巢索于之類是也人雖至靈却斷喪處極多只有一件嬰兒欲乳是自然之性也其他皆誘之也別曰天下凡謂之性者如言至性剛火性熱牛之性馬之性也莫非固有之性物莫不有是性由逆戢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重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

讀孝經

卷之七

七

子

潛者聞之也易聞則達乎天道與聖人一藍田呂氏曰人
 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秉強昏明之質雖異
 其心之所然者皆同特蔽有淺深故別而為昏明氣有多
 寡故分而為強柔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
 已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為
 昏明設有同塞故為人物氣有多寡故為強柔氣有偏正
 故為人物蔽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聞故知不
 若人之明倡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
 有物有遠人之性者亦係乎此於人之性間塞偏正無所
 不盡則物之性亦不能盡也己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
 性則天地之化咸矣呂氏曰天下無無性之物蓋有此物
 必有其性此物則氣此性一問性具仁義禮智曰此猶
 是謂成之者性上面更有一陰一陽繼之者善只一陰一
 陽之通本知吾人做物已具是四者雖每當此彞之類皆
 有之只當而不全謂氣間隔。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
 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或問理同
 而氣異此一句是說方付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
 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句

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
 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間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中
 庸是論其方付之初集註是看其已得之後曰氣相近如
 知寒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
 同如蟬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
 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
 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點子明先大凡物事稟得一邊重
 便占了其他底如慈愛底人少階制斷制之人多殘忍孟
 仁多便遮了義義多便遮了那仁問所以婦人臨事多怕
 亦是氣偏了口婦人之仁只流從愛上去。問人物皆稟
 天地之理以為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為形若人品之不同
 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
 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
 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犬馬他這形氣知
 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
 也曰謂之全亦可謂之偏亦可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
 言之則不能無偏故呂與叔謂物之性有近人之性者人
 之性有近物之性者。性如日光人物所受之不同如稟

卷之三 聖治

子

氣之受光有大小也。或問人物性同日人物性本同只氣稟異如水無有不清傾放白鏡中是一般色及放黑鏡中又是一般色放青鏡中又是一般色又曰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却只是此日。人物之生天賦之以此理未嘗不同但人物之稟受自有異耳如一江水你將杓去取只得一杓將碗去取只得一碗至於一桶一缸隨器量不同故理亦隨以異。或問人物之性有所謂同者又有所謂異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然後可以論性矣夫大抵所謂同者而二氣五行絪縕交感萬變不齊則是其所異者則其理也異者其氣也必得是理而後有以爲人物之性則其所謂同然者固不得而異也必得是氣而後有以爲人物之形則所謂異者亦不得而同也。是以先生於大學或問因謂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有所不能齊者蓋以此也然其氣雖有不齊而得之以有生者在人物莫不皆有

理雖有所謂同而得之以爲性者人則獨異於物故爲知覺爲運動者此氣也爲仁義爲禮智者此理也知覺運動人能之物亦能之而仁義禮智則物固有之而豈能全之乎告子乃欲指其氣而遺其理結於其同者而不知其所謂異者此所以見其理於孟子而不與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非物之所能全也於此則言氣同而理異者所以見人之爲貴非物之所能並也彼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太極之無虧欠而非有我之所得私也以是觀之尚何疑哉有以集註或問異同爲疑者答之如此未知是吾曰此論得其分則有條理。問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獮之報本雖鳩之有別物雖得其一偏然微而微足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德乃爲物微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物只有這一處通便如人却事事理會得些便却泛泛所以易昏。○答徐子楨曰程子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張子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各由氣化有道之各合虛與氣有性之各合性與知

究有心之名其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爲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唯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微其克己復禮以爲仁善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不能盡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爲一物之理雖若不可復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植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隨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況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爲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具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

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即如來喻木燒爲灰灰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即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樂庵李氏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宇宙之間一切所有之物皆具天地之性虎狼有父子之仁螻蟻有君臣之義雖鳩有夫婦之別鴻雁有兄弟之序鶴鴈有朋友之情若此者豈非天地之性而人獨爲貴者何哉物得其偏人得其全也蔡九峯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便十分孝弟十分忠信十分慈愛皆具是性愚按人物之生原是一理天地無心而化成何嘗分別這是生人之性這是生物之性來然予之理以成性即予之氣以成形人得其氣之清故其理全物得其氣之濁故其理偏如就四德而論在物未嘗全無但或得其一端其餘都被氣質遮隔故仁不能兼義義不能兼仁人則具四端統萬善無一件遺漏至於一端之中虎狼雖有父子至父子如何盡仁却不曉得蜂蟻雖有君臣至君臣如何盡義却不曉得若人則有許多行仁行義處其許多行仁行義處非由

人之行莫大於孝

華嚴經曰天下有至德要道得於降我
乘笑之初發於良知良能之天不堯舜

身倚行之家而家齊推之國與天下莫

也。是故君子莫大乎盡性，而與天爲仁。莫大乎
行孝有弟之至則雖無不睦，其有不睦者於

仁者天堦之石，得此而難絳。四者有此人，便有
仁若無此仁，何處更得此人？父母生子，卽以天地生物

先世開闢書林竹藪而土山與女廟兵燹殆父仲卿孫

大禮記事君不忠非孝戰陣無勇非孝等語是反說考經

孝莫大於嚴父
程子曰無尊嚴則孝帶衰愚後孝無安敬
嚴父雖主敬說然大較在禮制尊崇上言

衍義 日經言厥父配天而以郊祀后稷

出後王而親文王亦借周公之於后稷矣孔穎達曰周公

事之實得人爲之主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俱爲

之
上
皆
得
稱
焉
此
后
變
之
於
威
王
乃
十
七
世
祖
也

所以爲父兄爲人子者誰不欲尊嚴其父然或陷於分別

其德與之合用後克與之配如舜大孝其於君親視周公

自古及今想來想去只有他一人耳

之禮無二尊既以后稷配郊天不可又以文王配之五帝

卷之三

周有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

[illegible]

稷名棄周之始祖舜命爲稷正始封於邰故稱后稷也

禮言上帝以主宰言天也帝也一也祀天祀上帝皆謂祀

天於郊則尊后稷以配之祀上帝於明堂則尊文王以配

二月二十三日

加於孝也

聖子

卷之三

型

主

郊特牲乃引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然則春分而長短分矣此則連在未分之前至謂春分之日也夫至者是長短之極也而分者晝夜均也分是四時之中啓蟄在建寅之月過至而未及分必於夜短方爲日長則左氏傳不應言啓蟄也若以日長有漸郊可預迎則其初長宜在極短之日故知傳啓蟄之郊是祈農之祭也周禮冬至之郊是迎長日報本反始之祭也鄭玄以祭法有周人禘嘗之文遂變郊爲配殿生之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周爲木德威仰木帝謂二月祭天曰燔柴祭地曰庶蒸又曰禘大祭也謂五年一大祭之名又祭法禮有功崇有德皆在宗廟本非郊配若依鄭說以帝嚳配祭閼丘是天之最尊也周之尊帝嚳不若后復今配青帝乃非最尊實乖厥父之義也且論說經籍連無以帝嚳配天之文若帝嚳配天則極應云燔柴於閼丘以配天不應云郊祀后稷也天一而二故以土在祭在郊則爲閼丘言於郊爲壇以象閼天閼丘即郊也鄭謂丘也其時中郎馬略抗章固執當時卿士張玄貞之謙稱漢世美儒自董仲舒劉向馬融之倫皆

國朝經

卷之三

三

美

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受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始也傳氏曰古者祭天於圓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慎其意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後於郊亦所以尊後也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之始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朱子曰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陽始生萬物之始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教所自生帝者生功之始故都以爲配而祀於明堂也或問帝卽是天天卽是帝都分祭何也朱子曰爲地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爲天祫祭之故謂之帝又曰后稷生於姜嫄以上更推不去故配天須以後稷上帝卽天也蓋天之神而言之則曰上帝此武王祀文王祫父以配上帝者配帝須以父也簡上曰經言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說經者謂有虞尙禋不郊其祖夏殷始尊祖於郊無父配天之禮周公大聖而首行此

三

美

經 146—125

后稷正義曰推周本記云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欲踐之踐之

而身動如孕者姑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踐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

永：漢烏以甘而肥藉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養

帝堯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阻饑

其業自戶穰平王季十五

正人曰鄭然云明堂居國之南南是明陽之地故曰

堂起於黃帝周禮考工記曰夏后曰世室廢入重屋周人

而有四十八廂三十六戶七十二廂以茅蓋在上其下方

彭彬據援神契云明堂上圓下方八牖四圓考工記曰明

堂五室稱九室者或云取象陽數也八牖者陰數也取象

八風也三十六戶取象六甲子之爻六六三十六也上國象天下方法地八廡者卽八節也四闔者象四方也稱五

室者取象五行皆無明文也以意釋之耳楊復曰明堂王者之堂也謂上所居以出教令之堂也夫王者所居非謂

王之常居也疏義曰明堂者在國之南丙巳之地三望之

然清靜王者朝諸侯出教令之時而後居焉而亦可以事

文王龍之者此也說者乃以明堂爲宗廟又爲大寢又爲

戴紀明堂九室二說不同前代欲建明堂者或云五室或

方之義也九室則五方之外而必脩四隅也九室之制視

五室爲九條然王者居明室必順月令信如月令之說則爲十二室可乎此又不通之論也惟朱子明堂圖首

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東之南卽南之東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南之西卽西之南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

个西之北卽北之西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北之東
卽東之北但隨其方位開門耳大廟則每時十八日居通

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然則朱子之說其本有據乎曰漢承秦後禮經無全書以考工記觀之亦粗可

見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爲八丈二尺言明堂之廣也南北七筵爲六丈三尺言明堂之脩也

五室兼五行之位有立方則有四隅不言可知也夫有

復有九達之廣七達之修乎蓋明堂云者通明之堂也所以刺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尊上帝配祖宗者在是

七難九道之廣不能行也五方四隅亦推辯其方正其位

月令以奉天道耳亦如所謂隨其時之方位開門是也此

正義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謂六服諸侯

諸侯之命廟中將幣三享又曰侯服貢祀物鄭云犧牲之

人何服貢嬪物註云婦帛也男服貢帛物註云尊桑之屬

也采服貢服物註云玄纁絳纁也衛服貢材物註云八材

也要服貢貨物註云龜貝也此是六服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又若尚書武成篇云丁未祀於周廟邢何侯衛瓘奔

走執遷豆亦是助祭之義也

親生之體下以爲父母曰嚴聖人因嚴上孝故曰親上孝

聖人之教不虛而成其政不虛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夫子答曾子之問盡矣此復申言聖人教人以孝之故也

親猶愛也。膝下謂孩幼之時也。言親愛之心生於孩幼以

此心而養父母隨其年之漸長日加尊嚴夫以親嚴之心

所謂良知良能得之性生初無待於學者聖人立教亦達

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循其性之固然不加矯強故

政教所施能順羣心而成治誠以其所因者之得其本也

本謂性也

教教教愛

正義曰父子之道簡易則慈孝不接狎則慈愛

正義曰父子之道簡易則慈孝不接狎則慈愛
就外傳趨而過庭以教敬也抑搔癢癢慈念備極以教愛也出外傳趨而過庭以教敬也抑搔癢癢慈念備極以教愛也出外傳趨而過庭以教敬也抑搔癢癢慈念備極以教愛也

論孝經

卷之三

聖治

三

正義曰父子之道簡易則慈孝不接狎則慈愛
之教則云須臾乃教之也獨賴也是父母未發微矣微則懸枕則置篋中也夫愛以敬生敬先於愛無宜待敬而此言教敬愛者禮記樂記曰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親是愛深而敬薄也禮勝則離是敬多而愛殺也不教敬則不嚴不和親則忘愛所以先敬而後愛也舊註取上章之義而分愛敬父母之別此其失也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承上文而言父子之道天性之常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

義續者繼續之謂續莫大者謂父母生子傳體相續人倫之道莫大於斯君親臨者謂父為君以臨於已也厚莫重

者謂恩義之厚未有重於斯也此皆天地之性而聖人因之以為教者也

父子天性

宋子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

宋子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
見父則笑果何為而然哉初無所為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為天性而不可斷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為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為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為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問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也

論孝經

卷之三

聖治

三

正義曰父子之道簡易則慈孝不接狎則慈愛
且天下容有不孝之子斷無不慈之父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孝曾見有教人慈的則以父性之慈人人共知于性之孝人即知之

君臣之義

正義曰君道法天故體仁長人仁者君道之所止也臣道法地故敬以直內敬者臣道之所止也

正義曰君道法天故體仁長人仁者君道之所止也臣道法地故敬以直內敬者臣道之所止也
也論其相為用則父慈臣敬則敬之中有仁。經曰孝莫大於尊父又曰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又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夫子於家人象傳稱父母為嚴君蓋家人之喻喻以義也象傳稱君而古婦子之慈姑以情勝義終吝也父子之義則恩勝義者也且猶如此況萬事萬物哉此可見義之德之本於孝也愚按尊君則曰君父卑臣則曰臣子惟其若此故曰君猶子故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然同也易以父母為君推其父猶君子猶臣故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

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

謂之悖禮以順則逆矣無則焉不在於等而皆在於凶德雖行之君子不貴也

此又承上文而言人君施教必其躬行愛敬之道斯不待嚴肅而成治也否則不自愛其親而令他人愛親不自敬其親而令他人敬親則非德禮之常而為悖德悖禮也夫人行行教原以順天下之人心今則自逆不行而翻使天下之人法行於逆道故人無所法則斯乃不在於等而皆在於凶德言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天下皆薄於其親也在謂心之所在善則愛敬凶則害於德禮得謂得志於民上也

也

卷之三

三

不愛不敬正義曰按大學云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滿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人所謂愛敬之通而教天下人行愛敬是皆通於德禮也

不在於等正義曰於下者而言細玩文理緊接民無則焉自應在民風上言教皆在此此節是反說下節是正說此亦正相反愛敬之通而教天下人行愛敬是皆通於德禮也

君子則不然言思行思可樂德義可尊行事可法容止

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其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行思之行去聲樂音洛

君子即上因嚴敬敬因親教愛之聖人也不然謂不悖禮也道行也作猶為也思可道而後言故人必信思可繼而後行故人必悅德義可尊則立德行義不違正道而可為民之尊崇作事可法則制作事業動得物宜而可為民之法式容止可觀謂威儀合乎規矩則可觀進退可度謂動靜不越禮法則可度也此皆愛敬克積於中而德禮發見於外也以此臨蒞其民則民畏其威而敬如神明愛其德而親如父母無不法則而象效之故德教以此而成政令以此而行民興於孝而為君子之所貴矣

可道可樂

卷之三

三

可道可樂正義曰言者心之聲也思者心之慮也可者事之令也道謂陳說也行謂施行也樂謂使人悅服也中庸稱至聖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亦此意也上蔡謝氏曰遇事出言無思而發雖不中不遠矣朱子曰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常思而思自不當苦排抑抑反成不靜之意思慮之理至平曰事猶土之旺於四時故孔子言思者九思蓋于謂思思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只是要省其思思者何如耳人心當虛靜無因於稿木死灰之坤魯思者民云云宋房當知思于思萬慮可也如言思可道行思可樂知思言行的道理打第一打第二打過未未來都見得了故曰可道可樂可者未然而決其如此之謂蓋其理得也今人只怕思慮不得率靜其實無邪之思然思起靜若一妄思不能驅除則誠如破屋中樂冠失儀之慎之

正義曰勢然云德者得於理也義者宜於事也
得理在於心宜事見於外謂理得事宜行道宜

正故能爲人所尊也作謂造立也亭謂施爲也易曰舉直
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言能作衆物之端爲器用之式
是立於已成式於物物得其宜故能使人法象也

信三下是也春秋左氏傳曰有康而可畏謂之

威有能而可集可之儀言君子有此容止威儀能合規

行也直方是合規矩故可觀進退動靜也進則
靜也按易乾文言曰進退無常非離羣也又艮卦象曰時

止則止焉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是進退則動靜也動靜不乖越禮法故可度

畏而愛之則而象之

儀之事稱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衆謂之儀君有

卷之三 聖治

畏其力小困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曰不謀不知順者

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又云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趨避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氣可樂

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據此與釋雖稍殊別大抵皆叙君之威儀也

故經引詩云其儀不忒其義同也

人君子其節不惑

詩曹風鴈鳴篇淑善也或差也此因上文六事而咏嘆以

結之

○六事即可度以上之事有六也天台陳氏曰詩言原

言人君子盛德之威儀此則借以贊美君子之能順人心而成其德教愚按須知不惑之前要補出聖治之本到得

不戒境界則愛敬已盡而德禮已頽矣若只在威儀上去講定恐舉動便錯了如何得不差哉

紀行第十

郝氏曰此章紀錄孝子事親之行故以名章次聖治之後

陳氏以爲前數章俱統論乎孝道者治此則詳述行孝之

事是也

正義曰前章孝治天下所施政教不待嚴肅自然成理教

紀其當行者以勉之次節是

紀其不當行者以刑之也

日妻于太公廟告居貝至其廟者至其家外貝至之

其到其景勿具到其

居謂平居致猶也。所養龍也。五者言致帶以下五事也。

卷之三

言爲人子者當無時無事而不念其親五者乃其節目之

大者也五者既備則生存死沒咸盡其道故曰能事親也

○陳氏曰此節乃紀孝子當行之誓以示勉也

致微曰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爲人子者若不主與坐不

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燂不爲燥祭祀不爲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影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言不苟笑孝子不服

間不致負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丙則

紳指笏左巾用左佩紛紜刀礪小觴金燧右佩瑛捍管

通大... 激... 總... 左... 佩... 策... 策... 策...

下氣信詳則去便寒疾痛苛瘥而微抑搔之出入則或先

或後而敬其少者奉祭長者奉水歸灰鹽鹽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聲要平

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三千曰刑曰墨劓之屬于剕劓之

屬千荆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是合五刑之例至三千也要脅也無謂蔑棄之也上卽君

也非詆毀也聖人者法所從出孝謂人之孝親謂已親言

此三者乃大亂之道而總爲不孝刑辟之加蓋不容緩矣

讀經

卷之三
五刑

星

五刑正義曰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此依鄭註此五刑之名皆尚書呂刑文孔安國云割其頰而涅之曰墨刑云劓鼻曰劓剕足曰剕釋言云剕刑也李迺曰斷足曰剕是也又云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以男
子之陰名爲勢割去其勢與抹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
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又云大辟死刑也按此五刑之名
見於經傳唐虞以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自何時漢文
帝始除肉刑除墨劓剕宮刑猶在隋開皇之初始除男
子宮刑婦人宮閉於宮此五刑之名義鄭註周禮司刑引
書傳曰決關梁以禁邪而略盜者其刑頡男女不以義交
者其刑宮觸易石命華與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
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諍之辭者其刑墨
降時寇賊基誼奇謀始虐者其刑死按說文云頡勝骨也
刑頡謂斷其勝骨與誦不言頡面云刑者據呂刑之文也
又按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膺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
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合二千五百至周
穆王乃命呂侯入爲司寇令其訓勸夏禹頡刑增輕削重

讀書經

卷之三
五刑

聖

之言爲近而有徵斯亦未可厚非也至於周初五刑之名始見於周禮易亦著劓之象則信有肉刑矣然臧文仲曰刑五而已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鑕笞薄刑用鞭扑則五刑之制亦未始同也要之懲姦禁非代有憲法而出以欽恤之意則無不同周公之戒康叔曰無或躬刑人是雖有肉刑仍戒以無輕用至於成康遂幾刑措卽輕罪亦罕見矣况於重辟乎再傳而及於穆王復疑其過重命呂侯爲司寇訓夏贖刑而更制焉其言曰今鬻刑鬻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孔誅曰伯夷典禮者也不使鬻鬻鬻而使覲伯夷獄其先禮而後刑也意良厚矣又其後乃有一刑之作孔氏曰達取上世典事之比以爲後法杜佑曰謂五刑而加之流貲鞭扑以爲九是也奕世相承並以寬簡爲治此其所以享國長久乎降至七雄家日爲政至於秦而淫刑峻法動至參夷且有繫頸抽脅鋊烹之刑非孝文之罷肉刑民其無如何矣故欽恤一言實推仁廣孝之本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如空高臨深皆有毀傷之慮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所以爲憂者也然而古之君子畏罪懷刑之意於是大爲揣揣焉

聖

學

經 146—133

不於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大異亂日乃其速由
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孔穎達以爲賊殺他人罪小於骨肉
相乖阻於他人言其國者於親言其小者衍義云於人
殺害先王制刑以爲此口不可道耳不忍聞之惡然傷厥
考心不念天恩其惡即微爲之受兄者因而容隱其寃也
大異亂矣於法骨肉之親得相容隱而保其比伍相及
則不以告於社稷而絕之於未甚之時所謂刑茲無赦亦
小懲而大戒以全其骨肉之恩非遂加等於強盜殺人之
律也後世以爲若明不孝之罪與盜殺叛逆其編十惡
之條決不寬貸凡赦不免乃謂其橫流而不能絕其罪
罰之始者矣此論深得制刑大意

論孝經

卷之三 五刑

聖

無上有無上之心故非孝子之行也若藏武仲以助求爲
後於魯晉舅犯及河校壁請亡之類是也恩拔人臣委身
事主一手一足皆不得據爲已有何況威權聲望敢稱爲
扶制之資此莫大之罪所必嚴而務
孝作忠之君予所欲得而誅焉者也
無法聖人之法也恩按道精也法租也舍精言粗有不足
責之之意吾欲招
老莊之魂而戮之
無親謂曰孝爲百行之本敢有非毀之者是無親愛之
知謂曰非毀他人之孝親則已之不能孝親可
若謂曰非毀他人之孝親則已之不能孝親可
此但世間有等嫉妒之人見人行孝多方詆毀之或又以
他事誣謗之都由自家心上全不記着父母行故曰無親
。三句俱要歸到不孝上方見一章大旨



孝經卷之四

孝經卷之四



廣要道第十二

那氏曰前章明不孝之惡罪之大者廣宣要道以教化之
則能變而爲善故以名章次五刑之後首章略云至德要
道之事而示詳悉此復申而演之故云廣也要道先於至
德者謂以要道施化化行而後徧彰亦明道德相成所以
互爲先後也

論孝經

卷之四 廣要

一

謂義曰首章夫子所謂要道只是單提一個孝字此章却
說出一箇弟來又說出一箇樂來禮來故以廣要道名章
也者孝弟禮樂四段語意不是平排還當以教民親愛
爲首者孝弟爲主。佛者孝中之事將此孝推之同氣
兄弟之類之於孝者之節文謂之禮樂禮樂亦從此孝發
不離孝而後得故曰孝弟而爲天下至善之道然總之
於孝而後禮樂是知
子曰教民親愛孝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慎移風易俗莫
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
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長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
者衆而後教民之謂也
親愛者相親相愛順者秉禮柔順也承上章而言爲人

施博之道故曰要也

三

卷之四

三

荀體父母愛子之心則於兄弟自不容不愛矣衍義曰孝

卷之六

卷之四 廣要

三

困又尚書益稷篇舜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孔

安國云在秦天下理治及忽怠者皆是因樂而彰也按禮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則自生人以來皆有樂性也世本曰伏羲造琴瑟則其樂器漸於伏羲也史籍皆言黃帝樂曰雲門顓頊曰大英帝嚳曰五莖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曰大武則樂之聲節起自黃帝也

則樂之聲節起自黃帝也

莫善於禮國儀曰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長幼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也云禮所以正君臣父
子之別明男女長幼之序者此依魏註也禮云非君無以
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非禮無以辨男女父子兄弟之親
是也云故可以安上化下也者習安上治民也○樂記云
禮殊事而合敬樂異人而同愛敬愛之極且謂要道神而
明之是謂至德故必由斯人以弘斯微而後禮樂興焉政
令行焉以盛德之訓傳於樂聲則感人深而風俗移易以
盛德之化措諸禮客則悅者衆而名教著明蘊乎其樂章
于其禮故相待而成矣然則韶樂存於齊而民不爲之易
周禮備於魯而君不獲其安亦政教失其極耳夫豈禮樂
之階乎愚按禮樂要就孝悌上言與孟子子禮之實樂之實

唯老經

卷之四

四

主

一樣孟子說得詳此處說得渾把孟子兩段都包了若空空說箇禮樂便與上二句對不過

禮敬而已

正義曰敬者禮之本也按曲禮曰毋不敬是也范序夫曰經禮三百尚禮三千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此西山曰曲禮一篇爲禮記之首而毋不敬一言爲曲禮之名蓋敬者禮之綱領也毋不敬者謂身心內外不可使有一毫之不敬也

禮記曰可願莫如善敬立則

百善從宜是莫如邪敬立則百惡息敬也者存心之要法檢身之切務欲持敬者來自宜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如執六主如醫家知雷震之在上也如淵之在下也如師保之在前也如見師之在左右也是則持敬之道也

禮記曰敬者四時之義也嚴者生於愛者也夫子作經則於敬之一字加詳焉此先儒所以有主敬之學也以敬視言之則伏軾跪足爲敬之末也

禮記曰終言禮者敬而已矣與敬在內者也敬在內者之末也

禮記曰終言禮者敬而已矣與曲禮毋不敬之義相合蓋此三字乃古經之遺文記者取以發端實然則上九篇之義如詩之思無邪書之執中皆握一經之要而言之然則言敬其父其兄其君乃欲

明推廣之意亦必自敬其父自敬其兄自敬其君方能推以及人不然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謂之悖禮何要道之足云

敬則悅愚按人敬吾而吾感之人敬吾而不敬吾矣不敬吾之友敬吾之兄敬吾之君則有倍於感敬吾之敬者矣不亦悅乎。又按正義以此三句屬天子謂天子推敬而人悅服之蓋首章言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則此自應屬天子也君謂列國之君臣謂卿大夫以下皆是推而例之凡有尊卑統屬皆得以君臣之義通之

廣

耶氏曰首章標至德之目此章廣至德之義故以名章次廣要道之後

廣要道之後

讀之經

講義曰此章當合上作一章看上釋要道此釋至德至德
卽於要道見之所敬者寡而悅者衆不惟爲道之要而人

卷之四

黃安

五

寒之因

卷之四

主

君之德亦於是爲至故承上教民親愛莫善於孝而言君子之所以教民如此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

臣所以敬天之爲人君也

家至至其家也承上章言君子所以敬人之父敬人之兄
敬人之君者惟能教以孝悌臣之道而已蓋君子以孝悌
臣之道躬行實踐而有得於心則其德已至而教之不已
立由是天下之奉其教者莫不各致其敬則雖未爲君子
之敬亦何以異於我之敬之也哉

正義曰按禮記祭義曰祀乎明堂所以教
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

諸侯之惛也。世祖開泰諸朝廷至乎州里。則天下之爲人子弟者。無不敬其父兄也。舊註用應劭漢官儀云。天子無父。受事三老。是也。言其乃以事父事兄爲教。孝悌之禮。按禮教。敬自有明文。假令天子事三老。蓋同庶人。倍年以長之。敬本非教孝悌之事。今所不取也。又按祭義云。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言聖人制此朝覲之法。本以教諸侯之爲臣也。則諸侯之卿大夫。亦各敬象其君而行事。君之禮也。劉焯以爲。聖教爲臣之道。固須天子身行者。按禮運曰。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謂郊祭之禮。冊祝稱臣。是亦以見天子以身率下之義也。南齊張氏曰。使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其本在人君親其親。長其長。以倡事之而已。南齊朱氏曰。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爲天下之大訓。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嘗一日而少怠。天台陳氏曰。教之以孝。使凡爲人子者。皆知盡事父之道。以敬其父。是卽我之所

卷之六

卷之四

六

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推而教之以悌使凡爲人弟者皆知盡乎兄之道以敬其兄是卽我之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弟也又推而教之以臣使凡爲人臣者皆知盡乎君之道以敬其君是卽我之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夫致吾之望者終有限而能使人各自致其敬者則無窮此孝之所以爲至德也禮記庠序之設孝弟用申五教之數君多故重自古聖人所以教孝教悌教臣之道至詳且悉然必上行下効乃爲本身加民如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知文王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便是教孝卽如守文之王其哀祭雖嚴不孝之科或階褻孝之典如漢文因縱愛而陷出則身行積而賜衆帛皆可以感發天性教悌則如唐太宗建宗子之類教臣則如忠烈有旌負固有伐之類又如天子首出率土皆臣奉天理物稱臣於天亦未始不以臣道自處而尊推廣要道故自發用處言如教民親長各安其業無敢侮慢風俗治安上治民及敬其父敬其兄敬其君及孝弟慈等語皆推廣至德自應在心得上言故教孝教悌教臣之道皆由自己一層方有把握蓋惟有仁之德有恩之心方能爲父母兄弟矣父母兄弟而推此以教民民亦生愛

惟有義之德行出來自然敬父敬兄敬君而推此以教民
民亦起敬禮智信亦然但至德要道一體一用實不相離
故上章曰莫善於孝悌禮
案此章曰教以孝悌臣也

父而不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

凱 音

詩大雅涵煦之篇愷樂也悌易也言君子有樂易之德民愛之如父母並能以至德爲教順天下之心故其效如此其大也

正義曰按禮記表記稱子言之君子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體梯君子民之父母愷以強教之梯以說安之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此章於孰能下加順民如此下加其大者與

卷之四 廣至

十

表記爲異其大意不殊而皇侃以爲并結要道至德兩章或失經旨也劉炫以爲詩美民之父母證君之行教本證至德之大故於詩下別起歎附所以異於餘章顏延之有恩賞證記集說云強教之者以道驅之如使道使民勤勞不怨者也說安之者得其心之謂也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者也但引詩大意只言君子以樂易之道教化於人則民安之如父母矣樂易卽孝弟臣也順民無首章顧天下怠此二章皆從首章先王句推出

四

邢氏曰首章略言揚名之義而未審而於此廣之故以名

章廣要道至德之後

○**揚名**顯親名亦孝親之事如舜孝德升聞中庶伐
大工必得其名贊達孝不失顯名皆揚名也但名者實之
實者修實行何以得名故又言君子事親孝云云應揚首
章言立身行道揚名此獨以揚名名章者揚名包列立身

子骨

去聲

讀史經

卷之四 虞揚

有輕有重敬父敬君
曰自常情觀之惟辟

則重也敬兄敬長則輕也吳氏子

居家理

司馬氏居家雜儀錄其必遵而易從者以垂訓子弟計十三則曰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群子

五藏經

卷之四
廣揚

九

如不將天下與其子而傳賢便是能處變得好若周公不辭管叔周如何不亂是不得已管瑟地而今且理會常疾

道正蓋父子兄弟夫婦各盡其所以爲父子兄弟夫婦
家道始正矣正非齊之謂乎然其象又曰風自火出家人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舉家道之立而蔽之以言物
行有恒是家之齊必本於身之修明矣夫一家之內所關
父子兄弟夫婦者雖皆骨肉然氣有清濁昏明之異則性
有剛柔緩急之殊嗜好趨向如十指然不能以一律齊也
故以竟爲父而有朱之淫以爲兄而有象之傲以尹吉甫
甫爲夫而有後妻之讒人情之不齊也如此今吾將使
父子兄弟夫婦各盡其所以爲父子兄弟夫婦之
儀節吾之倡而無復家亂於其間者倘非吾身之修有以
使人之心悅服人詎聽之。大抵家之不齊始於身之
不修而身之不修則以其情之有所偏耳君子之方寸如
鏡之明物之隱者如蠅自生鏡何心焉如衡之平物之輕
者如輕自形焉何意焉苟非身端而行治其能與衆齊乎
夫是以閨門之內不言而諭不戒而學一唯其無非教
化之所寓雖不使之齊而自齊矣東陽許氏曰大學引桃
夭參蕭鳴鵲三詩自內以至外婦人女子最難於化而失
婦之間常人之情最易失於動不以正化能行於閨門則

私方成家長又好倣後人榜樣。一日分職任子孫聰
者教之力學其愚者使之務農有農之所入則不致以
窮窮益分其爲學之心而日入而息又令學者陳說義理
講述舊聞俾耕夫牧兒咸知孝弟一門之內雍雍熙熙其
樂何如。一日時喜怒人情最易偏僻故好不知惡惡不
知美不知惡則日恣不知美則愈自棄惟君子心無善惡
隨時應之隨時之道如何日主敬。一日儉足用非分之
財禮母苟得無功之伴義不素餐所賴以濟貧賤用之法
只有儉耳家長節用以爲昏嫁之資家衆節用以佐甘旨
之奉亦止慈止孝之一端也至於喪祭師賓不可不厚然
亦稱家有無。一日寬恤下僕婢廝役彼亦人于我坐而
彼立我佚而彼勞已覺可矜奈何復恣性苛責乎故立法
宜嚴立心只是寬而已張子西銘民吾同胞蓋言孝也。
以上數條皆修身齊家之事抄書餘暇每省覽夫貞已
厚則身益修責人薄則人易從戒私驕則謙邪遠分職任
則政事舉時喜怒則賞罰明儉足用則上不貪寬恤下
用人命故經曰
治可移於官也

治可移於官 張南軒曰孝於親則必友于兄弟孝友爲於
家庭間躬行孝友爲政之道固在是矣祭肅廟曰推其孝
友之心辨內外明尊卑序長幼使一家之中老者舉安少
者舉懷是一家之政也若居位治民其道亦如此夫子之
答或人本托詞也實則至理謂義曰居家此孝弟居官亦
此孝弟故治可移於官移者謂彼即此所爲非去此而就
彼也愚按三段俱離不得孝孝弟兄弟悌要領孝居官理要領
悌
陳評章第十五
邢氏曰曾子既聞揚名已上之義而又問子從父令夫子
乃爲述諫諍之事故以名章次廣揚名之後
王義曰前章以來唯論愛敬及安親之事未說規諫之通
故又假曾子之問而發之謂義曰通章重在故當不義則

子不可以不爭於父二句。細玩此章。纔見得父子愛敬。父母之至處。大凡人子略看親身與我身微有間隔。便病發不開。一當親過便置不覺。如何能爭。惟愛敬其親者。自無他心。必使慈父不格。而後可解。是天號泣之懷。故此字。不出號呼。極極井止。以口舌爭也。無犯無隱。始為真諫。宗國曰。此章乃論親於道之孝。又曰。他章皆以順親為孝。惟諫諍以逆為孝。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夫音扶。令去聲。

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即夫子所已言者。而撮舉之也。曾子以其一於順從為孝。恐違於道。故疑而問之。夫子前言愛敬此非言慈恭者。愛出於內。慈為愛體。敬生於心。恭為

敬貌。蓋恭體貌而言也。
主

慈愛恭敬安親揚名。正義曰。尋上所陳。惟言敬愛。未及慈。侃以為上陳愛敬。則包於慈恭矣。慈者。孜孜愛者。念慈恭者。貌多心少。敬者。心多貌少。如侃之說。則慈恭愛敬之別。何故云。包慈恭也。或曰。慈者。接下之別名。愛者。奉上之通稱。劉炫引禮記。內則說。子事父母。慈以甘旨。喪服四制云。高宗慈良於喪。莊子曰。事親則孝。慈此並施於事上。大愛出於內。慈為愛體。敬生於心。恭為敬貌。此經悉陳事親之迹。與有接下之文。夫子據心而為言。所以唯稱愛敬。曾子體貌兼取。所以并舉慈恭。如劉炫此言。則知慈是愛貌也。恭是敬貌也。安親則上章云。故生則親安之。揚名則上章云。揚名於後世矣。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

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與爭。音爭。諍。同。令。音去聲。

爭與諍。同。令名之令。善也。焉。何也。夫子深明父令之不可從。故再言是何言與。以諍之。而又推言君之恃臣友之恃友父之恃子。皆賴其能諫諍。以自免於咎。咎。夫君父之命。不敢不從。而不義之事。不可不爭。故父之所行者。苟為不義。則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止之。乃可謂孝。不然。阿意曲從。惟令之聽。暗親不義。豈得為孝乎。
主

爭臣。謂臣之諫君。或不通。人以其不諫。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謂若太甲。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心。必求諸非道。諫諍。謂不從。絕則正。后從。諫則聖。天猶之未是。用大諫。左傳。伏死而爭。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諫。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諫。可以去其否。周語。為民者宜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贊獻典。史。書。師。箴。瞽。矇。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進規。親戚補察。史。書。師。箴。瞽。矇。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進行。而不肯諫。謂之諂。文子曰。與王實諫。臣逸王罰之。我問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弛。風。聽言於市。辨妖祥於諠。考百事於朝。問諫於路。有諫而不聽。諫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而禮為人臣之禮。不諫。諫而不聽。則迷之少儀。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諫。謂之諂。諂而不聽。則迷之少儀。為人臣。曰。孔子之於魯。百里奚之於秦。未嘗諫而去龍逢之於夏。

此千之於殷則死於諫而不去何也蓋事有輕重勢有可
否君子以禮為守以義為行迹雖不同其趨一也正義曰
左傳云自二以下降殺以兩禮也天子尊故七人諸侯卑
於天子降兩故有五人大夫卑於諸侯降兩故有三人按
孔師二註及先儒所傳並引禮記文王世子以解七人之
義按文王世子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保有其疑丞設四輔及
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又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隣
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對責之疑可
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
弼其得觀卿其錄視次國之君大傳四隣則見之四輔兼
三公以克七人之數諸侯五者孔傳指天子所命之孤及
三卿與上大夫王肅指三卿內史外史以克五人之數大
夫三者孔傳指家相室老側室以克三人之數王肅無側
室而謂邑宰斯並以意解說恐非經義劉炫云按下文云
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則為子為臣者
皆當諫爭豈獨大臣當爭小臣不爭乎豈獨長子當爭其
父衆子不爭者乎若父有十子皆諫爭王有百辟惟許
士人其天子之佐乃少於匹夫也又按洛誥云成王開周

謂敬辭以大知而察遇言禹以明德而辟昌言高宗恭默
思道而猶曰交修無業自古惟聖帝哲王乃能納諫而亦
惟以聖帝哲王待其君者乃能直諫夫齊景稅晏子而有
復霸之顯太宗任魏徵而致正觀之治厲王設監諍而流
楚靈執鬼而廢去其九嬖則上下交而志通矣九嬖出陸宜
公奏議詳作忠編第七卷

爭友宋子曰朋友之間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
德非以相為賜也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鹿澤之
益自有不能已者荀爽曰愛親敬長良知良能然其德驗
擴充為善必果則朋友左右扶持之力恩按朋友至信
以五性配五行屬土故父子君臣兄弟夫婦皆賴朋友維
持調護於其中蓋朋友以責善輔仁為道德業相勸過失
相規常見有父師所難禁者得一好
友便便聽從此子夏所以歎離群也

爭子面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內則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
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執諫父母怒不

親而提之流血不致疾怨起敬起孝愚按人子不事父母
有過過須須積誠感動委婉諷諫使不陷於不義方為順親
如舜於瞽瞍豈要到不格好然後見舜他號泣為甚事只
是怕貽親不義耳無所迷而待烹中生直是死方止稱
恭殆亦有
深意存乎

感應第十六

邢氏曰前章論諫諍之事言人主若從諫諍之善必能修
身慎行致應感之福故以各章次於諫諍之後

正義曰此章言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又云孝悌之至通於
神明皆是感應之事也。諫諍兼有諸侯大夫此章惟稱
王者言王能致應感則諸侯以下亦當自勉也。此章惟稱
此章明孝悌感應之事分四節看自昔者明王至神明彰
矣為第一截故雖天子至鬼神若矣為第二截孝悌之至
四句為第三截引詩以贊之為第四截愚按此章分四段

看第一觀至神明彰矣言孝悌感應天地第二段至鬼神
若矣言孝悌感應鬼神第三段至無所不通承上二段而
推言感應之極第四段引詩以咏嘆感應之妙要得大意
蓋無不服者孝悌之應而所以無不服者則孝悌之成也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
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察亦明也易曰乾為天為父坤為地為母王者父天母地
故推其事父之孝以事天而天經以明推其事母之孝以
事地而地義以察而又推其事父事母之心以順家之長
幼則弟悌之道即可以成化理而四海之內上下尊卑無
不治也神明天地之功用也彰昭著也謂陰陽和風雨時

人無疾厲天下安寧也專言天地明察者蓋悌生於孝而
孝至事天事地而盡故獨舉之以明感應之意
事天明事地察說卦傳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
事親敬父者子之天也楊子曰父母子之天地故無天
何生無地何形伊川曰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父母之
道也張子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親焉乃混然中處
故天地之尊言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親者吾與
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
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
下疲癯殘疾惻隱寡言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
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達旦侍立事
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有
力也無所逃而待烹中其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情

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
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宋子曰天
地之間理一而已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
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
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
蓋如此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
以乾為父以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而所謂理一也而
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
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
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
格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旨也又曰人之一身固是父
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為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
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
古之君子惟是見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推其所為以至於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
而非意之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物已
與人皆共之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物已
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然後為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

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後為不忝於
天地故仁人事天如事親此又西銘之妙指不可以不知
也饒雙峯曰西銘一書規模弘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
之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何謂人
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
之氣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
之為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為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常
漠然與已不相關人於天地既漠然而不相關則其所
有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已私而欲其順天理過人欲以全
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
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
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貌然之身生於其間崇天
地之氣以為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為性豈非子之道乎其
為宗子大臣者為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為兄弟孤弱為弟
聖者為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者為兄弟之秀出乎等夷

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後為不忝於
天地故仁人事天如事親此又西銘之妙指不可以不知
也饒雙峯曰西銘一書規模弘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
之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何謂人
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
之氣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
之為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為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常
漠然與已不相關人於天地既漠然而不相關則其所
有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已私而欲其順天理過人欲以全
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
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
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貌然之身生於其間崇天
地之氣以為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為性豈非子之道乎其
為宗子大臣者為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為兄弟孤弱為弟
聖者為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者為兄弟之秀出乎等夷

疲瘁殘疾俾獨錄寡者為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盡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為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均之為天地之子則天地為吾之父母豈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為天地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受父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即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即天地之性子之身即父母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保養其身人之性即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其性耶此西銘之作所以既明人為天地之子而復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而順行乎此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為天地忤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窮神知化樂天踐形之事也以此脩身則為顏養以此及人則為湯類以形者之事也以此脩身則為顏養以此及人則為湯類以

矣若能踐其所以得五行秀為萬物靈者之形則是與天地相似而克肖乎父母矣知者聖人踐形惟肖有以然契乎是理非但見聞之知也化則天地化育之事乾道變化發育萬物各正性命者知得天地化育之事則吾亦能為天地之事是善述吾父母所為之事矣窮者聖人窮理盡性有以究極乎是理而知之無不盡也神則天地神妙之心純天之命至誠無息於穆不已者窮得天地神妙之心則吾亦能心天地之心是善繼吾父母所存之志矣此造聖之終事踐形惟肖者之盛德所謂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不愧屋漏者已私克盡心自然存性得其養離於屋漏之奧尚無愧怍之事夫其無愧於天則是無忝辱所生之父母也有心養性者用力克己惕然惟恐有愧於天操而不舍其至於身之心順而不害其具於心之理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夫其不怠於存養此天理則是不懈怠於事父母也此作聖之始事學踐形惟肖者之工夫所謂于時保屋漏者必能存心養性存心養性然後能不使屋漏善屋事者必能繼志善繼志者然後能進事無忝者必能匪懈匪懈然後能無忝存心養性然後有以不愧屋漏不愧屋漏然後可以至於窮神窮神然後有以知化匪懈然後有以無忝無忝然後可以至於善繼志善繼志者然後可以善述事也荀義曰按易說卦傳乾為天為父坤為地為母人之稟氣於乾而賦形於坤者謂之天地生之也可謂之父母生之也可特以凡民之所見者小所識者近則知有父母已耳王若夫天母地以父母乎萬物則窺然中虛而齊戒洗心以體天地之撰者一明祭之有懷風夜之匪懈也愚按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言能孝於父母則推以事天地故亦能孝天地其所以分言之者以父有天道母有地道如說卦傳所云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非有別義也其不曰故事天孝故事地孝者何也天地不可以孝言也何為天地不可以孝言也如今教人云孝父母便有許多行孝名目如生事養祭之類更沒有一法與天地相周旋之處但人得父母之氣以成形得天地之理以成性故踐形即以孝父母盡性即以孝天地踐形盡性又不足兩事必能盡性然後可言踐形盡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故孝在天為天經在地

為地義人能盡孝則盡性盡性則成形故以之事天而天
人以明以之奉地而地義以祭明則孝天祭則孝地天下
人都有道義理如一念能孝這一念便明孝了但須是誠
克使不息耳惟王者孝治天下體與之繼神與之通於是
同正方澤之卑儀然修家人父子之誼則其事亦非虛矣
至於天澤之降地示之出何以知之則以孝而已
長幼上下而自理也諸義曰長幼順就孝父母推之上下
治就事天
地無之

神明彰瑞應福曰聖人能順天地則天降膏露地出醴泉
時安其常鳥獸魚鼈若其性而地道以寧其神明功川之
彰見蓋有極其盛者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
敬不念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

讀孝經 卷之四 感應 主

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行去

承上文而言雖以天子之尊必知有父之當尊與有兄之
當先故在宗廟承祭之時則嚴威肅肅致其恭敬而不敢
有怠親之心其平居則必修持其身謹慎其行而惟恐有
辱親之事夫以修身慎行之主而又致敬於宗廟如此則
先王在天之靈洋洋乎有如其上如其左右者而鬼
神精爽之所著亦猶神明之彰見矣末言神明者通上神
明鬼神而言神明既通則其光被於四海者可知故又曰
無所不通皆所謂孝悌之感應也

有父有兄恩有父有兄言王者能盡孝悌不必泥諸
父諸兄之文註從天台陳氏正義不取也

宗廟朱子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其制皆在中
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
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
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諸
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
於祖受者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
此漢承秦祚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各合
為都宮以片昭穆實禹常元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
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德自抑遺詔
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示別室其後章帝又
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為同室異室之制
自是月來更歷觀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
猶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美至使太祖之位

讀孝經 卷之四 感應 主

下同孫子而更偏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
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而
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等丈之園
甚或無地以容廬俎而陰損其勤孝子願孫之心於此宜
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宗始創徽猷殿然深部儒臣討論舊典
蓋將以述述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變蓋盛舉也不幸未
及告成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待其成而止以謂
世亦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為可考耳然其所謂昭穆之
說亦未有定論獨原廟之制外為都宮而各為寢廟門庭
乃為近古也其體本不經義亦非古改而為之則不為本
寺清臣所創也於七廟之室而為祠於廟者得以此議之
主而為神象不為神祐蒸嘗之祀而為一廟之祀孫通者其言
所謂各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穆之祀孫通者其言
皆然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自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
所不安也不識復此而後微意亦安得為不當之論哉
。蓋有功而宗有德是為百世不遷之廟而六百年只三
宗皆以有功德當百世祀故其廟為宗至後世始不復
其功德之有無一例以宗稱之。古人七廟是祖考

而不能無者矣學者但知世間可言可見之理而稍幽其
難曉則一切以為不可信是以其說率不能合於聖賢之
意也愚按天地之間只是一氣聚則為生散則為死鬼神
雖無形之可求然子孫之氣即祖考之氣人能致敬將自
已精神者實收斂則其氣已聚是即祖考之氣之在吾者
之聚也氣聚則形生焉如詩天保所謂思齊所謂臨履
記所謂履然見儼然聞皆實有感於中有象於外不是若
無想有象風撲影之類如人於一件物事殫精竭誠以求
之便若儼然常在目前何况
一體相傳血脉貫通者乎
通於神明明道曰神明孝弟不是兩事愚按上神明謂天
地此則兼指祖考益分而言之天曰神人曰鬼
合而言之則天地
祖考皆神明也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自從也言孝悌感應之妙無所不

讀孝經 卷之四 感應

通以結上文也

祭義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
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
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東自
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正義曰義取德教流行
莫不服義從化也詩歸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
不服此則雍東北服對句為韻而皇侃云先言西者此是
周施德化從西起所以文王為西伯又為西隣自西而東
商紂恐非其西也

事君第十七

邢氏曰前章言明王之德應感之美天下化從無思不服
此有道則見孝子在朝事君之時也故以名章次感應之
後

正義曰此章所言皆是事君之道天台陳氏曰此章論君
子事君之道蓋為在朝之卿大夫言也而士亦在其中矣
愚按以孝事君則忠事君如此然
後無負於吾君然後無添於父母

子曰君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
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上謂君也進謂進見退謂既見而退補過者補君之過即
詩所謂褒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義正同也先意引導謂
之將順諫正力止謂之匡救言能如此則臣之視君猶父
而君之視臣亦猶子故曰相親也

讀孝經 卷之四 事君

感勵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理義以致其知性惡恐以誠其
意如楚宛將就之期於明信而後已尹和靖曰每赴經
廷前必必外浴更衣設香案以來日所當講書並案上朝
服再拜始入又再拜於殿前於燕室初夜乃寢次日入侍講
學者問焉曰必飲以所言之誠意又曰以吾所言得入則天下
尊如天必須盡已之誠意又曰以吾所言得入則天下
其利不能入則反之安敢不盡誠敬胡致堂曰忠賢之於
事有所不能入則陳其正理開悟君心而已聽否雖仲尼孟
子不能必其說之行也苟必其說之行將用智任術與小
人無異矣故曰若夫成功則天也羅豫章曰士之立朝要
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
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
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及貽正直所以開公孫弘之
阿諛忠厚所以開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
之賢獨此一二人而已歐陽忠只是實心人倫之用皆當用
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字朱子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
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
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却是就不足處

說西山曰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
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
而已蓋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
謂義曰此是君子事君第一要義須發得開大許盡忠
盡已謂忠又曰中心爲忠言出於中心之誠然而必求盡
其在我之理夫職有大小事有繁簡時有常變列其條目
殆難臚舉而斷以在我之理則人皆可自盡亦皆能自盡
也然非克己去己私外不驚於寵辱內不牽於妻子中不愛
於髮膚雖或貌爲節烈終不由於中心欺而已矣安得爲
忠乎○只此一字并

補過正義曰按舊註韋昭云退居私室則思補其身過以
自公杜預註臣自公門而退入私門無不順禮室猶家也
謂退朝理公事畢而還家之時則當思慮以補身之過故
國語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微
而後即安言若有憾則不能安是思自補也按左傳晉荀
林父爲楚所敗歸請死於晉侯晉侯許之士涯陶諫曰林

卷之四 事君

主

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侯救之使復其位是
其義也文意正與此同故註依此傳文而釋之今云君有
過則思補益出制吉也義取詩大雅烝民云衮職有闕惟
仲山甫補之毛傳云有衮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
善補過也鄭箋云衮職者不敢斥王言也王之職有闕輒
能補之者仲山甫也此理爲勝故易舊也胡致堂曰忠愛
其君者必思納諸無過之地而不計一身之安危○其
強如忘心莫難制如慈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
莫難抑如思心莫難開如慈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立如
偏心然皆於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未至乎
大人而當大人之任才當勉勉焉思齊以事其君君心息
則強之慈則制之驕則降之怒則平之忌則抑之惑則開
之疑則解之偏則正之要使君心常收而不放則善其起
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矣胡五峯曰守身以仁以府身之
道正其君者大臣也漢唐之盛忠臣烈士攻其君之過禁
其君之欲糾其政之謬彈其人之愆而已求其大正其心
引之志於仁者則吾未之見也惟董生其庶幾乎愿臣人
臣事君惟恐其君之有過者是以堯舜待其君也若一

何決非痛痒不關即曰何足與言仁義試看仲應贊揚成
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謠周宣不美其無闕
而美其補闕古者聖賢何常以補過爲諱人不伯有過只
怕過不補耳女嬀補天之說亦是寓言蓋以氣雖輕清尙
有賴於重濁之物不然何
故煉石而卽可以補哉
將願正義曰事之不成或念之初動若得幾箇好人在傍
酌量如何去尊卑合着人君
心事便如水之注火之然矣
臣救正義曰正也救止也君有過惡則正而止之尚着
此以心言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詩小雅鴈桑篇退廷也不謂不爲遠也言忠臣事君雖或
有時不在左右然其心終不謂遠蓋其愛之結於中皆未
嘗一刻暫忘也

卷之四 事君

主

如愛于然三者未嘗不相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
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爲心而不以民爲心者故范希文謂
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天官
聖賢曰引此以明君子忠愛之心久而不替蓋其天王聖
明之念哉之中者已篤故一進一退一願一匡舉不敢忘
乎君有如此也愚按從前言敬此復言愛則兼之者父兼

喪親章第十八

邢氏曰生事已畢死事未見故以喪親名章終之
正義曰章中皆論喪親之事故以名章爾義曰此大子述
孝子居喪之事以示人宜分四截看孝子之喪親句是目

語哭不倭七句是述孝子自具之哀情三日而食六句是述聖人資制之禮為棺槨衣衾六句是述聖人慎終追遠之禮生事五句是合始終而總結上文并結一篇之語也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倭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

毀不滅世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切音何又音伊 不樂之樂音洛

不倭氣竭而息聲不委曲也無容謂無儀容不文謂不文

飾不安故服縗麻不樂故不開樂不甘故不食旨皆哀傷

之至無不及之情也三日而食三日後而食也毀哀毀也

前集經 卷之四 喪親 哭

不滅性不殞滅其性命也不過三年定為三年之制也此

言節其過情之禮

哭不倭 正義曰禮記問傳曰斬哀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

又曰大功之哭三曲而後倭鄭註云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

倭聲餘後客也倭為聲餘委曲也斬衰則不倭故云倭

不委曲也 顏氏家訓曰禮記問傳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

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哭而倭小功總麻哀

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者也考經云哭不倭皆論哭有輕

重質文之聲也禮以哭有言者為號然則哭亦有辭也江

南喪哭時有哀辭之言耳山東重喪則惟呼蒼天其功以

下則惟呼痛深便是號而不哭

禮無容 正義曰此禮記問傳之文也以其悲哀在心故形

變於外所以藉頌地無容哀之至也 愚按凡禮

如進退升降屏跪周旋皆有容度可觀唯居喪以無容為

禮如徒跣被髮之類都是無容便是禮

言不文 正義曰按喪禮制三年之喪君不言又云不

言不文則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

言不文則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

言不文則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

言不文則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

言不文則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

言不文則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

言不文則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

言不文則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

言不文則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

言不文則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

言不文則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

言不文則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

言不文則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

言不文則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

言不文則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

言不文則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

言不文則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

言不文則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

不過三年
正義曰禮記三年間云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
義也喪服四制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

過不肖者不得不及又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
哀三年憂思之殺也故孔子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所以喪必三年爲制也

恩重父母之喪始死三日不食哭不絕聲成服之日再衰
始食粥菜菹枕由三月而葬日中而虞爲初虞遇京日再

虞遇臨日三虞三虞之後還日中卒哭前此哭無時自是
惟朝夕哭跪食水飲不食菜葉寢席枕木期而小祥易練
服止朝夕哭立朔望哭始食菜葉再期而大祥易禋服止
朔望哭大祥之後中月而禫易素服始飲醴酒始食乾肉
始復寢所自始喪至除服計二十七月哀以漸殺凡禮不
使過不使不及經言喪不過三年何故止防其過不防不
及蓋天性所發人盡自致亦可見聖人之忠厚待人耳孔
子既祥五日啻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

敬也有不過之意若如朝禘暮歌則非矣

以薪堊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按禮記云：有虞氏瓦棺，夏后氏聖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娶則虞夏之時，棺槨之初也。棺槨之數，貴賤不同。皇侃據檀弓以天子之棺四重，謂水兕、革棺、槨棺、一梓棺。二是在內者，水牛皮夾外，兕生皮各厚三寸，爲一重，合厚六寸。又有槨棺厚四寸，謂之槨。指言漆之槨，然前三物爲二重，合一尺外，又有梓棺厚六寸，謂之屬。指言連屬內外，就前四物爲三重，合厚一尺六寸外，又有梓棺厚八寸，謂之大棺。言其最大，在衆棺之外，就前五物爲四重，合厚二尺四寸也。上公云：水牛皮則三重，合厚二尺七寸也。侯伯子男又去兕牛皮，則二重，合厚一尺八寸。上大夫又去梓棺一重，合厚一尺四寸。下大夫亦一重，但屬四寸大棺六寸。合厚一尺。士不重，無槨，唯大棺六寸。庶人卽棺四寸。按檀弓云：棺槨以端，長六尺，又喪大記曰：君松槨，大夫柏槨，士雜木槨，是也。司馬溫公曰：棺欲厚，然太厚則重而難以致遠，又不必高大。古地使塋中寬易，致摧毀宜深戒之。梓雖聖人所制，自古用之無板，木歲久終歸腐爛，徒使塋中寬大，不能牢固，不若不用之爲愈也。朱子曰：擇木爲棺，油杉

為上相次之土形為下其制方直頭大足小僅取容身勿
令高大及為虛磨高足內外皆用灰漆內仍用漆漆漆
厚半寸以上以煉熟漆灰鋪其底厚四寸許加七層板
底四隅各釘人鐵環動則以大索貫而舉之高氏曰伊川
先生謂棺之合縫以松脂塗之則固而木堅註云松脂
與木相入而又利水益今人所謂瀝青者是也須以少
許黃蠟清油合之乃可用不然則裂矣其棺梓之問
亦宜以此灌之高氏曰松脂塗縫之說未必然先生蓋時
蔡氏兄弟主用松脂問用黃麻油否答云用油則則
松脂不得全其性矣此言有理但彭止堂作論象云灌以
松脂宜於北方江南用之適為蟻房必有致更詳之劉
氏曰凡送死之道唯棺與梓為親身之物孝子所宜盡
之也盡之日擇木為棺恐倉卒未得其木灰漆亦未能堅
定故備暑月恐難久留古者國君卽位而為梓歲一漆之
今人亦有生時自為壽器者此乃猶行其道非豫凶事也
其木油杉及柏為上母事高大以圖美觀惟棺周於身梓
周於棺足矣恩按松脂塗棺之說彭氏訓家謂北方可用
江南不宜用果然皆見鄉里人家架屋擇路一二松木便

其棺內用燈心或炭末或紙灰或煉熟糯米為灰或山黃
紙鋪底厚寸許加以綿紙紙上施七星板舉尸內於棺枋
令克實平滿不至稍動。鋪底灰物本甘健齋四禮撮要
兼載柴灰松香雄黃不可用
筮 正義曰周禮舍人職云凡祭祀供簋簠實之陳之鄭
玄云方日蓋曰日蓋盛黍稷稻粱器案陳簋在衣
衾之下哀以送之上舊說以喪大飲之祭是不見其親故
哀感也恩按死之日築奠明日小飲奠又明日大飲奠又
明日成服自是有朝奠有夕奠有上食三月而葬有祖奠
三虞奠卒哭奠周人卒哭而稍則鬼享之矣凡奠皆陳
簋簠皆有哀感惟朝夕常奠情或漸殺饌具亦減至於因
事感痛則不得稍小飲之痛不及大飲亦不得謂祖奠
奠之傷遠於大小飲也正義舊說蓋亦按其時之先後而
云然耳未可泥也
擗踊 正義曰按問喪云在牀日尸在棺日擗動尸舉柩哭
踊之婦人不宜祖故發胸擊心背踊殷殷田田如城牆然
則是女質不宜極踊故以擗言之據此女既有踊則男亦
有擗遂謂祖載送之生人將行而飲酒日祖故極車既載
而設奠謂之祖奠
宅兆 正義曰按士喪禮筮宅鄭云宅墓居也周禮冢人掌
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葬事大故卜之司馬溫公曰古
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今五服年
月效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然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
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為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益
繫於此而其為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至有終
身不葬或累世不葬或子孫衰替忌失處所遂棄捐不葬
者即使殮葬實能致人禍福為子孫者亦豈忍使其親具
腐暴露而自求其利耶悖禮傷義無過於此然孝子之心
思恐深遠恐淺則為人所相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求上厚
水澤之地而葬之所以不可不擇也程子曰卜其宅兆卜
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則其神
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塿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
者則反是然則尋常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
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
理也而拘忌者惑於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

世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
川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謹須使他不爲道路不爲城
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也一本云所
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鑿真西山曰按司馬氏
論學曰考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謂卜地決其美惡耳
非陰陽家相其山岡風水也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
美惡也合二先生之言觀之以安親爲心則地不可以不
擇其擇也不可太拘焉苟不至於太拘則葬不患其不時
矣然世人多遷延不葬者以兄若弟各懷自利之心而野
師俗巫又從而誑惑之甚至偏納其路而給之愚而無知
者安受其欺而弗悟也夫某山強則某支富某山弱則某
支貧非惟義理所不當問雖近世陰陽家書亦有深排其
說者惟野師俗巫則張皇煽惑以爲取利之資擇地者必
先受此謬說而後無大拘忌之患爲人子者所當深察也
羅鶴林曰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陰此說殊未通夫銅
山西崩靈鏡東應木華於山果芽於室乃活氣相感若枯
骨朽腐不知痛癢積日累月化爲朽壤豈能與生者相感
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且人之生貧富貴賤貴天稟
賦已定豈塚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身不免於刑戮子孫
卒以衰微其說已不驗於其身後世方且誦其書而尊信
之不以惑乎甘時雨曰天子九月而葬士三月而葬可見
葬有定期近世尊是有家力者溺信風水久停不葬蓋水
錢之患固所當避但既有家力或求新地或相舊墓穴親
沒之後便當朝夕皇皇圖墓何可出殯於外停厝多年不
知禍福所分之說最是害人輕視父母遺骸爭謀兄弟私
利甚至先買他人久穴壙壙先人古塚以此而求地埋福
濟天理斷所不容每見人家一時不葬以至就延子孫愈
加怠緩甚之竟成暴露家道亦竟零落言之可畏故特拈
出以爲子不爲道親者之戒謝約齋曰程子有五不葬謂
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勢所奪不
爲耕犁所及乎今更有六戒一戒避遷一戒舊穴一戒術
謀一戒旁塚雜亂一戒不試驗一戒後殯能免五患避六
戒則不遠矣愚按古人擇地用上筮今人擇地信堪輿古
人擇地欲安其親今人信地專以求福假使地可福人則
堪輿先應富貴何故葬屋畔墳冢人家作生活耶惑之甚
者則有就延不葬流買舊穴盜鑽祖塚三大弊試思壙能

受陰則日久不葬誰爲陰之乎開得土而安不問水土
靈也且舊穴既曰牛眠不應有洗穴之于祖塚已成馬
何乃生盜塚之孫此尤理之不足信者也夫抵卜宅莫
於印陰而求福莫先於存心孝友之家自然與旺安觀可
矣何他
求哉
宗廟 正義曰天子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
考廟曰祖考廟曰王考廟曰王考廟曰王考廟曰王考廟
止諸侯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王考廟曰王考廟曰王
考廟曰王考廟曰王考廟曰王考廟曰王考廟曰王考廟
廟祖考廟曰王考廟曰王考廟曰王考廟曰王考廟曰王
考廟曰王考廟曰王考廟曰王考廟曰王考廟曰王考廟
師一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王考廟曰王考廟曰王考廟
也舊解云宗尊也廟貌也言祭宗廟見先祖之尊親也鬼
享謂祖也禮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爲祭也鬼
明日祖祖父則是以卒哭之明日而祖未卒哭之祭也
也既祔之後則以鬼禮享之祭宗廟謂士以上春秋祭
祀兼於庶人也愚按殷既練而祔周卒哭而祔春秋祭
不欲遽見其親也正義從周未如與富日所指果否也

讀孝經四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應是撰是字敬非號敬齋宜黃人康熙己酉舉
人是書以唐宋註疏爲主參以陳選集註及各家
之說其自爲之註者稱愚按多循文摘句無所發
明

孝經類解十八卷

〔清〕吳之騷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二年寶

瀚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孝經類解

十八卷》提要

孝經類解序

人之道莫先於孝。而古來之言孝者。得位則推舜武。不得位則推閔曾。自此而下。以孝稱者。代不數人。何哉。蓋儒者言孝之失。非世之無孝子也。儒者之言孝。往往求之微驗。且不徵於人而徵於神。至以天地之常經。而等之怪異新奇之列。求之愈奇。則其人愈少。其人愈少。則其道愈微。此天下之所以無孝子也。夫天下一日無孝子。則生人之道絕矣。生人之道未絕。是天下常行孝子也。而必曰無孝子。亦儒者之過也。舜之克諧。孝已精一執中。獨非孝乎。曾子之養志。孝已一貫中。獨非孝乎。堯舜禹湯文武。皆得位而大孝者也。孔顏曾孟。皆不得位而大孝者也。故明哲保身。全生全歸者。孝之常也。狗彘捐軀。成仁取義者。孝之變也。而泉涌而冰解。而革生。而鯉躍諸事。不過孝感之一端。而非必以是為極至也。禮曰。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韓魏公曰。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通此二說。可以知孝子。可與讀孝經矣。孝經之言孝也。自天子至於庶人。生事死祭。無不舉。舉其要。故夫子曰。吾行在孝經。今世之學者。童而習之。稍長便棄去。幸有棘闈試論之功。令不則諸生攻制舉業。且有不能舉其辭者矣。騷甚懼焉。因

思孝經之理。散寄於六經。而其事備載於草史。不揣固陋。依次纂述。萃爲類解。其言可採。不以人而廢其言。其人可師。存其言以見其人。其引伸而觸類。則昉於學易之言。其斷章而取義。則參以說詩之法。其通達政事。則出入乎尚書之升降。其謹嚴法戒。則竊取乎春秋之筆削。其與人執持。而不可搖奪也。則雜稽乎經禮曲禮之節文。損益諸如忠臣烈士。賢養民井田封建。建儲興學。復讐諱謫。以及嘉言懿行。詩歌諺語。有關名教。與凡一切可快可憾之事。不辭牽合。時錯出乎其中。要不過卽見聞所及。已言已行之迹。以羽翼而推廣之。蓋自康熙丁卯以後。姑待兩失。哀痛之餘。猶惜分陰。不能廢業。勉成是書。以貽家塾。使善讀者對之而興起。必無犯上作亂之事。而他日策名委贄。又可執此以往。左右逢原。四達不訖。則騷之所以酬罔極於萬一者。或在於此。昔朱子有孝經刊誤一編。因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爲外傳。苟其有裨於世教。則郭公夏五。不妨傳疑。月令考工。可備三禮。故誤有不必刊。而傳終不可缺。但引用既多。經語命名難從傳例。斯紫陽未竟之志。或以是書成之。庶幾與小學相表裏。至於按文切理。是是非非。一無所謬於聖人。則

國家之孝經衍義具在。草茅之士。無敢贅其辭也。已康熙癸酉六月丙子新安吳之騷序

孝經類解凡例

一諸經羣史類語坊本不一然散錢無索徒傷割裂耳茲集以孝經爲之綱以經史要語爲之目總在表章聖賢爲人心世道計真四子六經而外一奇書也

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故諸經註疏非不元元本本而能讀者絕少茲集文俱雅馴非以供咕嚕之資正欲引人入勝因文以見道耳

一朱子擬作孝經外傳茲集乃朱子之志名之曰類解者義取觸類旁通然使讀之者與孝與弟卽謂永錫爾類之一端亦何不可

孝經類解凡例

一理學經濟原相表裏故胡安定有經義治事兩齋茲集事多歷朝善政可以坐言起行所謂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可也

一先儒多以名稱者孝經有子道焉取父前子名之義

一叔父生平著述如桂留堂詩文集恒自視歎然不欲示人茲集既成頗有公世之心故僭加評閱以便初學非謂游夏贊辭遂可以升堂入室也

受業姪芳生謹識

孝經卷之一

吳之驥類解

開宗明義章第一

仲尼居曾子侍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與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固之以作孝經

驥按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孝而已矣忠者孝之存恕者孝之發孝之道要道也因曾子以作孝經以爲非孝子不可以傳吾道也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安知之乎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

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鈞命決

王儉曰孝經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本策

齊王問爲政於參軍劉歆對曰政在孝經南北史

孝經卷之一

隋蘇威言於文帝曰臣先人也蘇林鮮戒臣云惟讀孝經一部可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隋書

復坐言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

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

項晉注

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頭

祭義

步而不敢忘孝也今子忘孝之道子是以有憂色也莊周曰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智乎人之所取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司馬遷曰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史記

孝經卷之一

主

文帝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有五女當行會逮賜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

傷悲泣通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

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

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

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政欲

改行爲善而道無由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

不息生其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

肉除其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耶。答曰。非痛。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以啼耳。世說新語

虢州司戶參軍王凝卒。妻李氏者。負其道。偕以歸。東過開封。旅舍主人不納。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被人所執。耶。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嗟泣。開封尹白其事於朝。厚卹之。五代史

騷按李氏之意。以手被人執。為虧體辱親。以引斧斷臂。為不敢毀傷。故比于諫死。孔子列於三仁。又曰。殺身成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忠臣以君為親。孝子以親為君。其道同也。

孝經卷之一

明宣德元年。行在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女母病篤。剖肝煮液。飲之而痊。宜旌表。上曰。為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腹割肝。此豈是孝。皆致殺身其罪尤大。况太祖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效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奏亦不允。明史

騷按為孝之道。中庸之道也。不獨剖腹割肝。即王哀孝子。門人並廢蓼莪。後洛京傾覆。哀廬墓不去。竟為賊害。豈所謂不敢毀傷者乎。故賢智之過。君子不由也。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眾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

孝經卷之一

五

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禮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祭義

哀公問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哀公問

司馬遷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舉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

驛按司馬子長未必真知聖人而其曰折中卽執中之中也

可謂有見。宋呂希哲侍講有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未免爲半塗而廢。故顯親揚名者。以是爲極則焉。

宋神宗賜楚州孝子徐積粟帛積事親孝從胡瑗學授楚州教授訓諸生曰諸生欲爲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爲君子

陳垣史彌遠之甥也爲太常博士上疏乞去君側之壘嬖以正主德彌遠召謂曰何爲好名垣曰求士於三代以上惟悉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以下惟悉其不好名耳以上宋史

夫孝始於事親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子曰事父母能竭其力

几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致其涼皆定而晨省在醕醕類爽等平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 父母存

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父

前子名君南臣名父之誓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誓不反兵交

遊之營不同國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置漱櫛婦要綰作髻笄總婦束拂髦古人生于三
 髦帶於首男左女右連笄冠以緋飾冠綰纓冠之纓結於頤下

端綽紳玄端服綽蔽綽紳大帶 指撝左右佩用兩旁佩悅巾小刀 偃屨着之類備父母用

蒸。倡邪輻。足至勝。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拂。

縱笄總衣紳左右佩用矜釋蒸屨矜小帶釋衣帶之恐發氣斷者以適父母

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煖寒疾痛苛瘡而微抑搔之出

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特之進盟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

盛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

後退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

降出入揖遜不敢踐噫噫久伸跛倚睚視不敢唾決寒不敢

築燈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攝也袞衣衾不見

裏父母唾洩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

裂初幾請補綴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怒意若
飲食之雖不省必當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
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 父母有婢子
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子有二妻父母
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山衣服飲食山執事毋視視父母所愛
雖父母沒不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了不宜其妻父母曰
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子婦無私貨無私畜
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內則

孝經卷之十

人

疎按齊家之道必先刑于寡妻孝經不及婦道者為曾子言
之猶之言一貫也朱子小學詳於婦道者為衆人言之猶之
為門人言忠恕也知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而天下之為人婦
者有所持循矣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太誓曰子克紂非于武惟
朕文考無罪紂克子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子云君子
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 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也
示民有上下也 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 坊記
曾子曰人之生也有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
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

悌誰為悌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此之謂歟 大戴禮

老子曰為人子者無以有己為人臣者無以有己

楊雄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

也孝子愛日

徐庶從劉備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

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

事請從此別遂詣操 三國志

唐陽城為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

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

歸侍者斥之 唐書

中於事君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

以忠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

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

六三舍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舍章可貞以時發也

或從王事知光大也。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收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坤卦

出車勞還率也。其四章曰。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起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小雅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

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

髦。七年曰悼。悼與髦雖有異。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曲禮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受其命。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

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子曰。

孝經卷之一

十

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未記

屈原曰。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

知龍之門。九章

荀卿曰。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

諸葛亮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

能逆視也。本集

張巡謝執金吾表曰。想娥眉之碧翠。像遊西蜀。追緣耳於玄圃。

傳壽南山。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層層死當。臣致命之時。恐

殄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唐忠臣錄

陸贄以德宗知待之厚。事有不可當力爭之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唐書

韓琦居相位。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曰。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宋史

呂祖謙曰。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性理

知贛州文天祥起兵入衛。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

及時事。輒流涕。凡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

死人之事。益王昀。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有詔獎諭。丞相陸

秀夫筆也。其畧曰。方敵氛之正惡。鞠旅勤王。及皇路之已傾。捐

孝經卷之一

十一

軀殉國。脫危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雖成敗利鈍。逆視之未

能而險阻艱難。備嘗之已熟。如金百鍊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

東。宋史

余子俊曰。人臣事君。常隨事盡力。即近且小。亦須爲百年之計。

又曰。大臣謀國。當以身任之。慎勿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

本集

徐階爲相。書三語懸之壁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

用舍刑賞還公論。本集

終於立身。

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虞書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內則

叔孫穆子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左傳

孔子謂曾子曰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怠惰孝衰於

孝經卷之一

三

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家語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而仲舒以賢良對策以爲詔不在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嘗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相膠西王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事教令國中所有而治及去位家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者書爲事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其家而問之漢書諸葛亮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無以明志非

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本集

韓愈曰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本集

蘇軾曰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開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本集

孝經卷之一

三

王曾省試及禮部與廷試皆第一或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曾曰曾平生志不在溫飽

驟按孟子言士之事曰尚志且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易曰高尚其志夫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皆是志也驟嘗以時藝就政於漢陽王亦世師師曰題以第一文人取第一科名且以第一人品建第一勲業今日月逝矣每誦斯言不禁流涕愧汗師豈沂公之苗裔耶何其言之似沂公也

周敦頤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

諸葛亮
范所見
事同

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
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
則亦不失於今名 本集

呂本中曰范仲淹所學必以忠孝為本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
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
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 性理

蘇軾死李方叔誄之曰皇天后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
還千古英豪之氣 堯山堂偶集

朱熹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博文約禮兩極其至學者習
孝經卷之一

其書推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功不在孟子下吳澄贊
曰義理玄微蠶絲牛毛心胸恢廓海濶天高彙傑之才聖賢之
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 性理

明正德九年贈劉基為太師諡文成賜誥曰劉基學為帝師才
稱王佐孔明之任豈間人言敬輿之謀不負所學占事考祥明
有徵驗運籌畫策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國功臣第一受
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心成功不居從避殺封留之請可謂明
哲允矣清貞嘉靖時郎中李論言劉基宜侑享高廟世其封爵
如徐達從之 李氏藏書

隆慶二年有詔追贈原任新建伯王守仁為侯諡文成畧曰維

嶽降靈自天佑命爰從弱冠屹為宇宙人豪甫拜省郎獨奮乾

坤正論身瀕危而志愈壯道處困而造彌詳紹周孔之心傳倡

周程之道術遺艱投大隨試皆宜戡亂解紛無往不效以及逆

藩稱亂尤資仗鉞調謀旋凱奏功速於吳楚之三月出奇決勝

邁彼淮蔡之中宵謗起功高賞移罰重川遵遺詔兼采公評積

相國之生封追曲江之歿卸冥靈不昧龍命其承 明史

章懋言士處窮困試讀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未有不凍然

自振者又嘗論學者心欲大大則百物皆通然必資於窮理心

纔大又欲小此非涵養功深不能也 本集

陳繼儒曰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則天亦自然

少他不得即此便是立命 本集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無念也恒念先

祖述修其德也

孝經卷之二

吳之祿類解

天子章第二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

唐憲宗卽位王叔文之黨皆爲遠州刺史柳宗元得柳州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以柳易播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爲言上曰爲人子者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謂左右曰裴度愛我忠切禹錫得改連州唐書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宋仁宗每以歲旦冬至率百官上太后壽宸妃李氏實生帝太后取爲己子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太后愛帝如己出帝亦盡孝及帝親庶務言者追詆太后時事范仲淹上言太后受遺先帝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戒飭中外毋輒言太后垂簾日事他日謂輔臣曰朕未嘗罰人以死况敢濫用刑乎宋史

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敬冕甲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所謂西伯善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綖七十非肉不飽不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騷按孝經天子之事也以天下養惟天子能之永錫爾類亦惟天子能之故孝無思不及而有不及者惟天子能盡乎孝經之事盡乎其事故奈何曰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所謂永

錫爾類也是則盡乎孝經之事也已

伊尹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商書

既醉父兄所以答行葦也其五章曰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大雅

漢文帝元年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陷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

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給常受醫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爲今年八十已上賜米肉酒九十以上加帛絮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稱者督之

十二年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遺詣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孝經卷之二

三

陳仁子曰孝文舉孝弟孝武舉孝弟孝宣亦舉孝弟而帝號皆加孝之一字史言漢風俗醇厚其機果在上不在下也

武宣元年詔曰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者父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顯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爲復子者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昭帝七年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詔曰朕聞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令郡

縣常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

宣帝八年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義經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奉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歛送終盡其子道又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爲謀首而藏匿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

孝經卷之二

四

十二年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佗皆勿坐以上漢書

驟按史稱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何也知所先務也其重誣告之律雖八十猶坐又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歛送終盡其子道真仁人之心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者矣今世俗日流多有誣告風水者江南尤甚功令雖加等反坐而有司之奉行者絕少夫縱誣告以賊良民是養虎而噬人也縱誣告風水者使民不得收歛送終是養虎而噬孝子也爲民牧者尙念茲黃晉武帝居喪一遵古禮既葬有司請除喪服詔曰受終身之愛

而無數年之報情所不忍也有司固請詔曰患在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爲憂前代禮典質文不同何必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羣臣請不已乃許之然猶素服以終三年晉書

魏主弘有遺世志傳位於太子克是爲高祖生五年矣有至性前年魏主病瘵親吮之及是悲泣不自勝魏主問其故對曰伏親之感倍切於心太后馮氏殂哀毀過禮素服三年初太后忌魏主英敏恐不利於已盛寒閉之絕食三日欲廢之穆泰李冲固諫乃止魏主初無憾意又有宦者譖魏主太后杖之數十魏主默然受之及太后殂亦不復追問南北史

律經卷之二

五

周叱奴太后殂高祖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衛王直諧齊王憲言其飲酒食肉周主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以吾故同祖括髮汝親太后子特承慈愛但當自勉無論他人及墓周主跣行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哀麻之節苦廬之禮率遵前典以中罔極卒中三年之制後月宋孝宗淳熙十三年太上皇高宗崩帝號痛辟踊謂王淮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何妨聽政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然後來在宮中止用漆衣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司馬光所以議之自我作古何害乃詔羣臣自違易月之制朕

常衰服三年至十五年夏四月朔高宗主於太廟下詔曰朕欲衰經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府勉從所請之詔然考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宋史

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律經卷之三

孝經卷之三

吳之驥類解

諸侯章第三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繫辭

傳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商書

驛按諸侯在王畿之內則全乎臣在邦域之中則全乎君封

孝經卷之三

建廢而侯無常焉常於侯者其親藩勳戚之臣乎。

成王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且休作僞心勞日拙。周書

衛武公老而好學作抑之詩使人日誦於其側其首章曰抑抑

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

之愚亦維斯矣其五章曰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

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

爲也其七章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

不愧于屋漏無口不照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罔可射

思大雅

晉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國語

范文子曰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故興王賞諫臣

逸王罰之。國語

楊雄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梁買思伯傾身下士或問曰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梁書

孝經卷之三

制節謹度滿而不溢。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卦

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今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張良既佐高祖定天下又畫策招四皓使上不易太子乃曰家

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強秦天下震動今以

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

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以上史記

賈誼治安策曰臣竊述前事大抵強者先反長沙乃在二萬五

如此何
斯封建

十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本集

邵禹封鄭侯。年二十四。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使各守一藝。修整閭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帝益重之。後漢書

南燕主慕容超。妻在秦。遣使請之。秦王與曰。昔持氏太樂。請伎。悉入於燕。燕今稱藩。送伎。或送吳口千人。乃可得也。超與羣臣議之。段暉曰。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遂降尊號。且

孝經卷之三

三

太樂先代道音。不可與也。不如掠吳口與之。張華曰。侵掠鄰國。兵連禍結。非國家之福也。陛下慈親在人。掌握豈可斬惜。虛名不爲之屈乎。乃使聘於秦。稱藩奉表曰。吾爲太后屈。願諸君勿復言。獻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秦。秦王與乃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南北史

禮而遣之。南北史

吳越王弘佐。躬勤政務。民有獻嘉禾者。弘佐問倉吏。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宋史

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

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守廟者曰。此蓋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於座側。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烏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家語

孝經卷之三

四

老子曰。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富貴而驕。自適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漢廣平侯吳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宅。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分昆弟外家。

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者。皆是謙重。周密。吳漢終日欽欽。

常如對陣。

賈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卑恭已甚。帝愈親厚之。融數辭爵位。上疏曰。臣融有子。不令親天文。見讖記。欲令恂恂守道。不願其有才能。况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帝詔勿得復言。

章帝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許。會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有不傾覆其國者。帝復請。太后報曰。嘗觀富貴之家。福祿重疊。如再植之木。其根必傷。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惓惓乎。上乃止。以上後漢書。

隋韋世康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隋書。

唐郭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爲言。子儀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

孝經卷之三

五

代宗以山陵近。禁屠宰。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軍張諂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爲郭公地乎。諂曰。此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勲高。隆重。上新卽位。以爲羣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有益發子儀父塚。捕之不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入朝。朝廷愛其爲變。及旦。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塚。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

廷乃安。

郭子儀爲上將。擁強兵。程元振魚朝恩譏謗百端。詔書一紙。微之。無不卽日就道。由是譏謗不行。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壻。皆爲顯官。諸孫數十人。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殆三十年。以上唐書。

明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徐達等爲公。侯伯者三十六人。因賜安曰。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祿。不可忘艱難之時。明史。

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孝經卷之三

六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備也。其辭甚。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表記。

魯孝公之爲公子。周宣王問公子能道訓諸侯者立之。樊穆仲稱其孝曰。肅恭神明。而敬事者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理其民矣。乃命之於夷宮。是爲孝公。國語。

漢吳芮秦時番陽令也。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初歸。芮芮妻之。因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遇芮之將梅鋗與偕。及項羽相王。以芮率百越佐諸侯。從

入關故立芮爲衛山王都。卿其將梅錯功多，封十萬戶爲列侯。項籍死，上以錯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芮，徙爲長沙王。都臨湘，一年薨。謚曰文王。初，文王芮，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漢約非劉氏不王芮封王也。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務得事實，求其是也。

從民間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故得

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

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諸儒記、孟子、老

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謂六立毛經。

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

班固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

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

故古人以宴安爲鴆毒，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於孝

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

使然也。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是之矣。以上漢書。

明帝十一年，東平王蒼來朝，月餘還國。帝遣使手詔賜東平王

國中傳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

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

帶之。章帝至東平，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

因泣下沾襟，祠以太牢。後漢書。

明太祖以徐達功大，時宴見，惟飲有兄弟稱，而達愈恭謹。嘗從

容謂達欲以吾吳請舊邸居者，達固謝不敢。一日醉而殺之，被

昇臥正寢，達醒大驚，輒俯伏階下呼死。罪太祖益悅，命有司治

甲第表其坊大功。

蜀王椿母郭惠妃，潯陽王女也。封國成都，少讀書能文，喜親儒

生。高祖呼爲蜀秀才。歲時遣王祭潯陽王墓，既之國，時方孝孺

爲漢中教授，有聲。王心慕之，延教世子隆以師禮，推恩母族。歲

時問道不絕。嘗祿贈郡學蜀人稱之。史臣謂其敦詩書親師，儒

當建文之世而不嫌猜忌，永樂之時而數蒙寵異，德冠諸王。世

作國楨斯亦我明之魯衛也。以上明史。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孝經卷之四

吳之驥類解

卿大夫章第四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驥按。言行君子之樞機。易爲屬之卿大夫。以爲士民之表。爾行德行。則毋不敬矣。服法服。則儼若思矣。道法言。則安定辭矣。亦愈知行在孝經也。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

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孟子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驥按。程子言楊墨之害。其於中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以佛氏之言。尤爲近理也。嘗舉其說之精者曰。當平心地。則世界地。一切皆平。近於吾儒之言。不欲勿施。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近於吾儒之言。不息曰。若其不能歡喜。忍愛惡罵之毒。如飲甘露者。不名入道智慧人也。近於吾儒之言。必有忍。其乃

有濟。先儒所謂吾道自足。何用旁求。此可爲智者道也。至於愚民之煽惑者。又何怪其然耶。寡孤獨廢疾者。皆無所養。當塗者。莫以爲念。民之脂膏。日竭而婦子。仇離。名曰逃禪。實逃死耳。必也。王政行而教養無缺。然後邪僻之說。庶少衰止乎。

孟子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君子服其

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

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其辭。

耻有其辭而無其德。耻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襄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表記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

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作忠信。萬

民所望。編衣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佗曰。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

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
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
馬。國語

鄭子臧出奔宋。好聚醵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
之不衷。身之災也。左傳

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漢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
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
是使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
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

幸經來之四
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

申公魯人也。以詩經爲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武帝使使東
帛加璧。安車駟馬迎之。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對曰。爲
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
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大中大夫。弟子孔安國等治官氏。皆有廉
節。稱其所學。以上漢書

魯恭王餘。景十三。初好治官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
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漢書
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漢書。一門之

內七業俱興。初澤集

明太祖詔國子生曰。孔子作春秋。明三綱。叙九法。爲百王軌範。
修身立政。備在其中。未有舍是而能成大疑處大事者。近諸生
專治他經者。衆。至於春秋。鮮有明之。今宜習讀。以求聖人大經
大法。他日爲政臨民。庶乎有本。

成祖諭胡廣等曰。爲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
君用之。功效不小。以上明史

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

幸經來之四

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
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
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
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通者乎。居
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通者乎。言出乎身。加
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
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繫辭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繫辭

傳說曰。惟口啓羞。惟甲冑啓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筭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德也。寧有已怨。表記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張自烈曰。士君子之於不善。或委曲化誨。曲成不遺。使同歸於善。不則從天下國家起見。公爾忘私。大者誅。小者誡。使不傷善類。可也。徒以口舌相譏。責何益哉。大全辨

孝經卷之四

五

馬援兄子嚴。教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在交趾。還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後漢書

初。晉陽相者周玄豹。嘗言唐明宗貴不可言。唐主欲詔詣關。趙

鳳曰。玄豹言已驗矣。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輳其

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

也。乃就除光祿卿致仕。五代史

孫交每公暇。獨處一室。默坐觀書。曰。對聖賢語。不猶愈於對賓客妻子乎。

吳繼隆官曹郎。家故富。以宦盡破。食飲不給。同籍霍輅借公事

遺之金。繼隆弗屑也。曰。吾惟不能逢時。故至此。今吾委曲隨世。豈不能自潤。而需子哉。吾守吾拙。甘吾貧耳。以上明史

口無擇言。身無擇行。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程子曰。邵堯夫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審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性理

司馬光病革。諄諄語如夢中。皆朝廷天下事也。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宋史

孝經卷之四

六

言滿天下無口過

孔子視周。遂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煩煩不滅。災災若何。涓涓不塞。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成綱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取裁。

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從。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如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讀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家語

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遑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後遭母憂。有至孝。稱林氏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毀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後漢書

行滿天下無怨惡。

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魏公子無忌。姊為平原

君夫人。數遺書請救魏。

七

君夫人數遺書請救魏。使晉鄙將十萬眾救趙。留軍壁鄴。實持兩端以觀望。公子計不獨生而令趙亡。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侯生曰。虛聞晉鄙之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聞如姬父為人所殺。欲求報其父仇。公子使客新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願未有利耳。公子誠一請如姬。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也。公子從其計。遂將晉鄙軍。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者得還。兵八萬人進擊秦軍。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自言罪過。以負於魏。秦西

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使使往請公子。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見曰。公子所以重於趙者。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中。趣駕歸救魏。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鶩。乘勝至西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

司馬遷曰。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嚴穴隱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祀不絕也。史記

八

陳寔在鄉間。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輒歎寔未登大位。愧於先之位。止大丘長。靈帝中平四年卒。海內赴弔者三萬人。後漢書

羊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嘗慨然太息。顧鄉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晉書

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石奮。趙人也。無文學。恭謹無與比。爲太子太傅。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失名。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史記

孝經卷之四

九

孝經卷之五

吳之騷類解

士章第五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使民弟以說安之。得其心。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

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表記

閔損初喪母。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父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

寒。遂止。故漢桓寬曰。閔子無卿相之養。而有孝子之名。古史

唐孟郊遊子吟云。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木集

騷按慈母愛子。此詩言之悽惻。同寅許維樞。母代子嗽。歌曰。隔垣產兒兒受風。兒嗽霍霍聲交攻。伺兒欲嗽。母先嗽。恨不

將疾移其躬。不知母子雖一氣。母代兒嗽終何功。我初聞聲笑婦癡。聽之既久淚灑空。父母愛子盡如此。明知無益心忡

忡。知母之愛子如此。則所以致愛於吾父母者。自不容已矣。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當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戕及於親。故不敬乎。

祭義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至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實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

莊子

孝經卷之五

二

范純仁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已便民。辨明宣仁誣謗。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

宋史

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次也。平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

春秋胡傳

故以孝事君則忠。

曾子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和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王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漢書

巴西處士龔壯。父叔皆為李特所殺。壯欲報仇。積年不除喪。李壽以禮辟之。問自安之策。壯曰。蜀民本皆晉臣。若能發兵取成都。稱藩於晉。則名垂不朽矣。壽然之。遂襲成都。廢期。期繼既用。任調等言。自稱帝。國號漢。徵壯為太師。壯誓不仕。贈遺一無所受。趙王虎遺書。欲連兵入寇。壯曰。與胡通。孰若與晉通。壽乃止。壯以為人之行。莫大於忠孝。既報父叔之仇。又欲使壽事晉。壽不從。乃辭歸。以文籍自娛。終身不復至成都。

孝經卷之五

三

王緒至漳州。以道險糧少。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惟王潮兄弟扶其母以從。緒責之。潮等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乎。緒怒。命斬其母。潮等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皆為之請。乃捨之。

宋孝宗以黃洽為御史中丞。洽嘗言。居家不欺其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由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宋史

元廉訪使傅家奴言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今官於朝十年不省親者有之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外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親不存者聽一給拜墓假十日宜計道里遠近定立假期其應省親匿不行者坐以罪文宗詔廷臣議行之元史

鄧思賢號所南姑蘇連江人嘗自爲一是居士傳曰一是居士大宋人也生於宋長於宋死於宋今天下悉以爲非趙氏天下愚哉嘗貫古今六合觀之肇乎無天地之始亘乎有天地之終普天幸土一草一木吾見其皆大宋天下不復知有皇帝王霸

孝經卷之五

介於其間大宋粹然一天也不以有疆土而存不以無疆土而亡行造化適曆數母萬物而未始有極焉譬如孝子於其父前乎無前後乎無後滿眼惟父與天同大寧以生爲在死爲不在耶又寧見有二父耶此一是之所在也未死書死替其終也故曰死於宋一是者何萬古不易之理也由之行則我爲主天地鬼神咸聽其命不然天地鬼神反誅之斷古今定綱常配至道立衆事自天子至於庶人一皆不越於斯苟能深造一是之域與天理同流明而不惑殺之亦不變安能以偽富僞貴務榮之本集

以敬事長則順

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曲禮

唐宣武節度使劉士寧淫亂殘忍兵馬使李萬榮得衆心會士寧出收分兵閉城士寧逃歸京師德宗欲令萬榮知留後陸贄曰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若使傾奪之徒便

孝經卷之五

得代居其任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上不從唐書

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繁辭

孟子曰禮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

馬融曰孝者必貴於忠忠苟不行所率病非其道是以忠不及之而失其守匪惟危身辱及親也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則福祿至矣故得盡愛敬之心以養其親忠經

相臣不知

孔奇扶風人也。少以孝行著。名州里。俱養至謹。在官。惟母極甘。美妻息。茶食。歷位以清。大人情莫不欲厚。真親然。亦有分焉。若則難繼。能致儉。以全其養者。鮮矣。黃香。江夏人也。九歲失母。思慕骨立。事父竭力。以致終冬無被。慘而盡滋味。暑則扇枕。寒則以身溫席。漢和帝嘉之。特加異賜。歷位恭勤。寵祿榮親。可謂風興夜寐。無忝所生者也。淵明集

周圻為節度使。辟韋澳為判官。及為相。謂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舉然。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圻深然之。唐書

孝經卷之五

七

程信征南蠻時。制得專斷。迄班師。不敢輒戮一人。官一人曰。刑賞天子大柄。以闕外事。不易集。故假便宜。以攝服之幸。而事集。奈何復干。非分哉。明史

騷按古之以位言士者。上士中士下士。然而大人之事備矣。備其事者。不可不全其理也。

孝經卷之六

吳之騷類解

庶人章第六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

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禮運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斃。常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滅聰聽祖考之華訓。越小大

德。小子惟一。不可以謹酒為小德而一觀之妹土嗣。爾股肱純大其藝。種黍稷

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

慶。自洗。紫腴。厚致用酒。酒誥

孝經卷之六

一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污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荀卿曰。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

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為猛矣。然君子制而用之。故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

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

賈誼曰。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

成。今陵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之

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民貧則姦邪生。貧生

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者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本集

唐張全義爲河南尹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絲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唐書

明官志云都水掌川瀆陂池橋道舟車等事凡水利轉漕最大灌漑次之謹其蓄洩以備旱潦磴礮者不得與灌漑者爭利灌漑者不得與轉漕爭利明史

幸經卷之六
二

吳士奇曰河源曰北河江源曰南河河源雖長未若江廣而爲患最大何哉夫河能爲災亦能爲利者也故不知河之利者則不能抑河之害禹平水土亦盡力溝洫而稷成之東南無不耕之土分畦列畛故自爲潴頃共爲渠疏而成川窪而成淵漏者坊塞者潴四野溝洫皆治水之處三時耕歛皆治水之日家家自力本業皆治水之人試觀沿江圩田重重連堤卽有衝決詎至百損故能東橫流而注之海而利九害一西北多荒土種亦黍麥水不爲利遂反爲患稍賜則傾瀉而無所停淫雨則肆溢

自來水
不之

而無所約束海時變聽之河伯而曰神不可以人謀則寧夏之沿河套地最號沃壤神何獨庇此一方乎又謂西北不可以稻則三代之盛都於冀雍局皆仰給東南夫墾田受一分之利卽治河減一分之患使方千里之民各因其利而不煩官府之鳩此十全之利也使方千里之民各因其利而不煩官府之鳩此執要之理也土著之民各識其水性因以順爲功其與不習之吏驟而嘗試逆施而倒行者又相萬也海運之法以爲海波甚險而閩粵鏡澳全以航海致富以爲島夷足虞而當元季世猶能什達六七然海運不可復而膠萊故道宜備緩急墾田不可興而沿河諸邑亦宜廣疏通道派治河派墾而河終潰舍河議漕河決而漕并壞故分支導河因河爲漕此必然之勢亦自然之利也本集

幸經卷之六

驟按大禹治水錫圭告成而終身盡力溝洫夫后稷勸農禹曷爲而侵官也曰禹知黃河濁流久而必淤故廣開溝洫以殺其洶湧衝決之勢終夏之世無復河患禹之明德遠矣商周沿之井田之法大備而河患亦稍息後之言治河者舍溝洫而日事隄防而河害遂與天地相終始矣又按庶人從人者也謹身節用庶人能之用天分地雖曰孝

無不及。然非庶人之所得專也。君相造命故多貴望之辭。

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伊尹曰慎乃儉德能懷永圖。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飲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公父文伯退朝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其以歎

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曰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

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勸義勞也。

宣曲任氏之先爲督造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

氏獨審念粟楚漢相拒榮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金

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

田畜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

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賈誼曰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

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無饑不可得也。

漢江革臨淄人少失父獨與母姑遭天下亂負母逃難備經險

阻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

母辭氣懇款賊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窮

貧裸跣行備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與母歸鄉里嘗以母

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挽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

孝。

茅容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

行見之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鷄爲饌林宗謂爲已設

既而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

勸令學卒以成德。

晉西河王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

體常無完衣而親極滋味。

傅咸疏曰奢侈之費甚於天災。

隋煬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陳百戲於端門街整飾店肆盛

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胡客黠者見以綳帛纏樹曰中國

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爲。

唐山南西道節度使崔瑄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先是瑄會

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縱并

拜於階下。卽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幸。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小學

宋汪革曰。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性理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始自天子。終於庶人。而思不及者。未之有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隨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終義

孝經卷之七

吳之騷類解

三才章第七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楊雄曰。孝至矣。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父母子之天地。歟。無天何生。無地何形。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孝經卷之七

騷按古之帝王。兼君師教民。亦天子之孝也。析之爲博愛。爲德義。爲敬讓。爲禮樂。爲好惡。合之。猶言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云爾。

今狐湖圍雍丘。張巡使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問。語未絕。賊弩射之。而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譙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人矣。然其如天道何。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唐書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違其親。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

其親不獨于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禮運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祭義

孔子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哀公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孝經卷之七

二

老子曰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恒帝時吳祐為膠東相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俱行市中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自親逞忿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曰國家制法因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送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令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因投繯而死後漢書

隋文帝以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與置廳事昇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身自省問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因留養之風俗遂變附書

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廣興之一曰六德智聖仁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周禮王通曰婚娶而論財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為不以財為禮

孝經卷之七

三

薛瑄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瑄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南北史

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

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黨則長幼有序經解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

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
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
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
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文王世子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君子貴人而
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
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怨益亡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讓善
坊記

天子有善讓德于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
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
示順也祭義

九月大雩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雩之爲非正何也其
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
則無及矣是月不艾則無食矣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
雩者爲早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
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者也是以重之
穀梁傳

單襄公曰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

者也不可蓋也國語

荀卿曰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
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疎而敬之

虞芮之君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
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
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入不可以履君子之庭
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史記

藺相如既完璧歸趙渾池之會又使秦王擊虜趙王以相如功
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見相如必辱之和如常

孝經卷之七

五

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於是
舍人相與諫欲辭去相如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
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獨畏廉將軍哉顧吾
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
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
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卒相與歡爲刎頸之交史記
漢安帝時汝南薛包好學篤行以至孝聞父娶後妻憎包分出
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
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

喪遇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也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叔卿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稱疾不起。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年八十餘。以壽終。後漢書

唐睿宗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有功。臣死不敢居梓王之上。上從之。

睦按宋王成器。其秦伯之徒乎。可謂賢矣。唐宋之太宗。明之

成祖。顧其為人。豈肯居人下者。至於建文永樂之際。而禍尤烈也。成器真秦伯之徒也。

靈武節度使李光進。與弟光顏友善。光顏先娶。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後。光進乃娶。光顏使其妻奉管鑰。籍財物。歸於其姒。光進反之曰。新婦逮事先姑。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唐書

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

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

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威。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樂記

子張問政。子曰。君子則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仲尼燕居

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五禮。吉。凶。賓。軍。嘉。六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周禮

司馬遷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此禮樂之本也。史記

示之以好惡而民知敬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洪範

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返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樂記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齊焉。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子曰好賢如縞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緇衣

齊高港以杜粥爲軍司馬問以政要。粥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

孝經卷之七

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二事不失自然

盡善。北齊書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孝經卷之八

孝治章第八

吳之騷類解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進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象曰水地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

孝經卷之八

治而適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適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母以小謀大母以遠言近母以內圖外則

大臣不怨適臣不叛而遠臣不蔽矣。緇衣

楊雄曰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

班固曰昔周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母俾城壞母獨斯畏所以親親尊賢深根固本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兩平之後日以陵夷天

下謂之共王。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王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壹切取勝。嫪笑三代。盪滅古跡。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無骨肉本根之輔。外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蹙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書

漢宣帝九年。立皇考廟。益奉明園戶為奉明縣。史皇孫所葬也。復高皇

帝功臣。終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其無嗣者。復其次。十五年詔曰。吏不廉平。則吏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

十五。漢書

幸經卷之八

十

光武時。董宜為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目殺人。因匿王家。及王出行。以奴驂乘。宜叱奴下車。因格殺之。王即訴帝。帝怒。召宜欲殺之。宜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策。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王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王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後漢書唐太宗曰。為朕養民。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於屏風。得其

善惡之迹。注於名下。以循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命內外五品已上。各舉堪為縣令者。唐書

宋翟公遜行外國。王加恩制曰。宗祀明堂。所以敘諸侯之孝。大養四海。不敢遺小國之臣。堯山堂偶集

明洪武二年。高麗王顯首上表稱賀。願素奉佛。上問使者王居國狀。使以實對。上曰。佛法非所以治王之國。北接虜。南近倭。而不自為傳朕私憂之。乃賜以經史諸書。

明官志云。知縣主一邑事。所職者大都。即府州任也。加瑣屑焉。事無小大。一切倚辦。刑獄重辟。於此為基。邑多疲則苦征輸。邑

幸經卷之八

十

多訟則苦案牘。邑多豪則苦阻撓。邑多盜則苦捕搜。其任愈難。而於民顧益親焉。而常苦於獲上之難。使邑有良令。郡守又不以意為愛憎。有不競勸而民安者乎。

福建布政司奏。有番船漂泊南岸。詢之。乃暹羅遣使與琉球通好。已籍記船物。請命成祖曰。修好是番邦美事。船漂至此。正宜嘉卹。豈可利其物而籍之。鄉有善人。猶能援人於危。況朝廷統行天下哉。其令舟壞者修理。乏食者給粟。俟有便風。導之去。以上

史明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

先君

伊尹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白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商書

周公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微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周書

季梁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勤民而後致力於神。左傳

蘇綽曰：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隋書

後唐明宗問馮道：今歲雖豐，百姓猶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苦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臣記過

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唐王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誦誦之。五代史

宋理宗時，臨安飢，詔賑卹貧民。時馬光祖知榮王與芮有積累，三往見之，王以他辭光祖乃臥於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爲大王子？今民飢欲死，不以此時收拾

人心乎？王以虛虛辭，光祖探懷中出片紙曰：某莊某倉若干，王語塞，遂許以三十萬。光祖遣吏分給，活饑民甚衆。宋史

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惟心，以事其親。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郊特牲

孔子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適妻也者，親之至也。敬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敬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

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敬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下。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

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備也。猶至乎天下矣。東公問

司馬遷曰：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祭之，故也以昧喜，殷之

興也，以有娥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太任而幽王之會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齊魯，春秋繼

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惟婚姻爲兢兢。史記

陶潛爲彭澤令，不以家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本集

西秦王乾歸，以焦道爲太子太師，與參軍國太謀，謂熾誓曰：焦

生非特名儒。乃王佐才也。汝事之當如事吾。熾磐拜遺於牀下。

遺子華至孝。乾歸欲以女妻之。辭曰。娶妻者欲與之共事。二親

也。今以王姬下嫁。蓬茅之士。臣懼其關於中饋也。乾歸曰。卿之

所行。古人之事。孤女不足以強卿。乃以爲尚書郎。南北史

沈煥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

方孝孺題嚴子陵詩云。微賢當遠色。治國須齊家。如何廢郭后。

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莫足倚。羊裘老子早

見幾。獨向桐江釣烟水。本集

夫然彼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

孝經卷之八

本

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

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咸卦

伊尹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國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

暨鳥獸草木魚鼈咸若。商書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洪範

荀卿曰。得衆助。天美意。延年誠信如神。夸誕近魂。

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夜和平天

下莫盛於感人心。性理

八卷終

孝經卷之九

吳之騷類解

聖治章第九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

武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豈聰明作元后。元后

作民父母。周書

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見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禮運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

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漢桓帝時。賈彪爲新息長。小民多不養子。彪嚴爲制。與殺人同

孝經卷之九

一

罪。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爲賈後

書

李翱曰。人之不力於道也。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

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形。

一爲物而一爲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

深長之年。行其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其

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無幾矣。本集

周敦頤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

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

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性理

孝經卷之九

三十一

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爾。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司公其人。也。尊嚴其父。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

祭義

孔子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也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哀公問。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郊謂國之南門外也。明堂在國之東南。文王以配上帝。謂周文王也。

思文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也。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周頌。

孝經卷之九

三十二

維牛維羊。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周頌。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郊特牲。

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烈文。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也。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於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

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手前王不忘。周頌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幸天下諸侯。執豆蓬。遂奔走。追王太王。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大傳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家人卦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子云。於

孝經卷之九

四

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坊記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字對曰。晏子衣縞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騶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

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爲彰君賜乎。爲隱君賜乎。公曰。善。爲我浮無字也。晏子

唐李德裕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疑忌宗室。不令出閣。議者以爲幽閉骨肉。虧傷人倫。陛下誠能聽其年高。屬疎者出閣。又除諸州上佐。使携其男女。出外昏嫁。海內孰不欣悅。唐書穎州團練使王祚。溥之父也。溥爲宰相。祚有賓客。溥常朝服侍立。客坐不安席。祚曰。我犬不足爲起。五代史

孝經卷之九

五

明嘉靖初。襄府襄陽王祐。懇疏請宗人各得執業。爲士農無煩朝廷歲祿。且可免諸宗帝餼。事下禮部。格不行。明史王世貞曰。國家待宗室。意往往傷於用恩。其待宗室之法。往往傷於用義。夫族屬至於奉國將軍。亦可已矣。又復推而三其中。尉以至於世世不絕。此所謂傷於用恩者也。無罪而困之一絨之中。絕其仕進之路。所謂傷於用義者也。夫薄待族屬。以不足用而厚困民。以供之。是壅閼主上之仁於尺寸之內。而蔓害於萬里之外也。竊以爲海內大省。除不可開邸外。有困不治者。分徙而居之。奉國中尉而下。不通屬籍。材者聽其補博士弟子。取

科第不材者習四民之業以自給。年至六十始予本品服優之。庶可以支乎。本集

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驟按自嚴父配天。至於容止進退德之至。孝之至。孝之至。治之至。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掌乎。

孝經卷之九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怠。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怨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

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

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

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

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

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

舜見之矣。

陟岵。孝子行役。不怠其親也。其詩曰。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

嗟予行役。夙夜無已。上同慎旃。之哉。猶來無止。生則必歸。陟

彼岐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猶來無止。上同慎旃。之哉。猶來無止。死則必歸。陟

孝經卷之九

哉。猶來無止。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

上慎旃哉。猶來無死。國風

蓼莪。周幽王時。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也。其詩曰。蓼蓼

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

父母。生我勞瘁。緝之聲矣。維艱之耻。殯氏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拂

拂。民莫不穀。我獨不卒。小雅

周有申喜者。亡其母。間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管子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病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史記

尹吉甫有子伯奇。母死。吉甫更娶後妻。妻譖伯奇。吉甫聽之。放伯奇於野。伯奇編芰荷而衣。採梓花而食。清朝履霜。而自傷無

罪。見放逐。乃援琴而鼓之。宣王出遊。吉甫從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還伯奇。

驛按古樂府履霜操有曰。不明其心。分信讒言。此非伯奇之言也。信讒親之過小者也。伯奇孝子而為怨乎。至於射殺後妻。伯奇必以死爭矣。此尤傳者之誤。夫伯奇孝思維則。不可以不辨。善平昌黎之琴操也。其履霜操曰。父兮兒寒。母兮兒饑。兒罪當笞。逐兒何為。見在中野。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見寒何衣。見饑何食。見行於野。履霜以足。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

馮翔吉。魯父為原鄉令。為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翔年十五。擗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殺之。使廷尉卿蔡法度訊之。稱曰。囚雖年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法度乃更和顏誘之。終無異辭。上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稱曰。異哉。王尹。何量稱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稱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同拒而止。梁書

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子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曾子問

驛按今之娶婦者。數尚奢侈。花燭之夜。中人十家之產。不積也。不學禮。無以立。安得盡委巷之人。而納於不舉樂之教乎。樂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

唐武后朝。洛陽王慶之等數百人。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太后詔慶之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慶之屢求見。太后怒。命鳳閣侍

即李昭德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因言於太后曰。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太后以為然。唐書

宋仁宗以韓琦同平章事。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包拯為御史中丞。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夫萬物皆有其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司馬光疏曰。臣進深建太子之說。今叔無所聞。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處為不祥之事。小人無

遠慮。特欲余卒之際。授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宋史

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

葛蕭王族。刺平王也。其詩曰。綿綿葛蕭。在河之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傾。綿綿葛蕭。在河之溪。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綿綿葛蕭。在河之洲。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國風

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惟賢者為不然。荀子

荀悅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遊俠。遊說。遊行。此三者。飾華廢實。競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制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習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風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漢記

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孝經卷之九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曲禮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綬也。王言如綸。其出如綍。大綱衣。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駮按邦君之妻一章。知稱謂之際。無可苟也。況人有父母。而

不正其稱可乎。律有三父八母之分。而功令於士大夫之報母艱也。有嫡親繼生之辨。其曰親母者。由嫡母繼母之子而自稱之也。其曰嫡母曰繼母曰生母者。由庶母之子而各稱之也。故嫡繼之子稱母不言生。嫌於庶母不忍喪也。庶母之子稱母不言親。嫌於嫡母不敢抗也。然則繼妻之子亦嫡子也。其稱嫡母當奈何。以義裁之曰。前母可矣。若父妾之有子者。其曰庶母。今亦既稱之矣。

桓公元年傳曰。元年卽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爲編年法。及漢文帝感方士之

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夫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豈記又明遠

十一

可行之法也。必欲傳久。當以春秋編年爲正。胡傳

騷按春秋編年之法。當與行夏之時。萬古不易可也。集中引事不列改元年號。俱從帝王卽位之始年。累其年數。知我者

其惟春秋乎。

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以名

生爲信。如文王昌。以類命爲象。如孔子首

取於物爲假。如因鯀魚。取於父爲類。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土。以畜牲則廢祀。

以器幣則廢禮。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左傳

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尸子

王佐之言

文帝高祖中子也。立爲代王。高后崩。諸呂謀爲亂。欲危劉氏。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使人迎代王。王至渭橋。群臣拜謁稱臣。太尉勃進曰。願請間。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十四年。詔曰。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

孝經卷之九

三

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祈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其愧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宣帝詔置廷尉平四人。每季秋後請。幸宣室。齋居決事。涿郡太守鄭昌疏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剛定律令。今不正其本。而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爲亂首矣。

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裁日閒數人。得百

錢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校老子著書十萬餘言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以上漢書

梁武帝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著作佐郎許懋曰舜柴岱宗是爲巡守而孝經鈞命決云封於泰山此緯書之曲說也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齊民淳安得泥金簡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矣亦甚矣若聖王不須封禪若凡至不應封禪秦始皇帝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非盛德之事不足爲法也上嘉納之遂止梁書

孝經卷之九

古

駢按唐虞三代未嘗有封禪之說故六經與孔孟俱不及之

且郊祀后稷以配天則已祭天也天子有方望諸侯祭封內山川則已祭泰山也許懋之言可正從來封禪之謬矣

魏源懷性寬簡常曰爲貴人當舉綱維何必事事詳細譬如爲屋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審非屋之病也

魏高允明於歷數初不推步論說游雅數以災異問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必問此以上南北史

隋李密問王霸之略王通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文中子

唐太宗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爲民害是以不多言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

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幸其宅問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胡氏曰高宗非不能忍乃過於忍之失爲公藝者宜曰臣家所以同居之故由家長專治惟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也

駢按公藝之對高宗誠失言矣然張氏之百忍與浦江鄭氏之不聽婦人言固治家長久之道也先慈夫人出程氏程亦累世同居明之中葉表其間曰百忍遺風母氏故秉家訓雅

孝經卷之九

五

信佛經有負之者曰必我風負於他今正好價之有傷之者曰必我風侮於他今正應受之雖吾儒犯而不校之學又何加焉

李翔以史官記事不實奏狀曰臣謬秉史館以記汙爲職故勸善懲惡正言直筆記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姦臣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而舊例皆訪之於人又取行狀謠議以爲據夫今之作行狀者多其門生故吏之詞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安足信也臣謂宜直載事實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之辭則足以爲正直矣段秀實傳但記其倒用司農印

以追逆兵以象笏擊朱泚則足以爲忠烈矣

代宗時顏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闈始增祖宗之謚玄宗末

姦臣竊命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

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稱其至者也請從初謚以省文尚質

正名敦本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獨袁修官以兵進奏言陵廟

玉冊木主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冊乃初謚也

驛按蓋之贊堯也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以是爲人君之極

則矣而明太祖之徽號十六字曰聖神文武亦無足異至嘉

靖朝復加稱二十字曰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不亦贅乎嗚呼

秦政之稱始皇不以文其暴武豐之稱則天不以蓋其淫若

真卿請從初謚可謂愛君以德也

初宋太祖論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改元乾德及蜀

平宮人入內見其鏡背有諷乾德四年鑄者召齊侯問之儀對

曰此必蜀物蜀主王衍嘗有此號太祖大悅曰宰相須用讀書

人由是益重儒者

元仁宗諭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須朕自選用毋輒擬奏人言

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蓋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

是萬世公論於是陞翰林國史院秩從一品尋勅博選中外才

學之士居之

驛按陶弘景言註易誤不至殺人註本草誤有不得其死者

世以爲知言而唐子西以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經註本草誤

其禍疾而小註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

禍至於伏屍百萬流血千里與仁宗御史臺國史院之說所

見略同蓋有不知而作者蓋亦視此爲鑒也

明宣宗覽夢卜求賢之語顧侍臣曰人主心誠求賢未有不

得者然有高宗之心後可以夢告有傳說之賢後可以版築相若

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識用王梁豈不誤哉

楊士奇與修三朝實錄是非悉徵諸實嘗語人曰天下萬世之

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以上明史

行思可樂

伊尹曰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證終于始有言遜于汝

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爲

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國以辨言亂舊政臣聞以寵利居

成功邦其承乎于休

晉楚遇于郢陵范文子不欲戰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

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爲外懼乎

齊人妻敬成陟西過洛陽求見上曰陛下都洛陽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秦地被山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其此亦極天下之元而附其背也帝問群臣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張良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右隴獨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守獨以一而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妻敬說是也上即曰西都關中以妻敬為郎中賜姓劉氏漢書

唐王忠嗣少勇敢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為務常曰太平之

幸經卷之九

太

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間諜見可勝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以上唐書

宋真宗問李沆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宜先又言吾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少以報國爾

神宗嘗有意燕勳請太后白其事太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質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

以言帝曰敢不受教以上宋史

幸經卷之九

七

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略曰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刀筋骨絕於傀儡倒流離破產鬻賣男女無服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營猶屠殺牛羊割鰓魚鼈以為膳羞食者其美死者其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筋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本集

元臣別迭等言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耶律楚材曰陛下南伐軍需所資若均定中原地稅商稅及鹽酒鐵冶山澤之稅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疋粟四十餘萬石何謂無補哉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吏悉用士人如

陳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參佐皆省部舊人爲之後世祖至雲中十路咸進庫籍金帛帝大喜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如此卽日拜中書令元制片攻城對敵以矢石相加者皆皆之汴梁將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於外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復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於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乃詔罪止完顏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李氏藏書

耶律楚材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又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

人以爲名言元史

卷之九

手

明宣德二年諸臣進講易觀大象畢上曰古者帝王有巡狩之禮舜五載一巡成周十二年一巡已與虞時不同况後世乎爲治貴有實效誠能選任賢良撫養百姓崇德報功畢協至公不患制度不一民風不振若以後世侍衛之衆征求之廣欲行時巡之禮難矣

中貴人言宣德中嘗遣王三保下西洋獲珍異無算憲宗索前牒於部大司馬項忠詰吏則劉大夏先搜而匿之微笑曰王三保下西洋費金錢數十萬軍民死者萬計贖卽在尚宜毀之以

機

按其根猶追其有無耶忠聳然揖而謝指其位曰公達國體此不久屬公矣代忠者余子俊汪直欲乘間討安南索永樂中下安南牒大夏匿弗予密告子俊曰費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子俊深服遂力阻之後爲大司馬大夏嘗曰居官以正己爲先所謂正己不特戒利亦當遠名陳獻章重稱之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以上明史

德義可懷

仲應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極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商書

卷之九

主

孟子謂宋鈞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罷人不知亦罷曰何如斯可以爲賢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爲賢矣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愛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遂餓死於首陽山史記

董卓遷帝於長安幽州牧劉虞嘆曰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曰田疇雖下少多稱其奇時時年二十二矣虞乃署爲從事疇曰稱官未使爲衆

唐書

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嶠循開徑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嶠以為天子榮。庶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為公孫瓚所害。嶠聞。哀感發。表哭泣而去。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殿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三國志

唐狄仁傑為并州法曹。同僚鄭崇。實當使絕城。崇賢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容嘆其誠。每日秋公之暇。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常山太守顏杲卿。與長史袁履謙。起兵討賊。被執死之。杲卿子

孝經卷之九

至

是父是子

泉明為史思明所虜。既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履謙尸棺。斂以歸。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泉明號泣求訪。久乃得之。詣親友乞索贖。先姑姊妹。而後其子。遇父時。將吏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均減資糧。一如親戚。履謙妻疑夫衣余儉薄。發棺視之。與杲卿無異。乃愧服。

唐德宗時。諸州大水。陸贄請遣使賑撫。上曰。淮西貢賦既闕。不必遣。贄曰。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乃遣使並撫諸道。以上唐書

宋范仲淹平生好施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

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為歛。子無以為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錢公輔記

驟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禮曰。大孝不匱。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夫曰錫類曰博施。故無孝子而不好施者。所謂以天下養。非私天下以自養之謂。正欲使天下之人。無不各遂其養。而吾之養親者。始無歉也。

孝經卷之九

至

明申官汪直。延郡邑張甚。都御史以下咸趨拜。陳遷獨長揖直怒。問若何官。曰提學直曰。提學寧尊於都御史耶。遷曰。提學宗王斯文。為世表率。雖死不屈。節轉按察使。賊史受賂百金者。辭第列數錢。或問之曰。貪夫重去財。若盡沒入。必望而貨權貴反捷。吾法以母喪歸。行李一肩。士民泣送者數千人。遷嘗置田以祀先周族。遭歿家貧甚。族人以田還其子。歿不可。曰。先人行義。戴取以自利。豈不愧乎。

胡宗憲令益都馮宗伯琦。大父惟重。宗憲同籍也。子子履。謹聘某氏。未成而惟重死。女家欲棄言。宗憲自持幣往女家。女家以鄰令。故不敢違。乃歸女。即宗伯母也。琦亦絕不知其事。宗憲有

孫孝廉燈爲其祖請諡下禮官琦以語母母愕曰是前益都胡令耶我所以字爾父者則胡令以也琦大驚抱燈泣曰吾竟不知而祖之爲德於琦家而未有以報也司馬社稷臣抑天下義人也

施氏女婺源人父母歿遺弟僅二歲家頗厚女恐既嫁而族人將不利於孺子乃貞不字散家產什之一以備遺親族親族戴其德遂不復忌孤及孤長女爲娶婦時女年垂四十矣親族請卜婿弟踞泣以請姑亦泣曰我生死施氏女也若勿強我遂聽其志終身不嫁邑中紳士太義之私諡女曰貞孝姑以上明史

孝經卷之九

三

作事可法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轂服周之冕樂則韶武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大傳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養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籍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聘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祭義

鈔同錄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下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備王制

孝經卷之九

三

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糴三而舍一中熟糴二而舍一下熟糴一而舍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上熟之所斂通鑑

駱按平糴之法卽周制耕九餘三之意但井田既廢非糴糶不可耳耿齋曰之常平倉長孫平之義倉朱晦菴之社倉皆迹此而行之以其不可易也後世不備荒而徒議救荒夫已荒而救之則民之死者大半不吾待也况奉行者又多難其入乎

沛公西入咸陽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謀乃還軍霸上召諸縣父

老萊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以待將軍。而將軍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所謂「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

諸呂擅權。陳平嘗燕居深念。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務附。士務附則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君何不交權太尉。平用其計。與太尉勃。深相結。呂氏謀益衰。以上史記無此

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馮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柰何。衆辱我。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李牧為趙將。居邊。市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其成功。故得盡其智能。今魏尚為雲中守。匈奴遠避。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漢書

孝經卷之九

孝經

一時處
應世
仁術

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上常衣赭衣。關三木。所幸慎夫人。今衣不得曳地。帷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史記

汲黯為謁者。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帝使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武帝賢而釋之。

孝經卷之九

孝經

宣帝二十年。大司農丞耿壽昌奏言。歲豐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粟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等郡穀。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又令邊郡皆築倉。穀賤增價而糴。以利民。穀貴減價而糴。以利民。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賜爵。關內侯。宣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其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

勉。願。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
漢世良吏於是為盛

疏廣既歸鄉里。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
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供具。子孫因廣所愛信者。勸買田宅。廣
曰。吾自有舊田。慮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
復增益。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
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
生怨。以上漢書

馬援少家貧。辭其兄况之北地田牧。嘗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

孝經卷之九

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嘆曰。凡殖財產。貴其能。販
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

漢光武勅馮異曰。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
將非不健闘。然好勇掠。卿本能御吏。念自修饒。無為郡縣所苦。

光武元年。以卓茂為太傅。封褒德侯。卓茂恬淡竊道。行已在清
濁之間。為密令。視民如子。民有言亭長受遺者。茂曰。亭長為從
汝求乎。為汝有事賜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
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亭長數善吏。茂時遺之禮
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

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且歸念之。
數年。教化大行。遷京都丞。王莽居攝。以病免。帝即位。先訪求茂。
封之。茂時年七十餘矣。

明帝二年冬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知天地
桓榮為五更。知五行。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帝自為辨說。諸
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紳。闔門而觀聽者。億萬計。帝自為
太子。受尚書於榮。及即位。猶尊榮以師禮。嘗令榮坐東面。設几
杖。親自執業。榮疾篤。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
垂涕良久。乃去。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

孝經卷之九

明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
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
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第。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
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
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卓帝詔議貢舉法。大鴻臚韋彪議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
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忠孝之人。持心近厚。嚴
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閭閻。其要歸在

終無分
者不可
不知

明帝尊
師如此
東漢所
以多
人也

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納之

章帝二年詔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原給之

章帝之為太子也受書於汝南張酺九年東巡酺為東郡太守

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先侑弟子之儀使酺講尚

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

杜密嘗為北海相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

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

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

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情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

孝經卷之九

羊

之賢而密達之遠道失節之士而密料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

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是慚服待之彌厚以上後漢書

蘇峻之變宮闕灰燼成帝以建平園為官溫嶠欲遷都豫章三

吳之豪請都會稽王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

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凋弊若農事不修

則樂土為墟矣由是不復徙都晉書

隋文帝五年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

以下貧富為差儲之官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後

之隋書

唐太宗立妃長孫氏為皇后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務崇

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

晨惟家之索妻婦人安敢預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

太宗於弘文殿聚四庫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選天

下文學之士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

講論前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

太宗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奢省費輕

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

驛按漢宣帝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

孝經卷之九

羊

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明帝曰郎官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

受其殃唐太宗嘗令五品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又曰選用

廉吏使民衣食有餘故守令廉則民可富矣不則農桑無補

也守令仁則民歸厚矣不則學政無益也欲興太平之治無

良守令焉烏乎可將無守令仁廉而不得行其志者乎曰聞

之邵堯夫矣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此正賢者盡力之時

也

太宗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

尹起莘曰此貞觀致治之本也宰相制天下事豈必盡能無

夫誠使諫官得隨事言之。則不待命令已行而後救之。於未流矣。王安石嘗欲倣此。既而當國有舉其說者。則曰。是又益兩參政也。然則諫官入閣。固非大臣之所樂也。必有英明之君。其體而行之乎。

太宗以選人多詐冒資蔭。勅命自官。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戴胄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勅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從之。

孝經卷之九

聖

太宗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上謂蕭瑀曰。朕得良工十數。以示弓工。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議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房玄齡監修國史。太宗語之曰。漢書載子虛上林賦。浮華無用。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載之。

太宗勅百司。詔勅未便者。皆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已意。太宗禁上書告訐者。謂群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爲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

公上行
婦禮在
唐世元

太宗定文武官六百餘員。謂房玄齡曰。朕以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處也。

太宗以南平公主嫁王敬直。敬直珪之子也。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至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笄行。盥饋之禮。是後公主始行婦禮。

裴行儉破阿史那都支。得瑪瑙盤。廣二尺餘。以示將士。軍吏捧以升階。跌而碎之。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子非故爲何。至於是不。復有追惜之色。詔賜都支等資產金器三千並分給。親故。

孝經卷之九

聖

偏裨數日而盡。開元間。張嘉貞爲工部尚書。不營家產。曰。吾貴爲將相。何憂寒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爲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爲也。

初。安史之亂。戶口什亡八九。府庫耗竭。所在宿重兵。其費皆倚辦於劉晏。晏以爲辦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勾檢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又以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以

告豐則貴糴。糴則賤糶。焉令知院官始見不稔端。則先申惠免。救助之數。及期即與奏行。不待因弊流下而後賑。又權鹽充軍。國之川官多則民擾。但於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賣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不復置官。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謂之常平鹽。先是關東穀運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為患。要謂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造船。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並無沉覆之患。又於揚子造船處。艘給千緡。或言虛費太多。要謂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作事必先使之私用。無害則官物堅完。又力勤於作為。事無閒劇。必於一日中決之。不使留宿。

孝經卷之九

養

胡寅曰。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而其言曰。集衆務在得人。曰。戶口多則賦稅廣。曰。官多則民擾。曰。論大事不計小費。曰。事必於一日中決之。凡獄訟文移。未有不以決遣為利。滯淹為害者也。此可法之五事也。

驛按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于路片言折獄。而記者。記其無宿諾。蓋得此意。彼有以訟為難。以謹告者。為餌其聽斷也。非財不直。苟不如意。指輒一事而數年不決。當農功而留兩造之辭。不淹繫而廢四民之業。馴致富民多貧。貧民

多死。真劉晏之罪人止

初河隴既沒於吐蕃。安西北庭及西域人使人在長安者。仰給於度支。李泌知胡客皆有妻子。買田宅。命停其給。凡四千人。皆請政府訴之。泌曰。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各遣歸國。不願者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乎。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禁旅益壯。歲省五十萬緡。

孝經卷之九

養

李正已畏上威名。表獻鈔三十萬緡。代宗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已慚服。

代宗以李抱真為澤潞節度副使。抱真虞山東有變。籍民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實行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三萬。雄視山東。步兵為諸道最。

憲宗曰。朕宮中用帛一定。皆籍其數。惟陶拔百姓。則不計費。

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若。頃之左右自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

唐世有
長孫
解事可
謂賢中
解事者
矣

熾

大
言

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獻婦人以求相
豈天子之意耶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

穆宗餌金石之藥疾作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太
后乃汾陽王之後曰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也太子雖少但
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
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是夕上崩敬宗
即位以上唐書

漢王劉知遠還晉陽議率民財以資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
因河東以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

孝經卷之九

義

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助軍雖後不厚
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

周顯德六年淮南僭世宗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
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哉惡在責其必償
也以上五代史

宋太祖謂趙普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八姓十二君僭竊相
踵生民塗炭吾欲息天下兵其道何如普對曰向來方鎮太重
今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帝因晚朝
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至此然天子亦

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守信等請其故帝曰此位誰不

欲為守信等頓首曰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
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為其可得乎
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
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
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
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
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
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

孝經卷之九

義

而兩骨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於是各罷宿衛就鎮
初三司諸諸場院主吏有美餘粟及萬石每五萬束以上者賞
張全操上言此苟非倍取民租私減軍食何以致之太祖乃部
罷美餘賞格勿復施行

太祖遣曹彬伐江南誠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
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出圍則
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之
潘美等皆失色曹彬將克金陵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
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

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彬即解。又明日城陷。兵不血刃。

太祖開寶三年。省州縣官。增其俸。詔曰。吏員很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戶口為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

仁宗嘉祐二年。詔諸州置廣惠倉。初天下沒入戶絕田。由官自強之。至是韓琦請。毋勿窮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為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

富弼知青州。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弼勸部民出粟。益

孝經卷之九

義

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又山林川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凡活五十餘萬人。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帝聞遣使獎勞。加禮部侍郎。弼固辭不受。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章。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但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耳。

度宗七年。淮浙江西皆饑。命官賑貸。知撫州黃震大書閉糶者籍強糶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甚眾。

孝宗十九年。浙東大饑。黃淮薦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熹始

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米遂輟集。熹又言。乾道四年

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

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欽散。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

之。凡十有四年。以原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

社倉。不復收息。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歉

年。民不缺食。其法十家為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推一人為社

首。其無行之士。與衣食不缺者。不入甲。願入甲者。一家大口一

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不預。置籍以貸之。詔下其法於諸路。

趙方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上

孝經卷之九

義

明太祖嘗焚香祝天。願神靈垂有歸母。苦天下生民。馬后曰。今豪傑並爭。雖未卜天命所屬。然以妾觀之。惟以不啻殺人為本。人心即天命也。

太祖欲取浙東諸郡。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

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定。使民樂附。則未下郡

縣。必聞風來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不妄殺人。喜不自勝。蓋師

旅之行。勢如烈火。故鳥不萃。鷹鷂之林。獸不入網羅之野。為將

者。能以不殺為心。非特國家之利。即子孫亦蒙其福。

洪武時宮人有過帝怒馬后命付宮正司帝怒解問曰爾不自
治何也后曰以喜怒為賞罰必有偏輕重者付之宮正司自當
持其平且治天下者豈能人人自賞罰哉有司者治之耳

陶凱請專設東宮官罷兼領職使輔導有所責成太祖曰朕處
廷臣與東宮官有不相能遂成嫌隙從中交構若江充事可鑑
故以廷臣有才望者兼領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同心
庶幾離間不生群臣咸服

擢泰州訓導門克新為左贊善紹興府教授王俊華為右贊善
時天下學官入覲者太祖親詢以政事獨克新敷奏亮直俊華

孝經卷之九

工文辭故有是擢謂二人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
言故也

人言山東舊有金穴可採太祖曰採金利於官者少損於民者
多況凋瘵之餘豈可重勞民力

吏部奏唐官有罪宜除僉崖諸縣太祖曰天下一家何獨外此
若其民俗未淳正宜導以良吏奈何以罪人任邪

明太祖躬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群臣於壇所諭之曰耕籍
古禮也一以供宗盛一以勸民務本朕數舉行之者欲使民盡
力於田畝以遂其生養今禮成與爾等享酢於此非為宴樂欲

群臣共知重農耳

太祖勅中書省有司考課必書農桑學政之績詔曰農桑衣食
之本學政理道之原有司赴京無農桑學政實跡者以違制論
民有不奉天時負地利者如律究

太祖謂富民多蒙於鄉命名之至親諭曰汝等所以安田里饒
衣食者誰遺之使天下一日無主則強凌弱衆暴寡汝等能享

其富乎朕為天下主立法定制使汝等各全其生汝等亦當興
孝弟睦親族給貧乏共為良民以稱朕意因賜之食顧謂侍臣

曰朕勉之為善耳王禕曰古帝王皆兼君師之任三代而下知
為治不知為教陛下治教並行與古比隆矣

孝經卷之九

驟按鄉有富民猶國之有巨室也太祖賜富民食勉以分任

教養之責聖心獨創可為牧民者法矣

以修撰張信為侍讀學士編修戴冕為侍講太祖諭之曰官翰
林者列朕左右凡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

崔群李絳在翰林皆能正言補闕名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
期毋負朕擢用之意

國初五府治兵而不調發兵部得調發而不治兵防專戎也久
之高皇帝作而歎曰軍以衛民奈何浚民以供軍乎吾將養兵

元法
善於此

百萬於京師不煩民間斗粟則立屯法自龍江衛始大略以遠田三畝易民近田一畝爲屯田不足則移五衛軍於江浦以就屯軍十而耕者七其三城守人受田三十六畝歲收子粒十有八石月給田軍米一石復行之於邊郡其間土有肥瘠地有衝緩軍所受田與所入粒亦因是爲差兵散於農則卒不惰將習知軍則法不擾

明初踵元季之弊歲租多不入官庫僅爲虛籍有發其事者陳確故揚言以其時行視其郡邑俾得預爲計及期已原皆盈有坐劫麥舟論死者四十八人確覆案曰此愚民因舟漂抵岸爭

孝經卷之九

挺而取之非素合謀安得盡論死乃罪首一人餘從末減

徐達等擒張士誠檻送建康達之將破城也與常遇春約曰師入吾營而左公營而右將士人子一牌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師入而民不知有兵竊相告曰奈何久抗王師

胡大海嘗言我武人不讀書行軍雖有三事不殺人不擄人婦女不燬人廬舍故軍出入爭赴之

永樂元年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食不食請質上曰王者能修德行政任賢去邪然後日月當食不食適以陰雨不見豈果

不食邪其勿賀

七年上謂禮部尚書呂震曰朕今起符蓋古人省方觀民之意服食之物皆備以行無取於民有司不體朕心妄有科擾使民未見德而先受害其遣使先諭道途所經郡縣朕至日止令正官一人朝見毋侵擾百姓

成祖議建儲丘福王寧稱高煦戰功成祖曰居守功高於扈從儲貳分定於嫡長且元子仁賢真社稷主汝等勿復言

鄭賜劾奏廣東知州陳敏等運糧遭風壞舟擅以官糧濟軍士請逮問之成祖曰運糧所以育軍安得不與賜曰法不得擅給

孝經卷之九

上曰事有權宜待報而後給無及矣汲黯所以達大體也其置勿問

二十四年戶部言直隸州縣民饑成祖嘆曰君以民立國古人所以致雍熙之盛其道始於足民衣食如漢文景之世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唐太宗時民間斗米三錢行旅不齎糧何憂水旱皇考置豫備倉出內帑易粟儲之然必至饑民嗷嗷始達於朝又必待命下乃賑死已不逮矣其令有司今後遇饑荒急迫卽驗實發倉賑之然後奏聞

朕按救荒不待奏報始於汲黯後之人踵而行之往往賴仁

爲將如
此何必
讀書

賢之主。寬其文網。成祖。懸諸令甲。萬世救荒者所當法也。

洪熙朝。淮徐山東饑。仁宗召閣臣下詔。蠲田租。停官物料。楊士奇曰。此戶工事。當令與聞。上曰。救民如拯溺。部臣慮國用不足。往往持不決之意。於是呼中官具筆札。令士奇等草詔。侍臣言。山東地方千里。豈盡饑。無溫恩。上曰。恤民寧厚。朕爲天下主。豈與民較尺寸耶。立遣使班行。

正統間。夏寅疏論。兩京並建。當使常合。以制天下輕重之勢。徐州爲南北之衝。地連山東。邇來民饑無聊。宜急議賑恤。臨清亦南北咽喉。一旦有梗。此起禍不難。宜選大臣有才望者鎮其地。訓兵屯田。以示天下形勢。廷議是之。

孝經卷之九

四

都御史王竑出總漕淮等兼巡撫。時大饑。竑發官廩。及勸富人輸粟賑之。諸廩已空。獨廣運倉尚餘粟。則中官與戶部王之竑欲先發。後聞主者難之。竑曰。民急矣。恐一旦變生。主者唯唯。乃大發賑。近者餉以粥。遠者量散米。流移者給口糧。病者委醫治。死二者與棺。葬貧者贖還。於是淮民大悅。歌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巡撫。凶年不荒。軍民安堵。先是景帝開歲饑狀。驚曰。淮民其稿乎。及得竑奏。輒發倉曰。好御史。不然。餓死我百姓矣。天順間。兩廣賊張甚。以葉盛爲右僉都御史。鎮其地。故例廣東

臨禁無入廣西。諸賈往往賒守關者。得跳去。盛以爲地既窄。過勢必不能禁。徒爲奸人利耳。莫若明示諸賈。令其入米於官。而聽之出境。於是軍有餘粟。軍餉需焉。

孝宗十年。命戶部侍郎劉大夏。整理北邊糧草。時倉場告乏。尚書周經曰。北邊糧草。半屬中貴經營。此行恐不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遠不在近。既至。召父老日夕講究。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民。但願告報者。米十石以上。草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蓄積有餘。蓋往時糴買法。糧千百

孝經卷之九

聖

石。草千萬。東方准告。致中貴爭相爲市。自此法立。有糧草之家。皆自往告報。中貴人即欲收糴。無處得買。由是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

明官志云。王官不外。謂王姻下內除大臣族。無得任臺諫。族避僚屬者。卑避尊。非閑秩冗局。不官其土稅重地。人無得官計部。凡獄具七。必衡諸法。不者。輒以其具反治之。宗人不卽市。官人不卽獄。悼隆隆殘不卽刑。以上明史。

容止可觀進退可度

卷阿。召康公從成王。游歌作詩爲戒也。其六章曰。顯顯卬卬。如

主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大雅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貽貽庶人僬僬趨走曲禮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遫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

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苟卿曰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勩

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

程子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性理

蘇轍曰衣冠佩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却猛獸定心寡

欲可以懷鬼神古史

吳漢性強力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嘆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湖陽公主光武姊也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徵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播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靈帝時以桓典爲侍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以上後漢書

真宗初卽位王曾以帝宜近師儒召侍講學士孫奭日御經筵帝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正輿卽拱立不講帝爲竦然

端宗播越海濱楊太妃垂簾與群臣語猶稱奴每時節朝會獨

坐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

淚衣盡濕凡有述作皆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以

勸講以上宋史

元明宗以西僧爲帝師命朝廷郊迎大臣俯伏進觴惟國子祭

酒亭木魯翽舉觴立進日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子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立飲元史

陳伯獻嘗稱林瀚賤者卽之不知其爲貴卑者卽之不知其爲尊愚不肖者卽之不知其爲賢且智獨非義相干者卽之始知其意然不可犯也

謝鐸言黃孔昭在文選時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以上明史

政令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

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董仲舒策曰。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正有邪氣。奸其間者。漢書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孝經卷之十

紀孝行章第十

吳之騷類解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大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舜居媯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瞍。夔夔唯謹。如子道。史記

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如恐失之。可謂能子矣。

淮南子

唐曹王皋為衡州刺史。有治行。觀察使辛京果嫉之。陷以法。貶潮州刺史。楊炎入相。復擢為衡州。始皋之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因服就辦。入則擁笏垂魚。即貶於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贖謝告實。唐書

司馬光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習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有不可行。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小學

養則致其樂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祭義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皙

孝經卷之十

二

必有酒肉，將微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微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齊嘗聘曾子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問愛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宋語

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身著五色斑斕之衣，嘗取水上堂，詐跌仆臥地爲小兒啼，弄雜於親側，欲親之喜。

初，榮太子廢，貴太后請立梁王，袁盎諫不可。梁王怨盎，乃與羊勝、公孫詭謀，使人刺殺盎。於是帝遣田叔往按捕，王令跪勝自

殺。時太后憂梁事，不食，帝亦患之。田叔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上大然之。太后立起坐餐，氣平復。通鑑

昭帝初卽政，詔舉賢良文學之士，桓寬採集羣議，用相勸誠。其孝養篇有曰：無其能而竊其位，無其功而有其祿，雖有富貴，由驕蹻之養也。高臺極望，食案方丈，而不可謂孝。老親之腹非盡囊也，何故常盛不道之物？本集

孝經卷之十

三

養不如啜菽飲水之盡歡也。且父母既沒，猶當求仁果以祀之。況生存之日，忍以親腹爲盜囊乎？孫明復乞錢於范仲淹，殆亦此意。

廬江毛義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回辭而去。及義母死，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帝下詔褒寵，賜穀千斛。帝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牛酒，壽終於家。後漢書

唐武后朝，以李迥秀同平章事。迥秀母本微賤，妻叱腰婢，母聞

之不悅。迺秀即時出之。曰。娶妻本以養親。今乃違忤顏色。安可留也。唐書

崔玄瞻母盧氏嘗誡玄瞻曰。吾見婦兄辛玄馭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貨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比見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玄瞻遵奉教誡。以清謹見稱。小學

范仲淹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上謁。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又贈錢一千。因問之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可足。仲淹曰。吾今補子為學。臘月得錢三千。以供養。不亦可乎。於是授以春秋。十年後。泰山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朝廷召至。乃昔日索甘旨孫秀才也。李氏藏書

尹焞師事程頤。紹聖初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宋史
高宗紹興初。胡安國為給事中。兼侍讀。以論事忤旨。遂乞侍養。許之。其謝表曰。叱馭戒塗。夢寐碧鷄之佳境。牽衣結綬。徘徊烏鳥之深情。矧當喜懼之年。深計短長之日。尤山堂偶集

方孝孺愛日堂詩曰。白日麗青天。朝出扶桑處。滿堂上有親。雪滿巔。坐看白日心。茫然長繩不可繫。急景如流川。羲和羲和。停爾鞭。高堂一日如千年。本集

病則致其憂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不及他事。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齒本曰矧。怒不至瞋。甚疾止復。大笑也。故。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曲禮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

孝經卷之十

五

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親寒燠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所食之餘。不可再進。應曰。諾。然後退。

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文王世子

昭公十九年冬。雩。許悼公。賊未討。何以書。莒。不成於秋也。則肩為加弑。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言衣食增損得宜。止進藥而藥殺。是以

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春秋公羊傳

汝弗陳郡人也。五歲母病不食。郁亦不食。母憐之。強食。郁能察色。知病輒復。不食。鄉人號曰異童。年十五。著於鄉里。父母終。思慕致毀。推財與兄弟。隱於草澤。淵明集

明洪祥。黃梅人。父友璋病癘。祥侍臥起。夜不解帶。垂一載餘。父念祥久侍。乃強起。呼祥語曰。吾病少愈。可無須人。汝姑去。弟留一僕侍我。祥伴諾。其夜猶伏。父榻旁。夜半。父起。呼僕不。力。息而仆。忽有一人掖之。驚曰。爲誰。祥曰。兒也。父子於暗中相持。大哭。父曰。天乎。兒孝至矣。疾良已。祥竭力承事。得優游十餘年。父卒。悲思不置。嘗見父形於醺。薦鏡中。年九十七。終。子六人俱賢。明史

喪則致其哀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子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雜記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

敬有餘也。伯弓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曾子問曰。相識

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子夏曰。

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

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曾子問。

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

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不忍忘其親且有引。以土相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雜記

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

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

人不弔。君至尊也。去父母之殯。而往弔。猶不敢。况未殯而臨諸

臣乎。穀梁傳

唐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爲服既公。除欲以今

秋成。皆于志。寧言漢文立制。本爲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

隨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喪畢。成昏。高宗從之。

德宗末年。起復張茂宗爲左衛軍尚公主拾遺。蔣乂上疏曰。古有墨衰以從金革之事者。未聞駢馬起復尚主也。上曰。人間多借吉成昏者。對曰。昏姻喪紀。人之大倫。委巷之家。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上不悅。以上唐書。

祭則致其嚴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周公曰。我聞曰。祭祀馨香。感於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周書。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

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曲禮。

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墓。以祀之。此之謂禮終。祭義。

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休而奉之以

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

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

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

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惟

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

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

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祭統。

子云。祭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非廢禮。不以美浚禮。坊記。

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大夫祭器。不假祭器米

成。不造燕器。王制。

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

宋正考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

莫予敢侮。僂於是。偃於是。以糊予口。左傳。

宋太祖尊其母杜氏爲皇后。后愀然不樂。曰。吾聞爲君難。天子

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取。求爲匹夫

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太祖拜曰。謹受教。宋史。

爲下不亂。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

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唐肅宗謂李泌曰。立廣平爲太子。何如。對曰。戎事交切。須卽區

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卽位之意。

耶。泌出以告廣平王。叔儼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

敢當儲副。上賞慰之。李輔國。張良娣。請建寧王。儼上怒。賜儼死。

於是廣平內懼。謀去二人。泌曰。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但盡人子

張良之
惟惜乎
擊之不
中秀
第快矣

之孝良婦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為通鑑

朱泚以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快快也遣騎士劫至問計秀實說使奉迎乘輿泚默然不悅一日又召議稱帝秀實勃然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舊段豈從汝反耶因以笏擊泚中其額泚血漉地泚衆前殺之泚遂稱帝唐書

後唐魏州得國寶將佐皆奉觴稱賀監軍使張承業曰吾王世忠於唐室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豈非從來征伐之意上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仇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

孝廉卷之十

十

居王上者王曰此非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室主今王自取之說老奴矣遂邑邑成疾不復起五代史

在醜不爭

樊遲問辨惑子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老子曰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荀卿曰凡聞者必自以為是而以人為非也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其已君子而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身內以忘親上以忘君豈不過甚矣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耶

則不可聖王又誅之我欲屬之鳥鼠禽獸耶則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奸惡多同人之有問何哉我甚惑之

王昶曰人或毀已常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即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諺曰收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魏書

徐文遠復入東都見王世充必先拜或問曰君倨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文遠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王公小人也殺故人人吾何敢不拜隋書

居上而驕則亡

孝廉卷之十

十

賈誼曰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敵朴以鞭笞天下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然而陳涉吐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而響應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過秦論

隋高祖為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頭頭耳爾其慎之隋書

為下而亂則刑

姑之初六日繫於金梃真言有攸行見凶藏象字觸躅

范氏曰陰柔之始以剛制之則吉縱之以往則凶若羸豕之
乎無時而自止也夫女子小人放而不制必至於獄父與君
而後已是以聖人戒之

吳漢病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
慎無赦而已後漢書

諸葛亮相蜀有言亮惜赦者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
衡吳漢不願為赦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有何益於治三國志

唐太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

幸經卷之十

主

再赦善人暗啞夫養根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
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

太宗詔曰比有奴告主反者夫謀反不能獨為何患不勞必使
奴告之耶自今奴告主勿受仍斬之

宣宗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多屈意從之
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盟手而讀之樂工羅程善琵琶有寵殺人
繫獄樂工為請曰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絕藝不得復奉
燕遊矣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
殺之

王建可
興穆矣

王建請殺陳敬瑄田令孜朝廷不許建使人告敬瑄作亂令孜
通鳳翔書皆殺之使判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押出虎孔宣父
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專殺不行於閭外先機
恐失于發中以上唐書

翁合上言賈似道以如賢無比之林父輒自託於伊周以不學
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總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
天之罪乞遠投荒昧以禦魑魅詔責循州安置籍其家遣使監
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為似道所配欲報之欣
然請行窮辱備至舟次南劍州點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

幸經卷之十

主

於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至漳州木棉菴虎臣曰吾為天下
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於別館即厨上拉其臂殺之
宋史

在醜而爭則兵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
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
曹王明以太子賢黨降封零陵王黔州安置都督謝朓希天后
意逼使自殺上深惜之祐後寢於平閣夜去其首及明子為天
后所殺籍其家得祐首漆為殽器題云謝祐乃知明子使刺客

取之也。唐書

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駱按。養生送死無憾。則五者備矣。全生之全。歸之則三者除矣。此孝子之行也。

孝經卷之十一

吳之駱類解

五刑章第十一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呂刑云。墨罰之屬十。劓罰之屬十。剕罰之屬五。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周書

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周禮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予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

孝經卷之十一

與我民彝。大泯亂。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康誥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王制

孔子曰。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家語

駱按。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孝矣。是故孝子守身孝于懷。刑必欲勝殘。去殺其在於孝弟力田乎。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

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知妻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懼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滲其宮。而瀦焉。蓋君踰月而後舉。梓弓。

隋上柱國鄭譯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除名。文帝下詔曰。譯若謂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為不孝之鬼。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隋書

要君者無上

孝經卷之十一

二

臧文仲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左傳

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則瓦落。京房易傳

唐武宗朝。仇士良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開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唐書

任元受賀湯鵬舉啓。專言秦檜之惡。其畧曰。請言自古之姦臣。

人主不
可不聞
此言及
之可乎

無若亡秦之巨蠹。公振名器。報微賄。節食之恩。擅肆刑誅。藉當代縉紳之口。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私富貴之壘。斷豈止使子弟為卿。奪造化之軀。誰乃不許人主除吏。堯山堂偶集

非聖人者無法

董仲舒對策曰。春秋大一統者。天下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上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

孝經卷之十一

三

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漢書

承樂朝。饒人朱季友獻所著書。極詆濂洛諸儒。楊士奇曰。愚民易惑。季友所居之地。尤甚。請傳至饒。撻之。市焚其書。從之。史

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開元間。楊汪殺張審素。二子瑄瑒皆幼。坐流嶺表。尋逃歸。手殺汪於郡城。繫表於谷。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汪同謀者。為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群年孝烈。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不可。付河南府杖殺。士民為作哀諫。歛錢以葬。唐書

孝經卷之十二

吳之騷類解

廣要道章第十二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

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黃香安陸人也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年十二太守劉

護召之署門下孝子香家貧躬執勤苦盡心奉養博學能文章

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後遷魏郡太守郡舊

有內外園田收穀歲數千斛香曰伐木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

孝經卷之十二

利悉以贖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饑乃分奉祿及所得賞賜班

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廩貧民獲全後漢書

蔡邕為陳留縣上孝子狀曰臣前到官博問孝行卓異者平丘

程年十四歲時祖父叔病歿未抱伏叔尸號泣悲哀口乾氣

少喘息纔屬常在柩旁耳聞叔名目應以淚前太守召署孝義

童以叔本葬不能至府舍臣輒核問掾史等辭驗皆合臣即召

來見問樂為吏否垂泣求去曰歸喪所臣為設食但用麥飯寒

木木以田作為事家無典與者其至行發於自然臣聞魯侯能

孝命於夷宮張仲孝友侯在左右周宣之興實始於此且烏以

反哺託體太陽羔以跪乳為賢國卿禽鳥之微猶以孝寵況未

稟純粹之精典立百行之根源其久隱瘁而德曜彌光其族益

章臣不勝願會使未美耶願本朝謹陳狀

魏以房景伯為清河太守其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

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

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俱食未旬日悔過求

還崔氏曰此雖商慙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

流血母涕泣請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騷按教孝歌不知何人所作殆遷丞朱惠梓也從旅壁間得

孝經卷之十二

之其詞曰小兒罵父母父母反喜歡老親罵兒女兒女便不

甘試問君心總一般待兒待父何相懸勸君今後遭親罵也

將親作小兒看又曰兒曹每多言聽來未嘗厭父母一開口

便道閑多管一般言語恁差池老人少子何長短又曰有子

新長成遍身新綺羅有親漸衰老還着舊衣多暮年非慕不

溫煖衣單被冷當如何又曰但有肥兒兒得兒無窮從無

却老方延得雙親命兒曹壯健親已衰衰年血氣還多症又

曰養子雖十餘劬勞無怨悔養親只二人兄弟相推諉繞膝

紛紜笑語多高堂寂寞冷如鬼俱以吾子對勘語語使人墮

淚其風肆好教民者必將有取焉

教民禮順莫善於悌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班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頌會隆諸長者

孝經卷之十二

三

而弟達乎狎狎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平州巷放乎狎狎修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矣祭義

棠棣燕兄弟之樂歌也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原原莫矣兄弟求矣介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兄弟闕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也無友小雅

角弓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也其詩曰驛驛角弓謂其反矣兄弟婚姻無咎遠矣爾之遠矣民皆然矣爾之教

矣民胥微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虐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小雅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萬章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廩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

孝經卷之十二

四

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更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此之謂也

駢按禮運之言曰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德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孝經爲子弟言之不及慈與良也然天下無孝而不悌者亦必無孝而不友者故中庸以兄弟既翁爲父母所由順千古之友弟者無如舜之於象假令舜以象爲傲而棄之是舜與象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也或曰如惠之和而不能化跖則奈何曰吾將盡吾心焉積吾誠焉

以告無罪於吾父母焉則庶乎其可矣。

汝南王琳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遇大亂百姓奔逃惟琳兄弟獨守塚廬號泣不絕弟季出遇赤眉將爲所捕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由是顯名鄉邑。

彭城姜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同被而寢嘗詣郡夜遇盜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濟弟季江曰兄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受戮以代兄命盜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託以他辭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就肱謝還所掠物肱不受既徵不至桓帝詔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以

孝經卷之十二

五

被韜面言疾畏風工竟不得見

孔融兄弟七人融第六四歲與諸兄共食梨輒取小者人問其故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張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融年十六匿之後事泄國相收褒融不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更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詔坐褒融亦由是顯名以上後漢書北海王修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修感念母哀甚鄰里爲之罷社孔融召爲主簿郡中有反者融曰能冒難來者惟王修耳言終而修至袁紹辟爲譚別駕紹死譚尚有隙尚攻譚修往救之

譚復欲攻尚修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不聽譚死修詣魏武請曰受袁氏厚恩得收歛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魏武嘉其義聽之

魏王祥性至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筆輒涕泣抱其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俱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起之母爲少止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覷祥覽徑起取酒祥不與母奪而反之後母賜祥饌覽輒先嘗母懼遂止以上三國志

陶潛曰同源分流人異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本集

孝經卷之十二

六

隋牛弘寬厚恭儉悔吝不及弟弼弼酒射殺弘駕車牛弘自外還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弘無所問直云作脯坐定其妻又言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隋書

高瑾大梁人少奉母歲時上壽自歌舞爲歡其事二兄亦如事父旦夕上食出則執鞭道傍子珣爲東明丞奉瑾之官就養久之謂其子曰吾往未嘗入公府今殊困我遂歸妻侯氏亦孝養有幼兒嫂于提殺之侯泣謂瑾曰吾尙有子珣奈何令伯氏無後乎卒出之獄

歸鉞早喪母父更娶後母鉞失愛父手提鉞後母輒持大杖與

父曰毋徒手自傷家貧食不足瞻逐之困頓徧道中後母復語父曰有子不家居日出外作賊耳父復杖鉞鉞以饑故面黃體瘠每歸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吞聲竊自飲淚人莫不憐之父卒後母獨與其子居損鉞鉞因販鹽市中日得錢數千時問母起居致甘鮮焉會歲饑後母與弟不能自活鉞泣迎母母內慚鉞事母愈謹所得食必先母與弟鉞有族子曰縡亦孝奉母友愛二弟弟以不法坐繫縡力出之弟不改數犯縡所入僅給疏食一經吏卒過門輒盡耗其錢縡絕不介意縡妻朱氏制衣必三襲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吾夫獨被完潔耶鄉人並義之

以上明史

孝經卷之十二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虞書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施謂之樂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惡之音矣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

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君子反情復其情性之正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蕭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竅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聰目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樂記

孝經卷之十二

八

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艷辭之化也亦然。漢書通書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

孝經卷之十二

九

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禘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節退讓以明禮。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慍。曲禮

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禮記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

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亡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經解

孝經卷之十二

十

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周禮

禮者敬而已矣

堯戒曰。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

武王帶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

太公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凶。

荀卿曰。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

范氏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騷按。曲禮又曰。坐如尸。立如齋。而齋之說見於祭義。曰心不

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待動必依於禮。嘗願請事斯語以庶幾於無不敬也。

程明道作字時甚敬。嘗謂人曰。非欲字好。卽此是學。小學

故敬其父則子悅

子曰。孝哉閔子。寡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唐武宗朝。浙西觀察使李景讓母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牆陷。得錢盈船。母視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遂命掩而築之。景讓宦達。髮已班白。小有過。不免垂楚。在浙

孝經卷之十二

主

西有牙將忤意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爲變。母聞之。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廷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爲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之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唐書

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獲其母。宋太宗欲誅之。呂端奏曰。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殺之。愈堅其叛心耳。宜置於延州。使善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卽降。終可以繫其心。太宗稱善。其後母終於延州。繼遷死。子竟納款請命。宋史

洪武中。官吏有罪者。輸作城役。李用任福州。僅五月。以罪當輸。

季用無能爲役。華又病。乃謂其子照曰。吾力竭矣。旦夕且死。汝

第歸吾骨。照奮曰。爲人子而不能脫父之厄。何以生爲。具以狀

聞上。哀之。乃赦季用。復其官。時因季用得復者十四人。皆羅拜

季用。謝曰。微君有孝子。吾等骨皆城土矣。明史

騷拔事親者。主於愛。然親而不尊。非敬無以全其愛也。堯舜

之道。孝弟而已矣。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所以爲孝弟之道也。

所以爲放勳爲重華也。

敬其兄則弟悅

淮陽憲王欽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宣帝甚愛之。太子寬

孝經卷之十二

主

仁喜儒術。上意欲立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後細。上少依倚許氏。及卽位。而許后以殺死。太子希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以故丞相韋賢子玄成。佯狂讓侯。兄經。明行高。稱於朝廷。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以推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漢書

敬其君則臣悅

燕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人已

而使人謂蠋。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

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旣破亡。吾不能存

送經於樹枝。齊大大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况在

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舊。求諸子立為襄王。國策

隋恭帝時。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攜其首詣宮。建德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立命斬奴。反軌首於滑州。吏民感悅。即日請降。

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河間。大敗之。光弼號令嚴明。約束士卒。

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膝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

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吾自到。不令諸君獨死也。於。

是諸將致死。擊賊。賊衆大潰。思明遁去。以上唐書

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

孝經卷之十二

主

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

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

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孝經卷之十三

吳之驛類解

廣至德章第十三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

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

恕也。家語

楚昭王奔郢。即公之弟懷將殺王。即公幸止之。懷曰。平王殺吾。

父。在國則君在外則讎也。見讎弗殺。非人也。即公曰。夫事君者。

孝經卷之十三

十

不為外內行。不為豐約舉。苟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以下。則。

有讎。非是不讎。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懷弗聽。曰。吾思吾。

父。不能顧。次即公以王奔隨。王歸而賞及卿。懷子西諫曰。君有。

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王曰。夫子期之二子耶。吾知之矣。或。

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附語

漢文帝賜尉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於代。以。

王侯更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王親見外。在真定者。已遣人。

存問。修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雖王之國。

容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

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通使如故。尉佗上書曰。老夫妄竊帝號。聊以自娛。然北面而臣事漢者。不敢背先人之故。今陛下幸哀憐老夫。改號不敢爲帝矣。漢書

肅宗崇禮江革。拜諫議大夫。元和中。制詔齊相曰。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庶之始也。縣以見穀千斛。賜

巨孝。即江革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後漢書

謝枋得曰。禮子存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天子當爲國家扶綱常。爲

孝義卷之十三

工

天地立人。極尊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某不能爲忠臣。猶願爲

孝子。通鑑

明太祖造崇禮侯北還。諭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以爾年幼。今既長成。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

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母喪。乞守制。吏部詹徽不許。吏擊登聞鼓。太祖切責徽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母死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歉。夫有善而阻之。何以爲勸。徽大慚。吏得終喪。

太祖行後苑。見巢鵲翼哺之勞。曰。禽鳥且爾。况人母子之恩乎。

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

程通祖半坐法成。延安老矣。通上書言。臣幼而無父。祖猶之父。臣祖老而無子。孫猶之子。祖孫二人。更相爲命。今邊徼健士如林。豈少臣祖。一老卒乎。辭極懇切。上持其章不下。私命驛召平來。既至。立平殿。下之。東并召通使。西嚮立。領謂通曰。汝識此人乎。祖孫哽咽泣下。上歎曰。孝哉。此人命兵部除其籍。以上明史。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

孝義卷之十三

三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禘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不待朝八十月告存。告存也。君使人致膳問存否。九十日有秩。日有秩。常膳致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凡三王養老皆引年。養國老。庶老之禮。果。即行引戶。校年之公。偏加恩賜。王制

皇矣。敎太伯。王季之德也。其四章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耶。作對白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大雅

趙孝。沛國人。王莽時。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聞

之卽自縛詣賊曰。禮久候。竊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糴來。孝求不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衆與之。遂不害。與孝廉不應。顯宗素聞其名。詔升議大夫。遷長樂衛尉。徵弟禮爲御史中丞。禮亦恭謹。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後漢書蘭州郭買。誘番兵入寇。衛將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死往招之。買的不從。二人夜斬其首以歸。衛將爲之請賞。太祖曰。買罪固當誅。然兄弟手刃有季。天倫非所以令天下。但以所獲牛馬給之。明史

孝經卷之十三

四

敬以民。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及以會。魯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則陵以諸侯而上會。則抗。春秋抑強。臣扶弱。上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與彼輔而共義明。使季臣得仲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春秋傳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

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昭越於下。以遺天子。遂敢不下拜。下拜受。左傳

秦破趙長平軍。遂圍邯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魯仲連見新垣衍曰。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衆體義而尚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卽肆然而爲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且秦無已而爲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出月謝。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

孝經卷之十三

五

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和而大哭。遂爲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而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諸侯皆痛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順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以上史記

縣按高帝人秦詔云。吾與諸侯約。入關者王。不及義帝。故知新城三老遮說與史實相馬爭光可也

季布爲項籍將。數窘辱帝。帝求布急。布乃見鉗爲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季布也。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

臣各爲其主用職耳。滕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并即中布母弟丁公，亦爲項王將，逐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是謁見，帝以殉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世人臣無微丁公也。」漢書

李愬夜襲蔡州，擒吳元濟，棄度入州城，愬具橐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唐書

元世祖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世祖曰：「似道實

孝經卷之十三

太

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元史

元順帝祖李文忠克應昌，執其孫買的里八剌等送京，楊憲請獻俘於廟。太祖曰：「元主中國百年，朕祖父亦享其太平之賜，不忍俘之。令後臣元者不得稱賀，封其孫爲宗廟後。」明史

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公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孝經卷之十四

吳之騷類解

廣揚名章第十四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狐突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備也。」左傳

心則加。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數年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之罪。

教子貳，何以事君？左傳

劉平，彭城人也。更始時，弟仲爲賊所殺，平扶其母逃，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曰：「力不能兩全，仲不可以絕類。」遂去，與母俱匿，平出求食，逢餓賊將烹平，叩頭曰：

孝經卷之十四

十

今日爲老母求，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見其至誠，遣之。平還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乃今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屍。前反攻敗，郡守孫萌平爲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七創，號曰：「願以身代府君。」賊曰：「此義士也，勿殺。」太守劉育薦平，拜全椒長，百姓懷感，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惟班詔書而去。

明帝時，窮治楚王英獄，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史不勝振。

治死者大半。惟門下掾陸績。備受五毒。終無異辭。績母自吳來。洛陽。作食以饋。績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泊獄者問其故。績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績曰。母被肉未嘗不方。願慈以寸為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與等。禁錮終身。

虞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為吏。詡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修府。拜郎中。鄧陟以詡為朝歌長。以上後漢書

吳元濟以董昌齡為郎城令。而實其母。其母謂昌齡曰。願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是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唐

官軍絕郎城歸路。昌齡乃舉城降。唐書

昭義節度使薛嵩卒。子平年十二。將士勸以為帥。平偽許之。既而讓其叔父。夜奉父喪。逃歸鄉里。制以夢知留後。以上唐書

元監察御史陳思謙言。內外官非文武全才。出處繫天下安危。能拯金革之難者。不許奪情起復。文宗從之。元史

羅倫論起復李賢疏曰。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欲明人倫。莫先於孝。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

君。為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為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詞曰。何必道故事。以送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詞曰。身在草廬。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雖曰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忠於君也。自是而後。史嵩之援例

起復為丞相。王黼起復為執政。陳宜中起復為宰相。賈似道起復為平章。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而移忠其君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

言。使賢於天下之事。知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必欲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何必達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本集

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

東平鄭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棄。損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仕為尚書。免歸。章帝下詔褒寵。賜穀千斛。及東巡過任城。幸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人號為白衣尚書。後漢書

鳳閣舍人韋嗣立承慶之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慶甚酷每杖

承慶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許輒私自杖母為狎寬唐書

馬希萼將攻潭州其妻范氏曰兄弟相攻勝負皆為人笑不聽

馬希廣聞之曰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劉彥韜等固爭

乃以王贊等部署戰棹大破其兵追希萼將及之希廣召之曰

勿傷吾兄贊引兵還通鑑

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

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孝經卷之十五

晉曰季使過冀見冀缺執其妻榼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

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左傳

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縣按名者實之賓也然逃名而名我隨者何也疾沒世而名

不稱名之不可苟得也况於顯親乎

孝經卷之十五

吳之驛類解

諫諍章第十五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

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

不失其天下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

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其詩曰祈招之惜

惜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

心左傳

孝經卷之十五

賈山曰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靡滅者今

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

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遇况於縱

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

則社稷危矣漢書

宣帝選博士諫官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蕭望之為平原太守

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出諫官以補郡吏然朝無諍臣則不知

過所謂愛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乃徵望之人守少府

成帝欲與班婕妤同輦載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

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孽女。上善其言而止。毋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趙飛燕。許皇后。班婕妤。祝。考問。婕妤。對曰。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上憐惻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如。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太后長信宮。以上漢書。

僧懷義得幸於武后。后以爲白馬寺主。託言懷義有巧思。使人宮營造。補闕王求禮表。請闕之。庶不亂。宮闕表發不出。

代宗廣德間。吐蕃入寇。徵兵莫有至者。太常博士柳伋上疏曰。陛下必欲存宗廟。安社稷。獨斬程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

李龜年之十五

二

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草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卽募士西赴闕廷。若以朕惡未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賢路。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闕門。寸斬以謝。陛下上削元振爵。放歸田里。

陸贄對德宗曰。仲虺贊湯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古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止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盛德。

李絳對憲宗曰。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

諫者。皆晝夜思。朝朝暮暮。改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以上唐書。

帝在後苑。扶弓彈雀。有稱急事。請見者及入見。乃常事耳。帝怒曰。何爲急事。曰。亦急於彈雀耳。帝以斧柄撞墜其兩齒。其人徐跪地。拾齒懷之。帝曰。汝持此齒訟我耶。曰。臣不敢訟。自有史官書之。帝怒釋。賜以金帛。

李宗嘗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張杓對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以上宋史。

李龜年之十五

三

明英宗入塞。千戶龔遂榮投書於閣學士高穀。所言上皇之出。躬率六軍。以爲宗社。今希人開駕。無不喜躍。則人心可知。奉迎禮宜厚。上當遜位。懇辭而後受。命穀袖其書入朝。以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況於儒臣。王直曰。此所謂禮失而求之野也。等以于謙言封進。景帝詰書安所得。穀曰。自臣所達。榮恐累穀。乃自縛詣闕。下逮錦衣獄。卒釋之。

秦王疏請邊境益封。朱寧江彬等受賄。助之。請武宗許之。群臣交章執奏。不聽。得延和當草制。以蔣冕相繼引疾。梁儲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界藩封。非客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奸

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界地不吝務得地。宜益謹。母收聚奸人。母多養士。馬母聽奸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母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弗與事。遂寢。以上明史。

帝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

初鄭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愛段欲立之。武公弗許。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太叔完聚將襲鄭。夫人將啟之。莊公命子封伐京。太叔出奔。遂寢姜氏於城。頤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頤考叔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

孝經卷之十五

四

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義。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頤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君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左傳

駢按陶淵明以頤考叔爲大夫之孝。蓋沿左氏純孝之說。夫取旌先登特功見殺不可謂之孝子。曰諸侯爭臣節取焉可矣。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黷塵。不可以居。請更居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

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有醫踊者。故對曰。踊貴。屢賤。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左傳

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

子曰。季氏得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無道甚矣。然而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之宰也。家語

季武子寢疾。崎回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檀弓

孝經卷之十五

五

晉王游平吳功大。而爲王渾父子所抑。每見陳說。或不勝忿憤。武帝每容恕之。范通謂游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師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王之德。群師之功。老夫何力之有。此蘭生所以屈廉頗也。游曰。吾始懲鄒艾之事。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遺諸胸中。是吾獨也。晉書

郭子儀爲副元帥。子晞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不戒軍士。秀實請爲都虞侯。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剽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梁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

秀實徐解佩刀。選老健一人持馬徑至曉門下。甲者皆出。秀實笑而人曰。殺一老兵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胎。胎。出。秀實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勸書恣卒爲暴人。皆曰。以副元帥故。罪且及副元帥矣。喻再拜曰。公幸教喻。即叱左右解甲。郊賴以安。唐書

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

孝經卷之十五

六

之曾子哭了夏亦哭曰。大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檀弓

子貢常結駟連騎。以造原憲。憲居蒿廬蓬戶之中。與之言先王之義。原憲衣弊衣冠。并日蔬食。衍然有自得之志。子貢曰。甚矣子之病也。原憲曰。吾聞無財者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者謂之病。吾貧也。非病也。子貢慙。終身耻其言之過。家語

楊雄曰。朋友之道四焉。通財不在其中。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

漢光武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光不屈。以王良爲諫議大夫。良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復徵至。榮陽過其友人。友人拒不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慙。自後迎徵不應。後漢書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世說新語

孝經卷之十五

七

劉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嘗爲隋秘書監。唐太宗詔徵之。辭以母老不至。隋書

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敗。疾怨起敬起孝。內則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

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
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祭義
驂按：從父之令，以恩勝義，然且不可，而寧有爭子，故知兄弟
怡怡者，爲子路言之也。兄不可無爭弟也，以順爲正者，爲儀
衍言之也。夫不可無爭，妻也，又況於君臣朋友之間乎？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
則爭之。
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
不聽，則號泣而隨之。曲禮

孝經卷之十五

莊公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胡氏傳曰：婦人
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
從子。今會齊侯於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曰：子可
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於國君？君者，神人之主，風教
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
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侯命，夫人徒往乎？春秋胡傳
胡寅曰：夫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恣肆對敬戒，
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知之君，則知違拂之爲恭，而順
從之爲大不恭也；知敬戒之可樂，而恣肆之有大不樂也。性理

河南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還，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
廉者不受嗟來之食。羊子失慚，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
歸，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
以致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損失成功，積
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
斷斯織乎？羊子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嘗有他
舍，鷄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鷄不餐，而泣曰：自傷居貧，
使食有他肉，姑竟棄之。後漢書

孝經卷之十五

祁艾至成都，譙周請降，北地王謐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
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
帝不聽，謀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三國志
蘇洵曰：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
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
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本集
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荀卿曰：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
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
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乃敬。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桓弓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參仆地而不知人，有頃乃甦，欣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

孝經卷之十五

士

就房援琴而歌。令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怒曰：「參來勿內。」參自以爲無罪。子曰：「昔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委身以待暴怒，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曾參聞之，遂造孔子謝過。家語

李懷光屯咸陽不進，其子唯密言於德宗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上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曲，漏縫之對曰：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

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川之及懷光死，唯亦自殺。唐書

孝經卷之十五

士

孝經卷之十六

樊之驛解

感應章第十六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

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董仲舒策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

孝經卷之十六

十

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陰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

張載曰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載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

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

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

其幼聖其令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惛獨寡者皆吾兄

弟之類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類也樂且不憂純乎孝

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戕形惟肖者也知化

則善達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私有心養性為

匪懈惡言酒崇伯子之類養育英才類封人之錫類不施勞而

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中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

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當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

憂戚庸玉女於成也有吾順事沒吾恤也

驛按人之有身兄弟分之其初皆一父也推而溯之本宗支

族其初皆一祖也又推而溯之天與之氣地與之形其初皆

一天地也故西銘十篇孝經之義疏也天子大孝而天下平

矣

胡宏曰人皆生於父父道本乎天謂人皆天之子可乎曰不可

天道至大至正者也王道至太至正奉行天道乃可謂之天之

子也性理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將戮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

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親天下猶棄般也猶負而逃遵海濱

而處終身所然樂而忘天下

驛按文中子云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夫天下雖大不易一

民之命況以易吾父母之命乎後世善讀此章者惟徐孝直

其言曰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宜仁人之言哉

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總干手執 樂記

漢高帝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疎按漢高此詔不附天子之孝者分羹之言非太上之名可稱也陸貞山詩曰泗上亭長作帝王宮中老翁猶布衣翁生不知皇帝貴家令一言翁始畏兒未朝翁翁擁膝須臾趣詔

孝經卷之十六

三

尊上皇家令歸米食滿牀昔爲田舍公今爲天子父擁篲一迎真有助

荀悅曰王者必父事三老以示天下所以明有孝也無父猶設三老之禮況其存者乎孝莫大於嚴父故后稷配天尊之至也禹不先鯀湯不先桀文王不先不啻古之道子尊不加於父母漢紀

唐肅宗至德二載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升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宗黃袍自爲上著之上伏地頓首同辭上皇曰天數人心

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乃受之上皇不肯居正殿上自扶登殿尚食進食嘗而薦之將發行宮上親爲上皇習馬而進之執轡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爲天子五十年未爲貴今爲天子父乃貴耳唐書

明世宗詔曰人君爲治必本孝道聖人論政先於正名尊稱大禮屢命群臣集議輒引漢定陶王宋濮王爲據朕心靡寧茲虞宋二帝嘗立爲子朕則入奉宗祧與爲人後者不同劬勞之恩昊天罔極因心之孝每用歉然今稱獻皇帝曰皇考皇太后曰

孝經卷之十六

四

聖母各正厥名以申朕懷惓孝養之誠明史

宗廟致敬不忘親也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不肅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樂記

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穀梁傳

莊公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胡氏傳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日人何也？平公之敵。所以平公刺釋怨也。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與同國。九族之讐不同鄉黨。朋友之讐不同市朝。今莊公與齊侯不共戴天。則無時焉可通也。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夫狩者馳騁田獵。其為樂下主乎？已一為乾豆。其事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春秋胡傳修身慎行恐辱先也。

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言能憂懼雖處危而無咎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天地變化草木

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蓋言謹也。坤卦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繫辭

武王曰：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周召公曰：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旅葵

周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戕。以免禍。其詩曰：宛彼鳴鵒。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中原有菽。庶民

敬嘉

禾之填。鈴有子。螺。腐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題彼春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水。小雅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表記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曲禮

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矜

身。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祭義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老子曰：我有三寶。持而行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漢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

耻之陳實獨平焉及靈帝時復治鈞黨誅黨人讓以實故多所全宥

范滂等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中居蟠獨歎曰昔戰國之士處士橫議至於捷筆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董卓微之人勅之行笑而不答竟以壽終以上後漢書

司馬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通鑑

孝經卷之十六

蜀先王戒其子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而不爲

齊王問既得志驕奢擅權張翰慮及禍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膾嘆曰人生貴適志耳官貴何爲即引去

陶侃爲廣州刺史無事輒朝運百甕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習勞耳又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以上晉書

王通曰多言德之賊也多事生之弊也保生者薛方士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必也言之無罪聞

之以戒文中子

唐宣宗欲以韋澳判戶部澳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爲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玭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幸輔食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遂出鎮河陽

柳玭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禁行實材人未之信小有疵類衆皆指之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以上唐書

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

孝經卷之十六

其誠乎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小學

徽宗詔頒蔡京所書元祐姦黨碑刻石於州縣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欲加之罪民泣日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宋史
夏寅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本集

胡世寧自贊曰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回而若此者好稱人之善也怒而若刻者多發人之好也而過有甚

於此者輕淺扣眼也。然。瞽人之事。弗爲。害人之心。弗存。有利國
家之事。雖死。勿貳。三者。將持之。以終身。前數者。氣質之偏。庶其
有改乎。本集

費元祿告于云。通今博古。君子最疾無名。慎行修身。世家更宜
由禮。雖爲異母所生。總有連枝之分。須營婚嫁。且篤友于。不可
詩。嘆豆其母。令諸傷。布粟歲時。伏臘祭。則老夫賓客。往來行宜
汝等又云。讀書原不專爲功名。但令書香種子。勿致斷絕。如不
讀書。便當明農耕種。爲祖宗守墳墓。鄉里稱善人足矣。本集

孝經卷之十六

九

矣。先君子霜崖府君。晚年庭訓。更加切焉。泣而誌之。不敢忘。
其言曰。我行年七十。燈殘漏盡。昔嘗教爾等讀書。今尚得幾
時爲父子。不願爾等致位通顯。但要先正其志。學做聖賢。所
存者良心。所行者公道。爲天地延生。意爲鄉國護元氣。在家
矢孝在朝矢忠。得正而斃。斯可已矣。倘或誦述者。仁義趨嚮
者。利祿反身不誠。藏身不恕。如秦李斯。諫逐客書。初亦以由
余百里奚。自待。及後恐失富貴。至阿二世。行督責。究罹刑戮。
乃思父子牽黃犬。出上東門。豈可得哉。兄曹戒之勉之。

宗廟致敬。鬼神若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益贊于禹。口。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
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賢
腹。夔。夔。濟。濟。亦。亦。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命。班
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大禹謨
驟按。儒者。言理。不言。應。然。其。事。應。具。存。人。德。必。得。斯。其。至。矣。
乃至一念之專精。而感日星召物。產吾於孝子。而知天道之
通也。

孝經卷之十六

十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
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
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
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卒所僇。盡起而
築之。歲則大熟。周書

石監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
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說之哉。而沐浴佩玉
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檀弓
曾子從仲尼在楚。心動問母。母曰。思之。黃指孔子問之。曰。參之
至誠。精感萬里。搜神記

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義之國其俗人年三百歲織茅為衣卽
島夷卉服之類死葬之中野百鳥啣土爲墳群獸爲之掘穴不
封不樹有親死者刻木如影事之如生昔黃帝伐蚩尤除諸凶
害獨表此爲孝義之鄉舜封爲孝義之國王嘉籍遺記

屈原蒙譴負識遂放而耕吟離騷倚耒號泣于天時楚大荒原
墮淚處獨產白米如玉沈亞之外傳

東滂郡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不肯姑曰我老
父累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
驗治孝婦自誣服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

孝義卷之十

主

也太守不聽于公乃抱其具獄哭于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
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咎僅在
是乎于是太守自祭孝婦家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漢書
廣漢姜詩事母至孝妻龐氏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
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
寄止隣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隣母以意自遺其姑久之姑惟
問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思養愈謹姑嗜魚鱸又不能獨食夫
婦常力作供鱸呼隣母食之令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日輒
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亦眉散賦經詩里池兵而過曰

大孝必顯見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永平二年察
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
詩尋除江陽令卒於官所居治鄉人爲立祀

汝南蔡順以至孝稱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卽至母望其指
順卽心動薪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客急來吾望指以語汝
耳母年九十終未葬里中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
火遂越燒他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召爲東閣祭酒母平生畏
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環塚泣曰順在此崇聞之每雷輒爲
差車馬到墓所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

孝義卷之十

主

孝女叔先雄者健爲人也父泥和永建初爲縣功曹縣長遣拜
檄謁巴郡太守乘船臨湍水物故雄號泣晝夜生男女二人並
數歲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爲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
百許日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
夕夢告之鄉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
江上以上後漢書

孟宗母疾冬月思筍宗抱竹泣而求之忽生筍數莖母食之愈
孝子傳

王祥性至孝繼母朱氏數譖之由是失愛于父每使掃除牛下

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水求之。水忽自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開視之。仙祥私起。空所得被。既還。知母恨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已子。

劉殷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董。食不飽者一句。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聲不絕者累日。忽若有人云。止。聲殷收淚視之。便有董生焉。因得解餘而歸。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栗。霜而掘之。得栗十五鍾。銘曰。七年栗百石。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

孝經卷之十六

三

王哀父儀亮直。為魏文帝司馬。見殺。哀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隱居教授。微服皆不就。廬於墓側。旦夕常拊柏悲號。涕淚着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為之廢琴。我以上吳郡陳遺家至孝。母好食。歸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賸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哀府君山松即日便征。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

滬濱。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餓死。遺獨以焦飯得活。世說新語南齊庾黔妻為孀。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逃疾。黔妻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小學

北魏于謹伐梁。入江陵。殷不害失其母。時冰雪交積。死者滿溝。不害行哭於道。見溝中死人輒投下。捧視舉體凍濕。水漿不入。口號哭不輟。聲如是三日。乃得之。通鑑

韓璽珍璽敏兄弟。性至孝。母亡。家貧無以葬。兄弟種瓜。朝采暮還。復生葬事。由此舉。

焦華父遺病甚。冬月思瓜。華夢一人黃冠謂曰。聞子病。父思瓜。故送子瓜。華拜而受。及寤。在手。瓜香異。其父食瓜而病愈。

孝經卷之十六

四

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真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還。

徐仲原。望江人。親喪廬墓。禽採花而挿墳。獸銜土而壘隴。以上集

宋浙中陳少卿。素性純孝。母疾求醫不効。夜半皮膚上。天少頃。金盤有聲。視之。則藥四十九粒也。母服之。即愈。少卿撰青詞祈禱。有云。城臣之壽。以延老母之年。諒帝之心。必從人子之請。書天天祥臨刑。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衣帶中有贊曰。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有義士張毅市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人以為忠孝所感

宋史

浦江鄭氏宋乾道間自蔡陽遷焉淮生照照生絳照以非辜論死絳請以身代事得自請卒戒子孫無異業四傳至德規德璋為仇家所中兄弟爭承德璋子太和持家秉庭中潔如公府子弟有過雖斑白猶加鞭撻冠婚喪葬一倣文公家禮八世鉉為都事里中焚獨廢疾者養之終身每風與告饑者填門餉之

李氏傳卷之十

五

厭元李兵起劫掠獨戒無犯鄭族明兵取發彥真園室出避兵李文忠遣卒守其室等以步兵二千逆其家衆還會詔天下繪題影為圖從者賄敗莫延諸大族鉉長子謙當坐弟浦曰兄老矣請代卒死獄黨畢起林連濂及弟提爭就吏濂美其長身先是以錄至京師高皇帝心識之至是觀其名曰此義門鄭濂耶若素醇謹必無是立召二人勞而賜之食問治家所以長久之道濂對曰守祖宗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上稱善手掣果賜之歸而剖梨餽食家人上欲官之濂以老辭乃擢提布政司參議已益尊顯其門以風天下詔拔鄭之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舉赴

闕下待用濟為奉坊左庶子沂為禮部尚書幹為監察御史是時鄭氏以義聞天下而宋濂與吳文貞來相繼為其家塾師故賢子弟最多

李氏傳卷之十

五

花雲守太平城陷雲被縛乃大呼躍而起繫絕奪守者刃連殺數人友諒懸雲於舟檣令軍士叢射之至死罵不絕口妻邵氏赴水死以三歲兒瑋屬侍女縣氏孫氏抱兒竄至九江適潰卒爭渡梓孫氏及兒投之江相抱出沒波蕩中有斷木自上流下得傅木入蘆渚中摘蓮實啗兒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聲起視之則一老父自號雷老與走建康既至高帝大驚呼入孫氏抱兒拜且泣高帝亦泣指謂左右曰此將種也趣賞老父已不知所在衆大駭知為神助云

王原文安人父珣困於里役語妻張氏曰吾卑弱有田數十畝不能支役將逃焉張泣留之珣竟去張撫原獨居原少奉母孝及長問父吞聲不能言既娶月餘跪母前曰兒將訪父與俱歸母曰兒過矣父久出生死不可知兒安之原仰天號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兒不得父不生還泣與母別初走涿鹿已徧歷齊魯間一日至田橫島時日已西斜颶風甚急禱於叢祠因宿焉夜夢入古剎正當午有僧炊廬下原前求食僧與飯一盂曰

孝經卷之十七

吳之騷類解

事君章第十七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騷按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事君猶之乎事父也忠無所不統願為良臣之說非矣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高宗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

孝經卷之十七

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

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漢武帝方招文學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

唐虞之治乎帝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怨也羣臣或數

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合從決承意陷主於不義乎

黯多病賜告不愈莊助復為請告帝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

黯任職居官無以喻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

之不去雖自謂責育亦不能奪之矣帝曰然古有社稷臣至如

黯近之矣史記

後作
接子

元帝幸虎園觀獸後宮皆坐熊俠出圍攀檻欲上殿傳昭儀等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擒殺熊上問人驚懼何故前當熊婕妤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

劉向疏曰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皂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極之福也以上漢書

孝經卷之十七

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爾

因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常才諸

將皆庸人明公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

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

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後漢書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

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

李晟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

此儒者事非勲德所宜最歛容曰司馬失言矣最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爲臣哉德宗有所顧問極言無隱而性沈密未嘗泄於人以上唐書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於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詔行之未幾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曰今之宰相則往日之臺省長官今日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甚矣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欲收人心進用不次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誦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上竟追前詔不行

陸贄告德宗曰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况選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夫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是以用拾相候否臧皆凶且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願陛下圖之

李經卷之十七

三

陸贄論稅限迫促曰爲事方興已輸豫稅農功未艾遽歛殺租上司之絕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爭買而耗其半血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附望詳定徵稅期限又請以稅茶錢監義倉以備水旱事皆不行以上宣公奏議

宣宗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密奏曰但有罪勿拾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

文宗親策制舉人廣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宦官之橫其畧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關寺特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誠能樹國制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

李經卷之十七

四

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執政抑之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乞回臣所授以旌賁血不報以上唐書

南唐林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朱前以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背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於北朝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貳心李煜不聽宋忌仁肇威名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爲信使者歸白之李煜不知其間鳩殺仁肇五代史

驟按南唐僻處江左有如此臣藝祖不嗜殺人豈應謀問請

史至林仁肇一疏祇令人長嘆奈何而已。

宋太宗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論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當時謂無復太平朕躬覽庶政萬事相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僂蹙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

駭按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後世之爲燈宴真兒童之戲也。

太宗不悅蒙正之言厥後追君踵之遂以亡汴善平李穀陽之詠曰正月十四十五間有勅大駕觀鰲山萬金爲一燈萬

孝經卷之十七

五

燈爲一山用盡工匠力不使君王顏常言宴安成禍基從來

樂極還生悲君看二帝蒙塵日數月東京生蕞蔡知言哉

真宗命三司使陳恕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詔取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

宋李沆爲相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禍祠之事作矣

程頤告哲宗曰陛下春秋方富雖席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

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小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趙子砥自燕山歸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欲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勢不兩立昔契丹主和議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轍人畏虎以肉餒之食盡終于噬人若設陷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遂命知台州

金幹離不濟河宰執議請帝覽辛棄鄧以避敵鋒行宮恭謀李

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今日之計當

孝經卷之十七

六

整飭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

綱言朝廷以高爵厚祿榮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也自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留守綱治守戰之具數日而畢

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以孤軍進至衛南又

大敗金師聞金人逼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遂還二帝而勤王之師卒無至者遂不果

康王卽位于南京澤徙知開封府招降巨寇王善聚七十萬楊進等兵三十餘萬前後請還京二十餘奏皆爲黃潛善汪伯彥

所抑憂憤成疾。諸將入問。澤懼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諸將出。澤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遂無一語及家。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子頴素得士心。都人請頴繼父任。會命杜克留守。克盡反澤所爲。頴屢爭之。不得。乃請持服歸。

秦檜矯詔下岳飛於大理獄。命何鑄鞠之。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旣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檜。檜曰。此上意也。乃改命万俟卨。飛常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孝經卷之十七

七

朱熹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力疾入奏。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者。熹曰。吾生平所學。只有此四字。

張世傑與元張弘範戰於崖山。世傑兵潰。陸秀夫走帝舟。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卽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越七日。屍浮海上。十餘萬人。楊太妃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散漬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之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柁樓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若天意不復有趙祀。則大風覆我舟。舟遂覆。世傑溺死。諸將函其骨葬潮居里。以上宋史。

洪武元年。立妃馬氏爲皇后。上謂侍臣曰。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因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陛下旣不忘妾於貧賤。願無忘羣臣百姓於艱難。

文皇南征。旣踐祚。需草詔。舉舉方孝孺召之。以哀服入。悲慟之聲。徹於殿陛。文皇降榻勞曰。先生無自苦。吾所以來。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大聲曰。成王安在。文皇曰。自焚矣。孝孺曰。成王卽不在。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復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曰。此朕家事。趣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卽死耳。詔不可。草。文皇

孝經卷之十七

八

大怒曰。汝安得遽死。吾先族汝。孝孺詞愈抗。乃捕殺其族黨八百七十三人。遂磔孝孺。初。孝孺父克勤守濟寧。以罪謫戍。孝孺上書乞以身代。宋濂蘇葬蕪州。孝孺自漢中披榛荆。走墓下。以祭。請於蜀王。軫恤其孤。方籍孝孺家時。寧海尉魏澤匿其幼子。故孝孺尚有後。

陳思齊。茂名人。建文中爲漳州府教授。時以忠孝勉諸生。成祖登極。詔至。郡守以下皆郊迎。思齊獨不出。而率其故所善諸生。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哭於明倫堂。曰。此堂明倫。倫孰有大於君臣者。乃卽堂爲舊君位。哭臨。一郡大駭。執

送京師恩齊暨六生咸死於道

鐵鉉保濟南。燕軍攻圍甚急。射書城中。促降。鉉詐許。文皇命師無攻。自往受降。鉉伏兵橋旁。令壯士懸鐵板。踞城上。約文皇入門。衆呼千歲。板卽下。趣斷橋以絕奔。於是開門延燕軍。文皇比入門。門中人皆呼千歲。板亟下。折文皇馬首。文皇大驚。急易馬走。伏起斷橋。橋堅不爲動。文皇乃得脫。歸營。大怒。益兵圍之三。月不下。竟舍濟南去。文皇卽位。鉉尚擁兵駐淮南。已而被擒。不屈。死。時年三十七。

北畿五省大旱。世宗詔求直言。楊一清疏曰。今日之務在省事。

孝經卷之十七

九

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更。在寬厚。不在煩苛。臣舉其要曰。舉賢才。以克任使。收人心。以固邦本。求直言。以防壅蔽而已。帝嘉納之。

嘉靖中。閩廣賊薄泰和。汪一中時爲副使。先是。延簡劉茂戰死。一中帥諸將吏祭茂曰。爾職抱關。猶然死疆事。吾待罪方面。不滅賊。吾何獨生。遂督師進。獲俘。旦日復戰。賊者謂賊張甚。一中叱曰。虜深入。我亡能一矢相加。何謂虜張。我賞張。虜耳。復鼓之。左右軍皆奔。一中遇害。妻程氏投井中。保母山之泣。諫曰。母卽自決。其誰歸主喪。程氏乃強食。既喪。至歛。絕口不納水漿。目適

子敬曰。父死國母死。家臣道妻道等耳。卒不食死。戒諸子無以

而母與父合葬。蓋一中死原野。數日索得其屍。程未能達信耳。淳安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也。得阿寄。時年五十餘矣。寡婦顧而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跟踉老僕何爲乎。阿寄徐進曰。噫。主母謂我不牛馬若耶。迺爲畫營生計。寡婦善之。捐資得十二金。以并寄聽其出入。歷二十年。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輸粟並入太學。寡婦則皁然財雄一邑矣。久之。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牛馬之報。今日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爲均分。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

孝經卷之十七

十

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竊啓其篋。無寸縷粒粟之儲。一婦一兒。僅敝緼掩體而已。以上明史。

驟按家人有嚴君焉。父子之謂也。言父子之等於君臣也。然而主僕亦宋之君臣也。故以阿寄終焉。安得小人學道而易使乎。

退思補過

宣王命仲山甫築城於齊。尹吉甫作詩以送之。其六章曰。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哀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宋玉曰。君棄道而不察。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冥而絕端。分窮不敢忘初之厚德。

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與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見懷王之終不悟也。史記

范鎮以戶部侍郎致仕。表謝。畧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慨然曰。君子言聽計從。無智名。

孝經卷之十七

士

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獨何心哉。宋高宗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頒於州縣。刻石文曰。爾作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馬廷鸞扼於賈似道。力辭相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入辭。帝側但久之曰。丞相勉爲朕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輒困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聞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泣拜而出。以上宋史

將順其美

晏嬰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左傳

成王與弟叔虞。削桐葉爲珪。戲曰。吾以此封若。史佚命擇日。王曰。戲耳。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遂封叔虞於唐。史記

漢武帝諭羣臣曰。朕卽位以來。所爲狂悖。今事傷害百姓。靡貲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請罷斥方士。候神人者。從之後。上每對羣臣。嘆曰。鄉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漢書

孝經卷之十七

主

駱拔英雄悔過語。可爲經。李唐人主。至數世。死於金丹。坐不讀漢武紀耳。

冠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曰。卿來何緩。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奉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宮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願卽決定。於是立爲太子。宋史

匡救其惡

太甲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

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商書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周宣王嘗宴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曰妾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宴朝政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勤於政事成中興之業通鑑

管仲相齊與俗同好惡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伐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

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史記

李贄曰周室既衰天子不能操禮樂征伐之權故諸侯有不令者方伯連帥率諸侯以討之此如父母不能事事羣小構爭莫可禁阻中有賢子自爲家督遂起而身父母之任焉是以名爲兄弟而其實則父母也雖若侵父母之權而實父母賴之以安兄弟賴之以和左右童僕諸人賴之以立則有勞於厥家大矣管仲相桓所謂首任其事者也李氏疏書

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殺夏微舒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反復而退王使讓之曰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汝獨不慶寡人何

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微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罪已重矣以討召諸侯而以食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者也乃復封陳左傳

田單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而寒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羣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王問之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已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

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殺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也國策

漢高帝在洛陽南宮望見諸將往往坐沙中語帝曰此何語民曰陛下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所誅皆讐怨故相聚謀反耳帝曰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帝曰雍齒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帝乃置酒封雍齒爲

什方侯而急起丞相御史定功行封拜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

史記

駭按貫珠者真奇士也能全其身又能保全功臣又能使齊王收殺百姓留侯勸高祖封雍齒又能使高祖保全功臣進說之善可為諫臣法矣

漢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丙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在幸死者猶不可况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復還以

孝經卷之十七

去

問曰物奏言武帝亦竊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

成帝時朱雲上書求見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因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釋之以旌直臣

快

以上漢書

光武大會羣臣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同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

史弼陳留考城人桓帝時為平原相初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多至百數惟平原獨無所上從事坐傳舍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

孝經卷之十七

去

誣陷良善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舉奏弼會黨禁中解所脫者甚眾以上後漢書

晉武帝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庠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

晉書

北魏文帝欲立適亡緣坐法崔挺諫曰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閭門則司馬牛受向魃之罰仲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

南北史

駭按文王罪人不辜得此數語始覺其不可易新撰作人之盛未必不由乎此也

唐太宗幸九成宮避暑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大安宮在城西制度卑小而車駕獨爲避暑之行是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涼處也且太上皇春秋已高宜朝夕視膳今去三百餘里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願速示返期以解衆姓之惑

太宗念長孫皇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臺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爲毀觀

孝經卷之十七

七

太宗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翠微玉華營緒相繼徐惠妃疏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又日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醜毒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

山人李唐見肅宗方抱幼女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見公主也上法然泣下後始往朝西內

肅宗嘗不豫卜云山川爲祟王與諸道中使與女巫乘驛分禱所迴煩擾黃州有巫盛年美色從無賴少年數十爲蠶尤甚刺

民更換

史左震悉收斬之籍其賊數十萬具以狀聞請以其賊貸貧民租道中使還京上無以罪也

德宗與泌論卽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強介人言其奸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封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

駭按君相造命非李鄴侯深造以道不能爲此言至矣美矣

孝經卷之十七

太

然而忠信可行蠻貊中孚化及豚魚卽庶人亦時有造命之權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彰誓此之謂也

德宗以宦者爲宮市使名爲宮市其實奪之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稱宮市取之又就索進奉門戶錢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宦者賜農夫絹十疋

穆宗甫過公除卽事遊畋聲色欲以重陽大安拾遺李珣疏曰元朔未改山陵尙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合諸內庭事將未可上不聽以上唐書

真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李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

仁宗慶曆四年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衍務最優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皆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詰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於朕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其所封還也

英宗卽位疾甚遇宦者尤少恩左右譏問兩宮內外洵懼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太后嗚咽流涕其道所以琦曰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手修進曰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邪后意稍和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離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後數日琦獨見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孝義卷之十七

七

張守告高宗曰陛下處官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宮處羣羣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煎肉醢醢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烹奉之柄則思二帝母后

言動作受制於人享頒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業業聖心不倦而天不爲之順助者萬無是理也以上宋史

元世祖以鐵哥爲司農獵者射兔誤中名號帝怒命誅之鐵哥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曰誤耶史官必書亟釋之庾人有盜稅罪應死鐵哥曰臣鞠之其人母病益以養母耳請貸其死至是進平章政事以病足聽肩輿上殿

阿沙不花見武宗容色日悴乃進曰陛下惟進藥是好姬嬪是就是猶兩斧伐枯樹未有不顛仆者帝謝之以上元史

孝義卷之十七

七

周敬心疏曰陛下連年遠征臣民皆知爲恥不得其傳因寶耳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戰國之君趙先得寶而四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不旋踵而亡享國長久莫如三代其時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璽明矣今爲取寶故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是忽真正之大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上納其言北征之議稍息

騾按歷代爭傳國寶興師動衆何味味也王孫罔以善爲寶子犯以仁親爲寶子罕以不貪爲寶齊威王以四寶爲寶諸侯以土地人民政事爲寶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得乎丘民而爲天子。然則天子之寶。非賢與民乎。苟謂得傳聞實。而遂可以一世二世傳之。無窮。則堯舜禹湯文武。亦傳實可矣。何必傳中。

文皇北征還。以太子遣使迎緩。且失衛。徵士奇等下獄。尋釋之。密問太子。士奇極言太子孝敬。因數其事。上曰。此亦子道當然。士奇曰。從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且存心以愛人爲本。必不負上付託上悅。

明宣宗既擒高煦。車駕將還京。陳山請移師襲執趙王。上領之。命楊榮傳旨。楊士奇不可。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乎。榮

孝經卷之十七

孝

曰。汝沮國之大事乎。士奇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厚待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耳。上意不懌。至京。始思士奇言。然言者猶請削王義衛。且召王拘之京。上召士奇諭之。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毋惑羣言。上曰。吾方思所以保之之道。乃封群臣章。示之。趙王大喜。卽獻護衛。上召士奇曰。使朕不失親親禮和之力也。

武宗時。徐鑒疏畧曰。臣故業醫。請以養生之說進。上古之人。起居有節。飲食有常。陛下輕萬乘之軀。作無益之事。非所以尊生而延年也。伏望夙興夜寐。起居順陰陽。飲食按節序。勿嗣風霜。

賢談

能容海
公郡守
維得

勿馳鞍馬。勿過醇飽。喜無傷心。怒無傷肝。勞無傷脾。欲無傷腎。視聽言動。悉皆留意。則聖體安而聖壽永矣。珣入下詔獄。尋杖遣戍。

海瑞。瓊山人。久因公車。選學教諭。調郡守。曰。郡守。父兄也。教官。師也。旅見上官。左右皆長跪。瑞獨中立。人號爲筆架教官。既入部。面陳天下大計。有薄于君臣。薄于父子。薄于夫婦。等語甚懇。上震怒。抵其章於地。已復取讀。爲感動。留中月餘不下。會有疾。煩悶。逮置詔獄。黃光昇當瑞大辟。徐階言主聖則臣直。瑞之狂。慙不迫。恃聖明在上。沽一直臣之名。殺之則反成其名。客之則益見聖德之廣。上竟釋之。於是瑞直聲震海內。瑞卒於官。喪車去塗祭數百里不絕。謚忠介。嘗自稱吾有三不要。不要錢。不要官。不要命。聞者壯之。

孝經卷之十七

孝

楊繼盛疏論嚴嵩十大罪。且言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諂。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警犬。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爪鳥。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陛下之臣子。多賊嵩之心腹。詔下錦衣獄。杖至百。有遺之蚺蛇膽者。謂服之可以禦杖。繼盛笑曰。吾自有膽。卻之。

蔣瑤擢御史。出守揚州。武宗南巡。倖臣江彬求貨未厭。上山漁。

得巨魚一戲言直五百金彬請以昇守經騎趙價瑤脫夫人簪
珥縛服以進上曰此寒酸勿較詔守以瓊花進瑤謂此花原爲
瑞應生至徽欽北轅其種遂絕上默然一日中貴出揭帖索奇
香異品不可勝紀欲以困守瑤印揭帖註曰某產某處上顧笑
徐曰若問守願白布何出乎蓋揚產也於是瑤進布五百疋中
貴請選民間女數百人瑤復不應曰必不得已止臣一女請以
進上罷弗選駕旋瑤扈至淮上爲中貴所抑屢辭不得至臨清
左右告之扈軍糧詔取辦於揚州守計數百金而新安有賀吳
景芳者立出囊中金佐瑤給軍始獲還都瑤遂以良二千石名

冠天下

孝經卷之十七

進

世宗方議分建南北郊焉恩曰南北郊高皇帝分十年而合今
百餘年陛下行夏之時而復周之祭先地後天則尊卑之義不
明分天分地則神明之志不通夫百年而成一旦而毀守先業
者尙知不可況陛下爲天地子哉

世宗十一年彗星見御史馮恩疏言張孚敬根本之彗也汪鋐
腹心之彗也方獻夫門廷之彗也乞斬三奸以應更新之象上
怒逮恩下獄汪鋐言常上言大臣德政律斬王廷相疏請不聽
會審錢怒罵曰汝上書欲死我今汝死願不在我手耶恩此曰

孝經卷之十七

進

若安能死我錢怒推案下欲奉恩恩語益厲廷相好謂馮御史
何絮爲祖宗不殺諫臣百七十年矣豈以而快心破祖宗法耶
又謂錢以法論御史則可以怒加御史則不可帝微聞其語是
歲遂免行刑鉉署恩情真恩挺身出不顧視者贊贊口是御史
膝鐵口鐵膽與骨皆鐵四日爲四鐵御史子行可尚幼于長安
街刺血書疏言臣父勿失怙賴祖母舍佑哺之不幸逆鱗之
戒遂陷大辟念祖母年八十餘髮傷之深僅餘氣息臣父死祖
母必死惟冀陛下哀憐縛臣置磔而赦臣父得以苟延母子二
人之命陛下戮臣不傷臣心臣被戮不傷陛下法通政陳經見
而憐之爲封上帝動容曰忠孝乃出一家耶報減死戍雷州凡
六載赦歸行可甫冠舉鄉試後穆廟御極恩已七十餘進大理
寺丞而特旌行可孝子以表其盡以上明史

故上下能相親也

帝曰吁臣哉都哉都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
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虞書

景公說大戒於剛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
我作君臣相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
者好君也

北魏文成帝時高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屏人極論魏主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案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耶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南北史

唐太宗謂侍臣曰昔關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宜爲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爲公輩念關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嶺南奏馮盎反上欲命將討之以魏徵諫而止已而盎長子智

孝義卷之十七

事

戴入朝太宗曰嶺南諸郡咸言盎反衆皆勸朕征之惟魏徵以爲千斤之弩不爲鼯鼠發機大國之師豈爲蠻夷興動勝之不足不勝爲笑但懷之以德彼必不召自來今遂開晏然徵不可不以不賞賜絹百疋

以李泌同平章事泌與李晟馬燧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爲卿報之泌對曰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約李晟馬燧皆有大功於國有讎之者願陛下勿害之上以爲然

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昃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求

後漢書

退上留之曰朕入官中所與處者皆官人官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以上唐書

仁宗以司馬光知諫院光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內臣今內臣不過去御坐數步君臣之言皆可聽聞恐漏泄機事非便帝嘉納之

張昇爲御史中丞指切時政帝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爲陛下乃孤立耳仁宗爲感動以上宋史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孝義卷之十七

事

孝經卷之十八

吳之騷類解

喪親章第十八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氣竭而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一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

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前禮

升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焉用吾情。禮記

孔子曰毀瘠為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子貢問

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痛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雜記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子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非弗能弗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曾子問

三年之喪。何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直杖。居倚廬。食粥。寢苦。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

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割鳥獸之。

若也。夫焉能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修飾之君子。欺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馴之過際。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先王憂世立教之心達矣

三年間。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雜記

子夏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

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棺弓

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無。過禮苟亡矣。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

孝經卷之十八

三

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與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賁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

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以上位弓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廬。克虞南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肯使虞改匠事。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重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悅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陳其簞簞而哀感之。

孝經卷之十八

四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朝奠。日。出。夕。奠。連日。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造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餐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棺弓

擗踊哭泣。哀以送之。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顙乎其順也。先加敬於人。稽顙而后拜。順乎其至也。哀常在此教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曾子謂子思曰。似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

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旌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重主道也。殷主綴

孝經卷之十八

五

重焉。周主重微焉。莫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爲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溫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製。哀之節也。升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升而葬。殷人俎而葬。以上其宅兆而安措之。

子曰。吾欲言死者之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者之無知。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不葬。家語

孟子曰。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

日過之。狐狸食之。蟻蚋姑嘬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駭按。送死大事也。大事之尤謂何。曰。卜其宅兆。故葬之以禮。患其過於制也。踰期而暴骨焉。則其志惜矣。舍是而言哀戚。言孝子之喪親。吾不知之矣。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明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殺衆傳

孝經卷之十八

六

駭按。自古及今。本宗世世爲天子。支庶世世爲諸侯。未有如成周之久者。而其葬禮。天子不過七月。諸侯不過五月。其間豈無年月之疵然。天子諸侯之傳世。較後世加久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崩薨。葬卒。班班可考。故爲人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也。後世卽不能如唐呂才之議。不擇年月日時。亦自有元辰選擇之法。彼執諸家年月之說。每卜一兆。十年之中。無二三年可葬。雖有孝子而時移事易。往往以一日之因循。致千年之暴露。左道惑衆。其害可勝道哉。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

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不待。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成子高寢疾。慶遺人謂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

孝經卷之十八

七

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古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以上檀弓。

晉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踰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左傳。

西伯嘗行於野。見枯骨。命瘞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有天下。

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吾同其主矣。以棺食更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况於人乎。史記。

漢元帝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順也。項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今所爲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

漢成帝嘗起昌陵。劉向疏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將。

孝經卷之十八

八

用約繁新也。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柳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是故德厚者。葬彌薄。智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宗廟甚麗。發掘必速。以上漢書。

光武二十六年。初作壽陵。詔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陵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後漢書。

南宋虞令。海虞。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

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
 風日兄子伯興欲爲其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
 人耳屋何宜覆蔡典宗爲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爲營塚南北史
 按今之情事未申者多矣食飽居安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也安得何子平以爲之木鐸乎

唐太宗五年詔諸州剗創京觀其以上以示武功加土爲墳

太宗命太常博士呂才判定陰陽雜書其叙葬畧曰古者卜葬
 蓋以朝市遷變泉石交侵故葬之龜筮近代或遇年月或相墓
 田以爲妨遂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

孝經卷之十八

九

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
 午日下景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
 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
 皆於園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以
 辨踊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荒爾而
 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塋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
 爲甚

司徒李建勳且死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
 立碑聽家人耕種於其上免爲他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之亡貴

人塚無不發惟建勳塚莫知其處

盛州刺史蔡儔發楊行密父祖墓遣使求救於朱全忠全忠惡
 其反復牒報行密行密遣李神福討儔克而斬之左右請發儔
 父母塚行密曰此儔之罪也吾何爲效之以上唐書

宋太祖建隆三年禁民火葬開寶三年詔修前代帝王陵被盜
 發者宋史

金粘沒喝陷夔慶府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粘沒喝聞其龜事
 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
 發遂殺軍士金史

孝經卷之十八

十

元西僧楊遜與加利宋瓊宮金玉發紹興諸陵及大臣塚墓凡
 乙百乙所會稽人唐珙痛憤貨家具爲酒食陰召諸惡少泣曰
 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骨之暴露欲以他骨易之已造石函六
 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殮衆如珙言夜往取遺
 骸葬蘭亭山後又移宋故宮冬青樹植其上以譏開者悲之元史
 明太祖諭禮部臣曰古者聖王治天下有掩骼埋胔之令恩及
 朽骨近世狃於胡俗死者或火焚之投其骨於水傷恩敗俗莫
 此爲甚其禁止之若貧無地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閒地爲葬
 塚俾之葬埋或有宦遊遠方不能歸葬者官給力費以歸葬之

劉閔莆田人家貧極力養母母怒衣冠跪床下竟夕不起以父與祖母二喪未葬遂斷酒肉訓徒鄰邑朔望則號哭於殯所如是者三年隣族哀之爲助其葬

明官志曰凡籍產不得及其先塋兆諸陵山麓無開冶無營兆無尋斧斤古先帝王賢聖忠烈祠塋無縱樵牧名山嶽鎮亦如之以上明史

明徐芳曰從來送死之禮葬爲太祭次之所以殺死者之藏而隱其鬼也古諸侯以及士庶之喪無有過時而不葬者過時而不葬春秋譏之其或有過而未葬者雖出三年人子之服不變

孝經卷之十

主

所以著其情而必其時也今世之俗詳于祭而畧于葬甚者先世遺骸疊累非一身有高堂遠宇之安而乃不能爲其親營尺寸之土衡風苦雨嚴水烈日之吹蕩凍寒而莫之顧恤如此而于古之委塋者何異乎大家如此小民之窮窶不知禮義者奚所法乎而吾于祖父如此卽吾之子孫將復奚責萬一而有水火盜賊意外傾崩震撼之患其爲疚辰將奚贖乎宋集

驟按近世浮屠之害與暴殄等其忘親者無論已又有泥世俗之說以人生之吉凶禍福皆由於宅兆夫爲人子者無以有已今父母逝矣人生大事孰加於送死者正使人子欲富

而無父之人焉用富人子欲貴而無父之人焉用貴人子欲壽而無父之人焉用壽且人子不葬父母將父母之目必不瞑父母之目不瞑則人子必不能有其身必不得私其財卽欲有其身私其財而明有法律幽有鬼神恐人子之罪無所迷於天地之間也

爲之宗廟以鬼享之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奎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備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孝經卷之十

主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曾皙嘗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之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卿大夫士從居他國者行禮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齊之日。思其所居。思其所笑。思其所樂。思其所嘗。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蕭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敬則著。存即不忘。著即見位聞聲。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收。盡其私也。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思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祭之日。樂與哀。牛饗之必樂。已至必哀。以上祭義。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子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有也。初吾為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猶北面而泣涕者。非以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家語。

孝經卷之十八

立

子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徧天下。後還喪吾親。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唐太宗生日。不為樂。曰。朕君臨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為宴樂乎。唐書。程伊川曰。人無父母。生日倍當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也。小學。生事愛敬。死事哀感。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孝經卷之十八

立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比於事師。無犯。

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

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無

患故忌日不樂以上檀弓

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君子已孤不更

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

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祭則觀其

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也孝子之

行也祭統

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

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

喪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綑而坐列鼎而食願

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啣索幾何不盡二親之

壽忽若過隙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哀者也

孝經類解十八卷

安徽巡撫
探進本

國朝吳之騷撰之騷字耳公歙縣人康熙壬子舉人

官績溪縣教諭遷鎮江府教授是書多引經史子

集以證經文然釋經在發揮微義不當旁引後代

故實牽合比附若釋中於事君句所引之經則曲

禮四十日強而仕五十日服官政等語所引之史

則文天祥起兵入衛等事是每句之下皆可成類

書一門典籍浩博豈復勝載乎

孝經正文一卷孝經內外傳
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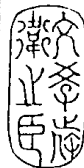
〔清〕李之素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六十年

寶田山莊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孝經正文
一卷內傳一卷外傳三卷》提
要

序



今上以孝治天下德教所及近自公卿大夫士
下至委巷小民遠極海隅日出罔弗感發
天良嚮慕風化雖唐虞中天之治成周太
和之氣無以加茲而猶

卷六

一

綸音特發刊刻孝經衍義

恩賜羣臣頒行天下俾家絃而戶誦之典綦
隆也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尊嚴
義備是孝經一書久與春秋并重天壤矣
吾黨稽古之士其可不身體力行守前經

而遵

聖訓哉憶余總角時與 李雲山先生同硯
席共起居其人敦厚溫潤口無擇言身無
擇行氣識過人已遠及長非策蹇齊安郎
同舟鄂渚時講論孝友根柢之學故交最
久情最切歲甲子予忝捷楚闈戊辰入中
秘畱滯京華與先生隔別累載每自故鄉
來者輒問訊近狀知授徒於白泉雁臺間
日以所著孝經內外傳相勗勉其及門高
足悉循謹端雅望而知爲胡公門人也予

刻序

二

聞而欣慕以不得早讀其書爲憾乙未之
夏先生長君石臺謁選都門出所傳孝經
屬序以十餘年心慕之書得之一旦驚喜
展讀因嘆先生實能身體力行故垂訓後
學於無窮而詒謀孫子之深且遠也夫堯
之親睦九族舜之克諧蒸乂暨禹湯文武
周公之已事千古帝王卿相本身率物莫
不奉孝爲至德要道他如曾仲閔高而後
孝子順孫歷世皆有惜其嘉言懿行散在
羣書未能合一先生乃特分著內外傳譬

刻序

三

諸合翠裝裝貫珠成串坐帝王士庶之孝
子於一堂卽彙上下古今之言行爲兩序
可以備尚友之資可以爲省身之要讀是
傳者孝順之心有不勃然感油然而生者乎
其裨益人心曷有旣哉在先生入以教家

鄒序

四

出以授徒亦猶行聖人之志何容心也乃
太上感應不爽累黍今者石臺一發出人
頭地方從聞詩聞禮之餘行其立人達人
之志資父事君移孝作忠寔爲先生善教
所基異日功名事業悉本此傳推而行之

易易耳然則石臺之言卽先生之言石臺
之行卽先生之行謂非流光餘慶之明驗
乎石臺繼述有志行當謀諸剏余知此
書一出不惟上佐

九重教孝之聖心亦終當與聖經賢傳藏諸石

鄒序

五

渠天祿矣是爲序

康熙五十四年歲在乙未夏五月

賜進士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欽差祭告

女媧氏

商湯王陵寢監賞山西全省綠旗兵丁前都

察院左僉都御史通政使司左右通政太

僕寺少卿通政使司右叅議提督山西學

院翰林院侍讀侍講詹事府右春坊右贊

善翰林院檢討丙子科山東正主考纂修

鄒序

六

三朝國史翰林院庶吉士年家眷同學弟鄒士

聰拜撰



序



六經皆聖人躬行心得推之以治天下國

家者也學不本於經則爲詞章偃術治不

本於經則爲功利權謀惟孝經爲尼山所

端作貫乎詩書易禮樂春秋之精意雖嘗

口述而不作共作孝經意以補前聖所欲

三序

一

言而未盡使知文行忠信之教莫不根柢

綱維乎此他日曾氏之子聞一貫微旨其

卽所謂至德要道也歟夫參之獲罪於父

誤劉氏根其事至細彈琴而解憂受杖而

負慙與夔夔齋慄何異然猶見拒者三責

以弗能如舜之豫親於道參自是益勉於

孝避席親承之下有經以傳後而孝之義
發揮始暢極於天明地察光四海通神明
皆由庸近而至高遠帝王匹夫莫之能易
也我

皇上

以孝治天下聖性天成薄海內外罔不和

氣蒸翔余同年 李君石臺宰豫章之南

王序

二

康民服其廉明士親其德教三年政成因
出共

贈公年伯孝經內外傳一帙付之梓余受
而讀之內傳則通乎教孝之言五經諸子
古文皆備焉外傳以志古之行孝者虞夏
商周之聖人下逮漢唐元明雖大小不一

而孝子之名必錄焉其間箋釋詳明攷証
宏博有關於世教人心至切近深遠矣
先生身雖未顯而積慶於後賢諱乎忠信
慈惠念不怠親按吏治者閱是書即當求
忠於孝佇効譽謬對揚

殿陛呈諸

王序

三

乙覽庸非致君立身之符驗哉余適奉

命視學西江每勤訪幽逸舉旣水宋孝子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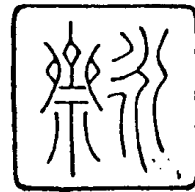
覺經建坊表之特祀鄉賢惜不爲 先生

所見附於外傳反復雜誦而喜 石臺能

以其傳家者公諸世也爲弁言於簡端

康熙五十九年歲在庚子九月提督江西

全省學政翰林院檢討加三級年眷姪梁
南王思訓頓首拜譔



王序

四

定庵先生輯孝經內外傳其內傳引經史諸
儒之言外傳雜引史傳事寔附於經凡五卷
蓋六藝之文皆傳先王之教於後世易詩書
禮樂春秋所以明道德之指歸者其言博其
事繁而其總會在於孝經鄭氏所謂恐道離
散作孝經以總會之是已孝經之爲教也兼
馮序

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等之品其爲倫
也在父子而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之道無不
該其爲德曰愛敬而知仁聖義中和之體無
不周其爲道曰民行而上下神明萬事萬物
之理無不貫故曰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先王
之至德要道也古昔盛時治教休明五孝之

用通乎貴賤故人皆知反其本源推之於其所終極而萬化之所出王道之所成皆準諸此世之衰也綱維不立於上習俗不作於下聖人以身示之曰行在孝經欲人知所本源而反身切已守先王之教以立萬世之準其道未之易焉初古文孝經出河間顏芝其後

馮序

二

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以及孔安國劉向鄭康成皇侃邢昺等無慮百餘家然不過分析章句箋疏文義而已

世祖章皇帝聖德聿新孝治懋建

特命廷臣纂修孝經微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之例逮我

皇上克承先志

御極二十九年

欽定孝經衍義百卷始獲告成文義精詳理蘊弘博非士民所能仰窺萬一者矣援神契云士孝曰究究者以明審爲義定庵先生於職士也所輯內外傳以之明審

馮序

三

欽定衍義總會乎易詩書禮樂春秋之指歸遠以發明宣聖之傳近以揚厲

聖教之緒弘敷萬化贊勳王道其裨於名教者豈其微哉先生姓李諱之素楚黃之麻城人梓成而請序者其令子石臺也以丙戌進士宰南康有治行果無愧立身揚名之道

云

康熙六十年辛丑歲仲夏月中浣

賜同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鄰治年家翁馮

詠頓首拜撰

馮序

甲

孝經內外傳序

昔夫子嘗有言曰行在孝經由斯言也以夫子之大聖而其行乃囊括於此一書則凡百行萬善千言萬語無非孝行之支流孝經之註脚耳孟子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不益可互相證明哉孝經自秦火後為河間穎芝俞序

所藏廢後傳註不下幾百家而其書多無可攷今所存者惟孔安國鄭康成及唐明皇三家然皆隨經文敷衍言理而未徵事未能使讀之者感發淅昂歌泣而不能自己猶以為大壤間缺事也楚黃李定菴年祖以碩德宿學入授生徒其教人以孝為本以孝經為

宗而又博極群書蒐羅甚富。上自唐虞三代
下迄元明凡孝子之嘉言實行一採輯分
為內外二傳若干卷內傳所載格言固可以
垂訓百世至外傳所錄古孝子生平事跡其
間有純行有奇節。雖不必盡出於中庸要其
血性丹誠鬼神可泣異類可格自皆不可得

俞序

二

而磨滅也。先生聚古今來孝子於一書之中
醞釀元氣薈萃懿嫻豈特表章之功偉乎蓋
人之至性。敢焉者或無所感于往事而亦自
呈其天真下此則不能無假於見聞以生其
感發激昂之致。今得先生是書浸淫貫通令
人時歌時泣不失天良是真可以教孝矣。今

聖天子德極大孝遠邁隆古首以孝治天下而制

科取士兼設孝經然則先生是書不惟能體
吾夫子行在孝經之意而大有所闡揚而於
國家教化之道其所裨益夫豈細哉。今秋余
奉

使入粵道出南康石壘年伯出一編授余因不

俞序

三

揣鄙陋綴數言於簡端以告天下凡為人子
者亦以見年伯繼志述事之大孝為不可
及也已

康熙庚子仲冬上浣海鹽年暮晚生俞鴻圖

頓首拜撰



南康李石臺大令梓其尊公定庵先生孝經內外傳成授余一編讀竟爲之整襟而興曰世謂作者難而未知述者尤不易也先生所著家塾警言以及玉田寶藏雲湖諸集俱闡聖道人心久已家傳戶誦茲編乃教授生徒時所輯首列正文次羅行事證以經史百家之言而又獨運匠心集腋成裘殆不知硯幾穿而帚幾絕矣其自序云童子入俗未深去道不遠思有以變化其氣質吾於此知先生學問深純益得蒙以養正之心傳使當日出爲世用其功業文章不知居何等矣乃以明經終

後跋

寶田山莊

老未克展其懷抱不亦深可惜也哉雖然華廬者身後之浮名而著述寔不朽之盛業今大令提南宮宰百里五載於茲其得之庭訓見諸設施者亦難枚舉卽如某某身列士林而兄弟參商某某家本世胄而父子乖離至於詰訟公庭大令則摘取傳中一二條以勸諭之終歸歡釋此皆余所目睹者今則風移俗易莫不以孝弟力田爲務駸駸乎太和之象爲近古焉異日者大令考最登朝以此書獻之當寧願之春官公之海內是先生能取千古人之書集爲一已之書大令則以一已之

書散爲天下人之書於以翼聖道正人心厥功詎不偉歟卽以爲先生非述也作也亦無不可新安後學吳雯炯拜跋

後跋

寶田山莊

嘗謂人子之孝於親也有本之天性者有得之學問者
本之天性者雖慈父不能傳之子得之學問者兄弟可
以相勉勵師友可以相勸戒甚之悖逆無知之徒懿範
當前亦可相觀而化也故經史百家無一書無言孝之
文而孝經又特爲古今教孝之全書昔人謂讀孝經一
卷即可立身治國此意自隋唐而後知之者鮮矣亡亥
仲夏御自嶺南至蓉江明府李石臺先生挽留署中
居有間授以

太先生所輯孝經內外傳一書御每焚香莊誦未嘗不

後跋

寶田山莊

汗流浹背而淚潸潸下也蓋御二齡喪母皮子先嚴見
背計飽食煖衣於膝下者二十四年曾不知孝養爲何
事況今十載不歸春倫秋嘗祭禮闕然天壤間恐無此
罪人也自念此固天性之薄實亦不學之過嚮使御得
早讀此書十年雖甚饑寒困苦寧肯捨吾父吾母之墳
柩而遠遊他鄉耶今見明府治邑如家愛民如子悉
遵

太先生之庭訓而仍原本於孝經內外傳一書康邑斯
民獨何幸哉由此推之御又知此書出而天下之人子

皆奉爲金鑑恐未能私爲李氏之球圖矣

皆

康熙庚子初夏關中後學王御政頓首拜識

後跋

寶田山莊

余自丙午春迄今更十秋凡三歷西席所教授皆童子也童子者情獨切於孺慕愛未分於妻子是無言之孝余中心藏之矣昔醫閭先生最喜教童子謂其入俗未深而去道不遠余亦云然今童子漸長余恐天性不恃而思以學問變化其氣質然不得長者一言終無徵不信程知庵先生宦歸林下余每接其緒論言言皆龜鑑而大旨惟以不離乎孝者近是一日先生謂余曰孝道甚大古人之言孝行孝者甚多惜乎散見於羣書而未端立一傳吾每欲傳之以示後學而無如精神倦於

序一

寶田山莊

筆視何余曰吾忝爲弟子師而敢以後學煩先生哉於是乎竊取先生之意本孝經而內外傳之內傳採孝子之嘉言外傳採孝子之實行合正文凡六卷閱二載而成質之知庵知庵欣然曰是可以梓矣子其圖之或曰孩提皆知孝何必讀書余曰不然孩提之時少不孩提之時多泰之俗豈盡如賈誼所言父假耄鉏子有德色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毋亦其焚書之過乎或曰孝顧力行何如耳不在多言余曰是矣但言之不明則行之亦不篤昔陳元失愛於慈母苟非仇覽與之講大

倫言至性以相感悟陳元未必卒爲孝子或曰孝分內事也不可言功余曰孝雖不爲功但凡罪或可逭而不孝之罪無可逃樹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逮此丘吾子之所以自溺也罪乎功乎或又曰孝門內瑣節也弟子細行也不足以責成人及天下余曰此又與於不孝之甚者也孝爲太和元氣故唐虞之際庶幾克諧文武周公善繼善述孝在天下爲天下之元氣在一國爲一國之元氣在一家一身爲一家一身之元氣以孝爲瑣節細行者不亦管窺蠡測乎或復辨曰孝莫大於

序二

寶田山莊

尊養貧賤者尊養之薄也孝莫深於愛敬儀文者愛敬之名也吾之論孝與子異余曰固已夫子之爲孝不達於義也宣聖以孝廸人而顏曾閔路不妨貧賤丐兒以孝自盡而拜跪歌舞亦有儀文使必尊養而後爲孝則耕山漁河何以先貧賤而升聞也使必去儀文而後爲孝則溫清定省何以明愛敬而錫類也誠如子言是以寢門問豎爲近於名而捧檄色喜爲薄於行矣豈通論乎或起謝曰說必詳而後約學必講而後明吾非欲肆辯於子也得子之說始信孝子之言不可不多聞而孝

子之行不可不多見也然取孝經而內外傳之亦有說乎余曰有孔子云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莫大於尊王孝經莫大於嚴父則孝經之重於天壤間也與春秋並左氏取春秋而內外傳之今左傳三十卷春秋之內傳也國語二十一篇春秋之外傳也詞不必與春秋類而無不與春秋相發明焉余之傳孝經而卷分內外也亦猶是焉爾余漸摩童子之天性親承長者之緒論久矣不有斯傳何以爲子何以爲人何以爲人子師至於後有伐吾傳如伐左氏黨吾傳如黨左氏者吾不遑

序主

寶田山莊

計也漫序於右

康熙十五年丙辰歲葭月上弦楚黃後學李之素題於望花西壇

孝經正文

楚黃李之素定庵

開宗明義章第一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辟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繇生也後生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孝經正文

寶田山莊

曾子名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志有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以爲非孝子不可以傳吾道也順天下順人心之自然而教化之也立身成其身也行道即行此孝道也無念念也引詩言爲人子孫當恒念爾之先祖傳述其功德而行之勿墜其統緒也

天子章第二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刑型法也。甫刑周書曰：刑也。一人天子也。慶善也。愛親敬親者，天子自愛敬其親也。不敢惡於人，慢於人者，使人皆愛敬其親也。愛敬盡於天下之事，親而至德要道之教，加於百姓，則四海慕化，皆儀刑而同歸於孝矣。引書之言有善，皆賴所謂上行下效也。

諸侯章第三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孝經正文

二

寶田山莊

制節用財有節也。謹度恪守法度也。引小雅小旻之詩言諸侯富貴不可驕溢，恐懼戒慎，使不至於墜陷也。

卿大夫章第四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

事一人

無擇言行，皆遵法合道而無容選擇也。三者備，服飾言行皆全備無虧也。引蒸民之詩言卿大夫當敬事天子，以保宗廟，永奉祭祀也。

士章第五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孝經正文

三

寶田山莊

資取也以用也。愛同愛父與愛母同也。敬同敬父與敬君同也。合愛與敬而兼之者，惟父然也。長上皆指君引小雅宛之詩言士行孝當夙夜勤謹，無辱其父母也。

庶人章第六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天道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也。地利高下燥濕所產之

利也。謹修其身不妄爲也。節省其用不妄費也。獨不引詩者。義盡於此。不容贅也。結言孝無貴賤始終之異。而忠孝道至大已。身不能企及者。自古至今未有此理。天子庶人之孝。分量不同。而孝則一。天子庶人不同。而天則一。庶人之養親。卽庶人之事天。恐後世尙以分量大小觀孝。故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

三才章第七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孝經正文

四

寶田山莊

天以生覆爲常。故曰經地以承順利物爲宜。故曰義則法也。肅戒也。夫子言孝道雖大。豈自先王有哉。人生天地之間。得天之性爲慈愛。得地之性爲恭順。慈

愛恭順卽爲孝行也。孝本天地之常經。而人取則焉。故聖人法天之明。以顯其常。因地之利。以行其宜。順此以施政教。故不肅戒而成。不威嚴而治。博愛德義。敬讓禮樂。好惡皆以孝言。引南山之詩。言太師爲民模範。不可不慎也。

孝治章第八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

孝經正文

五

寶田山莊

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小國之臣。子男之卿大夫也。覺大也。順從也。事先王。事先君。以盡職。助祭言安之。安其養也。享之。享其祭也。和平從其治也。引大雅抑之詩。言有大德行而爲四國之從者。以證之。

聖治章第九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孝經正文

六

實田山莊

嚴尊敬也。敬之大者莫如配享上天。周公攝政郊祀祭天。則以后稷配尊。后稷猶天也。宗祀祭上帝。則以文王配尊。文王猶上帝也。周公尊敬其祖父。則德教刑於四海。而四海諸侯皆來助祭。孝道之感人如是。

故親愛之心。生於膝下孩幼之年。漸長則日加尊嚴。以致敬於父母。是以聖人因親嚴之心。敦其愛敬之教。所以不待肅嚴而成治也。其所因者本於孝也。續者父子相繼。人倫莫大於此也。親爲君以臨乎已。三綱莫重乎此也。苟自不能愛敬其親。而教令他人。皆愛敬其親者。是謂悖逆本心之德。天理之宜也。惟人君合行政教。以順天下。今自逆不行。使天下之民無所法。則乃不在於愛敬之善。而皆在於悖逆之凶德。雖得志居於民上。而有道君子能不賤惡之哉。若聖

孝經正文

七

實田山莊

人君子。則不爲悖德悖禮之事。必思合於義理。而後言。必思悅於人心。而後行。故立德制義。不違於道。而言可尊。崇制作事業。必得其宜。而行可法。則威儀動靜。合於規矩。而可爲觀望。可爲法度。君行此六者。以臨蒞斯民。則民皆畏威懷德。而則象之。故上行下效。德教以此而成。政令以此而行也。引曹風鵲鳩之詩。言君子威儀。無有差忒。豈不爲人法。則哉。信乎君子之德不可少也。

紀孝行章第十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人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五者咸備。能盡人道矣。而盡性盡天存焉。三者不除去。天遠矣。必致危亡之禍。雖日奉牛羊豕三牲之養。自謂盡禮。親得安坐而食乎。故知事親自謹身始。

五刑章第十一

孝經正文

寶田山莊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墨屬千劓屬千剕屬五百宮屬三百大辟屬二百。要有所挾而求也。非詆毀之也。聖人知不孝卽大亂之道。故因不孝而立刑書。

廣要道章第十二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

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所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夫子言君欲教民。親於君而愛之者。莫善於身自行。孝則君行而民效之。皆親愛其君矣。欲教民禮於長而順之者。莫善於身自行悌。則上行而下效之。皆順從其長矣。禮樂皆本孝悌。言天子敬一父兄。君而千萬人之爲子弟臣者。皆悅此要道之義也。

廣至德章第十三

孝經正文

九

寶田山莊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子言君子教人以孝事親。非必人人耳提面命。但自行孝於內。則其化自流於外。身教以孝。則天下皆知敬父。身教以悌。則天下皆知敬兄。身教以臣。則天下皆知敬君。引詩言君子能順民心而行教化。以爲民之父母。非至德之君。孰能順民心如此其廣大者乎。

廣揚名章第十四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

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居家理行成於內俱本孝悌言

諫諍章第十五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孝經正文

賈田山莊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陷親不義不得爲孝

感應章第十六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無思不服

王者父天而母地故事父母孝則事天之道能明事地之義能察又於宗族之中皆順於理則上下之人無不自化矣事天地既能明察必致福應而神明之功效彰矣宗廟致敬又從事父兄而推廣之皆不忍忘親之意也恐辱先恐其德業不能世守也鬼神著祖考來格而福祿綏之也若能敬宗廟順長幼以極孝悌之心則感通神明誠無不格光照四海理無不明矣引有聲之詩言遠近皆心服益見德化之感應

孝經正文

賈田山莊

無所不通也

事君章第十七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子言君子事上其進朝也則思以已之善道盡忠於君其退朝也則思君有過失已當補塞進則復言將順其君之美匡救其君之惡如此則君臣上下情通志協能相親也引小雅鴈桑之詩言忠臣事君雖有

時遠離不在左右然心乎愛君不謂之遠中心常藏此事君之道何日得遺忘之乎

喪親章第十八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感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感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下其宅兆而安厝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感生民之孝經正文

實田山莊

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言孝子之喪親哭以氣竭而止無餘偯之聲舉措進退之禮無趨翔之容有事應言不爲文飾人子不食過三日則傷生矣故不得哀死而傷生雖毀瘠而不滅絕其性及其將葬則陳簠簋祭奠而加哀感男踊女擗悲哀以往送之爲墓於郊卜遷宅兆之地而安葬之既葬之後則爲宗廟以鬼神之禮享之三年之後春秋祭祀以時思親不忍忘之是以親存則盡愛敬以事之親亡則盡哀感以事之生民一本之道盡

矣死生無憾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乃克有終矣爲人子者取孝經之義熟玩而勉行之庶乎子道全而人道亦無虧矣

孝經正文

實田山莊

孝經正文終

朱子孝經刊誤

古今文有不同者別見考異

仲尼問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天雅云毋念爾祖肆修厥德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甫刑云一人
孝經正文
十四
寶田山莊

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子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此一節夫子曾子問舍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也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竊嘗攷之傳文固多傳

孝經正文

十五

寶田山莊

會而經文亦不免有雕析增加之失顧自漢以來諸儒傳誦莫覺其非至或以爲孔子之所自著則又可笑之尤者蓋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中乃數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曰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脈絡通貫同是一時之言無可疑者而後人妄分以爲六七章今文作六章又增子曰及引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使其文意分斷間隔而讀者不復得見聖言全體大義爲害不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前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司以化民由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敬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寶田山莊

此以下皆傳文而此一節蓋釋以順天下之意當爲傳之三章而今失其次矣但自其章首以至因地之義皆是春秋左氏傳所載子太叔爲趙簡子道子產之言雅易禮字爲存字而文勢反不若彼之通貫條目反不若彼之完備明此襲彼非彼取此無疑也

曰夫禮天之經地之義長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定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其下便陳天明地性之目與其所以則之因之之寔然後簡子贊之曰甚哉禮之大也首尾通貫節目詳備與此不同

其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又與上文不相屬故溫公改教爲存乃得粗通而下文所謂德義敬讓禮樂好惡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尊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孝經正文

寶田中莊

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此一節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意爲傳之四章其
言雖善而亦非經文之正意蓋經以孝而和此以和
而孝也引詩亦無甚失且其下文語已更端無所隔
礙故今且得仍舊耳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此一節釋孝德之本之意傳之五章也但嚴父配天本因論武王周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詞非謂凡爲

孝經正文

十八

寶田山莊

孝者皆欲如此也又况孝之所以爲大者本自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乎若必如此而後爲孝則是使爲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而反陷於大不孝矣作傳者但見其論孝之大即以附此而不知其非所以爲天下之通訓讀者詳之不以文害意焉可也其曰故親生之膝下以下意卻親切但與上文不屬而與下章相近故今文連下二章爲一章但下章之首語已更端意亦重複不當通爲一章此語當依古文且附上章或自別爲一章可也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君子則不然言斯可道行斯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此一節釋教之所由生之意傳之六章也古文析不愛其親以下別爲一章而各冠以子曰今文則合之

孝經正文

十九

寶田山莊

而又通上章爲一章無此二字一字而於不愛其親之上加故字今詳此章之首言寔更端當以古文爲正不愛其親語意正與上文相續當以今文爲正至君臣之義之下則又當有脫簡焉今不能知其爲何字也悖禮以上皆格言但以順則逆以下則又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與此上文既不相應而彼此得失又如前章所論子產之語今刪去凡九十字季文子曰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于善而位可畏施令可愛進退有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

臨其下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凶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此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此一節釋始於事親及不敢毀傷之意乃傳之七章亦格言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

孝經正文

二十

寶田山莊

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此一節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繫於此乃傳之八章亦格言也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

此一節釋要道之意當爲傳之二章但經所謂要道當自己而推之與此亦不同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此一節釋至德以順天下之意當爲傳之首章然所論至德語意亦疎如上章之失云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至敬不忘親也

孝經正文

二十一

寶田山莊

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此一節釋天子之孝有格言焉當爲傳之十章

或云宜爲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故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此一節釋立身揚名及士之孝傳之十一章也

或云宜爲

九章

子曰閭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
徒役也

此一節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傳之十二章也嚴父孝
也嚴兄弟也妻子臣妾官也或云宜
爲十章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問命矣敢問從父
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

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
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

孝經正文

三

實田山莊

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
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故
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此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宜爲傳之十三章

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
惡故上下能相親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

此一節釋忠於事君之意當爲傳之九章或云宜爲
十一章

因上章爭臣而誤屬於此耳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

左傳所載士貞子語然於文理無害引詩亦足以發
明移孝事君之意今並存之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
樂不樂食不甘此哀戚之情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
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爲
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簞簋而哀戚之僻踊哭泣哀
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
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
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孝經正文

三

實田山莊

傳之十四章亦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其語尤精約也
燕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
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爲信而孝
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
丈程舍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爲此書多出
後人傳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
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
也淳熙丙午八月十二日記

孝經內傳卷之一

楚黃李之素定庵編輯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乾卦

蘭廷瑞曰乾元者天陽一元之氣亦如人之有元氣也人知萬物之生於地而不知天以乾元之氣爲之始亦如人之生於母而不知資始於父之元氣也始之於未生之前生之於有始之後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坤卦

程頤曰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父母之道也順承

孝經內傳

卷一

實田山莊

天施以成其功坤之厚德持載萬物合於乾之無疆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弟弟弟夫夫

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家人卦

程頤曰無尊嚴則孝敬衰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理義有所錯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

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繫辭

朱震曰將說天地生物而先言人者天地之性人爲貴萬物皆備於人也乾天也爲陰之父坤地也爲陽之母萬物分天地也男女分萬物也察乎此則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同體是故聖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伐一州水殺一禽獸非其時謂之不孝

柴中行曰物物有男女之象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以

孝經內傳

卷一

實田山莊

人言之耳或曰乾坤生萬物孰見其長中少物自爲父母而生也殊不知父母之生師天地之生豈父母之外別有天地之生乎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典舜

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爲教令也聖賢之於事雖無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蓋五者

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欲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因申命契仍爲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使其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無無耻之患矣伊尹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

伊訓

孝經內傳

卷一

三

寶田山莊

謹始之道孝弟而已孝弟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立愛敬於此而刑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於家達於國終而措之天下矣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於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於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於弟惟予茲不於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康誥

尅攘茲宄固大可惡矣然於大倫猶未斁也況不孝不弟之人尤爲可惡者乎蓋不孝之子不能敬事其

父大傷其父心以致爲父者亦不能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於弟不念上天顯設長幼之倫紃不能敬事其兄以致爲兄者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大不友於弟是兄弟相賊矣父子兄弟至於如此不於我治政之臣而得罪焉則天與吾民之常道必大泯滅而紊亂矣罰可乎汝其速由文王監殷所作之罰刑此不孝不弟之人不可緩也

孝經內傳

卷一

四

寶田山莊

王曰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酒誥

此武王教妹土之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大修農功服勞田畝奔走以事其父母或敏於貿易牽車牛遠事賈以孝養其父母父母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也

成王曰爾尚茲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跡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蔡仲之命

蔡叔之罪在於不忠不孝仲能掩前人之愆者惟在於忠孝而已叔違王命仲無所因故曰邁跡自身克勤無怠所謂自身也垂憲乃後所謂邁跡也能如是則可謂率乃祖文王忠孝之常訓不若爾父之不忠不孝而違王命者矣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孝經內傳

卷一

五

寶田山莊

小序曰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輔廣曰既思其父又思其母又思其兄既想像其念已之言又想像其祝已之言曰庶幾其謹之哉則斯人也必能以其親之心爲心亦可謂賢矣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滌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以上國風

朱善曰師氏導我者也每事詢訪不敢尙也父母生我者也及時問安不敢怠也君子宗主我者也因師致告不敢褻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餅之馨矣維蟲之耻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小雅

謝枋得曰此章形容父母愛子之心盡之矣生我如天之生物也鞠我如地之養物也拊我撫摩其身體察其肥瘠憂其疥癬也畜者謹其出入察其起居藏之堂與之中不敢縱之門庭之外惟恐其疾病也長

孝經內傳

卷一

六

寶田山莊

者如南風之長萬物調和其身體資養其血氣日夜望之長大育者如易曰育德孟子教育英才涵養其德性發舒其志氣開導其聰明日夜望其成人也顧者父母行而兒不隨則回顧之也復者兒行而父母不隨則追喚之也腹者懷抱於腹間也父母有所往懷抱其子而不忍捨父母自外歸既入門懷抱其子而未肯置人能深思九字之義必不忍父母之恩矣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惟則 大雅

朱熹集傳曰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爲四方

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怠是以其孝為可法耳

若有時而怠之則其孝者偽耳何足法哉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也平等

不爭溫清定省養其休也不忘身及親養其志也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

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方慤曰孔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

於人見父之執於進退之節有所不敢則一舉足不

敢怠親可知於對問之節有所不敢則一出言不敢

孝經內傳

卷一

七

寶田山莊

怠親可知孝子之行執過於是

夫為人子者出必告音枯反必面自外來欲省顏色故言面所遊必有

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

陳滯曰恒言平常言語之間也自以老稱則尊同於

父母而父母為過於老矣古人所以斑衣娛戲者欲

安父母之心也

為人子者居不主與室西坐不中席主與中席皆尊者之道也行不

中道立不中門不致進尊食音嗣饗不為音不為聚音聚量限

也祭祀不為尸人子所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先意不登

高不臨深不苟訾音紫為不苟笑音近不服闕音不欺人

也不登危音不行險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音不為友報

譬不有私財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音不為行不翔音不為言不惰音不

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音多品厭飲飲酒不至變貌音人

常親遇音則變笑不至矧音齒本曰矧見怒不至詈音怒罵曰詈怒

疾止復故音從其

居喪之禮毀瘠音瘦不形音不露視聽不喪升降不由阼階

出入不當門墜居喪之禮頭有創音平則沐身有瘍音羊則

孝經內傳

卷一

八

寶田山莊

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音升喪乃比於不慈

不孝音下不足以傳後故比於不慈

方慤曰毀瘠不形音隱或至於滅性故也居喪之禮雖

哭泣無時然不可以過哀而喪其明焉雖聞樂不樂

音然不可以過哀而瞶其聰焉視聽衰則不足以當

大事也雜記音記言視不明聽不聰君子病之者以

此前言為人子者居不主與行不中道及其居喪則

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墜者事死如事生也

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君有疾飲藥

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以上曲禮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陳滯曰孝子之哀發於天性之極至豈可止過聖人制禮以節其哀蓋順以變之也言順孝子之哀情漸變而輕減也始猶生也生我者父母歟而滅性是不孝經內傳

孝經內傳

卷一

九

實田山莊

念生我者矣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以上檀弓

子事父母鵲初鳴咸盥漱

音櫛紼音筭音總拂髮冠綏

纓端鞞

音紳播笏左右佩用致其潔也櫛梳也紼髮以

作髻也筭加簪也總束髮飾髻也髮用髮爲之古人子三月則剪髮爲髻帶之于首男左女右建笄冠以綵飾之加于冠則謂之髻所以不忘父母生育之恩也拂去其髮上之塵也纓冠之絲結于領下以固冠者也綏纓之下垂者也端元端服也鞞蔽膝也紳大帶也笏用竹爲之插于帶中所以記事也左右佩所佩之物如

刀之類所以備等長使令之用也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鵲初鳴咸盥漱櫛紼筭總衣紳左

右佩用

衣紳着衣而加紳也備用如鉞線之類也以達父母舅姑之所及所

至寢下氣怡聲問衣煖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

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

沃盥也卒授巾同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

有疾而痛則敬而抑以摩之有苛而癢則敬而搔之先後扶持防其顛危也進盥則少者奉槃器輕易舉也長者奉水水滿恐覆也溫者承藉之義也敬者或遇于肅故又柔色以承藉尊者之意也

父母舅姑之衣衾簞席枕几不傳杖履祇敬之勿敢近

孝經內傳

卷一

十

實田山莊

敦牟卮匱非餽莫敢用與恒飲食非餽莫之敢飲食

也置有常處子婦不敢移置他處杖履服御之重者敬之不敬近恐污穢也敦與牟盛黍稷器卮盛酒器匱盛水藥器食餘曰餽非食用之餘不敢先者恐私擅不敬也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

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噫咳欠伸跛倚聆視不敢唾洩

替寒不敢襲

音衣瘠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

不撫裝衣衾不見哀

容應唯聞聲而速應敬對有問而謹

揖俯也遊揚也升階而入將近尊長其容俯若揖降階而出漸遠尊長其容舒若遊皆容之恭也噦噫逆聲噫哀聲噦噫逆聲噫聲此聲之不恭也欠氣乏伸体倦跛偏任一足也倚比着于物也睥視邪視也此氣之不恭

也決由鼻出者此貌之不恭也敬事謂習射振謂掃其
裳言非習射則不敢袒裼而露臂非涉水則不敢振而
揭裳衣衾近身常機故不
敢見其裏皆畏其不恭也

父母唾涕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
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不見謂即刷除之不使見示于人
也漱澣皆洗濯之事和灰如今人
用灰湯也以
線貫箴爲紉

嚴陵方氏曰子之於親也衣而寒煖則問之體之苛
癢則搔之而於已則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以至父母
之唾涕不見而已則唾涕不敢其所以愛親之心可
謂至矣

孝經內傳

卷一

十一

寶田山莊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
音悅則復下扶又反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
謂純熟殷勤而諫
若物之成熟然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
起敬起孝

真德秀曰起者悚然興起之意執者反覆純熟之謂
不諫是陷其親於不義得罪於州里等而上之諸侯
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國人天子而不諫則使其
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孰諫也怒而撻之猶不敢怨
況下於此者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怒亦起敬起

孝敬孝之外豈容有他哉豈容一息怠哉

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
父母羞辱必不果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
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
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
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以上內則

真德秀曰孝子愛敬之心無所不至故父母之所愛
敬者雖犬馬之賤亦愛敬之況人乎哉姑舉其敬者

孝經內傳

卷一

十二

寶田山莊

言之若兄若弟吾父母之所愛也吾其可以不愛之
乎若薄之是薄吾父母也若親若賢吾父母之所敬
也吾其可以不敬之乎若嫚之是嫚吾父母也推類
而長莫不皆然若晉武惑馮統之讒不思太后之言
而疎齊王攸唐高宗溺武氏之寵不念太宗顧託之
命而殺長孫無忌皆禮經之罪人也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
不趨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癢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

節也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以上玉藻

先王之孝也色不怠乎目常若承顧聲不絕乎耳常若聽命志

嗜欲不怠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怠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輔廣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乃人之

心也先王能存其心故父母之容色自不怠於目父

母之聲音自不絕於耳父母之心志嗜欲自不怠乎

孝經內傳卷一 十三 實田山莊

心此固非勉強矯拂之所能然也亦致吾心之愛與

敬而已愛則心也故曰存慤則誠也故曰著著存不

怠乎心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可度思

矧可射思夫安得不敬乎又曰一息不敬則絕乎理

絕乎理則辱其親矣故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是乃思

終身弗辱也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

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

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

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

孝經內傳卷一 十四 實田山莊

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

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

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

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

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

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

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東

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念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誦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問陶遂遂

孝經內傳

卷一

十五

實田山莊

如將復入然是故愍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以上祭義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

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

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以上祭統

方愍曰以養志爲上養口體爲下此養之順也發音聲而見於衣服此喪之哀也所以交於神明者祭之敬也所以節其疏數者祭之時也孔子曰養則致其

孝經內傳

卷一

十六

實田山莊

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又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其言正與此合

葉夢得曰養則致其樂而此觀其順者順爲樂之形也喪則致其哀而此觀其哀者哀爲喪之本也祭則致其嚴而此觀其敬者敬爲嚴之體也

孔子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

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哀公問

曾子曰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

年既耆艾雖欲愉誰爲愉故孝有不及愉有不時其此之謂與大戴禮

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莊公而愛共叔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卽位克段於鄆乃寘姜氏於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旣而悔之穎考叔爲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

孝經內傳

卷一

七

賈田山莊

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晉侯使太子申生伐山東臯落氏里克諫之不聽且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里克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對曰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

臧文仲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

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憚而不出閔子馬曰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其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茲邇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其朝夕恪居官次季氏嘉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以上傳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孝經內傳

卷一

十八

賈田山莊

程頤曰孝弟順德也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

朱熹曰仁是性孝弟是用譬如一粒粟生出爲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爲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幹有枝葉親親是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爲本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龜山楊氏曰孟子云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

以當大事則大事人子所宜慎也故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夫一物不具皆悔也雖有悔焉無及矣此不可不慎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所以追遠也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則孝子所以盡其心者至矣以是而帥之民德其有不歸厚乎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孝經內傳

卷一

九

實田山莊

延平李氏曰道者是猶可以通行者也三年之中日月易過若稍稍有不愜意處卽率意改之則孝子之心何在有孝子之心者自有所不忍耳非斯須不念極體孝道者能如是耶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朱子曰魯之三家殯設揅則其塋也僭而不禮矣以雍徹則其祭也僭而不禮矣其事生之僭雖不可攷

然亦可想而知矣嗚呼彼爲是者其心豈不以爲足足以尊榮其親而爲莫大之孝夫豈知一違於禮則反置其親於僭叛不臣之域而自陷於莫大之不孝哉夫子因其問孝而知其有愛親之心故以此告之庶其有所感發而能自改也雖然聖人亦豈務爲險語以中人之隱而蒞之以遷善哉亦循理而言而物情事變自有所不得遁焉耳嗚呼此其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與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孝經內傳

卷一

三

實田山莊

尹氏曰疾病人所不免其遺父母憂者有不得已也若非義而遺父母之憂則不孝之大者矣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勉齋黃氏曰事親之道非貴於聲音笑貌也而以色爲難者色非可以強爲也非其真有深愛存乎其心惟恐一毫拂其親之意者安能使愉婉之狀貌見於顏面也哉其告子夏者所以發其篤於愛親之念也或曰敬與愛兩事常相反也敬則病於嚴威愛則病

於柔順今其告游夏者如此得無舉一而廢一乎曰敬與愛皆事親之不能無也父母至親也而愛心生焉父母至尊也而敬心生焉皆天理之自然而非人之所強爲也然發之各有節而行之各有宜或過或不及則二者常相病也故聖人因其所偏者而警之所以勉其不足而損其有餘也

朱子曰既知二失則中間須自有箇處之之理愛而不敬非真愛也敬而不愛非真敬也觀此則敬愛原不做兩箇看愛曰深愛便舍至誠惻怛之意前說已

孝經內傳

卷一

十一

實田山莊

言之矣若和氣便是無乖戾偏私纔能中節一有放肆便不和矣愉色雖訓悅觀私覲愉愉如也註則又和矣原根上執圭之敬而又加和正是敬之舒處婉容則婉曲與順惟恐有觸突親底意非敬而何如此體會愛敬自不是兩箇道理

或問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矣其爲爲政

倪氏曰書言孝友而起語獨言孝者友乃孝之推孝可包友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胡氏曰子之事親主於愛雖父母有過不容不諫然必由愛心以發乃可故下氣怡色柔聲皆深愛之形見者也所以謂幾微而諫不敢顯然直遂其已意也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楊氏曰一跬步不敢怠親况敢爲無方之遊乎

謝氏曰恐親念我不忍也若人子不以親之心爲心非孝子矣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孝經內傳

卷一

十二

實田山莊

蔡虛齋曰聖人意重在懼上蓋喜者喜其已有此年懼者懼其將來之日不多也是所喜不足以敵其所懼聖人欲人子之知懼者欲其及時奉養而不懈耳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嗚呼父母壽日增則衰亦日甚故曰孝子愛日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慶源輔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祭義所載曾子述孔子之言也今若此可謂非苟知之亦允

昭之矣。曾子平日見道明，信道篤，故能始終不息。如此。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以上論語

呂氏曰：至行誠篤，取信於父母昆弟，人不得而間焉。非成身之至，不足以及是。故曰：孝子成身。

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

黃洵儁曰：爲人子止於孝，不先父而先子，何也？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故先言子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孝經內傳

卷一

三

寶山莊

呂氏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故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父母。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安之，妻帑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行遠登高者，謂孝莫大乎順其親者也。自邇自卑者，謂本乎妻子兄弟者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於寡妻，至於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

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西山真氏曰：舜以聖德居尊位，其福祿上及宗廟，下延子孫，所以爲大孝。舜所知孝，而已祿位名壽天寔命之，非舜有心得之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雲峰胡氏曰：前言父母之順在於室，兄弟樂妻帑，不過目前之事，費之小者也。此言孝之大在於宗廟饗，子孫保，則極其流澤之遠，費之大者也。前言費之小，則曰居易以俟命，學者事也。此言費之大，則曰大德

孝經內傳

卷一

三

寶山莊

必受命聖人事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西山真氏曰：人君以光祖宗遺後嗣，爲孝。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新安陳氏曰：祖父有欲爲之志而未爲，子孫善繼其志而成就之；祖父有已爲之事而可法，子孫善因其事而遵述之。

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楊氏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況其所尊乎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況其所親乎事死如事生若餘閣之莫是也事亡如事存若齊必見其所祭者是也記曰入門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蓋死而後亡也始死則事之如生既亡則事之如存著存不怠乎心孝之至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
孝經內傳 卷一 王五 寶田山莊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游氏曰惟聖人爲能饗帝爲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爲能饗親爲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之至通於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其於慶賞刑威乎何有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 以上學庸

夫仁人也人無所不愛五達道皆當以仁矣親親何獨爲大蓋親者身之所自出罔極之恩也良心之發於此最爲真切五倫皆自此而推之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雲峰胡氏曰人性有五仁義爲先人倫有五君親爲先所以孟子揭此於七篇之首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聞之也

吳因之曰謂之能事其親還有許多順親於道底事不是一守身便了却事親但事親緊關處全在守身一着故歸重不失其身上

孝經內傳 卷一 王六 寶田山莊

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新安陳氏曰事之本守之本照應章首四句分二者平說惟其爲本所以見其爲大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慶源輔氏曰養父母之口體者其事淺承順父母之心志者其思深夫子之於父異體同氣至親至密故

事之者當先意承志必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然後爲至若必待其言而後從固已不可況於先立其意以拂其親之欲唯口體是養而不恤其心志之虧乎蔡虛齋曰人子養志其目最多其體最大酒食一端特舉以見例耳如曾子之戰戰兢兢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皆養志之事也故曰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一跬步而不敢忘孝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新安陳氏曰洙泗言仁孟氏每言仁義言仁渾淪言

孝經內傳

卷一

二十七

實田山莊

之言其理一者也故總言孝弟以明親親見親親爲仁民愛物之本也言仁義分別言之言理一中之分殊者也故以事親爲仁之實從兄爲義之實也集註謂有子之意亦猶此者蓋以本立於孝弟而仁道自此而生與仁義之實盡於事親從兄而仁義之道其萃采亦皆自此而生此意有相似者耳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慶源輔氏曰知既明則自然弗去如人知水火之不可陷則自然不陷也人既知親之當愛兄之當敬孰肯舍其親而不愛舍其兄而不敬者其有不愛不敬者蓋其智爲物昏而知之不明非智矣事親自有事親之節文從兄亦然粗言之如溫清定省徐行後長之類各有品節文理便是禮之實不知手舞足蹈此聖人之作樂所以必有舞也樂之意至於充盛之極則不假言說心意自然形見血脉自然流溢手舞足蹈皆自然而不待心使之然故不自知也

孝經內傳

卷一

二十六

實田山莊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艸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雙峰饒氏曰順親者父母所爲合乎道子所爲亦合乎道彼此無違逆之謂非順從之順也問如何可以論之於道曰所謂先意承志論父母於道爲父母之意未發我便做道理承順其志而論之於道爲人子不特得父母之心又能論父母於道方謂之孝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

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西山真氏曰舜所值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誠感動不以父母爲不是而自引以爲己之愚惟見自己之不是而已世縱有難事之親豈得有如瞽瞍者故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人子者皆知無不可孝之親惟思爲子者未盡事親之道耳孰有不勉於爲孝者哉是故罪已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己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後之或遇難事之親者其必以舜爲法

孝經內傳

卷一

三十九

寶田山莊

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慶源輔氏曰舉天下之所欲不足以解憂者所性不存焉故也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者性之不可離而亦不可以不盡也

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孟子上

西山真氏曰五十始衰聖人純孝之心則不以老而衰惟充極其天性之至孝而無一毫之不盡所以能如此

陳氏曰常人變於私情所以汨其性聖人無私情之累所以盡其性孟子言此是亦道人欲擴天理

伯禽與康叔朝於成王見乎周公三見而三笞之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北山之陰有木焉名梓蓋往觀焉於是二子如其言往觀之見喬寔高然而仰梓寔晉晉焉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

孝經內傳

卷一

三十九

寶田山莊

以寔對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尚書大傳

曾子曰往而不可返者親也故子欲養而親不逮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爲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車嘗百乘然猶北嚮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子路曰有人焉夙興夜寐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意者身未敬耶色不順耶辭不遜耶無此三者何爲無孝子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耶坐吾語汝

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以上韓詩外傳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

孔子曰春秋祭祀以別親疎教民反古復讎不敢忘其所由生也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

孝經內傳

卷一

實田山莊

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親之忠也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致之又從而思之孝子之情也文王惟能得之矣

孔子曰不孝者生於不仁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孔子適齊遇異人焉哭音甚哀孔子下車而問之對曰吾丘吾子也向有三失晚而自覺悔之何及孔子曰三失可得聞乎丘吾子曰吾少時好遊歷徧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

失也吾生平厚交而今皆離絕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逮違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爲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以上家語

爲人子者無以有已爲人臣者無以有已老子

周有申喜者亡其母問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

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艸莽之有華寔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

孝經內傳

卷一

實田山莊

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管子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地而安之忠之至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莊子

孔子至於勝母驀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滑矣而不飲惡

其名也尸子

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惟賢者爲不然荀子

孝感天地應乎神明天子孝龜龍負圖庶民孝艸木榮茂昔曾子孝父母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至於終身跬步之間不忘孝道是以一切禽獸艸木取之以時不違天道竭力盡忠此爲孝子之志也素履子

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務本莫貴於孝人主

孝經內傳

卷一

三十三

寶田山莊

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耘疾守戰固不罷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呂覽

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敬順爲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怠父母營一手措一足不敢怠父母事君不敢怠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嚮善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至誠之道通乎神明堯於

四海有賊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亢倉子

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衣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爲令

漢文帝
養老詔

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慈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嗟嗟哀之民年九十以上有受鬻法爲復子若孫令

孝經內傳

卷一

三十四

寶田山莊

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漢武帝養老詔

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漢宣帝遺
喪勿繇詔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啜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服從事以心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

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聲矣維繫之耻言已不得終竟予道者亦上之耻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變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趨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郡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爲凋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於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

孝經內傳

卷一

三十五

寶田山莊

可運於堂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

陳忠論喪服疏

漢章帝欲封爵諸舅馬太后不許曰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殺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啻飽弄孫不能復關政矣漢紀臣聞之師曰漢爲火患火生於水水盛於火故其惠爲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爲火在天爲日在天者用其情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旺其精在天溫煖之氣養

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磨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夫親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卽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惠者也違者孝友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以之貫萬世古人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今公卿羣僚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焉背死念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

孝經內傳

卷一

三十六

寶田山莊

親喪乎昔翟方進自以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天下通喪可如舊禮

荀爽對策

荀悅曰王者必父事三老以示天下所以明有孝也無父猶設三老之禮況其存者乎孝莫大於嚴父故后稷配天尊之至也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啻古之道子尊不加於父母

漢紀

章帝詔議貢舉法大鴻臚韋彪議曰夫國以簡賢爲務

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閭閻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納之

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爲本臣以君爲本父子爲本子以父爲本棄其本者榮華槁矣

劉向

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以已之所善養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履菽

孝經內傳

卷一

三十七

寶田山莊

飲水足以致其敬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祀也故富貴而無禮不如貧賤一孝悌閨門之內盡孝焉閨門之外盡悌焉朋友之道盡信焉三者孝之至也居家理者非謂積財也事親孝者非謂鮮殺也亦和顏色承意旨盡禮義而已矣

桓寬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

孝至矣一言而該聖人不如焉父母子之天地歟無天

何生無地何形

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故孝子愛日

以上楊子

馬融曰孝者必貴於忠忠苟不行所率猶非其道是以忠不及之而失其守匪爲危身辱及親也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則福祿至矣故得盡愛敬之心以善其親施及於人此之謂保孝行也

忠經

爲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不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區之禍者何也由所習非其

孝經內傳

卷一

三十八

寶田山莊

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矣王昶晉武帝居喪一遵古禮既葬有司請除衰服詔曰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情所不忍也有司固請詔曰思在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爲憂而代禮典質文不同何必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羣臣請不已乃許之然猶素服以終三年

晉書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敬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

飲水孝也夫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器而亡本樂之通也調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修已以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夫患水菽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耻祿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

范曄

臣嬰生不幸弱冠而孤母子零丁兄弟相長謹身為養仕不擇官宦成梁朝命存亂世冒危履險自死輕生妻

孝經內傳

卷一

三

寶田山莊

息誅夷昆季冥滅餘臣母子得逢典運臣母妾劉今年八十有一臣叔母妾丘七十有五臣門弟姪故自無人妾丘兒孫又久亡民兩家侍養惟臣一人前帝知臣之孤寡養臣以州里不欲使頓居艸萊又復矜臣溫清所以一年之內再三休沐臣之屢披丹款頓冒宸鑒非敢苟違朝廷遠離畿輦一者以年將六十湯火居心每跪讀家書前懼後喜溫枕扇席無復成童二者職居爨爨邦之司直若自虧身體何問國章前惠綢繆始許哀放內侍近臣多悉此旨正以選賢與能廣求明哲趙趙在

苒未始取才而上玄降戾奄至今日德音在耳墳土延乾悠悠昊天哀此罔極兼臣私心煎切彌迫近時懷懷之所轉念塵觸伏惟陛下睿哲聰明嗣興下武刑於四海弘此孝治寸管求天仰歸惟晨有感必應實望聖明特乞霽然申其私禮則王者之德覃及無方矧彼翔沈孰非涵養

沈炯請歸養表

近啟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昉於品庶示均鎔造干祿祈榮更為自援勵教廢禮豈關視聽所不忍言具陳茲啟昉從末宦祿不

孝經內傳

卷一

四

寶田山莊

代耕饑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堪且奠酌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聞若無主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明公功格區宇威通有塗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錫類所及匪徒教義不任崩迫之情謹以啟事陳聞

任昉上蕭太傅啟

北魏文成帝時高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屏人極論魏主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

於外耶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魏以房景伯爲清河太守其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慙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請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以上南北史

隋上柱國鄭譯與母別居爲憲司所核除名文帝下詔

孝經內傳

卷一

四十一

寶田山莊

曰譯若留之於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爲不孝之鬼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

隋書

蘇威嘗言於隋主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讀孝經一卷

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

隋書

人子之身非人子有也父母之體之分也雖曰異形實

一身也

龍門子

朕聞上古之風樸畧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

孝經內傳

卷一

四十二

寶田山莊

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新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如於百姓庶幾廣愛刑於四海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況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爲四詩去聖愈遠源流益別近觀孝經舊註踏駁尤甚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前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駟殊軌輾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僞且傳以通經爲義義以必當爲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剪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帝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在理或當何必求人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註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畧之又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

唐明皇孝

唐

唐太宗嘗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太宗將幸九成宮避暑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大安宮在城西制度界小而車駕獨爲避暑之行是太上皇曝暑中而陛下居涼處也且太上皇春秋已高宜朝夕視膳今去三百餘里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願速示返期以解衆姓之惑上深納之

孝經內傳

卷一

四三

寶田山莊

臣伏奉今月二十二日勅受臣使持節都督容州諸軍事守容州刺史中丞充本管經畧守提使臣聞孝於家者忠於國以事君者無所隱臣有至切不敢不書臣實一身奉養老母醫藥飲食非臣不喜臣暫遠離則憂悵成疾臣又多疾近日加劇前在道州匍匐六歲實無政理多是假名頻請停官使司不許今臣所屬之州陷賊歲久頽城古木遠在炎荒管內諸州多行賓伏行營野

次向十餘年在臣一身爲國展效死當不避敢憚艱危

但以老母念臣疾疹日久時方大暑南逾火山舉家漂泊寄在湖上單車將命越於賊庭臣將就路老母悲泣聞者悽悽臣心可知臣欲扶持版輿南之合浦則老母氣力難於遠行臣欲奮不顧家則母子之情禽畜猶有臣欲久辭老母則又汚辱名教臣欲便不之官又恐稽違詔命在臣肝腸如煎如燭昔徐庶心亂先主不逼令伯陳情晉武允許君臣國家萬代爲規伏惟陛下以孝理萬姓慈育生類在臣情志實堪矜愍臣每讀前史見吳起遊宦噬臂不歸溫嶠奉使絕裾而去嘗恨不逢斯人使之殊死臣所以冒犯聖旨乞停今授待罪私門長得奉養供給并稅臣之懇願塵黷天威不勝惶恐謹遣某官奉表陳讓以聞

元結辭容州表

蘇頲遭父喪肅宗起復爲侍郎頲固辭上使李日知諭旨曰知終坐不言而還奏曰臣見其哀不忍言恐其殞絕上乃聽其終制

唐憲宗卽位王叔文之黨皆爲遠州刺史柳宗元得柳州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

孝經內傳

卷一

四四

寶田山莊

堂萬無母子俱遂理欲請於朝以柳易播裴
老爲言上曰爲人子者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
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謂左右曰裴
度愛我忠切禹錫得改連州

張士衡講教鄉里太宗擢爲崇賢館學士太子承乾嘗
問事佛對曰事佛在清淨仁恕如君仁臣忠子孝則福
祚反是而殃禍至

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
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

孝經內傳

卷一

四十五

寶田山莊

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以上唐書

天子孝曰就就之爲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澤及萬物
始終成就則其親獲安故曰就也諸侯孝曰度度者法
也諸侯居國能奉天子法度得不危溢則其親獲安故
曰度也卿大夫孝曰譽譽之爲言名也卿大夫言行布
滿能無惡稱譽達遐邇則其親獲安故曰譽也士孝曰
究究者以明審爲義士始升朝辭親入仕能審資父事
君之道則其親獲安故曰究也庶人孝曰畜畜者畜畜
爲義庶人舍情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德則其親獲安

故曰畜也舊唐書

訪聞喪葬之家有舉樂及令章者蓋聞鄰里之內喪不
相舂苴麻之旁食未嘗飽此聖王教化之道治世不刊
之言何乃匪人親罹變酷或則舉奠之際歌吹爲娛靈
柩之前令章爲戲甚傷風教實紊人倫今後有犯此者
並以不孝論預坐人等第科斷所在官吏常加覺察如
不用心並當連坐宋太宗禁喪舉樂詔

英宗卽位疾甚遇宦者尤少恩左右譏問兩宮內外洵
懼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

孝經內傳

卷一

四十六

寶田山莊

曰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修進曰昔溫成之
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琦
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
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
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
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
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
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張守告高宗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

魏幕之居享膳膳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業業聖心不倦而天不爲之順助者萬無是理也 以上宋史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習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有不可行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 司馬溫公

孝經內傳

卷一

四七

寶田山莊

張子西銘曰乾坤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泯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惻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是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

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舅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晦庵朱子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

孝經內傳

卷一

四八

寶田山莊

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旨也又曰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卽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古之君子惟是見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

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意之也

雙峰饒氏仲元曰西銘一書規模弘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爲兩節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何謂人爲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卽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爲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爲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常漠然與已

孝經內傳

卷一

四九

寶田山莊

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既漠然如不相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已私而欲其順天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於其間稟天地之氣以爲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爲性豈非子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而同胞之中復推大君者爲宗子大臣者爲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爲兄孤弱者爲弟聖者爲兄弟之合總

乎父母賢者爲兄弟之秀出乎等夷疲癯殘疾者

寡者爲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爲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均之爲天地之子則天地爲吾之父母也豈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子受父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卽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卽天地之性子之身卽父母之身故事親

孝經內傳

卷一

五十一

寶田山莊

者不可不知所以保愛其身人之性卽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其性耶此西銘之作所以旣明人爲天地之子而復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後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爲天地悖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

乎窮神知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而不昧
屋漏畏天則求踐乎形者之事也以此修身則爲顯
養以此及人則爲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爲臧
豫爲歸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爲特立爲順令
愛惡逆類處之若一生順死安而無所憾事親而至
於是則可以爲孝子事天而至於此豈不可以爲仁
人乎故曰暖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
此篇之指大畧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
無疆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此意也嗚

孝經內傳

卷一

四

寶田山莊

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養性君子之
所以事天也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事親者即所以
爲事天之推而善事天者乃所以爲善事其親者也
臨川吳氏艸廬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
天地也天即父父即天地即母母即地地人事天地當
如事父母子事父母當如事天地保者持守此理而
不敢違賢人也樂者從容順理而自然中聖人也蓋
是理即天地之理而天地即吾之父母也持守而不
敢違吾父母之理非子之翼敬者乎從容而自然順

吾父母之理非孝之極純者乎不愛其親而愛他人
者謂之悖德天理者父母所以與我者也而乃違之
是不愛其親也賊仁者謂之賊仁者父母所以與我
之心德也而乃害之是戕其親也世濟其惡增其惡
名則是父母之不才子矣若能踐其所以得五行秀
爲萬物靈者之形則是與天地相似而克肖乎父母
矣知者聖人踐形惟肖有以默契乎是理非但見聞
之知也化則天地化育之事乾道變化發育萬物各
正性命者知得天地化育之事則吾亦能爲天地之

孝經內傳

卷一

五十二

寶田山莊

事是善述吾父母所爲之事矣窮者聖人窮理盡性
有以究極乎是理而知之無不盡也神則天地神妙
之心純天之命至誠無息於穆不已者窮得天地神
妙之心則吾亦能心天地之心是善繼吾父母所存
之志矣此造聖之終事踐形惟肖者之盛德所謂樂
且不憂純乎孝者也不愧屋漏者已私克盡心自然
存性得其養雖於屋漏之與尚無愧怍之事夫其無
愧於天則是無忝辱所生之父母也存心養性者用
力克已惕然惟恐有愧於天操而不舍其主於身之

心順而不害其具於心之理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夫其不急於存養此天理則是不懈怠於事父母也此作聖之始事學踐形惟肖者之工夫所謂於時保之子之翼也然知化者必能窮神窮神然後能知化不愧屋漏者必能存心養性存心養性然後能不愧屋漏善述事者必能繼志善繼志者然後能述事無忝者必能匪懈匪懈然後能無忝存心養性然後有以不愧屋漏不愧屋漏然後可以至於窮神窮神然後有以知化匪懈然後有以無忝無忝然後可以至於

孝經內傳

卷一

五十三

寶田山莊

善繼志善繼志者然後可以善述事也

榮陽呂氏原明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爲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魯齋許氏平仲曰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

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爲能刑於四海固結人心舍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父母在不遠遊爲人子者恃血氣何所不遠但父母思念之心宜深體當以父母之心爲心

朱子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初無所爲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

孝經內傳

卷一

五十四

寶田山莊

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爲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以救也

勉齋黃氏直卿曰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沒也升屋而號設重以祭則祖考之精神魂魄亦不至於遽散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爲感通而不離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爲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亾而吾所受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爲祖

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學者但知世間可言可見之理而稍幽冥難曉則一切以爲不可信是以其說卒不能合於聖賢之意也 以上性理

父母不近人情者惟舜爲然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之若親所喜之故舊當竭力招致賓客之奉當極力營辦務以悅親之心不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之不易則亦不安矣豈悅親之道乎 張橫渠

孝經內傳

卷一

五十五

寶田山莊

問閭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已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已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已之犬馬也 程伊川

孝爲百行之宗行純則性通行虧則性賊二者常因焉本同故也孝以敬爲本而敬者修性之門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孝之事雖不同同本於敬事親而不敬何以爲孝乎成百善哉千非惟此心而已敬心而發孝於其親矣推於兄弟恭而友者是其應也推於夫婦和而順者

是其應也推於親黨朋友恭而睦同而信者是其應也推於事君治人忠而恕廉而勤者是其應也是數者不一應焉非孝也借曰孝焉敬心必不純也海之支流必鹹玉之棄屑必潤中存是心發無不應也是知孝子之心萬慮俱忘惟一敬念而已視如對日星聽如警雷霆食如盤誦銘寐如几宣箴坐如立記過之史行如隨糾非之吏不期肅而自肅焉念之所通無門無旁塞乎天地橫乎四海莫知其紀極也昔人有發塚而夢通鬻捐而心動者在其知覺中有如影響至於鬼神之秘禽鳥

孝經內傳

卷一

五十六

寶田山莊

之微艸木之無知皆可感格非譎異也自然也敬心既純大本發露虛明洞達躍如於兢兢肅肅之中此至孝之士所以行成於外而性修乎內也會子之孝立身揚名惟此一節而於聞道最爲超警死生之際粲然明白蓋由始則因孝心而致敬終則因敬心而成已驗其平日臆膺念茲在茲而已啟手足則見於戰戰兢兢之時發善言則存乎容貌辭氣之際皆敬之謂也戴經所記與義甚多首文三語已盡其要學者非弗知也然皆有愧於曾子者行之弗至也恭於昭昭者孝之名也謹於

昏昏者孝之實也求其名匹夫匹婦能焉核其實聖人
以為難矣曾子曰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
安可能也卒為難斯須之敬人能勉強至於能安能卒
著確然自信毅然必為未有能樂其常而致其至也此
無他疑情未除也學者之害疑情為大彼窮搜博覽惟
恐不聞者疑情未除也朝諮夕叩請益不休者疑情未
除也博量揣摸求合乎似者疑情未除也情既有疑則
中不安不安則輕聽而易移輕聽則不能尊其所聞易
移則不能行其所知二者交亂其間方且以禮法為拘

孝經內傳

卷一

五七

寶田山莊

因端精則滯著求其有始有卒難矣曾子遊聖門最為
年少夫子一與之言道唯諾而已夫豈有毫髮疑情哉
宜其成就巍巍度越諸子矣劉子輩曾子論

父母之於子全而生之者也所謂全者豈謂四肢百體
之備而已有是形則有是性舉天下之善無不具焉自
居處必莊以至於戰陳必勇皆善之目也一善不存則
為虧其性虧其性即為辱其親矣尚焉得為孝乎然曾
子於此必總之以敬之一辭者善具於性而主之者心
是心常存然後能不失其性故敬則五者皆遂不敬則

五者皆失此曾子所以戰戰兢兢至於啟手足而後知
免與

古之事親者不一日違其親之側故凡問衣煥寒抑搔
疴癢眠膳奉席之事皆躬為之惟其從政也迫於王事
則有行役之久而不得以養者故陟岵鵲羽諸詩幽憂
懷嘆甚者呼天以自愬焉後世之士無王事之迫乃或
浮游客寄或十年或五六年不一覲其親其說曰吾將
有得而歸為父母榮也吁事親之日有涯而外物去來
不可必也以上真西山

孝經內傳

卷一

五八

寶田山莊

孝一也而分不齊故自天子至於庶人事親之心未始
或殊惟隨分以自盡耳不可謂曾參布衣而其孝不足
舜撫四極而其孝有餘夫曾子之貧可知矣固不以貧
而自歎舜之富貴可知矣亦不以富貴而自足蓋愛親
性也貧富貴賤命也君子盡性不謂命也又曰子不私
於親非子也士不明於義非士也賢者審擇內外取舍
之宜以事其親愛日之誠而無不及之悔在我而已致

堂

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其俗人年三百歲織

爲衣卽島夷卉服之類死塋之中野百鳥脚土爲墳積
獸爲之掘穴不封不樹有親死者刻木如影事之如生
昔黃帝伐出尤除諸凶害獨表此爲孝養之鄉舜封爲
孝養之國 王嘉籍遺記

金世宗時以所進御膳味不調適有旨問之尚食局直
長言臣聞老母疾劇私心憤亂如喪魂魄以此有失常
視臣罪萬死上嘉其孝卽令還家侍疾俟愈乃來

元平章政事廉希憲立朝謹正元世祖令受帝師僧八
思馬戒希憲曰臣已受孔子戒世祖曰孔子亦有戒耶

孝經內傳

卷一

五十九

寶田山莊

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河北道廉訪副使僧家奴言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
門今官於朝十年不省親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實由
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古律諸職
官父母在三百里外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親不
存者三年聽一給拜墓假十日宜計道里遠近定立假
期其應省親匿不行者坐以罪文宗詔廷臣議行之

元史

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母喪乞守制吏部詹掾不許

史擊登聞鼓太祖切責繼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母
死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歉夫有善而阻之何以爲
勸繼大慚更得終喪

太祖行後苑見巢鵲翼哺之勞曰禽鳥且爾況人母子
之恩乎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

明世宗詔曰人君爲治必本孝道聖人論政必先正名
尊稱大禮屢命羣臣集議輒引漢定陶王朱漢王爲據
朕心靡寧蓋漢宋二帝嘗立爲子朕則入奉宗祧與爲
人後者不同劬勞之恩昊天罔極因心之孝每用歉然

孝經內傳

卷一

六十一

寶田山莊

今稱獻皇帝曰皇考皇太后曰聖母各正厥名以申朕
惓惓孝養之誠 以上明史

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養生者皆盡
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
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
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於祖考
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俾久而不怠遠而有光今
之人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膏於顯親之禮以妄自誑
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方孝孺孝經解序

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欲明人倫莫先於孝。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詞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詞曰。身在艸廬之中國。無門庭之慙。難冒金華之名。以私利祿之寔。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

孝經內傳

卷一

六

寶田山莊

臣有孝可移忠於君也。自是而後。史嵩之援例起復。爲丞相王黼。黼復爲執政。陳宐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獨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而移忠其君者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肖門內之私。則賢不可起。口則可言。使賢於天下之事。知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必欲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羅倫論起

後李賢疏

父母之喪。人子豈不欲一哭便死。方快於心。然却曰。毀不滅性。非聖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王陽明

教讀朱源見其先世所遺翰墨。知其爲宋孝子壽昌之裔也。旣獎爛矣。使工爲裝緝之。因諭之曰。孝人之性也。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保爾先世之翰墨。則有時而弊。保爾先世之孝。無時而或弊也。人孰無是孝。豈保爾先世之孝。保爾之孝耳。保先世之翰墨。亦保其孝之一事。充是心而已矣。源歸

孝經內傳

卷一

六

寶田山莊

其以吾言遍諭鄉鄰。苟有慕壽昌之孝者。各充其心焉。皆壽昌也已。王陽明書宋孝子朱壽昌孫教讀源卷李空同曰。孝子之於親。欲其修而無短。故親之身非無期也。孝子曰。吾親如金石。如松栢。如彭如聃。非不知人之身非六者。倫也。乃其心恆若斯矣。故曰。孝子愛日。呂涇野曰。夫壽親有三道焉。得其上者之謂聖。得其中者之謂賢。得其下者之謂才。或曰。何謂也。曰。壽其德者。萬世有辭。金石同其堅。日月齊其明。非聖而能之乎。壽其齒者。順厥考。心身甚康強。年越其度。非賢而能之乎。

謂其業者箕裘不壞爲他人有非才而能之乎故聖也者盡性者也賢也者盡情者也才也者盡力者也

汪南明曰人子亦爲其親用命耳親命之學則力學親命之田則力田藉令廢詩書棄稼穡雖日侍親側何以中親之歡

白沙子曰夫孝百行之源也通於神明究於四海堯舜大聖人也孟子稱之曰孝弟而已矣以上明文

羅仲素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魏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

孝經內傳

卷一

六十三

寶田山莊

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君子弑父皆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妻子朋友以及童僕雞犬到處可怕終日落墮火中如何得出故云每事自反不獨天下之父子定而天下之兄弟妻孥朋友童僕雞犬亦無不定真一帖清涼散也

周萊峰問陸平泉云吳康齋謂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一家亦然一身亦然此言何義平泉云古人有言天下雖亂亦有一方太平者一方雖亂亦有一家太平者如大舜父頑母嚚象傲烝烝乂不格奸是也卽此便是元氣

或問事親若會子者何義余曰此句真精神在大學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上又問曰此又是何義余曰大約父母之於赤子無有一件不養志的人子報父母却只養口體此心何安卽如會子之養曾皙比之三家村老嫗養兒者十分中尚不及一所以僅稱得個可字今人不必遠法曾參但去取法三家村老嫗養兒自然事父母不敢在口體上塞責矣

孝經內傳

卷一

六十四

寶田山莊

古人事親惟恐不成聖賢今人事親惟恐不成科第是可謂養志乎曰父以此教之子以此成之如何不是養志但既得科第之後親老不能隨子十年五年常不相見卽錦衣歸省內有妻孥外有賓客出入匆匆其捧觴上壽開口而笑者又能有幾日甚則新莊故宅父子各居雖供養不缺而飲食寒溫滋味醎酸之類誰復爲之檢點此無論養志亦何曾得養口體市井負販父子兄弟團圓一處其饔飧無日不相共其痛癢無刻不相關卽口體之養未全而養志却無愧者且寸薪粒米皆從剝心瀝血中來如此養父母味雖苦而情則甘富貴家名曰祿養而未能必躬必親如此養父母味雖甘而

情則苦嗚呼。爲人子者。不惟不能養志。抑且不能養口。體非其忍心如此。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者耳。雖然亦却被科第二字累他一半。蓋父母教之而父母還以自累也。以上陳眉公移笈

父母於諸子中有獨貧者。往往念之。常加矜恤。飲食衣服之類。或有所私。厚子之富者。如有所奉。則轉以與之。此乃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或因以生怨。殆未之思耳。若使我貧。彼富父母必移此心於我矣。日省錄

五刑莫大不孝。王法誅之。冥律禁之。其特甚者。則有四

孝經內傳

卷一

六五

寶田山莊

等父母待孝。九切曰。老曰病曰鰥寡曰貧乏。父母當壯盛起居。猶能自理。至龍鍾齔立。扶杖易仆。寒夜苦寂。鐵骨難挨。又如偏風久病。坐臥不適。遺洩叢穢。薦薦可憎。子所難奉。惟此時親所賴。子亦惟此時。又如老境失耦。寒煖誰問。丈夫猶可。接婦奈何。就使兒孫滿前。耦者耦。稚者稚。人人鼾睡去。箇箇樂事歸。漏聲長處。不可問枕。過淚濕與誰同。有孝兒孫。頗娛晚景。不幸而母我者。乘慣澈潑姑我者。橫面阻絕。祇讓半點骨血。空博一世安寧。又有撫字財。墮婚娶力。竭健少年。經營肥。媛老窮人。

撮首躊躇望一。味以垂涎丐三。食而忍氣吁嗟。身終而來而長養。若是此數老。冤氣猶足動天子孫。倍當行孝。勸化者於斯更喫緊云。

不孝習成有四。一曰私財。財入吾手。便爲吾有。而在父母手者。又謂吾得有之也。財足則念親財乏。則覲親求財。不得則怨親甚。且以單父隻子而爭財。囉咆者有矣。少長互推而棄親不養者有矣。不知身誰之身。我不帶一財來。而襁哺無缺。以至今日。誰爲者乎。二曰戀妻子。妻子習狎而父母嚴重也。美味錢財。欲娛妻寵子。佳會

孝經內傳

卷一

六六

寶田山莊

良辰欲擁妻抱子。而寧親之念遂微也。不思子爲我子。而我爲誰子。親念我不顧。則我亦何賴有子哉。夫妻故聚樂然。當呱呱待哺時。豈解戀妻。卽妻能擁我生活耶。辛勤字我。指望有婦。得稱成人。代勞貽燕。乃有婦而親反不得有子耶。三曰嫖蕩。慾火正熾。客誘如狂。有倚廬傷心者。不解也。家業浪費。婦姑勃睨。有激聒誚讓者。不辨也。憤子不寐。風雨淒長夜之魂。垂白無歡。救水冷半生之奉。吁嗟狂興幾何。忍令有此。四曰爭妒。天地之大。人猶有憾。父母之於衆子也。情豈無偏。乃攘臂爭分。側

目奪寵或兄弟而觴觥或姊妹而計較護短爭長分曹
伐異相讒蠱而家道墜積嘆喜而孝情薄矣此四者人
之常情人子不免其流遂至太不孝吁可惕哉

人子於親祭之厚不如養之薄俗每於歲節清明一詣
墳所餘半載俱置親於荒墟不問祭時候大率與兄弟
親友放情遊覽盡歡而歸節歲非掃松也祇賞梅耳清
明非省墓也祇踏青耳嗟夫祿不及親飽妻孥而何益
生虧菽水沒列鼎以何爲

顏伯子孝弟醒語云但念得身從何來父母從何逢新

孝經內傳

卷一

七

實田山莊

枝既起舊本爲枯菽水承歡何能報答則孝心自然疼
痛但念得茫茫大造出世幾時渺渺人寰同胞幾個勿
相濡沫老共護持則友弟自然肫懇

唐王中書勸孝篇云世有不孝子浮生空碌碌不念父
母恩何殊生枯木百骸未成人十月居母腹渴飲母之
血饑食母之肉兒身將欲生母身如殺戮父爲母悲辛
妾對夫啼哭惟恐生產時身爲鬼眷屬一旦見兒面一
命喜再續自是慈母心日夜勤撫鞠母臥濕簾席兒眠
乾褥褥兒睡正安穩母不敢伸縮潛身在臭穢不暇思

沐浴橫簪與倒冠形容不顧跣動步憂坑井舉足畏顛
覆乳哺經三年汗血計幾斛辛苦萬千端年至十五六
性氣漸剛強行止難拘束朋友外追遊酒色恣所欲日
暮不歸家倚門至昏旭兒行千里程母心千里逐一娶
得好妻魚水情和睦看母面如土觀妻顏似玉母若責
一言含嗔怒雙目妻或罵百般陪笑不爲辱母披舊裙
衫妻若新羅殺不避人憎嫌不解人羞忸父母或鰥寡
長夜守孤獨健或與一飯病則與一粥棄置在空房猶
如客寄宿將爲泉下鬼命若風中燭快快至無常孤魂
殞山谷魂靈在幽壤誰念纏極枯纔得父母以兄弟分
財祿不識二親恩惟言我之福咸謂此等人不如禽與
畜慈烏尚反哺羔羊尤跪足勸汝爲人子經書勸覽讀
黃香夏扇枕冬預溫衾褥王祥臥寒冰孟宗泣枯竹郭
巨尚埋兒丁蘭曾刻木如何今時人不學古風俗勿以
不孝頭枉戴人間屋勿以不孝身枉著人衣服勿以不
孝口枉食人五穀天地雖廣大不容忤逆族蚤蚤悔前
非莫待天誅戮

楊貞復論讀孝經曰每日清晨然坐閉目存想從自身

孝經內傳

卷一

七

實田山莊

現今年歲回想孩提愛親時光景如何又逆想下胎一聲啼叫時光景如何又逆想在母腹中母呼亦呼母嘸亦吸時光景如何到此情誠俱忘只有綿綿一氣忽然自生歡喜然後將身想作個行孝的曾子侍立在孔子之側無限恭敬無限愛樂

不孝所以習成者有四一曰驕寵父母憐憫過甚嘗順他性驟拂之則不堪嘗讓他便宜任他佚豫令之執勞則不習出言稍有過失父不忍唐突子也子乃敢唐突其父文行藝能父譽子惟恐不在我上也子必欲父之

孝經

卷一

第九

寶田山莊

出我下積此驕妬他人處展不出手獨父母處展得出手遂真謂老成人無聞知矣二曰習慣語言羈率慣便敢衝突動作簡易慣便敢放恣父母分甘絕少慣遂不復憶其甘旨父母扶病任苦慣遂不復問其痛癢三曰樂縱見同輩不勝意氣對雙老而味薄入私室千般趣態昭高堂而機室甚且明以父子兄弟爲俗物者矣四曰忘恩記怨夫恩習愈忘怨習愈積人情然也故一飯見德習久則饜噉起一施感恩嘗濟則多寡生一迎面見親累日則猜嫌重况父母兄弟生而習之以親愛爲

故常且有憂我而獲拂者卒有譽我而被訾者矣有強
孫吾事而怒眦者矣眼前大恩恬然罔識况能推及胎
養之勞襁哺之苦弱質驚魂之痛者哉故人情有至顯
倒而不自覺者子之於父母是也此數者皆近人情且
其人未嘗無真性也積久不知其悞耳豈宜急急喚醒
蚤蚤克治時思冲下時念原本時時入親肺腑中其不
爲大孝者鮮矣 以上出昨非庵

卷一

七十

薛包	歐寶	虞詡
丁蘭	蔡順	范刻子
王陽	周磐	蕭固芝
顧翽	劉寵	古初
文漸	董永	顏烏
匡昕	方儲	鮑昂
郭泰	茅容	彭脩
趙咨	頗琦	蔡邕
孫期	王琳	申屠蟠
孝經外傳 目錄 二 寶田山莊		
趙恂	皇甫遐	柳元卿
矯皓	祭彤	袁閭
羅威	董黯	魯恭丕
陳紀	樂恢	張霸
孔融	徐胤	
三國		
顧愔	孟宗	斯敦
陸績	李餘	千顯思
程堅	盛彥	曹休

司馬芝	王翳
晉	
齊王	王祥
吳猛	吳坦之
何曾	范甯
王猛	桑虞
山濤	卞珍
張謏	庾袞
王接	殷仲堪
孝經外傳 目錄 三 寶田山莊	
解叔謙	何琦
陶侃	夏孝先
劉殷	符表
楊香	范宣
李釗	許孜
陳遺	潘綜
南北朝	
梁武帝	庾沙彌
崔懷順	阮孝緒
	任昉
	何子平
	王延
	荀顗
	范甯
	皇甫謐
	劉超
	李密
	孔愉

顏髦	徐孝克	徐孝肅
郭世通	徐份	宗承
崔子約	臧熹	李純
謝幾卿	張敷	辛紹先
柳遐	陸政	荆可
王虛之	樊深	胡叟
趙嬰	庾域	子興
虞荔	雷紹	朱百年
劉瑜	韓懷明	樂願之
孝經外傳 目錄 四 寶田山莊		
孫法宗	袁廓之	劉歊
王僧祐	沈崇儒	荀匠
甄恬	范隆	江泌
江紆	師覺授	劉璣
閻季直	庾黔婁	蕭放
杜栖	沈麟士	岑之敬
李士謙	蕭叔明	王彭
楊範	丘傑	滕曇恭
吉盼	劉霽	郭文恭

朱泰	閻元明	劉覽
韋師	吳明徹	司馬暉
裴俠	裴子野	劉也
張稷	夏侯訢	褚修
長孫慮	王文殊	蔡徵
趙瑱	張昇	庾震
陶子鄴	張昭	徐普濟
謝朓	顧歡	張譏
王元規	阮卓	雙泰貞
孝經外傳 目錄 五 寶田山莊		
韓靈珍	殷不害	王僧孺
熊褒	剡縣小兒	
隋		
薛濟	梁彥光	田德懋
韓子誕	支叔才	令狐熙
許智藏	王崇	李德林
楊慶	田翼	翟普林
華秋	王少玄	劉審禮
鈕士雄		

孝經外傳卷之二目錄終

孝經外傳
目錄
六
吳山莊

孝經外傳卷之二

虞

大舜

舜父瞽瞍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
耕於歷山耕者讓畔陶於河濱器不苦窳漁於雷澤漁
者分均年五十猶嬰兒慕帝堯聞之事以九男妻以二
女遂讓天下

夏

孝經外傳

大禹

禹父鯀治水無功殛死禹傷之勞心胼胝居外十三載
漸九川定九州克益前人之愆禪天子位禘嘗郊鯀延
祚四百

殷

孝已

孝已高宗之子事親一夜五起視衾之厚薄枕之高下
也高宗惑後妻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

周

文王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行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役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舉燭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育原應曰諾然後退

武王

父文王至孝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能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一飯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問

周公

周公旦武王之弟其事文王也行無尚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如恐失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曾子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嘗採薪於野客至其家母以左

孝經外傳

卷二

寶田山莊

手搔右臂臂痛參卽馳至又從孔子在楚而心動辭歸

問母母曰思汝齧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精感萬里齊欲聘以爲卿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居嘗三日不舉火十年不置衣而養父母則每食必有酒肉且問所與

仲子

仲由字季路親沒南遊於楚見孔子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喪之後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袒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子曰由也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閔子

閔損字子騫早喪母隆冬後母以蘆花衣之以絮衣已二子父覺欲出之損泣告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亦感悔遂成慈母

高子

高柴字子羔衛人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

孝經外傳

卷二

寶田山莊

樂正子

樂正子名春管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問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子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

老萊子

老萊子楚人孝養二親年七十猶作嬰兒戲身著五色

孝子外傳

卷二

四

寶田山莊

斑斕之衣裳取水上堂許仆卧地爲小兒啼弄雛於親側欲親之喜

尹伯奇

伯奇吉甫之子母死吉甫更娶後妻譖伯奇因放伯奇於野伯奇編芟荷而衣採掇花而食清朝履霜而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鼓之宣王出遊吉甫從王問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還伯奇

漢

文帝

帝名桓高祖第三子初封代王居代時母薄太后嘗病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非口所嘗不進仁孝聞於天下

明帝

帝爲光武第四子陰后所生卽祚長恩慕至踰年正月當謁原陵焚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明旦遂率百官詣陵寢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淪令易脂澤粧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其日降甘露於陵樹令百官採取以薦會

孝經外傳

卷二

五

寶田山莊

清河孝王

王名慶母貴人宋氏被誣自殺葬於樊濯聚王每竊感恨四節伏臘輒祭於私室竇氏誅後始令乳母於城北遷祀及竇太后崩慶求上塚致哀帝許之詔大臣四時給祭具王垂涕曰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求作祠堂恐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言泣向左右以爲沒齒之恨後病謂舅宋衍曰清河卑薄願乞骸骨於貴人塚旁下棺而已朝廷大恩猶當應有祠堂庶母子並食魂靈有所依庇死復何恨乃上書太后曰

臣國璽下濕願乞骸骨從貴人於樊濯聚及今日口目尚能言親冒昧干請命在呼吸願蒙哀憐遂薨

石建

萬石君石奮河內人景帝朝爲九卿四子俱官二千石咸以孝謹聞長子建爲郎中令白首而父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牘自澣灑復與侍者不令萬石君知以爲常

樊儵

儵字長魚母嘗病癰儵齧夜匍匐不離左右以口吮癰孝經外傳

卷二

六

寶田山莊

姜詩

詩字仕游廣漢人事親供養備至妻龐氏尤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詩兒爲母取水被溺死恐傷母情詐言遊學妻嘗泝流而汲值風雨歸稍遲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久而姑恠問之知感慚呼還姑性喜魚鱸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餽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出雙鯉常得以充二母之膳赤眉賊

經詩里馳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遺米肉詩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永平中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尋除江陽令卒於官治鄉人爲立祀

韓俞

俞字伯俞梁人有過其母管之泣母曰他日管汝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得管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

汝郁

孝經外傳

卷二

七

寶田山莊

汝郁陳郡人也五歲母病不食郁亦不食母憐之強食郁能察色知病輒復不食族人號曰異童年十五著於鄉父母終思慕致毀推財於兄弟隱於艸澤

江革

革字次翁臨淄人少孤奉母避亂備經險阻嘗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欲劫去革輒泣告有老母在賊亦不忍犯之且指以避兵之方遂得俱免於難轉客下邳裸跣行傭以供養周身之物莫不畢給與母歸鄉里嘗以母老不欲動搖自在輶中挽車不用牛馬鄉里稱之曰江巨

孝肅宗朝拜諫議大夫元和中制詔齊相曰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眾庶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

杜孝

孝巴郡人幼失怙母嗜魚膾孝役於成都截大竹筒盛魚二頭塞以艸投中流祝曰願母得此食婦出汲於江見竹筒橫來觸舦取視曰此必吾夫所寄熟以進姑聞者嘆異

孝經外傳

卷二

八

寶田山莊

黃香

香字文疆安陸人家貧無奴僕九歲事親躬執勤苦盡心供養暑則扇枕席寒則以身溫被母沒思慕憔悴年十二太守劉護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博學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香由郎中累遷尚書令

王修

修字叔治營陵人七歲母以社日亡來年此日修念母哀甚鄰里父老皆爲之罷社

毛義

廬江毛義家貧以樵薪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適府檄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後義母死服除徵辟皆不就奉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章帝下詔寵之

廉范

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少孤十五歲辭母入蜀迎父喪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俱沈溺衆力救得起遂以喪歸

孝經外傳

卷二

九

寶田山莊

睨相

相隄爲人母惡江邊水不潔必得江心水乃就飲食相恒以舟汲之患其流急忽江心湧出一石舟乃可候人以爲孝感朝廷徵拜爲郎

薛包

汝南薛包字孟嘗父娶後妻而憎包出之包不得已廬於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居喪過哀諸弟求析產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包則奴婢引其老者田廬取其荒蕪者

器物畱其朽敗者諸弟數破產輒復給之公車徵至拜侍中稱疾不起詔賜加禮如毛義

歐寶

寶安城人居父喪廬於墓鄰人逐虎虎投其廬中寶以衣覆之鄰人問寶寶曰虎豈可藏之乎後虎月送一鹿以助祭

虞詡

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相國欲以爲吏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乃止逮祖母終喪

孝經外傳

卷二

十

寶田山莊

閔爲朝歌長遷武都太守

丁蘭

蘭河內人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像事之如生鄰人張叔妻有借於蘭妻妻告木像木像不悅遂不以借張許罵木像以杖擊其首蘭歸見木像色變詢知故卽奮擊張叔吏捕蘭木像爲之垂淚郡守屬驗實圖其形於雲臺

蔡順

順字君仲汝南人少孤奉母至謹一日母飲於婚家醉

吐順恐中毒乃嘗其吐母生瘡出膿以口漱之間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指順卽心動馳歸王莽末人相食順拾桑椹異器盛之赤眉賊問故順曰黑者味甘奉母赤者味酸自食賊亦憫之母年九十終未塋火逼其舍順伏棺號哭火遂越他室旣葬廬墓側天旦下神魚四頭置祭母生平懼雷每有雷震輒圓塚泣曰兒在此累來孝廉不就

范刻子

刻子二親俱老病思鹿乳遂順承親意衣以鹿皮入山

孝經外傳

卷二

十一

寶田山莊

雜羣鹿中取乳獵者見而欲射之告以故日率爲常親得延壽

王陽

琅琊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辭去

周磐

磐字堅伯安城人居貧以奉母儉薄不充爲歎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嘆乃解帶帶應孝廉之舉顯歷三縣後思母棄官歸養蠶授生徒以終其身郡守題其

廬曰有道

蕭固 芝

固字秀異東海蘭陵人遭父母喪六年哀毀盡禮雉鵲遊狎其居麋鹿出入其門子芝亦純孝官尚書郎有雉數十栖宿其廬嘗上直雉輒送之飛鳴車側

顧翊

翊吳人少失怙母好食雕胡飯嘗率子女躬自採擷導水鑿川家近太湖湖中忽徧生雕胡無復雜艸邑令旌表其閭

孝經外傳

卷二

七

寶田山莊

劉罷

罷字祖榮牟平人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除平陵令母疾棄官百姓泣留不得進乃微服遁歸

古初

古初臨州人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棺不可移初制匄柩上號慟以身扞火火頓滅太守鄆甄異之以爲首舉

文漸

漸資縣人年十七居母喪負土築墓墓木栖烏日共悲

唐有鄉人勾文鼎娶而適親聞漸孝行深自悔責歸養盡志一時遠近感而化者甚衆

董永

永青州人少失母奉父避兵安陸父沒無以葬乃從里人貸錢一萬曰後若無錢還當以此身作奴葬畢過槐樹下遇一婦願爲永妻俱詣錢主家主令婦織縑三百疋以償一月而畢婦辭永曰我天之織女因君至孝上帝令我助君償債耳言訖凌空而去

顏烏

孝經外傳

卷二

七

寶田山莊

顏烏會稽人父凶負土成墳羣鳥啣而助之其喙皆傷因以傷名縣

匡斯

斯字令先母凶已經日斯號叫不已母頓蘇人以爲誠感所致

方儲

儲字聖公歙人舉孝廉遭母喪莫土築墳種松柏嘉木數千本致鸞鶴白兔之瑞

鮑昂

昂字叔雅父病數年俯伏左右衣不綬帶及處喪毀瘠三年孺慕泣血抱負乃行服闋遂潛墓次不關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

郭泰

泰字林宗介休人家貧早孤遭母憂以至孝稱嘔血發病歷年乃瘳

茅容

容字季偉陳留人年四十餘耕於野避雨樹下衆皆災歸容獨正襟危坐郭泰見而異之遂與共語因留宿其

孝經外傳

卷二

十四

實田山莊

家且日容殺鷄爲饌泰意謂爲已設既而供其母自以艸蔬與客同飯泰起拜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彭脩

脩字子揚毘陵人年十五時父爲郡吏得休與脩俱歸道中爲盜所劫脩拔佩刀向盜曰父辱子死汝不畏死耶盜驚謂曰孝子也毋逼之

趙咨

咨字文楚東郡南燕人少孤州郡舉孝廉不就盜嘗夜

劫之咨恐母驚乃迎盜謝曰老母八十有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一無所吝盜慚而去

頓琦

琦字孝異蒼梧人居母喪獨身立墳歷年乃就手植松柏成行晨夕哭踊有白鳩栖依廬側見人則去見琦則留

蔡邕

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母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母卒廬塚側動靜以禮有白兔馴統其室

孝經外傳

卷二

十五

實田山莊

孫期

期字仲或濟陰武城人處貧不仕牧豕澤中奉母盡色養之道從學者皆執經隴畔黃巾賊起相戒勿犯孫先生宅郡舉方正齋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莽不顧

王琳

王琳汝南人年十餘歲父母俱亡賊亂鄉鄰逃竄惟琳與弟獨守塚墓號泣不已赤眉遇其弟將殺之琳自繫請先弟死賊矜而俱放還

申屠蟠

名蟠字子龍陳畱人九歲喪父哀毀踰制塚側有甘露
白雉之祥每忌日輒三日不食除服不進酒肉者十餘
年蔡邕稱曰大孝

趙恂

趙恂年五六歲時得甘美之物未敢獨食必先以獻父
父出輒待還而後食過時不還則倚門啼以俟父數年
父沒恂思慕羸悴不異成人晝夜悲號於墓側

皇甫遐

遐汾陰人少喪父事母益勤及母喪躬自負土積以歲
孝經外傳 卷二 廿一 實田山莊
年墳高數丈食粥枕塊櫛風沐雨形容癯瘠家人亦莫
之識遠近聞之競以米麪相遺皆不受

宗元卿

元卿字希將早喪二親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
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爲常鄉里號曰
宗孝子

嬌皓

吳郡嬌皓父爲南郡坐事繫獄皓懷一石至公卿門輒
出石叩頭血流覆面父遂得免

蔡彤

彤字次孫早孤事母以至孝稱遐天下亂野無烟火而
獨在塚側賊過見其尚幼皆奇而哀之

袁閎

閎字夏甫汝南人父賀爲彭城相閎往省謁徒行無旅
旣至府門連日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閎驚入白夫人
乃密呼見旣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閎稱眩疾不肯乘反
郡界無知者及父卒郡閎迎喪不受賻贈纔扶柩冒
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流血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
孝經外傳 卷二 廿一 實田山莊
聘舉召皆不應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絕世欲投
跡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
自牖納飲食而已日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
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不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
於土室

羅威

羅威字德仁番禺人八歲喪父母年七十天寒嘗以身
溫席而後授其處及長耕耘爲業勤身苦體以奉母瓜
果嘗以時進令長召署門下吏不就與母同居增城

董黯

黯字叔達鄆人事母孝比鄰王寄之母嘗以黯之孝責寄之不孝寄怒屢辱黯母母亡黯斬寄首以祭自陳於官和帝詔釋其罪

魯恭 丕

恭字仲康平陵人父爲武陵太守卒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踊不絕聲郡中贈一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稱之

陳紀

孝經外傳

卷二

十八

寶田山莊

陳紀字元方遭父憂每哀至輒嘔血絕氣雖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令圖像百城以勵風俗

樂恢

恢父爲縣吏得罪於令將殺之恢年十一俯伏獄門晝夜號泣令聞而釋之

張霸

張霸成都人年數歲而知孝讓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爲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役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

未能也霸曰我饒爲之故字曰伯饒焉

孔融

孔融字文舉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杖而後起州里稱之後爲北海相

徐胤

徐胤南州徐穉之子字季登少遭父母喪毀瘁嘔血服闋隱居林藪躬耕稼穡倦則誦經貧困寡乏執志彌固不受惠於人也

三國

孝經外傳

卷二

十九

寶田山莊

顧悌

顧悌字子通雍族人每得父書灑掃整衣設几案舒書其上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有疾耗之問至則臨書垂泣哽咽父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孫權爲作布衣一襲強令釋服悌雖公議自割猶以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柩像設神座於下每對之哭泣服未闋而卒

孟宗

宗字公武江夏人在吳爲令每得時物必先以寄母冬月母疾思符宗入林抱竹泣而求之忽生符數莖母食

疾愈

斯敦

敦東陽人赤烏間父爲廷尉失儀當死敦叩闕泣血乞以身代吳主嘉之赦其父罪仍表其閭

陸績

績字公紀吳郡人六歲時於九江見表術術出橘待之績懷三枚因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答曰吾母性之所愛欲歸以遺術奇之

李餘

孝經外傳

卷二

三

寶田山莊

李餘涪城人蜀漢時年十三父殺人出亡母下獄餘乞代母不許遂自殺事聞詔圖像於庭

于顯思

顯思新塗人六歲失怙踰年知求父像時時拜泣及長守貧能以筋力致養母卒累日不進飲食比塋居廬虎馴其側

程堅

堅字諱甫居貧以磨鏡給養母喪哀號櫪下有馬每聞堅哭輒淚出不食芻

盛彥

彥字翁子廣陵人母王氏因疾失明彥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數捶撻其婢婢忿恨伺彥暫出取蟬蛸炙給之母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痛哭母目忽開從此遂愈

曹休

曹休字文烈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侍老母渡江至吳休祖嘗爲吳郡太守於太守舍見壁上祖父畫像下榻拜涕泣同座者皆嘉嘆母沒悲痛焦毀踰制

孝經外傳

卷二

三

寶田山莊

司馬芝

芝字子華河內人少爲書生避亂荊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曰母老惟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芝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道

王哀

哀字備元城陽營陵人父儀以直言忤司馬昭見殺哀

終身不西向而坐示下臣晉也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墓側攀栢悲號涕淚着樹樹爲之枯母存日畏雷後後笏問雷鳴輒繞墓曰哀在此誦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之廢蓼莪

晉

齊王

王名攸居文帝喪哀毀過禮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九進王泣而不受司馬稽喜諫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况荷天下之大業輔帝室之重任而可盡無極之哀與

孝經外傳

卷二

三

寶田山莊

顏閔爭孀躬自進食王乃爲之強飯

王祥

祥字休徵琅琊沂人早喪母繼母朱氏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弛帶湯藥必先經口母欲食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剖冰求之冰忽自解躍出雙鯉母又思黃雀炙旋有雀數十飛入其幕後以供母有母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輒抱樹而泣祥嘗在別床眠母間往斫之值其私起空斫得被既還因跪前請死母弟覽年數歲見祥屢被楚

撻輒涕泣抱持及成童每諫其母祥喪父之後居憂盡禮益有時譽母更疾之密使醜祥覽疑有毒祥亦心知弟兄爭飲母始奪去因慚感悟視如已子武帝卽位拜太保進爵爲公壽九十四而卒遺訓子孫曰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也其子皆奉行之

王延

延字元延西河人事親色養備至嚴寒體無全衣而供

孝經外傳

卷二

三

寶田山莊

奉極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讀書九歲喪母每至忌日則悲啼一句繼母遇之無道冬日命延求生魚不得杖之流血延扣冰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時人歌曰爲母致冰鮮王氏有祥又有延

吳猛

猛字世雲懷陽人八歲時家貧榻無帷帳夏夜先臥任蚊噬飽手不敢驅恐其去已而噬親也父母終服喪枯毀蜀賊縱暴焚燒邑屋發掘丘隴民人屏跡猛守墓側號慟不去賊亦爲之感愴

吳坦之 隱之

坦之漢陽人母將葬設九飯祭每臨一祭輒號慟幾絕至七祭嘔血而卒弟隱之哭踊踰禮祭盡誠家貧無人鳴鼓每舉哀恒有雙鶴警叫居與太常韓康伯鄰其母每聞隱之哭聲輒爲之投筯謂康伯曰汝若秉銓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遂舉爲廣州刺史

荀顗

顗字景倩年踰耳順而母年九十蒸蒸色養不離左右在喪悽悴貌不可識若嬰孺之號哀感傍人

孝經外傳

卷二

三

寶田山莊

何曾

何曾字穎考陽夏人少襲父職性至孝嘗言於司馬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宜損四夷無令汚染華夏傳立著論稱曾及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類昌何侯與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

上 汜毓

汜毓字稚春濟北人父終廬墓三十餘載晦朔躬掃墳壙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武帝累召不就

范喬

喬年方二歲祖馨臨終曰恨不見汝成人以所用硯與之五歲祖母以告喬喬執硯便涕泣後爲名儒

王猛

猛字景畧五歲而父遇害隱居華山終文帝之世不聽音樂蔬食布衣以喪禮自處

桑虞

桑虞字子深黎陽人年十四喪父毀瘠過禮日食米百粒以糝藜藿其姊諭之曰汝毀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

孝經外傳

卷二

三

寶田山莊

不孝宜自割抑虞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丁母憂亦如之

皇甫謐

謐字士安年二十不好學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汝自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勤學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

百家之言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著論爲堊送之制名曰篤終平生之物皆無自隨惟齋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

山濤

濤字巨源河內人早孤居貧武帝時遷尚書郎以母老辭職詔曰君雖乃心在於色養然職有上下旦夕不廢醫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濤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見聽帝特賜床帳褥禮秩崇重後居喪年踰耳順手植松栢負土成墳朝野稱述云

孝經外傳

卷二

寶田山莊

卞珍

卞壹字望之曹州人與庾亮同心輔政蘇峻反壹扶疾力戰死二子珍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母裴氏撫二子屍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嘆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萃於一門

劉超

劉超字世輔臨沂人遭母憂去官衰服不離身朝夕號泣朔望輒步至墓所哀感路人蘇峻謀逆超爲右衛將軍親侍成帝雖幽厄之中猶教授孝經論語密謀奉帝

出事泄峻使任讓將兵入收超害之峻平上追贈謚

張謖

張謖字公裔吳人所生母劉無寵避疾時謖年十一侍養衣不解帶每劇則累夜不寢及終毀瘠過人杖而後起見年輩幼童輒哽咽州里謂之純孝兄瑋善彈箏謖以母劉先執此技開瑋爲清調慙悲感頓絕遂終身不聽父及嫡母相繼殂六年廬墓所生母先假塋琅瑯黃山建武中改中塋禮聘助委積於時雖不拒絕事畢隨以還之自幼及長數十年中嘗設母劉氏神座山告反

孝經外傳

卷二

三

寶田山莊

面如事生焉

庾袞

袞字叔褒鄆陵人諸父並貴盛惟袞父獨守貧約乃躬親稼穡以給供養父亡作管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袞將何居母感而安之母服終喪居於墓側祖墓樹爲人所斬莫知爲誰乃泣謝祖禰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袞之罪也父老咸爲之垂泣自後人莫之犯父在時嘗戒袞以酒後偶醉自責曰汝廢先人之戒其何以訓人乃於墓前自杖三十

李密

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年四歲父亡母更適人感戀彌至遂以成疾祖母劉鞠之成立祖母有疾則涕泣側息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武帝徵詔屢下密辭表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臣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帝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賜婢二人并郡縣供給劉終喪闋仍徵爲太子洗馬

王接

孝經外傳

卷二

三

寶田山莊

接字祖游河東人幼喪父哀毀過禮鄉黨皆嘆曰王氏有子哉同郡馬收薦於郡守劉原曰竊見處士王接岐嶷雋異十三而孤居喪盡禮學過目而知義觸類而長不患立黎之不放竊樂春英之及時郡守卽禮命接辭曰接薄祔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爲吏耳

殷仲堪

仲堪陳郡人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拭淚遂眇一目

孔愉

愉字敬康山陰人十三歲而孤虔奉母及祖母以孝聞建興初討華軼功封愉不容侯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溫嶠執愉手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義歲寒不凋者惟君一人耳

解叔謙

叔謙廬門人母疾夜禱於庭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爲酒便差謙徧訪至宜都郡山遇老翁伐木問之曰此丁公藤也謙求歸漬酒母飲之病果瘥

何琦

孝經外傳

卷二

三

寶田山莊

琦字萬倫陽穀人年十三喪父毀瘠過甚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嘗思鮮甘不贍出爲郡主簿母亡哀慟幾絕服闋嘆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耳一旦煢然無復怙恃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遂隱衡門累召不起桓溫過其境曰此中有人

孟陋

孟陋武昌人孟嘉之弟布衣蔬食文籍自娛惟思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居喪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者十

餘年親族謂之曰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企及若使毀性無嗣更爲不孝也陋感其言然後從吉桓溫躬往造焉或勸用之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從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

陶侃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上孤貧母湛氏紡績資給使交結勝已者范逵造其宅有自剉薦給馬截髮以易酒殺逵過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察爲孝廉以軍功封東鄉

孝經外傳

卷二

三十一

寶田山莊

侯爲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乃備威儀迎母官舍後以母喪去職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鶴冲天去欲壑未得地忽失牛侃往尋之遇一老叟謂曰汝至孝感天上帝命我指汝吉地前見牛眠處是也鎮武昌時每賓客讌集酒有定限或勸更少進侃悽然曰年少多酒失慈親見約故不敢踰

夏孝先

孝先桐廬人父亡莫土築塋廬其側時有野火燎山將偏塋域孝先統募號勸鳥獸群集以毛羽濡水滅之

李信

李信襄平人父敘河內太守棄官歸公孫度欲起之遂乘舟浮海信求數年不得悲泣絕粒死其子孤幼力學後官尚書僕射

劉殷

殷字長盛新興人七歲喪父服喪三年未嘗見齒會祖母王氏盛冬思葦菜而不言食不飽者一句矣殷方九歲問得故乃往澤中慟哭累日若有人云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莖生得斛餘而歸又嘗夢神謂之曰西籬下有粟掘之果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年乃盡累辟皆以祖母老不赴同郡張宣子以女妻之戒曰劉殷至孝冥感終當遠達汝謹事之張氏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著有子七人各授一經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孝經外傳

卷二

三十一

寶田山莊

符表

表年十六時母姜氏有疾侍省晝夜數十日母一食表亦一食母不食表亦不食見母將絕號慟成咽俄頃母沒表亦沒一日二喪在殯塋於四望岡太守樹雙旌闕

以表其墓

閻纘

纘字續伯巴西安漢人父卒繼母不慈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其盜父金訟於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亦無怨色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愍懷太子之廢也纘與相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冤曰臣伏念前太子過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父母矜之每見選師率取擊鐘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之士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所以敗也官至漢中太守

孝經外傳

卷二

三

寶田山莊

楊香

楊香十四歲時隨父往田穫粟父爲虎所曳香惟知有父而不知有虎徒手踴躍向前搃持虎頸虎竟靡然而逝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畱人十歲能誦詩書嘗於後園挑菜誤傷手指捧手改容人問痛耶宣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居耳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沒哀毀廬墓

趙至

至字景真年十三時新令之官與母道旁視之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爲士伍耳汝後能如此否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叱耕牛聲投書而泣師問之曰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是以泣占戶遼西舉郡計吏到洛陽與父相遇時母已沒父欲其官立托故弗之告仍戒以勿歸至乃還遼西太康中以良吏到洛方知母沒初至自耻士伍欲以宦學立名期於榮養旣而志不就號憤嘔血而卒

孝經外傳

卷二

三

寶田山莊

李釗

李釗父毅寧州刺史討寇死之上嘉其節謚曰威侯釗聞父難棄官至滇一慟而絕

許孜

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二親沒哀毀踰禮負土築塋不藉鄉人之助每悲號群鳥翔集列植松栢亘五六里一日鹿犯松栢孜嘆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鹿爲虎所殺孜悵惋不已乃埋於隧側虎卽孜前自撲死亦埋之自後樹木茂暢竟無犯者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終身邑

人稱其居爲孝順居

庾道愍

道愍鄢陵人少孤貧母漂流交州道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爲廣州緱寧府佐至府而去交州尚遠乃自負擔冒險僅得自達尋求母經年不獲日夜悲泣偶入村值驟雨寄止一家有老嫗負薪外來道愍心動詢之卽其母也俯伏號慟遠近聚觀莫不揮淚

陳邁

吳郡陳邁素以母好食鑊底俛飯遺作郡主簿恒裝一孝經外傳

卷二

三十四

寶田山莊

邁每煮食輒貯俛飯歸以養母後值孫恩亂聚得數斗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淝濱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多餓死邁獨以俛飯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爲失明邁還入戶再拜號咽母目豁然

潘綜

潘綜烏程人孫恩之亂與父走避父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首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斫父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當時悶絕有一賊曰此子以死救父何可殺之殺孝子不祥父子俱得免有司奏改其里曰純

孝

華寶

寶無錫人父戌長安時寶八歲父臨別曰須我還當爲汝冠婚後長安陷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慟彌日竟不忍答今慧山華叟寶所築也

南北朝

梁武帝

武帝六歲時獻皇太后崩哭泣有過成人及丁文帝憂時爲齊王諮議隨府在荊鎮以病聞便投劾星馳不復

孝經外傳

卷二

三十五

寶田山莊

寢食倍道就路憤風驚浪不暫停止帝形容本壯及至都銷毀骨立每哭輒嘔血數升服內惟日食麥二溢拜掃山陵涕泗所灑松艸變色

庾沙彌

沙彌鄢陵人父坐事誅時沙彌始生及五歲母製彩衣衣之不衣詰之流涕曰家門禍酷何用此爲嫡母劉寢疾晨昏侍側衣不弛帶或應針灸則以身先試母亡終喪不食醢醢夏不解纓冬不衣纊所坐苦淚沾爲爛應純孝之選補欽令復丁所生母喪還都濟浙江大風舟

將褻抱柩號哭俄而風止

何子平

子平廬江瀟人爲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之答曰尊老在東不辦得米何容獨食白粲母喪去官年將六十時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哀號嘗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不就清涼日以米數合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理子平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也屋何宜覆會稽太守蔡興宗力爲營壙

孝經外傳

卷二

三十六

寶田山莊

崔懷順

懷順河東武城人父邢利魯郡太守元嘉中沒於陣懷順聞之絕而復蘇時淮北陷沒懷順因北至桑乾載喪還青州徒跣冰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

阮孝緒

孝緒字士宗尉氏人十餘歲隨父爲湘州行事不書官紙以成親之清白父喪不服綿纈蔬菜有味輒吐之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至果心驚而還醫言合藥需人復舊傳

鍾山所產孝緒遍歷幽險累日不得忽見一鹿言

任昉

昉字彥升樂安博昌人爲司徒竟陵王記室泰軍以父憂棄職齊武帝謂伯遐曰聞昉哀瘠過禮使人憂之宜深相譬抑遐使進飲食當時勉勵回卽嘔山父性重樞卿以爲常餌臨終求之割百許口不得好者昉亦所嗜好深以爲恨遂終身不食樞卿續遭母喪廬於墓側哭泣之地艸爲不生

孝經外傳

卷二

三十七

寶田山莊

顏髦

髦字君道父喪在殯鄰家失火髦抱棺門號慟罔至忽雨頓絕後歷官太尉至黃門侍郎

徐孝克

孝克東海剡人也侯景亂歲饑乃崎嶇乞食以充母給太宗詔爲國子祭酒每侍宴常取珍果納紳帶中歸以遺母上敕自今宴享孝克前候並遣將還餉母母病欲粳米爲粥不能常辦母亡後孝克遂噉麥有遺粳米者封之悲泣終身不復食焉

郭世通 原平

世通會稽人年十四居父喪不勝哀家貧備力以養母母亡負土合葬親戚或其賻助微有所受壘畢備質還先直宋文帝嘉之勅榜獨楓里爲孝行里子原平亦稟至性養親必以已力備質以給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餽味雖飭蔬飯而已若家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糴米然後舉爨父篤疾原平衣不解帶未嘗睡臥父亡慟絕數日方蘇高陽許瑗之罷建安郡丞以綈遺之不受瑗之孝經外傳

卷二

三

寶田山莊

徐孝肅

孝肅汲郡人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圖其形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母老疾親易燥濕憂悴數年母終惟茹蔬飲水而已盛冬單纊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皆

負土成墳披髮跣足遂以廬墓終身

徐份

份孝穆之子孝穆疾劇醫禱百方不能愈份焚香涕泣跪誦孝經三日夜不息疾忽豁然

宗承

宗承洛陽人塋父不役僮僕忽一夕問土壤自高五尺松竹踈密成行

崔子約

子約五歲喪父卽不食肉及居母喪枯毀骨立人云崔

孝經外傳

卷二

三

寶田山莊

九作孝風吹卽倒

臧熹 熹

臧熹爲助教頃之去官以父母老家貧與弟熹俱棄人事躬耕自業約已養親者十餘年父母亡居喪六年以毀瘠著稱

李純

李純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喪慟嘔血數升塋時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纊徒跣號踣幾絕會塋者莫不爲之流涕人因改其所居村爲孝

敬村

謝幾卿

幾卿靈運孫父超宗徙越州詔家人不得相隨幾卿時八歲別父於新亭不勝其慟遂投於江超宗命人救之良久湧出漉耳目口鼻出水數斗十餘日乃能言

張敷

張敷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得一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箚流涕見從母悲感哽咽父在吳

孝經外傳

卷二

罕

寶田山莊

與亡成服九十餘日始進水漿塋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未期而卒孝武卽位追贈侍中改其所居爲孝張里

辛紹先

紹先仕魏爲下邳太守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櫛沐髮遂落盡

柳遐

遐字子昇聞喜人初爲州主簿父卒於揚州遐自襄陽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毀瘠不可識後奉喪西歸中

流風起舟人相顧失色遐抱棺號慟天俄頃浪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疾無可救惟得人吮膿或望微止其痛遐吮旬日而瘳

陸政

陸政母吳人好食魚比土魚少政嘗求之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生魚遂得以供膳人因名其泉爲孝魚泉

荆可

荆可苦身勤力供養其親親喪悲號擗踊絕而復甦者數四塋後廬於墓次蓬髮不櫛菜食飲水而已舊時塋

孝經外傳

卷二

罕

寶田山莊

域極大榛蕪至深去家十餘里可獨宿其中與禽獸雜處遠近哀感之

王虛之

虛之字文靜石陽人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十五年鹽醋不入口久病着床忽一夕夢有人問疾慰曰君自旋愈數日果瘳所居每夜有光如燭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墓上橘樹一冬再實

樊深

樊深字文深河東人事繼母甚謹魏永安中隨軍征討

以功累遷中散大夫嘗讀書見吾丘子遂歸侍養孝武西遷樊王二姓舉義爲所誅深父叔並被害深因避難墜崖傷足絕食再宿於後遇得一簞餅欲食之然念繼母老病或免擄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尋覓母得見因以饋母還復遁去改易姓名遊學於汾晉間周文平河東深歸塋其父負土成墳撰孝經喪服問疑各一卷

胡叟

胡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號春秋常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寧常明陽馮翔田文

孝經外傳

卷二

四十三

寶田山莊

宗上谷侯法備提壺執俎至郭外空靜處設座奠拜盡孝思之敬時燉煌汜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亦武河東裴定宗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

趙嬰

嬰天水人少失父事母至孝年十四有人盜伐其父墓前樹者嬰對之號慟因執於官見魏右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淚交集惠達爲嘆息者久之

庾域 子輿

域字司大新野人爲懷寧太守罷任還家妻子猶事井臼而域所衣大布餘俸皆充供養母好鶴唳在位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爲孝感所致子輿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父在梁州遇疾子輿奔侍醫藥言淚恒并尋丁母憂哀至泣血父戒以減性乃禁其哭父出守巴西子輿以蜀道險難啟求侍從獲許後還寧蜀子輿亦相隨父於路感心疾每至必叫子輿亦悶

孝經外傳

卷二

四十三

寶田山莊

絕及父卒哀慟將絕者再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澗瀕石高出二十許丈及秋至則纔如見焉次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渡水復舊行人爲之語曰澗瀕如幙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初發蜀時有雙鳩巢舟中及至隨樓於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檐宇悲鳴激切因立精舍居墓所以終喪手足枯瘁待人而起仍布衣蔬食志守墳墓雖以嫡長襲爵國秩盡推諸弟

陸襄

襄字師鄉吳縣人爲揚州從事以父終此官固辭武帝不許聽與府司馬換解居之母患心痛醫方須三升漿漿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求直以何失之時以襄誠感所致母憂去職襄已五十毀頓過禮

虞荔

虞荔餘姚人母隨荔入臺卒於臺內尋而城陷情理不申由是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帝以蔬食積久非羸孝經外傳
卷二
寶田山莊
齊所堪乃勅曰卿言事已多氣力稍減方欲仗委良須充壯今給卿魚肉不得固從所執荔終不從

雷紹

紹九歲而孤及長給事鎮府嘗使洛陽見京都禮義之美還謂同僚曰徒知邊備尚武以圖富貴不謂文學身之寶也生世不學其猶穴處何所見焉遂逃歸辭母求師經年通孝經論語嘗讀至人行莫大於孝乃投卷歎曰吾違離侍養非人子之道卽還鄉里躬耕奉養遭母憂哀毀骨立由是知名

朱百年

百年少有至性親沒服闋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隱迹避人惟與同縣孔顗友善家貧甚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顗宿衣悉袂布醉後顗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臥衣去體謂顗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痛顗亦爲之傷感

劉瑜

劉瑜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喪母三年不進鹽醋號泣晝夜不絕聲動身力以營塋事服除二十餘年

孝經外傳

卷二

四十五

寶田山莊

經襟蔬食言輒流涕居墓側未嘗暫違

韓懷明

懷明上黨人客居荊州十歲母患尸瘡每發輒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忽聞香氣空中語曰童子汝母須臾自差無自勞苦未曉而母果平復

樂願之

願之字文德涅陽人仕劉宋爲京府參軍父在郢以願之忽悲戀涕泣因請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卽徒步奔馳扶歸塋塋嘗自病痛齒被至碎而不言恐母憂也更

部郎庾杲之造訪欸以枯魚菜蔬而已杲之不能食母
因出其膳杲之曰卿過於孝季偉我愧非郭林宗

孫法宗

法宗一名宗之吳興人父隨孫恩入海瀝被害尸骸不
收兄母並餓死子身困苦宿艸履霜辦棺營塚塋送母
兄復入海尋求父尸見枯骨則刻肉灌血臂脛無完膚
血脈枯竭終不得逢遂衣衰經以終其身

袁廓之

廓之字思度陽夏人因父死非命終身不聽音樂布衣

孝經外傳

卷二

四十六

實由山莊

蔬食足不出戶誓不臣宋時人比之晉王裒云顧延之
每見嘆曰有子如袁廓之足矣仕齊至太子洗馬

劉歊 訐

劉歊與族弟訐並隱居求志奉母寢食不離左右母意
有所需口未及言歊已先知手自營辦以供晨夕母每
疾病夢歊進藥翼日轉有間效謚曰貞節處士訐數歲
父母繼卒居喪哭血孺慕幾至滅性赴弔者莫不稱焉
自傷早孤人有誤觸其諱者未嘗不感激流涕謚曰玄
貞處士

王僧祐

僧祐字胤宗未弱冠頓經憂居喪服闋髮落殆盡不立
冠帽舉秀才爲驃騎法曹府掾瘠不堪受命

沈崇係

崇係字思整武康人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備書
養母太守柳惔辟爲主簿從惔到郡還迎其母未至而
母卒崇係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
哭旬日始將氣絕兄弟謂曰殯葬未申遽自毀滅非全
孝道也崇係乃稍進食母權瘞去家數里哀至輒之瘞

孝經外傳

卷二

七

實由山莊

所不避風雪每倚墳哀慟飛鳥翔集夜有猛獸來望之
有聲狀如嘆息者家貧無以遷厝乃傭工數年始獲墓
焉既而廬於墓次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行
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啖鹽醋坐臥以單薦因虛腫不能
起郡縣舉至孝除永寧令自以祿不及養哀思不自堪
未至縣卒

荀匠

匠字文師潁陰人父仕齊安復令卒匠號慟氣絕身體
皆冷至夜乃蘇既而葬喪每宿江渚商旅不忍聞其哭

聲其兄斐爲鬱林太守死於陣匠迎於豫章望舟投水
急救得存自是居父憂並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
髮不復櫛沐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繼之以泣目皆皆
爛形骸枯槁雖家人不復識梁武帝遣詔爲其除服擢
爲豫章王國左常侍匠意不拜外祖孫謙戒之曰主上
以孝臨天下汝行過古人故擢汝此職非惟君父之命
難拒固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乃拜

甄恬

甄恬數歲喪父哀戚有過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
孝經外傳

卷二

四八

寶田山莊

飯飼之終不食年八歲嘗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
累日忽若有見言形貌則其父也家雖貧養母常覓珍
羞及居喪廬墓恒有鳥元黃雜色集於墓樹恬哭則鳴
哭止則止

范隆

隆字玄嵩鴈門人父方魏鴈門太守隆在孕十五月而
生四歲又喪母哀號之聲感慟行路單孤無總功之親
族人范廣愍而養之隆好學修謹奉養如父晝耕夕讀
州郡薦舉皆不應

江泌

泌字士清考城人少貧以斫屨爲業母早亡泌以生缺
供養爲歎遇鮭不忍食素不食心以其有生意惟食老
葉而已墓所忽爲野火所燒泌哭三日淚盡繼之以血
世稱爲孝泌

江紆

紆字含潔考城人年十三父患眼紆侍疾晷月衣不解
帶夢一僧云患眼飲慧眼水必瘥乃訪之艸堂壽智師
曰慧眼見真能度彼听紆乃捨里舍爲寺及就因世故
孝經外傳

卷二

四九

寶田山莊

并其水清冽取以爲父洗眼煮藥果瘥

師覺授

覺授北魏滎陽人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
師君苦前俄而不見捨車奔歸適值親死一叫而絕長
久乃甦後撰孝子傳八卷累辟不就

劉瓛

劉瓛字子珪宋沛郡相人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
指爲爛母孔氏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稱瓛小
字也及居母憂往墓下不出廬足爲之屈杖不能起此

山常有鵲鵲鳥獻在三年不敢來服釋還家乃至

陶季直

季直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衣卒後家人始贈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鼻

庾黔婁

黔婁字子期仕南齊爲屏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卽日棄官歸時父疾始二日醫云欲知瘥劇但嘗糞甜苦黔婁嘗之味轉甜心甚憂每夕同妻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語曰徵君命盡孝經外傳

卷二

辛

寶田山莊

不可復延念汝虔禱至月末可耳果晦日亡

蕭放

放字希逸梁宗室子也隨父祗至鄴卽卒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祭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伺之未嘗有缺時以爲純孝之感

杜栖

杜栖字孟山父以水漿不入口七日猶哭不絕每朔望節歲嘔血數升至祥禪夜夢其父一慟而亡年三十六

沈麟士

麟士字靈禎武康人居喪盡禮忌日輒傷感彌旬嘗作竹傷手便流涕而還同作者謂曰此不足損何致涕零答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因悲耳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爲織簾先生

岑之敬

之敬字思禮棘陽人五歲讀孝經每焚香正坐親戚咸加嘆異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爲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孝經外傳

卷二

辛

寶田山莊

李士謙

士謙平棘人髫髻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嘔吐疑中瘴因嘗之伯父深所嘉尚每稱此兒吾家曾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泰軍事丁母憂居喪骨立有姊適宋氏不勝哀而死士謙服闋捨宅爲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隋有天下界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嘗

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親賓至輒陳樽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

蕭叔明

叔明南蘭陵人仕員外殿中將軍母病積年沉臥叔明祈禱於天時隆冬下淚爲之水如筋額上叩頭血亦水不流忽有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叔明跪受之候不見函中惟有絹三寸丹書爲日月字母服之卽平

王彭

孝經外傳

卷二

五

寶田山莊

王彭直隸人父母凶家貧無以營生晝則傭工夜則號泣鄉里憐之塋所去淮五里荷擔遠汲爲艱忽一旦大霧生泉壑畢水泉自竭認改其里爲通靈里

楊範

範字文端齊人齊宋之亂母在城中採樵藏於地夜取之進母如是非一日忽於地中得米十斛上有文云賜孝子楊範以資給母

丘傑

丘傑吳興人年十四歲遭母喪以熟菜有味啖生菜蔬

餘中蝦蟆毒夢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茶苦靈牀前有藥三丸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藥服之卽下痢斗子數升而愈

滕曇恭

曇恭南昌人五歲時母楊氏患熱思瓜非其時歷訪不得曇恭且行且悲遇一僧曰我有一瓜相遺持歸奉母衆室驚異時號滕曾子太守王僧虔引爲功曹不就

吉玃

吉玃字彥霄馮翊人父爲原鄉令被吏所誣逮詣廷尉玃時年十五號泣衢路所請公卿見者皆爲隕涕其父理雖清白而耻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玃乃搥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訊之對曰囚雖年幼豈不知死之可畏顧諸弟幼惟囚爲長不忍見父極刑所以內斷胸臆上千萬乘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耶上乃宥其父罪玃陽尹王志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玃曰異哉王尹何量玃之薄乎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玃有覩面目當此舉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孝經外傳

卷二

五

寶田山莊

劉霽

霽字士湮年十四居父憂每哭輒嘔血家貧立志勤學母胡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弛帶者七旬母亡廬於墓門哀慟過禮阮孝緒致書抑譬焉霽思慕不已未終喪而卒

郭文恭

文恭太原平遙人仕爲太平縣令年踰七十父母俱亡哀慕罔極乃居墓次晨夕拜泣跣足負土更培祖父二墳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泫淚

孝經外傳

卷二

五十四

寶田山莊

朱泰

泰湖州武康人家貧鬻薪養母嘗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進泰服食麤糲戒妻子常候母顏色一日鷄初鳴入山爲虎攫去已瞑眩忽少醒厲聲曰虎爲暴食我所恨我母無托虎忽棄泰於地走不顧如有人疾驅狀泰亦匍匐歸母抱之泣泰猶茫然也不踰月如故鄉里感之遺以金帛目爲朱虎殘

閻元明

元明安邑人除北隨郡太守以遼親養與言悲慕母亦

慈念泣淚喪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有司狀聞詔表其里

劉覽

覽字孝智彭城人母憂廬墓三年不嘗鹽酪食麥粥而已隆冬止衣單布家人慮之中夜竊置炭於床下覽因煖得寐及覺知之號慟嘔血梁武帝數使省視

韋師

韋師字公穎杜陵人少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嘆曰名教之極其在斯乎少丁父母憂居喪盡禮州里稱其有

孝經外傳

卷二

五十五

寶田山莊

孝行

吳明徹

明徹字通昭秦郡人幼孤年十四感墳塋未修家貧無以取給乃勤耕種天下亢旱苗稼隳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泣仰天自訴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給已及往如言秋大獲足充塋用

司馬嵩

嵩字子昇建昌人年十二丁內艱哀慕過禮水漿不入口殆經一旬每號慟必至悶絕丁父憂毀瘠愈甚廬於

墓側日進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阜得多猛獸鬪結願數載豺狼絕跡常有兩鳩栖宿廬所馴狎異常子延義初隨父入關丁母憂喪過於禮及歸還都乃躬負靈輓晝伏宵行冒履冰雪手足皸瘃至都送至繼廢數年乃愈

裴俠

裴俠字嵩和解人年十三遭父憂哀毀若成人將擇塋地忽聞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塋於桑林東封公侯俠以告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以吉

孝經外傳

卷二

辛六

實田山莊

祥告汝耳時俠宅有大桑林因塋焉後進爵爲侯

裴子野

子野字幾原生而母魏氏爲祖母陰氏所養年九歲陰氏泣泣血哀慟家人異之父寢疾彌年子野禱請備至涕泗霑濡父夜夢見其容旦召視如夢俄而疾間以爲至孝所感及居喪每之墓所艸爲之枯

劉苞

劉苞字孝嘗三歲而孤至六七歲見諸父嘗泣其母謂其畏憚怒之苞曰早孤不及見父聞諸父多相似故心

中悲耳因相抱泣下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亡悉假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塋不資諸父奉大母朱夫人及所生陳氏並扇席溫枕諸叔父常嘆服之

張稷

稷字公喬吳人年十一遭母疾衣不解帶夜不安枕及終毀瘠杖而後起見年輩幼童輒哽咽泣淚州里謂之純孝後官御史中丞

夏侯詵

詵字長况寧陵人侍母疾衣不解帶者三年母憐其苦

孝經外傳

卷二

壬七

實田山莊

令出便寢息詵方假寐夢其父告之曰汝母非凡藥可愈上帝憐汝賜以仙藥在室後桑枝上詵驚起如所得藥服之病頓瘥

褚修

褚修錢唐人父仲都歷五經博士少傳父業爲宣惠叅軍記室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氣復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每號慟輒嘔血竟以毀卒

長孫慮

慮代人母因飲酒父叱之誤以杖擊死坐罪慮列辭上

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橫禍令母未
殞父命且夕慮兄弟五人並冲幼慮身居長今年十五
有一女弟始四歲父若就刑交際溝壑乞身代父使嬰
弱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於父爲孝子於弟爲仁兄原
情究狀實可矜憐詔恕其父死罪

王文殊

文殊字令章父沒於魏思慕泣血立小屋縣西端拱其
中歲時伏臘朔望北向長悲蔬食麻縕三十餘年詔榜
其里曰孝行

孝經外傳

卷二

五九

寶田山莊

蔡徵

徵字希祥年六歲詣梁吏部尚書褚翔嘆其穎異七
歲丁母憂居喪如成人禮繼母視之不以道徵侍奉益
謹初無怨色本名覽父以其有王祥之性故爲之更名
陳大業中遷太子舍人

趙琰

琰字叔起天水人父溫卒於仇池遭亂母爲乳母携奔
壽春年十四始歸歡如再世飲食必親調奉爲兗州司
馬積四十餘年甫得塋祭久絕葷酒惟食麥飯而已

張昇

張昇京縣人喪父哀號以夜繼晝形容枯槁鬚髮墮落
聲聞鄉里盜賊不侵其境

庾震

震字彥文新野人父母俱亡貧不能塋賃書積歲因獲
措辦南陽劉虬爲之撰傳

陶子鏘

子鏘字海育母終居喪盡禮與范雲鄰雲每聞其哭聲
必動容改色母嗜蓴恒以供奠梁武義師初至營蓴不

孝經外傳

卷二

五九

寶田山莊

得子鏘痛恨號哭而絕久之乃甦遂長斷蓴味

張昭

昭字德明陳吳郡人父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
捕魚以供朝夕及父卒不衣綿帛不食甘美日惟啜麥
屑粥每感慟必至嘔血服終又喪母哀毀如之

徐普濟

普濟臨湘人居喪未塋鄰火將及濟號慟伏棺以身蔽
火鄰人往救焚炙已闕絕累日乃蘇

謝璿

謝瞻字宣鏡年數歲母郭氏疾瞻晨昏溫清勸容戚顏未嘗暫改恐僕役營疾懈倦躬自執勞母久疾畏驚一家尊卑感瞻至性咸納屢行屏氣語如此者十餘年

顧歡

歡字景怡鹽官人母喪水漿不入口六七日遂隱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授徒嘗近百人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答曰惟有孝經而已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病者果愈後人問其故答曰善讓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南齊高帝召爲太學博士不就

孝經外傳

卷二

孝

寶田山莊

張譏

譏武城人幼喪母有錯繇經怕即母之遺制及有所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噎不能勝及丁父憂居喪哀癯過常爲士林館學士簡文在東宮出士林館祭孝經題識論義往復甚見嘆賞

王元規

元規字正範事母勤謹晨昏未嘗離側梁時山陰縣忽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得一小船倉卒止引其母並姑妹

入船不得帶其男女三人俱閣於柳樹杪及水退咸獲安全

阮卓

阮卓父隨岳陽王出鎮江州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載柩還都渡蠡湖中流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

雙泰貞

泰貞吳興人沈攸之起兵召之泰貞殺傷數人不從攸之將母去泰貞自歸求母攸之曰此孝子也釋之

孝經外傳

卷二

孝

寶田山莊

韓靈珍 靈敏

會稽靈珍靈敏兄弟早孤並有至性母每又凶貧無以營塋兄弟種瓜朝採而暮復生塋事由此舉

殷不害

北魏于謹伐梁入江陵殷不害失其母時冰雪交積死者橫溝不害行哭於道見溝中死人輒投下捧視舉體凍濕水漿不入口號哭不輟聲如是三日乃得之

王僧孺

僧孺東海剡人年五歲讀孝經問授者曰此書何所述

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願嘗讀之有愧其父冬李者先以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客先嘗家貧備書以養母寫畢諷誦亦了後歷官御史中丞

熊衮

熊衮爲魏尚書廉介自守父喪未塋晝夜號泣忽天雨錢三日得以襄事

剡縣小兒

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斑病母死家人不令小兒知小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我病今不復問何也下床匍

孝經外傳

卷二

空三

寶田山莊

匍至母側號慟而絕

隋

薛濬

濬字道順少孤養母以孝聞開皇中歷考功侍郎上賜其母几杖輿服四時珍味母喪命鴻臚監護喪歸塋夏陽時隆冬極寒濬衰絰徒跣冒犯雪霜自京及鄉五百餘里創血墮指州里聘助一無所受尋起令視事上見其毀瘠過甚爲之改容其弟謨時在揚州爲王府兵曹參軍事乃遺書於謨曰吾以不造幼丁艱酷窮遊約處

屢絕簞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襄糧不憚艱遠砥行礪心因而彌篤自釋耒登朝於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而族喜逮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沴臻兄弟俱被奪情苦廬靡申哀訴是以叩心泣血實氣摧魂者也既而創鉅釁深不勝荼毒啟手啟足幸得全歸使夫死者有知得見先人於地下矣但念汝伶俚孤宦遠在邊服顧此悵悵如何可言冀汝面訣恐死待汝汝既不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書成而卒

孝經外傳

卷二

空三

寶田山莊

梁彥光

彥光烏程人七歲時父遭疾篤藥需紫石英求之不得彥光憂瘁不知所爲忽見園中一物光怪持歸卽紫石英也疾尋愈彥光累遷小取下大夫母憂去職哀毀不支起令視事帝見其毀甚嗟嘆久之

田德懋

德懋高平人開皇初以父軍功賜爵平原郡公丁父艱哀慕泣血廬墓三年高祖聞而嘉之

韓子誕

子誕天水人親沒負土築墳口不能食居不能安哀戚成疾及卒視其脊骨皆毀中外聞者莫不感泣

支叔才

叔才定州人隋末荒饉母爲賊執叔才告以情賊憫其孝釋之母病癰叔才吮瘡注藥及亡哭無時聲目皆皆爛有白鵲止其墓側

令狐熙

令狐熙字長熙以母憂去職殆不勝哀其父告之曰大孝在於安親義不絕嗣吾今見存汝又復立何得過爾

孝經外傳

卷二

辛四

寶田山莊

毀頓貽吾憂也熙自是稍加餽粥復丁父憂非杖不起人有聞其哭聲莫不爲之下泣

許智藏

智藏高陽人幼常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誠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是世相傳授仕梁爲員外散騎侍郎

王崇

王崇身勤稼穡以養二親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後起鬚髮墜落權殯宅西晝夜哭泣鳩鵲羣至有小

鳥素質黑眸形大於雀栖於崇廬母喪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夏風雹所經處禽獸暴死艸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

李德林

德林字公輔安平人年十六遭父憂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嚴寒單纓跣足州里人皆敬慕之居貧輒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宦情其母後病稍愈偁令仕進丁母艱以至孝聞朝廷嘉之裁百日奪情起復固辭不起

孝經外傳

卷二

辛五

寶田山莊

楊慶

楊慶河間人郡察孝廉以侍養不就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憂哀毀骨立隋高祖受禪授平陽太守

田翼

田翼奉母素以勤謹稱母患暴痢翼疑中毒親嘗糞穢母終翼一慟而絕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共厚葬之

翟普林

普林楚丘人躬耕色養不應州郡辟命鄉里稱爲楚丘先生父母疾親易燥濕忌寢食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

以思慕不絕於心培土成塚家有烏犬常隨在墓側

萃秋

萃秋汲郡臨河人家貧傭賃養母終負土築坐形枯骨立有欲助之者輒拜而止之時縣犬獵一兔奔入秋廬中匿其膝下獵人異之自此免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隋末羣盜紛掠必相戒曰勿犯孝子鄉賴秋全者甚衆

王少玄

少玄聊城人隋末父死於兵遺腹生少玄甫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即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

孝經外傳

卷二

空六

寶田山莊

血而滲者即父骨也少玄鑱膚滴血越旬而獲遂以瘞

劉審禮

審禮彭城人少喪母爲祖母元所養隋末大亂負祖母渡江轉側避地及平復入長安元每疾必親視藥嘗而進元曰兒孝通幽顯吾一顧念疾輒間貞觀中歷左驍衛郎將及父喪會塋徒跣血流行路客漢服襲爵讓其弟見父執輒感泗滂沱事繼母尤謹而妻子執寒苦如也

金士雄

士

喪父廬於塚側其宅前有一槐樹先甚鬱茂及士雄居喪遂枯死服除還宅槐復榮高祖詔褒揚之號其居爲累德里

孝經外傳卷之二終

孝經外傳

卷二

空七

寶田山莊

孝經外傳卷之三目錄

唐

高祖

李昂

尹嗣宗 仵

許

口向

段秀實

費冠劉

路隋

張徹

程表師

楊牢

牛徽

狄仁傑

安金藏

李日知

沈季詮

徐元慶

朱仁軌

柳公綽

賈直言

孝經外傳

目錄

寶田山莊

元讓

劉敦儒

劉伯會

王希夷

朱思禮

陳儵奴

賈循

獨孤及

張九齡

沈景筠

褚無量

元德秀

許法慎

韓思復

楊

既

茹榮

沈如

展無擇

董邵南

梁文貞

崔沔

李典

張常清

任敬臣

張士巖

龔懷肅

張志寬

武弘度

王博武

林攢

張直

劉師真

徐仲源

梁悅

後五

林安

李璵

秦族

王殷

王仁鎬

盧探

張藏英

易延慶

顏衍

郭琮

宋

孝經外傳

目錄

二

寶田山莊

神宗

孝宗

劉子翬

查道

章瑒

二吳

成象

黃覺經

趙朴

李諮

蘇頌

陳思道

李玘

丁天錫

祁鼎

趙錫

范仲淹

楊存中

馮元

寇準

孫明復

黃庭堅

梁繼

歐陽觀 修

沈起

羅孟郊

曹雉

蔣舉	徐偉	祝確
陳繹	徐積	朱壽昌
侯義	詹惠明	郭用亨
穆代	王庠	許侑
司馬光	康	杜諡
孔叢	汪與成	鍾仙
顧忻	黃用中	夏休
張汝明	史聲	吳淵
仰忻	歐陽守道	黃琮
孝經外傳 目錄 三 寶田山莊		
李穆	張觀	彭乘
陳天隱	董少舒	金景文
任盡言	朱熹	岳飛
趙文澤	黃概	葛書思
黃馬	錢堯卿	劉潛
毛洵	郭義	古譔
王珠	林願壽	錢湛
張根	蕭振	趙葵
葉惟周	林彖	楊富老

吳復古	李植	高登
趙伯深	楊帝	申世寧
陳少卿	苟與齡	徐中行
張愈	林正華	蔡定
杜國寶	朱道成	呂鏜
張輝	趙善應	劉泌
丘敬	陳燕	錢益
呂蒙琰	呂宣問	陽大明
錢褒	陳乞兒	
孝經外傳 目錄 四 寶田山莊		
孝經外傳卷之三目錄終		

孝經外傳卷之三

唐

高祖

高祖初塋元貞太后時遇祁寒跣行二十餘里足皆流血毀頓之極言及二親未嘗不流涕有得時物及諸方異膳必先薦享而已方食

李臯

臯字子蘭嗣曹王爵詔授衡州刺史有治行觀察使辛

孝經外傳

卷三

寶田山莊

京杲嫉之陷以法貶潮州刺史楊炎入相復擢爲衡州始臯之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因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卽貶於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

尹嗣宗 悖

嗣宗襄陽人居喪循禮貞觀中特蒙旌辟結廬墳側若將終身焉子悖年十三竭力備養父疾篤歷年不解衣形貌頓瘠父卒朝夕號慟幾至殞絕有紫芝產於墓門刺史封道洪改其居爲南咳里張柬之爲記

許坦

坦豫州人年十歲隨父入山採藥父爲獸所噬卽號呼以杖擊之獸遂奔走父以得全太宗聞之謂侍臣曰坦雖幼童遂能致命救親至孝自袁深可嘉賞授文林郎賜物五十段

呂向

向字子回涇州人父岌客遠方不還少喪母失墓所在巫者求得之後有傳父猶存者訪索累年不獲他日自朝還道見一老人心動下輿問之果父也抱父足號慟

孝經外傳

卷三

寶田山莊

行人爲流涕上聞咨嘆官岌朝散大夫賜錦綵給內教坊樂工娛其心

段秀實

秀實字成功汧陽人六歲母疾不勺飲秀實亦不食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孺童

丁公著

公著字平子蘇州人三歲喪母甫七歲見鄰媼抱子哀感不肯食稍長父勉勅就學授集賢校書郎不滿秩輒去侍養於家父喪負土作塚貌力癯憊見者憂其死孝

費冠卿

冠卿青陽人既登第聞母病革馳歸而母已葬遂廬墓以終喪嘆曰千祿養親耳得祿而親喪何以祿爲再詔不起杜荀鶴贈詩云凡弔先生者多傷荆棘間不知三尺墓高却九華山路隋

路隋

隋父泌從渾瑊會盟平涼被執死焉時隋方嬰孺以恩授官逮長日夜號泣坐必西向不食肉母告以貌類父者遂終身不引鏡元和中吐蕃款塞隋上五疏請修好

孝經外傳

卷三

寶田山莊

龔得父還詔可遣禮部郎中徐復報聘而父喪至帝愍惻贈絳州刺史官爲治喪

張

南陽韓思彥過汴州有孝子張微者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間請思彥爲頌餽縑二百不受固請爲受一縑思彥屬家人曰此孝子縑不可輕用

程表師

表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禡帶藥不嘗弗進代弟戍洛陽終聞訃日走二百里因負土壘墳形容瘠毀改葬

曾祖以來閱二十年乃畢每哭羣鳥鳴翔

楊牢

牢父茂卿從田氏府趙軍反殺田氏茂卿死牢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壘禿髮虜骸有可憐狀意感解以尸遺之單紱冬月往來太行山間凍膚皸瘵衄衄血路人爲之泣

牛徽

徽羈服人父蔚避地於梁道病徽與子扶籃輿行路途盜擊其首血流尚持輿不息盜迫之徽拜曰人皆有父

孝經外傳

卷三

寶田山莊

今親老而疾幸無驚駭盜感乃止及前途又逢盜盜輒相語曰此孝子也其舉輿舍之家進帛裹創以檀飲奉蔚留信宿去抵梁徽趨謁行在丐歸侍親疾會拜諫議大夫固勸見宰相杜讓能曰上遷幸當從親有疾當侍而徽兄在朝廷身乞還營醫藥時兄循已位給事中許之

狄仁傑

仁傑字懷英太原人舉明經授并州法曹叅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返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

其下瞻望久之雲移乃去時武后黜中宗居房州仁傑每以母子天性之言力諫后因感悟同府奉軍鄭崇質母老病篤當使絕域仁傑詣長史問仁基請代曰不忍貽其親以首且之憂仁基嘆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安金藏

金藏母喪葬南關口營石墳晝夜不息地本邛燥泉忽潰湧流廬之側桃李冬華犬鹿相馴武后時或誣廢宗反者金藏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引刃割腹腸孝經外傳 卷三 五 寶田山莊

出而仆武后自臨視之嘆曰我有子不能自明忍令爾至此因賜良藥得不死

李日知

日知榮陽人爲給事中母老病調侍數日鬚髮輒白母未及封而卒方塋吏乃齋贈制至日知殞絕於道左右爲泣莫能見巡察使欲表其孝求狀辭不報

沈季詮

季詮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爲怯季詮曰吾怯乎爲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哉貞觀中侍母渡江遇暴

風母溺死季詮號呼投江中少頃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具禮祭而塋之

徐元慶

元慶下邳人其時父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傭力久之師韞舍亭下乃手刃之自囚詣官議者欲捨其罪左拾遺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

朱仁軌

仁軌字德容永城人隱居養親誨子弟曰終身遜路不枉百步終身遜畔不失一段謚孝友先生

孝經外傳

卷三

六

寶田山莊

柳公綽

公綽字孝寬華原人居喪毀墓三年不澡沐事後母薛甚謹雖姻屬不知非薛所生

賈直言

直言河朔人父道冲坐事賜鴆將死直言給其父曰當謝四方神祇使者少怠輒取鴆代飲迷而踣明日毒潰足而出久乃蘇上憐之減父死俱流嶺南直言由是覽

元讓

讓擢明經以母病不肯調侍辭不出周數十年母終廬

慕次廢櫛沐飯菜飲水咸亨中太子監國下令表闕於門永淳初擢太子右內率府長史歲滿還鄉里中宗在東宮召拜司議郎入謁武后望謂曰卿孝於家必能忠於國宜以治道輔吾子

劉敦儒

敦儒家東都母病狂非管掠人不能安左右皆去敦儒侍疾體常流血母乃能下食敦儒怡然不爲痛隱詔標闕於閭時謂劉孝子

許伯會

孝經外傳

卷三

七

寶田山莊

伯會舉孝廉上元中爲衡陽博士母喪培土成塋不御絮帛不啻滋味野火將逮塋樹悲號於天俄而雨火滅歲旱泉湧廬前靈芝生

王希夷

希夷家貧父母喪毀瘠幾死爲人牧羊取傭以塋

宋思禮

思禮字過庭補蕭縣主簿會大旱井池涸繼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母疾亦旋愈柳埏爲刻石頌之

陳饒奴

饒奴十二歲親併亡痿弱居喪又歲饑或勸其分弟妹可全性命饒奴流涕身丐訴相全養刺史李復給資儲署其門曰孝友童子

賈循

循京兆華原人親亡負土成塚手蒔松栢廬墓終身時號關中曾子里人私謚曰廣孝徵君

獨孤及

及字至之洛陽人性至孝兒時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

孝經外傳

卷三

八

寶田山莊

何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天寶末及第補華陰尉代宗召爲左拾遺

張九齡

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居父喪哀毀庭中水連理率進士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庭廬側白鳩巢於塚樹

沈景筠

景筠烏城人母素懼雷及卒塋城西每雷鳴則奔至墓所號哭曰某在此賀知章爲撰孝德傳

褚無量

無量字弘度鹽官人母喪廬墓有鹿犯其所植松柏無量號訴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塋樹耶自是羣鹿馴服不復振觸

元德秀

德秀河南人少孤開元間舉進士不忍去親左右自負母入京既擢第母亡廬墓蔬食刺血寫經後任魯山令天下高其行稱曰元魯山房瑄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紫芝其字也及卒家惟杖履簞瓢而已

孝經外傳

卷三

九

寶田山莊

學者謚曰文行先生

潘晃

晃廣德人事親至孝嘗以役事至京一夕夢祠山神告曰汝父病篤晃驚惶不已日夜奔走以歸中途復夢神曰汝父疾愈歸問故果如夢中言後居喪廬墓芝艸累生玄宗詔表其門授廣德令

許法慎

法慎滄州青池人甫三歲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或以珍饈詭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廬於塋有甘

韓思復

思復長安人兒時母爲語父亡狀輒嗚咽幾絕遂奮志力學舉茂才高第累遷襄州刺史襲祖封長山縣男親喪去官鬻薪自給及卒上手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

楊炎

炎天興人祖哲以孝行稱父播舉進士拜諫議大夫兼官歸養炎居父喪號慕不廢聲墓所有紫芝白鵲之異

孝經外傳

卷三

十

寶田山莊

詔表其閭三世以孝聞門樹六闕

孫旣

旣樂安人母喪廬墓髮鬻而垢疔瘠骨立俄有醴泉湧於封樹側里人名之曰孝源泉貞元中碑刻尚存

茹榮

榮簡州人幼失父事母極孝及冠爲吏邑宰賜瓜榮以遺母數刻卽來宰怪而問之榮具道其故宰疑其妄遣詢其母果然遂令歸事母得以終養後土人立祠祀之

沈如琢

如璣崇慶人少有至行母患消渴非時思桑椹求之不獲宅東桑忽生椹採以奉母疾愈

張無擇

無擇字君選句章人父沒絕漿七日三年不櫛廬墓有醴泉芝艸之瑞官至中散大夫

董邵南

邵南安豐人隱居不仕性篤孝韓文公作董生行曰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晝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厨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戚戚妻子不咨咨

孝經外傳

卷三

十一

寶田山莊

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惟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休期家有乳狗出求食鷄來哺其兒啄庭中拾出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傍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嗟哉董生誰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爲讐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誰與儔

梁文貞

文貞號州人少從軍守邊逮還親已亡自傷不得養卽穿墻爲門晨夕灑掃廬墓左暗默三十年家人有所問讀文以對刺史表其純孝詔付史官

崔沔

沔京兆人擢進士高第累遷起居舍人母失明求醫不愈躬親奉養不脫冠帶者三十年溫清適時每美景良辰必扶持遊宴笑談說於前母不知其有所苦也子祐甫爲賢相

李興

興安豐人父死廬上產紫白芝二本醴泉湧出柳宗元爲作孝門銘云謹按興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學所導生與耒耨爲業而能踵彼醇孝超出古烈

孝經外傳

卷三

十二

寶田山莊

張常洧

常洧字巨川句容人父爲建州司戶卒常洧泣血盡哀廬墓三載哀門生瑞芝十二莖守土者表旌之

任敬臣

敬臣字希古濟南人五歲喪母哀戚有過成人七歲時問其父曰若何可報母父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讀書舉孝廉授著作局正字父亡泣血絕繼母曰汝不勝喪可謂孝乎始強食假粥服除遷祕書郎休沐輒闔門讀書後官至弘文館學士

陳太靖

太靖浦江人二親並亡卽墓手藝松栢終身衰麻哀哭弗輟每奠果餽烏鳥不啄

張士巖

士巖汴州人父病藥須鯉魚冬月水合有獺腳魚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母病難士巖吮血父亡廬墓有虎狼候之

婁懷肅

懷肅益州人母病每嘗其唾若異味輒悲號幾絕母終

孝經外傳

卷三

十三

寶田山莊

水漿不入口五日負土成塚廬守日一食繼母沒亦如之

張志寬

志寬安邑人居父喪而毀州里稱之王君廬兵畧地不暴其間倚全者百許姓後爲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求急歸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寬輒病是以知之令謂其埃繫於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母終負土成墳手蒔松栢上遣使就弔拜員外散騎常侍表其門

武弘度

弘度父卒自徐州被髮徒跣趨喪所培土築塋晨夕號泣日一溢米素芝產於廬前狸擾其旁詔下褒美旌其間

王博武

博武長社人會昌中侍母至廣州涉沙湧口暴風溺死博武號泣自投於水節度使盧貞俾吏獲二尸塋之刻石表其墓

林攢

攢字會道莆田人爲福唐尉母病攢聞信棄職還及母

孝經外傳

卷三

十四

寶田山莊

亡自埏幾作塚廬其右時有白鳥來甘露降觀察使遣吏屬驗會露晞里人失色攢曰天所降露禍我耶俄頃露復集鳥亦同翔詔作二闕於墓道

張直

直濮州人父楚平壽張令調長安值黃巢亂不知所終直幼避地河朔旣冠以父失所在不遑寢處時盜賊蜂起道路梗塞自秦抵蜀徒行丐食以覓父積十年不獲乃發喪衰服終身

劉師真

師真字文通彭城人早失母及長不記容狀至忌辰終日涕泣未嘗寢食忽夢見其狀謂之曰我汝母也汝幸通神明故我得見夢於汝師真夢中大哭及覺號慟愈甚乃作偶人像以事之朝夕起居反告如常每新物必先薦而後食時人語曰尋通神明漢有丁蘭唐有師真父老年患目几飲食非師真親調則不能食師真偶疾其父食不安師真歔然曰飲食不精之所致耶驚起而愈

徐仲源

孝經外傳

卷三

五

寶田山莊

仲源望江人喪親廬墓禽採花而揮墳獸啣土而壘隴詔改其鄉曰孝感里

梁悅

悅富平人爲父報仇殺人自詣縣請罪勅復仇殺人固有義典以其申寃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殉節本無求生寧死不經特從減死決杖配流

後五代

林安

安福清人事親以純謹稱居喪廬墓旁有石自裂而

湧泉閩王異之顏其廬曰湧泉六世孫正華當宋時以孝聞故世稱湧泉大小孝子云

李瓊

瓊字子玉以鬻綰爲業娶妻有子而移居母之室夜嘗十餘起母每諭之曰汝年來筋力頗憊盡求婢以給侍我免汝勞苦瓊曰凡母之所欲不親經手意如有失其母遂不之強以是家人無敢怠惰母喜食時新瓊百方求市得必十倍酬其直張用聞其至孝與之卜鄰而居

秦族

孝經外傳

卷三

十六

寶田山莊

族上郡洛川人事親竭力父喪哀毀不支酸臧行路以母在恒抑割哀情以慰母心四時珍羞未嘗闕乏母沒哭泣無時惟寢苦食粥而已終喪之後不入房室者二十餘年

王殷

殷大名人少失怙事母以孝聞欲與人遊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嘗敢違及爲刺史政事有小過母責之殷卽取杖授婢僕自答於母前

王仁鎬

仁鎬周世宗時拜安國軍節度制曰眷惟襄國實卿故鄉仁鎬省其父祖之墓周視松楸涕泗嗚咽謂所親曰仲由以爲不如負米之樂信矣時人美之

盧操

操字安節河東人九歲通孝經論語隨義解釋居喪哀毀骨立以明經擢第調臨渙縣尉官舍設几筵以事父母出告反面每晨具冠帶讀孝經一遍然後視事讀至喪親章不勝悲咽

張藏英

孝經外傳 卷三 七 賣田山莊

藏英范陽人後唐末舉族爲賊孫居道所害藏英年十七僅以身免後襲殺之以祭父母時稱爲報仇張孝子

易延慶

延慶字餘慶上高人仕周世宗以大理丞出知臨清縣事父喪推毀泣血旦出守墓夕歸侍母墓所產紫玉芝十八莖郡守將表其事延慶懇辭母沒復廬墓母平生嗜栗植二栗樹於墓側二樹連理人稱純孝先生

顏衍

衍顏子後梁進士官河陽節度副使得家問父在青州

有風痺疾衍不奏棄官去侍疾歲餘父疾不能起衍親自掬矢未嘗少倦後丁父憂哀毀疾甚俄召爲駕部郎中鹽鐵判官以母老懇辭開迎末召拜御史中丞復抗表求侍養改戶部侍郎又堅乞罷免詔書褒許卽與其母東歸

郭琮

琮台州黃島人少喪父常有罔極之嘆事母張氏極恭順娶妻有子移居母室每母之所欲必親奉之或經家人手則憂形於色慮失母之意居常不過中食絕飲酒

孝經外傳 卷三 七 賣田山莊

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壽母年百有四歲耳目不衰無疾而逝

宋

神宗

神宗入事兩宮必侍立終日雖寒暑不變及卽位尊慈聖光獻曹皇后爲太皇太后官曰慶壽承迎娛悅無所不盡從行登翫每先後策掖太后亦慈愛天至或退朝稍晚必自至屏展問親持膳飲食帝元豐二年終疾甚帝視疾寢門衣不解帶旬日及崩帝哀慕毀瘠殆不勝

喪

孝宗

孝宗諱昶太祖六世孫秀王之子也高宗無子立爲皇太子遂遜位自稱太上皇退居德壽宮帝仁孝根於天性事上皇二十六年孝養備至升遐之日哀慕尤切致喪三年羣臣屢請易服而睿斷不疑乃曰自我作古何害

劉子聿

子聿字彥冲父齡死靖康之難子聿痛憤幾無以爲生

孝經外傳

卷三

九

寶田山莊

執喪三年致羸疾事母敬兄妻死不再娶服除投通判典化軍以不堪吏事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十七年歿於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累日而還

查道

道字湛然休寧人母疾綿悵道調藥煎劑經旬不寐方冬苦寒母思鯪魚市之不得乃詣黃河禱而釣焉因獲魚携歸爲羹饋母疾尋愈聞者爭往釣之終無所獲親喪口絕甘美雖深冬積雪常布素徒跣杖而後起終制絕意名宦

章瑤

瑤丹徒人親喪哀慟泣血墓上枯竹復生子孫相繼以經學顯用

二吳

可幾吉安人與弟知幾並有至性好古博學著千姓編時稱二吳親沒兄弟廬墓忽平地泉湧號孝子泉

成象

象渠州流江人訓授里中淳化間李順盜據郡縣象父母驚悸而死象號泣營塋以衰服襟袂篩土三斗於墓

孝經外傳

卷三

二十

寶田山莊

上每慟問者感愴墓旁一禾九穗遠近目爲成孝子

黃覺經

覺經豐城人五歲遭亂失母稍長禱天求母所在乃跋涉江淮備歷艱苦凡三十八年至汝州梁縣得之

趙抃

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母卒廬墓三年處士孫俾爲作孝子傳官叅知政事嘗愛其父曰孝子不毀永錫爾類天必相汝子帆執親喪而甘露降木帆卒子雲又以哀毀死人稱世孝云

李詒

詒字仲詢新喻人父出其母詒日夜號泣飲食不入口父憐之而還其母舉進士真宗顧左右曰是能安其親者擢第三人

蘇頌

頌字子容宣州南安人知婺州方泝桐廬江水暴迅舟幾覆溺頌以母在舟中哀號赴水挽舟舟忽自正甫及岸奉母先登舟乃覆

陳思道

孝經外傳

卷三

三

寶田山莊

思道江陰人鬻鹽爲生喪父事母兄以孝弟聞母病衣不解帶者數月雙目瘡爛母喪水漿不入口七日既葬乃哀齋醮之利奉其兄結廬墓側日夜悲慟其妻時携兒女詣之拒不與見

李玘

玘大名宗城人力耕事親親卒讓田於弟廬墓號泣以二代諸父母藥莖未盡禮築之凡三載成六墳皆丈餘不衣帛食肉年六十餘未嘗入縣門詔賜粟帛里有母在而析產者聞玘被旌慚懼復同居

丁天錫

天錫赤岷人少孤奉母至謹怡悅承志一日寇入其家拘母索所有母曰讀書家貧無所藏寇欲殺之天錫衛母身曰無傷我母寧殺我身寇亦感化曰殺孝子不祥母子俱免

祁鼎

鼎字坦之膠水人舉進士天禧中出知濰州母喪解官就墳側構小室號泣守護蔬食水飲身經六冬足墮二指有白兔馴繞之異

孝經外傳

卷三

三

寶田山莊

趙君錫

君錫字仁孫洛陽人母亾事父良規不違左右夜則寢於傍凡衾褥厚薄衣服寒溫藥石精粗飲食甘否櫛髮剪爪整冠結帶爲內則所載者無不親之登進士第以親故不願仕良規每出必扶掖上下雜立僕御中常從謁文彥博異其容止問而知之歸語諸子令視以爲法

范仲淹

仲淹字希文吳縣人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既長知其世家乃感泣去之應天府侯戚同文

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以糜粥繼之舉進士爲廣德軍司理叅軍嘗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仲淹性純孝以母在時方食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於是恩例俸賜均與族人並置義田宅

楊存中

存中字正甫祖父及母皆死難存中既顯請於朝賜諡立廟又以家廟祭器爲請遂許祭五世祖母劉流落蜀

孝經外傳

卷三

三

寶田山莊

隴因日夜禱祀訪問間闕千里卒迎以歸

馮元

元字道宗南海人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按禮變服不爲世俗參薦遇祭日與門生對坐誦孝經而已

寇準

準字平仲下邳人少時不修小節愛鷹太夫人性嚴舉秤槌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母以每捫其舊痕輒流涕及爲使相賞賜金帛還第見乳母泣詢之對曰公之幼也不幸太夫人死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知

今日富貴哉公間言慟哭終身不蓄財產

孫明復

范仲淹在睢陽掌教有孫秀才者索游上謁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又贈如前因問何爲汲汲道路曰母老無以養亦百里負米意耳若日得百錢則甘旨可足仲淹曰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得錢三千以供養不亦可乎於是授以春秋明年俱解去後十年聞泰山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道惡高道朝廷召至太學卽昔日索游孫秀才也仲淹嘆曰貧累大矣倘因循索米至老雖人才孝經外傳

卷三

三

寶田山莊

如明復者將猶汨沒而不見也

黃庭堅

庭堅字魯直分寧人元祐中爲太史事親先意承志無幾微憾身雖貴顯每夕必爲親滌溺器母病經年親藥省膳不解衣帶及以廬墓下哀毀得疾幾殆

梁紹

紹壽州人廣東提幹母病掛冠歸母沒廬墓手植松栢號碧林亭甘露降芝艸生東坡在海外聞其孝節往見之易其亭曰甘露松曰瑞芝

歐陽觀 修

觀字仲賓廬陵人少孤力學舉進士第歲時祭祀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子修字永叔四歲亦孤母鄭太夫人教育之舉進士爲南京留守太夫人疾終宦舍歸葬值陰雨彌月修懼愆期乃禱於沙山之神翌日天忽開霽始克舉事後撰瀧岡阡表勅諸石遺吏齋之並檄郡守董其事渡江風濤大作有龍蜿蜒夾舟幾覆篙師呼曰客有懷寶者乎請投之以禳此厄客曰無之惟碑在焉因共擠之江龍乃冉冉去吏持檄以告郡守

孝經外傳

卷三

五

寶田山莊

沈起

起字興宗鄞人因父疾棄官歸坐劾仁宗謂輔臣曰觀過知仁今以赴父疾而致罪何以厚風俗而勸爲人子者乃特遷之

羅孟郊

孟郊與寧人兒特喪父奉母怡悅承志牧牛長坡莊坐

讀書有山人過而奇之與語告以父喪食未盡山人指示地遂從葬焉天聖中舉進士第三人官翰林學士乞歸養苴草蕭然隆冬母思鱸郊鑿池永池魚躍出鄉人目其池爲曾子湖卒衆立祠祀之

曹雉

雉休寧人登景祐進士以純孝稱父汝弼贈殿中丞燎黃之夕芝生先塋郡上其事詔以所居爲孝芝里

蔣舉

舉字時舉清湘人遊太學一日告其友黃無悔曰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忠既未立孝先可念我其歸矣無悔感其言歌以送之曰秋風起兮白雲飛南國遠兮心欲歸歸心切兮親庭闕復相見兮在何時

徐偉

偉臨湘人母沒毀瘠咽血數升舉孝廉不就去之陸渾山中教授生徒依之以居者三百餘家歲荒貧不舉子者偉資給之人感其義所舉子皆以徐爲名偉八子皆知名時號徐氏八龍

祝唯

孝經外傳

卷三

五

寶田山莊

確字永叔歙縣人少時父母將爲議婚逃避累日家人問其故曰審爾恐疎父母膝下也親喪日上食如禮夜不離柩寢一兄一弟先後死熙河不憚萬里徒步以歸其喪

陳繹

繹奉親竭誠凡親之所欲無遠邇必致之作慶老堂以娛其親王介甫贈詩云種竹管疑出冬笋開池固合湯寒泉

徐積

孝經外傳

卷三

三

寶田山莊

積字仲車山陽人三歲喪父旦旦環之甚哀事母晨夕必衣冠定省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應舉入都不忍捨其親徒載而西比登第同年其致百金爲壽却之廷臣薦其孝廉神宗詔賜粟帛爲楚州教授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耳母臥臥苦枕塊衰經不去體雪夜伏墓側哭慟不絕聲學士呂溱過其廬適聞之爲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垂涕也卒謚節孝先生

朱壽昌

壽昌字康叔揚州人七歲時父守雍生母劉氏爲嫡母所妬出嫁民間及長行四方求之不得既仕飲食罕御酒肉言輒流涕母子不相見者五十年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時年七十餘矣事聞於朝詔還就官數歲母卒涕泣幾喪明

侯義

義應天府楚丘人家貧無產歸田以事母里人有葬其親而遽返者義母過其塚泣謂義曰我死其若是乎義乃感激自誓而不欲言但慰其母曰勿悲義必不爾母卒力自辦塋畫則負土築墳夜則泣臥柩側妻子困置不給田主資以餼糧

孝經外傳

卷三

三

寶田山莊

詹惠明

惠明婺源人熙寧間父坐事當死惠明詣郡門曰身願代罪以報罔極恩家有二弟足以養母以大艾灼頂明日趨庭斷右耳血出淋漓郡守憐之以狀聞詔減其父罪

郭用孚

用字仲先建熙寧間遷固縣令嘗遊蘇軾之門聲譽藉甚親喪哀毀篤至既塋願墓三年郡守欲以八行薦力辭

穆修

修字伯長汝陽人舉進士母以自負觀以塋日誦孝經喪祀不用浮屠爲佛事

王庠

庠榮州人父夢易攝興州爲部刺史所中錮三秩罷歸卒母向氏飲聖憲后之姑也庠居父喪哀憤深切謂

孝經外傳

卷三

三十九

寶田山莊

弟序曰父以直道見擠毋撫棺誓言期我兄弟成立贈復父官乃許歸葬相與勉之思制科先君之遺意也吾有志焉遂閉戶窮經史百家傳註之學未幾當紹聖諸臣用事罷制科庠嘆曰命也無愧先訓以之行已足矣崇寧中應能書爲首選上書論時政下第徑歸奉親養志不應舉者八年大觀中州復以庠應詔庠曰昔以母年五十二求侍養不復顧仕今母年六十乃奉詔豈本心乎後以弟序升朝贈父官始克塋墓而母卒終喪復舉八行太學考定爲天下第一詔表其門

許俞

俞宣城人少失母事父供給甘旨必盡珍異嘗隨計偕安輿扶侍稅舍輦輟與妻子共食粗糲父年垂八十謂俞曰觀汝登科之後沒於地足矣祥符中果登第授沔陽從事扶侍歸海臨別業即路有日父疾沉篤俞晝夜不怠以至澣濯必親或問故俞曰澣濯於家人之手慮其厭怠也父喪摧毀幾至滅性或歷父經由之地涕泣累日嘗過琅山別院馬上忽泣下僕御問其由曰我父曾寄此也

孝經外傳

卷三

三十九

寶田山莊

司馬光 康

光字君實夏縣人初登第除奉禮郎時父池在杭求食蘇州判官以便親許之丁內外艱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子康字公休丁母憂勺水不入口者三日光薨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爲世俗事蔬食寢於地遂得腹疾服除爲著作佐郎兼侍講竟以腹疾終

杜諒

諡字漢臣黃巖人父剛嚴諒獨失愛惻惻不自容伺顏色而後進繼喪父母號慟晝夜不絕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卜塋徒跣負土爲墳往來十餘里自浚塘澗泥水沒胫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血流以漆塗之每覆一畚必三繞墳號而後去既塋遂菱舍墓旁人往視之輒遺去日一飯不葷雖虎狼交雜泰然無所畏

劉民先

民先字聖任五季之亂避地入閩遂居崇安熙寧初累與計偕至禮部輒不合慨然曰吾親老矣不可闕甘旨孝經外傳 卷三 三 寶田山莊於是屏居潭溪作一枝堂朝夕奉養惟謹後以特奏釋褐乃謂人曰吾豈貪一命者哉顧因是可養親耳母年九十果榮封崇安縣太君

孔收

收字寧極隱居汝州事親盡禮廬墓三年臥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

汪與成

與成銅陵人一家百八十口盡死於建炎之難獨遺與成後三年改塋其父念母骸骨不存刻像侍養十年而

後附塋哀動鄰里邑令林楠以詩贈之有事死如生子道難古來不獨數丁蘭之句

鍾伯

伯字少游龍南人元豐舉進士通判宜州喪親盡哀有羣鳥數百日集其廬因名感鳥堂

顧忻

忻泰州人十歲喪父以母病茹素祈禱每鷄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室問其所欲如此者數十年未嘗離左右母老目不能視物忻日夜號泣於天母目復明年九

孝經外傳

卷三

三

寶田山莊

十餘無疾而終

黃用中

用中之父死於兵母亦被掠時用中年幼逃遁及壯求母四方逾十年得於京師州里咸稱爲黃孝子

夏依

依字載道休寧人早孤奉母曹氏孝養備至既塋廬墓生瑞竹其節自十以下駢而爲一以上岐而爲二又生芍藥並蒂者二鄉人號其堂曰雙應凌待制唐佐爲記其事

張汝明

汝明字祖舜廬陵人元祐間舉進士徽宗召拜監察御史即日劾蔡京等執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病瘵行輒踣夢父授以服天南星法用之驗

史聲

聲沿海人幼失母家貧侍父日以採樵給養自食粗糲恒不飽登元祐進士迎父就養至中途病卒聞訃不顧家屬罄身四日夜奔赴喪所哀慟幾絕扶柩還家寢苦枕塊包土培塿三年未嘗與人談笑

孝經外傳

卷三

三

寶田山莊

吳淵

淵字道甫宣州人五歲喪母哭踊哀慕如成人後官浙東提舉丁父憂詔起復力辭詔書之府曰人道莫大於事親事親莫大於送死苟冒哀求榮則平生大節已掃地矣他日何以事君時丞相史嵩之方起復或曰得毋礙時宰乎淵弗顧詔從之

仰忻

忻字天貺温州人力學篤行年五十餘執母喪躬自負土廬墓側有慈烏白竹之瑞

歐陽守道

守道字公權吉州人少孤貧力學里人聘爲子弟師主人脯其每食舍肉密歸遺母爲別設一器馳送乃肯食鄰媼兒無不感動嘆息後擢進士第遷秘書郎

黃琮

琮字子方莆田人元符登第爲長溪尉遭父艱邑令以千緡爲贖辭徒步扶輿歸還閩縣旋以母老丐歸及母喪甘露降於總帷三日郡縣廉訪琮曰豈敢以冥冥要人欺君耶

孝經外傳

卷三

三

寶田山莊

李穆

穆字孟雍陽武人母常臥疾每動止輒側皆親自扶掖乃稱母意後穆坐秦王事劾吏其子惟簡給祖母以穆奉詔鞠獄臺中及責授爲省郎還家亦不以白母每聞日陽爲入直卽訪親友或遊僧寺免歸既於牽復母終弗之知及居喪思慕幾至滅性

張觀

觀其陵人拜左丞丁父憂哀毀過人既練而卒初爲秘書郎其父居業方爲州從事因上書願以官授父真宗

嘉之以居業爲京官及觀貴居業由恩至太府卿常過洛嘉其山川風物曰吾得老於此足矣觀於是買田宅營林樹以適其意早起奉藥膳然後出視事未嘗一日廢也

彭乘

乘字利建業陽人舉進士嘗與同生登州國寺閣皆瞻顧鄉關有從宦之樂乘獨西坐悵然曰親老矣安敢舍晨昏之奉而圖一身之榮乎冀日奏乞侍養

陳天隱

孝經外傳

卷三

三

寶田山莊

天隱字君舉蘭谿人早孤効力事母母卒將塋時六月如焚乃先期祝天陰此人皆晒之已而果應既雲霧始散人皆異之

童少舒

少舒字師仲蘭谿人父亾負土築塋廬於墓有靈芝生紫蓋之祥郡守薦於朝

金景文

景文字唐佐蘭谿人親沒廬墓夜有五色光曜射於墓上人皆見之咸淳間縣令沈應龍以景文天隱少舒名

表聞請立碑建祠名三賢堂

任盡言

盡言字元受幼孤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盡言自言老母有疾其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語話稍多或憂喜稍過皆朝暮候之無毫髮不盡臟腑間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而後知也張魏公作都督屢辟之力辭曰某方養親若得一神丹可以延年必以遺老母不以獻公也况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止

朱熹

孝經外傳

卷三

三

寶田山莊

熹字元晦婺源人就傳時授以孝經一閱題上曰不若是非人也紹興中舉進士隆興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

岳飛

飛字鵬舉湯陰人母姚氏飛從戎留妻侍養高宗渡河河北淪陷訪求數年不獲俄有自母所來者寄牒云爲語五郎勉事聖天子無以老嫗爲念也飛遣人迎之往返十有八次然後歸奉之母有痼疾藥餌必親調後宜

撫襄陽母卒與子雲跣足扶輓歸不避途潦燕暑將佐
顧代役謝却之路人無不流淚既塋廬墓上遣使撫問
降制起復飛連表哀訴乞終喪云以孝移忠事有本末
若內不能盡事親之道外豈復有愛主之忠上悉封還
其章親札慰諭不起勅監司守臣請之又不起責其官
屬以死請之乃勉起復屯襄漢三年不解衰經

趙文澤

文澤麗水人六歲廬父墓有田鼠啣花白鶴營巢之異
大觀初詔賜粟帛

孝經外傳

卷三

孝

寶田山莊

黃槩

槩字平叔龍溪人父疾傾貲求醫或言不爲子孫計槩
曰苟疾得愈雖子孫飢餓何憾父年九十六母年九十
九臨卒曰爲人子若爾當有以報後槩妻將彌月夢其
舅姑曰某月某日降生果生子彥臣官朝散大夫封槩
承議郎賜緋子孫科第不絕

葛書思

書思字進叔第進士調建德主簿時父已老迎養不就
書思曰會子不忍一日去親側豈以五斗移素志哉遂

乞歸養十年餘居喪哀毀骨立盛暑不釋苴蓆終禪不
忍去塚舍卒謚曰清孝

黃駟

駟字公碩南康人居父喪乏產於堂前其葉累百政和
中登第調崇安尉

錢堯卿

堯卿樂清人年十二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則抑情忍
哀不欲傷其意母謂族人曰是兒愛我如此多知孝養
矣卒能如母之言及母喪倚廬三年席薪枕塊雖疾病
不飲酒食肉既塋慈烏百數脚土集隴上

孝經外傳

卷三

孝

寶田山莊

劉潛

潛定閩人嘗知蓬萊縣代還過鄆州聞母疾亟歸母死
潛一慟遂終其妻復撫潛大號而死時人傷之曰子死
於孝妻死於義

毛洵

洵吉州人舉進士凡守四官以親老解任執藥調膳嘗
而後進不之寢室父母相繼而卒持鍾荷土以爲墳手
舁而黔親友不能識廬於墓朝夕哭踊凡二十一月諸

生請問經義對之流涕未嘗言文抱疾歸數日卒

郭義

義興化軍人客錢唐聞母喪徒跣歸每一慟輒嘔血家貧人有所饋不受聚土爲墳手蒔松栢而廬於墓旁

古諫

諫曲江人母病願瘡不能言乃夜虔禱北斗母忽大呼曰夢一道士執水盂以柳枝灑明日願消疾愈後爲本州安撫人稱爲古神卒

王珠

孝經外傳

卷三

子九

寶田山莊

珠字仲淵吉州龍泉人素以純孝稱罹親喪之數本產墓側倒植竹以爲杖復生枝葉

林願壽

願壽字喪世晉江人母楊氏嘗苦背瘍潰爛徑數寸願壽曰敗膿在中寢蝕旁肉若拭則不堪痛楚乃俟其熟睡潛舐敷藥而愈

錢滂

滂字仲伯海陵人家貧而事親甘旨獨豐親疾藥必嘗而進居喪哀毀骨立悲動隣里

張根

根字知常父病蠱戒鹽根爲淡食母嗜河豚及蟹母終根不復食母方病每至鵲鳴則少蘇後不忍聞鵲聲

蕭振

振字德起平陽人調婺州兵曹任滿歸告其親曰家世業農有田可以奉甘旨振不願仕後拜監察御史以親老乞補外上不許而奏曰臣事親之日短事陛下之日長指心自誓今日之事父母乃他日之事陛下也

趙葵

孝經外傳

卷三

子四

寶田山莊

葵字南中衡山人知滁州母卒求解官不許及塋乞追服終制又不允葵上疏曰臣時於艸土被命起家勉從權制先國家之急而後親喪也今釋位去官已追服居廬乞從發制亦不許再上疏曰臣昔者奉詔討逆適丁家難然哀疚之中命以馳驅之事移孝爲忠所不敢辭是臣嘗先國家之急而效臣子之義親恩未報寢踰一紀食稻衣錦俯仰增愧且臣業已追衰麻之制伸苦塊之哀負土成墳倚廬待盡喪事有進而無退固不應數月而除也及命提舉洞霄宮不拜

葉惟周

惟周松溪人少孤事母竭力母多病又自外家避疫還其家死者六七人惟周在側頃刻不離疫不能染母病旋愈及母終哀毀骨立喪塋一循家禮鄉人稱之

林象

象字商卿幼孤隨母鞠於外祖家以故得盡讀六經百氏之書紹興初嘗爲僉樞徐俯禮致而終不肯受其薦奉母歸閩菽水盡歡母沒衣衾棺槨宅兆必盡其誠終喪寓跡法華庵傍所居軒曰聽雨小園曰意足徜徉於

孝經外傳

卷三

聖

寶田山莊

其間孝宗屢召以疾辭不就卒年七十自號萍齋

楊富老

富老麗水人七歲喪父廬墓三年不返感木生連理烏鵲來巢之異紹興中詔賜粟帛錄付國史

吳復古

復古字子野揚野人居父母憂廬墓後去其妻子築庵麻由山中絕粒不食間遊四方然一無所求待制李師中於世少所屈獨見復古稱曰白雲在天引領何及東坡穎濱暨一時名士皆傾下之

李植

植泗州人靖康初補廵功郎湖南向子堽使督犒師銀兩數百艘自淮趨濟卒以計達高宗大悅曰得一士如獲拱壁時秦檜當國植丐辭奉親十九年不仕母卒廬墓有白鷺來草之祥後歷知數州以寶文閣學士致仕卒謚忠襄著有臨淮集

高登

登字參先晉浦人爲太學生紹興初上疏萬言秦檜惡其譏已編管密州奉母舟行至封康間阻風方念無以

孝經外傳

卷三

聖

寶田山莊

供晨膳忽有白魚躍入

趙伯深

伯深父子偕宣和間爲隸州兵官屬會兵動燕雲子偕被檄遼塞上伯深時尚幼與其母張畱居隸州旣而金人渡河伯深母子相失子偕亦隔絕建炎二年始得南歸子偕卒伯深尋訪其母二十餘年一旦聞在瀘南乃徒步入蜀問關累年方得其母相持號泣哀感路人

楊芾

芾吉水人每日必市酒肉以奉二親未嘗及妻子紹興

五年大饑爲親負米百里外遇盜奪之不與盜欲刃之
帝慟曰吾爲親負米不食三日矣幸哀我盜義而釋之

申世寧

世寧信州鉛山人紹興間潘達兵襲鉛山父年七十未
及出戶遇賊賊意其有藏金欲殺之世寧年未弱冠亟
引頭願代父死賊感而兩全之

陳少卿

少卿浙人素性純孝母疾求醫不效夜半虔禱於天少
頃金盤有聲視之則丹藥四十九粒也母服之遂愈其

孝經外傳

卷三

三

寶田山莊

禱詞曰減臣之壽以延老母之年諒帝之心必從人子
之請

苟與齡

與齡滁州來安人事親生養死葬力竭而禮盡有芝十
九莖生於墓亭

徐中行

中行字德臣台州臨海人父沒廬墓躬耕養母崇寧中
州舉八行不就客有詰以要名者中行曰使吾以八行
應科彼不被舉者非人數歟吾正欲避此名非要名也

張愈

愈字少愚益州郫人丁內艱鹽酪不入口再葬植所持
柳杖於墓忽生枝葉後合抱

林正華

正華字君輔少入太學卽棄歸養母母卒累日不飲勺
水已而蔬食卜葬於湧泉山鑿石營壙手舁足跣不少
懈旣葬寢苫枕塊號慕不已俄而祥雲滄甘露降烏鳥
翔集虎豹通藏鄉人白於有司旌之

蔡定

孝經外傳

卷三

四

寶田山莊

定字元應山陰人父坐法被繫定詣府請代弗許請效
命於戎行弗許請隸王府爲兵又弗許定知終不可贖
也仰而呼曰天乎父老而刑兒生何益定圖死矣庶有
司哀憐而釋父則雖死無憾矣乃爲狀若詣府者結置
袂間叙陳致死之由冀其父之必免也遂赴水死府帥
聞之驚曰真孝子也立命出其父

杜國寶

國寶邛州人乳時其父遊東吳音信杳然後四十年國
寶遍江淮手揭父名出處間關萬里至韶州得見父時

父爲州都巡因迎還鄉

朱道誠

道誠全州人幼喪父事母極孝母卒廬墓側感冬衍生瑞竹覆其墓詔賜絹米

呂鐘

鐘旌德人事親以孝稱嘗遊宿毫間過潘氏不御酒肉潘惟問之鐘曰遠遊親養弗給而敢自享厚饌乎比去潛賕以金不受

張輝

孝經外傳

卷三

五

寶田山莊

輝字子充永嘉城南人遊太學多士奉爲楷式而以親訃哀毀不勝廬於墓者六年作霜露堂以享有甘露降於庭

趙善應

善應字彥遠餘干人親病刺血和藥以進嘗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曰勿驚吾親露立達旦門啟而後入母喪嘔血瘠毀終日俯首柩傍父終肺疾每膳不忍以諸肺爲羞母生歲值卯謂那免神也終身不食兔

劉泌

泌餘干人嘉泰間舉進士官至泰知政事攝相事八十日以母老乞致養上從之泌自刎以孝著甘露三降庭梅

丘敬

敬建寧人幼孤母爲寇所擄求之四方不得乃刻木肖像晨昏侍奉一夕妻饋奠悞侵母像仆地敬哭泣躃踊幾絕欲出其妻因卜塋文溪之上服喪三年人稱其里曰孝鄉

陳燾

孝經外傳

卷三

五

寶田山莊

燾電白人瞽目十年矣母死將塋燾欲扶柩至塋或止之燾曰母生我鞠我今日入土忍以疾辭燾躃一二里雙目頓開

錢益

益東莞人親喪及禪足跡不出寢室或促赴省試曰至試期則服除矣益曰忍舍親喪而行乎復遲三年赴省試登淳祐進士第

呂蒙琰

蒙開封人事親至孝父卒塋邑之杜潭不忍舍去居墓

下久不返子琰憂懼不已乃即其母所塋曰龍崗者築室其旁竭力成之迎養於其中四十年一日焚香跪坐而逝琰理喪事畢悉以家務屬諸子自居龍崗獨廬戀慕不返榜其門曰報慈用父詩句也後以子貴封廸功郎

呂宣問

宣問字季通開封人六歲失母既長將訪所生以池陽當蜀道乃求調錄事參軍凡蜀客經過必託其物色之臨滿秩有仙井兵報之曰母尚在棄官如荆門果得母

孝經外傳

卷三

哭

寶田山莊

相失四十餘年母子復如初時母年七十矣

陽大明

大明字和甫南康人親喪廬墓地極深遂無人烟惟畜白鷄伺晨一夕狸捕鷄入石穴越夕雷震石四裂狸死

錢褒

褒晉江人母卒培土築壙結廬居山輦腥不入口形骸毀瘠終制方返著有志孝六篇

陳乞兒

乞兒年九歲母喪衰毀躬負土爲墳高一丈廣六十步

人憫其幼助之則泣拜而辭

孝經外傳

卷三

哭

寶田山莊

孝經外傳卷之三終



裴嗣興	穆崇	龔仲賢
王世名	顧仲禮	錢迪
岑義	周炳	王弼
呂賢	師達	金彥文
厲季先	許欽	王中
桂恭	趙讓	謝佑
崔永	趙巖	季厚禮
紀賢	葛泰	干纓
洪祥	傅海	曹昌
三		
柏英	毛玘	甘澤潤
江昭	閔玄	戴瑱
倪神保	單植	洛忠
王原	王弘裴	孫瑾
沈輔	阮珩	孫堪
亢良玉	金洲	魏素
李帙	吳鴈	朱瑱
包實夫	馮履祥	陳清福
侯英侃	易直	聞宗時

馮行可	毛愷	賴汝威
邵祥	汪存	李文欽
崔克昇	許立德	解禮
班言	舒倬俊	羅天奎
鄭泗	陽可幸	秦涇
凌汝祥	楊乙	巧兒
孝經外傳卷之四目錄終		
四		
實田山莊		

孝經外傳卷之四

元

三載

焞字晉翁弟焞字召翁焞字恕翁婺源人父沒相與廬墓朝夕致鹽沃土食如平生既除喪率不廢著有歷代人臣正邪龜鑑世號三載

廖人俊

人俊寧都人元初父死於寇母亦被掠時俊甫十歲與

孝經外傳

卷四

寶田山莊

祖母居既長覓得父骨於叢塚間又遍訪母間已沒於滄州欲往負骨異母弟不許遂刻像合葬焉吳徵有文記其實

王問

問須城人父性乖戾不甘淡泊悶悶力營奉無闕甚得歡心父嘗臥疾夜然燈室中火起燬已蔽戶乃笑入解衣蒙父抱而出肌體灼爛而父無少傷

樊淵

淵字浩翁句容人幼失父奉母避兵茅山兵至欲殺其

母淵抱母號哭以身代賊而釋之母因發誓哀感行人服闋奉神主事之起居飲食十年如平生憂急交薦淵不忍去墳墓終不起

楊侯斯

侯斯字曼清富州人父來成宋鄉貢進士侯斯幼會讀書尤刻苦晝夜不少懈父子自為師友事親菽水粗具而必得其歡心既有祿入衣食稍踰於前慷慨然曰吾親未嘗享是也故平生清儉至老不渝

廉希憲

孝經外傳

卷四

寶田山莊

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世祖時官中書平章政事丁母憂循古喪禮慟則嘔血不能起寢臥艸土廬於墓旁宰執欲起之相與詣廬問號泣聲竟不忍言幾有詔奪情起復希憲不敢違旨然出則素服從事人則衰絰及喪父亦如之

王思聰

思聰安塞人素力田農隙則教諸生得束脩以養親母喪盡哀父繼娶楊氏事之如所生以家多幼穉侵父食別築室曰養老堂朝夕定省久而不怠嘗病劇思聰

憂甚拜祈於天額膝皆成瘡得神泉飲之愈後復失明思聰聾之即能視

微微擔古思氏

微微擔古思氏幼喪父事母篤孝稍長母沒慟哭頓絕既葬居喪有禮每節序祭祀哭泣常如袒括時年四十餘思慕猶如孩童每見人父母則嗚咽流涕人問故曰人皆有父母我獨無是以泣耳

張紹祖

紹祖潁州人奉父避賊山間賊至執其父將殺之紹祖

孝經外傳

卷四

三

寶田山莊

泣曰吾父者德善人不當害請殺我以代父且若等非父母所生乎何爲害人父也賊怒以戈擊之戈應手挫銳因感而相謂曰此真孝子不可害釋之

不忽木

不忽木一名時用字用臣素貧躬自糞汲妻織紉以養母後因使還則母已卒號慟嘔血幾不起

郝經

經金人河南亂民匿窖中亂兵以火熏灼之死經母許亦死經以蜜和寒蕒挾母齒飲之即蘇時經九歲時人

異之金囚徙順天晝則負薪米爲養暮則讀書

烏古孫澤

烏古孫澤至大元年爲福建廉訪使以每年踰八十求歸養長沙歲餘母喪澤以哀毀卒

蕭道壽

道壽興平人母年八十餘事養盡禮每旦候母起夫婦親侍盥櫛日三飯必侍母先然後就食至夕侍母寢然後就寢或母怒必進杖伏地受責謝過候母色喜乃敢退

孝經外傳

卷四

四

寶田山莊

湯霖

霖字伯雨新建人早喪父母嘗病熱思得冰時天甚燠霖累日號哭池上忽聞池中憂憂有聲拭淚視之乃冰泚也亟取奉母疾遂愈

唐頌

頌字德雅番禺人奉養以孝聞連遭父母喪推毀幾至滅性逮塋躬負土壘塚左爲小廬覆以苫茨寢處其中扶服哭踊朝夕奉盥進膳事之如生者六年有甘露降於樹檟郁霏藹彌月不已造訪者見白鹿拾艸廬次咸

異之人稱爲唐大奇

廉惠山

惠山游牙希憲之從子也幼孤言及父輒泣下獨養母而家目不給脂衣糲食不以爲耻母沒哀毀踰禮負喪渡江而風濤作舟人以神龍忌屍爲言乃仰天大呼曰吾將附母於先人神奈何阨我也風遂止

沈垚

垚字君玉母病目或云平旦以舌舐之可愈垚行之三年果復明父患臂疾不能立垚扶掖日不少離間李神

孝經外傳

卷四

五

寶田山莊

鍼者要致之先以身試痛甚恐父不能勝固請止是夜父夢神人語曰汝子孝吾爲鍼之鍼下驚醒汗浹疾遂愈

胡景清

景清龍谿人元兵下漳南時年五歲倉卒失母稍長每念及涕淚漣然辭父尋焉忽於燕市知母處踰年始得之母子不相見者四十餘年事聞詔旌表之仍給驛以歸

宗杞

杞大都人年十九父卒號泣絕而復甦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過哀成疾自度不起囑其妻楊氏曰汝善守志事吾母遂卒

普汝道

汝道濟河人少孤母高氏嘗寢疾晝夜不去側一日母屏人授以金珠若干曰汝素孝可善藏之汝道泣拜曰父母起艱難不肖恨無以報恩尚敢受此乎竟悉讓於弟母卒哀毀踰禮不御酒肉蔬食終制

余丙

孝經外傳

卷四

六

寶田山莊

丙遂安人幼喪母泣血成疾父凶不忍葬結廬古山下殯其中日閉戶守視有牧童遺火延殯廬丙與子亟撲不止欲投身火中同樞俱焚俄而暴雨火滅

王士弘

士弘延安人父疾篤乃傾家貲求醫見醫卽拜遍禱諸神叩額成瘡父沒哀毀盡禮廬墓三年足未嘗至室墓上奇雀來巢飛鳥翔集與士弘親近而相狎終喪而建祠於塋前朔望必遙奠祭雖風雨不廢也

鮑壽孫

壽孫歛人至元中盜起與父皆被獲父子爭相代死盜仍兩持之忽林間大風起羣賊疑兵至駭散父子俱得免

祖浩然

浩然字養吾浦城人至元間黃華盜起掠其母以去浩然纔六歲不相聞者二十八年日夜思慕福建帥府檄爲書院長將之任忽有告以母在河南而不能名其地遂惻然棄職辭父進等之間關數千里得見於唐州奉以來歸

孝經外傳

卷四

七

寶田山莊

陳彥廉

彥廉餘干人父商於閩溺死海中彥廉有才名交遊多一時名流最與黃子久友善居硤石東山終身不至海上日子久必欲拉同海上觀濤不得已隨至城郭乃泣謂子久曰陽侯吾父仇也恨不能如精衛以木石塞之何忍相見子久亦爲之動容不看而返因爲作仇海賦

吳國保

國保雷州人父喪廬墓哀毀大德間境內蝗害國保田

無損

邵敬祖

敬祖宛丘人父母相繼沒河決不克葬殯於城西乃露俟其側風雨不去友人哀之爲葺艸舍庇之前後居廬六年兩髀成濕疾

胡光遠

光遠太平路人母喪哀思不輟一夕夢母飲食魚晨起無從購祭行泣至墓早有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嚼痕上人轟傳聚觀有獺出艸中浮水去始知是獺所獻

孝經外傳

卷四

八

寶田山莊

陸思孝

思孝山陰樵者母老病劇醫禱久不效思孝欲割股爲糜以進忽夢寐中若有神人授以藥劑思孝得而異之卽以奉母母疾遂瘳

劉通

通家貧業農母卜氏好聲樂每炫技者以簫鼓至門必令娛侍或自歌舞以悅母心卜氏目失明通誓斷酒肉禱之三十年不懈卜氏年八十五忽復明

尹莘

人遊學京師忽夢母疾心恠之馳歸母已亡
屋毀骨立每鷄鳴而起手治祭饌諸墓所哭奠
之風雪不廢父嘗病疫幸侍奉湯藥衣不解帶嘗其糞
以驗差劇夜則禱於天曰幸母亡不能見父病不能治
爲人子若此何以自立於世願死以代父數日父愈

孫抑

抑遭閹中之變幸父母妻子避兵平陽之栢村有亂兵
至拔刃嚇抑母求財不得欲斫之亟以身蔽請代受斫
母乃得釋而抑父被掠去或語之曰汝父被驅而東矣

孝經外傳

卷四

九

寶田山莊

然東軍所得掠民皆殺之汝慎無往就死也抑曰吾可
畏死而棄其父乎遂往出入死地屢瀕危殆卒得父以
歸

葉雋

雋字良弼松溪人祖母年高足疾不能動履雋昇而起
臥者五年至正間盜死於賊傾家賞募壯士從間道入
賊境殺其渠魁載父屍以還事聞授南豐州同知力辭
不拜廬於墓次自號湛慮樵者

高必達

必達建昌人五歲時父明大忽棄家遠遊莫知所適既
長晝夜思慕乃娶妻以養母遍訪四方歷十餘年始得
見於黃縣金真道院中號虛明子學道三十年矣叩頭
乞歸奉養雋至鄉人稱之

李奉先

奉先葉縣人父卒既塋泣曰憶兒時父嘗戒家人曰兒
幼弗令入林野慮有驚怖今親沒一旦棄於此吾心惻
然安所忍乎乃結廬於墓次植樹數百株時呼爲孝子
林

孝經外傳

卷四

十

寶田山莊

王薦

薦福寧人父疾醫不效禱天滅筭益父壽果得延一紀
母嘗病渴思瓜時冬月薦至深嶺值大雪仰天而哭忽
見畝石間青蔓離披有二瓜焉摘歸奉母渴頓止

賴祿孫

祿孫汀州寧化人延祐間賴寇作亂乃負母挈妻入山
寇至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寧殺我毋傷我母時
母病渴覓水不得祿孫含唾哺之寇相顧駭嘆不忍害
反取水與之有欲掠其妻去者衆寇責之曰奈何辱孝

子婦使歸之

姚玘

玘淞人元季奉母避兵至河上無舟可渡母泣曰追兵且至吾誓不受辱遂欲自沉玘急挽母俱溺水中頃之負母出已過河矣爲淮兵所執疑其從苗中來傳之漕上軍得辨白帥賢之署爲部史玘朝夕念母泣以告帥遂去母病思食魚有猿致白魚於門長盈尺湘臺聞而辟之以母老辭不就

周樂

孝經外傳

卷四

十一

寶田山莊

樂瑞安人方國珍竊據温州拘其父置海舟上樂隨往事其父甚謹一日賊酋遣人沉其父於江樂泣請曰我有祖母幸畱父侍養請以已代不聽樂抱父不忍捨遂同死

李茂

茂大名入徙家揚州母目喪明禱於泰安山三年復明忽夜失火延燒千餘家及茂廬返風而滅

靳昂

昂曲沃人兄榮爲奎章閣承制學士奉母王氏官於朝

母沒昂與兄護喪還家至平定大雷雨水驟至昂伏柩上榮呼之避水昂不忍舍去遂爲水所漂沒後得王氏柩於三里外詔賜孝子靳昂碑

劉琦

琦臨湘人生二歲而母氏遭亂陷於兵琦獨事其父稍長思母不置常歎曰人皆有母而我獨無輒歔歔泣下及冠請於父往求其母徧歷河之南北淮之東西數歲不得後於池州之貴池迎以歸養其後十五年而父沒又三年而母沒終喪猶蔬食

孝經外傳

卷四

十二

寶田山莊

王庸

庸歸信人母有疾夜禱北辰至叩頭出血母疾遂愈及母卒哀毀幾絕露處墓前旦夕悲號一夕雷雨暴至鄰人持寢席往欲蔽之見庸所坐臥之地獨不濡濕咸嘆異而去

黃贊

贊臨江人父求官京師時贊年幼留江南及長聞其父娶後妻居永平乃往省之則父沒已三年矣庶母聞贊來盡挾其貲去更嫁拒不見贊號泣謂人曰吾之來爲

省吾父也今吾父已沒思奉其柩歸而窆之莫知其冀
苟得見庶母示以葬所死不恨矣尚忍利遺財耶久之
聞庶母居海濱亟裹糧往庶母復三日不納庶母之弟
憐之與偕至永平屬縣樂亭求父墓又弗得贊哭禱於
神一夕夢老人以杖指墓處曰見此碑即可得明日就
其地求之庶母之弟曰真是已殮時有某物可驗啟朽
棺得父骨以歸

張子英

子英建寧人幼孤侍母王氏元季盜賊擾攘妻子俱被

孝經外傳

卷四

三

寶田山莊

掠子英負母逃避備經險阻寓居黃溪偏書為養母嘗
思婦與孫寢食不安子英跪曰但得母安妻子可復返
賊退遂奉母歸妻子亦果得還

史彥斌

彥斌邳州人至正中河溢邳邑墳墓多壞斌母卒塋時
慮有後患為厚棺刻銘其上明年墓果為水漂彥斌縛
艸人置水中仰天祝曰願天默佑假此靈芻指示母棺
所在自乘舟隨艸人所之行三百里經十餘日艸人止
於林中果得母棺焉

石永壽

永壽新昌人事親謹慎晨夕必問起居承候顏色元末
兵亂父被執兵欲殺之永壽亟抱父請代兵遂殺永壽
其父獲免鄉人哀之

呂祐

祐晉江人元末郡城破有卒拔刀脅其母索財不得祐
奪其刀手拊俱落仆地良久復開目視曰母幸無恙兒
瞑目矣

易文炳

孝經外傳

卷四

古

寶田山莊

文炳襄陽人隨父徙居沔陽父喪廬墓三年不見齒時
人敬慕多遣子弟從之遊稱為易孝子居前有池產蓮
一蒂二花咸以為孝所感

張志清

志清少事親孝極耐辛苦東游球牢山舊多虎清結艸
居之虎皆避徙然頗為人害清曰是吾奪其居也後家
臨汾地大震城郭邑屋摧壓死者不可勝記清所居裂
為二無損焉

魏敬益

敬益容城人居母喪哀毀骨立有田僅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自我買四莊村之田十頃環其村之民皆不能自給吾深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僅守餘田可無餒也乃呼四莊村民諭之曰吾買若等業使若等貧不聊生有親無以養吾之不仁甚矣請以田歸若等衆聞皆愕然不敢受強與之乃受而言之有司有司以聞丞相賀太平曰世乃有斯人哉

王克已

克已父沒負土築墳廬於墓側醵高緹兵暴掠縣民皆

孝經外傳

卷四

十五

寶田山莊

逃竄克已獨守墓不去家人呼之避兵克已曰吾誓守墓三年以報吾親雖死不可棄也俄而兵至見其身衣衰絰形容憔悴曰此孝子也遂不忍害竟終喪而歸

劉思敬

思敬事其繼母杜氏少失怙養之至無異親母父年八十兩目俱喪思敬負父避於窟穴中有兵至欲殺思敬思敬泣曰我父老矣又無目我死不足惜使我父何依乎兵憐之皆免於難

祝公榮

公榮字大昌麗水人隱居養親親沒柩在室竈災失火公榮力不能救乃伏棺悲哭其火自滅塑二親像於堂朝夕事之如事生焉

蔡恢

恢字汝大南康人事親菽水盡歡遠近咸稱之至大間郡長燕只不花厚禮之聞於朝命未下年九十有八卒

過宗一

宗一海鹽人父早喪事母勤謹張士誠陷姑蘇時負母逃遇寇以身蔽母中數鎗賊捨而去

孝經外傳

卷四

十六

寶田山莊

潘應定

應定嘉興人母喪廬墓哀號無間時有桂花變色白鶴來翔之瑞左丞周伯琦爲書雙頑二字揭於墓所

曾德

德漁陽人宗聖公後裔母早亡父再娶左氏遊襄陽樂其土俗因家焉亂兵陷地遂失左氏德徧達南土求之五年乃得於廣海間奉迎以歸孝養備至

高源

源僉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劾常州路達魯花赤

民田及他不法事恕懼走賂權臣阿合馬以他
事誣源既繫獄一日忽釋之莫知所由先時源所居鄰
里多阿合馬姻戚素知源事母至孝至是問源坐非辜
悉詰阿合馬曰源孝子也非但我知之天必知之况媒
藥之罪非寔若妄殺源悖天不祥阿合馬因感悟

張起巖

起巖章丘人少處窮約下帷教授躬致米百里外以養
父母撫弟如子教之宦學無不備至

尹夢龍

孝經外傳

卷四

七

寶田山莊

夢龍母喪負土爲墳結廬居其側手書孝經千餘卷散
鄉人讀之有萃鳥集其塚樹

張恭

恭似師人以兵部符署案牘親老辭歸侍養掃理先墓
身負水灌松栢父喪過哀侍母馮氏尤謹歲凶恭夫婦
採野菜爲食而營奉甘旨無乏母有疾恭手除溷穢喂
哺飲食且嘗糞以驗疾勢天曆初西兵至河南居民悉
竄恭守視母疾項中一劍不去母驚悸而沒恭居喪盡
禮人稱孝焉

龐遵

遵永平人母病腫三年不起忽思食魚遵求於市不得
復求於港口歎恨不已忽有魚躍入其舟作羹以獻母
母悅而病瘥

徐允讓

允讓山陰縣人遭元末兵亂允讓以妻潘氏奉其父安
避兵山谷間遇寇砍安頸流血允讓抱安大呼曰寧殺
我勿殺吾父寇卽捨安殺允讓將辱潘潘給曰我夫已
死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則無憾矣因縱潘聚薪焚其

孝經外傳

卷四

八

寶田山莊

夫火方熾潘卽投火中死寇驚嘆而去安得不死洪武
間有司以孝聞上以允讓能捐生以救父死潘氏能全
節以盡婦道詔旌孝節之門

丁鶴年

鶴年其先西域人至正間舉進士卜日塋父霖雨不止
鶴年仰天號泣翼日雨霽塋畢雨如初兵亂後失母墓
所在悲慕深切夢母告以塋所卽其地得之見母屍正
中一齒如潑復嚙指滴血試之良驗遂改稱父壠人呼
丁孝子

趙一德

一德新建人元兵南伐被俘至燕爲鄭畱守家奴歷事三世號忠幹至大間一德請於其主鄭阿思蘭及其母澤國太夫人曰一德自去父母得全生依門下者三十餘年矣故鄉萬里未獲歸省雖思慕刻骨未嘗敢言今父母已老脫有不幸則永爲天地間罪人因伏地涕泣不能起阿思蘭母子皆感動許之歸期一歲而返一德至家父兄已沒惟母在年八十餘一德卜地塋二極畢欲少畱事母懼得罪如期還燕阿思蘭母子嘆曰彼賤孝經外傳

卷四

十九

寶田山莊

明

晉府西河王

王朱奇溯母病渴王仰祝天甘泉湧出病愈建醮酬謝雙鶴飛繞塲前母卒哀毀不勝官塋古栢生花異香襲室

朱勇

勇朱能子性至孝居喪哀慟人不能堪正統初提兵禦虜沒於陣追封平陰王

姚伯華

伯華桐廬人元末寇亂同父母避於閭原山猝遇盜推之崖下伯華趨視已死以二被裹尸擔之從間道奔桐

孝經外傳

卷四

二十

寶田山莊

江夜無舟渡俄漁人棹小艇來載登南嶂復擔至姚家山採木葉掩尸以木錐掘土既饑不任又慮盜窺晝伏夜作踰宿穴成負二骸殞焉痛哭嘔血去明興時時悲思痛二親死非其所冬月擁爐泣淚炭爲不然祭祀執爵哀哀呼父母如在膝下每憶逃難之日困乏艸履幾不免乃以一銀釵購得之自是閒卽手織艸履以施貧者而弗取直終其身如有孫八人吏部尚書夔河南泰政龍最顯

季煦

洪武中官吏有罪者輸作城役季用任福州僅五月以罪當輸季用病謂其子煦曰吾力竭矣煦奮曰爲人子而不能脫父之阨何以生爲具以狀聞上哀之乃赦季用復其官時因季用得復者十四人皆羅拜季用謝曰微君有孝子吾等骨皆城土矣

魏文昌

文昌率客入父獲死罪繫武昌獄文昌詣闕上疏願以身代高廟許之臨刑語其弟曰謹事二親如吾生時也遂伏法時年十八歲朝野哀之

孝經外傳

卷四

三

寶田山莊

錢遜

遜字謙伯母病侍湯藥久而不怠及卒廬墓終喪明初薦用

鈕政

政安邑人父死廬墓墓前有麻一株冬夏常茂一鳥栖其上政哭鳥亦悲鳴

程通

通字彥亨績溪人洪武中領鄉舉入太學聞父沒於外哀訪至江西之吉安始得奉喪以歸厥後以祖平遠謫

陝西上表乞釋之其畧曰臣幼失父止有祖坐法流陝西遠隔四千里外今年七十有四雖然無依臣無父祖猶父也祖老而無子孫猶之子祖孫二人更相爲命今邊徼健士如林豈少臣祖一老卒乎辭極懇切上持其章不下密命驛召平至立殿之東並召通使西嚮立顧謂通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視哽咽上嘆曰孝哉此人命兵部除其籍

程其祿

其祿歙岑山人母病願以身代母喪之後日食僅粥十有四年有大蛇環土室欲噬祿祿泣告以母故蛇即去自廬墓後終身不入閭閻

孝經外傳

卷四

三

寶田山莊

梁庠

庠麻城白果人母王氏篤疾庠身不離榻衣不解帶者三載里人稱爲苦孝

陳圭

圭字錫玄黃岳人洪武中父叔弘罪當死圭奏願代父上書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欲赦其罪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當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遂聽圭代

父死

王世澤

世澤字胤大新都人生一歲父客死留一詩扇囑遺孤及長索扇亦亡多方重購得之每展閱淚盈盈下年九十哀慕如初先是扶柩歸道遇虎人從驚散虎仰視澤垂首而去

饒鳳翔

鳳翔安陸人爲郡諸生事父母竭力逮喪坐臥柩旁奠告如生廬墓六年始歸朔望猶往雨雪不廢

孝經外傳

卷四

三

寶田山莊

戰正

正字德義高密人父喪於大寧正建梓取父骨偏訪弗獲仰天號泣忽一老人備告之遂破中指滴血裊負而歸後中鄉舉不仕

魏敏

敏肇縣人洪武間舉進士授吏科給事中母病請告歸皆未至而母卒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廬墓三年旦夕哭奠如初喪

鮑燦

燦字時明新安人母余氏年七十兩足俱病疽醫藥經年不效燦晝夜吮之不泝旬愈時客居汴周王聞之書存愛二字表其堂

譚紀

紀字廷憲蓬州人父有足疾扶持四十年不少間父沒泣血三年不御酒肉建思親臺時登悲痛至老不替

李得成

得成涑水人母張氏避兵自投於河得成夢母在河水下乃臥水七日水釋得之洪武中舉孝廉遷尚寶司丞

孝經外傳

卷四

三

寶田山莊

蘇旻

旻字舜夫嘉定人父病竭力迎醫弗愈及卒哀毀疾甚負土治墓結廬寢食其中一日雨水侵墓荷鍤決之獲金百錠盡買藥治棺以施人父產悉讓諸弟

馮璪

璪慈谿人父失明臥床褥凡十五年璪事之惟謹家貧里人王鐸延之家塾每有珍味璪輒不食鐸覺之必先餽其父然後饌璪始食父有老婢病璪爲奉湯藥或訝之璪曰吾父存日賴其周旋若忘之是忘吾父也縣

令欲疏以聞瓌曰此子行之常若以希褒錫是市名也
力辭

莫轅

轅字吳仲吳江人父繫獄將刑轅年十一願代父死理
官奏而釋之一日鄰火偪其居轅躍入火中抱母以出
鬚着盡燎鄉人謚爲貞孝先生

呂師賢

師賢字愚卿幼失怙恃年十三時叔父琴山無子訓育
之欲使爲嗣對曰賢賴叔父教養之恩固不敢忘然先

孝經外傳

卷四

五

寶田山莊

人無別子使某嗣叔父則先人無嗣矣叔父求子娃之
佳者嗣之琴山如其言而賢益刻志孝養叔父沒服喪
三年年一百零三歲無疾而終

喻德昭

德昭臨川人父移鳳陽時方六歲父母俾所親育之年
十四詣鳳陽求之越十年得見父於漢中屯所而母已
沒乃扶歸比葬廬墓哀慟常如初竟卒於墓旁

趙說

說麻城仙居鄉人以詩書教授生徒父母同日死居喪

盡禮泣血廬墓感二白鶴馴擾墓側正統間旌表其門

郝安童

安童永州祁縣人父戍定邊卒安童應補役以母老無
他兄弟供養且有姑守節老而無依亦仰給於童因詣
闕陳情太祖以爲孝子詔免其軍役復其身

鄭英

英字伯華事親勤謹父老病劇虔禱於東嶽行祠求以
身代父病隨愈越數載卒哀毀踰禮既葬舉明經以母
老辭母數遭疾侍湯藥未嘗解帶親爲滌溺器及母卒

孝經外傳

卷四

五

寶田山莊

竭資產營墓復以明經孝弟舉授廣西南寧府經歷

歸鉞

鉞早喪母父娶後母鉞失愛父手提鉞後母輒持大杖
與之曰母徒手自傷家貧食不足贍遂之困頓削削道
中後母復語其父曰有子不家居出外作賊耳父復杖
鉞鉞以機故面黃體瘠每歸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
吞聲竊自飲淚人莫不憐之父卒後母獨與其子居損
鉞鉞因販鹽市中時問母起居致甘鮮焉會歲饑後母
與弟不能自活鉞泣迎母母內慚鉞事之愈勤謹

楊魏

太宰楊魏劾奏畢閉門謝客便服侍母側盥漱卮孟
搔摩扶掖無不親之春日爲村裝額母夫人負之背迤
遞行花叢中婆娑香蔭歡娛竟日旋以養母乞歸母壽
至一百四歲

藍純

純江陵人應貢將赴南雍以父老不行刺史吳彥華曰
只此一念可當孝子父卒廬於墓門不忍歸士林慕之
張宗碧

孝經外傳

卷四

五

寶田山莊

宗魯開封府鈞州人四歲失明二十遭亂負母路氏逃
難其妻扶掖以行歲饑宗魯賣卜以爲養日給不足妻
則採野菜以繼之天下既定乃奉母還故鄉母卒仍求
其前母合葬父墓詔表其孝行

陳榮

榮建寧人天啟中郡城水災民漂沒榮與母兩地隨流
各附一木及達岍卒遇其母先是官舫中一郡守夜夢
神告次午有孝子附舟守艤船以待至日中一木衝岍
則榮附其上焉守驚詰何以孝遽動天榮曰某何知孝

惟一老母頃刻不敢忘耳

唐豫

豫字川之潯南人性篤於孝早失怙恃作蓼莪序以寓
悲思隱居授徒自號樂淡

徐世華

世華字士英父授鄉明初以保障死難世華童年請軍
營扶柩歸葬爲賊所掠泣告曰華不辜悍失怙母老
無依賊憐得釋母病頓天願代果卒耐難文側鄉人稱
其慕爲忠孝塚

孝經外傳

卷四

六

寶田山莊

翟嗣興

嗣興字華卿常熟人母思食芟時芟始花求之不得嗣
興入水半日忽得三芟宋景濂傳其事

黎崇

崇字好禮南城人居親喪哀毀踰制啜糜飲水三月不
進鹽菜三年不櫛沐終喪猶縞衣諱日輒哭臨不止

龔仲賢

仲賢光澤人早喪父家貧母紡績以撫養之稍長母卒
仲賢痛念不已刻木肖像以奉飲食衣服出入有事必

以虔告朝夕不怠凡十八年如一日鄉人稱慕之

王世名

武義孝子王世名年十七父爲人殺世名恐殘父屍不敢出理乃陽與息密購一刀上銘報仇二字母與妻不知也服闋遊邑庠又三年生一子忽語母曰兒可死矣遂遂殺仇者赴邑請死邑令憐而欲全之世名曰殺人者死國法也奈何以吾廢法乎竟不食死孝廉張鳳翥爲之傳

顧仲禮

孝經外傳

卷四

三

寶田山莊

仲禮保定人幼孤歲因見蝗食其田苗泣曰吾將何以養母乎俄頃大風蝗盡散去苗竟不傷

錢勉

勉更生之子更生坐事當刑勉求以身代上許之死時年十八更生得僥老而終

岑義

義邳州人父泰母蘇氏義竭力供甘旨之養母疾籲天願減年以壽母母自義朝夕祗之目復明父母卒苦塊幾毀合葬距山下跣足負土成墳歷三年甘露降於

墓樹

周炳

炳舞陽人事母隗氏定省無遺母病思食獐肉乃四出求之弗得擬次日入山是夜忽有獐入其室殺以啗母病尋愈

王弼

弼徐州人十歲喪父哀毀幾絕洪武中以薦知樂安縣迎母就養母病籲天以身代母年九十卒躬負土廬墓三年哭泣不輟召拜文華殿大學士辭不稱朝廷不允

孝經外傳

卷四

三

寶田山莊

欲以風勵天下之爲人子者尋改通政司右叅議致仕仍旌表其門曰孝行

呂賢

賢字良器鄆人早遊邑庠父喪母俞氏孀居遂棄業歸養母嘗三遭疫疾而逝賢日夜扶持卒不染值旁室火災勢迫母極賢呼天觸地俄而反風轉燄方得移柩丈許燄復闔室矣

師達

達字九達東阿人少孤年十三母疾危殆思食藤花菜

並出訴求至城南郊外二十五里得之及歸夜已
道遇虎達驚而呼天虎捨之去母食菜而疾愈

金彥文

彥文休寧人三歲喪父七歲舅奪母志祖母高撫育成
童家貧採薪負米以資甘旨祖母沒殯塋盡禮母寡居
迎歸孝養母病齋禱備至得愈

顧孝先

孝先少貧父稅識京師身往代白其事後父遭疾卒扶
柩維艱有助之者白八千里外汝一窮人不若焚化之

孝經外傳

卷四

主

寶田山莊

爲善孝先泣而不聽輒欲自鬻鄉人有仕於朝者賻貨
之竟得歸塋

許欽

欽績溪人年十六教授於鄉兄弟貧以已田讓之獨養
父母有疾湯藥必親調告天求以身代父母相繼卒哭
聲人不忍聞

王中

中登封人家業農母沒廬墓三年身被裘麻日食芥粥
旦夕哭奠未嘗櫛髮易衣墓側無水浚井四丈餘不得

泉中環井再拜頌天泉乃湧出

桂恭

恭慈谿人父宗蕃邑庠生以楷書預修永樂大典書成
將授官得疾告歸恭甫八歲卽能承順顏色侍奉湯藥
頃刻不離左右來問疾者見語意相得卽具饌設欸以
悅親心父性嚴急稍不適意輒怒不食恭跪床下候怒
解方起涸廁沐浴未嘗委之婢僕四十年如一日東鄰
火迫父不能起恭抱父號慟須臾風止火滅後恭得疾
類其父忽有老人授以丸藥出門不知所達恭服之病
遂起

孝經外傳

卷四

主

寶田山莊

趙讓

讓肥城人家貧幼孤俯力以供母母卒號泣絕而復蘇
廬於墓旁有虎夜至讓但悲傷虎自避去後有奴入廬
讓告止有米數升以爲母忌祭資賊感歎以百錢遺之

謝佑

佑字廷佐桐城人少孤事母至孝嘗讀書於牛背正統
成進士歷官山西布政致仕卒母喪未終遺言以衰經
爲殮以終吾喪

崔永

永字彥齡海鹽人七歲喪父其母更適里人桑慎從成
海南永思母不置遂徒步走海濱行次瓊州得見母會
慎沒永求歸母所司不可乃哀請於許之歸舟遭風
母失水永入水負母得活而永竟以寒疾終布政使茹
大素葬祭之海南人至今稱崔孝子云

趙巖

巖堂邑人母凶奉父甚謹家貧嘗借貸以供給艱苦不
使父知父沒令母塋建祠墓側圖親容事之如生永樂

孝經外傳

卷四

三

寶田山莊

中旌其門

季厚禮

厚禮無爲人晨昏奉親下氣怡色父母終廬墓六年不
食鹽味子立居厚禮喪亦不御酒肉廬墓三年母沒又
廬墓三年孫廷春於宣德間母喪結廬墓側茹蔬飲粥
者三年猶一日人謂其一門純孝云

紀賢

賢字若愚任丘人少孤竭力事母顧氏弟四人呱呱仰
給維持哺鞠以至成立每日必視母寢定然後就室著

家範數十條終其世同斃者五十餘人咸化其德賢先
母卒囑其子曰塋吾必傍吾母壽域以畢吾廬墓之志

葛泰

泰字文彬績溪人老母病篤思食生梅時八月無存者
泰遇梅樹輒撫之涕泣忽得二枚如初熟者

干纓

纓字應庵和州人里塾師之父沒盡哀不茹葷不作佛
事廬墓終制而後歸又十三年母沒哀毀如父喪有司
欲舉旌典纓力辭曰職分之所當爲顧纓何人敢當盛

孝經外傳

卷四

三

寶田山莊

典

洪祥

祥字士高黃梅人父友璋病癘祥侍臥起粥餌衣被垢
穢必躬治之垂一載餘父念其勞久乃強起語曰我病
少愈可無須人汝姑去弟留一僕侍我祥佯諾其夜仍
伏父榻旁夜半父起呼僕不寤力怠而仆忽有一人掖
之驚曰爲誰祥曰兒也父子於暗中相持大哭父曰天
乎兒孝至矣疾良已祥竭力承事得優游十餘年始卒
悲思不置嘗見父形於醺鴈鏡中年九十七終子六人

俱賢

傳海

海威縣人父沒廬墓三年不令妻子相見建一祠安父母畫像晨昏奉奠夜有虎來墓所海正色視曰我爲父母生死所不恤虎遂去

曹昌

昌字德隆壽州人父斌有隱志好遊覽山水邇來汴洛久而不歸時昌甫三歲及長辭母求父跋涉三年知父已死朝夕號泣已而負骸骨歸塋周王賜孝子詩

孝經外傳

卷四

三

寶田山莊

栢英

英江都人爲延安衛指揮父卒哀毀幾絕廬墓三載感狐兔爲侶景泰中詔旌表

毛玘

玘字國珍任人以進士授蒙陰知縣先是母久失明玘迎養官舍懇祈於天母目復明某泰政以均徭役至意有所需玘曰殘下媚上吾不爲也卽解任奉母歸

甘澤潤

澤開州人與其弟潤俱以純孝稱自爲兒時凜若成人

能以色養歷官御史旣而謫滁州天順改元召還至張秋聞父沒痛哭擗踊幾絕徒跣三百餘里歸塋廬墓蓬首垢面旦夕泣奠晝夜期年有兔及蛇遊墓旁馴擾如常弟潤事母霍氏謹篤有司以聞並旌表

江昭

昭字希賢歙縣人母病中夜稽顙北辰祈以身代母病中若聞香氣疾遂瘳嘗以母命入山視茗有虎咆哮而至昭神色自若徐云昭身無足惜奈老母何虎俯首而去

孝經外傳

卷四

三

寶田山莊

閔玄

玄浮梁人幼失父誠心事母母沒廬墓服闋復追父喪三年仍服除三十餘年廬墓如居喪日

戴瑱

瑱字守溫少孤母病藥需鰾魚和劑時值嚴冬瑱解衣入水捕得之及母沒哀毀過常尋以疾卒邑令袁公道爲營塚空題其墓曰方岳之北唐嶺之南孝子之風流千百年

倪神保

神保連江人幼失父母常念罔極莫報與妻林氏禱於天欲得一木而枝刻一親像奉祀入石屏山求之果見二木相對乃拜祝曰此水果可刻吾父母當自動者三祝畢果三動遂僱工取直募匠刻之夫婦奉祀一如事生三十年不少替

單植

植六安人父會誠卒於京植哭踊奔赴歸葬廬墓晝夜號泣鄰婦至爲糜食貧甚飢粥不繼鄰人輟食以餽之非不受有司欲上聞辭曰此分內事也何異可聞

孝經外傳

卷四

三

寶田山莊

洛忠

忠官至清浪叅將早孤奉母備至母卒哀毀不勝塋時秋雨連旬至期晴霽事畢復雨如初

王原

原文安人父珣困於里役語妻張氏曰吾單弱有田數十畝不能支役將逃焉張氏留之珣竟去張撫原獨居原少奉母孝及長問父容驛不能言既娶月餘跪母前曰兒雖貧父與俱歸母因兒過矣父久出生死不可知更云之原仰天號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兒不得父

不生還泣與母別初走涿鹿已徧歷齊魯間一日至田

橫島時日西斜颶風甚急禱於叢祠因宿焉夜夢入古

刹正當午有僧與原飯一盂曰此莎米也味苦吾爲汝

流以羹羹乃肉汁忽祠門軋然有聲驚而視一丈人策

杖入問原奚自原實對且語以夢丈人曰日當午南方

也莎艸根附子也謂以肉汁附子膾也若急去於山寺

求之原如丈人語趨清源而上渡淇水聞輝縣之帶山

有夢覺寺心動造焉寺有火者訪之即其父相持大哭

然父絕無歸意原白於主僧泐林泐林曰天作之合非

孝經外傳

卷四

美

寶田山莊

人力也強之歸原後生男六人孫曾十數人鄉里以爲

孝感云

王弘裘

弘裘字子治歙州人幼失恃嘗聞母欲以杠濟外家山口裘鳩石爲梁成母志人稱孝子橋

孫瑾

瑾丹徒人父沒停柩未塋嚴冬跣足而步事繼母唐甚謹唐患癰疽親吮之即愈唐雙目喪明瑾旦夕舐之復明及卒卜日將葬時春苦雨連夜號天旦復開霽甫掩

曠復雨

沈輔

輔字良弼父箴母黃氏輔嘗他出忽心動汗流亟馳歸則母癰潰不可收矣哭踊絕水粒者三日父患疾數焚祝願以身代及沒廬墓妻翟氏事姑舅孝養備至弘治中旌其閭曰雙孝

阮珩

珩字國用順德人遊邑庠兄死告歸而事其母無心仕進督學潘某巡視至邑強令就試見其文優令復學補

孝經外傳

卷四

三九

寶田山莊

廩應試皆辭一二老成述其孝行於潘潘為文以彰之又贈詩有百尺樓高孝子居之句

孫堪

堪字志任中武舉第一歷官都督僉事父燧為宸濠所害徒步千里負骸骨歸葬行路悲酸母卒又北走齊魯號天而望觀慟哭不置竟殞人稱為父忠子孝云

亢良玉

良玉臨汾人事父母能色養得其歡心母卒廬墓側朝夕哀號有芝艸叢生棗栗如蓮之異

金洲

洲字士敦嘉定人事父幾諫繼之以泣居母喪哀毀骨立動不違禮嘗知永康有善政以不任勞瘁忽嘔血而卒學者稱為沐齋先生

樸素

素為新安衛所鎮撫幼孤事母極孝年十六母喪塋間政山去家十里每日至墓泣拜雖雨雪無間後得壽九十七邦人敬慕之

李轅

孝經外傳

卷四

四

寶田山莊

轅奉母至孝有客來投宿轅適臨溪烹鷄既具飯不以供客客怒不食轅曰老母病思肉不得故烹一鷄不及君也客愈怒而去是夜屋後火起將及廬忽天雨反風火滅鄰人犇視見客仆死火中火炬猶在手

吳雁

雁字子秋南康人事親盡孝居喪執禮以母合塋於父廬墓三載

宋璜

璜威縣人流寇倡亂城陷賊入璜室縛璜父璜哀告願

代父死且紿之曰吾知銀處賊隨之覓不得竟遇害父因得免殯妻李氏年二十三伏尸號慟曰汝能替父死妾獨不能替夫死耶不食者三日其姑以撫五歲兒解之乃撫嬰成立爲諸生守節二十餘年清苦始終如一

包實夫

實夫力學明經事親勤謹一日獨行忽遇虎啣其衣曳至林莽中實夫曰汝欲食吾肉何憾念父母垂老缺終身之養虎知吾乎虎乃起復曳其衣至故處而去

馮履祥

孝經外傳

卷四

四

寶田山莊

履祥字君德慈谿人嘉靖中倭賊犯縣履祥隨父出奔賊偏傷父左手履祥以身蔽之泣訴曰此吾父也願無加害寧殺我賊竟刃之死其妻袁氏遁於靈山時孕已彌月夢一紅面神告曰汝夫爲父死不可使無後當與汝一子次日果生賊欲入境亦見紅面神扼要路馬皆策之不前乃靈山驃騎將軍神威之庇與得兒夢符

陳清福

清福南康人正德間父禮鰲臨陣失事當斬而追捕者遂逮清福至軍門清福默然無難色代父死之

侯英侃

英字世傑開州人與弟侃俱以孝稱年十三時母鍾氏眼疾憂泣輟食兄弟每夜祈佑越四十九日疾愈英官江西按察使母死計聞號泣犇還與侃同廬墓有白鷺數千旦夕飛鳴塋前

易直

直字子順宜春人少讀小學及朱氏家禮卽躬行不倦父廷選少違其意卽叱怒直跪伏終日不命之起不起父疾直嘗糞苦尋愈及再疾以糞味甘爲憂父竟卒嘗

孝經外傳

卷四

四

寶田山莊

遇寇至抱母哀痛不離賊亦舍之服闋例應貢念祠基無所主上書求解諸生籍於是結廬陽崖山奉母讀書自得

閔宗時

宗時鄞人幼喪母奉繼母陳承順篤至倭賊突至舉家竄避宗時扶父出而遇賊脅取金錢不得拔刀欲殺其父宗時以身翼蔽泣求自代遂飲刃而死尸諸田間父遂得釋家奴李三抱宗時幼子不忍舍去亦被賊截左耳並剗其面履死履甦人共傷之

馮行可

御史馮恩疏言三奸下獄子行可尚幼於長安街刺血書疏言臣父幼失怙賴祖母舍飴哺之不幸忘逆鱗之戒遽陷大辟念祖母年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臣父死祖母必死惟冀陛下哀憐縛臣置辟而赦臣父得以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戮臣不傷臣心臣被戮不傷陛下法通政陳經見而憐之爲封上世宗動容曰忠孝乃出一家耶斌死戍雷州凡六載赦歸行可甫冠舉鄉試後穆廟御極恩已七十餘進太理寺丞而特旌行孝經外傳

卷四

聖三

寶田山莊

可孝子以表其廬

毛澄

愷字達和江山人登嘉靖進士授御史直聲聞天下言事忤旨謫寧國推官自奉甚薄事母甚孝母遭疾輒泣禱弗解衣母卒郡僚屬遠道馳奠悉反賻金時有孝過黔婁廉方伯起之譽

賴汝威

汝威南康人粥蔬饌母弟匿母衣物輒潛置償之溫清如稚子者三十年母以廬墓自悲養薄遂終身茹素

邵祥

祥行唐人爲博野令未任卽馳歸省父父病則親嘗湯藥日夜憂懼求以身代及卒過於哀毀以致成疾卒於塋所有孝行碑在焉

汪存

存字廷堅歙人隨父商歸舟宿邑之汝灘天未明父捨舟先歸人言前路多虎存不待飯冒雨雪追四十里始及父果遇虎山陬存泣告天願虎傷已母傷吾父虎竟去

孝經外傳

卷四

聖四

寶田山莊

李文欽

文欽字天存麻城人弘治間舉孝廉判南陽以母老乞養不許知陝州未幾棄官歸養母卒哀毀骨立居鄉質直人咸慕其風槩云

崔克昇

克昇內黃人父遭疾醫弗能療克昇取父大小便嘗之以審輕重卒治得瘳年九十九歲終克昇塋祭一遵家禮跣足負土築墳廬墓三載

許立德

立德文穆公長子母汪夫人患瘧苦不能殮亦終日不
殮母沒以積餓衰毀氣三日復蘇彷彿見母送之歸既
卜地葬母日夕悲號其側文穆公聞之假病召入燕侍
時念母慟哭文穆公亦慟哭恐傷父心每念欲哭輒掩
面走他所盡哀而後還

解禮

禮鄢陵人父母沒負土壘墓手植松栢樹數千株欲闢
井以資灌溉偶出廬行數步如有人來附耳曰此地有
井及掘果得一井

孝經外傳

卷四

甲五

寶田山莊

班言

言臨淄人母卒欲廬墓以待父不克終志及父卒遂廬
墓六年歲旱邑中獨雨人以爲班氏之所兆云

舒倬俊

倬俊旌德人年十二母王氏病篤每泣禱祖墓願以身
代一日倬中整毒強之藥勿飲泣語母曰昨夢祖來云
許代母矣兒死事小有母在得善兒父兄若弟不至
失所兒無憾矣遂瞑未幾母病果愈里人題其墓曰代
母墓

羅天奎

天奎南康人幼失怙稍長學藝營生奉母必誠必敬母
以哀痛悲切喪禮自盡廬墓三年每遇疾風迅雷輒匍
地號哭

鄭泗

泗字子魯歙人母病歷醫不效禱於北辰願以身代母
病尋愈後父母俱喪廬於墓側寒暑不輟有紫芝白鶴
之異

陽可幸

孝經外傳

卷四

甲六

寶田山莊

可幸南康人父早逝無遺產事母菽水盡歡及母卒居
喪持禮廬墓三年

秦涇

涇字汝清平湖人幼喪母哀毀不勝喪除像事之如生
及事繼母失愛事之益謹撫異母弟尤篤卒回繼母心
父臥病鄰火及臥所扶昇不及涇但叩頭頷天風反火
滅

凌汝祥

汝祥句容人家貧力耕養母母沒廬墓啜粥凡三年不

反私室朝夕哀哭不輟

楊乙

乙武進圩橋人嘗為酒家傭所獲貲悉携歸養親暇時
潛悲泣主人窺見詰之嗚咽不能對一日忽告去留之
不得曰父母年高恐一朝不測抱恨終天將還為承歡
計耳去而行乞每得食雖極飢不敢嘗得酒肉輒歌唱
以悅之如是者十年父母相繼亡復乞棺脫已衣以殮
置嚴寒赤身弗恤葬於野露宿墳旁日夕哀號而卒

丐兒

孝經外傳

卷四

四七

寶田山莊

長洲之相城有一丐兒每詣沈孟淵所請丐凡所得多
不食沈令人賙其所遂至野所一舟雖陋頗潔有老嫗
處其中丐出物列陳母前傾酒跪奉伺母持杯方起跳
舞唱山歌以娛母以為常母死丐不復見

孝經外傳卷之四終

孝經外傳卷之五目錄

周

女媯

漢

淳于女

緱氏女

程氏女

盧氏

海州賈氏

孔融女

曹娥

陳孝婦

叔先雄

文姬

南北朝

孝經外傳

卷五

寶田山莊

孝婦

唐

木蘭

謝小娥

唐夫人

高愍女

章氏二女

周廸妻

孝娥

饒娥

呂氏

張氏女

元

程孝婦

閻氏

戚氏

明

錢孝婦

儲福妻

李氏女

趙娥

永興王氏

胡氏

賀氏

常州婦

孫復儒妻

貞孝姑

孝經外傳卷之五目錄終

孝經外傳

卷五

二

寶田山莊

孝經外傳卷之五

楚黃李之素定庵編輯

周

女媚

趙簡子伐楚與津吏期津吏醉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女媚請以身代曰妾父尚醉恐心不知非而體不知痛也簡子釋其父弗誅將渡小機者一人媚請願備父役簡子不許媚曰湯伐夏左驂北驪右驂北驪黃而放桀武王伐殷左驂北驪右驂北驪而克紂君但欲渡耳用一婦

孝經外傳

卷五

三

寶田山莊

人何傷因發河激之歌以鳴其意簡子悅歸納幣於其父娶之

漢

淳于女

淳于緹縈太倉令淳于意之少女也意無男有五女詔獄當刑嘆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悲泣隨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文帝憐愍

其意釋之因除肉刑

緱氏女

緱氏女名玉陳留外黃人爲父報仇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玉申屠蟠時爲諸生進言曰王之節義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旌表其孝况在清聰而不加哀矜乎配善其言乃爲讞得赦死論

程氏女

女德與人盜殺其父兄掠女去隱忍數年以計脫告之刺史顏真卿捕盜磔於市女剝其肉以祭父兄

孝經外傳

卷五

四

寶田山莊

盧氏

鄭義宗妻盧氏畧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盜數十持杖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惟姑在室廬冒白刃至姑側爲賊捶擊幾死賊去後人問何獨不懼盧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急尚相赴救况在於姑而可委棄乎若萬一危禍豈空獨生

涿州寶氏

東漢郡有孝婦寶氏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不肯姑曰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婦

迫死其母吏捕驗治婦自誣服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姑也太守竟殺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自祭表其墓即日大雨歲熟

孔融女

孔融爲北海相曹操忌其威望害之女年七歲二子年八九歲寄他舍聞父被收主人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久活何賴知肉味耶兄號哭而已或言

孝經外傳

卷五

五

寶田山莊

於操盡收之女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遂延頸就戮

曹娥

娥上虞人父盱善巫祝午日迎神泝濤而上溺死無覓尸處時娥年十四沿江號哭乃投瓜於江曰父在此瓜當沉旬有七日瓜沉娥投江而死抱父尸出

陳孝婦

孝婦陳州人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臨行囑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奉養吾不還

汝能養吾母乎婦曰諾夫果死於役婦養姑愈加勤謹紡績以爲業居喪三年絕無他念其父母哀其無子而早寡也欲強嫁之婦曰夫去時屬女以養姑女既許之夫養姑而不能卒許夫而不能信何以立於世欲自殺父母懼乃止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八十餘終罄貨其所有以塋之終奉祭祀

叔先雄

叔先雄隸爲人父泥和永建初爲縣功曹縣長遣拜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沒雄號泣晝夜生男女二人

孝經外傳

卷五

六

寶田山莊

並數歲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爲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其弟賢夕夢告之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水上

文姬

文姬趙伯英妻李固女孝而有智聞父被梁冀誣害泣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豫藏弟樊噲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之門生王成曰君執義與先公有古人節令以六尺勢君李氏存滅在此矣遂變服以

命入徐州備酒家王成匿其弟賣卜於市比梁冀誅遇赦還文姬對其弟慟曰先公正直爲漢忠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慎勿以一言加梁氏聞者悲感

南北朝

孝婦

婦不知姓氏年十九劉曜時嫠居陝縣事叔姑甚謹毀面自誓不嫁後叔姑病死其姑有女在夫家先從婦乞假不得因誣殺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群鳥悲鳴尸上盛夏暴尸十日不腐經歲不雨曜遣呼延謨爲

孝經外傳

卷五

七

寶田山莊

太守知其冤乃斬姑女而以少牢祭其墓謚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

唐

木蘭

木蘭女子父病不能從軍爲有司所苦因代父戍邊十二年始歸人無知者有戍邊詩傳於世

謝小娥

小娥南昌人嫁段居正居正與小娥父作賈江湖並爲盜所殺小娥亦被傷漂水中經夕而活流轉乞食至上

元妙果寺慶父曰殺我者車中猿門東帥夫曰殺我者
承中走一日夫娥書此廣求智者辨之元和間李公佐
罷江西從事泊舟至寺尼僧述之李忽然了悟曰殺人
者申蘭申春也小娥徧訪得之乃詭服爲男子託傭蘭
家心憤貌順者二載一日蘭與春皆醉小娥斬蘭首大
呼捕盜鄰人並擒春時潯陽張太守嘉其孝節免死娥
竟爲尼以終

唐夫人

山南西道節度使崔瑄博陵人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

孝經外傳

卷五

八

寶田山莊

比先是瑄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
事姑孝每旦櫛縱笄拜於階下卽升堂乳其姑長孫夫
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集宣言無以
報新婦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

高愍女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濮
陽歸天子前此者有質妹妹與其母兄者使彥昭守濮
陽及彥昭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憐
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爲婢衆皆許之妹妹

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皆不免何獨生爲其母
與兄將被刑咸拜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爲忠臣宗族
誅夷四方神祇尚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
遂就死太常謚之曰愍

章氏二女

章預二女新安人母程氏與二女登山採桑母爲虎所
攫二女號呼搏虎母獲免終身侍奉不嫁刺史嘉之蠲
其戶稅名其所居爲孝女鄉

周廸妻

孝經外傳

卷五

九

寶田山莊

廸洪州商人携妻之江都唐末楊行密圍城軍士乏食
市肆殺人賣肉廸妻曰窮蹙至此勢難兩全君有老母
在不可不早歸養請賣妾以備行資遂自詣屠肆得金
與廸別廸不信追至肆中則妻首已在案上矣

孝娥

孝娥池州人父爲鐵官冶鐵不流娥懼父得罪投爐中
鐵遂湧注今池州府有孝娥祠

饒娥

娥樂平人父漁於江風作舟覆沉其屍娥年十四哭水

上不食三日死鄉人異之爲立廟柳宗元碑紀

呂氏

呂氏名良晉江人父仲洙病殆良子與妹俱刲良焚香祝天請以身代時夜半羣鴉飛噪空中有大星燿燿者三次日父瘳太守真德秀表其居曰懿孝

張氏女

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楊氏歸則乙死於庫莫知殺者當事疑楊有私殺乙以滅其

孝經外傳

卷五

十

寶田山莊

口遂劾治楊並逮其女拷掠無寔不勝苦毒女謂其母曰母以清潔聞奈何受此汚辱寧死不可自誣女今訟冤於天言終而絕於是石泉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恐懼太守疑其獄久具衣冠禱於天俄假寐坐廳所恍若大猿墜前驚寤呼吏卒索之不見有門吏忽言張氏饋食之人曰表大太守悟使吏執表至曰殺人者汝也表色動遽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云盜盜庫金會乙歸遂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纔數日獄上榜其居曰孝感坊

元

趙孝婦

孝婦應城人早寡家貧備織於人得美食必持歸奉姑白啖不厭蠶繭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體次兒得錢百緡買杉木治之棺成置於家南鄰失火時風烈甚婦扶姑出避而棺重難移乃撫膺大哭曰賣兒得棺無能爲我救之者風忽轉而北婦家竟免

聞氏

聞氏紹興人俞新之妻也新早沒聞年少父母欲更嫁

孝經外傳

卷五

十

寶田山莊

之聞曰一女二夫烈婦所耻妾可無生可無耻乎姑病在褥子在襁褓妾去之令誰視乎卽斷髮自誓姑久病失明聞奉養不怠每漱口上堂拜天舐其目目爲復明及姑卒家貧無資傭工與子負土成墳朝夕悲號鄉里咸曰欲學孝婦當問俞母

戚氏

戚孝婦名元符舅姑性嚴元符奉事彌謹每謂妯娌曰我得人身生於中國尚爲女子亦所闕也今父母皆死惟舅姑尊耳雖被責亦所不問

明

錢孝婦

晉陵顧成娶錢氏爲媳媳寧母家時疫勢甚盛成母先病諸子婦共八人俱伏枕婦聞言卽趨遑父母力阻之婦曰人之娶妻原爲翁姑生死大事今忍心不歸與禽獸何異吾遂卽死不敢望父母顧也隻身就道病姑見鬼神相語曰衆神皆衛孝婦歸矣吾輩不速避被譴不小卽日八人頓蘇

儲和妻

孝經外傳

卷五

十三

寶田山莊

儲福無錫人初隸燕山衛籍福故矜名節靖難師起逃歸後購戍卒入伍福亦在錄中仰天嘆曰吾雖一介下走義不事二君不食死妻范氏年二十有色奉姑甚謹每哭夫則走入山谷中大號不欲聞之姑也家貧一日浣衣水澗見其旁忽生艸若蘇州蕭艸取織蕭售以贖姑姑卒營葬廬於墓側年八十餘卒蕭艸遂不生土人義之葺其廬爲崇孝庵

李氏女

大名善瑜欽州人適葉元瓚長子年三十自十八事舅

姑極勤謹已雖飢寒凡飲食不敢嘗啖以奉舅姑病甚家貧不能召醫乃祈告天地願以身代舅姑病頓蘇

趙娥

趙娥酒泉人父安爲季壽所殺娥兄弟俱病死自傷父仇未報乃袖劍白日刺壽於都亭詣縣曰父仇報矣請受戮令欲釋之娥曰不敢偷生枉公法也會赦免

永興王氏

王氏有女五歲失明而季年三十父死伏尸哭淚盡以血其少妹舐其血左目忽明

孝經外傳

卷五

十三

寶田山莊

胡氏

胡氏欽州吳輝甫妻舅舉三子議析箸胡願留養姑舅年八十憐他孫不振輒減膳遺之胡知更豐其膳姑臨終語胡曰婦至孝猶能恤吾寡女乎胡遂巡而膳之時人譽曰女中曾子

賀氏

賀氏兗州民家婦夫典販遶來州郡賀爲婦未旬夫卽外出經數年始歸歸數日復出不聞一錢濟母給妻問悲呼爲不肖子所得之利別於他處給小妻賀雖知每

夫還欣然承事未嘗微露母於飲食並言小妻事其子
自慚非理毆其妻賀亦不之懟母老病凍餒切骨婦紡
織資之所得備值盡歸姑既而寒不營衣饑不飽食姑
又日加凌虐婦益敬謹下氣怡聲雖閉室無人所亦無
怨嘆夫嘗挈小妻至家賀以女弟稱之待之殷勤殊無
愠色爲婦三十餘年夫在家前後無一載能勤力奉養
始終無怠

常州婦

常州一村媼老而盲惟一子一婦婦一日方炊未熟而

孝經外傳

卷五

十四

寶印山莊

其子呼之田所婦囑姑爲畢其炊媼盲無所覩飯成捫
器貯之誤得溺器婦歸不敢言先取其當中潔者食姑
次以餽夫其惡者乃以自食良久天忽晝暝其婦暗中
若爲人攝去俄頃開明身乃在近舍林中懷中得小布
囊貯米三四升適足供朝哺明旦視囊米復如故實之
至於終身

孫復儒妻

復儒妻金氏武進人年二十四夫以守節翁病劇六十
晝夜不眠親調湯藥自鬻奩資以供翁費

貞孝姑

施氏女婺源人父母沒遺弟僅二歲家頗厚女恐既嫁
而族人將不利於孺子乃貞不字散家產什之一以避
親族親族戴其惠遂不復忌孤及孤長女爲娶婦時女
年垂四十矣親族請卜婿弟跪泣以請姑亦泣曰我生
死施氏女也若勿強我遂聽其志終身不嫁邑中紳士
私謚曰貞孝姑

孝經外傳

卷五

十五

先君子教讀寶田山莊生平以孝爲首重不獨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蓋五倫百行本於孝其他皆僞也不孝^煥趨庭之下未能一一遵奉常自抱愧今

先君子棄養且十年矣會記易寶時呼^煥兄弟命之曰

吾生平著述無多惟孝經內外傳數卷乃心力所萃

誠教孝之良書也汝曹其身體而力行之他日儻能

梓之以公天下是又在兒之善繼善述也^煥與弟舍

淚跪受卽什襲藏之會幾何時皆容宛在而手澤徒

存丙申筮仕南康春露秋霜已四閱然嘗至今讀子

後跋

寶田山莊

欲養而親不逮祭而豐不如養之薄諸語未嘗不椎

胸頓足涕淚交流也所賴南康民淳訟簡政事之暇

得與梓人商厥梨棗歷今五載告竣未敢云能讀

父書或藉以慰

先君子在天之靈而追不孝之罪於萬一也乎昔

康熙庚子春三月長男^煥謹識於蓉江官署

孝經正文一卷內傳一卷外傳三卷^{湖北巡撫}

國朝李之素撰之素字定菴麻城人是書成於康熙

丙辰以朱子古文孝經刊誤爲本首爲正文一卷

經文每章之後綴以註釋數語詞旨頗爲淺略次

爲內傳一卷雜引經史子集之言與孝經相證佐

者次爲外傳三卷則大舜以下迄於明末孝子行

實也

孝經詳說六卷

〔清〕冉覲祖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書局

刻五經詳說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孝經詳說

二卷》提要

孝經詳說序

嘗謂孝屬庸行何著之爲經蓋以水源木本聖凡不異今古同然也其書自漢唐以來鄭注邢疏不一其人要皆各出己見以期發明經義而已操觚之士因場屋標題試論概視爲弋取功名之具臨文勦襲幾使正旨弗彰夫天性未敦彝常莫講此人心世道之憂不獨區區文字之故也余每思論定一書以正海內緣戴星衡文年年未暇己卯嘉平校士初竣年陽冉太史適以孝經詳說見貽篝燈細讀其考證源流則如淄澠之不可混分別同異復令毫髮之無可疑識超眾有美集諸家直使天經地義千古爲昭

孝經詳說 卷一 胡序 一

嗚呼說之不詳則守之不約太史之教天下以詳正教天下以約也其四書詳說已爲士林標準是集并當樹鵠藝圃遠紹昔聖之心傳近贊

興朝之文治以正人心以淳風俗有功名教豈淺鮮哉抑聞太史笥中尚有諸經詳說待付剞劂吾知得見一斑未窺全豹四方學人必與余同抱此憾而大慰余懷并慰四方學人之懷太史其有意乎

康熙三十八年歲次己卯嘉平穀旦督學使者濟南年家弟胡世藻敬識於大梁官署之澄懷堂

孝經詳說自序

世所習孝經十八章出之漢初顏芝子貞以隸書謂之今文孝經孔壁所出二十二章蝌蚪文字謂之古文孝經經文大較相似劉向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定爲十八章其後宗今文者用鄭氏注而論者謂非康成之書宗古文者用孔安國傳而論者謂出劉炫僞作是此非彼各持一議唐明皇自注孝經以十八章爲正書勒國學是爲石臺孝經當時命元行沖作疏及宋邢昺廣之爲正義列於十三經注疏中而今文行古文廢矣司馬溫公獨信古文作爲指翁朱子據溫公本爲刊誤分經一章傳十四章倣更

孝經詳說

卷一

自序

二

定大學之例未及注釋學者不得宗而習焉元鄱陽董季亨遵刊誤作注名爲孝經大義而其書未盛行明季黃梅瞿罕從朱子所定爲孝經貫注以朱子所刪爲孝經存餘又有考異對問上之朝未蒙頒行世鮮知者此刊誤之所以終爲廢格也陳士賢之注藍本注疏言簡意正讀今文者奉爲科律吾鄉呂忠節公介孺著孝經本義大全或問識解洞徹援引詳備於今文之學集厥成矣然意在進呈頗有浮誇語非儒者注經之體而於王門支流如近谿海門輩世所指爲怪誕不經者亦錄其言使人駭異蓋瑜中之瑕不相掩也余嘗欲依朱子刊誤作訓斟酌董瞿之善

否而損益之購其書未獲又恐於場屋所用有方枘圓鑿

之嫌故緩之乃反覆於十八章彙輯羣言參以己見謂之詳說大抵取之本義大全者居多夫學者派出姚江率皆自任聰明驅經從我不肯俛首虛心體會古人之意而介孺於是經討究不遺力大而提綱挈領小而因文敷義補罅疏壅抉疑剔謬使聖賢授受精神躍然欲出且於朱子之言數數標舉雖與刊誤不相符而未嘗一語涉詆毀姚江姚江家專尋朱子之短者有霄壤之異介孺其始染姚江卒歸正學者歟大全所採或沿舊聞不能割棄余爲芟之之二三如蠅點白去而益瑩起介孺於今日能不爲之首

孝經詳說

卷一

自序

三

肯哉余所以踵大全之後而爲詳說者意蓋如此若夫全經之蘊以人性爲根抵以愛敬爲發用與天地相流通與治道相表裏貴賤同揆幽明無間余不能窺其精深言之而不能暢覽者其自得焉因書以告同志時

康熙己卯中秋牟陽冉觀祖書於村居之遂初書舍

凡例

一 唐明皇注宋邢昺疏列諸十三經中雖無其精深要不可廢注本簡故備錄之疏煩繁故節取之

一 陳上賢明之名儒所注孝經小學久爲士林傳誦立言純正不雜異學以愚說質之同者八九卽有不同亦不敢遽謂今是而前非也

一 呂介孺注孝經有本義有大全又有或問今於其大注標以本義分注標以大全大注分注並採標以本義大全能集諸家之長以補經文之缺學者細心讀之孝道之宏綱細目無不燦然明備矣愚實資之以成書不敢

孝經詳說

卷一

凡例

四

掩其美也若其涉陽明家言者悉爲芟削更欲取大全而重鋟之以俟徐議

一 蔣氏講意先鞭愚所童而習者今釋其言亦頗聯貫間爲採人數條以存舊聞

一 愚所纂四書詳說業已公諸海內各經詳說並藏於笥是時易學後先以付梓嚙諸說於前附己見於後旨以綜其要領編以疏其文義但求其詳不避其淺愚纂書之例衆知是也

一 朱子刊說學者多有未睹今既以習見者垂訓於世亦宜令其知有朱子更定之意故載於十八章後以俟好

學深思者有所興起呂氏或問有足考鏡源流昭揭指歸者亦摘其要而以愚見爲之參評焉

孝經詳說

卷一

凡例

五

孝經詳說卷一

開宗明義章第一

牟陽冉觀祖輯撰

孝經詳說

卷一

開宗明義章

一

仲尼居曾子侍

注仲尼孔子字居謂開居曾子孔子弟子侍侍坐

疏開張也宗本也明顯也義理也言此章開張一經之宗本顯明五孝之義理故曰開宗明義章也第次也一數之始也以此章總標諸章以次結之故爲第一冠諸章之首焉按孝經遭秦坑焚之後爲河間顏芝所藏初除挾書之律芝子貞始出之長孫氏及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等所說皆十八章及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劉向校經籍比量二本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爲定而不列名又有荀昶集其錄及諸家疏並無章名而援神契自天子至庶人五章唯皇侃標其目而冠於章首今鄭注見章名豈先有改除近人追遠而爲之也御注依古今集詳議儒官連狀題其章名重加商量遂依所請大全卷帙既多不得不分章次但題名非古也今文古文皆有古文首二句爲仲尼開居曾子侍坐子曰有參字夫孝二句各無也字今文爲開宗明義章

疏居謂開居者古文孝經云開居蓋謂乘閒居而坐

侍謂侍坐者言侍孔子而坐也案古文云曾子侍坐

故知侍謂坐也卑者在尊側曰侍故經謂之侍凡侍

有坐有立此曾子侍卽侍坐也曲禮有侍坐於先生

侍坐於所尊侍坐於君子據此而言明侍坐於夫子

也

按邢疏云孔子以曾子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

孝經只是孔子言孝之書非孔子自作也邢疏又云

假因閒居自標自字稱仲尼居呼參爲子稱曾子侍

以聖著書爲假其說尤謬居侍自是師弟之常

孝經詳說

卷一

開宗明義章

二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

注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言先代聖德之王能順天

下人心行此至要之化則上下臣人和睦無怨

疏言先代聖帝明王皆行至美之德要約之道以順

天下人心而教化之天下之人被服其教用此之故

並自相和睦上下尊卑無相怨者參汝能知之乎

字甚明當爲定說

陳注至者至善之義要者簡約之名道也德也一也

自其得於心而言曰德自其行於身而言曰道德之

至卽所以爲道之要

本義大全德者人所得於天之性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上下統下文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而言孔子言古先聖王有至極之德切要之道以順天下而天下之民一歸於順故協和雍睦上與下俱無怨尤女知此否蓋孔子欲傳孝道於曾子而其道至大難以輕言故先發端以起問也 董鼎曰德者人心所得於天之理仁義禮智信是也此五者皆謂之德而此舉其德之至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皆是而其大目則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此五者

孝經詳說

卷一

開宗明義章

三

卽仁義禮智之性率而行之以爲天下之達道者也皆謂之道而此獨舉其道之要順者不過因人心天理所固有而非有所強拂爲之也 潛室陳氏曰道謂事事物物當然之理德乃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心者在一人身上只是一箇事物 吳氏曰爲下者順事其上而上無怨於下爲上者順使其下而下無怨於上天地之間一順充塞九族既睦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唐虞成周之盛也

有別字

按首提堯王從大處說起至德要道串看在此爲至

德行之天下爲要道暗指孝說且勿說破以順天下

順字當玩謂順天下之人心而教之孝是人心所同然以所同然教之故曰順教字從下文教所由生看出 民字承天下來和睦推開說天下之民皆孝推之無不盡善因以和協親睦而上下尊卑舉無怨惡也和睦故無怨一串意用字猶以字 孝則必弟更能不犯上作亂則下盡其道自然上之待下亦各盡其道有不和睦而無怨乎 呂氏謂上下統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而言愚謂上下當泛言不必泥此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孝經詳說

卷一

開宗明義章

四

注參曾子名也禮師有問避席起答敏達也言參不達何足知此至要之義

疏參聞夫子之說乃避所居之席起而對曰參性不聰敏何足以知先王至德要道之義

本義曾子聞孔子之言甚大瞿然起敬避席立對

按孝者曾子所素聞而此未露孝字但言至德要道

故曾子以爲不知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

注人之行莫大於孝故爲德本言教從孝而生曾參起對故使復坐

疏既敘曾子不知夫子又爲釋之曰夫孝德行之根本也釋先王有至德要道謂至德要道元出於孝孝爲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此釋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謂王教由孝而生也孝道深廣非立可終故使復坐吾語汝也

本義大全孔子告之所謂至德要道者非他孝也孝統眾善爲德之本本猶根也行仁必自孝始而教化由此生焉所以爲德之至道之要也語將更端曾子猶立故命之復坐而詳語之 虞氏消熙曰夫子言孝不只是孝德凡是道德都是他資助都是他推殘

孝經詳說

卷一

開宗明義章

五

出來譬如樹木有根本就生枝葉誰人止遏得住莫看這孝小了 董鼎曰聖人以五常之道立教本立則道生移之以事君則忠矣資之以事長則順矣施之於閭門則夫婦和矣行之於鄉黨則朋友信矣充擴得去舉天下之大無一物不在吾仁之中無一事不自吾孝中出故曰教之所由生 朱鴻曰孝乃仁之本原仁乃心之全德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孝爲德之本本立則道生自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以至綏中國保四海無一物無一事不在吾孝之中 吳氏曰孔子之言未竟又將更端以曾子

避席起立故命之還坐而聽也

按孝乃百行之根基凡德皆從孝起故孝爲德之本上之所以教家國天下者固非一端而皆由孝而推故又爲教所由生二句亦是一串意 邢疏以德之本釋至德要道以教由生釋順天下至無怨惡謂教所由生纔推所由未及施教只當以德之本應至德教由生應要道有此至德要道故可以順天下而教之以至和睦無怨也此二句收完先王數句意 復坐以下教曾子以所當盡之孝也中有事君云云自是不屬先王

孝經詳說

卷一

開宗明義章

六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注父母全而生之己當全而歸之故不敢毀傷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自然揚名後世光顯其親故行孝以不毀爲先揚名爲後

疏身謂躬也體謂四肢也髮謂毛髮膚謂皮膚 父母全而生之己當全而歸之者此依鄭注引祭義樂正子春之言也言子之初生受全體於父母故當當自念慮至死全而歸之若曾子啓手啓足之類是也毀謂虧辱傷謂損傷故夫子云不虧其體不辱其身

可謂全矣及鄭注見血爲傷是也 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者諸人將立其身先須行此孝道也其行孝道之事則下文始於事親中於事君是也

陳注凡人之身舉其大而言則一身四體舉其細而言則毛髮肌膚此皆受之於父母者爲人子者愛吾父母因以愛吾父母所遺之身常須戰兢戒慎不敢少有毀傷此行孝之始也又須以道修身卓然自立大行於天下流聲於後世使萬世而下賢其子因推本其所生之自而以光顯其父母此行孝之終也本義大全言之身父母全而生之子當全而歸之

孝經詳說

卷一

開宗明義章

七

一有虧毀損傷是爲虧體辱親樂正子下堂傷足憂形於色蓋爲此也 又言孝非惟不毀而已必卓然植立此身於天地之間不愧不怍道則身之所當行者窮則獨行其道達則大行於天下雖無意求名而名自稱揚於後世邇流窮源即父母亦有顯榮若行孝不至揚名顯親未得爲立身也 始終非分先後猶言孝之始基孝之完全爾 立身行道揚名所包最廣不專指得位事君者言事君特行道揚名中一事爾 身者天地之所付也父母之所遺也天地父母原不虛生此身撐天柱地致君澤民繼往開來光

前裕後爲法可傳只此一身承當一有傾顛墜依倚搖奪便立不住所以必要子子楚楚磊磊落落站得住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中立不倚獨行不懼昂然爲天地完人父母肖子富貴功名是非毀譽人情世故都搖動不倒方是立身本領 得位事君固是行道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道必行如此而後大然亦不必專指得位孟子曰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 董鼎曰始言保身之道終言立身之道蓋不敢毀傷者但是不虧其體而已必不虧其行而後方可立身故以是終之

孝經詳說

卷一

開宗明義章

八

按身體髮膚一段照曾子身分說猶中庸告子路抑而強之意 身體髮膚父母生之在子則爲受之守身所以事親故爲孝之始不然奉親之遺體而致毀傷又可言孝乎立身以人品言卓然自立行必合道不但揚名當時而且及於後世使人皆推論其親之積善乃有賢子如是以光顯其父母則爲孝之終事也不敢毀傷以愛身言是淺處工夫故曰始立身行道揚名顯親則有許多事孝道盡矣故曰終 注疏以道爲孝道太拘只是行其所當行之道泛說爲是 呂氏謂立得定方行得不差認立字行字小巧行

道便是立身事非兩層 立身行道揚名顯親下
事君正在此內看出則行道還是得君行道方有顯
應若此處說獨善則下文事君無著落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注言行孝以事親爲始事君爲中忠孝道著乃能揚
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

疏事親事君理兼士庶則終於立身此通貴賤焉鄭
立以爲父母生之是事親爲始四十強而仕是事君
爲中七十致仕是立身爲終劉炫駁云若以始爲在
家終爲致仕則兆庶皆能有始人君所以無終若以

孝經詳說

卷一

開宗明義章

九

年七十者始爲孝終不致仕者皆爲不立則中壽之
輩甚曰不終顏子之流亦無所立矣
陳注夫所謂孝始於聚百順以事親中於盡一心以
事君而終於致百行以立身蓋孝以事親猶爲人子
之常必其得君而事能以親之身廣親之志移孝以
爲忠乃全事親之道然一行未敦而身有不立則卽
爲忠孝之虧故其終尤在能立其身斯爲宇宙之完
人而稱孝道之極也

本義大全申結上文之意孝本愛親故以事親爲始
行道揚名非事君不能全盡故以事君爲中立身行

道以全親之所付方可以爲人子故以立身爲終事

親立身循環無端而事君者所以光大其始終也

曲禮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

又曰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

有業恆言不稱老 又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 南

軒張氏曰以孝於親論之自其粗者知有冬溫夏清

昏定晨省則當從溫清定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

此者則又泛而行之知之進則行之愈有所施行之

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

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 草廬吳

孝經詳說

卷一

開宗明義章

十

氏曰事親者不敢毀傷其大也左右就養等事在其
中矣事君者推愛親之心以愛君也立身者行道揚
名之謂也 陳氏曰上言孝之始終而不及於事君
者謂行道揚名則事君之道在其中矣然所以如此
立言者蓋世之人或有隱居以求志修身以俟命其
必皆事君哉 或曰此總論孝之始終也上文止言
孝之始終而此又兼言中於事君者蓋行道顯揚非
事君不能况四十始仕移孝爲忠亦理之常也

按事親承不毀毀傷一段故爲始但事親二字不止
不毀傷凡溫清定省之類皆可包此正言孝也中於

事君上文未明言蓋行道揚名非事君不可事君二字凡所以盡其職者皆在其中此移孝作忠亦孝也行道揚名固不專指事君而此之事君必說入行道揚名內方合終於立身謂卓然豈立爲宇宙之完人承立身行道孝之終一段故爲終又是雙承事親事君忠孝兼盡而亦只滿孝之分量此三句承上類論語均無貧三句體式申結中又申遞生意合始中終只是一孝可見孝是一生做不盡事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注詩大雅也無念念也聿述也厥其也義取恆念先

孝經詳說

卷一

開宗明義章

七

祖述修其德

疏夫子敘述立身行道揚名之義既畢乃引大雅文王之詩以結之言凡爲人子孫者常念爾之先祖當述修其功德也此經有十一章引詩及書劉炫云夫子敘經申述先王之道詩書之語事有當其義者則引而證之示言不虛發也七章不引者或事義相違或文勢自足則不引也五經唯傳引詩而禮則雜引詩書及易並意及則引若汎指則云詩曰詩云若指四始之名卽云國風大雅小雅魯頌商頌若指篇名卽言句曰武曰皆隨所便而引之無定例也

本義聿語助辭引詩言人能念其祖先而聿修其德則孝之始終盡是矣

按詩意只是謂人豈得不念爾之先以自修其德乎詩德字泛言引來專重孝修德卽指盡孝說方合非謂先祖之功德祖父一例言念祖卽是念親聿字不必訓述先王言德言教此段切示曾子只可言德而引詩露出德字以見始事親中事君終立身爲能盡孝而合乎德之本矣教自屬先王事君者有所未及

旨大全吳氏曰前言至德要道蓋言在上者之孝而

孝經詳說

卷一

開宗明義章

七

通乎下夫孝以下二句結前意也後言孝之終始蓋言在下者之孝而通乎上夫孝以下三句結後意按吳氏所分與愚見合前段通論先王以孝爲教後段切示曾子吾語女處截兩夫孝各宜重看引詩只言德在下之孝可言德不可以言教時講或謂前段輕敘論孝之由後段實指孝之始終也按下文天子之孝分明承德教說則前段亦非輕敘可知講此章言先王之德教而因以切示曾子也仲尼問居曾子侍坐子曰昔者古先聖王有極至之德切要之道以順天下之民心而教之民用是皆和協親睦

上下尊卑之閒無有怨惡女知之乎曾子避席起立對曰參資不明敏何足以知至德要道乎子曰所謂至德要道者非他謂夫孝也德非一端皆因孝而推是孝乃爲德之本也教亦非一端而皆由孝而生是孝乃教之所由生也此先王所謂至德要道以此順天下而教之則上下皆和睦而無怨矣然孝非一二言可盡復坐吾語女 先王固以孝德爲教矣而在下有當盡之實汝不可不知也人之身體髮膚皆受之於父母愛身如愛父母不敢毫有毀損虧傷乃孝之始事也卓然自立其身行必合道揚其聲名自當

孝經詳說

卷一

開宗明義章

三

時以及於後世因以光顯其父母皆知爲某人之子如是乃孝之終也以此論之夫孝必始於事親由不敢毀傷而推之凡事乎親之道無不盡中於事君必得君而後可以行道揚名終於立身事親能孝事君能忠而卓然豎立此身爲天地閒之完人則孝道盡矣 孝爲德之本盡孝即所以修德詩大雅文王之篇有云人可不念爾之先祖以自修其德乎若始事親中事君終立身如是可謂能念祖而修德矣

天子章第二

疏前開宗明義章雖通貴賤其迹未著故此已下至於庶人凡有五章謂之五孝各說行孝奉親之事而立教焉天子至尊故標居其首按禮記表記云惟天子受命於天故曰天子白虎通云王者父天母地故曰天子虞夏以上未有此名殷周以來始謂王者爲天子也天子二字始於說命 本義大全天子建中和之極故特稱子曰以天子之孝統之以廣上文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之意今文古文皆有古文蓋天子之孝無也字今文爲

孝經詳說

卷一

天子章

四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天子章

注不敢惡博愛也不傲慢廣敬也刑法也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慢惡其親則德敬加被天下當爲四海之法則也蓋猶略也孝道廣大此略言之疏五等之孝惟於天子章稱子曰者皇侃云上陳天子極尊下列庶人極卑尊卑既異恐嫌爲孝之理有別故以一子曰通冠五章明尊卑貴賤有殊而奉親之道無二此陳天子之孝也所謂愛親者是天子身

行愛敬也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者是天子施化使天下之人皆行愛敬不敢慢惡於其親也親謂其父母也言天子豈惟因心內恕克己復禮自行愛敬而已亦當設教施令使天下之人不慢惡於其父母如此則至德要道之教加被天下亦當使四海慕化而法則之此蓋是天子之行孝也 皇侃云愛敬各有心迹悉至惜是爲愛心溫清搔摩是爲愛迹肅肅悚慄是爲敬心拜伏擎跪是爲敬迹舊說云愛生於真敬起自嚴孝是真性故先愛後敬也 舊問曰天子以愛敬爲孝及庶人以躬耕爲孝五者並相通

孝經詳說

卷十

天子章

五

否梁王答云天子既極愛敬必須五等行之然後乃成庶人雖在躬耕豈不愛敬及不驕不溢已下事邪以此言之五等之孝互相通也然諸侯言保社稷大夫言守宗廟士言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以則言之天子當云保其天下庶人當云保其田農此略之不言何也愛敬盡於事親之下而言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保守之理已定不煩更言保也庶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保守田農不離於此既無守任不假言保守也 百姓謂天下之人皆有族姓言百舉其多也尚書云平章百姓則謂百姓爲百官爲

下有黎民之文所以百姓非兆庶也 孔傳云蓋者辜較之辭劉炫云辜較猶梗概也孝道既廣此纔舉其大略也劉瓛云蓋者不終盡之辭明孝道之廣大此略言之也皇侃云略陳如此未能究竟是也 陳注親謂父母也惡憎惡也爲愛之反慢敖慢也爲敬之反德教謂至德之教刑儀刑也天子之身乃法之所自出故爲天子而愛其親者必其於人無所不愛而不敢有所惡於人敬其親者必其於人無所不敬而不敢有所慢於人夫惟不敢惡於人而以無所不愛之心愛其親不敢慢於人而以無所不敬之心

孝經詳說

卷一

天子章

六

敬其親然後愛敬爲盡於事親而天子以此至德要道之教行於一人加於百姓則四海之大皆知有所視效儀刑趨愛趨敬而同歸於孝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此乃天子之孝而非諸侯卿大夫之可比也 本義大全此承上文而首言天子之孝也愛親者必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而不敢惡敬親者必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而不敢慢夫有所惡慢於人則愛敬其親之心薄且恐或以貽親之辱言不敢者兢兢小心之極也 天子德教所從出四海所視效以此不敢之心盡愛敬其親之道無所不至其極而推以愛人敬

人則百姓之眾皆被服其德意教化四海之大皆視爲儀刑所謂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如此蓋天子之孝有終始當如是也蓋者約辭有不盡之意孝道廣大此特略言之耳故下必引書以明之邢昺正義謂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是天子施化使天下之人皆行愛敬不敢惡慢其親維祺按此似後一層事於不敢字不切魯齋許氏曰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爲能刑於四海固結人心舍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董鼎曰天子者天下之表也上行之則下效之君好之則民從之天子所以愛敬其親者亦莫敢不至况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本人情天理之固有天子亦因其所固有而利導之耳安有感之而不應倡之而不和者按不敢惡慢於人注疏使人不惡慢其親之說陳注已不從之而呂氏大全又駁之固不可從矣依陳注作於人無不愛敬而不敢有所惡慢說又得呂氏有所惡慢則愛敬其親之心薄且恐貽親之辱云云其

意稍暢但陳注以不敢惡慢人而無所不愛敬入在盡字內講似大費力而呂氏因之云以此不敢之心盡愛敬其親之道不露人字稍覺渾融然恩意終未愜不如以愛敬盡於事親只承愛親敬親者而以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與不敢惡慢相應似屬明白舊說未可全非但不當以不惡慢屬人耳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人人皆愛敬其親即見上之不敢惡慢處此亦易明聖治章不愛其親而愛他人是以教他人愛親爲愛他人不敢惡慢當會此意又廣至德章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尤可證依陳呂之說與孝治章不敢遺失意相合似未盡尋常說只愛敬盡於事親足矣爲是天子之孝合天下以爲孝之量故須說及於人德教二字即首章德之本教所由生以德施爲教也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是一意百姓以人言四海以地言加之即有以刑之只是皆愛敬其親耳百姓不必依或問作畿內下補和睦無怨意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注市刑即尚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慶善也十億曰兆義取天子行孝兆人皆賴其善

疏夫子述天子之行孝既畢乃引尚書甫刑篇之言以結成其義慶善也言天子一人有善則天下兆庶皆倚賴之也善則愛敬是也一人有慶結愛敬盡於事親已上也兆民賴之結而德教加於百姓已下也孔安國云後爲甫侯故稱甫刑詩大雅嵩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爲平王之詩不與我成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爲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爲甫刑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舊說天子自稱則言予一人予我也言我雖身處上

孝經詳說

卷十

天子章

九

位猶是人中之一耳與人不異是謙也若臣人稱之則惟言一人言四海之內惟一人乃爲尊稱也姓言百民稱兆皆舉其多也

按書蔡傳慶字不作善解只是喜慶之意此作善看稍實

旨按天子之孝當重愛敬盡於事親一句盡字內所包甚多上二句虛只泛言其理下三句實方切天子說天子自盡其事親之道而卽以爲德教所加所謂至德要道也注疏似偏重德教加百姓上未妥講此言天子之孝也子曰自愛其親者必不敢惡於

人亦有以愛之自敬其親者必不敢慢於人亦有以敬之也所以然者上之人愛敬盡於事親其愛敬無所不至而以愛敬之德爲愛敬之教施及於百姓儀刑於四海莫不各愛敬其親矣是亦上愛敬之所及也合天下以爲愛敬蓋天子之孝當如是也書甫刑篇有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愛敬盡於事親一人有慶也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兆民賴之也所謂一人者惟天子當之矣

孝經詳說

卷十

天子章

三

諸侯章第三

疏次天子之貴者諸侯也按釋詁云公侯君也不曰諸公者嫌涉天子三公也故以其次稱為諸侯猶言諸國之君也

大全今古文皆有古文無三也字今文為諸侯章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注諸侯列國之君貴在人上可謂高矣而能不驕則免危也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慎行禮法謂之謹度無

孝經詳說

卷一

諸侯章

三

禮為驕奢泰為溢列國皆有社稷其君主而祭之言富貴常在其身則常為社稷之主而人自和平也疏夫子前述天子行孝之事已畢次明諸侯行孝也言諸侯在一國臣人之上其位高矣高者危懼若能不以貴自驕則雖處高位終不至於傾危也積一國之賦稅其府庫充滿矣若制立節限慎守法度則雖充滿而不至盈溢也滿謂充實溢謂奢侈書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言諸侯貴為一國之主富有一國之財故宜戒之也又覆述不危不溢之義言居高位而

不傾危所以長守其貴財貨充滿而不為溢所以長守其富使富貴長久不去離其身然後乃能安其國之社稷而協和所統之臣人謂社稷以此安臣人以此和也言此上所陳蓋是諸侯之行孝也皇侃云民是廣及無知人是稍知仁義即府史之徒故言民人明遠近皆和悅也費用約儉謂之制節者此依鄭注釋制節也謂費國之財以供己用每事儉約不為華奢慎行禮法謂之謹度者此釋謹度也言不可奢僭當須慎行禮法無所乖越動合典章皇侃云謂宮室車旗之類皆不侈僭也皆有社稷者韓詩外傳

孝經詳說

卷一

諸侯章

三

云天子大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黃土若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苴以白茅而與之諸侯以此土封之為社明受於天子也社即土神也經典所論社稷皆連言之皇侃以為稷五穀之長亦為土神據此稷亦社之類也言諸侯有社稷乃有國無社稷則無國也其君主而祭之者按傳曰君人者社稷是主社稷因地故以列國言之祭必繇君故以其君言之言富貴常在其身者此依王注釋富貴不離其身也則長為社稷之主者釋保其社稷也而人自和平者釋和其民人也然經上文先貴後富言因

貴而富也下覆之富在貴先者此與易繫辭崇高莫大乎富貴老子云富貴而驕皆隨便而言之非富合先於貴也

本義大全高處尊位也危將墜而不安也制節制財用之節謹度謹禮法之度滿處富足也溢汎濫也位尊曰貴財足曰富諸侯貴踞一國之上如自高臨下處之者易以危富有一國之財如水滿器中持之者易以溢有如不自矜肆雖高不危制節謹度雖滿不溢不危則不失其位不溢則不至悖出社主土稷主穀民生所賴以安養者諸侯謂公侯伯子男指

孝經詳說

卷十

諸侯章

三

有一國者言諸侯爲社稷之主必不危不溢長守富貴不至離其身然後能保守社稷而人民和悅蓋諸侯之孝有終始當如是也或曰民是無位者人是有位者董鼎曰諸侯自始封之君受命於天子而有民人有社稷以傳之子孫所謂國君積行累功以致得位豈易得之則爲諸侯之先公者其身雖沒其心猶與有賢子孫世守之而不失也爲其子孫者果能循理奉法足以長守其富貴則能保先公之社稷和先公之民人矣諸侯之所以爲孝者莫大於此如其不念先公積累之艱勤志爲驕奢至於危溢以

失其富貴而不能保其社稷人民則不孝實甚焉此諸侯所當戒也

按溢訓汎濫只是水流外出之意或拈驕溢二字並言未妥蓋不驕然後不危制節謹度然後不溢論語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民人朱子只作民說或謂彼爲宰無臣此處諸侯當兼臣民爲是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注戰戰恐懼兢兢戒慎臨深恐墜履薄恐陷義取爲君恆須戒懼

疏夫子述諸侯行孝終畢乃引小雅小旻之詩以結

孝經詳說

卷十

諸侯章

三

之言諸侯富貴不可驕溢常須戒懼故戰戰兢兢常如臨深履薄也本義大全引此以明不危不溢之意謹按此詩是傳孝心法乃曾子生平著力處後當有疾口詠此詩以傳示弟子易簣之夕必曰吾得正而斃焉得力於此多矣故聖門惟曾子之傳爲得其宗焉虞氏瀆罔曰夫子引小雅小旻之詩說道做諸侯的長戰戰的恐懼兢兢的戒謹恰似在深水邊頭立生怕跌下去恰似在薄冰背上行生怕陷下去這般謹慎方得免患可見這富貴這社稷人民不是安逸受享的物

事就如深水薄冰元無二樣儻或一些差池求生不得所以諸侯必須不驕不侈然後爲孝 或曰此孝子保身之法獨以證諸侯之孝者以諸侯易於驕侈也

按曾子啓手足時猶引此詩其傳於夫子者有自來也 戰戰兢兢是人皆用得不得獨諸侯爲然宜活看

在諸侯則在不驕與制節謹度上見 旨此章三疊文法不危不溢一層守貴守富一層保社稷和人民一層到得保社稷和人民方見孝而其盡孝之實處只在不驕與制節謹度上 富貴不離

孝經詳說

卷一

諸侯章

三

其身是轉語卽長富貴意與第二箇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語氣同 引詩是微非

講此言諸侯之孝也諸侯在臣民之上能不驕傲自

恣位雖崇高而不至於傾危享一國之富能制財用

之節謹禮法之度財雖盈滿而不至於溢出高者貴

而不危所以長守其貴也滿者富也不溢所以長守

其富也惟其長守富貴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

社稷而不失和其人民而不叛蓋諸侯世守其國其

孝當如是也 詩小雅小旻之篇有云戰戰恐懼兢

兢戒謹如臨深淵而恐墜如履薄冰而恐陷諸侯之

在上不驕制節謹度以守富貴保社稷和人民何以異是

孝經詳說

卷一

諸侯章

三

卿大夫章第四

疏次諸侯之貴者即卿大夫焉說文云卿章也白虎通云卿之爲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爲言大扶扶進人者也故傳云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王制云上大夫卿也又典命云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則爲卿與大夫異也今連言者以其行同也

陳注王朝侯國其卿大夫之位分雖不同然章中乃統論其當行之孝不必泥引詩以事一人之辭而謂專示王之卿大夫也

大全今古文俱同今文爲卿大夫章

孝經詳說

卷一

卿大夫章

七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注服者身之表也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偪下法言謂禮法之言德行謂道德之行若言非法行非德則虧孝道故不敢也言必守法行必遵道言行皆遵法道所以無可擇也禮法之言焉有口過道德之行自無怨惡三者服言行也禮卿大夫立三廟以奉先祖言能備此三者則能

常守宗廟之祀

疏夫子述諸侯行孝之事終畢次明卿大夫之行孝也言大夫委質事君學以從政立朝則接對賓客出聘則將命他邦服飾言行須遵禮典非先王禮法之衣服則不敢服之於身若非先王禮法之言辭則不敢道之於口若非先王道德之景行亦不敢行之於身就此三事之中言行尤須重慎是故非禮法則不言非道德則不行所以口無可擇之言身無可擇之行也使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服飾言行三者無虧然後乃能守其先祖之宗廟是蓋卿大夫之行孝也

孝經詳說

卷一

卿大夫章

天

夫之行孝也 皋陶篇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孔傳云天子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異是有等差也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偪下者僭上謂服飾過制僭擬於上也偪下謂服飾儉固偪迫於下也卿大夫言必守法行必遵德服飾須合禮度無宜僭偪劉炫引禮證之曰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是也又按尚書益稷篇稱命禹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於五色作服汝明孔傳曰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衮而下至黼黻土服藻火大夫加粉米

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此古之天子冕服十二章以日月星辰及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衣法於天畫之爲陽也以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之於裳裳法於地繡之爲陰也日月星辰取照臨於下山取興雲致雨龍取變化無窮華蟲謂雉取耿介藻取文章火取炎上以助其德粉取潔白米取能養黼取斷割黻取背惡尙善皆爲百王之明戒以益其德諸侯自龍衮而下八章也四章畫於衣四章繡於裳大夫藻火粉米四章也二章畫於衣二章繡於裳孔安國蓋約夏殷章服爲說周制則天子冕服九章象陽之數極也按

孝經詳說

卷一

卿大夫章

完

鄭注周禮司服稱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旌旗昭其明也又云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古文以山爲九章之首火在宗彝之下周制以龍爲九章之首火在宗彝之上是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也又按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羣小祀則玄冕而冕服九章也又按鄭注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

黻皆絺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章毳畫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黼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又按司服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則周自公侯伯子男其服之章數又與古之象服差矣經言無擇謂令言行無可擇也口有過惡者以言之非禮法行有怨

孝經詳說

卷十

卿大夫章

三

惡者以所行非道德也若言必守法行必遵道則口無過怨惡無自而生皇侃云初陳教本故舉三事服在身外可見不假多戒言行出於內府難明必須備言最於後結宜應總言謂人相見先觀容飾次交言辭後考德行故言三者以服爲先德行爲後也禮卿大夫立三廟義見末章以奉先祖謂奉事其祖考也能備三者則能長守宗廟之祀言卿大夫若能備服飾言行故能守宗廟也陳注先王蓋古之以孝治天下者故其服爲法服其言爲法言其行爲德行也無擇謂言行皆與道法相

合而無可選擇也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惟恐服之不衷爲身之災也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惟恐言輕而招辜也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惟恐行輕而招辱也以此之故非法則不言言則必合於法非道則不行行則必中於道出於口者無可擇之言行於身者無可擇之行是以言之多至於徧滿天下而無口過行之多至於徧滿天下無怨惡也服法服道法言行德行三者既全備矣斯能長守其宗廟以奉其先祖之祭祀則此卿大夫之孝當如是也

本義大全法服法度之服先王制章服各有品秩法

孝經詳說

卷十

卿大夫章

三

言法度之言德行心有所得而見之於行者服之不衷身之災也非法服而服之是僭上徧下非法言是妄言也非德行是僞行也服之言之行之有虧孝道故三者皆不敢也 是故言必守法行必遵道口之所言身之所行皆道道法故無可擇言之多雖至於滿天下無率口之過行之多雖至於滿天下不招人怨惡卿大夫立朝則敷奏接賓出使則將命布德故言行可滿天下 宗廟者按祭法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卿大夫三廟卿大夫通指王朝列國言言卿大夫世守宗廟僭服妄言僞行有一則不免於罪廢惟

法服法言德行之三者全備而後能保守宗祀蓋卿大夫之孝有終始當如是也 薛氏瑄曰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嚴其外而肅其內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爲輕佻浮薄者 又曰輕言戲謔最害事蓋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易曰修辭立其誠必須無一言妄發斯可學道苟信口亂談而資笑謔其違道遠矣 鄒氏元標曰聖人之教庸德是程大經是經而世之學者往往跳於經常之外游情浪滓脫略名教自以

孝經詳說

卷十

卿大夫章

三

爲逃世網解天張知者謂之亂常謂之拂經夫亂常拂經者是曰邪惡聖教所不容而德之賊也 呂氏曰父母生身最難須將聖人言行一一體貼在身上將此身喚作一箇聖賢的肢體方是孝順 按先王之法服有定制若法言德行只是大概說首三句重在不致字惟其不敢所以非法不言非道不行道即德也行道有得原無可分惟其言皆法行皆道則無可檢擇矣滿天下只是形容其多無口過之過或云照怨惡一例以人之督過言是深一層說無擇便是無不善之言行無口過無怨惡是不得

罪於人如此分看亦有理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注夙早也懈惰也義取爲卿大夫能早夜不惰敬事其君也

疏夫子既述卿大夫行孝終畢乃引大雅蒸民之詩以結之言卿大夫當早起夜寐以事天子不得懈惰匪猶不也敬事其君者釋以事一人不言天子而言君者欲通諸侯卿大夫也舊說云天子諸侯各有卿大夫此章既云言行滿於天下又引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是舉天子卿大夫當爾則諸侯卿大夫可知也

孝經詳說

卷一

卿大夫章

三

夫可知也

陳注一人天子也引詩之意蓋言卿大夫當早起夜寐以事天子而不得懈惰也此乃深致其勸勉之意本義引仲山甫修其威儀爲王喉舌夙夜小心式於古訓不敢懈惰以事其君以明卿大夫之孝

按匪懈卽照三不敢意說卿大夫自是事君者或推開說因孝以作忠似非正意

旨大全草廬吳氏曰人之相與先觀容飾次交言辭後考德行孟子言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意與此同故首服次言次行然故以下申言行而不

及服者蓋以服明白易見不必更申故下文又以三者總結之也

接首三句服言行平列是故二字接上卻只說言行蓋衣服雖亦是緊要事然易爲力故可略之且於言行滿天下處衣服無可說也未繳前意只得又並言三者到得守宗廟方見孝與諸侯保社稷同意其所以盡孝之實只在三不敢上見卿大夫既事君凡其服言行皆屬事君之時卽皆其匪懈處也講此言卿大夫之孝也人之一生服言行其最重矣服有定制先王之法服也言有謨訓先王之法言也

孝經詳說

卷一

卿大夫章

三

行有規範先王之德行也非先王所製之法服不敢服之於體非先王所垂之法言不敢道之於口非先王所貽之德行不敢行之於身三者常存此惕然不敢之心自無所苟是故非法度則不言非道德則不行不言非法則口無擇於言而皆法言也不行非道則身無擇於行而皆道行也其言之多至於遍滿天下而不至以口招過責其行之多至於遍滿天下而不至取人怨惡合之非法不服三者皆備矣然後能獲上而不失其位因以保其宗廟而祖宗之血食不絕蓋卿大夫世祿之家其孝當如是也夫卿大夫

無論王朝侯國皆事君者而王朝之卿大夫尤著詩
大雅烝民之篇有云仲山甫於早夜之間無有懈惰
以事一人若卿大夫之服法服言法言行德行正所
謂匪懈以事君者有不能守其宗廟者乎

卿大夫章

孝經詳說卷二

牟陽冉觀祖輯撰

士章第五

疏次卿大夫者即士也案說文曰數始於一終於十
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毛詩傳曰士者事也白虎通
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禮辨名記曰士者任事
之稱也傳曰通古今辨然不然謂之士

陳注古有上士中士下士之三等然其位總居卿大
夫之下故以士名章

大全古文今文皆有古文保其祿位謂保其爵祿今

士章

文爲士章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
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
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
祭祀蓋士之孝也

注資取也言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事父兼愛與

敬也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爲忠矣移事兄敬以事
於長則爲順矣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長安祿位永
守祭祀

疏夫子述卿大夫行孝之事終次明士之行孝也言

士始升公朝離親入仕故此敘事父之愛敬宜均事
母與君以明割恩從義也資者取也取於事父之行
以事母則愛父與愛母同取於事父之行以事君則
敬父與敬君同母之於子先取其愛君之於臣先取
其敬皆不奪其性若兼取愛敬者其惟父乎既說愛
敬取捨之理遂明出身入仕之行故者連上之辭謂
以事父之孝移事其君則爲忠矣以事兄之敬移事
於長則爲順矣長謂公卿大夫言其位長於士也又
言事上之道在於忠順二者皆能不失則可事上矣
上謂君與長也言以忠順事上然後乃能保其祿秩

卷二

士章

二

官位而長守先祖之祭祀蓋士之孝也 資取也此
依孔傳也案鄭注表記考工記並同訓資取也注言
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者謂事母之愛事君之敬
並同於父也然愛之與敬俱出於心君以尊高而敬
深母以鞠育而愛厚劉炫曰夫親至則敬不極此情
親而慈少尊至則愛不極此心敬而恩殺也故敬極
於君愛極於母梁王云天子章陳愛敬以辨化也此
章陳愛敬以辨情也 嚴植之曰上云君父敬同則
忠孝不得有異言以至孝之心事君必忠也 下章
云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注不言悌而言敬者順經

文也左傳曰兄愛弟敬又曰弟順而敬則知悌之與
敬其義同焉 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能保其祿位
也祿謂廩食位謂爵位 祭者際也人神相接故曰
際也祀者似也謂祀者似將見先人也士亦有廟經
不言耳大夫既言宗廟士可知也士言祭祀則大夫
之祭祀亦可知也皆互以相明也

陳注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謂取事父之道以事
母而愛母同於愛父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謂取
事父之道以事君而敬君同於敬父也母取其愛君
取其敬者蓋母主於恩而君主於義故事母雖未嘗

孝經詳說

卷二

士章

三

不敬而專取其愛事君雖未嘗不愛而專取其敬合
愛與敬而兼之者則惟父然也爲士者移事父之孝
以事君則爲忠移事父之敬以事長則爲順守其忠
順而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常保其祿位永守其祭
祀此則爲士之孝當如是也 諸侯言社稷卿大夫
言宗廟士言祭祀各以其所事爲重也若下文庶人
則薦而不祭又非士之比矣
本義大全資藉也言愛敬其父而藉以愛母敬君皆
同也母非不敬以愛爲主君非不愛以敬爲主兼愛
與敬惟父而已皆本人情自然而非有所強也此

移孝爲忠之道所由生也 故承上文而言忠謂盡心無隱順謂循理無違士初離膝下方登仕籍或未盡知事君之道第用事父之孝以事君則爲忠矣卽用事父之敬以事長則爲順矣長謂士之上有卿大夫爲之長也 士如上士中士下士指已仕者言合忠與順而不失其道以事君與長然後能安保其俸廩之祿官爵之位而永守其祖先之祭祀無田則亦不祭故祿位與祭祀相關蓋士之孝有終始當如是

以敬之敬卽承上敬同取敬之敬蓋以敬父之敬

四

事其長也言敬父而敬兄之敬在其中矣正義之解非也 董鼎曰取事父之道以事母其愛母則同於愛父雖未嘗不敬也而以愛爲主以父主義母主恩故也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君則同於敬父雖未嘗不愛也而以敬爲主以君臣之際義勝恩也 章氏懋曰先王廟祀之典不及下士庶人蓋以其分之有限禮不下達而人情猶有歉焉至宋大儒君子創爲祠堂之制則通上下皆得爲之然後盡於人心豈非以義起者乎

按資舊訓取呂氏訓藉亦無大別而藉字稍活 事母自愛豈待取之事父乎論理如是爾母取愛君取

敬兩取字非資字意呂云猶言用字母愛君敬重君敬一邊本文之意只是要從父之敬引到事君非以母與父相較也母是陪說 以孝事父二句呂氏說好言卽事父可以得事君事長之道所謂資於事父以事君也與泛說移孝作忠稍不同忠孝尋常並言故云以孝事君則忠 以孝事君之孝亦屬敬以敬事長之敬亦屬事父之敬此處未及事兄也 忠順不失是過脈語意本雙承上字宜兼君長爲是 本義只重以事父之敬事君則爲忠事長亦是連類及之 祿位固君所操而卿大夫亦有責故保祿位雙

卷二

士章

五

承君長 保祿位方能守祭祀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注忝辱也所生謂父母也義取夙興夜寐無辱其親疏夫子述士行孝畢乃引小雅小宛之詩以證之也言士行孝當早起夜寐無辱其父母也

陳注引詩以深惕爲士者當早起夜寐以行孝無致祿位不保而祭祀不守以辱其父母也

本義引詩言早夜敬謹無辱所生之親以明忠順不失之意

按無忝所生只說事父一截能無忝所生則可以忠

順事君長矣然依陳注當是忠順不失保祿位守祭祀方爲無忝所生又全是下一截也陳說可從

旨此章是資事父之敬以事君則能忠而可以保祿位守祭祀士之孝如此前面言母是閒文後面言長亦是帶說 重以孝事君則忠二句爲上下關紐講此言士之孝也事親之道愛敬盡之矣然而有分焉事父固愛也而事母亦主於愛資於事父之道以事母而其愛則同事父固敬也而事君亦主於敬資於事父之道以事君而其敬則同故於母但取其愛而於君但取其敬兼乎愛敬者惟父也故不必別求

十章

太

事君之道但以事父之孝事其君則能忠矣事父之孝不外敬也而因事君以及事長不必別求事長之道但以此敬事其長則能順矣忠與順二者不失以事其君長則事之盡其道而得君長之歡心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因以守其祭祀蓋士之孝如是也 人必不辱父母而後可以稱孝詩小宛之篇有云人子於早起夜寐之時一皆無忝於所生則謂之孝矣忠順不失而保祿位守祭祀其何忝之有哉

庶人章第六

疏庶者眾也謂天下眾人也皇侃云不言眾民者兼包府史之屬通謂之庶人也嚴植之以爲士有員位人無限極故士以下皆爲庶人

陳注庶人泛指眾人學爲士而未受命與農工商賈之屬皆是也

本義大全經之首章統論孝之始終中乃推極孝之通於天下而未總結之朱子曰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脈絡通貫至矣 今文古文皆有古文分地之利爲因地之利自天子句多子曰以下四字今

孝經詳說

卷二

庶人章

七

文爲庶人章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注春生夏長秋斂冬藏舉事順時此用天道也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各盡所宜此分地利也身恭謹則遠恥辱用節省則免飢寒公賦既充則私養不闕庶人爲孝唯此而已

疏夫子述士之行孝已畢次明庶人之行孝也言庶人服田力穡當須用天之四時生成之道也分地五土所宜之利謹慎其身節省其用以供養其父母此則庶人之孝也 舉事順時者謂舉農畝之事順四

時之氣春生則耕種夏長則芸苗秋收則穫割冬藏則入廩也 分別五土視其高下者此依鄭注也案周禮大司徒云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謂庶人須能分別視此五土之高下隨所宜而播種之則職方氏之所謂青州其穀宜稻麥雍州其穀宜黍稻之類是也各盡其所宜劉炫云黍稷生於陸菰稻生於水 身恭謹則遠恥辱者論語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用節省則免飢寒者用謂庶人衣服飲食喪祭之用當須節省禮記曰食節事時又曰庶人無故不食珍及三年耕必有一年

孝經詳說

卷二

庶人章

八

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是免飢寒也公賦既充則私養不闕者自上稅下之名也謂常節省財用公家賦稅充足而私養父母不闕乏也 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言蓋而庶人獨言此注釋言此之意也謂天子至士孝行廣大其章略述宏綱所以言蓋也庶人用天分地謹身節用其孝行已盡故曰此言惟此而已庶人不引詩者義盡於此無贅辭也 陳注謹身者謹修其身不妄爲也節用者省節飲食衣服喪祭之財用不妄費也庶人未受命爲士既不

得以事君所事者惟父母而已故以能養父母爲孝其用天之道而耕耘收穫一順乎時令分地之利而禾黍菽麥一任乎土宜又必謹守其身而不敢放縱省節其用而不敢奢侈以此爲事奉養其父母則不徒能養父母之口體而養志亦無不足矣此庶人孝所當然也

本義大全不順天道物無以生不辨地利物無以成二者皆得則生植成遂衣食足矣尤必謹守其身而不敢放縱節其財用而不敢奢侈以此養其父母不徒養口體且養志矣庶人之孝有終始惟此而已

孝經詳說

卷二

庶人章

九

此章變蓋言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其應行之孝道甚廣所言亦未敢以爲盡故云蓋而猶必引詩書證之若庶人之孝其理易明其事易盡故直指之曰此而不必引詩矣 董鼎曰衣食既足又必謹其身而不敢放縱節其用而不敢奢侈惟恐縱肆則犯禮而自蹈於刑戮倭用則傷財而不免於飢寒常以此爲心則所以養其父母者不徒養口體有餘而養志亦無不足 西山真氏作庶人章解曰春宜深耕夏宜數耘禾稻成熟宜早收斂豆麥黍米桑麻蔬菓宜及時用功浚治此便是用天之道高田種早低地種

晚燥處宜麥溼處宜禾田硬宜豆山畚宜粟隨地所宜無不栽種此便是分地之利既能如是又要謹身節用念我此身父母所生宜自愛恤莫作罪過莫犯刑責得忍且忍莫要鬪毆得休且休莫興詞訟入孝出弟上和和睦此便是謹身財物難得當須愛惜食足充口不須貪味衣足蔽體不須奢華莫喜飲酒飲酒失事莫喜賭博賭壞家莫習魔教莫信邪師莫貪浪遊莫看百戲凡人皆以妄費便生許多事端既不妄費即不妄求自然安妥無諸災難此便是節用謹身則不憂惱父母節用則能供給父母能是二者

孝經詳說

卷二

庶人章

十

卽是爲孝故曰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司馬溫公著古文孝經指解一日省墓止餘慶寺有父老五六輩獻粟米菜蔬復請曰願聞資政講書以爲鄉里之訓光欣然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

按講家或以用天之道二句開衣食之源謹身二句爲節衣食之流其說亦通但該不得謹身二字謹身是不生事惹禍常得奉養父母不僅在衣食上說也陳注養志正從謹身上看出不然只是養口體矣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注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

能及者未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有

疏夫子述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行孝畢於此總結之則其五等尊卑雖殊至於奉親其道不別故從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其孝則無終始貴賤之異也或有自患己身不能及於孝未之有也自古及今未有此理蓋是勉人行孝之辭也 始自天子終於庶人者謂五章以天子爲始庶人爲終也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者謂天子庶人尊卑雖別至於行孝其道不殊天子須愛親敬親諸侯須不驕不溢卿大夫須言行無擇士須資親事君庶人謹身節用各因心而行之

孝經詳說

卷二

庶人章

十一

行之斯至豈藉創物之智扛鼎之力若牽強之無不及也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者謂人無貴賤尊卑行孝之道同致若各率其己分則皆能養親言患不及於孝者未有也

本義大全故自天子下至庶人雖有尊卑之分其根於一本則一孝雖有五等之別其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則一有如立心不純用力不果其於立身之終事親之始皆無成就如是而禍患不及必無之理也孔子爲天子庶人通設此戒以結上文之旨可謂至微切矣 草廬吳氏曰孝之終謂立身孝之始謂事親

孝無終始謂不能事親立身也患禍難也不能事親立身則禍難必及之甚則天子不能保其天下諸侯不能保其國卿大夫不能保其家庶人不能保其身也 又夫子既條陳五孝之用而其言孝道之極則天子可以刑四海諸侯可以保社稷卿大夫可以守宗廟士可以守祭祀庶人可以養父母其必至之效有如此聞者宜有以自勸矣然尤恐其信道之不篤用力之不果凡以吾言之行與不行爲無所損益於是又有以警戒之 維祺按邢昺注疏及近世儒者解孝無終始謂孝無內無外無久無暫何嘗有終始

孝經詳說

卷二

庶人章

三

因心愛日豈患不及其論亦通第反覆上下文義終始原與第一章孝之始孝之終始於事親終於立身相應而患不及作禍患之患亦與下災害禍亂五刑大亂等語相合更爲嚴切令人悚然起畏

按孝無終始而患不及注疏皆以孝無終始截住患不及連未之有說其說甚費力呂氏不用其說以孝無終始而患不及合爲一句頗明然按正義中禍患之說亦經辨過今姑用之可也愚意終始不必泥始事親終事君始終二字只是說人不能盡孝道猶大學事有終始之終始字泛說更活或有始無終或始

終俱不能孝皆是無終始如此則禍必及之而夫子反言以致其決故云未之有 又一說無者無論也不及者力不足也人之行孝於其始則力足於始於其終則力足於終無論爲終爲始而患力不及者未之有也力未有不逮者也備考

旨用天之道三句總趕出養父母爲主庶人無別能只是養父母而已此章分兩截上言庶人之孝下總結五孝

講此言庶人之孝而總結之也春夏秋冬天之道也用天之道而順時令以爲耕耘收藏高下燥溼各有

孝經詳說

卷二

庶人章

三

所宜地之利也分地之利而別土宜以種禾黍菽麥如有以足衣食矣而又必謹慎持身而不敢肆節省財用而不及侈以奉養其父母節用則甘旨不匱有以養口體而謹身不貽親憂又有以養志庶人之孝不過如此而已 合而觀之人能力於行孝不求福而福至不然則有患矣故自天子至於庶人若不盡力所事孝無終始而禍患不及其身併見於家國天下者未之有也可不畏哉

三才章第七

疏天地謂之二儀兼人謂之三才曾子見夫子陳說
五等之孝既畢乃發歎曰甚哉孝之大也夫子因其
歎美乃爲說天經地義人行之事可教化於人故以
名章次五孝之後

本義大全前章之語已終因曾子贊之而復極言本
孝立教之義其下七章皆推廣此意而反覆言之
今文古文皆有古文天之經俱無也字今文爲三才
章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

孝經詳說

卷二

三才章

五

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
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注參聞行孝無限高卑始知孝之爲大也一經常也
利物爲義孝爲百行之首人之常德若三辰運天而
有常五土分地而爲義也 天有常明地有常利言
人法則天地亦以孝爲常行也 法天明以爲常因
地利以行義順此以施政教則不待嚴肅而成理也
疏高謂天子章謂庶人言曾子既聞夫子陳說天子
庶人皆當行孝始知孝之爲大也經常也利物爲義
者經常即書傳通訓也易文言曰利敬足以和義是

利物爲義也孝爲百行之首人之常德者鄭注論語

云孝爲百行之本言人之爲行莫先於孝案周易曰
常其德貞孝是人之常德也若三辰運天謂日月星
辰以時運轉於天釋名云土者吐也言吐生萬物周
禮五土十地之利言孝爲百行之首是人生有常之
德若日月星辰運行於天而有常山川原隰分別土
地而爲利則知貴賤雖別必資孝以立身皆貴法則
於天地然此經全與左傳鄭子太叔答趙簡子問禮
同其異一兩字而已明孝之與禮其義同 天有常
明者謂日月星辰照臨於下紀於四時人事則之以

孝經詳說

卷二

三才章

五

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故下文云則天之明地有常
利者謂山川原隰動植物產人事因之以晨羞夕膳
色養無違也故下文云因地之利此皆人能法則天
地以爲孝行者故云亦以孝爲常行也上云天之經
地之義此云天地之經而不言義者爲地有利物之
利亦是天常也若分而言之則爲義合而言之則爲
常也 法天明以爲常釋天之明也因地利以爲義
釋地之利也順此以施政教則不待嚴肅而成理者
經云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注則以政教相
就而明之嚴肅相連而釋之從便宜省也

陳注經常也天以生覆爲常故曰經義宜也地以承順利物爲宜故曰義則法也因憑也依也肅戒肅嚴威嚴也曾子因夫子陳說五孝而深歎其大故夫子以彌大之義告之言孝之爲道雖出於人心然天爲乾父不能外之以爲生覆之經地爲坤母不能外之以爲承順利物之義民生天地之間不能外之以爲慈愛敬順之行是孝乃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夫以孝爲天地經常之理而民於此取法而爲行則孝本天下人心之所本然固有者故聖人上法天道之常明下因地道之義利惟順乎天下本然愛敬之孝

孝經詳說

卷二

三才章

六

而導之是以敷之爲教則不待戒肅而自成發之爲政則不假威嚴而自治也

本義大全此因曾子之贊而推言之以明本孝立教之義曾子平日以保身爲孝不知孝之通於天地其大如此故極贊之而孔子言民性之孝原於天地天以生物覆幬爲常故曰經地以承順利物爲宜故曰義得天之性爲慈愛得地之性爲恭順即是孝乃民之所當躬行者故曰民之行 孝者天地之常經而民所取以爲法則者但民不能自則聖人乃則之也經故常明義故利物則其明因其利以順天下愛敬

之心而立之政教是以教不待戒肅而成政不待威嚴而治者無他也蓋以孝爲天性之有然人心所固有是以化之神如此 上言天之經地之義下言天地之經而義在其中矣下又變經言明變義言利經常明義利物非有二也皆文法錯綜極變化之妙非聖人不能道或改利爲義非也 董鼎曰天以陽生物父道也地以順承天母道也天以生覆爲常故曰經地以順承爲宜故曰義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性如子之肖象父母也得天之性爲慈愛得地之性爲恭順慈愛恭順卽所以爲孝 朱鴻曰孝之爲道

孝經詳說

卷二

三才章

七

在天爲常經一定而不可易在地爲大義裁制而得其宜在民爲懿行五常由之而爲德之本 草廬吳氏曰孝者天地之理民效法而行之旣分言天經地義又總言天地之經則義在其中矣

按天經地義只宜就人說不宜實說天地注疏三辰運天五土分地殊無謂陳注天生覆地承順亦是以孝屬天地說呂氏用董鼎之說謂得天之性爲慈愛得地之性爲恭順訓到性上便覺親切而仍以天生覆地承順作推原愚意以爲尤多一折不如只就性說蓋天地生人卽賦以性孝是性中帶來乃天地所

賦予之理此理經常便是天之經此理合宜便是地之義經義只是說在人之孝不必屬之天地也經義亦可互說故下文只云天地之經 夫孝稍斷乃天之經地之義民之所當行者也以人爲主 天地之經可補義字民則見成說惟其在人性中爲天經地義故則之以爲行 上面天經三句平列而天地之經申說其實上三句卽有串意也 民是則則字照中庸率性率字看 則天明因地利就上邊人說孝之理原於天地至明而且利先王則之因之以順天下之人心而爲政教則因固是有力字然亦不大費

孝經詳說

卷二

三才章

六

力只是照依此理去做耳明跟經經常也合明字說只是有常故明耳利跟義義宜也合利字說只是得宜故便利耳利字卽孟子以利爲本之利注疏引易利物和義爲說深過一層矣至於以日月星辰言明山川原隰言利總屬不切順天下應上民行句順天下所以教之故接教說教須政以輔之故並說政不肅不嚴以其順也 天經地義云云與子太叔論禮同就爲本文孰爲引用不可辨朱子疑之非可論也今只順文爲訓耳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

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注見因天地教化人之易也君愛其親則人化之無有遺其親者陳說德義之美爲眾所慕則人起心而行之君行敬讓則人化而不爭禮以檢其跡樂以正其心則和睦矣示好以引之示惡以止之則人知有禁令不敢犯矣

疏言先王見因天地之常不肅不嚴之政教可以率先化下人也故須身行博愛之道以率先之則人漸其風教無有遺其親者於是陳說德義之美以順教

孝經詳說

卷二

三才章

九

誨人則人起心而行之也先王又以身行敬讓之道以率先之則人漸其德而不爭競也又導之以禮樂之教正其心迹則人被其教自和睦也又示以好者必愛之惡者必討之則人見之而知國有禁也

陳注先王泛指古先帝王見教之可以化民承上因天地之常經而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來言先王身行博愛之道以率先斯民則人知愛親而無有遺棄其親者陳說德義之美以教誨斯民則人爲興起而末有不勉於行者先之以恭敬謙讓而爲斯民之倡則人相敬讓而不爭導之以五禮六樂而施

陶淑之教則人皆秩然有禮雍然順適而和莊又示之以爲善者之必好爲不善者之必惡則人知國禁而不犯總見先王之順天下以化民而民之速化如此以結上文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之義也本義大全教承上不肅而成之教言政教皆可以化民而以孝立教其化尤神是以先王有見於此而必身先之也博廣也謂廣其愛於親也遺棄也陳希也導引也示昭明之也禁知所禁止而不敢犯也博愛敬讓以身前乎民故兩口先之德義之美可布故陳之禮節樂和有節文聲容可引故導之善當好惡當

孝經詳說

卷二

三才章

三

惡善有慶惡有刑可以昭明勸戒故示之此五者皆則天地之經以孝教民之目也民之化之捷於影響甚矣教之可以化民也按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分言之則爲教爲政合言之政亦是教故承上但言教可化民下文先之以博愛五句總是教而政在其中雖不專指孝皆是順天下而教之也所以推其類而悉數之以申明政教不肅不嚴之義疏謂身行博愛之道陳注用之注謂君愛其親呂氏大全用之謂廣愛其親而極申其說引證多端愚意終不敢謂然蓋博愛二字難以加

之於親也時講謂博愛其民於博愛字義爲順爲上者身先之以博愛其民說箇先之便有民興愛意在內民皆知愛豈有遺其親者乎博愛卽仁也上仁則下亦仁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與此意相合莫遺其親於孝爲切故爲五句之首下面興行不爭和睦知禁皆推開說邢注於是陳說又先又導又示數虛字可玩兩先之身教也陳之導之示之言教也興行之行卽德義也爭與敬讓反禮樂陶淑故和睦示好惡總是禁民爲惡故云知禁好惡當屬上說邢疏陳德義以大臣言覺添設時講或云先敬讓後導

孝經詳說

卷二

三才章

三

以禮樂則是此二句相連非五句平列口氣矣不可從

詩云赫赫尹民具爾瞻

注赫赫明盛貌尹氏爲太師周之三公也義取大臣助君行化人皆瞻之也

疏孔安國曰具皆也爾女也古語或謂人具爾瞻則人皆瞻女也此章上言先王下引師尹則知君臣同體相須而成者謂此也皇侃以爲無先王在上之詩故斷章引太師之什今不取也陳注引詩之意蓋言先王之在上者能教以化民而

爲民所瞻仰故民爲之速化也此借師尹以深贊夫先王也

本義大全引詩小雅節南山篇以證教明於上民化於下之意 鄭氏注義取大臣助君行化邢氏注謂君臣同體相須而成殊非維祺按大學平天下章亦引此詩朱子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又曰古人引詩多斷章取意或姑借其辭以明己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

按注疏大臣助君似多一折不如陳注作借師尹贊先王爲是然不但贊也有儆戒意

孝經詳說

卷二

三才章

三

旨按天經地義民行云云推原孝本人性而爲所當行歸重在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三句政教所以順天下下文推原政教總以見順天下之意章名三才是後人所加勿泥

講此章言孝道原於天地而先王順人之性以爲教也魯子問五孝之詳乃歎曰孝通天下甚哉孝之大也夫子又推其大之義以告之曰夫孝之理具於人心而秉賦由於天地乃天地之至理也於天爲經常於地爲合宜於人爲所當行也合三者言之蓋孝乃天地經常之理爲人之性而人於是則之率性而行

孝經詳說

卷二

三才章

三

也然人爲氣拘物蔽有不能盡則者聖人乃則天常明之理因地便利之理以順人心固有之性而教之使知所以爲行焉惟其爲順也是以其教不待戒肅而自成其教民之政不待威嚴而自治人無有不孝也 夫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如此教之可以化民也彰彰矣先王有見於此是故其爲教非一端而已也務身先之以博愛其民使民皆知愛愛莫切於愛親莫有遺棄其親而不愛者矣又爲之陳說如何是德如何是義以使民行而民皆興起以德義爲行矣又身先之以恭敬謙讓而民皆敬讓無爭競矣又引導之以禮節樂和而民被陶淑皆和睦矣又示之以善有賞爲所當好惡有刑爲所當惡而民皆知禁止不敢爲惡矣凡此者皆順天下以爲教故不肅而成不嚴而治也 夫化民者固民所瞻仰也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有云赫赫然太師尹氏民皆於爾瞻仰之也師尹尚爲民所瞻仰况人君乎若先王者可謂不愧爲民瞻仰矣

孝治章第八

疏夫子述此明王以孝治天下也前章明先王因天地順人情以爲教此章言明王由孝而治故以名章次三才之後也

大全今文古文皆有古文失於臣妾爲侮於臣妾故明王之以孝治也如此無也字今文爲孝治章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注言先代聖明之王以至德要道化人是爲孝理小國之臣至卑者耳王尚接之以禮况於五等諸侯是

孝經詳說

卷二十

孝治章

五

廣敬也萬國舉其多也言行孝道以理天下皆得歡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

疏此章之首稱子曰者爲事訖更別起端首故也言昔者聖明之王能以孝道治於天下大孝接物故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五等之君乎言必禮敬之明王能如此故得萬國之歡心謂各修其德盡其歡心而來助祭以事其先王經先王有六焉一曰先王有至德二曰非先王之法服三曰非先王之法言四曰非先王之德行五曰先王見教之此皆指先代行孝之王此章云以事其先王則指行孝王之考祖此

釋孝治之義也昔者非當代之名明王則聖王之稱

也是汎指前代聖王之有德者經言明王還指首章之先王也以代言之謂之先王以聖明言之則爲明王事義相同故注以至德要道釋之五等諸侯則公侯伯子男舊解云公者正也言正行其事侯者候也言斥候而服事伯者長也爲一國之長也子者字也言字愛於小人男者任也言任王之職事也爵則上皆勝下若行事亦互相通舜典曰輯五瑞孔安國曰舜敕公侯伯子男之瑞則堯舜之代已有五等諸侯也五等公爲上等侯伯爲次等子男爲下等則小

孝經詳說

卷二

孝治章

五

國之臣謂子男卿大夫况此諸侯則至卑也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諸侯言列國者兼小大是小國之卿大夫有見天子之禮也言雖至卑盡來朝聘則天子以禮接之按周禮掌客云上公饗餼九牢飡五牢侯伯饗餼七牢飡四牢子男饗餼五牢飡三牢二等其五等之介行人宰史皆有飡饗餼唯上介有禽獻其卿大夫士有特來聘問者則待之如其爲介時也是待諸侯及其臣之禮也是皆廣敬之道也詩書之言萬國者多矣亦猶言萬方是舉多而言之不必數滿於萬也皇侃云春秋稱禹會諸

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禹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而置九州九州之中有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計有萬國也因引王制殷之諸侯有千七百七十三國也孝經稱周諸侯有九千八百國所以證萬國爲夏法也信如此說則周頌云綏萬邦六月云萬邦爲憲豈周之代復有萬國乎今不取也言行孝道以理天下皆得歡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者言明王能以孝道理於天下則得諸侯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也各以其職來祭謂天下諸侯各以其所職貢來助天子之祭也

孝經詳說

卷二

孝治章

三

陳注夫子言昔者明王之以孝道而治理天下也推其愛敬之心至於附庸小國之臣尚不敢有所遺忽而況於公侯伯子男大國之臣乎以此之敬所以合天下大小萬國之眾而皆得其歡悅之心以此事奉其先王則尊養之至而明王能以孝道倡其化於上矣

本義大全此又廣上文教可化民之意而極言之言明王見理最明故以孝治天下愛敬其親不敢惡慢於人雖小國之臣尚不敢忘况公侯伯子男五等之諸侯乎故得萬國歡悅之心尊君親上同然無間

人心利而王業固社稷靈長世德光顯以此事其先王孝道至矣教之本立矣 草廬吳氏曰天子諸侯無生親可事故以事其先王先君爲孝或曰子謂天子諸侯無生親可事獨無母存者乎曰聖人立言舉尊以包卑故上章及此章與中庸論武王周公皆以宗廟事死之孝而言若有母存則事生之孝固在其中 維祺按草廬謂無生親可事又云有生母可事然謂之明王則豈必無一王有生親可事乎如舜之瞽瞍漢高之太上皇非生親耶此特舉其重者而言生爰生母固在其中不然下何以言生則親安之也

孝經詳說

卷二

孝治章

三

其生則親安獨爲卿大夫以下發耶 又按鄭氏謂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言孝道以理天下皆得歡心以其職來助祭祺謂得歡心所包者廣不止言助祭

按以孝治天下以字有力趕至子男乎語氣方佳下用故字接是轉語孝治處全在不致遺云云非以得萬國歡心事先王方爲孝治也以小國之臣形出五等諸侯皆不敢遺忽陳注以五等諸侯之臣言未是敬禮徧於萬國故能得其歡心事先王還是明王自事萬國皆歡心而明王所以事先王者尊養無遺憾

矣助祭之說呂氏已辨之 草廬吳氏以得萬國之歡心爲孝之效驗乃所以見其事先之孝其說未然還是得萬國歡心以事先王方完得孝之分量耳得萬國歡心貢獻亦所應有但事先王不專在此親安鬼享在後此處且就事之無憾說勿犯安享意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
注理國謂諸侯也鰥寡國之微者君尚不敢輕侮况知義理之士乎諸侯能行孝理得所統之歡心則皆恭事助其祭享也

孝經詳說

卷二

孝治章

三

疏此說諸侯之孝治也言諸侯以孝道治其國者尚不敢輕侮於鰥夫寡婦而况於知禮義之士民乎亦言必不輕侮也以此故得其國內百姓歡悅以事其先君也 易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是諸侯之國上言明王理天下此言理國故知諸侯之國也鰥寡國之微者君尚不敢輕侮者按王制云老而無妻者謂之鰥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天下民之窮而無告者也則知鰥夫寡婦是國之微賤者也言微賤者君尚不輕侮况知禮義之士乎釋經之士民詩彼都人士左傳曰多殺國士此皆說指有知識之人不必居

官受職之士謂民中知禮義者諸侯能行孝理得所統之歡心者此言諸侯孝治其國得百姓之歡心一國百姓皆是君之所統理故以所統言之則皆恭事助其祭享也者祭享謂四時及禘祫也於此祭享之時所統之人則皆恭其職事獻其所有以助於君故云助其祭享也

陳注一命以上爲士諸侯皆有卿大夫止言士者舉小以見大耳百姓謂百官宗族先君始受命爲國君者也夫子言諸侯分治一國者也當體明王孝治天下之心而亦以孝治其國推其愛敬之心以及於國

孝經詳說

卷二

孝治章

三

人卽至於鰥寡之微亦不敢侮慢之而况於士民乎以此之故所以合國中百官族姓之眾無不得其歡悅之心以此事奉其先君則可謂能體明王孝治之心以爲心而成化於國矣 本義以此教諸侯而治一國者不敢侮慢於無妻之鰥無夫之寡况知禮義之士與齊民乎緣此故得一國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 按鰥寡是窮民士民之民是平民有分 百姓指民以下該上陳注以爲百官族姓未是 事先君亦不必言助祭享

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

注理家謂卿大夫臣妾家之賤者妻子家之貴者卿大夫位以才進受祿養親若能孝理其家則得小大之歡心助其奉養

疏說卿大夫之孝治也言以孝道理治其家者不敢失於其家臣妾賤者而況於妻子之貴者乎言必不失也故得其家之歡心以承事其親也理家謂卿大夫者案下章云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禮記王制曰上大夫卿則知治家謂卿大夫臣妾

孝經詳說

卷二

孝治章

三

家之賤者接尚書費誓曰竊馬牛誘臣妾孔安國云誘偷奴婢既以臣妾爲奴婢是家之賤者也妻子家之貴者案禮記哀公問於孔子孔子對曰妻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妻子家之貴者也卿大夫位以材進者案毛詩傳曰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是位以材進也受祿養親者受其所稟之祿以養其親若能孝理其家則得小大之歡心者謂小大皆得其歡心小謂臣妾大謂

妻子也助其奉養者案禮記內則稱子事父母婦事舅姑日以雞初鳴咸盥漱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問衣

煖寒醴醢酒醴芻蕘麥黃稻黍梁粢唯所欲稟粟飴蜜以甘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此皆奉養事親也天子諸侯繼父而立故言先王先君也大夫唯賢是授居位之時或有俸祿以逮於親故言其親也注順經文所以言助其奉養此謂事親生之義也若親以終沒亦當言助其祭祀也明王言不敢遺小國之臣諸侯言不敢侮於鰥寡大夫言不敢失於臣妾者劉炫云遺謂意不存錄侮謂忽慢其人失謂不得

孝經詳說

卷二

孝治章

三

其意小國之臣位卑或簡其禮故云不敢遺也鰥寡人中賤弱或被人輕侮欺陵故云不敢侮也臣妾營事產業宜須得其心力故云不敢失也明王况公侯伯子男諸侯况士民卿大夫况妻子者以王者尊貴故况列國之貴者諸侯差卑故况國中之卑者以五等皆貴故况其卑也大夫或事父母故况家人之貴者也

陳注夫子又言卿大夫各治一家者也亦當體明王孝治天下之心而以孝治其家推其愛敬之心卽下及於臣妾曾不少失其心彼疏賤者尙如此而況於

妻子之親貴者乎以此之故所以合一家之眾無貴無賤無親無疏而各得其歡悅之心以此事其父母則可謂能體明王孝治之心以爲心而成其化於家矣

本義大全以此教卿大夫士庶人而治一家者不敢有愆失於臣僕妾侍之疏賤况妻子之貴而親乎緣此故得一家人之歡心以事其親 此二段皆言明王孝治天下之教有以感化之非謂中一節爲諸侯之孝末一節爲卿大夫士庶之孝也如此看方爲周帀且觀末節結語云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可

孝經詳說

卷二

孝治章

三

見

按不敢遺不敢侮不敢失自是推愛敬於親之心以及之所謂以孝爲治也 以一家言若治家不善人獲怨心則親必不喜中庸所謂宜室家樂妻孥方得父母順正是此意國與天下可推矣 事其親是自已事不可謂助養

夫然生則親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

注夫然言上孝理皆得歡心則存安其榮沒享其祭上敬下歡存安沒享人用和睦以致太平則災害禍

亂無因而起言明王以孝爲理則諸侯以下化而行之故致如此福應

疏此總結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孝治也言明王孝治其下則諸侯以下各順其教皆治其國家也如此各得歡心親若存則安其孝養沒則享其祭祀故得和氣降生感動昭昧是以普天之下和睦太平災害之萌不生禍亂之端不起此謂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能致如此之美 皇侃云天反時爲災謂風雨不節地反物爲妖妖即害物謂水旱傷禾稼也善者逢殃爲禍臣下反逆爲亂也 按上文有明王諸侯大

孝經詳說

卷二

孝治章

三

夫三等而經獨言明王孝治如此者言由明王之故也則諸侯以下奉而行之而功歸於明王也故致如此福應者福謂天下和平應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陳注生謂父母存時祭謂沒後奉祀安者其心無憂享者其魂來格也人死曰鬼氣屈而歸也災害如水旱疾疫之類生於天者禍亂如賊君弑父之類作於人者上文既言天子諸侯卿大夫皆以孝治天下國家而得人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先公與親此又總承上文而言夫惟如此故生而養則親安之沒而祭則鬼享之是以普天之下和睦太平和則無近戾之氣

而災害不生乎則無悖逆之爭而禍亂不作總繇明王身爲率行孝道於上而諸侯以下化而行之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有如此之美也

本義承上三節誠然故親生而存則安其養而心志和親歸而鬼則享其祭而魂魄靈盡天地間無一非孝所薰蒸心和氣和天地之和應之天下無不歸於太和蕩平而災害禍亂自潛消默化矣故總結之曰此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蓋由天子身率於上諸侯以下儀而行之故能如此也

按夫然讀斷生則親安承事其親祭則鬼享承事先

孝經詳說

卷二

孝治章

三

王先君亦只是大概如此說不可泥定天下和平云云似不干親安鬼享之事總是從不敢遺不敢侮不敢失以得歡心來舊注云上敬下歡訓夫然二字存安沒樂謂生祭二句人用和睦以致太平云云謂天下和平三句上敬下歡貫下兩層非以人用和睦承存安沒享也明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比首節推開一層首節以孝治天下只就不敢遺說此處則連諸侯卿大夫皆明王之孝治所及也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注覺大也義取天子有大德行則四方之國順而行

之

疏夫子述昔時明王孝治之義畢乃引大雅抑篇贊美之也

按覺訓大爲是呂氏大全引虞德園之說以覺爲良知交徹的妙處是姚江一派話大抵呂忠節之學自姚江而晴川而西川而雲浦淵源有自故未免多引王門諸人之說以江孝經耳先王以孝治天下有大德行也諸侯卿大夫各以孝治四國順而行之也旨按此章重明王以孝治天下句故首尾兩提此語明王孝治天下有數層意當分析不敢遺小國之

孝經詳說

卷二

孝治章

三

臣是明王推愛敬以及人正是以孝去治天下得萬國歡心以事先王是以孝治天下而益成其孝也諸侯卿大夫又是因明王之孝治而各以孝治總成明王之孝治也親安鬼享至禍亂不作是說效講此言孝治以見孝之大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不止自盡其孝而其以孝治天下也推愛敬之心以及人雖小國之臣來朝亦隆其禮遇不敢遺棄而況於見公侯伯子男五等之君有不隆其禮遇者乎不敢遺故能得萬國之歡心同然無間王業鞏固社稷靈長以事其先王而何非明王之孝乎諸侯法明王

孝經詳說卷三

牟陽冉觀祖輯撰

聖治章第九

疏此言曾子問明王孝治以致和平因問聖人之德更有大於孝否夫子因問而說聖人之治故以名章次孝治之後

大全云古文皆有古文無以加於孝多其字來祭多助字父子之道二句有子曰無二也字故不愛其親句有子曰無故字君子不貴也爲君子所不貴言思行思之思古文爲斯餘同今文爲聖治章 朱子

孝經詳說

卷三

聖治章

一

之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其極功至如此 夫明王之孝治明王之德行也諸侯卿大夫之孝治四國之效明王也詩大雅抑之篇有云一人有大德行爲之標準則四國皆順之而行以觀孝治詎不然哉

孝經詳說

卷二

孝治章

美

孝經詳說卷二終

曰悖禮以上皆格言但以順則逆以下則又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與此文既不相應而彼此得失又如前章所論子產之語今刪去凡九十字季文子曰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北宮文子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雜祺按孔子述而不作觀此文與左傳語皆極精則或古有是言而孔子述之耶或孔子言之左氏述以用之於傳借古人名字發自己議論所謂左氏之言

夸也又按孔子文言元者善之長也等語皆極精而左氏則取爲穆姜之言可以穆姜之言遂疑文言雜取左傳耶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

注參問明王孝理以致和平又問聖人德教更有大於孝不

疏夫子前說孝治天下能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是言德行之大也 曾子問曰聖人之德更有加於孝乎乎猶否也

陳注聖人以在位者言之 曾子有推廣之思而爲

孝經詳說

卷三

聖治章

二

此問

本義此又極言孝之大者而聖人因以立教也曾子既聞孝道之大與孝治極至之效故有此問

按聖人之德德字或云承上有覺德行而問引詩只是借證非所重不當泥

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注貴其異於萬物也孝者德之本也萬物資始於乾人倫資父爲天故孝行之大莫過尊嚴其父也謂父爲天雖無貴賤然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曰其

人也

疏夫子承問而釋之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性生也言天地之所生唯人最貴也人之所行者莫有大於孝行也孝行之大者莫有大於尊嚴其父也嚴父之大者莫有大於以父配天而祭也言以父配天而祭之者則文王之子成王叔父周公是其人也 夫稱貴者是殊異可重之名按禮運曰人者五行之秀氣也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是異於萬物也 萬物資始於乾者易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也人倫資父爲天者鄭立曰父者子之天也杜預

孝經詳說

卷三

聖治章

三

左氏傳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是人倫資父爲天也故孝行之大莫過尊嚴其父也者尊謂崇也嚴敬也父既同天故須尊嚴其父是孝行之大也 謂父爲天雖無貴賤者此將釋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先張此文言人無限貴賤皆得謂父爲天也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者但以父配天徧檢羣經更無殊說按禮記有虞氏尙德不郊其祖夏殷始尊祖於郊無父配天之禮也周公大聖而首行之禮無二尊既以后稷配郊天不可又以文王配之五帝天之別名也因享明堂而文王配之是周公嚴父配天之義

也亦所以申文王有尊祖之禮也經稱周公其人注順經旨故曰始自周公也

陳注周公名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食采於周位居三公故稱周公 天地之性人爲貴者謂天地生人與物皆有一副當然之理是之謂性然人得其全物得其偏是人爲天地之心而萬物之靈故云然也人之百行多端而以孝爲本故曰人之行莫大於孝承之以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者言人子之孝其親者無所不至而莫大於尊敬其父尊敬其父者亦無所不至而莫大於配享上天也

孝經詳說

卷三

聖治章

四

蓋上天之尊尊無與對而能以己之父與之配享則所以尊敬其父者至矣極矣不可以復加矣然仁人孝子愛親之心雖無窮而立經陳紀制禮之節則有限自古及今惟周公輔佐成王始行配天之禮故曰則周公其人也

本義大全孔子言人與物均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天地之理以成性然物得氣之偏其質蠢人得氣之全其質靈是以人能全其性以與天地參而物不能也故天地之性惟人爲貴 然人之所以貴者以此性而性之德爲仁義禮智皆統於仁仁主於愛愛莫先

於愛親故人之行莫大於孝貴則不容自賤大則不容自小 孝之大無所不至而莫大於尊敬其父尊

敬其父無所不至而莫大於以父配享上天惟天爲大至尊無對而以己之父配之則尊敬之者至矣仁人孝子愛親之心無窮而禮制有限卽前代有勢位可以自盡者不知制爲此禮求其盡孝之大而得自盡此心能自盡此禮者惟周公其人而已 象山陸氏曰人生天地之間稟陰陽之和抱五行之秀其爲貴孰得而加焉使能因其本然全其固有則所謂貴者固自有之自知之自享之而奚以聖人之言爲惟

孝經詳說

卷三

聖治章

五

夫陷溺於物欲而不能自拔則其所貴者類出於利欲而良貴由是寢微聖人憫焉告之以天地之性人爲貴則所以賤之者至矣

按天地之性人爲貴此孝經言性處最爲緊關必得此語方見得孝原於性而非後來添設也鄉疏只以性爲生是不知性之說陳注乃以性爲當然之理又呂氏大全其說益明蓋天地生人生物皆賦以性而其理最全者則人也故人爲貴 人之行卽是率性爲行 陸象山只說陰陽五行純是氣一邊不肯說出理字故先儒謂象山不識性 嚴父嚴字著力謂

嚴敬其父也 嚴父配天極其大者言之猶孟子說舜尊養之至非可例論 此先提起周公下文詳其事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注后稷周之始祖也郊謂圜丘祀天也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也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也君行嚴配之禮則德教刑於四海海內諸侯各修

孝經詳說

卷三

聖治章

六

其職來助祭也言無大於孝者

疏前陳周公以父配天因言配天之事自昔武王既崩成王年幼卽位周公攝政因行郊天祭禮乃以始祖后稷配天而祭之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之時乃尊其父文王以配而享之尊父祖以配天崇孝享以致敬是以四海之內有土之君各以其職貢來助祭也既明聖治之義乃總其意而答之也周公聖人首爲尊父配天之禮以極於孝敬之心則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是言無以加也 后稷周之始祖者按周本紀云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爲

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藉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爲兒好種樹麻菽及爲成人遂好耕農帝堯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后稷會孫公劉復修其業自后稷至王季十五世而生文王受命作周按毛詩大雅生民之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

孝經詳說

卷三

聖治章

七

配天焉是也郊謂圜丘祀天者此孔傳文祀祭也祭天謂之郊周禮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鼗鼗鼗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又曰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言以冬至之後日漸長郊祭而迎之是建子之月則與經俱郊祀於天明圜丘南郊也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者按文王世子稱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

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則郊祀是周公攝政之時也公羊傳曰郊則何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主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言祭天則天神爲客是外至也須人爲主天神乃至故尊始祖以配天神侑坐而食之按左氏傳曰凡祀啟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而鄭注禮郊特牲乃引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然則春分而長短分矣此則迎在未分之前至謂春分之日也夫至者是長短之極也明

孝經詳說

卷三

聖治章

八

分者晝夜均也分是四時之中啟蟄在建寅之月過至而未及分必於夜短方爲日長則左氏傳不應言啟蟄也若以日長有漸郊可豫迎則其初長宜在極短之日故知傳啟蟄之郊是祈農之祭也周禮冬至之郊是迎長日報本反始之祭也鄭玄以祭法有周人禘嘗之文遂變郊爲祀感生之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周爲木德威仰木帝以后稷配蒼龍精也韋昭所著亦符此說惟魏太常王肅獨著論以駁之曰按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瘞又曰禘大祭也謂五年一大祭之名又祭法祖有功宗有德皆在宗廟

本非郊配若依鄭說以帝嚳配祭圜丘是天之最尊也周之尊帝嚳不若后稷今配青帝乃非最尊實乖嚴父之義也且徧窺經籍並無以帝嚳配天之文若帝嚳配天則經應云禘嚳於圜丘以配天不應云郊祀后稷也天一而已故以所在祭在郊則謂爲圜丘言於郊爲壇以象圜天圜丘卽郊也郊卽圜丘也其時中郎馬昭抗章固執當時勅博士張融質之融稱漢世英儒自董仲舒劉向馬融之倫皆斥周人之祀昊天於郊以后稷配無如玄說配蒼帝也然則周禮圜丘則孝經之郊聖人因尊事天因卑事地安能復

孝經詳說

卷三

聖治章

九

得祀帝嚳於圜丘配后稷於蒼帝之禮乎且在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則郊非蒼帝通儒同辭肅說爲長明堂天子布政之宮者按禮記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知明堂是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者五方上帝卽是上帝也謂以文王配五方上帝之神侑坐而食也按鄭注論語云皇皇后帝並謂太微五帝在天爲上帝分王五方爲五帝舊說明堂在國之

南去王城七里以近爲雒南郊去王城五十里以遠爲嚴五帝卑於昊天所以於郊祀昊天於明堂祀上帝也其以后稷配郊以文王配明堂義見於上也五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鄭立云明堂居國之南南是明陽之地故曰明堂按史記云黃帝接萬靈於明庭明庭卽明堂也明堂起於黃帝周禮考工記曰夏后曰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先儒舊說其制不同按大戴禮云明堂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

孝經詳說

卷三

聖治章

十

方鄭立據援神契云明堂上圓下方八牖四闔考工記曰明堂五室稱九室者或云取象陽數也八牖者陰數也取象八風也三十六戶取象六甲子之爻六六三十六也上圓象天下方法地八牖者卽八節也四闔者象四方也稱五室者取象五行皆無明文也意釋之耳此言宗祀於明堂謂九月大享靈威仰等五帝以文王配之卽月令云季秋大享帝注云徧祭五帝以其上言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九月西方成事終而報功也君行嚴配之禮者此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天是也德教刑於四海

內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者謂四海之內六服諸侯各修其職貢方物也按周禮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廟中將幣三享又曰侯服貢祀物鄭云犧牲之屬甸服貢殯物注云絲枲也男服貢器物注云尊彝之屬也采服貢服物注云玄纁絺纈也衛服貢材物注云八材也要服貢貨物注云龜貝也此是六服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又若尙書武成篇云丁未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籩豆亦是助祭之義也陳注郊祀祭天也祭天於南郊故曰郊宗祀謂宗廟之祭也后稷名棄周之始祖舜嘗命爲稷正使教民

孝經詳說

卷三

聖治章

十一

播種百穀始封於郤爲諸侯以君其國故稱曰后稷也文王名昌武王之父明堂王者出布政治之堂也天以形體言上帝以主宰言天也帝也一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謂郊祭天則后稷配祭而尊后稷猶乎天宗祀祭上帝則以文王配祭而尊文猶夫上帝也周公之所以尊敬其祖父者如此是以德教刑於四海而四海之內爲諸侯者各以其職之所當然皆來助祭敬供郊祀之事夫以孝推之至於配天而又盡得四表之歡心以事其親孝之大也誠可謂至極矣則夫聖人之德又有何者可以加

於孝乎

本義大全郊南郊祭天也宗謂別立一廟爲百世不祧之宗也四海之內謂四方諸侯其職謂貢物來祭來助祭也言周公制禮既郊祀后稷以配天猶必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爲百世不遷之宗此禮一定文王世世得以配天此周公所以獨能遂其嚴父之心也至此而孝親之心始無遺憾然亦因其功德禮所宜然非私意此孝之極至大而無以復加者蓋極言孝之大至於如此非謂人人皆必如此而後爲孝也 按詩周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

孝經詳說

卷三

聖治章

三

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蓋周人尊后稷以配天故郊祀而頌之也又按詩周頌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又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又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蓋周人宗祀文王之詩也合觀思文我將二詩則知天卽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非至孝何以能此 按朱子謂傳釋孝德之本但嚴父配天本因論武王周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辭非謂凡爲孝者皆欲如此也又况孝

之所以爲大者本自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也

如此而後爲孝則是使爲人臣子者皆有今之心而反陷於大不孝矣作傳者但見其論孝之大卽以附此而不知其非所以爲天下之通訓讀者詳之以文害意焉可也 祺按此極論道之大至於此天卽中庸孔子稱舜大孝武達孝極論之至於爲天子宗廟饗子孫保追王上祀等事非謂人人皆可行之將之心也蓋此章與中庸論大孝文王無異武王公達孝例同看 陽冰李氏曰此言周公制禮之事爾猶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也周

孝經詳說

卷三

聖治章

三

公制禮成王行之自周公言則嚴父成王則嚴祖也司馬溫公曰周公制禮文王適其父故曰嚴父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孝子之心誰不欲等其父禮不敢踰也書祖己曰典祀無豐于昵孔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漢以高祖配天光武配明堂文景明章德業非不美然不敢推以配天近世明堂皆以父配此乃誤識孝經之意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爲法也 朱子曰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圜丘器用陶匏蕞秸服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生帝者生物之祖故

推以爲配而祭祀於明堂 草廬吳氏曰宗者文王
之廟天子七廟祖廟一昭廟三穆廟三祖廟百世不
毀昭穆六世後親盡則祧其有功德當不祧者謂之
宗武王成王時文王居穆之第三廟康王昭王時文
王居穆之第二廟穆王共王時文王居穆之第一廟
懿王時文王親盡在三穆之外以其不當祧也故於
穆廟北別立一廟以祀文王是名爲宗不在六廟之
數穆王以前文王雖未別立廟遷居三穆廟中然卽
其所居之廟亦名爲宗蓋初祔廟時已定爲百世不
祧之宗故也明堂者廟之前堂凡廟之制後爲室室

孝經詳說

卷三

聖治章

四

則幽暗前爲堂堂則顯明故曰明堂享人鬼尚幽
則於室祀天神尚顯明故於堂上帝卽天也祀之於
郊則尊之而曰天祀之於堂則親之而曰帝冬至於
國門外之南郊築壇爲圜丘祀天而以始祖后稷配
季秋於文王廟之前堂祀帝而以文王配后稷封於
邠周室之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周家有天
下之始故以后稷配天文王配帝也此禮一定而周
公之父世世得配天帝此周公所獨能遂其嚴父之
心也

按上文云嚴父當以明堂配上帝爲主因舉禮制連

后稷言之 上帝卽天非謂五帝注疏不必泥陳注
爲是 但舉其職則貢物在內 孝之量至此方無
可加非謂人之孝皆當如此也呂忠節以舜大孝武
周達孝爲比極是 朱子是爲世立坊之意亦當善
看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故因親以
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注親猶愛也膝下謂孩幼之時也言親愛之心生於
孩幼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
母也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教以愛敬之教故出以就

孝經詳說

卷三

聖治章

十五

傳趨而過庭以教敬也抑搔癢癢懸衾篋枕以教愛
也聖人順羣心以行愛敬制禮則以施政教亦不待
嚴肅而成理也本謂孝也

疏此更廣陳嚴父之由言人倫正性必在蒙幼之年
教之則明不教則昧言親愛之心生在其孩幼膝下
之時於是父母則教示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
尊嚴能致敬於父母故云以養父母日嚴也是以聖
人因其日嚴而教之以敬因其知親而教之以愛故
聖人因之以施政教不待嚴肅而自然成治也然其
所因者在於孝也言本皆因於孝道也 親猶愛者

嫌以親爲父母故云親猶愛也膝下謂孩提之時者案內則云子生三年妻以子見於父父執子右手孩而名之按說文云孩小兒笑也謂指其顙下令之笑而爲之名故知膝下謂孩幼之時也親愛之心生於孩幼之時者言孩幼之時已有親愛父母之心生也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者春秋左氏傳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方猶道也謂教以仁義合宜之道也其教之者按禮記內則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顰革女顰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

孝經詳說

卷三

聖治章

六

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又曲禮云幼子常視毋誑立必正方不傾聽與之提携則兩手捧長者之手負劍辟咎詔之則掩口而對注約彼文爲說故曰日加尊嚴言子幼而誨及長則能致敬其親也父子之道簡易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故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教以愛敬之教也出以就傳者按禮記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鄭云外傳教學之師也謂年十歲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就師而學也按十年出就外傳指命士以上今此引之則尊卑皆然也趨而過庭以

教敬者言父之與子於禮不得常同居處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以教愛者此並約內則文按彼云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煖寒疾病痾瘳而敬抑搔之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拜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篋懸衾篋枕斂簟而獨之鄭注云須卧乃敷之也獨猶獨是父母未寢故衾被則懸枕則置篋中言子有近父母之道所以教其愛也夫愛以敬生敬先於愛無宜待教而此言教敬愛者禮記樂記曰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是愛深而敬薄

孝經詳說

卷三

聖治章

七

也禮勝則離是嚴多而愛殺也不教敬則不嚴不教親則忘愛所以先敬而後愛也舊注取士章之義而分愛敬父母之別此其失也陳注夫子答曾子之問盡矣此復申言聖人教人以孝之故也言人子親愛父母之情已生於膝下孩笑之時以此至情而養其父母然隨其年之漸長則日加尊敬而尊卑之際又自有一定不可忽之分在焉此人子良心之發最爲真切人皆有之不待學而能者聖人之立教亦惟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循其人性之固然而不加矯強故其教不待戒肅而自

成其政不待威嚴而自治民之大順有不期然而然者蓋孝爲德之本而聖人之因嚴教敬因親教愛總因之以立教焉是其所因者本也

本義大全承上言聖人之德無加於孝而教可知矣此三節言因人愛敬之心而教之下三節言恐人失愛敬之心而必教之也親猶愛也與上文孝字相應下文因親之親卽因此也嚴敬也與上文嚴父之嚴相應下文因嚴之嚴卽因此也言親愛之心生於孩幼從此以奉養年漸稍長日加尊嚴於一日此人之本性良知良能也 聖人之教因其嚴敬之心以教

孝經詳說

卷三

聖治章

六

之敬因其親愛之心以教之愛故所云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何以若是蓋以因其本然有此愛敬之心而教之非有加也 勉齋黃氏曰敬與愛皆事親不能無也父母至親也而愛心生焉父母至尊也而敬心生焉皆天理之自然而非人之所強爲也 朱鴻曰人稟天地之性性具愛敬之良夫膝下之時正孩提之童也便知親愛父母是愛之萌芽也嚴畏父母是敬之萌芽也 董鼎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聖人復恐其狎恩恃愛而易失於不敬於是因嚴教敬使愛而不至於褻又因親教愛使敬

而不致於疏此聖人所以有功於人心天理而扶植彝倫於不墜也 或曰其教所以不待整肅而成其政不待嚴厲而治者由所因者本也夫曰因則非強世曰本則非外鑠聖人何嘗不順羣情而勉強矯拂於其間 或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朱子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

按上文嚴父配天孝道固極其大然初無加於天地之性所以將故字接上云上文從嚴父配天說開去此節復從性行上說來 親嚴卽愛敬二字之變

孝經詳說

卷三

聖治章

九

文初時只知親稍長漸知嚴注疏父母教示一層不必用 養字只作事字看亦從初時說起 親嚴雖屬固有後恐失之故聖人因而教之使盡愛敬之道親嚴其心也教愛敬則有實事在 惟其爲固有所以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末句又補出本字卽謂本來之親嚴也 舊注云本謂孝陳注云孝爲德之本說孝固是其實以親嚴之本心言也呂氏本義說好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注父子之道天性之常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父母生子傳體相續人倫之道莫大於斯謂父爲君以臨於己恩義之厚莫重於斯

疏此言父子恩愛之情是天生自然之道父以尊嚴臨子子以親愛事父尊卑既陳貴賤斯位則子之事父如臣之事君父母生已傳體相續此爲大焉言有父之尊同君之敬恩義之厚此最爲重也 父子之道自然慈孝本乎天性則生愛敬之心是常道也既能尊嚴於親又有君臣之義故易家人卦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是謂父母爲嚴君也 續連也

孝經詳說

卷三

聖治章

三

言子繼於父母相連不絕也

陳注此承上文所因者本也句而發明人子愛敬之情所以愛敬之故父子之道爲天性謂父子之愛原於天率於性而本於所固有然子之事父猶臣之事君其尊卑之分又自有截然不可忽者是父子之間又有君臣之義也續者繼先傳後之謂也續莫大者父母生子子以生孫人倫繼續於此微父母則吾何所託生而人類幾滅矣然則人倫之大孰有大于父母者乎厚莫重者以父之親等君之尊而臨乎人子則恩義之罔極與天同高與地同厚莫有重焉者矣

此可見人子愛敬之當先所以莫有甚於父母也

本義大全此又承上而切言之父子之道其親也天性然也且其日嚴有君臣之義焉既親且嚴故人子之身氣始於父形成於母其體自連續從此一氣而世世接續其爲至親之續孰大如此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既爲至親又爲嚴君而臨乎我上其爲極尊而分義之隆厚孰重於此此愛敬之心所以不能自己也 朱子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初無所爲而然此

孝經詳說

卷三

聖治章

三

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天性有不盡於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爲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問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也 吳氏曰人子之身氣始於父形成於母其體連續是爲至親無有大於此者既爲我之親又爲我之君而臨乎上其分隆厚是爲至尊無重於此者

按父子之道意重在子愛父邊 父子之愛率其性之自然故曰天性 父子有君臣之義從父之尊者

繳上文意下遂反言之

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

注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教於人違此則於德禮爲悖也行教以順人心今自逆之則亦無所法則也善謂身行愛敬也因謂悖其德禮也言悖其德禮雖得志於人上君子之不貴也

疏此說愛敬之失悖於德禮之事也所謂不愛敬其親者是君上不能身行愛敬也而愛他人敬他人者

出 呂氏以天性屬親以君臣之義屬嚴分貼亦通

然語氣須遞下爲妥 續是子續父莫大是從其續

見得至親 依陳注是說子續父爲人倫之大覺泛

君親臨之重君一邊親而兼君也 厚莫重焉依

注只是恩之厚重呂氏以爲分義之隆厚言尊不言

恩稍不同然呂氏之意以續莫大屬親以君屬嚴故

主尊不主恩看來亦當遞說不得平分 續莫大承

天性君親臨之承君臣之義此卻易見 父子一體

相續故有天性之愛君臨於上故其義至重 厚以

分義重爲愛 續莫大厚莫重所以不容不愛敬當

是教天下行愛敬也君自不行愛敬而使天下人行是謂悖德悖禮也惟人君合行政教以順天下之心今則自逆不行翻使天下之人法行於逆道故人無所法則斯乃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在謂心之所在也凶謂凶害於德也如此之君雖得志於人上則古先哲王聖人君子之所不貴也 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教於人者此孔傳也則天子章言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是也違此則於德禮爲悖者按禮記大學云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

知人君若違此不盡愛敬之道而教天下人行愛敬

是悖道於德禮也 善謂身行愛敬者謂身行愛敬

乃爲善也因謂悖其德禮者悖猶逆也言逆其德禮

則爲凶也雖得志於人上君子所不貴者言人君如

此雖得志居臣人之上幸免篡逐之禍亦聖人君子

之所不貴言賤惡之也

陳注此反說爲上者愛敬之失而悖於德禮之事

悖德悖禮云者德主於愛禮主於敬故也

本義大全德主愛禮主敬愛敬之心原於一本故必

愛敬其親而後推以愛敬他人則於德禮不悖而謂

之順若不愛敬其親而先以愛敬他人雖亦似德似禮然其於德禮也悖矣悖則謂之逆則法也在居也教民者將以順示則而先自則於逆民又何所則乎夫順則爲善而吉逆則爲凶不居於善而皆居於凶德所以雖得志爲人上君子弗貴也 上言聖人此言君子互文也 虞氏淳熙曰續莫大焉誰比得這天性若不愛其親而愛他人愛雖是德只叫做悖德厚莫重焉誰比得這大義若不敢其親反敬他人敬雖是禮也只叫做悖禮該順的道理反把來逆做誰去法則他不惟無以成教就是他的德看來是善已

孝經詳說

卷三

聖治章

焉

不在善內矣凡道理順則吉逆則凶

按悖德悖禮悖於德悖於禮也 順字若就上說則字殊難安頓謂自則於逆不成話說謂令民則逆又於以順不聯不如以順字屬民謂欲令民以順而則我之逆民必不肯則我無則只作民不則爲是 民之順謂民本來是順的而卻令其則逆 逆字從兩悖字來 民無則只是上悖德悖禮無以示民處不在於善二句仍悖德悖禮意以結出君子不貴非另一層意 善字只作吉字與凶字對得志民上非初得位照那疏幸免篡逐頗明 君子不貴是君子

不肯如是下便接不然說

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

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

注不然不悖德禮也思可道而後言人必信也思可樂而後行人必悅也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制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也容止威儀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進退動靜也不越禮法則可度也君行六事臨撫其人則下畏其威愛其德皆放策於君也上正身以率下下順上而法之則德教成政令行也

孝經詳說

卷三

聖治章

焉

疏前說爲君而爲悖德禮之事此言聖人君子則不然也君子者須慎其言行動止舉措思可道而後言思可樂而後行故德義可以尊崇作業可以爲法威容可以觀望進退皆修禮法以此六事君臨其民則人畏威而親愛之法則而象效之故德教以此而成政令以此而行也 言者心之聲也思者心之慮也可者事之合也道謂陳說也行謂施行也樂謂使人悅服也劉炫云德者得於理也義者宜於事也得理在於身宜事見於外謂理得事宜行道守正故能爲人所尊也作謂造立也事謂施爲也易曰舉而措之

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言能作眾物之端爲器用之式造立於已成式於物物得其宜故能使人法象也容止謂禮容所止也漢書儒林傳云魯徐生善爲容以容爲禮官大夫是也威儀卽儀禮也中庸云威儀三千是也春秋左氏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言君子有此容止威儀能合規矩按禮記玉藻云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鄭云反行也宜圓曲行也宜方是合規矩故可觀進則動也退則靜也民卦彖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是進退則動靜也動靜不乖越禮法故可度也

孝經詳說

卷三

聖治章

三

言君施行六事以臨撫下人六事卽可度以上之事有六也左傳北宮文子對衛侯說威儀之事稱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又因引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又云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據此與經雖稍殊別大抵皆教君之威儀也故經引詩云其儀不忒其義同也

陳注此承君子不貴句而表明君子之不然君子泛指聖帝明王道行也作爲也容主動止主靜言思可道謂必其言之可行於民者而後言行思可樂謂必其行之爲民所歡悅者而後行德義可尊謂立德行義不違正道而可爲民之尊崇作事可法謂制作事業動得物宜而可爲民之式法容止可觀謂威儀容貌合於規矩而可爲民之觀瞻進退可度謂周旋動靜不越繩尺而可爲民之軌度君子之謹其言行慎其動止舉措如此由是以其身而臨蒞斯民則民畏其威而敬如神明愛其德而親如父母會極歸極如

孝經詳說

卷三

聖治章

三

眾星之共北辰無不法則而象效故德教以此有成政令以此而行也本義道言也蓋謂君子所貴者推愛敬其親之心以一歸之於順故其發於言措於行修於德義推於作事容止進退之間無非愛敬無非德禮以此臨御其民庶幾其順而可則矣是以其民皆嚴而畏之親而愛之則其所以爲順者而做象之故德教成而政令行何待嚴肅哉然則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較著矣按上節爲逆此節爲順大全云一歸於順當玩但六事從愛敬推開說可道只是當言者言之陳注是作

世爲天下道道字解 作事孔疏以器用爲說可渾之 容止陳注分動靜頗明謂動容與止而不動也邢疏禮容所止止字欠分曉 德教應前教不肅而威政令應前政不嚴而治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注淑善也忒差也義取君子威儀不差爲人法則疏夫子述君子之德既畢乃引曹風鳴鳩之詩以贊美之言善人君子威儀不差失也
陳注詩言原美善人君子盛德之威儀此則借以贊美君子之能順人心而成其德教

孝經詳說

卷三

聖治章

美

按引詩似只結君子不然一節然須結合教愛敬意方全 君子卽是淑人
旨本義大全此章首三節言聖人之德後六節言聖人之教本於德德生教教本德上下語似不屬意實相承 此章言義理廣大語意精深脈絡貫通原無可疑而疑者紛紛謂首三節與故親生之下字義似不聯屬維祺謂聖人之言固未可輕議也因前章極論孝道之大而曾子猶問有以於孝者孔子答以雖以周公盡愛敬之道至於如此亦非有加下因極言聖人以孝立教以明無加於孝之意上言莫大於孝

下親生之親因親教愛之愛與上孝字相應上言莫大於嚴父下日嚴之嚴因嚴教敬之敬與上嚴字相應父子之道天性七句又與上親生日嚴相應而因承上以起下也故不愛其親以下又反言以見愛敬之可以立教而遂以君子之教極言之也上言聖人有此愛敬之心而能自盡下言聖人因人皆有此愛敬之心而教之使各隨分自盡所謂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者以此

講意先鞭此章分四段看自天地之性至又何以加於孝乎是因曾子之問而舉周公祀父配天之事以

孝經詳說

卷三

聖治章

美

告之見得聖德無加於孝故親生之膝下以至君子不貴也是跟上文孝字而追原愛敬之所由起轉出聖人之施教立政以治天下本於因心之孝來君子則不然一段是詳敘聖治之事引詩乃以贊美之也按此章因曾子之問而答之當以天地之性二句爲提頭本性以爲行正切德字而嚴父配天一段從大處說以見德無加於孝也人不能如周公之嚴父配天而各有其性各有其行故接之以親生膝下云云聖人因以教愛敬亦只是人之性也父子之道申言所以當教之愛敬不愛其親乃反言不愛敬其親到

民無則見得不能因民以教愛敬君子不然又正言能愛敬而民則以繳上教政不肅不嚴意言思可道六句推闡說以見六事如此則必能愛敬其親而教民愛敬矣與三才章先之以博愛云云文法相似末引詩當以教愛敬爲儀成政教見不忒 呂忠節分德教以應首章亦可玩然以聖治名章當重在聖人教愛敬一截 或云前是聖人盡其性後是聖人教人盡其性

講此章論聖人之孝而並及於聖人之教孝也曾子問曰孝道之與孝治極至之效如此敢問聖人之德

孝經詳說

卷三

聖治章

三

其更無有加於孝之上者乎子曰孝之爲德蓋原於性也天地生人物各賦以性而人得其全故惟人爲貴人之率性爲行其行多端而莫大於孝此在人無不然也極推其量言之孝莫大於尊崇其父尊崇其父莫大於以其父配天則惟周公始制此禮爲其人也昔者周公制禮祭天於郊而以后稷配之祀上帝於明堂而尊文王爲宗以配之是以四海之內諸侯各以其職所當貢者來助祭配天而享萬國之祭如此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然嚴父之禮非人所可能而其性無不同也聖人則有以因性而教之

矣夫人自孩提便知親愛其父母是親愛之心原生之於膝下之時及其漸有知識以事奉其父母日有嚴敬之心聖人在上因其嚴而以敬親教之因其親而以愛親教之聖人之教不待戒肅而成其政不待威嚴而治蓋其所因者親嚴之心出於本性然也聖人之教愛敬所以爲善因者蓋父子之道父愛子子愛父乃本於天性所固有也父尊子卑以言其分又有君臣之義也父母生此身一氣相續其恩莫有大焉親而兼君臨之於上分義隆厚莫有重焉此所以各有親嚴之心而聖人因之以教愛敬也 然教

孝經詳說

卷三

聖治章

三

民愛敬必先自愛敬其親方爲順理而民可則也故在上不自愛其親而教人愛親是反愛他人之親非德之本然謂之悖於德也不自敬其親而教人敬親是反敬他人之親謂之悖於禮也悖德悖禮則上先處於逆矣民性本順欲以其順而法我之逆民必不肯法之故無則焉如此則上之人凡事不居於吉而皆居於凶德雖得志在民之上而君子不以爲貴也 君子不貴故君子不肯如是教民愛敬必先自愛敬其親而且一無所苟言必思其可道者言之行必思其可令民樂者行之立德行義而可爲民尊崇作

事得宜可爲民之法式動容靜止可爲民之觀瞻周旋進退可爲民之軌度如此以臨其民有順無逆是以其民畏其威而愛其德無不法則而象似之故能不肅而成其德教不嚴而行其政令也 夫教成政行豈不曰君子之身教哉詩曹風鴈鳴之篇有云淑人君子其身之威儀無所差忒故可以正四國聖人順人心以教愛敬而又端其身教乃云不忒矣此所謂聖治也

孝經詳說卷四

紀孝行章第十

牟陽冉觀祖輯撰

疏此章紀錄孝子事親之行也前章孝治天下所施政教不待嚴肅自然成理故君子皆由事親之心所以孝行有可紀也故以名章次聖治之後或於孝行之不又加犯法兩字今不取也

陳注前數章俱統論乎孝治孝道此章則詳述乎孝子當行之事也

大全今古文俱有古文孝子之事親下無也字三

者不除上多此字今文爲紀孝行章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注平居必盡其敬就養能致其歡色不滿容行不正履擗踊哭泣盡其哀情齊戒沐浴明發不寐五者關一則未爲能

疏致猶盡也言爲人子能事其親而稱孝者謂平常居處在家之時當須盡其恭敬若進飲食之時怡顏悅色致親之樂若親之有疾則冠者不櫛怒不至詈盡其憂謹之心若親喪亡則攀號毀瘠終其哀情也

若卒哀之後當盡其祥練及春秋祭祀又當盡其嚴肅此五者無限貴賤有盡能備者是其能事親 平居謂平常在家孝子則須恭敬也案禮記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至於父母之所敬進甘肥而後退又祭義曰養可能也敬爲難皆是盡敬之義也檀弓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言孝子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及進飲食以養父母皆須盡其敬安之心不然則難以致親之歡 禮記文王世子云王季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又下文記古之世子亦朝夕問於內豎其有

孝經詳說

卷四

紀孝行章

二

不安節世子色憂不滿容此注減憂能二字者以此章通於貴賤雖僇人非其倫亦舉重以明輕之義也祭義曰孝子將祭夫婦齋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言將祭必先齋戒沐浴也又云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鄭注云明發不寐謂夜而至旦也二人謂父母也言文王之嚴敬如此也

陳注致者推而致其極也病謂疾之甚也孝子之事親無一時無一事而不念及於親者其必平居則禮義祇肅盡其恭而不敢忽奉養則承顏順志盡其歡

樂而不敢怠病則行止語默何所不致其憂喪則哭泣擗踊何所不致其哀祭則潔俎豆肅駭奔何所不致其嚴持此五者以事親而生存死沒咸備其道庶幾盡志於親而無愧於子矣故曰能事親也 此節乃紀孝子當行之孝以示勉也

本義大全敬者不敢慢也養謂奉養樂者悅親之志也憂憂慮不遑寧處也哀哀戚追念痛切也嚴謂竭誠齋戒精潔嚴肅也備此五者生事喪祭無一不盡其愛敬然後爲能事其父母若有不備不可謂能也

西山真氏曰所謂居則致其敬者言子之事親須

孝經詳說

卷四

紀孝行章

三

當恭敬不得慢易蓋父母者子之天地也爲人而不敬天地必有雷霆之誅爲子而慢父母必有幽明之譴 所謂養則致其樂者言人子養親當順適其志使之喜樂也大凡高年之人心歡樂則疾病必少若中懷憂戚則易損天年昔老萊子雙親年高已七十常著綵衣爲童兒戲於親側欲親之喜正以此也所謂病則致其憂者言父母有疾當極其憂慮也昔王祥有母病三年衣不解帶親年既高不能無病人子當躬自侍奉藥必親嘗若有名醫不惜涕泣懇告以求治療之法不必剔肝割股然後爲孝蓋身體髮

膚受之父母或不幸因而致疾未免反貽親憂 送終之禮稱家有無昔人所謂必誠必信者惟棺槨衣衾至爲切要其他繁文外飾皆不必爲至如佛家追薦之說固茫昧難知然昔賢有言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苟明此理則供佛飯僧廣修齋事其爲無益灼然可知 沈氏鯉曰灌獻自兩事今人混而爲一蓋灌者方祭之時灌地降神求神於陰如燭臂蕭達臭牆屋求神於陽也逮三獻則神已來格矣而亦以灌地不野於禮乎 存古篇曰今世祭禮久廢無論水木本源之思弗忍忍然

孝經詳說

卷四

紀孝行章

四

藉令人子甘肥頤養而其先人不獲沾一日之菽水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或曰吾貧不能備物也吾不能爲席以延贊禮者也噫祭固所自盡也大之牲醴珍錯小之採山釣水無不可以明孝也 又曰但有新味未薦祖先不可輒自入口 朱鴻曰父母平居之時人子當致其恭敬如昏定晨省出告反面夔夔齊慄之類供養之時當盡其歡樂承顏順志聚百順以娛其心如斑衣戲綵而無所拂之類父母有疾當盡其憂豈惟醫禱畢備如行不翔言不惰色容不盛冠帶不服之類父母死喪當致其哀如擗踊哭泣號

呼籲天無已之類歲時祭祀當致其嚴如齊戒竭誠思其笑語居處之類 董鼎曰人有一身心爲之主土有百行孝爲之大爲人子者誠以愛親爲心而不忘事親之孝平居無事常有以致其敬則敬存而心存一敬既立遇養則樂遇病則憂遇喪則哀遇疾則嚴五者有一不備不可謂能然皆以敬爲本按孝經一書不言事親儀文獨此五致該括無限而諸書亦多引五者條目詳覽之可知事親之道矣五者平列爲正重首句敬字是別解 樂陳注盡其歡樂就子說與敬憂哀嚴相類頗優

孝經詳說

卷四

紀孝行章

五

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注不驕當莊敬以臨下也不亂當恭敬以奉上也醜眾也爭競也不爭當和順以從眾也兵謂以兵刃相加三牲太牢也孝以不毀爲先言上三事皆可亡身而不除之雖曰致太牢之養固非孝也

疏此言居上位者不可爲驕溢之事爲臣下者不可爲撓亂之事在醜輩之中不可爲忿爭之事是以居上須去驕不去則危亡也爲下須去亂不去則致刑

辟在醜輩須去爭不去則兵刃或加於身若三者不除雖復日日能用三牲之養終貽父母之憂猶爲不孝之子也 醜眾釋詁文左傳曰師競已甚杜預云競猶爭也故注以競釋爭也 左傳云晉范鞅用劍以帥卒杜預曰用短兵接敵此則刀劍之屬謂之兵也必有刃堪害於人言處儕眾之中而每事好爭競或有以刃相讐害也 三牲牛羊豕也案尙書召詰稱越翼日戊午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孔云用太牢也是謂三牲爲太牢也孝以不毀爲先者則首章不敢毀傷也言上三事皆可亡身者謂上居上而

孝經詳說

卷四

紀孝行章

六

驕爲下而亂在醜而爭之三事皆可喪亡其身命也而不除之雖曰致太牢之養固非孝也者言奉養雖優不除驕亂及爭競之事使親常憂故非孝也 陳注居上則當莊敬以臨下而不可驕矜爲下則當恭謹以事上而不可悖亂在醜則當和順以處眾而不可爭競此論人子保身以事親之常居上而驕則失道而取亡爲下而亂則犯分而致刑在醜而爭則啟釁而召兵此論人子危身以及親之禍三者不除雖曰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者謂驕亂爭三者之不能除則危亡之禍必至雖曰具牛羊豕三牲之養以

進於親親得安坐而食乎故曰猶爲不孝也 此節又紀不善之行以示戒也

本義大全言事親者既有五要猶有三戒 和靖尹

氏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范氏

曄曰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

旨本義此下二章承上文順逆之意而申言之言如

此則順而能事親如彼則逆而爲不孝爲罪爲大亂

此君子所以必教以順也

聯紹上
下章意

按此章上勉下戒大全五要三戒四字可用而上節

孝經詳說

卷四

紀孝行章

七

較重盡五要而又以三戒致其防也 善不善皆行故統言紀孝行 此在孝經中切實言事親之道故朱子謂之格言

講此紀孝行使人知所勉知所戒也子曰孝子之事親也無所不致其極言乎平居則致其恭敬而不敢忽言乎奉養則致其歡樂而不敢違言乎親病則致其憂慮而不敢安言乎親喪則致其哀痛而葬之以禮言乎祭祀則致其嚴肅而非爲具文五者皆備然後爲能事其親此孝行之善爲子者所當勉也 不特此也事親者居上位則不驕矜爲下則不悖禮在

醜類之中則不可爭競若居上而驕則自取危亡爲
下而亂則自致刑戮在醜而爭則自罹兵刃驕亂爭
三者不除則亡刑兵之禍立至雖日用三牲之養養
卽厚而貽親以憂猶爲不孝也此孝之不善爲子者
所當戒也孝之節目固多而大端盡此一勉一戒中
矣

孝經詳說

卷四

紀孝行章

八

五刑章第十一

疏此章五刑之屬三千案舜命皋陶云汝作士明于
五刑又禮記服問云喪多而服五罪多而刑五以其
服有親疏罪有輕重也故以名章以前章有驕亂忿
爭之事言此罪惡必及刑辟故此大之

陳注聖王之教雖不肅而成其政雖不嚴而治然世
有驕亂忿爭而自罹於罪惡者刑辟亦不可不加也
故以五刑名章次於紀孝行之後

本義大全又承上爲下而亂則刑及猶爲不孝以足
其意 今文古文俱同今文爲五刑章

孝經詳說

卷四

五刑章

九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
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注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條有三千而罪之大者
莫過不孝君者臣所稟命也而敢要之是無上也聖
人制作禮法而敢非之是無法也善事父母爲孝而
敢非之是無親也言人有上三惡豈惟不孝是乃大
亂之道

疏五刑者言刑名有五也三千者言所犯刑條有三
千也所犯雖異其罪乃同故言之屬以包之就此三
千條中其不孝之罪尤大故云而罪莫大於不孝也

凡爲人子當須遵承聖教以孝事親以忠事君君命宜奉而行敢要之是無心遵於上也聖人垂範當須法則今乃非之是無心法於聖人也孝者百行之本事親爲先今乃非之是無心愛其親也卉木無識尙感君仁禽獸無禮尙知戀親况在人靈而敢要君不孝也逆亂之道此爲大焉故曰此大亂之道也五刑之名皆尙書呂刑文孔安國云刻其類而淫之曰墨刑額額也謂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墨一名黥又云截鼻曰劓劓足曰剕釋言云剕劓也李巡曰斷足曰劓是也又云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

孝經詳說

卷四

五刑章

十

幽閉次死之刑以男子之陰名爲勢割去其勢與揅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又云大辟死刑也案此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以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自何時漢文帝始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宮刑猶在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此五刑之名義鄭注周禮司刑引書傳曰決閹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膺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降畔盜賊劫略奪攘矯虔者其刑死案說

文云膺膝骨也則膺謂斷其膝骨此注不言膺而云劓者據呂刑之文也條有三千而罪之大者莫過不孝者案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合二千五百至周穆王乃命呂侯入爲司寇令其訓暢夏禹贖刑增輕削重依夏之法條有三千則周三千之條首自穆王始也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言此三千條中罪之大者莫有過於不孝也案舊注說及謝安袁宏王獻之殷仲文等皆

孝經詳說

卷四

五刑章

十一

以不孝之罪聖人惡之云在三千條外此失經之意也晉語云諸大夫迎悼公公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明凡爲臣下者皆稟君教命而敢要以從己是有無上之心故非孝子之行也若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晉舅犯及河授璧請亡之類是也聖人規模天下法則兆民敢有非毀之者是無聖人之法也言人不忠於君不法於聖不愛於親此皆爲不孝乃是罪惡之極故經以大亂結之也

陳注要脅也無上無君也非誣毀也無法謂弁髦法

度也無親謂蔑視其親也蓋君者臣之所稟命也而敢於要脅之是爲無上聖人者法之所從出也而敢於非詆之是爲無法人莫不有父母之當孝也而敢以孝道爲非是爲無親此三者乃大亂之道而總爲不孝刑辟之加蓋不容緩矣

本義大全立教以順逆而刑之無非教也 按草廡吳氏及諸家解非字與前章非先王法服之非同謂人之所行非聖人之道子之所行非孝道 雖祺按非聖非孝此解似未盡非字之義此非字還宜重看方與大亂之道句合且要君之罪最重非止不能事

孝經詳說

卷四

五刑章

三

君而已安得以不能學聖不能盡孝遂謂罪同要君爲大亂之道此非字當作非毀爲是 君治之師教之父母生之所謂民生於三也 劉元城與馬永卿論禮記內則雞鳴而起適父母之所曰不亦太蚤乎元城正色曰父詔無諾君命詔無諾父前子名召前臣名召父一也今朝謂必雞鳴而起刑驅其後也若人子畏義如刑則今人可爲古人矣

按大亂只就越理犯分罪惡之極說時講或謂亂及國家失之寬泛

旨朱子曰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繫於此亦格言也

按五刑三千而以不孝爲大此句提起下文見不孝與要君非聖者同爲大亂所以刑法首加之也重非孝無親句爲正或以要君非聖俱屬不孝又深一層講此言不孝之刑以示儆也子曰刑者所以懲有罪也五刑之屬其條有三千之多而罪莫大於不孝是三千中最重者也如君者臣所稟命而敢要脅之是其心蔑視君上也聖人禮法之所宗而敢非毀之是其心蔑視法度也孝者所以親親而敢以爲非是其心不知有親也此三者乃大亂之道刑所必加也而不孝尤爲忘本得不爲刑所首加哉

孝經詳說

卷四

五刑章

三

廣要道章第十二

疏前章明不孝之惡罪之大者及要君非聖人此乃禮教不容廣宣要道以教化之則能變而為善也首章略云至德要道之事而未詳悉所以於此申而演之皆云廣也故以名章次五刑之後要道先於至德者謂以要道施化化行而後德彰亦明道德相成所以互為先後也

大全今文古文皆有古文要道下無也字今文為廣要道章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

孝經詳說

卷四

廣要道章

古

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注言教人親愛禮順無加於孝悌也風俗移易先入樂聲變隨人心正由君德正之與變因樂而彰故曰莫善於樂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長幼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也

疏夫子述廣要道之義言君欲教民親於君而愛之者莫善於身自行孝也君自行孝則民效之皆親愛其君欲教民禮於長而順之者莫善於身自行悌也人君行悌則人效之皆以禮順從其長也欲移易風俗之弊敗者莫善於聽樂而正之欲身安於上民治

於下者莫善於行禮以帥之 世本曰伏羲造琴瑟

則其樂器漸於伏羲也史籍皆言黃帝樂曰雲門頌項曰六英帝嚳曰五莖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曰大武則樂之聲節起自黃帝也

樂記云禮殊事而合敬樂異文而合愛敬愛之極是謂要道神而明之是謂至德故必由斯人以弘斯敬而後禮樂興焉政令行焉以盛德之訓傳於樂聲則感人深而風俗移易以盛德之化措諸禮容則悅者眾而名教著明蘊乎其樂章乎其禮故相待而成矣然則韶樂存於齊而民不為之易周禮備於魯而君

孝經詳說

卷四

廣要道章

五

不獲其安亦政教失其極耳夫豈禮樂之咎乎

本義大全教民之道孝弟禮樂皆其具也然弟者孝中一事禮節此者也樂和此者也言教民相親相愛無有善於孝者以孝為親愛之本也至教民有禮而順莫有善於弟者教民以移其風化易其習俗莫善於樂樂有鼓舞感動之意故於風俗為切若夫安上之等威名分以治下之民莫善於禮蓋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別尊卑分貴賤也然四者各舉其要言之實一本也 程氏復心曰周禮大宗伯五禮之目吉禮十有二一禋祀二實柴三稷燎四血祭五醴沈六

臨幸七肆獻八饋食九祠十禴十一嘗十二蒸凶禮
五一喪二荒三帛四禴五恤賓禮八一朝二宗三覲
四遇五會六同七問八視軍禮五一師二均三田四
役五封嘉禮六一飲食二婚冠三賓射四饗燕五服
藩六慶賀 六樂一雲門黃帝樂一云堯樂象雲氣
出入故周人冬至舞之以禮天神二咸池黃帝樂亦
云堯樂象池水周徧故周人夏至舞之以祭地神三
大磬舜樂磬紹也以其紹堯之業而能齊七政肇十
有二州故周人舞之以禮四望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四大夏禹樂夏大也以其大堯舜之德而能平水土

孝經詳說

卷四

廣要道章

六

故周人舞之以祭大川五大濩一名韶濩湯樂濩護
也湯寬仁而能救護生民故周人舞之以享姜嫄六
大武武王樂傳云武王以黃鐘布牧野之陣歸以太
族無射 北溪陳氏曰禮樂有本有文禮只是中樂
只是和中和是禮樂之本然本與文二者不可一闕
禮之文如俎豆玉帛之類樂之文如聲音節奏之類
須是有這中和而文以玉帛俎豆與聲音節奏方成
禮樂

講意先鞭首章夫子所謂要道只單提一箇孝字此
章兼提悌字悌者孝中之事也又并及禮樂孝悌之

心和順和即是樂順即是禮也四段語意不平排還
當以教民親愛莫善於孝二句爲主蓋能孝則自然
能悌而禮順樂和總根於孝而分言之耳親愛禮順
與移風易俗等卻與孝悌禮樂意趣各相聯屬須要
說得貫串方妙

按親愛宜就民說民知孝則孝之所推自然相親相
愛故欲令民相親相愛莫善於先教之以孝也注疏
謂欲民親愛於君君當先自孝不可用至於移風易
俗尤說不去 安上治民謂上得以安民得以治也
呂氏謂安上之等威頗異

孝經詳說

卷四

廣要道章

七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
則臣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眾此之謂
要道也

注敬者禮之本也居上敬下盡得歡心故曰悅也
疏此承上莫善於禮言禮者敬而已矣謂禮主於敬
也又明敬功至廣是要道也其要正以謂天子敬人
之父則其子皆悅敬人之兄則其弟皆悅敬人之君
則其臣皆悅此皆敬父兄及君一人則其子弟及臣
千萬人皆悅故其所敬者寡而悅者眾即前章所言
先王有至德要道者皆此義之謂也 舊注云一人

謂父兄君千萬人謂子弟臣此依孔傳也一人指愛敬之人則知謂父兄君也千萬人指其喜悅者則知謂子弟臣也夫子弟及臣名何啻千萬言千萬人者舉其大數也

本義大全承上文禮字而言禮毋不敬敬者禮之本也極言敬之功用謂上之人特自敬其父兄與君耳而下之人皆悅以事其父悅以事其兄悅以事其君是敬止一人而悅乃千萬人敬寡悅眾所操者約而天下之道已盡該括故曰此之謂要道蓋敬父敬兄敬君之道原人心之同然所以上好下甚舉一而萬

孝經詳說

卷四

廣要道章

六

畢者其本一也 按邢昺朱申周翰董鼎皆謂敬其父兄君爲敬人之父兄君非也觀其字之意乃自己之父兄與君且與下文敬一人敬者寡相應若曰敬人之父兄與君則敬千萬人矣安得謂之所敬者寡安得謂之要道熟體味之自見 草廬吳氏曰居上者自敬其父兄君則下之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者效之各皆歡悅以事其父兄君 維祺按草廬看其字有分曉

講意先鞭四段說完而又獨歸重於禮言禮又獨歸於敬者此暗根上章嚴父配天及居則致其敬來蓋

父母與子一體而分愛易能而敬難盡敬者愛之至也故經雖愛敬兼言此獨言敬而以禮爲重蓋其所以有序而和者未有不本於敬而能之者也故又推廣敬之功用言之敬其父敬其兄敬其君還指人之君父兄說敬一人則專指敬吾親說凡爲人子爲人弟爲人兄者本皆有敬父敬兄敬君之心而吾先有以敬則深得其歡心敬的少悅的多這是從嚴父配天之敬露出千萬人的根源使人人見得無非父子無非兄弟無非君臣因此敬著一箇父親就得了萬國的歡心豈非極簡要的道理

孝經詳說

卷四

廣要道章

九

按其父其兄其君屬他人之父兄君則敬一人仍當承上文謂人之父兄君也若謂敬一人爲自敬其父口氣隔礙 天子如何又敬其君君字當指諸侯敬其君而臣悅猶中庸懷諸侯天下畏之之意或云照大學孝者所以事君只泛論理如此亦一說 敬其君則臣悅臣尙說得千萬若敬其父則子悅恐子說不得千萬當是敬人之父而凡爲子者皆悅不必拘一父之子也若謂凡人之父兄皆敬則又不爲敬一人矣 呂氏大全用吳草廬之說其父其兄其君作自敬父兄君說較順可從 子悅弟悅臣悅謂悅以

事其父兄君似深過一層且自說他悅慕以留下章地步爲是 敬父是正意兄與君是陪說敬一人以當專指父以合孝爲要大旨 樂者和而已矣以禮推之敬一人則千萬人悅和於事親而千萬人悅亦可知也

旨本義此三章意義相承皆申明君子以順立教之本以廣前章至德要道揚名之意

按此章廣要道原是以孝爲要道而又推廣之開首一句教民親愛莫善於孝可見教民孝則各相親愛親愛正與首章和睦無怨照應豈非孝爲要道乎下

孝經詳說

卷四

廣要道章

三

文因孝以及弟又及樂及禮又從禮說到敬則所謂廣之也首句自重下三句重在禮禮主於敬而敬父仍歸於孝可見禮不外孝而弟之與孝相通樂之與禮相類皆貫得去矣

講此推廣要道之義也子曰孝道不僅自孝其親已也教民相親相愛莫善於先教以孝能孝則孝之所推自然於人皆相親相愛矣不特此也教民有禮而遜順莫善於先教以悌能悌則悌之所推自然於人有禮而遜順矣樂能感人欲移民風易民俗莫善於教之以樂習樂則風移俗易矣禮有節制欲安乎上

治乎民者莫善於教之以禮習禮則上安下治矣所謂禮者非徒儀文之謂也主於敬而已矣故能自敬其父則天下之凡爲子者皆悅慕之能自敬其兄則天下之凡爲弟者皆悅慕之能自敬其君則天下之凡爲臣者皆悅慕之以此觀之能敬其父之一人而天下之爲子者千萬人皆悅可知矣所敬者甚寡而所悅者甚眾此之謂要道也夫教民以孝先王所謂要道而推之於弟及禮樂又推之敬寡悅眾要道之義不以是而廣乎

孝經詳說

卷四

廣要道章

三

廣至德章第十三

疏首章標至德之目此章明廣至德之義故以名章次廣要道之後

大全今文古文皆有古文父者兄者君者之下無三也字今文爲廣至德章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

注言教不必家到戶至日見而語之但行孝於內其化自流於外舉孝悌以爲教則天下之爲人子弟者

孝經詳說

卷四

廣至德章

三

無不敬其父兄也舉臣道以爲教則天下之爲人臣者無不敬其君也

疏此夫子述廣至德之義言聖人君子教人行孝事其親者非家家悉至而日見之但教之以孝則天下之爲人父者皆得其子之敬也教之以悌則天下之爲人兄者皆得其弟之敬也教之以臣則天下之爲人君者皆得其臣之敬也禮記祭義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悌也此卽謂發諸朝廷至乎州巷是也天下之爲人子弟者無不敬其父兄者言皆敬也

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者諸侯列國之君也君朝覲於王則身行臣禮言聖人制此朝覲之法本以教諸侯之爲臣也則諸侯之卿大夫亦各放象其君而行事君之禮也劉炫以爲將教爲臣之道故須天子身行者案禮運曰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謂郊祭之禮冊祝稱臣是亦以見天子以身率下之義也

陳注此夫子述廣至德之義言君子之教人以孝也非必家至而爲之喻日見而爲之督也教之以孝使凡爲人子者皆知盡事父之道以敬其父是卽我之

孝經詳說

卷四

廣至德章

三

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推而教之以悌使凡爲人弟者皆知盡事兄之道以敬其兄是卽我之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又推而教之以臣使凡爲人臣者皆知盡事君之道以敬其君是卽我之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夫致吾之敬者有限而能使人各自致其敬者則無窮此孝之所以爲至德也

本義大全言君子教民以孝豈必家論戶曉日日相見而面令之固有本之者耳何者君子躬行孝道而教天下以孝豈能遍天下之爲人父而敬之哉然上行下效自然感化而各敬其父是卽所以敬天下之

爲人父者也至於教以悌教以臣亦莫不然一順立而天下大順何待家至日見然後爲教也教以孝非教彼以孝也蓋教之以吾之孝所謂以身先之也此論爲切且與非家至而日見之也相合而下文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方有著落悌臣二段做此章廬吳氏曰上之人躬行孝悌臣以教則天下之人無不效之而各敬其父兄與君是上之人自敬其父兄君者乃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爲人兄爲人君者也按注疏行孝於內化流於外及舉孝弟以爲教舉臣道以爲教非謂布教化使人孝也教以臣頗難說

孝經詳說

卷四

廣至德章

三

注疏朝祭之說可玩臣字以臣道言與孝弟一類當以孝爲主而弟與臣類及之較上章深一層上章自敬其父而人悅之此章自敬其父而人敬之上章千萬人悅此章千萬人敬天子章不敢惡慢依此看自明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注愷樂也悌易也義取君以樂易之道化人則爲天下蒼生之父母也

疏夫子既述至德之教已畢乃引大雅泂酌之詩以

贊美之言樂易之君子能順民心而行教化乃爲民之父母若非至德之君其誰能順民心如此其廣大者乎孰誰也按禮記表記稱子言之君子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以強教之悌以說安之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此章於孰能下加順民如此下加其大者與表記爲異其大意不殊而皇侃以爲并結要道至德兩章或失經旨也劉炫以爲詩美民之父母證君之行教未證至德之大故於詩下別起歎辭所以異於別章頗近之矣

孝經詳說

卷四

廣至德章

三

陳注君子有如此愷悌樂易之德民愛之如父母蓋能以至德爲教順天下之心故其效如此其大也本義引詩以明順民之大如此而復詠歎之曰非至德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雖明王不作孝治無聞而至德大順之象恍然如見矣

處

旨大全董鼎述朱子刊誤謂傳釋至德又引朱子曰然所謂至德語意亦疏如上章之失云祺按朱子謂所論至德語意亦疏蓋此章舊文爲廣至德章非釋

之也故但可言廣不可言釋則謂之傳非也

講意先鞭此章合上章作一章看上釋要道此釋至德至德即於要道見之所敬者寡而悅者眾不惟為道之要而人君之德亦於是為至故承上教民親愛莫善於孝而言君子之所以教民如此

按上章有要道字故為廣要道此章有至德字則為廣至德呂氏謂是廣非釋亦有理但朱子之意是欲發揮至德要道之蘊而本文未之及也故以為疏呂氏尊經駁朱子恐未免有陽明表章古文大學之見耳此章以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句為主

孝經詳說

卷四

廣至德章

五

講此推廣至德之義也曰孝為至德固可以教民也然君子之教民以孝也非必家家至之而為之喻日日見之而為之督也亦惟是自盡其孝以率之而已能自敬其父是即教民以孝則天下之人各敬其父是即君子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而弟與臣可推矣能自敬其兄而教人以悌是即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自敬其君而教人以臣是即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如此而天下之民有不愛戴者乎詩大雅洞酌之篇有云愷悌君子在上民愛之如父母矣夫愷悌即至德也能順民而教故民愛之也

非君子躬行教孝教悌教臣之至德其孰能順民心為教敬及天下之為人父兄與君其效如此其大者乎

孝經詳說

卷四

廣至德章

五

孝經詳說卷四終

孝經詳說卷五

牟陽冉親祖輯撰

廣揚名章第十四

疏首章略言揚名之義而未審於此廣之故以名章次玉德之後

大全今夾古夾皆同古文此章在明王事父章下而此章下有子臣聞門之內二十四字今文爲廣揚名章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

孝經詳說

卷五

廣揚名章

一

矣

注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君子所居則化故可移於官也修上三德於內名自傳於後代

疏此夫子述廣揚名之義言君子之事親能孝者故資孝爲忠可移孝行以事君也事兄能悌者故資悌爲順可移悌行以事長也居家能理者故資治爲政可移治績以施於官也是以君子若能以此善行成之於內則令名立於身沒之後也先儒以爲居家理下闕一故字御注加之 三德則上章云移孝以事於君移悌以事於長移理以施於官也言此三德不

失則其令名常自傳於後世經云立而注爲傳者立謂常有之名傳謂不絕之稱但能不絕卽是常有之行故以傳釋立也

陳注言君子之事親苟極其孝矣以之事君則爲忠故忠可移於君事兄苟極其悌矣以之事長則爲順故順可移於長居家苟極其理矣以之居官則必治故治可移於官孝悌忠順齊治之道其相通有如此故士人惟患內之所以事親事兄居家者行未成耳夫苟孝悌修齊之行成於內必其忠順治理動猷著於外彪炳宇宙輝映竹帛而後世之名曷有極哉顯

孝經詳說

卷五

廣揚名章

二

親之孝此焉寓矣

本義大全君子立教以孝者也以孝作忠忠者孝之推也孝則必弟以弟作順順者弟之推也孝弟則家事必理居家孝弟而家事理卽可移於官而官事治治官者理家之推也誠如是也孝弟居家之德行成於內達於外不惟光顯一時而名必立於後世所謂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信矣 朱鴻曰古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人臣有一毫之不忠非孝也世云忠孝不能兩全此語時位之不可全非道理之不可全也故曰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 伊川程子曰人倫

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遇合朋友聚會久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蚤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結背鶴髮相與周旋多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閒不生其樂豈有涯哉 存古篇曰兄弟相友毋以小忿小利傷同氣之愛又曰家庭骨肉以和爲本和致祥乖致異毋聽婦人言 謹按孔子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聖人豈教人以好名蓋以名者實之賓也名不稱於後世必其實之未至也是以君子篤孝弟宜家之行於內惟恐其實之

孝經詳說

卷五

廣揚名章

三

不至而孜孜勉焉也

講意先鞭移者謂彼即此所爲非去此而就彼也不曰可忠於君而曰忠可移於君孝裏面已有忠了不曰可順於長而曰順可移於長悌裏面已有順了不曰可治於官而曰治可移於官理裏面已有治了是以孝悌之行成於內而忠順之道達於外不但舉隆於一時而名立於後世所謂揚名後世以顯父母者蓋如此

按事親孝三句平列然首句自重弟者孝之推居家理亦以孝弟爲本書所云耄友施于有政也 長與

前以敬事長之長同官之長也 孝弟居家所謂內也言內宜補外言後世宜補當時 旨按首章中於事君在行道揚名內看出故此章廣揚名亦以事君言之

講此推廣揚名之義也子曰夫所謂揚名後世者固有待於事君矣而何非孝之所爲乎君子之事親孝故可移之事君而能忠蓋忠孝一理也推之事長居官皆事君者所有事也君子事兄能悌故移之事長而能順君子孝弟居家家政能理故移之居官而官事皆治是以孝親弟兄理家德成於內忠君順長治

孝經詳說

卷五

廣揚名章

四

官功著於外不特名傳當時而且立於後世而不墜矣此其所以能揚名也乎

附考 見大全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已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按閨門章漢劉向較定今古文無隋劉炫古文有或以爲無此不得爲全經或以爲後儒僞作而草廬吳氏曰今詳此章不惟不類聖言亦不類漢儒語宋氏濂謂其所異惟閨門一章諸儒於經文大指未見發揮而斷斷紛紜抑未矣今姑闕疑以俟君子 草廬吳氏曰閨門章今文無古文在傳十章

之後十一章之前朱子曰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嚴父孝也嚴兄弟也臣妾官也邢氏正義說已見前今詳此章不惟不類聖言亦不類漢儒語是後儒偽作明甚而朱子不致疑者蓋因溫公信之而未暇深考耳况十一章之首作傳者承十章之末而發問若有此章則文義閒隔特據正義之說黜之按玉海會要曰唐開元七年三月一日勅孝經尙書有古文本孔鄭注旨趣頗多踳駁令諸儒質定六日詔曰孝經德教所先頃來獨宗鄭氏孔氏遺旨今則無文其令儒官詳定所長令明經者習讀四月七日左庶子劉子

孝經詳說

卷五

廣揚名章

五

立上孝經議曰今俗所行孝經題曰鄭氏注云卽康成而魏晉無此說至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昶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爲宗宋梁以來多異論陸澄以爲非立所注請不藏祕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傳於時魏齊立於學官著在律令然孝經非立所注其驗十有二古文孔傳曠代亡逸隋開皇十四年祕書學生王孝逸得一本送王邵以示劉炫炫率意刊改因著孝經稽疑一篇邵以爲經文盡在正義甚美而歷代未嘗置於學官愚謂行孔廢鄭於義爲安國子祭酒司馬貞議曰

今孝經是漢河間獻王所得顏芝本劉向定爲十八章其注相承云鄭立作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往賢其疑焉惟荀昶范曄以爲鄭注昶集解孝經具載此注序云以鄭爲主是以此注爲優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安國作傳世未之行荀昶集注之時尙有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妄作此傳假稱孔氏又爲作闔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闔門之義近俗之語非宣尼正說又分庶人章故自天子已下別爲一章仍加子曰二字非但經文不真亦傳習淺僞議者取近儒詭說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實未可請鄭

孝經詳說

卷五

廣揚名章

六

孔具行五月五日詔鄭仍舊行用孔注傳習者稀亦存繼絕之典頗加獎飾今按劉子立議行孔廢鄭司馬貞議鄭孔並行而立宗詔鄭仍舊行孔注亦存繼絕之典又按子立尊古文孝經者也其議亦云劉炫率意刊改則古文孝經多出於劉炫之手而貞議鄭孔並行亦非專主今文也闔門章今文原無而後乃云司馬貞爲國諱削闔門章夫貞固未嘗削之也且玄宗亦詔孔鄭並存豈玄宗不自諱而貞反諱之乎是未嘗深考當世之實而妄議之也程子曰讀書者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

諫爭章第十五

疏此章言爲臣子之道若遇君父有失皆諫爭也會子因聞揚名已上之義而問子從父之令夫子以令有善惡不可盡從乃爲述諫爭之事故以名章次揚名之後

大全今文古文皆有古文則聞命爲參聞命敢問下無子字是何言與下有言之不通也五字不失天下有其字不爭於父不爭於君二不字古文皆爲弗字又焉得爲孝古文無又字今文爲諫爭章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

孝經詳說

卷五

諫爭章

七

之令可謂孝乎

注事父有隱無犯又敬不違故疑而問之

疏尋上所陳唯言敬愛未及慈恭而曾子並言慈恭已聞命矣者皇侃以爲上陳愛敬則包於慈恭矣慈者孜孜愛者念惜恭者貌多心少敬者心多貌少如侃之說則慈恭愛敬之別何故云包慈恭也或曰慈者接下之別名愛者奉上之通稱劉炫引禮記內則說子事父母慈以甘旨喪服四制云高宗慈良於喪莊子曰事親則孝慈此並施於事上夫愛出於內慈爲愛體敬生於心恭爲敬貌此經悉陳事親之迹宜

有接下之文夫子據心而爲言所以唯稱愛敬曾參

體貌而兼取所以並舉慈恭如劉炫此言則知慈是愛親也恭是敬親也安親則上章云故生則親安之揚名即上章云揚名於後世矣經稱夫有六焉蓋發言之端也一日夫孝始於事親二曰夫孝德之本三曰夫孝天之經四曰夫然故生則親安之五曰夫聖人之德此章云若夫慈愛並卻明前理而下有其趣故言夫以起之劉瓛曰夫猶凡也禮記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以經云從父之令故注變親爲父案論語云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引此二文

孝經詳說

卷五

諫爭章

八

以成疑疏證曾子有可問之端也

陳注慈愛恭敬安親揚名是曾子包攝夫子之所已言者言之又以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爲問者蓋爲子者原一以順從爲孝但於父母之命令若不問可否而悉從之又恐有違於道此其所以疑於心而問也慈愛如養致其樂恭敬如居致其敬安親如不近兵刑揚名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之類按慈愛恭敬難以細貼只大概說爲是慈是貼愛字恭是貼敬字無他意從是依從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

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注有非而從成父不義理所不可故再言之降殺以兩尊卑之差爭謂諫也言雖無道爲有爭臣則終不至失天下亡家國也令善也益者三友言受忠告故不失其善名父失則諫故免陷於不義不爭則非忠孝

孝經詳說

卷五

諫爭章

九

疏夫子以曾參所問於理乖僻非諫爭之義因乃諄而答之曰汝之此問是何言與再言之者明其深不可也既諄之後乃謂曾子說必須諫爭之事言臣之諫君子之諫父自古攸然故言昔者天子治天下有諫爭之臣七人雖復無道昧於政教不至失於天下言無道者謂無道德諸侯有諫爭之臣五人雖無道亦不失其國也大夫有諫爭之臣三人雖無道亦不失其家士有諫爭之友則身不離遠於善名也父有諫爭之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君父有不義之事凡爲臣子者不可以不諫爭以此之故當不義則須諫

之又結此以答曾子曰今若每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言不得也按曾子唯問從父之令不指當時而言昔者皇侃云夫子述孝經之時當周亂衰之代無此諫爭之臣故言昔者也不言先王而言天子者諸稱先王皆指聖德之主此言無道所以不稱先王也言父有非子從而行不諫是成父之不義也

左傳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謂天子尊故七人諸侯卑於天子降兩故有五人大夫卑於諸侯降兩故有三人論語云信而後諫左傳云伏死而爭此蓋謂極諫爲爭也若隨無道人各有心鬼神乏主季梁

孝經詳說

卷五

諫爭章

十

猶在楚不敢伐是有爭臣不亡其國舉中而率則大夫天子從可知也按孔鄭二注及先儒所傳並引禮記文王世子以解七人之義按文王世子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又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大傳四鄰則記之四輔兼三公以充七人之數諸侯五者孔傳指天子所命之孤及三卿與上大夫王肅指三卿內史外史以充五

人之數大夫三者孔傳指家相室老側室以充三人之數王肅無側室而謂邑宰斯並以意解說恐非經義劉炫云按下文云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則爲子爲臣皆當諫爭豈獨大臣當爭小臣不爭乎豈獨長子當爭其父眾子不爭乎若父有十子皆得諫爭王有百辟惟許七人是天子之諫乃少於匹夫也 大夫以上皆云不失士獨云不離不離卽不失也 內則云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曲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言父有非故須諫之

孝經詳說

卷五

諫爭章

廿

以正道庶免陷於不義也

陳注兩言是何言與深明父令之不可一於從也昔者以下是推廣而言爲臣子者若見君父之過皆不可以苟順而不諫爭天子之爭臣以七人諸侯之爭臣以五人大夫之爭臣以三人者蓋位有崇卑責有輕重政有煩簡故爭臣有多寡也然天子有天下者也故云不失其天下諸侯有國者也故云不失其國大夫有家者也故云不失其家總之以諫爭之得人故雖無道不亟至於亡也士無臣所有惟友故云士有爭友不離令名謂事無謬誤而善名已彰不陷不

義謂所事合宜而行義以得也先言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是總言爲子者當諫爭其君父又曰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所以結一章之旨而終是何言與之義見爲子者不可一於從父之令也

本義大全昔古之天子必置諫爭之臣以救其過故有爭臣七人雖至無道亦必救正不致失其天下其實諫不厭多先王立誹謗之木設敢諫之鼓廣集忠益惟恐人之不爭豈僅拘七人之數哉姑約略言之耳諸侯次於天子國小於天下其事稍簡故五人而

孝經詳說

卷五

諫爭章

三

可大夫有家者又小於國其事又簡故三人而可要之謂諸臣中有七人五人三人能直言敢諫者非謂置諫臣止此數也士雖無臣苟有忠告善道之爭友自不失令名父苟有苦口幾諫之爭子必不陷不義夫君臣朋友父子皆受爭之益如此故承上言父子天性何忍陷於不義至情不能自己故起敬起孝積誠感動見志不從又敬不違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必使從而已故總結之曰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臣不可不爭於君先父子而後君臣其旨深矣 董鼎曰天子有天下四海之大萬幾之繁善則億兆

蒙其福不善則宗社受其禍故必有諫爭之臣以救其過古者立諍諫之木設敢諫之鼓大開言路廣集忠益爭臣豈止七人孔子姑約而言之耳其實諫不厭多非必以數拘也 曹氏端曰君有爭臣君之福也父有爭子父之福也只有爭弟兄之福也士有爭友士之福也成湯知乎此從諫弗咎唐太宗知乎此納諫如流子路知乎此聞過則喜此所以皆成聖賢之德而名流萬古也 晁氏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諫於父孟子猥曰父子之閒不責善夫豈然哉今王安石作孝經解謂當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也

孝經詳說

卷五

諫爭章

古

噫不爲不義卽善矣阿其所好以侮聖人之言至此君子疾夫 按安石黜孝經近儒以爲其罪浮於李斯晁氏意或云然非獨駁其非責善之說耳 馮夢龍曰爭者爭也如爭者之必求其勝非但以一言塞責而已君父一體子不可不爭於父猶臣不可不爭於君故當父不義爲子者直爭之必不可從父之令或曰君有過則諫三諫而不聽則去父有過則諫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事父母幾諫起敬起孝悅則復諫積誠以感動之必其從而後已此則人子愛親之至終欲其歸於至善又有非臣與友之所得爲

者自士以下雖謂庶人然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子均爲子也均愛父也父若有過子必幾諫無諉之爭臣爭友可也

按曾子之問所以請益無大非也夫子兩何言只是不然之辭舊說以爲請以爲斥皆過矣 天子諸侯大夫士直趕出父有爭子句爲主 不義則爭之句轉下爭與從正相反

旨大全朱子曰此不解經而別發一義 吳氏曰凡百四十三字廣經中五孝之義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皆當有過則諫非徒順從而已

孝經詳說

卷五

諫爭章

古

講意先鞭通章在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二句上 天子諸侯大夫士等皆是借客陪主以見父有爭子則身方不陷於不義 故當不義以下是直直斷說子之不可不爭於父此句重看臣不可不爭句亦是伴說切勿兩平 按此章別發一意然最不可少不然則有誤用其孝者矣 本文只說爭諫是稷貼字 凡爭之道多端爲直爲婉用詳用略要在隨宜子之爭父則莫過於論語幾諫一章 講此因曾子之問以明爭父之義也曾子曰參聞夫

子論孝之言甚備若夫人子當盡其慈愛恭敬以安
乎親以揚乎名則既聞教矣大抵以順從爲孝耳敢
問子一切從父之令而不違遂可謂能盡孝之道乎
子曰從令爲孝是何言與是何言與蓋父之令亦有
不盡可從之時而須諫爭者也昔者天子有天下者
也有爭臣七人雖無道而賴七人匡救之力不至失
其天下諸侯有國者也有爭臣五人雖無道而賴五
人匡救之力不至失其國大夫有家者也有爭臣三
人雖無道而賴三人匡救之力不至失其家士有身
者也有爭友不限其數雖有過而賴友之匡救其身

孝經詳說

卷五

諫爭章

五

不失於令名天子諸侯大夫士皆賴於爭如此父有
爭子雖爲不義而賴子之爭可挽則其身不終陷於
不義也故當其有不義之時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
不使父陷於不義也臣不可以不爭於君不使君陷
於不義也以此觀之故父當其有不義之時則子必
爭之以盡幾諫之道若但從父之令陷親不義又焉
得爲孝子乎從者其常也爭者其變也合常變而事
親之道盡矣

感應章第十六

疏此章言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又云孝悌之道通於
神明皆是感應之事也前章論諫爭之事言人主若
從諫爭之善必能修身慎行致感應之福故以名章
次於諫爭之後

大全今文古文俱同古文此章在君子之教以孝也
章之下在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章之上今
文爲感應章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
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孝經詳說

卷五

感應章

六

注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言能敬事宗廟則事天地能
明察也君能尊諸父先諸兄則長幼之道順君人之
化理事天地能明察則神感至誠而降福佑故曰彰
也

疏此章夫子述明王以孝事父母能致感應之事言
昔者明聖之王事父能孝故事天能明言能明天之
道故易說卦云乾爲天爲父此言事父孝故能事天
明是事父之孝通於天也事母能孝故事地能察言
能察地之理故說卦云坤爲地爲母此言事母孝故
事地察則是事母之道通於地也明王又於宗族長

幼之中皆順於禮則凡在上下之人皆自化也又明王之視天地既能明察必致福應則神明之功彰見謂陰陽和風雨時人無疾厲天下安寧也經稱明王者一焉一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二卽此章言昔者明王事父孝俱是聖明之義與先王爲一也言先王示及遠也言明王示聰明也白虎通云王者父天母地此言事者謂移事父母之孝以事天地也烝嘗以時蔬數合禮是敬事宗廟也既能敬宗廟則不違犯天地之時若祭義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

孝經詳說

卷五

感應章

七

孝也又王制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此則令無大小皆順天地是事天地能明察也言明王能順長幼之道則臣下化之而自理也謂放效於君書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是效之也言事天地若能明察則神祇感其至和而降福應以佑助之是神明之功章見也書云至誠感神又瑞應圖曰聖人能順天地則天降膏露地出醴泉詩云降福穰穰易曰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注約諸文以釋之也

陳注古昔明王能事父以孝則卽通於事親之道故其事天也明事母以孝則卽通於事母之理故其事地也察又推事父事母之孝心以順家之長幼故凡四海之中上而尊長下而卑幼又罔不就吾之均調而上下以治夫惟明王極孝之所至至於事天明事地察如此則三光明寒暑序而天道以清川流岳峙奠其常鳥獸魚鼈若其性而地道以寧其神明功用之彰見蓋有極其盛者哉

本義大全此又極言孝之感通以贊孝之大也易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明王父天母地

孝經詳說

卷五

感應章

八

者也父母天地本同一理故事父之孝可通於天事母之孝可通於地明謂明其經常之大察謂析其曲折之詳推孝爲弟而宗族長幼皆順於禮則凡在上下之人皆自化而治矣夫言孝至於天地明察天時順而休徵協應地道寧而萬物咸若神明之道於是乎彰矣不言上下治者舉重也明王孝德感通之神孰大於此事父母亦不專言宗廟事天地凡所以參贊調變以體元者皆是不但事之以郊社而已也長幼順蓋就事父母推之上下治蓋就事天地推之董鼎曰此明察二字亦是就前章天經地義

二句引來孔子曰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孟子
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大抵經是總言其大者義
是中閒事物纖

祭畢同姓則留之謂與族
人燕故其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鄭箋云祭畢歸
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是天子燕族人也又禮
記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
人公與父兄齒則知燕族人亦以尊卑爲列齒於父
兄之下也 文王世子稱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
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是不忘親也禮記大傳得

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言君致敬宗廟則不敢忘其親也 祖考來格尙書益稷文格至也言事宗廟能恭敬則祖考之神來格詩曰神保是格報以景福亦是言神之至享於克誠尙書太甲文孔傳云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則祖考來格享於克誠皆昭著之義上言宗廟致敬謂天子尊諸父先諸兄致敬祖考不敢忘其親也此言宗廟致敬述天子致敬宗廟能感鬼神雖同稱致敬而各有所屬也舊注以爲事生者易事死

孝經詳說

卷五

感應章

三

者難聖人慎之故重其文今不取也上言神明謂天地之神也此言鬼神謂祖考之神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先儒釋云若就三才相對則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言天道玄遠難可測故曰神也祇者知也言地去人近長育可知故曰祇也鬼者歸也言人生於無還歸於無故曰鬼亦謂之神案五帝德云黃帝死而民畏其神百年是也上言神明尊天地也此言鬼神尊祖考也

陳注承上文而言明王不特以事父母之孝事天地而致神明之彰已也雖以天子之尊必知有父之

尊與有兄之當先矣其在宗廟承祭之時則嚴威肅致其恭敬而不敢有忘親之心及夫平居無事之時則修身慎行極其檢攝而惟恐招辱先之譴明王不過自謂率其孝道之常也不知以修身慎行之主兼又致敬於宗廟對越之時先王在天之靈洋洋乎有如其上如在其左右者而鬼神精爽之所著其視神明之彰見又何如其盛哉夫孝悌之道原始於家庭然和順之至精誠之極至於神明彰鬼神著即幽而神明可以感通如此則遠而四海必將和氣充洽光輝普被又何有不通者乎

孝經詳說

卷五

感應章

三

本義大全孝弟之通於天地神明故雖天子至尊尊無二上而必有尊於天子者蓋父也故不可以弗孝天子至尊故莫之敢先而必有先於天子者蓋兄也故不可以弗弟至於宗廟之祭必致其敬事死如生言不敢忘其親也然必修身而謹其行恐行一有失而玷辱其祖考也鬼神謂祖考之神夫言孝至於宗廟致敬則洋洋在上來格來饗而鬼神之道於是乎著矣不言修身慎行者亦舉重也明王孝德感通之神又孰大於此 故總結而贊之言孝之大至於天地鬼神相爲感應則徧天地間無非孝道充塞人

無間上下協和故孝弟之至其極自然通融貫徹於神明光明顯輝耀於四海上下幽明無有隔礙而不通者明王孝德感通之大至於如此所謂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至矣無以復加矣 父兄仍指自己父兄而諸父諸兄皆在其中爲是若只作諸父諸兄則上文事父孝亦可謂諸父乎安能通於事天故解經者以經解經誠然 董鼎曰修身慎行事親之始終不出於此故爲人子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惟恐一言一行之玷以辱其親

孝經詳說

卷五

感應章

三

按舊說以父兄爲諸父兄不忘親爲不忘宗族之親陳呂俱不從之矣今只以自己父兄說爲是父是正意兄是陪說故不忘親又只承父一邊修身慎行作深一層意以轉合宗廟句爲妥不然便礙口氣 先是在己先之意惟先故當敬 通於神明總承上二段天地鬼神皆神明也光於四海連下句讀 注疏及大全皆以無所不通雙承神明四海神明句有通字又何用無所不通以言之乎當以陳注截開爲是光輝普被於四海而無所不通當以感格民物言之 通於神明是覆說上文意光於四海是進一層

意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注義取德教流行莫不服義從化也

疏夫子述孝悌之行愛敬之美既畢乃引大雅文王有聲之詩以贊美之夫從近及遠至於四方皆感德化無有思而不服者以明無所不通

陳注義取四方皆感其德化無有思而不服者以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之意也

按引西東南北卽上文四海也無思不服卽無所不通也可見上文光於四海二句連說無疑

孝經詳說

卷五

感應章

三

旨本義大全孔子嘗謂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如視諸掌其言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至於事天地通神明光四海言大而理約 朱鴻曰此章通論明王之孝之大無間於死生存亡而一之者說者不察以首節卽主祭享言然則明王於父母直待祭享而始盡其孝乎若以爲然則下文宗廟致敬爲重出矣草廬先生以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八字錯簡在故雖天子之上今移易於鬼神著矣之下學者近多宗之今仍依舊本但分屬三段看正見聖筆精妙包括無遺無錯又何必支離纏繞而移易於後此蓋惑於孝

第二字要平看不思弟字係是帶說者非對舉以並言首節止言事父孝至神明彰矣不申長幼順二句者以天地既明察矣况長幼有不順乎神明尙昭彰矣况上下有不治乎或以此二句專指弟說則王者之治化豈偏屬於弟道乎殊不思能孝自無不弟又舉幽則明者可見次段止申鬼神著矣一句不及天地不及治平者蓋以上下可類而推孝極自無感而不應末段方提出一孝弟字來又不言通鬼神及治平者蓋以通神明則鬼神在其中光四海則治平在其內聖筆精微言簡意盡如此

孝經詳說

卷五

感應章

王

講意先鞭此夫子極論孝行之感應以示人也宜分四截看自昔者明王以至神明彰矣爲第一截是先舉古昔明王孝感之事故雖天子至鬼神著矣爲第二截是言後之爲天子者宜所取法孝弟之至四句爲第三截是結言孝道之通神明光四海而無所不通引詩以贊之爲第四截總見孝道之大其感應如此之玄且遠也

按首段以孝感天地言而歸在神明彰矣次段以孝感祖考言而歸在鬼神著矣三段雙承上文而極言其感應之理末引詩以證感應之意首段言長幼

順次段言必有兄是帶言然所以豫伏弟字故下言孝弟之至也吳草廬移天地明察二句於鬼神著矣之下呂忠節謂其臆爲之極是先鞭分古之明王後之爲天子不可從其分四段甚明講此極推孝之感應也子曰孝道之大幽而神明遠而四海無不可感通也昔者聖明之君事父能孝天亦父道也故能明於事天而事之盡其道事母能孝地亦母道也故能察於事地而事之盡其道以孝弟而施之家長幼各順其序故能使天地之間上而尊長下而卑幼無不平治觀於此可知事天明事地察

孝經詳說

卷五

感應章

王

而天地神明功用自然彰見休徵協應萬物咸若矣孝之可以感天地如此不特此也故雖以天子之貴亦必有其尊也蓋言其有父而爲所尊也必有其所先也蓋言其有兄而爲所先也故於宗廟祭祀極致其敬所以不忘其親事死如事生以其知所尊也然又必修其身而慎其行恐行有失而遂玷辱其先人也能修身慎行奉祭祀以致敬於宗廟則來格來享洋洋如在而鬼神之道於是乎著矣孝之可以感祖考如此合而觀之孝弟之至則天地之神明彰祖考之鬼神著信乎可以通於神明矣以此光輝普

被及於四海和氣充洽感孚人心又何有不通者乎
通則四海皆服矣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有云自
鎬京而西自鎬京而東自鎬京而南自鎬京而北無
有不心服者此即孝之通於神明而光於四海無所
不通之謂也孝之感通爲何如哉

孝經詳說卷六

事君章第十七

牟陽冉觀祖輯撰

疏此章首言君子之事上又言進思盡忠退思補過
皆是事君之道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前
章言明王之德應感之美天下從化無思不服此孝
子在朝事君之時也故以名章次應感之後
陳注此章論君子事君之道蓋爲在朝之卿大夫言
也而士亦在其中矣

大全今文古文皆有古文君子之事上也無之也二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
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字故上下能相親無也字今文爲事君章

注上謂君也進見於君則思盡忠節君有過失則思
補益將行也君有美善則順而行之匡正也救止也
君有過惡則正而止之下以忠事上上以義接下君
臣同德故能相親

疏此明賢人君子之事君也言入朝進見與謀慮國
事則思盡其忠節若退朝而歸常念己之職事則思
補君之過失其於政化則當順行君之美道止正君

之過惡如此則能君臣上下情志通協能相親也經稱君子有七焉一曰君子不貴二曰君子則不然三曰淑人君子四曰君子之教以孝五曰愷悌君子已上皆斷章指於聖人君子謂居君位而子下人也六曰君子之事親孝此章君子之事上則皆指於賢人君子也說文云忠敬也盡心曰忠字詁曰忠直也論語曰臣事君以忠則忠者善事君之名也節操也言事君者敬其職事直其操行盡其忠誠也言臣常思盡其節操能致身授命也按舊注韋昭云退居私室則思補其身過以禮記少儀曰朝廷曰退燕遊

孝經詳說

卷六

事君章

二

曰歸左傳引詩曰退食自公杜預注臣自公門而退入私門無不順禮室猶家也謂退朝理公事畢而還家之時則當思慮以補身之過故國語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言若有憾則不能安是思自補也按左傳晉荀林父爲楚所敗歸請死於晉侯晉侯許之士渥濁諫曰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晉侯赦之使復其位是其義也文意正與此同故注依此傳文而釋之今云君有過則思補益出制旨也義取詩大雅烝民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毛傳云有衮冕者君之上

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鄭箋云衮職者不敢斥王言也王之職有關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此理爲勝故易舊也按孔注尚書泰誓云肅將天威爲敬行天罰是將訓爲行也匡正釋詁文也馬融注論語云救猶止也尚書云予違汝弼汝無面從是也陳注進謂進見於君退謂既見而退君子之事君無一念而不在於君者進而入告則思竭盡其忠而不敢有所欺退而公餘則思補塞主過而不敢有所徇至於君有爲善之美意方在將萌未萌之介則從而將順之俾君之美以成君有匪彝之惡意方在將

孝經詳說

卷六

事君章

三

發未發之頃則從而匡救之俾君之惡以消是君臣之相悅猶夫魚水之相歡鹽梅之相濟吾知其上下交而德業成矣其所謂相親也豈其微哉本義大全盡忠謂事有當陳者思以竭其忠愛之心補過謂己之責有未塞者思以彌縫其闕失而補之將助也順導之也其美謂君之善匡謂正之於微救謂正之於顯其惡謂君之愆下以忠事上上以義接下如父子之一氣如元首股肱之一體故必如是而後能相親也董鼎曰君猶父臣猶子相親猶一家也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相親猶一體也此相親之至

也

講意先鞭進謂趨朝時退謂退朝時進見於君已有善道則思竭盡其忠及其暫退君有闕失則思補塞其過此二句且虛虛說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正是盡忠補過之至須要發出他委曲意思方於上下相通貫君之美未形而吾助之於後導之於前故曰將順如其美既成無用將順矣君之惡未形而吾慮之以早防之以豫故曰匡救如其惡既成不及匡救矣上下相親謂君子之事上所以忠愛其君者如此則君成其良顯臣預其尊榮故君臣上下能相親也

孝經詳說

卷六

事君章

四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按補過邦注辨之甚明作補君過爲是呂忠節主自補其過恐涉諱君之過不可從將訓行又訓助助字較明將順匡救總承盡忠補過進退皆然大全匡救分微顯亦與舊說異上下相親重臣有致君之親親字伏愛字意

注遐遠也義取臣心愛君雖離左右不謂爲遠愛君之志恆藏心中無日忘也

疏夫子述事君之道既已乃引小雅隰桑之詩以結之言忠臣事君雖復有時離遠不在君之左右然其

心之愛君不謂爲遠中心常藏事君之道何日暫忘之

陳注引此以明君子忠愛之心久而不替蓋其天王聖明之念藏之中者已篤以故其一進一退一順一匡舉不敢忘乎君有如此也

本義大全言臣心愛乎君雖在遐遠不謂遠者蓋愛之一念藏之中心何日忘之也使非本於孝何以能忠君若是心乎愛者孩提之知也遐不謂者謁吧之思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者終身之慕也是故孝者忠之本也

此是推論到孝上非本文正意

孝經詳說

卷六

事君章

五

按遐不謂猶俗言不論遠近語氣引詩全重愛字中心藏卽指愛說盡忠補過將順匡救無非是愛君之心依陳注是愛君不忘君朱子詩傳遐訓何謂訓告今從舊說

旨本義大全此又論移孝爲忠之道以廣中於事君之意朱子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傳所載士貞子語然於文理無害引詩亦足以發明移孝事君之意按左傳宣公十二年晉荀林父爲楚所敗歸而請死士貞子諫曰林父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其敗也如日月之食於是晉侯使復其位維祺按

孝經孔子爲明王以孝治天下而發非止言家庭事親之一事也而其首章卽曰中於事君如諸侯卿大夫士無非言孝亦無非言忠其餘章所言事君之忠不一而足至十七章則於忠君一節尤爲篤摯是經也謂之孝經可卽謂之忠經亦可後世乃有依十八章作忠經者無論其僭擬聖經而其言亦非皆孔子之言且湊泊割裂全不類經是後世二九神經之流耳而好事者每與孝經並稱無惑乎安石謂孝經爲淺近之書而廢黜之也悲夫

按上章但有以孝作忠而未及專言事君此章發出

孝經詳說

卷六

事君章

六

事君之義進思盡忠四語可以括盡臣道而又引詩指出愛字以明臣心呂忠簡云可謂之忠經立論甚正大而其歸本於孝尤不失孝經之旨
講此言事君之道以補前中於事君之義也子曰孝中於事君而事君固有道矣君子之事君也進而在朝則思盡忠於君凡陳謨宣力無不精白其一心退食在家則思補君之過凡君德君政不令其有所疏失於君之有美意也不待其已形將助而順導之以使其成於君之有惡念也不待其已發匡正而救挽之以使其消如此則臣悅君君亦悅臣上下能相親

而有泰交之象也 夫盡忠補過將順匡救皆所以愛君也詩小雅隰桑之篇有云爲臣者心乎愛君則不論所處之遠而中心藏此愛君之念無日而可忘也君子之事君亦惟深致其愛而盡忠補過將順匡救自不容已矣

孝經詳說

卷六

事君章

七

喪親章第十八

疏此章首云孝子之喪親也故章中皆論喪親之事喪亡也失也父母之亡沒謂之喪親言孝子亡失其親也故以名章結之於末

陳注章中云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故以喪親名章終之於末

大全古文今文皆有古文無四也字餘同今文今文爲喪親章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妄聞

孝經詳說

卷六

喪親章

八

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注生事已畢死事未見故發此章氣竭而息聲不委曲觸地無容不爲文飾不安美飾故服縗麻悲哀在心故不樂也旨美也不甘美味故疏食水飲羹戚之情謂上六句不食三日哀毀過情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於殞滅三年之喪天下達禮使不肖企及賢者俯從夫孝子有終身之憂聖人以三年爲制者使人知有終竟之限也

疏夫子述喪親之義言孝子喪親哭以氣竭而止不

有餘偯之聲舉措進退之禮無趨翔之容有事應言

則言不爲文飾服美不以爲安聞樂不以爲樂假食美味不以爲甘此上六事皆哀戚之情三日而食者聖人設教無以親死多日不食傷及生人雖卽毀瘠不令至於殞滅性命此聖人所制喪禮之政也又服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畢之限禮記問傳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此注據斬衰而言之是氣竭而後止息又曰大功之哭三曲而偯鄭注云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是偯爲聲餘委曲斬衰則不偯故云聲不委曲也觸地

孝經詳說

卷六

喪親章

九

無容禮記問喪之文也以其悲哀在心故形變於外所以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喪服四制云三年之喪君不言又云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鄭玄云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今此經云言不文則是謂臣下也雖則有言志在哀戚不爲文飾也案論語孔子責宰我云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美飾謂錦繡之類也故禮記問喪云身不安美是也孝子喪親心如斬截爲其不安美飾故聖人制禮令服縗麻當以粗布長六寸廣四寸麻謂腰經首經俱以麻爲之縗之言摧也

經之言實也孝子服之明其心實摧痛也韋昭引書云成王既崩康王冕服卽位既事畢反喪服據此則天子諸侯但定位初喪是皆服美故宜不安也言至痛中發悲哀在心雖聞樂聲不爲樂也旨美經傳常訓也嚴植之曰美食人之所甘孝子不以爲甘故問喪云口不甘味是不甘美味也問傳曰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是疏食水飲也韋昭引曲禮云有疾則飲酒食肉是爲食旨故宜不甘也經云三日而食毀不減性注言不食三日卽三日不食也云哀毀過情者是毀瘠過度也

孝經詳說

卷六

喪親章

十

言三日不食及毀瘠過度因此二者有致危亡皆虧孝行之道禮記問喪云親始死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又聞傳稱斬衰三日不食此云三日而食者何劉炫言三日之後乃食皆謂滿三日則食也禮記三年問云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鄭立云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注與彼同唯改喪爲禮耳喪服四制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檀弓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也注引彼二文欲舉中爲節也起顯曰企倪首曰俯聖人雖以三年爲文其實二十五

月而畢故三年問云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是也喪服四制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故孔子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所以喪必三年爲制也

陳注孝子喪親哀痛之極其哭也不佞氣竭而盡不能委曲也其禮也無容觸地踟躕不能爲容也其言也不文內憂無情不能爲文也服衣之美有所不安

孝經詳說

卷六

喪親章

十一

聞樂之和有所不樂食味之旨有所不甘凡若此者乃孝子自然哀戚之情非有所勉強而爲之也禮人子於父母之始死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然過三日則傷生矣教民三日而食粥使之無以哀死而至傷生雖毀瘠而不至於滅性此聖人之爲政所以爲生民立命也喪則定爲三年而不過者孝子報親之心雖無限量聖人爲之中制以示民有終極之期也本義大全此又備言死事之孝以盡孝之變也孝子於父母生成之恩昊天罔極一旦不幸而居親之喪哀痛之極五內割裂發於聲爲哭佞哭餘聲也不佞

氣竭幾盡不能委曲也動於貌爲禮無容觸地局脊不暇修儀也出於口爲言不文內痛無已不暇修辭也以至美服有所不安故服衰麻聞樂有所不樂故不聽樂食旨美之味有所不甘故食蔬食此六者皆孝子之真情人心自有非聖人強之也 禮三年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過三日則傷生矣所以三日而食教天下之民無以哀死而傷生者性者人所受於天以生者也愛親本出於性若哀毀而至於傷生則反至於滅性禮所謂不勝喪比於不孝不慈是已故雖毀瘠而不使至於滅性此聖人之政所以全其

孝經詳說

卷六

喪親章

三

孝也孝子之心何有限量聖人爲之立制不過三年所以使民有終竟之時使賢者俯從不肖企及也此皆聖人因人情而節文之無賢愚貴賤一也 郝氏敬曰親死曰喪喪失也孝子不忍死其親如親尚在相失之爾 橫渠張子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兩月爲禫共二十七月禮鑽燧改火天道一變其期已矣情不可以已於是再期又不可以已於是加之三月是二十七月也

按邢疏無容謂無趨翔之容後有云稽顙觸地以觸字言則稽顙爲是 毀不滅性較傷生進一層大全

之說可玩

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其宅兆而安措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注周尸爲棺周棺爲槨衣謂斂衣衾被也舉謂舉屍內於棺也簠簋祭器也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戚也男踊女擗祖載送之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之立廟附祖之後則以鬼禮享之寒暑變移益用增感以時祭祀展其孝思也 疏此言送終之禮及三年之後宗廟祭祀之事也言

孝經詳說

卷六

喪親章

三

孝子送終須爲棺槨衣衾也太斂之時則用衾而舉屍內於棺中也陳設簠簋之奠而加哀戚葬則男踊女擗哭泣哀號以送之親既長依丘壟故卜選宅兆之地而安置之既葬之後則爲宗廟以鬼神之禮享之三年之後感念於親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也 檀弓稱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土周於棺注約彼文故言周尸爲棺周棺爲槨也白虎通云棺之言完宜完密也槨之言廓謂開廓不使土侵棺也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

人易之以棺槨案禮記云有虞氏瓦棺夏氏聖周
殷人棺槨周人牆置娶則虞夏之時棺槨之初也衣
謂襲與大小斂之衣也衾謂單被覆尸薦尸所用從
初死至大斂凡三度加衣也一是襲也謂沐尸竟著
衣也天子十二稱公九稱諸侯七稱大夫五稱士三
稱襲皆有袍袍之上又有衣一通朝祭之服謂之一
稱二是小斂之衣也天子至士皆十九稱不復用袍
衣皆有絮也三是大斂也天子百二十稱公九十稱
諸侯七十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衣皆禪衿也喪
大記云布紵二衾君大夫士一也鄭玄云二衾者或

孝經詳說

卷六

喪親章

古

覆之或薦之是舉屍所用也棺槨之數貴賤不同皇
侃據檀弓以天子之棺四重謂水兕革棺槨一梓
棺二最在內者水牛皮次外兕牛皮各厚三寸爲一
重合厚六寸又有槨棺厚四寸謂之裨棺言漆之璧
璧然前三物爲二重合一尺外又有梓棺厚六寸謂
之屬棺言連屬內外就前四物爲三重合厚一尺六
寸外又有梓棺厚八寸謂之大棺言其最大在眾棺
之外就前五物爲四重合厚二尺四寸也上公去水
牛皮則三重合厚二尺一寸也侯伯子男又去兕牛
皮則二重合厚一尺八寸上大夫又去裨棺一重合

厚一尺四寸下大夫亦一重但屬四寸大棺六寸合
厚一尺士不重無屬惟大棺六寸庶人卽棺四寸案
檀弓云柏槨以端長六尺又喪大記曰君松槨大夫
柏槨士雜木槨是也周禮舍人職云凡祭祀供簠
簋實之陳之是簠簋爲祭器也故鄭玄云方曰簠圓
曰簋盛黍稷稻粱器下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
哀素之心也又按陳簠簋在衣衾之下哀以送之上
舊說以喪大斂祭是不見親故哀戚也案問喪云
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
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婦人不宜袒

孝經詳說

卷六

喪親章

五

故發曾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壤牆然則是女質不
宜極踊故以擗言之據此女既有踊則男亦有擗是
互文也旣夕禮柩車遷祖質明設遷祖奠日側徹之
乃載鄭注云乃舉柩卻下而載之又云商祝飾柩及
陳器訖乃祖注云還柩鄉外爲行始又檀弓云曾子
弔於負夏主人旣祖鄭云祖爲移柩車去載處爲行
始然則祖始也以生人將行而飲酒曰祖故柩車旣
載而設奠謂之祖奠是祖載送之之義也按土喪
禮筮宅鄭云宅葬居也詩云臨其穴惴惴其慄鄭云
穴謂冢壙中也故云宅墓穴也案周禮冢人掌公墓

之地辨其兆域則兆是塋域也孔安國云恐其下有伏石漏水泉復爲市朝之地故卜之是也立廟者卽禮記祭法天子至土皆有宗廟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官師一廟曰考廟庶人無廟斯則立宗廟者爲能終於事親也舊解云宗尊也廟貌也言祭宗廟見先祖之尊貌也

孝經詳說

卷六

喪親章

去

故祭義曰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也祔祖謂以亡者之神祔之於祖也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則是卒哭之明日而祔未卒哭之前皆喪祭也既祔之後則以鬼禮享之然宗廟謂士以上則春秋祭祀兼於庶人也祭義云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是也

陳注當親之始死也爲之棺以周衣槨以周棺衣衾

以周身然後舉而斂之其葬也陳其簠簋奠以素器則傷痛而哀感之其祖餞也女擗男踊號哭涕泣則悲哀而往送之爲墓於郊則卜其宅兆必得吉而安厝之四者慎終之禮也爲廟於家則三年喪畢遷主於廟以鬼而禮享之及其久也寒暑變遷益用增感春秋祭祀以寓時思二者追遠之禮也此皆聖人之政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者也

本義大全此又自聖人之政而詳言之其始死也爲之棺以藏其體槨以附棺衣衾以周身然後舉而斂之其朝夕奠也不見其親之存陳奠簠簋而哀傷痛

孝經詳說

卷六

喪親章

七

戚之其將葬而祖餞也不忍其親之去女擗男踊相與號哭涕泣而盡哀往送之擗以手擊胸也踊以足頓地也哭者口有聲泣者目有淚送送葬也其爲墓於郊則必卜其墓穴之宅塋域之兆必得吉而安厝以葬之此慎終之孝也其既葬也各循其應立宗廟之禮制爲之遷主於廟始以鬼享之稱鬼者神之也及其久也寒暑變遷必有怵惕悽愴之心春秋祭祀以時而思如思其笑語思其居處之思四時皆祭言春秋省文也此追遠之孝也所謂聖人之政因情節文無賢愚貴賤一者此也橫渠張子曰古之槨

言并樟以大木自下排上來非如今日之籠棺也故其四隅有隙可以置物也 或曰此言朝夕朔望之奠簠盛稻粱器外方內圓簋盛黍稷器外圓內方按士喪禮朝夕奠脯醢而已盛以遵豆朔月殷奠始有黍稷盛以瓦敦卿大夫祭祀少牢饋食亦止用敦盛黍稷以公食大夫禮推之竊意天子諸侯之殷奠乃備黍稷稻粱而器用簠簋此蓋舉上而言之也 司馬溫公孝經指解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謂卜地決其吉凶非若今陰陽家相其山岡風水也地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爲地之美土色之光潤草

孝經詳說

卷六

喪親章

太

木之茂盛乃其處也而拘忌者或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之用心也 又曰孝子以安親爲心則地不可以不擇其擇也不可以太拘則葬不患其不時司馬溫公又論葬者人子之大事死者以窀穸爲安宅死而未葬猶行而未得其歸也是以孝子雖愛親留之不敢久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今五服年月勅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是舉其中制而言之按禮未葬不變服啜粥居廬寢苦枕塊蓋孝子之心以爲親未獲所安已故不敢安

也今世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爲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繫於此而爲其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乃至終喪除服或十年或二十年或終身或累世猶不葬至爲水火所漂焚他人所投棄失亡尸柩不知所之者豈不哀哉人所貴乎有子孫者爲其死而形體有所付也既而不葬則與無子孫而死於道路者奚以異乎詩云行有死人尙或殯之况爲人子乃忍棄其親而不葬哉大抵世之遷延不葬者多以昆弟各懷自利之心而野師俗巫又從而誑惑之甚至徧納其賂而給之以私

孝經詳說

卷六

喪親章

九

己愚而無知者安受其欺而弗悟也夫某山強則某支富某山弱則某支貧非惟義理所不當問雖近世陰陽書亦有深排其說者惟野師俗巫則張皇煽惑以爲取利之資擇地者必先破此謬說而後無太拘之患爲人子者所當深察 橫渠張子曰正叔嘗爲葬說有五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爲道路不置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家所奪不致耕犁所及 草廬吳氏曰將置柩於其處必乘生氣無地風水泉沙礫樹根螻蟻之屬及他日不爲城郭溝池道路然後安人者決之於神也不卜則擇之以人葬書備言其術之理

可稽焉中州土厚水深不擇猶可偏方土薄水淺凡地不皆可葬苟非其地尸柩之朽腐敗壞至速與舉而委之於壑同孝子之心忍乎先擇後卜尤爲謹重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士民而後謀及卜筮也按喪禮筮宅卜日大夫以上則葬日與宅兆皆用龜卜或亦用筮此云卜蓋通言之 楊氏東明曰朱紫陽昭穆葬圖儒家相與守之則報本睦族之義備矣真瑩制之善經也自堪輿之術行而昭穆之法壞不知家門興替繫德厚薄操縱予奪天尸其柄故天所與者必不以無地獲咎天所奪者必不以有地蒙休何者地

孝經詳說

卷六

喪親章

三

之理當不勝天之靈而以術求終不若以德致者不爽也且彼信地理者謂地靈乎不靈乎不靈也擇之奚益也果靈也又奚至不論其入而概予之福乎然此猶以禍福言也若論其流弊則葬而復遷遷而復改令死者骨骸轉徙靡定甚且停柩待地至子孫衰不克下土此乃仁人孝子所忍乎 橫渠張子曰喪須三年而耐若卒哭而耐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祭於殯宮則哭於何處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耐因其祫祫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國語言日祭月享禮中皆有日祭之

禮此謂三年之不做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耐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耐也 祭義云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又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新昌令應氏曰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則祭之諒豈止爲居喪時也伊川先生曰豺狼皆知報本今士大夫

孝經詳說

卷六

喪親章

主

家厚於自奉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禘忌日迎主祭於正寢凡事死者皆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或問俗節之祭朱子曰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祀某家依之但七月十五日用浮屠說素饌祭某卻不用初張敬夫廢俗節某問公於端午須吃糉重陽須飲茱萸酒不祭而自奉於汝心安乎此孝經所謂以時思之之大義也 西山真氏曰浮屠之教得行由吾儒之禮先廢不復祭

禮則居喪者悵悵無以報其親

按舉之舊說謂舉屍納於棺大全謂舉而斂之覺雖
簠簋是祭器不必拘上下所用陳簠簋作朝夕奠
爲是不必定指將葬 卜宅兆先儒之說備矣吳草
廬似信術家之說然從親起見不爲己身規利不害
爲孝 卒哭而耐古禮所載橫渠云三年而耐亦近
人情 喪祭不用浮屠最有關繫有意從俗反以瀆
親卽謂之不孝可也

生事愛敬死事哀感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孝經詳說

卷六

喪親章

三

注愛敬哀感孝行之始終也備陳死生之義以盡孝子之情

疏此合結生死之義言親生則孝子事之盡於愛敬
親死則孝子事之盡於哀感生民之宗本盡矣死生
之義理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言十八章具載有此
義 愛敬是孝行之始也哀感是孝行之終也

陳注此又合始終而言之以結一書之旨謂孝子之
事親生則事之以愛敬死則事之以哀感如此生民
之道以孝爲本於此而盡矣養生送死其義爲大於
此而備矣孝子事親之道於是而終矣 或問孝子

之事親終矣豈自是而後可遂已乎曰非也孝子之
心無窮也在一日則思在一日古者大孝所以有終
身之慕也此云終者畢之謂也謂生盡其養死永其
思然後子職畢盡無遺非謂從今日後遂不必容心
也

本義大全此總結全篇之意言孝子事親於其生也
事之以愛敬如前章所云者於其死也事之以哀戚
如此章所云者生民之道以孝爲本盡於此矣養生
送死其義爲大備於此矣然後孝子事親之道終於
此矣夫孝之大至於生死始終無所不盡其極於膝

孝經詳說

卷六

喪親章

三

下親嚴之性始圓滿於天經地義之理始貫徹於德
教政令之化始暢遂謂之德之本而教所由生又何
疑哉噫此夢周公爲東周之素心而特寄之一堂問
答間其旨深遠矣 草廬吳氏曰民之生也心之德
爲仁仁之發爲愛愛親本也及人末也故爲生民之
本義者宜也生而愛敬死而哀感理所宜然故曰死
生之義 孫本曰末復總結全篇之義蓋至此而孝
子事親之道終矣著之爲經乃孔子平生所蘊治天
下之大經大法而出於一時問答之語又何疑哉今
合前後而觀之序次詳明脈絡貫通始終具備本末

兼該誠六經之總會也矣俟采輯裝綴而後成經乎於戲是經之宏綱鉅目章章如是乃以爲童習而弁髦之甚哉其侮聖言也

按此所云生事死事在本章只是言死事而連生事言之其義方全要是本章之結語也而舊說謂通結一書亦推論之辭耳 生民之本三句通承生事二句生民句重本字死生句重義字 盡字備字終字一串下必如此而後盡而後備而後終也

旨本義大全言孝子事親之變以終一篇之意生事愛敬以下總結之也可謂至精約矣 朱子曰亦不

孝經詳說

卷六

喪親章

三

解經別發一義其語尤精約也

講意先鞭此夫子述孝子居喪之事以示人宜分四截看孝子之喪親句是冒語哭不偯七句是述孝子自具之哀情三日而食六句是聖人喪制之禮爲棺槨衣衾六句是述聖人慎終追遠之禮生事五句是合始終而總結上文并結一篇之語也

按以喪親名篇居喪之事乃其正意而及於祭者祭亦喪親之後事也 此言喪祭雖不及禮之詳而大意已盡 事親終矣此爲孝之結局亦經之結局 請此言喪親之禮以終事親之事也子曰人子愛親

之心無已欲其永存而親以有盡之年豈能常在則

葬祭之禮尤事親者所不可忽矣夫孝子之喪其親也其哭氣竭而不偯其禮觸地而無容其言樸率而無文服之美者則不安而不服之聞樂聲則不樂而不聽之食旨味則不甘而不食之此孝子哀戚之至情出於自然而無所勉強也凡初喪三日而令之食教民無以哀死之故而傷其生雖毀瘠而不至滅其性此聖人之爲政以禮防民如此也喪不過三年示民以有終限不得任情爲之也 聖人又爲之棺槨衣衾舉而斂之陳設簠簋祭器以奠而哀戚之女擗

孝經詳說

卷六

喪親章

三

男踊號哭涕泣葬則哀以送之卜其宅兆擇吉地藏柩而安置之爲之祔主於宗廟以鬼神之禮享之及其久也春秋祭祀以時而思慕之夫由始喪而斂而奠而葬而祔而祭聖人制禮周詳如此 統始終言之人子於親之生所以事之者極其愛敬於親之死所以事之者極其哀感生民之根本在乎孝於此盡矣養生送死之大義於此備矣孝子之所以事親者終矣然而孝子一息尙存則心猶思慕豈有終竟哉 總論河南張恆當問孝經何以有今文古文之別草廬吳氏曰黃帝時倉頡始造字周宣王時史籀因倉

頤字更革爲大篆秦始皇時李斯因史籀字更革爲小篆倉頡字謂之古文秦人以爲篆書繁難又作隸書取其省易專爲官府行文書而設自此人趨簡便習隸者眾習篆者寡公私通行皆是隸書經火於秦而復出於漢當時傳寫只用世俗通行之字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屋壁得孔鮒所藏書禮及論語孝經皆倉頡古文字後人稱漢儒隸書傳寫之經爲今文以相別異云爾古文書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事不及傳行安國沒後其書無傳東萊張霸詭言受古文書成帝時徵至較其書非是漢志所載武成之辭卽張

孝經詳說

卷六

喪親章

三

霸僞古文書也古文禮五十六篇與今文儀禮同餘三十九篇謂之逸禮鄭玄注儀禮禮記屢嘗引用孔穎達作疏之時猶有後乃燬於天寶之亂古文論語二十一篇與魯論語齊論語爲三古文孝經二十二篇與今文孝經爲二魏晉而後不存隋人以今文孝經增減字分析兩章又僞作一章名之曰古文孝經其得之也全無來歷左驗隋經籍志及唐開元時集議顯斥其妄邢昺正義具載詳備可考司馬溫公有古文孝經指解蓋溫公謂古文尤可尊也而不疑後出之僞朱子刊誤始據溫公所注之本非以古文僞

於今文而承用之也學者豈可因後儒之傳會而廢先聖之格言也 呂維祺曰謹按孝經大意孔子爲明先王以孝立教而發孝德之本教所由生其綱領也自身體髮膚至末之有也皆言孝德之本而教在其中自甚哉孝之大也至名立於後世矣皆言教所由生而本於孝自若夫慈愛恭敬至末復因曾子之問而推廣極言之無非申德本教生之意前後語意相承脈絡貫通而其理至廣大復至精約眞聖人之言也後儒紛紛致疑而以意改之或未揆之理耳程子曰讀書者常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

孝經詳說

卷六

喪親章

三

可見又曰易其心自見義理只是義理甚分明如履平坦道路 董鼎曰孔子此書雖以授曾子而備言立孝之用則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皆所通行而爲人上者又德教之所自出故一則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二則曰明王以孝治天下三則曰明王事父孝事母孝至末章則亦曰教民無以死傷生又曰示民有終也則是孝者天地之經人道之本誠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先務也故雖生事葬祭貴賤有等禮不可違而秉彝好德之心則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一也聖人之爲生民慮者豈不深且遠哉然則感人

心厚風俗至德要道又何以加於孝

按今文孝經十八章質諸朱子所言誠有可疑然則誤既未行世而聖經不可一日不以垂訓取十八章因文立訓哀輯羣說而刪正之固不能爲聖人之完書而亦可發明言孝之大義也其於朱子刊誤章文雖異而較諸朱子生平著書立言之意竊有所取而不至背馳其亦可告無罪也夫 嵩陽耿逸庵先生有孝經易知編給童蒙每歲春秋集童子於書院令其倍誦授之飲食獎以紙筆及期童子塞途而至會講堂下揖讓如禮朗然成誦既畢縱遊書院中外遍

孝經詳說

卷六

喪親章

天

孝經詳說卷六終

孝經詳說二卷

河南巡撫
採進本

國朝冉覲祖撰覲祖有易經詳說已著錄是書遵用今文全載唐元宗之註節錄邢昺之疏兼採元董鼎明瞿罕陳士賢諸家之說末附以朱子刊誤而大旨則在辨定呂維祺所著孝經本義大全或問三書所附呂氏或問摘錄一篇既逐條闡發其義復附餘義一篇以糾其誤蓋維祺之學兼入陸王覲祖則恪守程朱故所論有合有不合也顧所載維祺表章孝經疏後附錄擬題數目有單句題雙句題連句題摘段題搭截題全章合章搭章題諸名非詁經之體亦非講學之道覲祖顧深取之何耶

孝經一卷

〔清〕朱軾註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乾隆間刻朱
文端公藏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孝經一卷》
提要

序

書之爲重於天下莫如十三經而人亦有昧然者惟孝經則童而習之人生無不讀四子書者惟孝經則先四子書而讀之豈非人皆愛其子則教皆以孝習於少而讀之最先優游涵泳以感發其天良舍是書無以端蒙養者固盡人而知之而經義之精微則未易以盡人而強之此兩浙中丞可亭朱公有孝經之刻取吳草廬定本而爲之廣其注也孝經自秦火後與書禮論語並出於孔壁流傳至今則漢諸儒之力爲多中間爲隋末所亂離析竄增小有同異唐開元孝經

釐正序且注焉是爲石臺孝經後人讀之以天子而尊聖經教天下以孝有不想見其用意之深而遠乎朱子以孝經大學皆出於曾子大學已分經傳遂以分大學者分孝經而剛所引詩書及後儒之所附會定爲刊誤一書其有功於夫子曾子何如也未及註釋深自惜之唐開元之先注孝經者王肅輩脂輩不下百家宋則司馬君實之指解范淳夫之說其表表者學者皆有取焉元儒董鼎中有大義有句解皆章疏而字訓之吳文正有云唐注宋疏諸解雖詳義未明暢不其然乎草廬隱布水谷經解特多其於孝

經則標曰定本一從朱子刊誤庸亦有傳離爲二或
合而一旦刪其可刪註疏則發所未發雖朱子復生
其許可也必矣世顧未嘗尊信可不謂爲詘於一時
者哉今中丞公深於經學政事外一編不去手如儀
禮禮記大戴記張子全書朱子語錄皆手校鈐木至
於孝經以吳文正定本爲定書不標曰第自署曰朱
某學公大儒也大臣也而謙撝若是其註多從定本
間補一二以廣草廬明暢之意使其經義得申於百
世不在是乎公之出治也以禮齊民而愛人也以孝
教人嗟乎孝之道難言已人佔畢於晷年昧經義於

孝經

梁序

二

白首者皆是也則於是經也猶夫食稻終身而不知
稻之味也非人之所能強之也夫安得可強者而強
之也

康熙五十九年歲庚子季春同學弟梁份序

漢以來傳孝經者皆顏貞所出今文本朱子刊誤
據孔壁二十二章豈疑今而信古歟以爲誤皆誤也
朱子偶拈其一正之耳元儒吳文正公因刊誤參校
古今文從其長者條章理節則於朱子本時有更定
予始讀而駭深味而嘆先儒讀書用意之精也爰夏
益舊註附以臆見編諸易齋三本後易齋予同年友
三本者今文古文刊誤也易齋于經學弘衍邃深折
衷允當豈予固陋所能贊一詞顧念學者讀朱子刊
誤參以文正之所論定於微言奧旨不無發明是文
正固朱子功臣而予一得之見其諸易齋之河海細

孝經

朱序

一

流歟易齋將計借過予別出所校經史性理諸書示
予孝經三本其五也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首夏高安朱軾書

孝經

經今文六章古文七章今依朱子別誤為一章

傳古文十五章朱子別誤為十四章今依今文為二十章內第三章第七章離一為二第十十章合二

漢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許冲云

經孝昭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孝經一篇十議唐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

八章長孫氏江翁后翁翼奉張禹傳之各自名

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桓譚新論云古孝經

一八百七十二字○隋經籍志孝經河間人顏

芝所藏漢初老子貞出之又有古文孝經與古

孝經

題辭

一

文尚書同出孔安國為傳劉向以顏本比古文

除其繁惑而安國之本亡於梁至隋秘書監王

邵訪得孔傳河間劉炫因序其得喪講於人間

漸聞朝廷儒者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邢

昺正義曰古文孝經曠代亡逸隋開皇十四年

秘書學生王逸於京市陳人處得本送與著作

郎王邵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炫遂以庶人

章分為二曾子敢問章分為三又多闕門一章

凡二十二章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唐開元

七年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

間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校古文定一十

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出孔壁未之行遂亡其

本近儒輒穿鑿更改偽作闕門一章文句凡鄙

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以下別為一章以應

二十二之數○朱子曰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

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

始悟胡公之言為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

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程答書曰頃見

玉山汪端明亦以為此書多出後人傳會於是

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

孝經

題辭

二

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又曰孝

經獨篇首六七章為本經其後乃傳文皆齊魯

間儒纂取左氏諸書之語為之傳者又頗失其

次第○吳澄曰夫子遺言惟大學論語中庸孟

子所述醇而不雜此外傳記諸書所載真偽混

淆殆難盡信孝經亦其一也竊詳孝經之為書

肇自孔曾一時問答之語今文出於漢初謂悉

曾氏門人記錄之舊已不可知武帝時魯共王

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古文孝經以為秦時孔鮒

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獻劉向衛宏蓋

嘗手校魏晉以後其書亡失世所通行惟今文
孝經十八章而已隋時有稱得古文孝經者其
間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而文勢曾
不若今文之從順以許慎說文所引及桓譚新
論所言考證又皆不合決非漢世孔壁中之古
文也許慎學考經孔氏古文說文中所引用者
俱自序云其稱論語孝經皆古文也今案
說文下引孝經仲尼居見得當時古文居
上即無附字劉炫本增此一字妄矣又桓譚言
古文于八百七十二字與今文異者四百餘字
今案劉炫本止有千八百七字多於今文八字
除增闕門一章二十四字外與今文異者僅二
十餘字其所增或一字或二字比今文徒為冗
美其所減多是句末也宋大儒司馬公酷尊信
字比今文更覺突兀

孝經

通辭

三

之朱子刊誤亦據古文未能識其何意今觀郝
氏疏說則古文之為偽審矣又觀朱子所論則
雖今文亦不無可疑者焉疑其所可疑信其所
可信去其所當去存其所當存朱子意也故今
特因朱子刊誤以今古文校其同異定為此
本以俟後之君子云川今古文及朱子刊誤
本參校今古文有文有字不同
者定從所長所不從者附注其下朱子刊誤本
所塗之字今並刪去傳文章次因朱子所定更
為大其
先後

孝經題辭

明道夫子謂學者須先識仁義禮智信皆仁也余竊
之曰識仁須先識孝仁為心之德而孝德之本也夫
子以之傳於曾子是為孝經子思中庸稱舜之大孝
武周之達孝孟子發明明守身事親而引曾子養曾
以明之其源流授受可見是孝經為四書之權輿五
經之統體也橫渠訂頑即事親之理以明事天之道
民胞物與皆根於此証不大哉頃見年友易齋考正
古今文同異羣然有當於心共意以古文未可輕議
而以朱子刊誤為與脩補大學同功共志存乎移風
易俗而其功則本於服習允蹈蓋易齋家法於莊孝

孝經

一

友嫻睦余嘗耳聞諸歸安人云時
康熙五十七年如月丙午日年眷弟殷元福拜題於
萬松山 敷文書院

孝經

草廬校定
古今文

朱軾學

仲尼居會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

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德謂已所得道謂人新

而仁義統之仁之發為愛而愛先於親故孝為德之

至道也孝者其心有順而無逆於親故孝為德之

皆化而為順故曰以順天下民謂應人上謂天子在

諸侯之上諸侯在卿大夫之上卿大夫在士之上士在

謂士之下也孝順大夫之順大夫之順大夫之順大夫之順

子之下也孝順大夫之順大夫之順大夫之順大夫之順

黨廉有爭爭順達於諸侯卿大夫士則為下者順事

其上而上無怨於下為上者順使其下而下無怨於

變時雍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唐虞成周之

盛也○杖按此節其言孝道之大下文德之本申至

德要道教所由生申順天下而民和睦屬之先王至

德云君子之道聖人之道也舊註以上下無怨為順

孝經

達于諸侯卿大夫之意當承上句謂民之一家長

幼尊卑也惟上下和睦故無怨又一解謂上以此至

德要道順天下民用此至德要道相和睦和睦即順

也上以順教無拂于下故下無怨下以順應不忤乎

上故上無怨上下無怨會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

怨總承上言亦通

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為至德故

本孝為要道故教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

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事親者不敢毀傷其大也

謂也○前言至德要道蓋言在上者之孝而通乎

夫孝以下二句結前意也後言孝之始終蓋言在

上言孝之始終此節又承出中於事君蓋始終之間

有此一層轉接身雖無礙然不能推愛親之心

以愛君終是愛之分量有虧如何能立身行道立身

者成己之事行道者成物之事成己成物斯修道之

故曰孝之終也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

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

蓋天子之孝也至臣庶皆是不敢惡者愛之也不

慢者敬之也已所得人所效曰德教加被及也百姓

以國言刑儀法也四海以天下言愛親者於人無不

愛敬親者於人無不敬惟此一心由親及疎以天子

之貴而不敬惡慢於人則平日能盡愛敬於事親可

孝經

知矣有諸內必形諸外近而國中遠而天下皆風

之而無不愛敬其親焉是其德教被及於百姓儀法

於四海也○杖按不敬惡慢於人斯為愛敬之至故

曰愛敬盡于事親必無不盡乃能教百姓刑四海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

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

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惜修費財而致虛耗所以長守其富也位不卑廢
不虛耗然後能長有其國使社稷不至於失亡而民
人不至於華顛也諸侯謂五等國非先王之法服不
君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非先王之法服不
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
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
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凡服上得兼下下不得
法言道言之也率德而行曰德行非法不言法即上
文所謂法言非道不行道即上文所謂德行口過謂
言皆非法出口無可擇擇之言雖言滿天下在已未
無口過所行皆德則身無可擇擇之行雖行滿天
下在人亦無怨惡卿大夫立朝則接對賓客出聘則
將命他邦故言行滿天下三者服言行之也人之相與
先觀容飾次交言辭後考德行孟子言服堯之服
三

孝經

三

以敬父敬君之教而敬之愛君為忠教長為順忠
盡心無隱順謂循理無違上謂君與長在己之上也
祿所食之俸位所居之官士有田祿則得祭祀其先
故庶人薦而不祭士無田則亦不祭其祿位與祭祀
相關士謂王朝侯國之小臣及卿大夫之家臣王之
上士三命卿士再命下士一命公侯伯之士一命子
男之士不命○執按查父事君敬而己矣而猶未也
必以孝愛事其君方可謂忠惟事君也自君而下
有長焉雖不能如事君之愛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
敬兼全亦不可不盡敬焉
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道謂四時之行因
耕耨飲饌各順其時用天道也利謂五土之宜因地
之沃衍應皇而播種黍稷各隨所宜分地利也生財
有道而又慎謀其身不為非僻不犯刑戮用財有節
量入為出以給父母之衣食俾無闕供也庶人謂王
國都邑之民○玄宗云庶人之孝惟此故自天
而已○司馬氏曰明白士以上非直養而已故自天
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思不及者未之有也終
孝之
立身孝之始謂事親孝無終始謂不能事親立身也
忠謂難也而不能事親立身則難必及之甚則天子
不能保其天下諸侯不能保其國卿大夫不能保其家士庶人不能保其身也
右經一章凡四百二字朱子曰此夫子曾子問
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
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篇首考之失顧自
漢以來諸儒傳誦莫覺其非至或以為孔子之
所自著則又可笑之尤者蓋經之首載論孝之
終始中乃教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
而其末結之曰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
而忠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大第相承
文勢聯屬脈絡貫通同一及時言之文而後人
分以為六七章又斷開隔故今定此六七章者
合為一章而刪去引書引詩及子曰字以復經
文之舊其傳文之失又別論之如左證諸以上
經文朱子合其釋析去其增加以復於舊既得

孝經

四

此言孝之推也王者事天如事父事地如事母能事父母則知所以事天地矣明祭謂於其禮其義能辨審也長幼順故上下治此言悌之推也悌於家而長幼之分不亂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申上文長幼順之義謂雖天子之貴亦必祖考則悌於父兄矣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天地明察神明彰矣致敬於宗廟則祖先之鬼神著矣著者所祭義致意則著之著如見所祭也明祭於郊社則天地之神明彰矣彰謂微之顯并乎如在具上如在具左右也人鬼而曰神者言雖屈而伸也天地之神而曰明者言雖幽而顯也郊祭者極其誠敬故如此一統按上節是愛其所親此節是敬其所尊守身者事親之本一處是出言不敢忘親斯可謂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矣

免故非修身不可以奉祭也惟明德以薦馨香則廟
焉人鬼享郊焉天神格威應之幾有不疾而速者哉
曰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此至孝之所以
無不通有不通卽不可謂孝之至也

右傳之首章 凡百九字釋先王有至德要道由
達四海要道也朱子曰此有格言焉○舊本今
文大第十一章後古文大第十一章後朱子謂當
正釋至德要道之義其曰昔者明王云者釋經
文先王字也當爲傳之首章天地明察神明彰
矣八字錯簡在故雖天子之上今詳故字承上
起下中說上文長幼順之義而宗廟致敬乃申
說章首事父孝事母孝之義天地明察則因章
首事天明事地察而言著矣彰矣二句文法協
比不應間隔下文通於神明又承神明彰矣一
句而言如此

辭意方屬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昆

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惟心以事其先
王以孝治天下謂天子能孝於先王而推其愛敬於
後能推之以及天下而得萬國之惟心治國者不敢
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惟心以事其
先君治國以孝治其國也謂諸侯能孝於先君而推
其愛敬於一國以及一國之百姓也蓋能孝於
先君然後能推之以及一國而得百姓之惟心否則
是其所以事先君者有未至也○故按言先王先君
則生有者可如先儒謂天子諸治家者不敢失於臣
侯無生親故言先王先君未嘗治家者不敢失於臣
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惟心以事其親治家以
孝也謂卿大夫能孝於親而推其愛敬於一家之人
也蓋能孝於父母然後能推之於一家之人而得其
惟心否則其所以事父母者有未至也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

孝經

七

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
孝治天下也如此親安指事親者而言鬼享指事先
祭也舉天下則國家在其中和平則各得惟心而無
有乖戾偏頗也天災之具者為害人禍之甚者為亂
由鬼享而上達則天道順而無災害由親安而下詩
達則人道順而無禍亂此以孝治天下之極功也詩
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抑之篇覺大也德
謂東南西北四方之國
皆興於孝而為順之
右傳之二章凡百四十二字釋以順天下民則
也傳惟心者和睦無怨也朱子曰此言孝治而
非經文正意蓋經以孝而和此以和而孝蓋經
此傳正是發明經中以孝而和之意所謂孝治事
先王以事先君以事親者言已是有是孝受敬一
家由親及疎由尊及卑上下兩間同乎一脈故
能國天下無一不得其惟心未有不得於親而

能得於人者孝子之效驗至此乃所以見其事
先事親之孝云爾非謂先得他人之惟心而後
以之事其先王其親也舊注以為得後惟心以
助祭享助奉養蓋害於辭而失其意朱子亦率
終舊注之說故云○舊本大第四章後古
文不敢失作不敢侮如此上無也字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
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
理行者人之所得以成之也
物均得天地之氣以爲質均得天地之理以爲性然
物得其氣之偏而其質塞是以不能全其性人得其
正而其質通是以能全其性而與天地一故得天地
之性者人獨爲貴物莫能同也性之仁義禮智統於
仁仁之爲愛先於親故人率性而行其行莫大於孝
也○故按人為萬物之靈以其得於天地者全也仁
義禮智性所自有有子臣弟友道所共由孝莫大於
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

孝經

八

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
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
乎此又因孝之大而推言之嚴尊也謂孝固大矣不
一而莫大於天子之禮祀其父以配天然得達此不
盡此禮者惟周公而已故曰周公其人也○故按
天下之後周公始制此禮以尊其父文王也○故按
門之外宗者文王之廟天子七廟祖廟一昭廟一穆
廟三祖廟百世不毀昭穆六世後親盡則祫其有功
德當不祧者謂之宗武王成王時文王居穆之第三
廟康王昭王時文王居穆之第二廟穆王時文王
居穆之第一廟懿王時文王居穆之第一廟以配天
其不當祧也故於穆廟北別立一廟以配文王是名
爲三穆廟中然仰其所居之廟亦名爲宗蓋初祫廟
時已定爲百世不祧之宗故也明堂者廟之明堂
廟之制後爲室室則南瞻前爲堂堂則明故曰明
堂享人與商南瞻則於室祀天神南瞻則於堂祀

卷之五

九

右傳之三章

孝經

十

所以敬天下

右傳之五章凡八十三字申釋至德以順天下

後古文父者兄者君者下無也字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

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君教以孝則民

父君教以弟則民知有禮而順其兄風者上之化所

及俗者下之習所成移謂遷就其善易謂變去其惡

安謂不危治謂不亂由父子之和而後之聲容以爲

樂則氣體調暢而無有乖戾所以風隨上而還俗自

下而變也由長幼之序而著之節文以爲禮則名分

森嚴而無有陵犯所以爲上者不危爲民者不亂也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

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

衆此之謂要道也又承上文禮字而言禮之貴不遜

敬而已居上者自敬其父兄若

孝經

下之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者教之各皆體恤以事

其父兄君矣夫上之自敬其父兄君也所敬者不遜

一人若是其寡也下效之而和悅於其父兄君者乃

至千萬人焉若是其衆也此所以爲道之要悅者深

愛和氣愉色婉容之謂上所教者言敬而不言愛下

所教者言愛而不言敬互文以見也○賦按此章見

教民莫過於自盡孝者必弟樂樂此也禮飾文此

也禮可兼樂蓋必有慈愛樂易之意寓於恭敬嚴修

之中所謂和爲貴也故曰悅者衆

右傳之六章凡八十一字申釋要道民用和睦

無也字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慈子孝乃天

子卑又有君臣之義亦天分之自然也朱子曰父母

君臣之義之下當有肫膈不能如其爲何字也

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於父形成於母

其體連續是爲至親無有大於此者家人有嚴君焉

父母之謂也既爲我之親又爲我之君而臨乎上其

分隆厚是爲至尊無有重於此者○賦按父子故親

天性以愛言君臣之義以敬言以下逐段分承

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

教愛親生之而在膝下一體而分慈慕相親言有愛

聖人因其固有而教之耳○賦按人子婦職膝下親

愛之心於慈最切故曰生之膝下漸長而識義方以

養其父母乃知畏敬故曰以養父母曰嚴敬教者如

出以就傅趨而過庭之類敬愛者如抑搔痛癢金

篋枕之類凡此皆因其本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

然而利導之非有所強也

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聖人之

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愛敬之

親而推以及人不愛敬其親而以愛人爲德教人爲

禮則悖矣悖逆也由本及末爲順舍本趨末爲逆

孝經

右傳之七章凡百一字申釋德之本教之所由

大第三章後今文無章首子曰昔格言○舊本古文

爲一章故親生至以教愛二十四字在聖人之

教上而上屬第三章可以加於孝乎之下聖人

之教至本也二十字在教愛下而下屬章首

父子之道之上朱子姑從古文分在第三章而

謂其文不屬以今文連此章者爲是源案此兩

節合在此章但文失其大漢藝文志引此云父

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

蓋當時編簡猶未錯亂今考而正之則文屬而

意完矣古文之道之義下無也字不愛其親上

章末舊有九十二字朱子刪去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

後而下有開門一章今刪去說見後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

言孝義也非事也凡溫清之宜定省之節委志養親善繼善述之事樂未之及而此章獨言諫親之遺者蓋孝為順德聖人以順教天下愚事親者專務將順陷溺於不義則不孝之大者不可不戒也

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

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

爭謂諫止其非若爭然焉氏曰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如書言九德六德三德特以諫殺等

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司馬公曰士無臣故以友

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此通應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

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孝經 王

右傳之十一章凡百四十三字廣經中五孝之義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皆當有過則諫非從順而已朱子曰此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古文則開命矣則作參取問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問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

偯辭春容而後除也禮記開傳云大功之喪三曲而後除此父母之喪哀痛之極故其哭也氣竭而息無復餘聲舉措進退之禮不修飾為容儀有事直致其言不治擇成文辭身服美衣不以為安故服惡衰耳問樂聲不以為樂故不樂飲味之美也口食美味不以為甘故不飲酒食三日而肉此六者皆孝子哀戚之真情自然而然

食教民無以死傷生也謂死水槩不入日三日乃食粥蓋過三日則死此教民無

以親之死而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

喪雖哀毀不傷子之生也

而死者為之節故居喪之禮不沐浴不酒肉然頭有

致毀六十者不毀凡此皆聖人之喪不過三年示民

有終也孝子之於親有終天之痛視三年之久猶則故喪制父母之喪至重亦不過三年者示民以有終竟之

之外梓以殮以殯舉謂舉尸加其上棺其中也陳

其簋簠而哀戚之此言朝夕則聖之奠蓋盛稻粱祭

案士喪禮朝夕奠脯醢而已盛以菹豆則月殷奠始有黍稷盛以瓦敦大夫則推之菹意天子諸侯之奠其

乃備黍稷稻粱而器用重且此傳所云益舉上而食也

擗踊哭泣哀以送之擗以手擗也踊以足頓地也哭者口有聲泣者目有淚

孝經 十六

此謂槨行之時送行上其宅兆而安居之

此謂槨行之時送行上其宅兆而安居之

孝經注義諸篇末言生事受敬結前十一
之事如是一章故曰孝子之事終矣終云者謂孝
而巳畢也

右傳之十二章

凡百四十三字廣起末終始之

言喪親為事親之終朱子曰此亦不解終而別
發一義其語尤精約也○古文喪親之情傷生
之政存終五句之本並無也字傷生下文今文亦
無也字考之禮記喪服四制篇有也字為是

孝經章句義因朱子刊誤校定子文受讀歷

觀唐注宋疏及諸家解其說雖詳其義亦有

未明暢者乃輯此訓釋授之諄切卑瑣蓋取

蒙穉易曉而已吳澄識

刊誤今并劉炫所增一章別錄於後而備論之

孝經

七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凡十一字古文同在下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凡十一字古文同在下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凡十四字古文同在下

經文蓋諸侯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凡十一字古文同在下

之孝也下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凡十一字古文同在下

之孝也下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凡十一字古文同在下

之孝也下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凡十一字古文同在下

之孝也下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凡十一字古文同在下

之孝也下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凡十一字古文同在下

之孝也下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凡十一字古文同在下

之孝也下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凡十一字古文同在下

之孝也下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凡十一字古文同在下

之孝也下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凡十一字古文同在下

之孝也下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凡十一字古文同在下

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凡六十九字古文同在下

治下

朱子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與上文不屬
公收教為孝乃得相通而下之所謂德義故讓
而強加裝綴以為孔子言之問答但求其
所出耳文既可疑而謂聖人見孝可以化民高
後以身先之於理又已悖矣况先之以博愛亦
非立愛惟親之序若之何而能使民不遺
其親邪其所引詩亦不親切今並刪去

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

得之君子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

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

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

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凡九十九字古文同在下

孝經

六

夫不在於善下無而字不貴也作所不貴政令上

無其字餘並同凡九十九字在傳七章謂之悖禮下

案春秋左氏傳文公十八年季文子曰以訓則

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

之襄公三十一一年衛北宮文子曰君有君之威

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又曰君子在位可

畏施令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

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

章以臨其下朱子曰此雖取左傳所載季文子

北宮文子之言與上文既不相應而彼此得失

又如前所論子

產之語今刪去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

百姓徒役也凡二十四字今文無古文在

陋不惟不類聖言亦不類漢儒語是後儒偽作明甚而朱子不致疑者蓋因溫公信之而未暇深考耳况十一章之舊傳者承十章之末而發問若有此章則文義間隔故特據正義之說之

吳先生隱居臨川山中大臣薦之授文翰之職未行促命下驛遣上京師會有求為代者先生卽南還今年夏次廣陵郡學訪道誼經者日至恒往受業焉恒嘗問孝經何以有今文古文之別先生曰黃帝時倉頡始造字周宣王時史籀因倉頡字更革為大篆秦始皇時李斯因史籀字更革為小篆倉頡字謂之古文秦人以篆書繁難又作隸書取其省易專為官府行文書而設自此人趨簡便習隸者衆習篆者寡公私通行悉是隸書經火於秦而復出於漢當時傳寫只用世俗通行之字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屋壁得孔鮒所藏書禮及論語孝經皆倉頡古文字後人稱漢儒隸書傳寫之經為今文以相別異云爾古文書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事不及施行安國沒後其書無傳東萊張霸詭言受古文書成帝時徵至校其書非是漢志所載武成之辭卽張霸偽古文書也東晉梅賾於伏生今文書外增多二十五篇今行於世果真孔壁所

孝經

尤

其省易專為官府行文書而設自此人趨簡便習隸者衆習篆者寡公私通行悉是隸書經火於秦而復出於漢當時傳寫只用世俗通行之字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屋壁得孔鮒所藏書禮及論語孝經皆倉頡古文字後人稱漢儒隸書傳寫之經為今文以相別異云爾古文書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事不及施行安國沒後其書無傳東萊張霸詭言受古文書成帝時徵至校其書非是漢志所載武成之辭卽張霸偽古文書也東晉梅賾於伏生今文書外增多二十五篇今行於世果真孔壁所

孝經

手

藏者乎古文禮五十六篇內十七篇與今文儀禮同餘三十九篇謂之逸禮鄭玄注儀禮禮記屢嘗引用孔穎達作疏之時猶有後乃燬於天寶之亂古文論語二十一篇與魯論語齊論語為三古文孝經二十二章與今文孝經為二魏晉而後不存隋人以今文孝經增減數字分析兩章又偽作一卓名之曰古文孝經其得之也絕無來歷左驗隋經籍志及唐開元時集議顯斥其妄邪邢昺正義具載詳備可考司馬溫公有古文孝經指解蓋溫公資質重厚於孝經今文尚且篤信則謂古文尤可尊也而不疑後出之偽朱子識見高明孝經出於漢初者尚且致疑則其出於隋世者何足深辨也而刊誤姑據溫公所注之本非以古文優於今而承用之也恒又問孝經果可疑乎先生曰朱子云孝經出於漢初左氏未盛行之時不知何世何人為之也竊謂孝經雖未必是孔門成書然孔鮒藏書時已有之則其傳久矣禮家有七十子之後弟子所記二戴禮記諸篇多取於彼其間純駁相雜公穀左氏等書稱道孔子之言者亦然孝經殆此類也亦七十子之後之所為爾中有格言朱子

每於各章注出而小學書所纂孝經之文其採之也精矣朱子局嘗盡疑孝經之爲非哉學者豈可因後儒之傳會而廢先聖之格言也他日先生之于文謂小年讀孝經時先生整齊諸說歸於至當附入已見補其不足畀文肆之恒於是借觀舊稿就欲筆受請於先生先生曰此往年以訓程子不欲傳之故未嘗示人也恒再三請乃許旣得錄本而求者沓來應之不給同門諸友共爲鋟木以公其傳而所聞師說并記於其後云大德癸卯十月甲寅朔門人河南張恒記

孝經一卷

江西巡撫
孫進本

國朝朱軾註軾有周易傳義合訂已著錄是編用吳澄考定之本而略爲推行其義凡不題姓名者皆澄原文凡稱軾按者皆所加也前有自序又有梁份殷元福二序份序稱其書不標目第自稱曰朱某學公大儒也大臣也而撝謙若是云云按漢儒傳經如梁邱氏易夏侯氏尚書之類多不立名曰軾蓋從此例又何休註公羊傳稱何休學亦非軾所自擬也

孝經三本管窺一卷

〔清〕吳隆元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乾隆間刻朱
文端公藏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孝經三本
管窺一卷》提要

孝經三本管窺

歸安吳隆元學

古今文考

隋書經籍志云孝經遭秦焚書爲河間人顏芝所藏
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
府后蒼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又有
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
大較相似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爲二十二章孔安
國爲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
惑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並爲之注又有鄭氏注
孝經三本管窺 古今文考 一

相傳或云鄭玄其立義與玄所注餘書不同故疑之
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
梁亂陳及周齊惟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
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
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誼
誼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秘府又先無其書
邢昺正義云案今俗所行孝經題曰鄭氏注近古皆
謂康成而漢魏之朝無有此說晉穆帝永和十一年
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利者撰
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爲宗晉宋以來多有異論陸

澄以爲非康成所注請不藏於秘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言詁鄙陋義理乖謬固不可示彼後來傳諸不朽至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甚詳正無俟商榷而曠代亡逸不被流行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生王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王邵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而此書更無兼本難可依憑炫輒以所見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按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俱載劉炫述義五卷無稽疑篇目想希疑一篇卽在述義五卷之內故開元七年勅議之際劉知幾等議以爲孔鄭二家雲泥致隔必行孔廢鄭於義爲尤國子博士司馬貞孝經三本管窺古今文考

二

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參校古文省除繁惑定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康成所作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故往賢其疑焉唯荀昶范曄以爲鄭注故昶集解孝經具載此注爲優且其注縱非康成而義旨敷暢其古文二十二章安國作傳緣遭巫蠱未之行也昶集注之時尚未見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傳學假稱孔氏輒穿鑿更改又僞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必非宣尼正說案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嚴親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

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已下別爲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逮下之辭既是章首不合言故是古人既沒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以應二十二之數非但經文不真抑亦傳文淺僞今議者欲取近儒詭說而廢鄭注理實未可唐書劉知幾傳云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爲正幸相宋璟等不然而其論奏與諸儒質辨博士至十年上自司馬貞等附意共黜其言謂二家兼行注孝經明皇御製序有云近觀孝經舊注諸家尤甚蓋謂孔鄭兩家之注皆非與實乖錯過甚也頒于天下卒以十八章爲定皇自作邪書正義依之金華朱氏曰孝經一也而有古今文之異者蓋出於孝經三本管窺古今文考

三

漢初顏芝之子貞者爲今文十八章而鄭康成爲之註至武帝時得於魯恭王所壞孔子屋壁者爲古文凡二十二章而孔安國爲之註後世諸儒各聘意見尊古文者則謂孔傳既出孔壁語甚詳正無俟商榷揆於鄭註雲泥致隔况鄭原本嘗有註而依倣托之者乎尊今文者則謂劉向以顏芝本參較古文省除繁惑而定爲今文無有不善爲之傳者縱曰非鄭所作而義旨實敷暢若夫古文并安國之註其亡已久將何所取徵哉二者之論雖莫之有定然皆並存於時各相傳自唐明皇註用今文於是今文盛行而古

文幾至廢絕宋司馬溫公始專主古文撰爲指解上之以予觀之古今文之所異者特詞語微有不同稽其文義初無絕相遠者其所甚異惟閨門一章耳諸儒於經之大旨未見有所發揮而獨斷斷然致其紛紜若此抑亦未矣自伊洛之學興于朱子實起而繼之於是因衡山胡氏王川汪氏之疑而就古文考定分爲經傳

震川歸氏曰孝經一篇十八章河間顏芝所藏芝子貞出之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孔氏壁中所藏魯三老獻之漢世傳孝經有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孝經三本管窺 古今文考 四

四家而古文絕無師授至劉向校定并除卒以十八章爲定魏晉以後王肅韋昭謝萬徐整之徒注者無慮百家莫有言古文者蓋古文并於十八章而孔氏之別出者廢已久矣 據隋志安國之本亡于梁亂非自劉向校定之後古文即亡也 隋劉炫始自離析增衍以合二十二章之數著稽疑一篇當時遂以爲孔傳復出而儒者固已譁然謂炫自作炫又偽造連山魯史等百卷則炫之書又可信哉故嘗以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俱自孔氏而廢興隱見於漢隋之際其迹畧同而其可疑一也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群臣共論經義

荀昶撰進孝經諸說以鄭氏爲宗其後陸澄謂非康成所注唐開元七年詔群臣集議史官劉知幾遂請行孔廢鄭夫知幾以爲非鄭之注可矣因欲以廢經而用劉炫之古文豈不過哉當是時儒者盡非知幾天子卒自注定從十八章仍八分御札勒於石碑世謂之石臺孝經宋咸平中詔邢昺杜鎬等依以爲講義而司馬溫公指解猶專用古文其意詆今文爲他國疏遠之偽書蓋見新羅日本之別序而近忘京兆之石臺也元吳文正公始斥古文之偽因朱子刊誤多所更定今予一從石本獨其章名乃梁博士皇侃孝經三本管窺 古今文考 五

之所標非漢時之所傳故悉去之予又著其說曰大哉孝之道非聖人莫之知也昔孔子嘗不對或人之問禘矣其言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至于刑四海事天地言大而理約豈非極萬殊一本之義意其所以告曾子者如此哉雖然其書非孔氏之舊也宋元大儒固卓然獨見於千載之下以破諸儒之惑矣然其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猶未必純乎孔氏之舊也則莫若俱存之自秦火之後諸儒區區掇拾而文藝之全者尠矣非孔子復生莫之能復也今世所有如孝經家語大小戴之記要以爲有聖人之微言故莫若俱

存之而待學者之自擇也

孝經三本管窺 古今文考

六

孝經古文本

一章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

天下 衍義以仁義禮智信衍至德以父子君臣兄弟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恩脩身不可以不學親則至德

要道之謂也孝經之旨與中庸相表裏故行之如此

其義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

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

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

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

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毋念爾祖

孝經三本管窺 古文 七

脩厥德

二章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

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三章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

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

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詩云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四章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謂言行皆善無可指摘與呂刑罔有擇言在身同意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五章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

孝經三本管範古文

八

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

六章

子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七章

正義引唐國子博士司馬貞之議謂古文金曰二字然故者建下之詞既建下之詞則言故者古人既後人妄闢此等數字以應二十二之數按朱子刊誤本所據古文數字上無子日二字今從之其以故字為章首則中庸無思章亦然不致疑也

哉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思不及者未

之有也第一章是統論第二章至第六章分言五孝此義已完備下更因曾曾子發問而引伸之

八章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經者常也義者宜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為三極大中之矩孝者仁義之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實非孝則人極不立矣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天有常明日月是也地有常理故聖人則天明因地義以順天下也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

孝經三本管範古文

九

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九章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况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

之

十章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

之性人為貴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

理亦全屬于日惟人也人之行莫大於孝朱子曰若

得其秀而最靈是也不威孝莫大於嚴父為天故孝行之大莫過尊嚴其

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雖無貴賤然以

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曰其人也此人字與上文兩人字照應謂周公能立人之極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夫聖人之德

孝經三本管窺古文

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句膝下以養句父母日

嚴親生之謂父母生子也膝下謂長提之時也養者

在之章無不知愛其親是也自移提以後漸知致敬

于父母日加尊嚴故曰父母日嚴也膝下以養人必

自然之愛父母日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

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章言聖人能極親嚴之心為人倫之至專言嚴而親

在其下中下字章言聖人因人必本有之親嚴而以孝

教天下中下字章是盡人之性性下字章是盡人之性

十一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

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十二章

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西銘違日勞

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德語本此以順則逆民無則

焉悖德悖禮所謂逆也民其天德之性不在於善皆

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君子則不然言斯可

道行斯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

度德義作事即言行也容止進退以臨其民是以其

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政令詩

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十三章

孝經三本管窺古文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

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

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嚮

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此三者不除雖

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十四章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

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註云善事父母為孝而

孝即是不孝既身為不孝必以行孝為非矣○非孝

無親有罪者于外者有隱伏于中者一念不愛敬其

親便是非孝無親便是王法此大亂之道也

十五章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

十六章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註云官家到戶至日見而誨之但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敬其父以及於人者而言故曰

孝經三本管窺

古文

主

以體諸身者而言故曰教以孝教以悌教以臣謂王者躬行孝悌之道而視稱臣以事天讓天下之人則而象之無不敬其父兄與君是即王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十七章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則事天之道昭明事母孝則事地之道察者長幼順故上下治似上治與中肅萬物有相似天地神明彰矣神明彰矣神則善報其志事天地之道既昭明彰見于兩間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

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註云事宗廟能盡敬則鬼神著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鬼神可知光於四海光字明字察字彰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十八章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故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十九章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朱子曰此四上章三可移而言嚴父也治民而皆具于閨門之內不出家而嚴於國也嚴父嚴兄之下是有脫簡以下二句文義難之當云君長也在家嚴父猶在國嚴君在家嚴兄猶在國嚴長孝者所以事君節者所以事長也妻子臣妾皆其所治而妻子為貴臣妾為賤故家之妻子猶國之百姓家之臣妾猶國之徒役治家者嚴妻子而不敗失於臣妾猶治國者嚴百姓而不敗失於臣妾

孝經三本管窺

古文

主

二十章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

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常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故常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二十一章

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二十二章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

孝經三本管窺

古文

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簋豆而哀戚之辨踊哭泣哀以送之上其宅兆而安措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孝經之有古今文也漢時以顏芝子身所出者為今文以孔壁所出安國作傳者為古文自漢

孝經三本管窺

古文

以後以劉向校定之十八章為今文以隋開皇時復出者為古文儒者相承皆以古文為劉炫偽作按隋書經籍志云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安國之本亡於梁亂是則劉向校經之後古文直至梁時始亡邢昺謂曠代亡逸歸熙甫謂古文并於十八章而孔氏之別出者其廢已久皆失實之論也自梁末至開皇相去不過四五十年秘府已無其本而民間猶有存者好古之士訪而得之亦事理之所有又按隋書於儒林傳稱炫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

至於庶人而獨重庶人可乎自仲尼閒居至未
之有也古文分爲七章首章總論孝道二章至
六章分說行孝七章總漸不孝患及朱子刊誤
本合爲經文一章依古文則條理分明依朱子
則脉絡通貫若今文判爲六章則於分合之義
兩無所取矣自曾子啟問至其儀不貳古文三
章今文合爲一章語意不相連屬此尤易見也
閒門章議者以爲閒門之義近俗之語其意蓋
以世俗稱女子所居爲閨故指爲近俗之語夫
閨者上圖下方之戶字與圭通韋門圭窬見於
儒行又仲尼燕居篇云以之閒門之內有禮故
三族和也陳澧注云三族父子孫也父子孫皆
閒門之內豈專以女子所居爲閒乎此章之爲
孔子所說與否固未可知然因閒門二字而斷
爲非宣尼正說則大不然春閨闈閨後世詞賦
中有此字樣聖人說經時豈預知而避之耶其
曰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妻子臣妾皆治家
者之所理而妻子貴於臣妾故謂妻子猶百姓
臣妾猶徒役蓋百姓之中徒役爲賤也議者謂
此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是不得其

解而妄議之也自開元石臺咸平正義之後今
文盛行而朱子刊誤之作獨就古文更定列閨
門一章於十四傳之內則古今文之得失可知
矣吳隆元識

孝經今文本

開宗明義章第一 正義曰劉向校經籍此章二本

列名又有荀爽集其錄及諸家疏並無章名而後神契自天子至庶人五章唯皇侃標其目而冠於章首御註依古今集詳議儒官連狀題其章名並加商量遂依所請

仲尼居會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
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
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
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
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
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事脩厥
孝經三本管窺 今文 太

天子章第二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
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
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諸侯章第三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
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
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卿大夫章第四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
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
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
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
夜匪懈以事一人

士章第五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
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
孝經三本管窺 今文 五

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
忝爾所生

庶人章第六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
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思不及者未
之有也

三才章第七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
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
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伯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孝治章第八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放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惟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惟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况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惟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孝經三本管窺今文 三

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聖治章第九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敬敬因親以教愛

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紀孝行章第十

孝經三本管窺今文

三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五刑章第十一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廣要道章第十二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

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廣至德章第十三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孝經三本管窺 今文

三

廣揚名章第十四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諫諍章第十五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

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感應章第十六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孝經三本管窺 今文

三

事君章第十七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喪親章第十八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感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簋簠而哀感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爲

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
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
終矣

此正義本經文卽唐時石臺本亦卽劉向所校
定之本自漢以來相傳謂之今文孝經惟開宗
明義等章名發端於梁之皇侃而更定於開元
諸臣非漢時之所有也明皇之註邢昺之疏依
文解義經旨粗明已擇其尤切當者載在古文
本中故不錄云吳隆元識

孝經三本管覽

今文

歸

孝經刊誤本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
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
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
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
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
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
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
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
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
孝經三本管覽 朱子刊誤 重

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
民人蓋諸侯之孝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
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
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
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
夫之孝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
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
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
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用天之
道因坤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

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右經一章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也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蓋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中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曰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脈絡通貫同是一時之言無可疑者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孝經三本管窺 朱子刊誤 美

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右傳之首章釋至德以順天下之意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右傳之二章釋要道之意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

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右傳之三章釋以順天下之意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懼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懼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况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懼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孝經三本管窺 朱子刊誤 毛

右傳之四章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意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敬敬因親以敬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右傳之五章釋孝德之本之意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右傳之六章釋教之所由生之意古文析不愛其親以下別為一章而各冠以子曰今文則合之而又通上章為一章無此子曰字而於不愛其親之上加故字今詳此章之首語實更端當以古文為正不愛其親語意正與上文相續當以今文為正至君臣之義之下則又常有脫簡焉今不能知

孝經三本管窺 朱子刊義

天

其為何字也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此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右傳之七章釋始於事親及不敢毀傷之意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罪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右傳之八章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繫於此

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右傳之九章釋中於事君之意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孝經三本管窺 朱子刊義

天

右傳之十章釋天子之孝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故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右傳之十一章釋立身揚名及士之孝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右傳之十二章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嚴父孝也嚴兄悌也妻子臣妾官也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明命矣敢問從

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右傳之十三章不解經而別發一義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三日而食教民無孝經三本管窺朱子訓義

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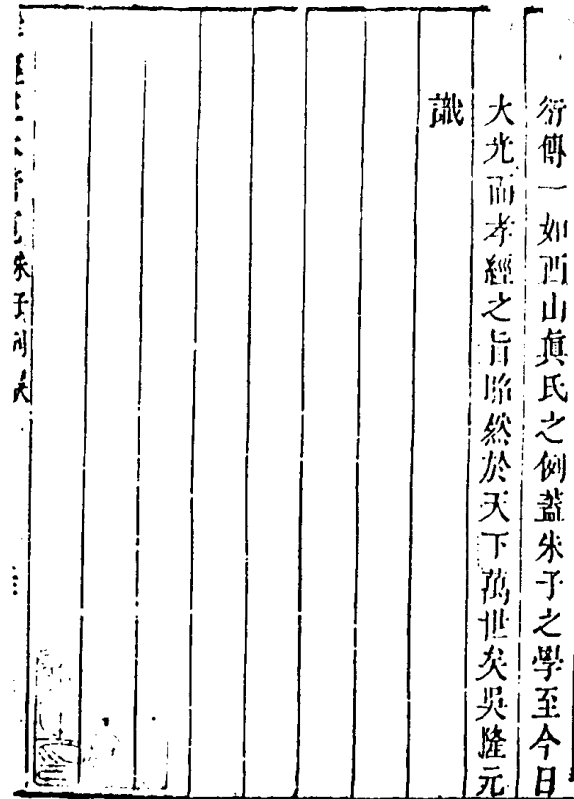
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筭筭而哀戚之辨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右傳之十四章亦不解經而別發一義

朱子定大學為一經十傳定孝經為一經十四傳二書規模畧同康熙十六年

上命儒臣倣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撰孝經衍義一百卷依朱子刊誤本所定經文列於卷首衍經不

衍傳一如西山真氏之例蓋朱子之學至今日大光而孝經之旨昭然於天下萬世矣吳隆元識



孝經三本管窺一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吳隆元撰隆元有易宮已著錄是編首爲孝經

今古文考次爲古文本次爲今文本次爲朱子刊

誤本其大旨以古文爲是蓋以朱子刊誤用古文
本云

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古文無三也字詩云

十四字朱子刪制節者自慎於禮謹度者遵王之法不驕以心貴制節以事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言富貴其所自有也諸侯之土地爵列受之天子薄之先君不能守其身而或至於從魏則小而並齊結地大而國滅身亡危辱及於先君而不孝大矣然則其所以長守富貴者豈有外於此乎哉能立身則富貴不離其身矣天子大夫不言社稷天子之社稷其所自立大夫之采邑非所得私且大夫之無采邑者亦多也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

右經一章

經 146—551

天子諸侯乃推而上。庶人乃推而下。見分雖不同而守身則一。截分六七章便全不見此意。非僅文義之失也。曾子臨終而啟手足。直是奉以終身。即教孟敬子以遠暴慢。遠鄙倍。亦是此意。一傳而樂正子所述。一而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曾子訓也。又易世而孟子所稱守身事親。猶舉曾子以爲法。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孝經章句

順民如此其大者乎。古文教以孝三句俱無也。字體悌詩作弟。之。日見而曉之也。在身自盡而已。

右傳之首章

古文第十六。今文廣至德章第十三。朱子曰。釋至德以順天下之意。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所悅者眾。此之謂要道。今文未有也字。吾自盡其孝弟則吾所敬者不過吾父吾兄。一與吾自盡其忠而所敬者不

遇吾君一人等也。而天下之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者。莫不悅之。以此理固人心所同然。先得其心之所同然。則其心之悅固有不期然而然者。

右傳之二章

古文第十五。今文廣要道章第十二。朱子曰。釋要道之意。愚按註疏諸家俱以敬其父爲敬人之父。故朱子疑其說與經異。今玩下文敬一人而千萬人悅。豈云敬千萬人之父乎。故古經因註疏家誤。而使人反疑及經者比比也。惟明司空周鼎謂吾敬吾父者獨得之。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孝經章句

五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古文無三也字。於天言經又言明者。言義者此常理之品式。各有所宜也。天事遠。故後言明。地事近。故先言義。則如有物有則之則。有天地即有生民。民者天地之所生。而先以氣化後以形體。故有是民即有是父子。凡自愛其生者。即莫不愛其所自生。父子即有是孝之理。其知者與天同。明不待學而後知其真能者與地同。其不待慮而後能是天地之經。當而有是物。即有是則。是乃所謂民之行也。但眾人汨於欲則昧天之明。拘於私則逆地之義。惟聖人爲能則天之明。於孝之理。知無不明。因地之義。於孝之事。行無不當也。眾人雖汨於欲。徇於私。而所爲天經地義者。元本之或息。故聖人自盡其孝以爲天下。則而民自觀感於此心。此理之同。其教不待整飭而自成。其政不待威刑而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道自治也。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道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

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聖人其孝即足以順民因是知教之可以化民者莫不由上始也博愛自父子而上殺下殺旁殺為五服之親又推之及於三黨朋友無不愛也德恩所周義分所定敬謹格主於心誠退遜見於事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德義敬謹禮樂皆所以用愛故博不失之妄細泛濫與無等也博愛敬謹皆身立之聖故曰先德義則明其理以示民禮樂則設之法以率民故曰陳曰尊也

右傳之三章

古文第八今文三才章第七朱子曰釋以順天下之意當為傳之三章而今失其次矣但自其章首以至因地之義皆是春秋左氏傳所載子太叔為趙簡子道子產之言惟移禮字為孝字而文勢反不若彼之通貫條目反不若彼之完備明

孝經章句

六

此襲彼非彼襲此無疑也子產曰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其下便陳天明地性之目與其所以則之因之之實然後簡子贊之曰甚哉禮之大也首尾通貫節目詳備與此不同其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又與上文不相屬故溫公改教為孝乃得粗通而下文所謂德義敬謹禮樂好惡皆卻不相應疑亦襲取他書之成文而強加裝綴以為孔子曾子之問答但未見其所出耳然其前段文雖非是而理猶可通存之無害至於後段文既可疑而謂聖人見孝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於理

又已悖矣况先之以博愛亦非立愛惟親之意若之何而能使民不遺其親耶其所引詩亦不親切今定先王以下凡六十七字並刪去○愚按下節文義乃因其教不肅而成二句而言溫公改教為孝故於悖悖非其文義本然也博愛二字從言孝而推廣之指九族三黨與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同義且與下章不遺小國不侮鰥寡貫通非如墨子愛無差等之說也故疏其文義而仍存之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

孝經章句

七

而况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况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古文如此上無也字而古者之祭妻子臣庶皆與即不入廟亦與供祭物也天子諸侯亦合妻妾之歡心而執事供職者多故舉其盛大夫士亦有臣僚而親者執事為多故但舉其戚也

右傳之四章

古文第九今文孝治章第八朱子曰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意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
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
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萬物本於
天之始推後稷故冬主祭天而以稷配之萬物成於帝而周帝
命之新在文王故季秋享帝而以文配之郊之配由來遠矣而明
堂之配則周公以義起故嚴父之夫獨屬之周公也武王成王居
君位而屬之公以義起故嚴父之夫獨屬之周公也武王成王居
故冬主祭天而以稷配之以冬主氣之始也萬物成於帝而人
成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配天之
祖百世不易總以後稷配帝須以父成王以武王宣王以厲王
雖聖如堯舜舜禹不可以為父雖惡如厲幽宣平不害其為所生
也宋治平元年錢公輔等奏曰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功
者配焉明堂之祭以創業繼體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焉則公宗
孝經章句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在成王時以周公則嚴父也以成王
言則嚴祖也宋開成王以嚴父故嚴父王而移於武王康王以嚴
父故又廢武王而移於成王也或問朱子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
耶抑以時王之父配耶朱子曰諸儒正持此二議未決則公制禮
不知在武王時成王時若成王時則文王乃祖也又曰以有功
者配之愚按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其時曰儀式刑文王之
典日靖四方則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其時曰儀式刑文王之
成王之詩若易配下易詩則祭此而歌彼神亦不取日其位若謂
詩可易其名則當宣平時而歌曰儀式刑幽厲之典不日其位耶蓋
奉之配天其功德必有與天相對者而非徒人之私也夫莊南
郊而議論為幽厲之配之以天而無敵焉豈有幽厲之獲罪於
天而可與天相配者朱子以有功之說則程子幽厲之獲罪於
所生之說斷非也嚴父之說只就周公言之耳豈謂人必奉父配
天乃為孝哉鄭氏釋義祖文王而宗武王謂祖宗皆配祭之名
周之明堂文武並配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
愚謂據詩止文王配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
敬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

本也嚴父固莫大於配天矣然人之嚴父豈必盡如公哉人之父
者自有父之德人之為子非有公之德之位之時要其所為嚴
生之膝下云云

右傳之五章

古文第十今文聖治章第九朱子曰釋孝德之本之意傳之
五章也但嚴父配天本因論武王周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
詞非謂凡為孝者皆欲如此也又况孝之所以為大者本自
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乎若必如此而後為孝則是使為人
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而反陷於大不孝矣作傳者但見論
其孝之大即以附此而不知其非所以為天下之通訓讀者
孝經章句

詳之不以文害意焉可也其曰故親生之膝下以下意卻親
切但與上文不屬而與下文相近故今連下二章為一章但
下章之首語已更端意亦重複不當通為一意此語當依古
文且附上章或自別為一章可也愚按上節嚴父舉其極
下節嚴父言其常上節正以起下節玩故字接落其義自明
恐不應截為別章也若以上節不可通訓為疑則中庸於舜
之大孝武周之達孝亦及宗廟饗之追王上祀矣但經德之
本言百行之德皆本於孝此言孝之愛敬本於性惟本於性
之自然故足以為百行之本此與上章皆於經外別發一義

而實互相發。古人傳經之妙每如此。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今文無子曰二字。古文無二也。字。故不愛其親而

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訓則逆

民無則焉。古文無敬字。有子曰字。別爲一章。訓古文。今文並作順

何所取則哉。此下今文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德。雖得之君子

不貴也。古文同。無而字也。字。君子下有所字。朱子刪。愚見北本亦

宜刪去。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

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

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朱子刪。觀

孝經章句

愛出於天性。人猶或能之。惟君子乃能敬也。言思可道。敬於言

右傳之六章

古文第十一。又分不愛其親下爲第十二章。今文合上章爲

聖治章第九。朱子曰。釋教所由生之義。傳之六章也。古文析

不愛其親以下。別爲一章。而各冠以子曰。今文則合之。而又

通上章爲一章。無此二子曰字。而於不愛其親之上。加故字。

今詳此章之首語。實更端。當以古文爲正。不愛其親。語意正

與上文相續。當以今文爲正。至君臣之義之下。則又當有脫

簡焉。今不能知其爲何字也。悖禮以上皆格言。但以順則逆

以下。則又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與此上文

既不相應。而彼此得失。又如前章所論子產之語。今刪去凡

九十二字。愚按君臣之義句。卽易家有嚴君意。承上日嚴

起下君親臨之。似非闕文。以順以下。誠如朱子所譏。而以順

則逆句。尤難解。所云得之。亦不知何指。愚所得山右抄本。順

字作訓。而無不在於善十八字。文理較明。君子則不然以下

與上正反相應。必言君子之愛敬。皆始於親。乃明順今所言

孝經章句

皆修身事。故朱子以爲不相應。然如朱子所刪。則絕不見教

所由生意。竊疑傳者以夫子論孝。重在守身。則所謂愛親敬

親。亦莫如自愛其身。自敬其身。故遂撮取修身語。以與上民

無則句相應。而辭意有不足也。今惟刪不在於善十八字。而

於註畧推衍其義以相足云。

子曰。君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

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居致其敬。如不敢欠

類。養致其樂。如坐色溫之必請所與之類。病致其憂。如色不滿容

行不正履之類。喪致其哀。如三日不食。三月不勝期。悲哀三年。發

祭致其嚴。如散齊致齊。優見。輿聞之類也。高愈曰。五者備則人子

之心。自始至終。無毫髮之不盡矣。此五者皆人子所致之親者也。

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能其身則身立名揚親與其榮不損其身則身敗名辱災及其親不孝矣矣日體之奉何足貽哉此三者當戒之已者也

右傳之七章

古文第十三。今文紀孝行章第十。朱子曰。釋始於事親及不敢毀傷之意。愚按此章言孝兼愛敬統生死大畧具備而尤歸重於守身見非此不足言孝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則氏鼎曰孝者必忠於君必畏聖人之法惟其不孝是以無君臣無

孝經章句

上下誅毀法度而觸犯刑禁也

右傳之八章

古文第十四。今文五刑章第十一。朱子曰。因上不孝而言。愚謂上章之不孝顯其裁在己此章之不孝隱其禍並及於人蓋所謂非聖非孝非但肆口詆毀必有顛倒是非使人惑其說而不知者故曰大亂之道。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古無上之字及也字。韋註引國語夜而討之唐註引孟文詩謂補君闕義亦可通但退字未決將助其意引其意匡正之

於微教濟之於顯夫人之相親莫過於父子而臣以忠愛親其君君亦諒其忠愛而親之故上下能相親也孔氏穎達曰忠臣之事君雖有時遠君之左右而心乎愛君不謂爲遠中心常藏事君之誠無一日而忘之也事父主親而養曰嚴則愛不至於其事君主敬而心乎愛則敬不至於疎乃誠可謂事君而事親者也

右傳之九章

古文第二十一。今文事君章第十七。朱子曰。釋中於事君之意。

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皆稱願焉曰幸哉有子所謂孝也孝之本曰敬其行之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久爲難久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歿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孝之本曰敬敬記作眾之本教曰終終之枝也。失其身則廢體而辱親矣國人皆以有子爲其親幸則名揚而足以顯親矣身雖毀而不敢毀傷乃孝之始事苟立身之道一有所缺則毀傷不在體膚之間而在性命之際其辱九深不孝九大故又引詩言鮮終者以戒之見必終身無一玷而後爲孝之全也

孝經章句

三

右傳之十章

南本俱闕。愚於山右抄本得之。蓋釋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及終於立身之意。按王肅於家語言本文有見戴記者後人輒於家語除其文此章之闕亦必因本文見戴記

而後人於此除其文也。南北分治時。梁有皇甫侃。齊有熊安生。各傳禮業。其篇次詳畧。每多違異。唐疏多遵皇甫。本則此存於北者。或能本與。子言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孝之始。立身行道。揚名後世。孝之終。傳者必無釋。不敢毀傷。而遺揚名後世之理。言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傳者必無釋。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獨遺終於立身之理。况玩孝經大旨。全歸重立身。曾子臨終而啟手足。生平得力全在於此。而或刪之。蓋失其要矣。

孝經章句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序故上

南

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序今文作順。王者為天地萬物之宗。子物然其所以事天地而育萬物者。要不外於事父母與體父母之心。以得兄弟者。而己。明者識其理。察者盡其理之端。上下謂萬物畧言之。示不敢違地近而親。故切言之。見不敢疎也。上下謂萬物崇卑貴賤之流。便之各得其分。亦如長幼之有序也。神謂天地之道之妙而不可測。言明謂天地之道之顯而有可欺者。神明彰如天不妄道。地不妄官。天地位而萬物無不育也。王者事父母孝而長幼序其效達乎此。則天下之道豈復有加於孝弟者哉。故雖天子必尊其父而先其兄也。陳氏選曰。其在宗廟之中。則嚴恭祇敬。以承祀而不事有忘親之心。及夫平居之時。則又修身慎行。極其慎。而推恩於親之累。則王不過自率其孝道之常而已。

然平居之修身。慎行。既無一念不在於親。而又致敬於承祭之日。則先王之靈。必真有洋洋如在。若其鬼神之昭著。又何如哉。夫孝弟之道。始於家庭。而及其至。遂足以使神明彰。鬼神著。則幽且足以通於神明。則豈不足以光於四海。被四表。格上下。無所不通也。詩大雅有聲之篇。引之以証光於四海之意。

右傳之十一章

古文第十七。今文感應章第十六。朱子曰。申釋天子之孝。愚按。明王感應之事。雖為天子言之。然諸侯以下。亦當知自勉。厲蓋舉天子以該諸侯也。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以古文作故。移舉此加。

孝經章句

主

彼之意。立一成不變之形。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治家之道。即所以治國。其理本無有二。君子惟懼事親事兄。居家之行。有未成。其果有孝弟修齊之實。足於身。而型於家。則舉而措之國。所以忠告順長。治官者。不過一轉移間耳。有其實。必享其名。信於今自傳於後。名既立矣。豈遠朽哉。

右傳之十二章

古文第十八。今文廣揚名章第十四。朱子曰。申釋士之孝。及立身揚名意。愚按。其文雖與士以孝事君。以敬事父相同。然其理則與卿大夫無異。而庶民之能為士者。亦未嘗不可勉焉。蓋舉士以該卿大夫及庶人也。或曰。下章乃申庶人之孝。亦通。上章申天子之孝。而曰修身慎行。此申士之孝。而曰

行成名立。可見自天子以至於士庶人分雖不同而其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則無不同也。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已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兄作君。兩雅。宮中之門謂之閨。閨之小者謂之閨。其禮者一其婦。而兩雅則有君臣之嚴。深遠。禮食則有父子之親。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愛。則必誠則有朋友之信。所謂具禮也。人之不孝不弟。其說則浸潤。信起於閨門之中。而其亂遂至於不可救。故易曰。家人利女貞。子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蓋必其身於妻。子有父之嚴。而後吾之事親為嚴。父吾身於妻。子有兄之嚴。而後吾之事長為嚴。兄蓋家之妻。子其臣妾於我。猶國之百姓之徒役。於我其禮不可不嚴也。或曰。閨門。食土之居。士庶之敬其妻。亦有君之道。敬其兄。亦有事長之道。治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亦有治官之道。亦通。

孝經章句

共

右傳之十三章

古文第十九。今文無之。蓋唐明皇所刪也。朱子曰。因上三可移而言。或曰。中庶人之孝也。愚謂此與下二章皆於經外別發一義。而此章尤為切要。蓋孝為百行之原。而治內尤正家之本。君子敬身之要。尤在閨門。祗席閒。未有不敬於閨門之內。而可言敬身。未有不敬其身。而可言事親者。此中庸言大孝達孝事親順親。而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也。唐世閨門最多。漸德心有所諱。乃并此章而去之。彼明皇豈不以御機觀醵為能孝。長枕大被為能友哉。然閨門之不嚴。遂馴

致祿山之亂。宗廟社稷幾於不保。然後知孝經之列此章。固有深意。而唐刪之。尤失其本矣。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子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古文則聞作參。字音者。上有言之不通也。句爭。爭通離去聲。古者諫無專官。盡人可諫。而言七人五人三人者。統有廣狹。事有多少。故約略言之。

孝經章句

宅

非有定數也。自天子至士庶。無人不賴有爭者。爭之所係大矣。子之事父。猶臣之事君。雖幾諫與犯顏不同。要其必引之以當道則也。

右傳之十四章

古文第二十。今文諫諍章第十五。朱子曰。不解經而別發一義。愚謂亦以補經所未及也。內則言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而此言爭者。曲禮所謂三諫而不聽。則號泣隨之也。因曾子言從令。故言爭以矯之。要其常法。則諫固貴幾矣。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

六

指送葬非宅墓穴兆塋域下謂卜其吉凶上大夫以上用上下大
天以下用筮而士喪禮於日用卜或通之也若祔葬則不下宅矣
唐猶置也葬之以安其魄立主以棲其神既葬迎柩而反既卒哭
奉主告當祔於廟告畢仍反殯宮既練祭告當遷於高祖時祭乃
遷高祖而祔其廟以待祖主之入又時祭乃遷祖主於高祖廟又
新之以待新主之人又時祭新主乃入遷主必因時時故夏秋冬
皆可遷惟春植不遷也未葬以前其朝夕奠用食器猶以生人之
禮事之既葬卒哭用祭器始以鬼道待之然在殯宮而日祭則猶
未純乎鬼道至喪畢入廟而後月祀之者乃純以鬼道奉之矣時
思春露降而休惕如見其來秋霜降而悽愴如見其往也夫孝子
之事親生事既極其愛敬而於親之死又有棺衾宅兆以慎其終
又有宗廟祭祀以追諸遠凡所以致其哀戚者無所不至則禮以
反其所自生生民之土既盡而吾親亦生順歿寧而無所憾焉夫
然後孝子之孝誠竭盡而無所餘歎矣上一節言孝子哀戚之心
無窮而聖人之制則有限此一節又言孝子上一節言孝子哀戚之
自盡其哀戚也或曰孝子之事親終矣豈自是而遂已乎陳氏選
曰孝子之心無窮身在一日即思在一日古之孝子所以有終身
之慕也此所云終亦謂生盡其養死盡其思子職如是耳非謂從
考經章句

右傳之十五章

道光十六年四月河南安陽縣知縣福山王德瑛刊

日省吾齋藏版

孝經章句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任啟運撰啟運有周易洗心已著錄是書一遵
朱子刊誤本而於傳之十章增君子無不敬也云
云一百一十二字其文與禮記小有異同而今本
孝經皆無之啟運白序稱得之山西佛寺中疑爲
熊安生所傳之本又云王肅於家語言本文有見
戴記者後人輒於家語除其文此章之闕亦必因
本文見戴記而後人於此除其文也按熊安生爲
北齊人其傳本安得至今猶在其說無徵且馬昭
以家語爲王肅僞作其說今載禮記疏中言之鑿
鑿啟運乃又引以爲證恐此章亦王肅家語之類
矣

孝經本義一卷

〔清〕姜兆錫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雍正十年寅青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孝經本義

一卷》提要

孝經本義序

浙江省立圖書館藏

孝經者先聖見孝爲天地之常經生民之本行而特爲之垂法以垂世立教者也蓋天地以二五細繇化生萬物而性之德具焉具是性之德者貴莫如人之循是而行者大莫如孝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而成象於上立地之道曰剛與柔而成形於下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成性於中孝弟綱領仁義是爲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聖人則之以順天下而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爲是故也故政教之行也其教至于德洋仁溥化機翔洽可謂大順矣然四端萬善之謂德統焉包焉之謂仁爲仁本之之謂孝經言先王之以孝化民也先之以博愛敬讓而因陳之以德義道之以禮樂示之以好惡而曾子論孝卽云仁者仁此也義者宜此也禮者履此也信者信此也勇者強此也樂自順此生也刑自反此作也則凡教民親愛禮順以至於移風俗而安上下者孰非孝之爲哉此孔子以孝示參言雖切近其視唐虞之一中授受實相表裏終始而其教至深以遠也然則聖帝明王固嘗以孝教天下而其至孔子時乃成書者何也古者運隆教修仁孝之道昭而亂賊之迹隱至周東遷三綱淪九法斁於是臣弑君子弑父者有之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于亦曰言知我者惟春秋乎罪我者惟春秋乎夫春秋命德討罪皆天子之事非匹夫所得專也故曰丘之志在春秋若孝則自天子

孝經

序

一

實清樓

下達而天下古今所共由者况聖人乎故曰行在孝經孔子以不得專者托之志而以所共由者見之行然至經明而以身教焉則并其不得專者亦愛之深而救之至矣經蓋子以語參而參輯之者世儒乃謂子自著經而假參以爲問答則已深沒其義况一傳於秦漢而有古今之異文通傳於晉魏隋唐以來而有百家十室之異說乎宋朱子雖嘗刊誤而未有定註恭遇我皇上孝治天下又兼崇道右文竊不自撓謹繹經傳本義輯爲此書雖深懼謫陋無知庶於

聖治邦隆之時聊爲學者敦本重行之一助則或有取焉爾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春二月己巳丹陽姜兆錫序

孝經 序 寅清樓

孝經 姜兆錫本義

名孝經者曾子輯孔子語孝之言爲書而以名之也韓宗伯蓋言取本經天地之經之義爲諸經之始者得之若六經本名易書詩禮春秋而漢以後始名經故記有經解之名非此書此也或疑此亦後人加稱則子固自言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而得過矣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

無怨汝知之乎仲尼孔子字名丘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居則居侍德爲至德道者所行之道見之於事者也而惟孝之道爲要道以順天下者天下以此至於大順也民用和睦而尊卑上下一無怨其意同也然孔子首言此而不直言孝以告者蓋先以發其意而後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夫音扶復語並去聲。避席謂離席而

子因曾子謙不敢知故承上文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之意而明告之如此又以孝道至大非一言可盡故令復坐而告之也。鄭註曰云德之本也者言孝爲德行之根本此釋至德要道之義也云教之所由生也者言王教由此而生此釋以順天下而民無怨之德也恩按此言德而不言道者道之爲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

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夫扶。此總言孝道成始成終之實以明德本教生之意也始之言端語其切要也終之言竟語其完備也。孝開端切要之務故守身事親謂之始成立德行而光被之者則孝究竟完備之量故立身行道謂之終若循職事君則其間分所當爲而已故謂之中也孝自天子下達而事君爲職任者惟公卿大夫士則然耳此所以始中終雖列爲三而首止言始終而不及中與詩大雅文王之篇聿修厥德周公誡成王豈不念爾祖文王之德而聿修之乎引之以明立身爲重之義也

右第一章 孔子因曾子侍坐首明孝爲至德要道順天下之本務而因原始要終以總發之也舊以此爲全經

乙宗而題為開宗明義章。邢昺正義曰：自秦焚書，至漢
顏貞始出其父芝所藏孝經，凡十八章，是為今文。孝經其後
魯恭王壞孔子宅，復得古文孝經，凡二十二章，劉向校經籍
以十八章為定，而不列名。又荀爽集錄及諸家疏，並無章名。
鄭註各有章名，蓋追而為之。與御註依古今文集，諸儒官連
狀題其章名，遂如所請也。朱子刊誤曰：經文不免有離析增
加之病，而諸儒莫覺其非。如經首統論孝之終始，次乃數陳
王侯卿大夫士庶之孝，而總以孝無終始而思不及者，未之
有也。結之其首尾次第，殊緒貫通，無可疑者。而後人妄分為
六七章，於其首尾次第，又增子曰之文，雖乎其間，使其文意分
斷，間隔而讀者不復見聖言之全體大義，為害匪細也。愚按
邢氏正義則名章非經文之舊，亦明矣。而以朱子之論推之
則其為害又豈可因循承襲而不急正之哉？今謹釋經文，奈
互舉說，修本誤分天子至庶人，為五章者，當合為一章。其誤
合聖人之德至其儀不式，為聖德章者，當如古文分為二章。
第十二章之後，朱子刊誤本尚有周門之內一章，通計全經
凡十六章，而其間第一章第二十章為開示之首，段第三
第四章為次，段問答第五章至第十三章為三段，問答第十
四章第十五章為四段，問答而末段第十六章則又不待其
問而語之以終全經焉。蓋通又分為五段也。經文之支分節

孝經

解如此而輕為分合混
亂得乎餘詳各段各章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
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
賴之。」焉去聲。子曰：「二字，朱子定為衍文，按上文言孝之始與終，而
詞自不應復著子曰字，或云此蓋孔子已答而復言，猶禮記孔子
已告哀公而遂言曰之例，但文有詳畧也。其說亦通。後凡無問詞
而有子曰字者，並放此。」惡者，愛之反。慢者，敬之反。盡者，由已及
人而無不盡之謂。德教，謂至德之教。加，施刑法也。蓋愛親敬親至
不敢惡慢於人，而愛敬始盡。此先言孝道之博且廣也。愛敬克盡
而使遠邇內外教化行而法則，則大順之象以成，而天子之孝
著矣。稱蓋者，舉其大綱之詞。甫刑，書作呂刑，引之以見教澤及
民而今天下以為孝之意也。鄭註曰：「不敢惡於人，博愛則德教
加於天下而為法則也。正義曰：此鄭依魏詁言君能愛親敬親，則
不敢惡慢於人之親，故施德教使人皆愛敬其親，以博愛廣敬也。
孔傳則言君愛敬已親，而因不敢慢惡于人耳，不揣指人之親而

言，蓋孔簡牘曰：「試思天子而不敢惡慢於人，其至德為何如？然皆
自孝推之，是合天下之孝以為孝也。然則草菅其民者，不孝甚矣。
宜宗廟之不振，與故傳云：周公譽義，愚按鄭孔之說皆可通。但如
孔傳謂君自推愛推敬于天下之眾人，以曲盡其愛敬，吾親之遺
而教法之及天下者，亦如之。此正下章先之博愛敬讓而民莫遺
不爭之義。而第四章不敢遺不敢侮不敢失之類，幸歡心以事親
尤於此極稠疊者，若如鄭說以不敢惡慢于人為廣愛敬于人之
親，則愛敬盡於事親，句止謂君自愛親敬親，而德教加于百姓，二
句乃謂君不敢惡慢于人之親，而教人愛親敬親也。恐在上不驕
于先以博愛之屬義，並難通矣。學者幸以全經體之。在上不驕
高而不危，剝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
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
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上下位也。驕
危殆也。制節者，財用之節。謹度者，事物之度。滿溢，溢也。社，土
稷，穀神。國資土穀以養人，故立以祀之。言位高者多危，而戒於驕
則不危。財滿者多溢，而謹法度則不溢。此所以守富貴而不離社
稷，保民人和而為諸侯之孝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孝經

解戒謹也。如臨深淵也。如履薄冰也。上下位也。驕
國之詞，引之以見去驕謹度而保之之難也。非先王之法服不
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
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

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
懈，以事一人。」德，行德也。行，行德之行也。去聲。惡，去聲。法，謂禮法德
無失於已，無尤於人也。宗廟，謂祖考之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
適士二官師一獨於卿大夫言之，亦互文。詩大雅丞民之篇也。一
人謂天子也。尹吉甫美仲山甫之事，君懷而無懈，而引之以明卿
大夫謹言慎動以為孝之意也。和靖先生嘗言：「滿天下無口
過二句，貼之至緊。時敏問先生之意，云：『何曰某意此二句未能到
賢且君從不敢做來做去，做到無擇地位，自然清天下無口
過時敏請曰：『前有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一條，次則說言行不說
天子以德言請侯以位言，卿大夫以服言，士庶人以利言，此其大
畧。服至卿大夫則有降而無益，蓋則是王侯故只說言行不說服。』

孝經

也孔有言曰聖賢皆以服在官行之先中庸修身先云齊明盛服
孟子云服竟之服言竟之實行竟之行蓋服之不衷則言行俱非
觀玉藻深衣之制則知先王之法服有矩矱資於事父以事母
一被於新制一節一動一靜皆不敢苟矣資於事父以事母
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
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
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
所生長上聲。齊猶藉也孝與敬分言者孝自兼敬而敬大于孝
廟也取愛父者以愛母取敬父者以敬君明父兼愛敬而君親之
理通也故發事親之孝事其君則為忠發事親之敬事其長則為
順而事之不失乃以保祿位奉祭祀而為士之孝也詩小雅小宛
之篇興起寐臥承厚也所生父母也周大夫兄弟相戒如此而引
以明忠順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
孝之意也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
孝也 去聲。天道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四時之候地利謂山
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產用者循而用之也分則地
孝經 四

右第二章

終之章歷舉自天子至於庶人之孝以明孝之始
子至於庶人總結上文侯大夫士庶分爲五章而以天子
以愛敬爲孝至庶人以耕養爲孝五者之孝多相通然諸侯
言保社稷大夫言保宗廟士言保祿位以例言之天子當保
天下庶人當保田廬而不言保何耶左傳天子守在四夷德
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保守之理已足無煩更言保也庶人
用天分地謹身節用保守田廬不離此矣孔有言曰五孝雖

若不同至其所以爲孝不出愛敬而已愚按德教自天子始
至諸侯以下則奉而行之者其諸侯去職去職則服言
行可知但卿大夫祿位不必言高而諸侯去職去職則服言
忠順卿大夫士同而祿位不必言高而諸侯去職去職則服言
人則躬耕以養足矣五孝分不同而受敬
之教則同故此以下各章多言愛敬之德

孝經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
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曾子問孝之達於上下始嘆孝之爲大
成象雖然其有紀而孝之爲經如之即所謂天之明也義之言理
謂山川原隰之成形秩如其有理而孝之爲義如之即所謂地之
利也行之言德謂仁愛敬讓之成性溫乎其有德而孝之爲行於
是見焉即所謂以順天下者具其中矣義亦經也而猶則也是則
之則自燕民同具者而言則天之則自聖人立極者而言本民心
之順德而聖人因以導之大順故不煩嚴肅而政教行也。孔尚
羣曰孝之言順也天因四時之常順則順地因五土之宜則順人因
天之常地之宜法之以事親則順順而不逆則政教不令而行上
孝經 五

右第三章 孔子曰曾子曰孝之大而首明其所以大者由於

法天地以施大順之教也嘗以天經地義民行三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致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

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

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家者不敢失於

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明猶聖也前二章

此章稱明王後章稱聖人君子以德言之也小國之臣謂子男以

下之臣公侯伯子男謂五等之君萬國總大小國之臣謂子男以

謂七廟之至也治國者即有國諸侯之屬鰥老而無妻者寡老而

無夫者百姓鰥寡士民而言先君謂五廟之至也治家者謂有

家卿大夫之屬臣妾侍妾皆賤者妻妾皆貴者人亦總臣

妾妻子而言親謂三廟以下之至也事者各以其職來助祭也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

孝經 六

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扶行去聲。生致其孝故安祭致其誠故享災害天降之災禍

人作之禍承上言明王孝治天下而諸侯以下各治其國家則幸

人心以致孝敬天交洽而協和於變之治成矣詩大雅抑之篇

覺大也四國謂四方之國猶萬國也順率也衛武公自勉如此而

引以明天子孝治天下之事也。真西山曰人和則天地之和也

應其始推愛敬親之心以及人其終獲愛敬人之應以及親所謂

孝治天下者如此後世之君虐民稅禍至危親以及宗廟然後知

聖言真著龜也孔尚霖曰只孝治天下一言該盡帝王之道矣漢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

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加以加於孝乎

之言何也曾子問孝治之大又問聖德無尚於孝以探其本也前

吉以先王明王而問乃稱聖人者諸教化則漸王而考德則稱

聖其實一也性則理也所謂天命之性也萬物同具此性而人爲

萬物之靈故貴也性則理也所謂天命之性也萬物同具此性而人爲

惟仁爲長而五倫之行惟孝爲大也嚴即敬也對文則因嚴之嚴

其義小教敬之敬其義大敬文則通也配天兼下文配天配上帝

而言凡親愛尊敬之屬皆孝而孝莫大於尊嚴其父更莫大於制

爲祀禮而以父配享於天也周公后稷之十六世孫文王之相

王與禮定制故不言周王而直言周公郊祀后稷宗廟之屬也明堂

者出政令之堂一云宗廟之宗明堂亦宗廟之屬也后稷遠

而尊故冬至祀天於南郊之圓丘而以配之文王近而親故季秋

祀上帝於布政之明堂而以配之而其時海內有國之君各以其

職來朝助祭此又所謂得萬國之懽心以祀其先王也凡此乃嚴

父之極軌故引之以明至德無加於孝之義后稷亦言嚴父者凡

祖皆有父道統詞也。朱子曰嚴父配天本因論武王周公之事

而贊美其孝之詞非以爲凡爲孝者之例又况孝之所以爲大者

孝經 七

本自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乎若謂凡爲孝者必皆如此則非

臣子無將之義而反陷於大不孝者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故

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

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養去聲。上文答

問其義已極而性以人爲貴人莫大於孝惟其爲德之本則然而

教之所從生者即此矣親猶愛也嚴即嚴父之嚴猶敬也人幼時

方在膝下而親愛已生至長時能養父母而日以尊嚴則所謂嚴

父爲大者亦豈待外求哉故聖人因其性而教以愛敬之道不假

嚴肅而自民自從凡以所因而教者

乃德之本而非凡爲德者比也

右第五章 前段曾子但嘆孝之大孔子亦畧言其大而巳此

性而爲德本又問聖德無加於孝以究之故孔子首原其命於

教以見聖德與聖德之無加乎孝而因言聖人以德本爲

章凡以類明此旨深微味之可見舊合下爲一章且以下諸

章首有聖人字而率題爲聖治章者非餘詳下章朱子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

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

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

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

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

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通事而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

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敬父之類自所

悅之類自凡人悅此敬父者而言承上言人能敬其父與兄與君

豈惟所敬者悅之凡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者皆悅之也夫敬父

敬兄敬君所敬者皆不一而足可謂衆矣而凡爲子爲弟爲臣者

千萬人皆悅所悅者一何衆乎先王教民之道孰有要於此者哉

○正義曰禮者敬而已矣謂禮至於敬其下乃明敬功至廣是

道也子弟及臣之悅者何啻千萬人者舉大數也愚按禮義

本釋此二章皆謂君以爲教而以至德要道歸美於君味經義

却非夫孝之德爲至德其道爲要道乃天下大順之本故曰德之

本教之所從生而論語以孝弟爲行仁之本亦此意也其曰先王

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者謂先王有此以教天下猶言聖人之有

教而非謂先王獨有此至德要道也以前章推之可見至謂君行

孝悌乃欲民親其親以親其君順其長以順其上則益皆矣雖親

君順上民所必至而先王豈欲民如此以順其長則益皆矣雖親

而因爲是作用之私者哉體道者詳之

右第九章 承上二章言人君以要道教人之妙

以釋首章之意也舊題爲廣要道章

孝經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

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

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

順民如此其大者乎詩大雅洞酌之篇愷悌寬嚴適中之意表記

君子教民非家至而日見之也逐逐焉語之也而悅之是也承上章言

教以孝乃以教爲人父者而凡爲人子者因以悅也教以悌乃以

敬爲人兄者而凡爲人弟者因以悅也教以忠乃以敬爲人君者

而凡爲人臣者因以悅也蓋天命人以性而各秉此德故人率

其性而行教以盡父母之道則順是爲教以忠乃以敬爲人君者

順民行教以盡父母之道則順是爲教以忠乃以敬爲人君者

乎○正義曰按祭義視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

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悌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忠也王說引此

同是本而非諸章之本指教不止明堂太學諸事所教亦不止諸

侯以周禮教民六行教國子三德之屬推之可見其劉炫謂引詩

証君之行教者則善矣

右第十章 承上章言其道爲要道由德爲至德而民之所以

○按全經百行皆統於孝故孝爲至德要道而此二章以敬

君長並稱至德要道者親君長一理也此所以前章士孝節

及以下各章皆連言之與然以資父事君宜家順親之屬

推之則雖雖親君長而孝尤爲至德要道也蓋見矣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

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長上聲○察猶明也王者父事天母事

明且察也上下謂上下之羣神也治猶上治下治之治王者兄事

日姊視月獄視公墳視侯能順乎長幼而在上在下之神無不得

其治也如是則神感至誠陰陽和風雨時人無疾病天下安寧而

神明之功章見矣結言天地不言上下者舉大以統小也○孔

意曰明天察地原其本也故張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

子西銘即事親以明事天之理

孝經 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

致敬鬼神著矣父通謂祖父之屬尊於我者承孝父母而言也兄

父也先猶親也通謂兄長之屬先於我者承順長幼而言也親即

所先不敢有父兄在而忽之也而因是意於宗廟解其敬懼以身

行站於先則自事生以至事死此一敬而鬼神孝悌之至通於

之威明著矣結言宗廟不言其餘亦舉其大也

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上各條結言孝悌之極其至而無不通也通於神明凡上天神

下而地祇中而人鬼皆統之矣又光於四海則其間幽明微顯亦

孰有外於是者哉信乎統之矣又光於四海則其間幽明微顯亦

四方無有所思而不服武王無所不通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

右第十一章 題爲感應章而錯列於諫諍章之下今從朱子

川誤本改正在此蓋此章舉明王以指言天子之孝而于章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
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長上聲行去聲此章之義已見第二章士孝節然士孝節云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此正言以事之事專指仕者而言也今云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治可移於官乃概言可移之理不專指仕者而言言諸侯至於庶人皆然也蓋此章行成名立即首章立身揚名之義而首章言揚名於後世此言名立於後世皆言後世而不言當時者人患不立身行成而已苟立身行成矣其仕以事其君則顯當時以名後世可也其不仕以事其君則雖不顯於當時要自名於後世亦可也章首概言君子而不指言士大夫意亦可見或乃以此章為釋士之孝而專以已仕者言之夫豈此及首章立身揚名之本意與首二章各言始與終而不言中於事君之意哉學者詳之

右第十二章義見上章舊題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徒役也俗本無此章而朱子刊誤本載此蓋經有古文今文之異而文亦有詳畧與其禮謂具朝廷之禮所謂儼若朝典是也嚴父之嚴猶敬也朱子曰此

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嚴父孝也嚴兄弟也妻子臣妾猶徒役理也
右第十三章義已見朱註一謂此當在上章之前而合為一章蓋惟閨門而具朝廷之理故君子孝順理而即可以移於君長官也按如此於文義較足而前章子曰二字當為衍文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于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夫音扶與平聲若夫二字承上各章之詞慈愛即因親教愛之屬恭敬即因嚴教敬之屬上可遠乎獲亡下可免於刑戮故安親顯可立其名行隱可格於神明故揚名曾子備聞孝道而又特於不順故疑而問也再言是何言與深明其不可矣
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爭音同爭猶諫也自天子以下人降殺以兩則士其一人與蓋事

有煩簡故人有眾寡也王侯卿大夫以諍臣保其天下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焉音烟不義即無道之類承上文言其不可不諍以決從令之非孝也孔向熹曰臨深履薄固孝殺身成仁亦孝倫色婉容四孝呼天號泣亦孝故承親志者無不諍於道恩按此與論語幾諫并引有隱無犯其義五足夫有隱無犯所謂幾也則不以從令為孝明矣

右第十四章孔子因曾子之問而明論親於道之為孝也舊題為諫諍章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進猶言出入也補過註謂補君過也泰民詩哀哀仲山甫補之是也韋氏謂補已過也國語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是也按進退二句左傳指晉林父而言當如韋說為合而本章義取諫君則又註說得之也言君子一入一出皆心乎為君而君有美善則順

進以行之君有過則教正以止之如此則君臣一心一德而相親也詩小雅鴈桑之篇退亦何也謂猶言也藏懷也詩言我心誠愛君子而既見君子則何不遂以相告而但中心藏之將使我何口而忘之乎引此以見心乎愛君而使不進言於君則亦藏於心而不能忘也與西山曰蓋忠補過之屬愛君之至也臣親其君君亦親愛之非盛時無此氣象後有事君不忠或盡忠而君反疾視之者何哉孔向熹曰此所謂中於事君也謂云子能仕父教之忠忠正以承父志也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右第十五章因上章之意而言論君於道之為孝也舊題為事君章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偯音倚不樂之樂音洛偯者聲之曲服不樂則不忍聞不甘則不忍食蓋孝子之喪親哭則氣竭而無委曲禮則情實而無容儀言則意直而無文飾服取蔽體食取克賜樂則撤縣凡此皆哀親之至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毀猶毀傷之毀謂毀瘠也性所謂生之性也終猶止也禮親喪

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毀猶毀傷之毀謂毀瘠也性所謂生之性也終猶止也禮親喪

三日不食既殯然後飲水食粥若猶不食是以親死傷其生毀瘠而至於滅性矣聖人之政教豈出此哉至喪制不過三年聖人又示民有所終而不聽其一往而不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篋止也凡此承上言哀情之有節也

篋而哀感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辭音彌擗音勇擗音惜。棺槨衣衾。宗廟。祭莫之器。哀感者哀親之不見也。擗踊心驚踊踊手足哀以送者謂送之也。宅兆宅兆兆城安厝者葬埋之也。宗廟以享人鬼而始造而言春秋以展時思自常祭生事愛敬死事哀感生民之而言凡此又喪祭之禮之詳節也

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本之言根也。木有本則生。人本於父母亦如之。記云子者親之枝是也。繼承上言事生則盡敬事死則盡哀。感生民之根本於此。盡死生之義理於此。備而孝子之事親乃於是終矣。孔尚熹曰。孝子之心與天罔極。果何所終乎。記云求仁人。之深以視之。此之謂禮終。曾子云。孝子之身終終身也。孝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水淵易竭。猶在其後。言終之之難也。愚按。自子而言則立身揚名為孝之終。自親而言則慎終追遠為孝之

孝經

六

終二者相為表裏故以是終篇學者於此可以究始終之族而知至德要道之歸矣

右第十六章

上二章孔子之答曾子者已畢而因告以送死之章。當亦有問詞達其間而僅存于曰字猶中。庸子曰好學近乎知之例也。舊題為喪親章。

孝經本義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是書隨文詮釋別無考訂僅塾師課蒙之本

孝經通釋十卷總論一卷

〔清〕曹庭棟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一年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孝經通釋

十卷》提要

孝經通釋例說

古文孝經二十二章與尚書論語同。孔壁孔氏安國讀而訓傳其義者今文。孝經十八章顏芝所藏出自芝子貞鄭氏康成爲之傳唐明皇朝題其章名如開宗明義之類是也。二本章第不侔因彼此分合而異古文所多者闔門一章耳至字句互有增損亦非懸絕自唐以十八章之今文爲定而二十二章之古文幾廢然以孔氏之經出孔氏之壁古文之信而有徵明甚茲恪遵古文其與今文章第及字句有異者悉註於本章本節下後儒分經別傳刪節原文更易章次亦摭其說以備考若夫歷代註家或從古文或從今文不過沿習其名案之全經實義初無古今文之異特註者各出已見其說因之而別猶夫觀天者此窺其一角彼識其一隅然而無非天

孝經通釋

例說

一

孝經通釋

例說

二

也故統古今文註而兼采之不為分析其顯背於理及膚淺衍說者則從刪或前人已言而後人複出者亦從削乃復申以鄙說不扶同不矯異并不是非前人要之寧闕疑無臆斷因文釋義並俟讀者之論定顧自漢迄隋註家原本俱亡其零章斷句於宋邢氏曷疏中見之考唐開元時明皇集六家以作註韋昭王肅劉邵虞翻陸澄劉炫元氏行冲博采諸家以作疏

邢氏所引即本元氏所采其中明著姓氏者六家外又有十家孔安國鄭氏謝梁王皇侃嚴植之魏氏劉勰故茲所輯錄斷自唐始而唐以前之說畧備於中焉由唐以來註家完本猶有存者他如語錄如雜著凡有及於此經悉為摭入唐得五家明皇魏徵元行冲陸德明李嗣真宋得十七家邢昺周子光尹焞張子范祖禹朱子陸九淵真德秀陳埴呂大臨胡宏陳淳蔡沈楊簡無名氏元得四家吳澄趙訪明得二十有

朝順治十三年

六家宋濂方孝孺陳曉邱濬陳淳石李彪郭之章羅汝芳朱鴻孫本楊東明方學漸馮夢龍周汝登尤時熙潘之祺呂維祺黃道周其中又有雜引漢以來諸說更十有二家董仲舒孔行班固許慎徐鉉陵陽李氏東陽許氏賈昌朝項氏晁氏焦竑歸熙甫欽惟我

世祖章皇帝御註孝經康熙二十九年

聖祖仁皇帝欽定孝經衍義

天語煌煌闡千古未發之微言

孝經通釋

例說

三

頒諸天下昭於萬世何敢妄為輯錄與羣說

相參爰訪

當代學士大夫之著述擇而采之得十家

毛奇齡葉鈺李光地朱軾吳隆元趙起蛟周起鳳耿介張步周姜兆錫合

前共九十家而鄙說次其後析為十卷

卷末另附總論一卷詳考古今文之始

末及談經者之辯證凡以明經文之可

信與古文之當遵題曰孝經通釋恭遇

我

皇上孝治天下法

祖尊經遵奉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

諭旨鄉會科二場以孝經作論試士伏讀

世宗憲皇帝諭旨云我

聖祖仁皇帝欽定孝經衍義以闡發至德要道

誠化民成俗之本也謹案衍義從古文

則古文爲

功令所當遵抑又可知庭棟草茅蕪學竊

孝經通釋

例說

四

據見聞所及并摭一得彙而爲編極知

疎漏尚多而於

聖世崇孝尊經之至意庶無獲戾云爾

乾隆二十一年元旦嘉善曹庭棟書於

慈山草廬

孝經篇目

古文

卷一

第一章

今文爲開宗明義章第一

卷二

第二章

今文爲天子章第二

第三章

今文爲諸侯章第三

卷三

第四章

今文爲卿大夫章第四

第五章

今文爲士章第五

孝經通釋

篇目

第六章

今文合下第七章爲庶人章第六

第七章

卷四

第八章

今文爲三才章第七

第九章

今文爲孝治章第八

卷五

第十章

今文合下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爲聖治章第九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卷六

第十三章

今文爲紀孝行章第十

第十四章

今文爲五刑章第十一

卷七

第十五章

今文爲廣要道章第十二

第十六章

今文爲廣至德章第十三

卷八

第十七章

今文爲感應章第十次於諫爭章之後

第十八章

今文爲廣揚名章第十四

孝經通釋

篇目

二

卷九

第十九章

今文無此章

第二十章

今文爲諫爭章第十五

卷十

第二十一章

今文爲事君章第十七

第二十二章

今文爲喪親章第十八

孝經通釋卷第一

嘉善曹庭棟學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

尼女基切又音夷字作居古夷字也閒音閑居

說文作尼○今文無閒字坐字

陸氏德明曰仲尼取象尼邱山鄭康成云居居講堂也孔安國云靜而思道也曾姓

子男同義美稱孔子弟子也名夢或作參音同義別卑在尊者之側曰侍

那氏昂曰夫子以六經設教隨事表名雖道由孝生而孝綱未舉將欲開明其道垂

之來裔以曾參之孝先有重名乃假因閒居爲之陳說自標已字稱仲尼居呼參爲

子稱曾子侍建此兩句以起師資問答之體似若別有承受而記錄之○古文云仲

孝經通釋

卷一

一

尼閒居蓋謂乘閒而坐與論語居吾語女同義古文云曾子侍坐凡侍有坐有立今

文曾子侍即侍坐也吳氏澄曰居坐也曾氏子者曾氏門人稱

其師也古文居上有閒字案許慎說文所引古文無侍下有坐字案居即坐也與上

句義重禮小戴記仲尼燕居子張子貢子游侍孔子閒居子夏侍大戴記孔子閒

居曾子侍並無坐字此經當爲一例毛氏奇齡曰古居皆有各如二戴記所稱

仲尼燕居孔子閒居類各有處所故劉向別錄中載鄭目錄註云退朝而處曰燕居

退燕避人曰閒居未有祇出居一字以記處所者字書居者處也但曰處知處在何

所耶若侍則有侍立侍坐之分侍立曰侍側曰侍論語顏淵季路侍閔子侍側是也

侍坐者必曰侍坐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

智之性率而行之以爲天下之達道者也
皆謂之道而此獨舉其道之要道也德也
謂之德也見於通行者謂之道本於自德者
過因人心天理所固有而非有所強拂爲
之也蓋天下之怨每生於不和不和之患
而無怨於學今者所當知也引而不發重其
事而未欲遽言之也
陳氏淳曰道與德不是判然二物道是
公共的德是實得於身爲我所有的
陳氏埴曰道謂事物當然之理德乃
行是道而實得於心者在一个人身子只自
物事箇
朱氏申曰孝爲德之至道之要言先代聖
王有此至德要道孝者人心自然之理故

孝經通釋

卷一

四

先王用此德此道以順天下人心天下之
民用此至德要道皆相和睦上之爲人君
下之爲臣民
皆相無怨
吳氏澄曰孔子稱其師則著氏以別之
此經曾氏門人所記其師則著氏以別之
於其師之師得專稱子至極也德者得也
要總會也道猶路也德謂已所得道謂人
所共由蓋已之所得人之所以共由者其理
日仁義禮智而仁兼統之仁之發爲愛而
愛先於親故孝爲德之至道之要也孝者
其心有順而無逆以孝教天下使皆化而
爲順故曰以順天下謂大夫之上卿大夫
在諸侯之上謂士在卿大夫之下卿大夫
在諸侯之下謂士在卿大夫之下卿大夫
順道也以順德順道順天下者天子也順德

達於庶人則其內之兄弟夫婦外之比閭
族黨靡有乖爭順達於諸侯卿大夫士則
爲下者順事其上而無怨於上天地間一順充
順使人下親其親長
塞人而天下平
朱氏鴻曰孝根於心謂
之德孝事於親謂之道
孫氏本曰呼曾子之名而告之正謂以孝
經屬參也至德要道一篇大旨然不曰君
子有至德要道而稱先王以見孝治天下
非王有不能也使夫子得王者而輔之當
執此
往矣
呂氏維祺曰所謂先王有至德要道者見
孝雖人所固有而不能全盡惟先王能有
也之
黃氏道周曰順天下者順其心而已因心
而立教謂之德得其本則曰至德因心而
成治則曰道得其本則曰要道夫子見
世之立教者不反其本故發端於此焉
李氏光地曰德者五常之德也德莫先於
仁仁莫先於孝故孝爲至德也德莫先於
道也道莫先於孝故孝爲至德也德莫先於
以行要道舉斯心而推之則足以順天下
而效至於和
睦無怨矣
朱氏軾曰此節甚言孝道之大下文德之
本申至德要道教所由生申順天下而民
和睦屬之先王者猶云君子之道天下而民
道也舊註以上下無怨爲順達於諸侯卿
大夫愚意當惟上下和睦故無怨
長幼尊卑也惟上下和睦故無怨
周氏起鳳曰和睦謂
和其心以睦親也

孝經通釋

卷一

五

達於庶人則其內之兄弟夫婦外之比閭
族黨靡有乖爭順達於諸侯卿大夫士則
爲下者順事其上而無怨於上天地間一順充
順使人下親其親長
塞人而天下平
朱氏鴻曰孝根於心謂
之德孝事於親謂之道
孫氏本曰呼曾子之名而告之正謂以孝
經屬參也至德要道一篇大旨然不曰君
子有至德要道而稱先王以見孝治天下
非王有不能也使夫子得王者而輔之當
執此
往矣
呂氏維祺曰所謂先王有至德要道者見
孝雖人所固有而不能全盡惟先王能有
也之
黃氏道周曰順天下者順其心而已因心
而立教謂之德得其本則曰至德因心而
成治則曰道得其本則曰要道夫子見
世之立教者不反其本故發端於此焉
李氏光地曰德者五常之德也德莫先於
仁仁莫先於孝故孝爲至德也德莫先於
道也道莫先於孝故孝爲至德也德莫先於
以行要道舉斯心而推之則足以順天下
而效至於和
睦無怨矣
朱氏軾曰此節甚言孝道之大下文德之
本申至德要道教所由生申順天下而民
和睦屬之先王者猶云君子之道天下而民
道也舊註以上下無怨爲順達於諸侯卿
大夫愚意當惟上下和睦故無怨
長幼尊卑也惟上下和睦故無怨
周氏起鳳曰和睦謂
和其心以睦親也

張氏步周曰言孝而推尊先王見從古已
然於今未改孝為秉彝固有之良德極其
至孝為五常百行之首道極其要惟先王
能身體力行而著為法則以教天下順者
因性利導也父子有親民用和睦矣親心
子心兩無抱憾自天子以達於庶人皆得
隨分以盡情故

孝經通釋

卷一

六

姜氏兆錫曰德者所性之德得之於心者
也而惟孝之德為至德道者所行之道見
之於事者也而惟孝之道為要道論語謂
孝弟為仁之本此下亦告以德本教生
其意蓋先以乃首言此而不直言孝以
告者蓋先以發其意而後導之與
庭棟案夫子欲與曾子言孝而先呼其名
猶論語欲傳一貫而先呼參乎之意蓋曾
子孝行素著知其足以開明斯理也言孝
而首稱先王舉其實能盡孝者孝惟先王

曾子辟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辟音避與
避通○今

作文辟

唐明皇曰禮師有問避席起答敏達
也言參不達何足以知此至要之義

邢氏曷曰劉炫

云言性未達也

問故起避坐而立敏速也不敏猶言遲鈍
此辭讓

而對也

周氏汝登曰耿恭簡向有一問頭曰道莫
妙於一貫曾子聞之唯至論孝卻曰參不

敏何足以知之此何以故舉莫能對焦太
史竑為之語曰理須頓悟事則漸修頓悟

修難

庭棟案曾子以不敏對固弟子既引而不發
也然至德要道之為孝夫子既引而不發

謂不知為不知非謙辭也

孝經通釋

卷一

七

夫音扶下同坐在果切舊如字語魚
據切○今文之本由生下並有也字
唐明皇曰人之本由生下並有也字
本教從孝而生曾參起對故使復德
邢氏曷曰夫孝德行之根本也釋先王有
至德要道謂至德要道元出於孝先王有
本也教之無所由生也者釋以順天下民
和睦上下無怨謂王教由孝而天下民
淡廣非立可終故使復坐○案禮記祭義
稱曾子云衆之終故使復坐○案禮記祭義
解者謂教父以義教母以孝尚書敬敷五教
弟以恭教子以孝舉此則其餘順人之教
皆可

知也

司馬氏光曰人之修德必始於孝而後仁

義生先王之教亦始於孝而後禮樂與
范氏祖禹曰人之為德必以孝為本先王
所以治天下亦本於孝而後教生焉孝者

五常之本百行之基也未有孝而不仁者也未有義而不智者也未有禮而不信者也未有忠而不事者也未有孝而不信者也未有忠而不事者也未有孝而不信者也

德也教不孝則非教也孝則非教也

本故其行不窮有

朱子曰以愛親而信則為仁之本也其順

也其知此者則為信之本也

董氏曰此者則為信之本也

之至德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孝為

謂之道而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交皆

道之要本猶根也行仁必自孝始君子親

窮猶木之有根也聖人以五常之道立教

本立則道生移以事君則忠資以事長則

信充拓得去無一物不在吾仁中無一

事不從吾孝中出故曰教之由生也

吳氏澄曰孝為至德故已之德此為

本孝為要道故教人之道由此而生

陳氏選曰人有百行如後章所言忠順敬

讓之類凡得於心者無不在非德然一孝立

而百善從是孝為百行之根基故曰德之

本能盡孝於親所以教家敦國教天下者

又靡不自此推之舉教天下之大事也

孝經通釋

卷一

八

孝經通釋

卷一

九

孫氏本曰夫子標題孝字則所以與

東周之教而繼帝王之治統在是矣

黃氏道周曰本者性也教者道也本立則

道生道周則教立先王以孝治天下本諸

身而徵諸民禮樂教化於是出焉周禮至

德以為道本敏德以為行本孝德以知逆

惡雖有三德

其本一也

李氏光地曰德之本釋所以為至德也教

之所由生釋所以為要道也教者修道之

謂道之所由生也

趙氏起蛟曰此二句乃全經綱領祭義篇

曾子有言此者仁也此者禮也履此者也

義者宜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

生刑自反此作豈非德之本教之所由生

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

與夫百家之支離偏曲皆不得謂之教誠

惡其理與孝悌業與孝違也然則舍孝無

明其旨以防閑夫邪僻意淡哉

姜氏兆錫曰言德不言道者道之蘊為德

庭棟案上文先言至德要道至此方曰夫

孝者所以鄭重其說不輕發也不曰夫孝

德之至而曰德之本者又以明教之由德

而生也教者如禮樂刑政之屬即中庸修

道之謂一已言則德為體而教為用道即統

已對人而言言則德為體而教為用道即統

於德放言德不言道也云德之本者明至

德要道之實教之所由生者明德之所以

至道之謂一已言則德為體而教為用道即統

既而謂曾子曰吾語女乃切指曾子而謂

之如下文

所云是也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切于

唐明皇曰父母全而生之已

當全而歸之故不敢毀傷

髮膚謂皮肉也○鄭註引祭義樂正子春之言

言謂子之初生受全體於父母故當常自

念慮至死全而歸之若曾子啓手啓足之

類是也毀謂虧辱傷謂損傷故夫子

云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

猶愛之而況大乎夫聖人之教所以養民

而全其生也苟使民輕用其身則遠道以

求名乘險以要利忘生以決忿如是而生

民之類滅矣故聖人論孝之始而以愛身

爲先或曰孔子云有殺身以成仁然則仁

者固不孝與曰非此之謂也此之所言常

道也彼之所論遭時不得已而爲之也仁

舍生而取仁非謂輕用其身也

范氏祖禹曰君子之行必本於身記曰身

也者親之枝也不可不敬乎身體髮膚受之

則不爲不善以辱其親此所以爲孝之始

楊氏簡曰人咸以身體髮膚爲已忘卻受

之於父母孔子於是破其私已有之窟宅而

吳氏澄曰孝者愛親而身者親之枝故愛
親必自愛身始以身之百體有髮有膚皆
與父母所
尤氏時熙曰人苟知父母之生成此身甚
難則所以愛其身者不容不至而義理不
可勝
郭氏之章曰案曾子易簣之語曰而今而
後吾知免夫非謂免於毀傷也謂此戰兢
之心至疾革乃免卽仁以爲己任死
而後已之意戰兢者何不敢之謂也
李氏光地曰身體髮膚必體所受者而歸
其全則性分所固有者可知也故修德以
爲孝而孝之爲
至德益可見矣
耿氏介曰不敢二字便是一箇
敬字孝之始者孝之始基也

孝經通釋

卷一

上

張氏步周曰守身爲守之本而

守身乃以事親是孝之始也

庭棟案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明非已所自

有非僅不毀傷而實不敢也髮膚至微並

云不敢者無所不慎可知孝之始者謂子

之故爲孝之始下文

言始於事親是也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唐明皇曰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自然名揚

後世光榮其親故行孝以不毀爲先揚名

後爲

那氏昂曰孝行非唯不毀而已須成立其

孝經通釋

卷一

主

揚名則身有德譽乃能光榮其父母也祭
 義曰孝也者國人所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
 此又哀公問孔子對曰君子之孝人是使
 名也百姓歸之此則揚名榮親也○夫不
 親為君也此則揚名榮親也○夫不
 毀傷閭閻也此則揚名榮親也○夫不
 行道始末兩行無怠此則揚名榮親也○夫不
 從先王後非於終始無怠此則揚名榮親也○夫不
 有司馬氏後非於終始無怠此則揚名榮親也○夫不
 其勞也酒食先生之有始於終也○夫不
 非孝也故君子立身行道以親為親也○夫不
 子如祖禹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其身也○夫不
 范氏祖禹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其身也○夫不
 不為法於天下而揚名於後世○夫不
 世以顯其親者孝之終也○夫不

董氏曰始言保身之道終言立身之道
 蓋不敢毀傷者但身不虧其體而已必不
 虧其身故曰是終之可
 立身者道之立也樹立也揚傳播也身存之時
 而父之始終之名亦因之顯此為能立其身也
 孝之始則終皆在此身蓋人子之身即父母
 之身始則終皆在此身蓋人子之身即父母
 則成其身則保其身以全其親之身也
 方氏孝儒曰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
 不傳道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
 罪也是以孝子脩德脩
 行以令聞加乎祖考
 蔡氏曰身也道也皆父母所以與我而
 我與父母一者也道也皆父母所以與我而
 地而一者也道也皆父母所以與我而
 爾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所

孝經通釋

卷一

主

謂道也身任此道道立此身身與親庶幾
 不朽乎事親曰始自孩提愛敬左右就養
 而言也立身曰終自孩提愛敬左右就養
 而王守仁曰子為賢人也則其父為賢人
 之夫叔梁紇之為至也則其父為聖人之父
 矣夫叔梁紇之為至也則其父為聖人之父
 朽則亦以仲尼之名為至也則其父為聖人之父
 羅氏汝芳曰立身者為至也則其父為聖人之父
 天足鎮地以立極於宇宙之間行道者行
 天下之達道負荷綱常發揮事業出則治
 德親民止則善蓋丈夫之所謂大學所謂明
 身聯屬天下至善蓋丈夫之所謂大學所謂明
 呂氏維祺曰或問立身與行是兩事否答立
 身行道非兩事或問立身與行是兩事否答立
 指得位事君若否答得位事君固是行道如
 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道必如

此而後大行然亦不必專指得位孟子
 曰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
 趙氏起蛟曰前言事親以守身為本此
 言守身以行道為急能行道則身自立
 張氏步周曰身立而德之德與之俱立本
 立而道之要與之俱行至德要道兼總於
 一身矣不特法今兼可傳後顯其父
 母為至孝者之父母夫非孝之終乎
 庭棟案此所謂道者事物當然之則而
 道在其中即所謂道者事物當然之則而
 憑空而立必以道為依據能立而後可行
 故下文止言立身而義兼行道也行者由
 親而疎由家而國確見諸措施夫如是則
 足以及揚名後世矣推本所自歸美於親所
 謂以顯父母也極處故云孝之終也耶氏曰
 身行道至於極處故云孝之終也耶氏曰
 天子庶人雖列貴賤而立身行道無限高
 卑然下文言中於事君則此立身行道夫

子蓋為曾
子言之耳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唐明皇曰言行孝以事親為始事君為中者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

孝經通釋

卷一

南

孝終不仕者皆為不立則中壽之輩
盡曰不終顏子之流亦無所立矣

司馬氏光曰此言中於事

君明孝非直事親而已

范氏祖禹曰居則事親者正家之孝也出

則事長者在邦之孝也立身揚名者永世

之孝也盡此三道者

朱氏申曰始於孝以事親中則移其忠以

事君忠孝兩全乃能揚名顯親故終於立

身也
吳氏澄曰事親者不敢毀傷其大也左右
就養等事在其中矣事君者推愛親之心
以愛君也立身者行道揚名之謂也前
至德要道蓋言在上者之孝而通乎下
孝以下二句結前意也後言孝之終始
言在下者之孝而通乎上夫孝以下三句

結後
意也

陳氏選曰所謂孝者始於聚百順以事親

中於盡一孝以事親為人子之常必得君而

身蓋孝以親之身廣親之志移孝以爲忠乃

全事親之道然一行未敦則身有不立而

即爲孝道之虧故有終尤在能立其身而

爲孝道之備也

虞氏淳熙曰欲要立身不從太虛渺茫處

做起今人一身離腹中便在膝下此時承受

父母的天子看上帝就是父母不敢不竭力奉事

天子親天就是父母既把這大道行得盡聲名

播得遠就喚做終立身之法不空虛便偏

說中間一節我這立身之法不空虛便偏

辟矣如

朱氏鴻曰此總論孝之始終也上文止言

孝之始揚非事君而此又兼言中於事君者蓋行

道顯揚非事君而此又兼言中於事君者蓋行

移孝爲忠亦理之常又陳氏曰上言孝之

始終而不言中於事君者謂行道揚名則

蓋世之人或有隱居以求志修身以俟命

者豈必皆事君哉案立身行道揚名於後

孝經通釋

卷一

圭

呂氏維祺曰事親立身循環無
端事君者所以光太其始終也
黃氏道周曰始於立身道在於家
君道不著於天下終於立身道不著於天下
身沒而道不著於百世則是未嘗有身也

未嘗有身則是

葉氏鈔曰孝以不毀為先故曰孝之始揚

名為後故曰孝以不毀為先故曰孝之始揚

原自合轍何待轉釋夫孝乎因孩提天性

只在父母自幼學壯行漸有事君之任故

之本以見事親事君非兩事親身已身非

也

李氏光地曰君臣者道之極也非立身無

以行道非事君行道亦無以立吾身而事

孝之為要道益可見矣

朱氏軾曰上言始終此又添出中於事君

蓋始終之間有此一層轉接身雖無毀

傷然不能推愛親之心以愛君終是愛之

分量有虧如何能立身行道立身者成已

孝經通釋

卷一

孝經通釋

卷一

孝經通釋

卷一

孝經通釋

卷一

孝經通釋

卷一

孝經通釋

卷一

孝經通釋

卷一

孝經通釋

卷一

孝經通釋

卷一

孝經通釋

卷一

孝經通釋

卷一

孝經通釋

卷一

孝經通釋

卷一

孝經通釋

卷一

孝經通釋

卷一

孝經通釋

卷一

孝經通釋

卷一

孝經通釋

庭棟案不敢毀傷行道揚名是二者不必

皆事君之人故復申言始終之說欲明中

於事君一節也始申終非分作三層所謂

中者即事親立身之由是忠可移於君

實為事親立身中之事矣由是忠可移於君

拈出為會子告者蓋以會子之學惟務

守已故因論孝始終而為之廣其義也

大雅云毋念爾祖聿脩厥德

無今文亦作無○朱子刊誤刪此節○黃氏

道周曰近儒皆疑○四孝俱有引詩及書而庶

人獨否似有闕文又謂聿脩之義大雅所告

天子無忝之詠小苑以謂聿脩之義大雅所告

發天子之端推無忝以起庶民之例於說亦

通然於首章文義未終於過節發端都礙小

竟之義反疎於侯國矣

孝經通釋

卷一

孝經通釋

卷一

孝經通釋

卷一

孝經通釋

卷一

孝經通釋

卷一

孝經通釋

卷一

孝經通釋

卷一

孝經通釋

卷一

孝經通釋

卷一

孝經通釋

卷一

孝經通釋

卷一

孝經通釋

卷一

孝經通釋

卷一

孝經通釋

卷一

孝經通釋

卷一

孝經通釋

卷一

孝經通釋

孝經通釋

孝經通釋

卷一

大

司馬氏光曰毋念念也言毋亦念爾之祖
乎而不脩德也引此以證人之脩德者皆
恐辱先也
范氏祖禹曰記云必則古昔稱先王故
孔子言孝每以詩書明之言必有稽也
葉氏珍曰脩德乃是事親
祖明證立身乃是事親
李氏光曰地曰德脩而道行
故引詩但以脩德言之
張氏步周曰周公述文王之德益脩己之
王云豈可不念爾祖文王之德益脩己之
德乎引之以明當
脩德以行之孝也
庭棟案毋猶云將毋發問之辭非亦發語
辭言將毋念爾之祖而自脩其德乎又案
詩本作無朱子曰無念猶言豈得無念也
說亦互通引之以見不敢毀傷及事君行
道皆為念其父母非直一己之事而已夫
子之語曾子者如此以下申論孝道之大
次第分言之

右第一章

今文十八章以此為開宗明義章第一

一經之宗本顯明五孝之義理也諸家
疏並無章名援神契自天子至庶人五
章唯皇侃標其目御註依古今集詳議
儒官連狀題其章名重加商量逐依所
請言天子庶人雖列貴賤而立身行道
無限高卑故次首章先陳天子等差其
貴賤以至於庶人及三才孝治聖治三
章並敘德教之所由生也紀孝治聖治
孝子事親也廣要道與五刑相因即夫
於事親也廣要道與五刑相因即夫始
有至德要道揚名於後世也揚名之義
因諫爭之臣從諫之君必有感應三章

孝經通釋

卷一

九

相次不離於揚名事君章即中於事君
也喪親章繼於諸章之末言孝子事親
之道終也皇侃以開宗及紀孝行喪親
等三章通於貴賤今案諫爭章大夫已
上皆有爭臣而士有爭友父有爭子亦
該貴賤則通於貴賤者有四焉案今文
章第少於古文者以合古文之六章七
章為庶人章合十章十一合古文之六章
聖治章又刪閨門一章故為十八章
朱子據古文二章合為經一章其下為傳
章不依原本內十一經一章其下為傳
次一章通計經一章傳十四章說見第七
章及各章下○吳氏澄據今文十八章
刊誤為定本以首章及五孝章合為經
分作兩章紀傳孝行章五刑章合為一
通計經一章傳十二章○姜氏兆錫據
今文又參入古文作本義此為第一章
謂孔子因曾子侍坐首明孝為至德要
道順天下之本務而因原始要終以總
發之也其自天子至庶人五章合為一
章聖治章依朱子分作兩章第合為一
之後增古文閨門一章通計全經十六
章以爲其間第一章第二章乃開示之
首段第三章第四章乃次段問答第五
章至第十五章乃四段問答而末段第
章則又通十六章而分為五段也
焉蓋又通十六章而分為五段也

孝經通釋卷第一

終

孝經通釋卷第二

嘉善曹庭棟學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

人惡鳥路切舊如字○司馬氏光曰語更端

孫氏本曰此蓋孔子已答復言猶禮記孔子

已告哀公而遂言曰之例後凡無問辭而有

並放此

唐明皇曰博

於人使人皆愛敬其親不敢有惡慢其父

孝經通釋

卷二

一

祭義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

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

之貴乎天下久矣夫乎事親也斯亦不敢

惡慢於人也○韋昭云天子居四海之上

為教訓之主其教易行故以易行者先之

○袁宏云親至結心為愛崇格表述為敬

劉炫云愛惡俱在於心敬慢並見於貌愛

者隱惜而結於內敬者嚴肅而形於外皇

侃云愛敬各有心迹迹者至情是為愛心

溫清搔摩是為愛迹迹者至情是為愛心

拜伏擎跪是為敬迹迹者至情是為敬心

敬起自嚴孝是為敬迹迹者至情是為敬心

司馬氏光曰不敢惡慢於人則人亦惡慢之如此辱

范氏祖禹曰天子之孝始於事親以及天

下愛親則無不愛也故不敢惡於人敬親

則無不敬也故不敢慢於人

直解云天子愛自家的父母見別箇愛父

母的人也不敬輕慢他天子的敬自家的父

母見別箇敬父母的人也不敬輕慢他

人也不敬輕慢他

眞氏德秀曰孝之為孝不出愛敬二者而

已推愛親之心以敬人而無所慢易則

親之心以敬人而無所慢易則

董氏鼎曰惡者愛之反慢者敬之反愛其

敬者必於人無不愛而不敢有所惡於人

敬而不敬者必於人無不敬而不敢有所

敬而不敬者必於人無不敬而不敢有所

敬而不敬者必於人無不敬而不敢有所

敬而不敬者必於人無不敬而不敢有所

敬而不敬者必於人無不敬而不敢有所

敬而不敬者必於人無不敬而不敢有所

敬而不敬者必於人無不敬而不敢有所

敬而不敬者必於人無不敬而不敢有所

敬而不敬者必於人無不敬而不敢有所

敬而不敬者必於人無不敬而不敢有所

推此心以與天下合其敬
而不敢慢易於人之親矣
李氏光地曰愛親則能推其愛以愛於人
敬親則能推其敬以敬於人是以孝而修
德行道之說也以敬其親是修德行道以爲孝
之說也二焉相爲終始而所謂不敢惡慢
者其說有二曰惡慢於人者辱人將逮於親也
於親也二曰惡慢於人者辱人將逮於親也
此二說者自天子至於庶人一體然自
天子言之則由前自諸侯大夫士言之則
由後尊卑之辭也由前自諸侯大夫士言之則
及言之由後故以保社稷宗廟
祿位言之其理則互相備也
趙氏起蛟曰愛敬爲生人所同而惡慢惟
天子最易大抵愛敬有時而疎則惡慢即
乘於不覺故驗之於無所惡慢而愛敬
之功方密兩不敢字正推見至隱處

孝經通釋

卷二

三

張氏步周曰吾愛吾親人亦愛其親則因
愛及愛何故以所惡者加於人之親吾敬
吾親人亦敬其親則因敬及敬
何政以所慢者加於人之親
姜氏兆錫曰案邢氏引魏孔二說俱可通
但以孔傳謂君自推愛推敬於天下之衆
人以曲盡其愛敬吾親之道而致法之及
天下者亦如之此正下章先之博愛敬讓
而民莫遺不爭之義而第四章不敢遺不
敢侮不敢失之類萃歡心以事親尤於此
極而發者若如魏說以不敢惡慢於人爲
廣愛敬於人之親則下文愛敬盡於事親
句止謂君自愛親敬親而德教加於百姓
二句乃謂君自愛親敬親而德教加於百姓
愛親敬親也恐於先以博愛之屬
義並難通學者幸以全經體之
庭棟案愛親者敬心所發其於人也亦不
敢惡敬親者敬心所發其於人也亦不

慢此乃形容愛親敬親之心至于其極非
謂愛親敬親者盡人而愛之敬之也故不
日愛親者愛人敬親者敬人其義可知矣
若夫愛人敬人亦即由此愛敬其親而推
如第九章言明王孝治天下是惟愛
敬以及人乃不敢惡慢以後一層事

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

蓋天子之孝 肅津忍切刑又作形案唐明皇

日刑法也形猶見也義得兩

通○今文之孝下衍有也字

唐明皇曰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

惡慢其親則德教加被天下當爲四夷所

法則也蓋猶畧也孝

道廣此畧言之

邢氏昌曰釋詁文云君行博愛廣敬之道

使人皆不惡慢其親者是天子愛敬盡於

孝經通釋

卷二

四

事親又施德教使天下之人皆不敢惡慢
其親也云則德教加被天下者釋刑於四
海也○孔傳云蓋者辜較之辭劉炫云辜
較猶梗槩也孝道既廣此纔舉其大畧也
劉歆云蓋者不終盡之辭明孝道廣大此
畧言之也皇侃云畧陳此而未能究竟也
也鄭註云蓋者謙辭據此而言蓋非謙也
劉炫駁云若以制作須謙此則庶人亦當謙
矣苟以名位須謙則卿士大夫於士何
謙而亦云蓋也斯則卿士大夫於士何
並非謙辭可知也○舊問曰天子之言蓋者
爲孝及庶人以躬耕爲孝五者並相通否
梁王答云庶人雖在躬耕豈不愛敬及不
然後乃成庶人雖在躬耕豈不愛敬及不
相通也然諸侯言保社稷大夫言守宗廟
士言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以例言之天
子當云保其天下庶人當言保其田農此

畧之不言何也左傳曰天子守在四夷故
言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保守之理已
定不煩更言保也庶人用天之道分地之
利謹身節用保守田農不離於此既無守
任不假言

司馬氏光曰愛敬人者懼辱親也然愛人
人亦愛之則莫不敬人亦敬之則莫不
親人敬之則莫不愛人愛之則莫不
則德教可以加於百姓刑於四海矣
范氏祖禹曰天子愛視則四海之內無不
以視一禹曰天子愛視則四海之內無不
敬其親者矣天子敬視則四海之內無不
直解云愛敬矣詩曰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行教化御愛敬雨般奉侍父母都盡了這德
將來做法度便是
天子行的孝道

孝經通釋

卷二

五

真氏德秀曰愛敬盡於事親非求以律人
也躬行於上而德教自形於下天之下人
無不皆愛敬其親矣蓋天子之孝約乎
董氏曰博愛乎仁故曰敬者禮之端我之
愛既盡則人亦與於仁而所敬者我之
敬既盡則人亦與於禮而所敬者我之
提之童無不知愛與於禮而所敬者我之
敬其兄愛無不知愛與於禮而所敬者我之
順其所固敬而利導之耳安有感之而不
應者哉所謂先王有至德要道
民用和睦上無怨者如此
吳氏澄曰已所得人效曰德教加被及
也百姓以國言刑儀法也四海以天下言
以天子之貴而不敢惡慢於人則平日能
盡愛敬於事親可知矣有諸內必形諸外
近而國中達而天下皆視
教而無不愛敬其親矣

陳氏遜曰惟不敢惡人而以無所不愛之
心愛其親然後為敬
敬其親然後為
愛敬盡於事親
虞氏淳熙曰愛敬父母之身便不敢惡慢
衆人與我同受之身所以立起萬物一體
之意連四海百姓都不敢惡他慢他然後
是愛敬的盡處到盡處時人人學做孝子
人人不能怨心此事非天

孫氏本曰孝不外愛敬愛敬乃此經之脈
絡靡不貫通故始於愛敬其親而終於加
百姓之刑四海者
呂氏維祺曰五等之孝惟天子足以刑四
海而諸侯以下漸有差焉夫子之意蓋有
重焉者以是知孝經乃孔子所以繼帝王
而開萬世之治統者非沾沾於家庭定省

孝經通釋

卷二

六

也問
耿氏介曰天子先愛敬盡於事親而本德
為教以加於百姓而百姓之天之大無不
刑之而此天子之孝也蓋天子以四海為
其親使天下人皆愛敬其
家使便是愛敬天下之人
親這便是愛敬天下之人
姜氏兆錫曰盡者由已
及人而無不盡之謂也
庭棟案愛親而不敢惡慢於人方盡得愛
親之心敬親而不敢惡慢於人方盡得敬
之盡諸已也教即本此愛敬之德教人各
盡愛敬於父母也百姓以中國言教人各
及故曰加四海以四夷言教所不及亦聞
風而則能加百姓刑四海使天下為子者各
教乃能加百姓刑四海使天下為子者各

盡愛敬於父母則孝之所被者大故曰蓋天子之孝且以見事親以愛敬為先即天言不盡意之辭謂舉其大概而言耳以下三章義並同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朱子刊誤刪此節

唐明皇曰甫刑即尚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慶善也十億曰兆義取天子行孝兆人皆賴其善

鄭氏曰善則愛敬是也一人有慶結愛敬於百姓已上也○尚書有呂刑而無甫刑案禮記緇衣篇孔子兩引甫刑而無呂刑無別然則孔安國云後為甫侯故今尚書為呂刑者孔

孝經通釋

卷二

七

生甫刑以詩大雅崧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甫及甫楊之水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成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為甫號然子孫封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叔虞初封於唐引詩此章獨引書義當詩意則引詩義當易意則引易此章引書意義相契故引為證鄭註以書錄王事故證天子之章以風證聖治豈引然引大雅證大夫引曹司馬氏光曰慶善也一人為善而不慎也朱氏鴻曰天子舉動所及者遠不可不慎也於人即一人有慶也德教遠被四海典刑賴之也

孫氏本曰引書以見孝感之機係於天子非諸侯以下者同也潘氏之語諷詠起來便凜凜有任大責重馭朽集本

黃氏道周曰易曰來章有慶譽吉慶譽皆孝也皆福也天子以孝事天天以福報天子兆民百姓則其髮膚也何不利之有

能盡孝而天下之人皆賴之以盡孝吉祥大於此庭棟案國語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上萬為億十億為兆兆為民統百姓四海而言也天子一人盡孝至於兆民之眾猶莫不感被德教而賴以各盡愛敬於父母則諸

孝經通釋

卷二

八

侯卿大夫士可知故引之冠五孝之首

右第二章

今文以此為天子章第二邢貴賤其跡末言故此前開宗明義章雖通有五章謂之五孝各說行孝奉親之事而五孝之五孝各說行孝奉親之事

氏兆錫曰承上章歷舉自天子至於庶人之孝以明孝之始終之意答本誤分詳第七章下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

唐明皇曰諸侯列國之君貴在人上可謂高矣而能不驕則免危也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慎行禮法謂之謹度無禮為驕奢法為溢

范氏視禹曰貴而不驕則能保其貴富而
不奢則能保其富國君不可以失位惟勤
於德則富貴不離其身故能保其社稷而
和其民人社稷民人所受於天子先君者
也能保之則爲孝矣○夫位愈大者守愈
約民愈衆者治愈簡中庸曰君子篤恭而

十

天下平故天子以事親爲孝諸侯以守位爲孝事親而天下莫不孝守位而後社稷可保民人乃和天子者與天地參德配天地富貴不足以言之也

董氏曰自其始封之君受命於天子而有社稷有民人以傳之子孫所謂國君積行累功以致傳位豈易而得之哉則爲諸侯之先公者其身雖沒其心猶願有賢子孫世世守之而不失也爲其子孫者果若循理奉法足以長守其富貴則能保先公之社稷先公之民人矣諸侯之所以爲孝莫大於此

吳氏澄曰位不卑替財不虛耗然後能長有其國使社稷不至於失亡而民人不至於乖離也諸侯謂五等國君

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

虞氏淳熙曰班固云孝經言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稷者得陰陽中和

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此蓋以和名和盛德通靈之一驗也

朱氏鴻曰此諸侯繼述之孝蓋社主土稷主穀民生所賴以安養者今諸侯爲社稷之主而以時致祭自然風雨調生理順人心無不和悅矣國其有不永保者乎民是無位者人有位者

孫氏才曰國家傳自先世子孫不能保而
守之恒以驕奢之習勝禮法之防疎也其
爲不孝大矣故始於戒驕溢循節度而
終於保社稷者諸侯之孝之始終也
方氏學漸曰居上不驕非以爲貴也制節
謹度非以爲富也諸侯之道宜爾也而可
以長守其富貴故君不忠祿
位之永不而患吾道之不修
潘氏之洪曰和其民人亦有不
敢
惡慢之意亦有民用和睦之意

三

黃氏道周曰諸侯受命於天子天子受命於天故天子之於天諸侯之於天子其事之皆如子之事親也周頌曰來見辟王曰求厥章言制度出於天子非諸侯所得自與也夫以天子不敢惡慢於人以諸侯而驕溢則禍適隨之矣諸侯之有耕籍蠶桑泮宮庠序宗廟社稷人民道皆作於天子其稍殺者謹節之耳諸侯而不謹節猶支庶子之僭濫於父祖也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遑是則庶乎可言愛敬者矣張氏步周曰諸侯之孝與士庶不同孝不獨在一身一家而在一國況社稷民人乃親所垂裕以示世守者故諸侯以持盈守成爲孝所以承宣一人之愛敬而表率卿大夫之孝者與

庭棟案守富守貴非爲富貴也爲社稷也富貴不去其身則能保其社稷矣和猶安

也民人謂百姓和其民人者民人不能自
和卽不驕謹度有以和之既言保社稷而
復言和民人則正惟見民人爲社稷所倚重其
所以能保者則無失其世
守故曰蓋諸侯之考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兢棘冰切○朱

刪此節

唐明皇曰戰戰兢兢戒慎臨深

恐墜履薄恐陷義取爲君恒須戒懼
邢氏曷曰引小雅小旻之詩以結之案毛

詩傳云戰戰兢兢也兢兢戒也臨深恐墜履
薄恐陷謂沒在冰下不可拯濟也

出馬氏光曰謂
司馬氏光曰謂
不敢爲驕奢

孝經通釋

卷二

主

范氏祖禹曰言處富

貴者持身當如此

虞氏淳熙曰言諸侯當戰戰兢兢的恐懼兢兢
的戒慎怡怡在淡水上生怕跌下去

恰似在薄冰兒上行走富貴社稷民人不是
慎方得免患可見這富貴社稷民人不是

安逸受享的就如淡水上無有兩樣所
以必須不驕不侈然後爲孝○又案詩旨

是全孝心法故曾子詠此詩
以傳弟子不但諸侯當然也

潘氏之洪曰一人有慶上稟天子之辭以事
一人下承上之辭諸侯上稟天子之威下

有民人之責故
曰戰戰兢兢

黃氏道周曰甚矣諸侯之危也爲人子而
負驕寵又遠於膝下則其危也不亦宜乎

故臨深履薄諸侯之學也
無以異於曾氏之學也

姜氏兆錫曰此本大夫憂國之詞引

之以見去驕謹度而保之之難也
庭棟案居高思危持滿防溢與臨

右第三章

今文以此爲諸侯章第三邢

不曰諸公者嫌涉天子三公也故以其
次稱爲諸侯猶言諸國之君也皇侃云

以侯是五等之第二下接伯
子男故稱諸侯今不取也

孝經通釋卷第二終

孝經通釋

卷二

古

孝經通釋卷第三

嘉善曹庭棟學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

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唐明皇曰服者身之表也先王制五服各

有等差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偏

下法言謂禮法之言德則虧孝道故不敢也

邢氏曷曰尚書皋陶篇曰天命有德五服

之服尊卑章采各異言卿大夫遵守禮法

不敢過制僭擬於上不敢儉固循守禮法

也法言論語非禮勿言是也德固循守禮法

於道據於德是也若言非法行非德即王

制云言僞而辯

行僻而堅是也

司馬氏光曰君當制義臣當

奉法故卿大夫奉法而已

直解曰卿大夫衣服言語德行都是依着

在上的做人不是帝王制下合法度的衣服

不敢做將來說不是帝王行過的好德行

不敢將來說不是帝王行過的好德行

孝經通釋

卷三

一

而德行曰

呂氏維祺曰卿大夫所居之位乃輔翼人

主果持世教以為斯民表的者也衣冠言

動之際不致

黃氏道周曰服者言行之先見者也未聽

其言未察其行不見其服而其志可知也仁

人孝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發言

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發言

葉氏鈐曰章內三言不敢即不敢毀傷之

謂而況服者身之表言行者身之樞機立

身大焉

李氏光地曰卿大夫者法紀之守故以法

服法言德地曰卿大夫者法紀之守故以法

敬人則皆愛人

敬人之效也

耿氏介曰一服一言一行稍違法度則

不免於罪錫曰法謂禮法德謂

道德此言德下言道互文也

庭棟案先王謂開國之明王法服國制也

可知先王不敢有悖乎先王其常存奉法之心

孝經通釋

卷三

二

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

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

又如

字

又如

又如

又如

又如

又如

又如

又如

又如

又如

又如

又如

又如

又如

又如

又如

又如

孝經通釋

卷三

三

唐明皇曰言必守法行必遵道言行皆過
法道所以無可擇也禮法之言焉有口過
道德之行
自無怨惡
邢氏曷曰服言行三事之中言行尤須重
慎是故非禮法則不言非道德則不行所
以口無可擇之言身無可擇之行也使
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
司馬氏光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謂出於
身者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謂接於人者
也擇謂或是或非可擇者也言滿天下無
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謂及於天下者也
言行雖遠及天下猶
無過差爲人怨惡
尹氏焞曰服至卿大夫則有降而無益
益則是王侯故只說言行不說服也
范氏祖禹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下也然
則言滿天下亦不必多行滿天下亦不必

孝經通釋

卷三

四

卽一語一默一動
一靜皆不敢苟矣
葉氏鈐曰擇以決臧否審取舍耳能鑒先
王之成憲則臧否不待決取舍不待審而
踐修立訓自無
畔於先王矣
宋氏軾曰惟道法言故言皆善而無可擇
無可擇又何言過之有言滿天下二句猶
云贊貶之
邦行矣
吳氏隆元曰無擇謂言行皆善無可
指摘與呂刑罔有擇言在身同意
耿氏介曰此但申言言行而不及服
庭棟案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其未言未行
之先存諸心者如此口無擇言身無擇行
其方言行之際見諸身者如此言滿天
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其既言既行
之後驗諸世者如此不申言服者上文云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則服先王之法服
可知更無
餘義也
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
也廟或作廟○吳氏澄曰古文天子諸侯卿
大夫士庶人之孝下俱無也字庭棟據朱
子刊誤乃古文原本天子諸侯之孝下無也
字卿大夫士庶人之孝下俱有也字案徐氏
鉉曰凡言也則
氣出口下而盡
唐明皇曰三者服言行也禮卿大夫立三
廟以奉先祖言能備此三者則能長守宗
廟之
祀
邢氏曷曰言行君子所最謹出已加人發
過見遠出言不善千里違之其行不善謫

孝經通釋

卷三

七

耶氏曰士始升公朝離親入仕故此敘
 事父之愛敬也均事母與事君之行以明
 從義也資取也取於事父之行以事君則
 敬父與敬母同母之於子先取其愛君之
 敬臣先取其敬母之敬皆不奪其性也若兼
 敬者其惟父乎愛與敬俱出於心君以尊
 高而敬其惟母乎愛與敬俱出於心君以尊
 親至則敬不極此情而殺也故敬於君愛
 不極此心敬而恩殺也故敬於君愛
 於母又曰母親至而尊不尊則親之極也
 極也君尊至而親不親則親之極也
 惟父既尊且至而故曰兼也○周禮曰父情
 天屬尊無所屈故曰兼也○梁王曰
 天子章陳愛敬以辨情也
 此章陳愛敬以辨情也
 司馬氏先曰取於事父之道以事母其愛
 則等矣而敬有殺焉以父主義母主恩故

也取於事父之道以事君敬則等矣而愛
 有殺焉以君臣之際義勝恩故也父者愛
 敬之
 至隆
 范氏祖禹曰人莫不有本父者生之本也
 事母之道取於事父之愛心也事君之道
 取於事父之敬心也其在母也愛同於父
 非不敬母也愛勝敬也其在君也敬同於
 父非不敬君也敬勝愛也愛與敬同於
 之是以致隆於父一本故也致一而後能
 誠知本而
 後能孝
 吳氏澄曰愛心生於所親敬心生於所尊
 母之親與父同君之尊與父同故一取其
 愛一取其敬惟父尊親
 並至則愛敬兼隆也
 朱氏鴻曰父母皆親故取其事父者以事
 母則愛母亦同君父一理故取其事父者

孝經通釋

卷三

八

以事君則敬君亦同但父嚴而母慈愛生
 於慈故母資其愛親而君尊敬起於尊
 故君資其敬若夫父以恩則天
 親以義則嚴君故愛與敬兼之
 呂氏維祺曰資藉也言愛敬其父而藉以
 愛母敬君皆同也此本人性自然而非
 有所強故移孝為
 忠之道所由生也
 黃氏道周曰父則天也母則地也君則日
 也受氣於天受形於地取精於日此三者
 人之所由生也地亦受氣於天日亦取精
 於天此二者入之所原始反本也故事君
 事母皆資於父履
 地就日皆資於天
 李氏光地曰資即取也非誠取此以為彼
 也凡人之情愛敬兼者惟父母則專愛君
 則專敬若各取其一者士
 君子則不然義詳下節

庭棟案愛生於恩敬生於義母以恩勝君
 以義勝故各有所取而父則恩義並至故
 愛敬兼之此言士之孝而原其愛敬之情
 於合處辨其分於分處明其合總之愛敬
 無偏用事親與事君無
 二道故下文申言之

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
 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
 士之孝也長之丈切○今
 唐明皇曰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為忠矣
 移事兄敬以事於長則為順矣能盡忠順
 以事君長則常安
 祿位永守祭祀
 刑氏昂曰既說愛敬取舍之理遂明出身
 入仕之行故者連上之辭也長謂公卿大

孝經通釋

卷三

九

夫言其位長於士也。上謂君與長也。○舊說云：入仕本欲安親，非貪榮貴也。若用安親之心，則為忠也。若用貪榮之心，則非忠也。○嚴植之曰：上云「君父敬同，則忠孝不左傳曰：兄愛弟敬，又曰：弟順而敬，則忠孝不與敬其義同焉。尚書云：邦伯師長，安國曰：衆長公卿也。則知大夫已上皆是士之長。○士亦有廟，經不言耳。大夫既言宗廟，士可知也。士言祭祀，則大夫之祭祀亦可知也。皆互以相明也。諸侯言保其社稷，大夫言守其宗廟，士則保守並言者，皇侃云：稱保者，安鎮也。守者，無逸也。社稷祿位是公故言保，宗廟祭祀是私故言守也。士初得祿位，故兩言之也。○白虎通云：天子之元以別於諸侯之土也。此也。言士則諸侯之士，前言大夫是戒天子之大夫諸侯之大夫。可知也。此章戒諸侯之

孝經通釋

卷三

十

命之士，再命下士，一命公侯伯之土，一命子男，之士不命。虞氏淳熙曰：愛敬二字，愛之極便是敬。敬之立原於愛，敬兼得愛，愛兼不得敬。事君就父，亦應愛同於父，故取父子之愛。遺失了一件事，去事君之順，合這兩般不孝。祀了總來，只是一孝。君時連着。潘氏之洪曰：五等皆兼全身顯身二義。然天子以天下為身，士以致身為訓，故皆不言身。呂氏維祺曰：以敬之敬，即承上敬字。蓋以敬父之敬，事其長也。言敬父而敬兄之敬，亦在其中。李氏光地曰：天子諸侯之愛敬，自上而下，故以不惡人，人不驕，不溢言之。士之愛敬，自下而上，故以愛君敬長言之。君不專敬，而以下之事，之可謂順矣。此經原欲使人推其愛敬，父母之心，以及於人，故首說資父事母。特為起下句事君耳。至此事君，事長，乃是本意。蓋皆自父母之愛敬推之也。事長，本用敬而曰以敬，事長者世固有以。趙氏長不曰敬者，如告子之論是也。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制，適士一廟祭法，適士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官師一廟曰止皇廟，官師謂諸有司之長，東陽許氏曰：蓋中士下士也。雖立一廟，事祿位之保不易。祭祖則又有祭之典矣。祿位之保不易，祭祀之原，由於愛敬，則愛敬可或忽乎哉。

姜氏兆錫曰孝與敬分言者孝自兼敬而敬次於孝猶忠自兼順而順次於忠也
庭棟案愛敬兼盡曰孝而為忠矣長謂同朝之事其君則克盡乃心而為忠矣長謂同朝之位尊於己者事君猶父則事長猶君故以敬事後長則克致其恭而為順矣忠順不失然後爵祿能保而祭祀可守故曰蓋土之孝云保爵祿能保而祭祀可守故曰蓋土於卿大夫可知祭義通士二廟官師一廟庶士無廟此蓋指庶士無廟者言故但云祭祀又王制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孟子惟祭無田則亦不祭是也無位則無田故以能保爵祿為言耳上章言卿大夫此章言庶士而適士官師包舉於中矣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唐明皇曰忝辱也所生謂父母也
也義取早起夜寐無辱其親也

孝經通釋 卷三 十一

邢氏晁曰夫子述士行孝畢乃引小雅小宛之詩以證之也
司馬氏光曰言當夙夜為善毋辱父母
呂氏維祺曰繁露云戰兢三詩皆寓不敢之意而頌天子闕庶人謂教兆民者無取加微賴一人者
庭棟案忝辱也亦欺也引詩之意謂夙興夜寐以事君當盡其愛敬同於所生而無欺也無欺於父母矣
右第五章 今文以此為士章第五邢氏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
子曰因天之道因地之利 今文無子曰字因天作用天因地作

分地○朱子刊
誤刪子曰字
唐明皇曰春生夏長秋歛冬藏舉事順時此用天道也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各盡所宜此分地也

邢氏晁曰爾雅釋天云春為發生夏為長也謂舉農畝成冬為安寧安寧即閉藏之義也周禮大司農秋收則穫割冬藏則入廩種之則分職方氏所謂青州其穀宜稻麥雍州其穀宜黍稷利從其宜也
范氏祖禹曰因天之道用其時也因地之利從其宜也天有時地有宜而財用於是利從其宜也

孝經通釋 卷三 十二

乎滋殖聖人教民
因之以厚其生
董氏問曰天之道謂天道流行四時之運也地之利謂土地生植農桑之利也蓋順天道而不辨地利則物無以生必天道地利二者皆得而後生植成遂
有以足於衣食矣
虞氏淳熙曰農工商賈皆為庶人農順時耕獲百工無悖於時商賈日中為市是用天之制商旅通九州之貨是分地之利
趙氏起蛟曰庶人以勤四體為業必上乘天時下因地利而後用力省而成功速若上違寒燥之候是地有美利而人自棄之下失高下之宜是地有美利而人自棄之所困者幾希

庭棟案天之道如雨暘寒燠之候地之利
如魚鹽種植之宜兼農工商賈而天地
之化滋生物產以濟民命所以因天之道
因地之利者順其自然則事半功倍也
庶人以治生為本若失天之道失地
之利則先無以治生矣何以言孝

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尚切

唐明皇曰身恭謹則遠恥辱用節省則免
飢寒公賦既充則私養不闕庶人為孝唯
此而已

邢氏昂曰魏註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言
蓋而庶人獨言此謂天子至士孝行廣大
其章畧述宏綱所以言蓋也庶人用天分
地詳身節用其孝行已盡故曰此言唯此
而已庶人不引詩者
義盡於此無贅辭也

孝經通釋

卷三

三

司馬氏光曰謹身則無過不近兵刑節用
則不不足供甘旨能此二者養道盡矣明
自士以上非直養而已要
當立身揚名保其家國
吳氏澄曰謹其身不為非僻不犯刑戮用
財有節量入為出以給父母之衣食俾無
闕供也庶人謂王
畿國都家邑之民
朱氏鴻曰處事得宜用財有道既不陷於
刑戮而又能免於飢寒不惟能養父母之
口體而養志
亦在其中矣
程氏楚石曰以養為孝便是今之孝者
謹身二字多少道理便該敬字在內
葉氏鈐曰庶人養父母以謹
身節用為孝謹身即立身也
李氏光曰地曰庶人非無愛人敬人之理然
所及者狹故畧之且謹身節用則亦無怨

而不
爭矣
趙氏起蛟曰以用也從上謹身節用來故
必謹身節用以養而後可言孝不謹身節
用而妄作妄費父母對此不得謂之孝也
者矣雖日用三牲之養不得謂之孝也

庭棟案謹身猶言安分節用不妄用上
文因天之道因地之利即財用所由來然
不能安分必至犯法喪厥身家尚何言節
之有故必先能謹其身而後能節其用也
養兼衣食居處之事以養父母者承上節
及本節而言生財之道既因乎自然則以
常分則以養父母者不繼用財之道克謹乎
庶人之孝云此者明言養父母之事故曰此
指之養為孝之一端庶人能此便可云孝
非謂庶人之孝
以此為限也

孝經通釋

卷三

三

右第六章

今文合下第七章為庶人章
第六那氏昂曰庶人眾也謂
天下之眾人也皇侃云不言眾民者兼
包府史之屬通謂之庶人也嚴植之以
為士有員位人無限極
故士以下皆為庶人

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

及者未之有也已以通一本亦作以○今文

經文例不應有呂氏維祺曰天子已下指諸
侯卿大夫士與大學不同○吳氏隆元曰那
氏謂故者逮下之辭既是章首不合言故然
以故字為章首如中庸故至誠無息亦然不
疑也

唐明皇曰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
孝道同致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言無

孝經通釋

卷三

五

此理故曰未有
那氏曰五等尊卑雖殊至於奉親其道
始貴賤之異也或自庶人其孝道則無終
孝自古及今未有此理蓋是勉人行孝之
辭也○孝道包含之義廣闊塞乎天地橫
乎四海經言孝無終始謂難備終始但不
致毀傷立身行道安其親始謂難備終始
孝則行成名立不必終始皆謂難備終始
必及之忠無不之理固非孝道不終始不
及未之有也○謝萬以爲無終始恒患不
庶人若謂我賤而患之辭也劉歆云禮不
有也此但得憂不及之理而失於身少賤
之義也○鄭曰諸家皆以爲患及身少賤
忠憂也廣雅曰患惡也又若案註說文云
及之義凡有四焉大意謂有患貴賤人
孝無不及之憂非以患爲禍也論語不患
患之不己知又曰不患無位又曰不患寡而
也惟蒼頡篇謂患爲禍孔鄭韋王之學引
之以釋此經故皇侃曰無始之言已成悟
之善惡禍何必及之則無始之言已成悟
設也禮祭義曾子說孝曰衆之教曰孝
其行曰養養可也卒爲難敬之教曰孝
爲難安可也卒爲難敬之教曰孝
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難矣夫以曾參
行孝視承聖人之意至能終孝道尚以
爲難則寡能無識固非所企也今爲行
不終禍患必及此人偏執詎謂通經鄭曰
惟影響斯則必有災禍何得稱無也答曰
來問指淫凶悖惡之倫經言戒不終美善
之輩論語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曾子曰

孝經通釋

卷三

六

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又此章云以養
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僅有能養而不能終
庸詎識孝道但使無宜節同淫慝也古今
及於災便是比屋可貽禍矣而當終令
始者謂孝行有終始也謝萬云言爲人無
憂不謂孝行有終始也謝萬云言爲人無
故鄭註云善行有終始也謝萬云言爲人無
何者孔聖垂文包有於此善曾子所以稱
高卑則因心而行無上下盡力隨分寧
說此則常情所味矣子夏曰如始有孝之
一遇聖人常情所味矣子夏曰如始有孝之
制旨曰嗟乎百姓施化惟待聖人千載方
地之不可遠也朕窮五孝之說人無貴賤
然則聖人之德豈云遠乎我欲之而斯至
何患不及哉
司馬氏光曰始則事親也終則立身行道
也患謂禍敗言雖有其始而無其終猶不
得免於禍敗言雖有其始而無其終猶不
其親未足爲孝也
范氏祖禹曰庶人以養父母爲孝自士已
上則莫不有立身者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以守宗廟爲孝諸侯以保社稷爲孝卿大
愛敬之道則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始於
事親終於立身者孝之終始自天子至於
庶人有也天子不能終有始而禍患不及
之有也天子不能終有始而禍患不及
穉卿大夫不能守宗廟士不能守祭祀庶
人不能養父母未有
董氏聘曰夫子既條陳五孝之用具言孝
道之極至謂以此之故上自天子下至庶

孝經通釋

卷三

七

人各盡其孝而終始則必及之如前
 所云苟或雖知為孝而無終始則必
 及之不得如前所云蓋孝雖有五等之
 別其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則天子至於
 通人而一戒矣故夫子
 朱氏申曰貴賤雖殊孝道則一而謂有始
 無終而曰貴賤難為患不能事親立身
 吳氏澄曰患難不能事親立身則侯不
 難必及之甚則天子不能保其天下諸
 能保其國卿大夫不能保其身也
 家士庶人不能保其身也
 虞氏淳熙曰何稱孝道要一人停了一
 沒一箇不行這孝稱至德要道今看五
 節有立身不節時更收種種不同卻元
 來是不變不遷的真體要尋他敬居處
 得尋他起頭處不得真是無物不有無
 不然世人只因日用平常忽畧了他每
 每患他有不到處豈有不到處也
 蔡氏悉曰夫孝天性也始何所終何所
 終本乎至情隨分自盡無有患其不及
 也大本乎至情隨分自盡無有患其不
 養以酒肉其道一也
 朱氏鴻曰夫孝因乎心者也所有所發
 無間於內外無久無暫而頃刻不可離
 嘗有終始乎人病不求耳因心以孝則
 豈有終始乎人病不求耳因心以孝則
 其分有此理乎夫子列五等之孝而教
 亦甚易耳故終之以孝無
 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呂氏維祺曰患作禍患之患與下災害
 亂五刑大亂等語相合令人悚然起畏
 李氏光地曰孝無終始而患不能及乎
 始也孝無間於終始而患不能及乎孝

孝經通釋

卷三

六

無是理也
 姜氏兆錫曰患之言害凡五孝皆言立
 行道之實而守身之害凡五孝皆言
 結之或疑終始而患自無也故反言
 善養人第患不能立身耳豈能顯揚
 乎首章無孝所生即揚名顯親也庸
 始皆不言孝中於孝之終及此孝無
 則為一故者總承上五孝而詳之
 始者承上五孝而詳之
 五孝之目不過舉其大概而中其義
 盡無孝之目不過舉其大概而中其
 及於孝因非名心所可具隨分盡力
 有也與論語我未見力不足於孝者
 首章孝之始終此云無終始正所以
 事理之無終始也凡言終始則先後
 謂言終始則循環無已之謂義本不
 終指立身始指事親可知矣
 右第七章 前文連上章為庶人章說見
 章合為一章朱子曰此章一節夫子
 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所記也疑所
 引傳記其本經文止如此其下則或
 考之傳記以釋經文乃經之傳也竊
 離析其非至或失傳自漢以來諸儒
 莫覺其非尤者蓋經之首統論孝之
 又中乃敷陳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
 始也孝而其末結之曰故自天子已
 之孝而終

孝經通釋

卷三

九

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脈絡貫通同是一時之言無可疑者而後人妄分以爲六七章又增子曰及引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使其文意分斷間隔而讀者不復得見聖言全體大義爲害不細故今定此六七章者合爲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其傳文之失又別論之如左方○吳氏澄曰澄謂以上經文朱子合其離析去其增加以復於舊既得之矣然細味之則與大學經文純是聖言者頗覺不侔終於立身下敷陳五孝語辭體段各異似非同出一時諸侯卿大夫士三節尤爲繁複疑亦有掇取他書傳會其間者但自周末先秦時已有之蓋如二記三傳所載聖言雖皆出於七十子之徒而所傳所聞

孝經通釋卷第三終

孝經通釋卷第四

嘉善曹庭棟學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地

之義人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

切下同○今文之經之義

之行三句下並有也字

唐明皇曰參問行孝無限高卑始知孝之

爲大也經常也利物爲義孝爲百行之首

人之常德若三辰運天而有常利言人法則

而爲義也天有常明地有常利言人法則

天地亦以孝

爲常行也

邢氏昂曰經常書傳通訓也易文言曰利

物足以和是利物爲義也鄭註論語云

孝爲百行之本言人之爲行莫先於孝易

曰常其德貞孝是人之常德也則知貴賤

雖別必資孝以立身皆貴法則於天地云

者地有利物之義又云天地之經而不言義

言地則爲義合而言之則爲常也

程子曰或問孝天之經地之義何也曰本

乎天者親上輕清者是也本乎地者親下

重濁者是也天地之常莫不

反本人之孝亦反本之謂也

孝經通釋

卷四

一

司馬氏光曰言孝者天地之常自然之
道民法之以爲行耳其爲大不亦宜乎
范氏祖禹曰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資
始則父道也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資
生則母道也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資
孝者天之經地之義萬物莫不親於地故
孝者地之義順天地之道順而巳矣經者
之常也義者順天地之宜也不順則物不生天

地順萬物故萬物順天地民生於天地之

間為萬物之靈故能則天地之經以為行

在天地則為順在人

則為孝其本一也

直解曰這箇孝在人是經常的道理在地

是合宜的道理在人是百行中頭一件事

天上運轉日月星辰地上發生草木萬物

不曾停住人將天地做法則行的孝道也

住了

楊氏簡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此

道通明無可疑者人堅執其形牢執其名

而意始分無不疑者人堅執其形牢執其名

不一人心無體無所不通無所限量是故

事親之道即事君之道即事長之道即慈幼之道

即應事接物之道即天地生成之道即日

月四時之道即鬼神之道

孝經通釋

董氏傳曰天以陽生物父道也地以順承

天母道也天以生覆為常故曰經地以承

順為宜故曰義父母人生天地間稟天地之性

如子之肖像父母也得天之性而為慈愛

得地之性而為恭順慈愛恭順即所以

為孝故孝者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也

吳氏澄曰經如布帛在機之義孝者天地之

定者也義裁制得宜者也蓋孝者天地之

理民效法而行之經而義在其中矣

又總言天地之經而義在其中矣

虞氏淳熙曰孝在混沌之中生出天來天

就是這箇道理生出地來地就是這箇道

理生出人來人就是這箇道理因他常明

喚作天經因他常利喚作地義因他常順

喚作民行○河間獻王問董仲舒曰夫孝

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時春

木主生夏火主長季夏土主養秋金主收

冬水主成是故父之生其子長之父之

孝經通釋

卷四

三

母故事父母如事天地是孝乃

天之經地之義而民之行也

朱氏軾曰經是總名

義是纖悉不棄處

吳氏隆元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

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為三

極大中與矩者仁義之

實非孝則人極不立矣

耿氏介曰經者常也天以生物為常這生

物之心在天為元賦於人為仁仁主愛而

愛莫先於事親可見這孝之原頭是本天

之常道來故曰天之經義者宜也地以利

物為宜地統於天而義本於仁物得天之

元氣以生大統於天而成小仁以成小使

得其所以生大統於天而成小仁以成小

民愛物使事各得其仁理以成小使物各

發用便與地之利物相似故曰地之義民

統人而言民戴天履地居仁由義而孝為

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

所為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乃天之道也

故曰夫孝天之經也此之謂也風雨者地

之為地不孝天有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

大忠矣士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

孝者地之義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此為

也王曰善哉

張氏雲鸞曰孝之為道豈自先王有之哉

人生有常之德若日月星辰運行為利而

有常山川原隰分別土地而為利而民

是則四時之常言天有日月星辰明於下紀

乎四時之常言天有日月星辰明於下紀

所生地有山川原隰動植萬物產之常人事

因之以最善夕陽以養無違此

皆人能法則天地以養無違此

李氏光地曰會子既問夫子之教故歎孝

之大夫子因極言之謂天地為萬物之父

孝經通釋

卷四

三

母故事父母如事天地是孝乃

天之經地之義而民之行也

朱氏軾曰經是總名

義是纖悉不棄處

吳氏隆元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

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為三

極大中與矩者仁義之

實非孝則人極不立矣

耿氏介曰經者常也天以生物為常這生

物之心在天為元賦於人為仁仁主愛而

愛莫先於事親可見這孝之原頭是本天

之常道來故曰天之經義者宜也地以利

物為宜地統於天而義本於仁物得天之

元氣以生大統於天而成小仁以成小使

得其所以生大統於天而成小仁以成小

民愛物使事各得其仁理以成小使物各

發用便與地之利物相似故曰地之義民

統人而言民戴天履地居仁由義而孝為

孝經通釋

百行之原故曰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總束上文順敘之辭趙氏起蛟曰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此聞言有得而歎美之辭夫子前言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不過即其用之係於一身者而言此一言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從本體合此言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無二理也無二處示人明人與天地無二其經而天地與人始判然有二今能一則效便復與天地為一其則到盡處即是聖人踐形惟肖之功而參天地贊化育亦不難矣張氏步周曰天心仁愛而一本之愛為秉彝之愛豈非天經地義人道承而大孝順親為利物之長和豈非地義人道承而大孝順親而孩提稍長具愛敬之良豈非民行是則性則而效之天效其能地生其順人固以為孝經通釋

孝經通釋 卷四 四

姜氏兆錫曰經之言紀謂日月星辰之成象燦然其有紀而孝之為經如之義之言理謂山川原隰之成形成其有義之言性溫乎其有德而孝之為行於見焉是則之則自烝民同具而言也庭棟案論孝而推本於天地明其所以大也天之經謂自然之常理地之義謂當然之正道人之行謂循乎自然之常理由乎當然之正道天地俱謂之經者天統乎地明人兼聖凡而言則法也天地之經而人即法之以為孝行者也

因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因其教不

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治直吏切○今文因唐明皇曰法天明以爲常因地利以行義順此以施政教則不待嚴肅而成理也順其明地無立極之統無以常其利人無以身之本無以常其德然則五土分植而一宜之者大順之理也夫愛易知而有親因順是以因和以愛則易知而有親因樂之政則易從而有功愛敬之化行而禮樂之政則易從而有功愛敬之化行而禮樂之利以行義故能不待嚴肅而成可久可業焉司馬氏光曰王者逆於天地之性則教肅而民不從政嚴而事不治今上則天明下則地義中順民性又何必待於嚴肅乎范氏祖禹曰天地以爲行者民也則天地以爲道者王也故上則因天之明下則因地之義教不肅而政不嚴而治皆因人心中也董氏問曰衆人之中又有聖人者出法天道之明因地道之義以此順天下愛親敬長之心而治之是以其爲教也不待戒肅而自成其爲政也不假威嚴而自治無他孝者天性之自然人心所固有是以前政教之速化如此吳氏澄曰上文言民以天地之理而爲行此言聖人以天地之理而爲教也明理之顯著者即所謂經也因遵依也教者化誨而使之效政者勸禁而使之正也肅言其聲容嚴言其法令信從其教之謂成服從其政之謂治

孝經通釋 卷四 五

孝經通釋

卷四

六

虞氏淳熙曰前說有至德要道以順天
下正為根原係天地人之自然故也
蔡氏悉曰乾以易知則天之明不慮之良
知也坤以簡能因地之利不學之良能也
利即坤不習無不利之利良知良能之
行也愛敬生於孩提仁義達之天下沛然
而不可禦也教成而政治矣以順
潘氏之淇曰乾知大始主知言故曰明坤
作成物以作言故曰利明有炳然常照意
善利有噴然
呂氏維祺曰民不能自則聖人乃則之也
經故常明義故利物則其明因其利以順
天是以其敬之心而利之政
教是以其化之神而此
黃氏道周曰法之則明固之則利舍是則
無以和睦於上下是故孝也者天下之大
順也
葉氏鈐曰順如水之就下是以
其為教也不令而行不疾而速
李氏光地曰天經曰明所謂天之明命嚴
之稱也地義曰利所以利養萬物慈之意
為順也教不肅而本然之理以制民行所以
不嚴而治者以其教化之也身先
之者教之本政治之者教之輔
吳氏隆元曰天有常明日月是也地有常
宜山澤是也日月順乎天山澤順乎地人
子順乎親皆萬古不易之常理故
聖人則天明因義以順天下也
趙氏起蛟曰民必以經為則而始成其為
人而有不盡則者聖人憂焉爰立為則天
因地之教蓋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
人之身無一毫矯揉造作於其間

孝經通釋

卷四

七

庭棟案因依也猶則也此自聖人立極者
而言承上文言天地之經惟為民則所以
聖人因天之明因地之義其則天地以盡
孝如此而即之以順天下之民亦順其所
同則者而已變經曰明極言其理之顯若
如七政之麗天而迭運是也義不更言明
者五土燥溼之宜地有實象可驗故也而
其順之之術曰教曰政惟其順也故教可
不肅政可不嚴教主勸導
故曰成政主法令故曰治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
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
以敬讓而民不爭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
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道音導好呼報切惡烏
路切又並如字○今文
○朱子刊誤刪此節及下節凡六十九字
唐明皇曰見因天地教化人之易也君愛
其親則人化而無不慕則人起心而行之
讓則人化而無不慕則人起心而行之
心則和睦矣示好以禮以檢其跡樂以正其
邪氏昂曰鄭註言先王見天明德利有益
於人因之以施化行之甚易也○王註言
有遺忘其親之道則人化之皆能行愛敬無
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是也○易稱君子進
德修業又論語云百姓是也○易稱君子進
衰薦御穀云說禮樂而敦詩書義之
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且德
義之美是天子所重為羣情所慕則人起發
道作導○司馬氏光曰教當作孝聲之誤也

心志而效行之。○魏註案禮記鄉飲酒義云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言君身先而後財則天下之人自息貪競也又禮記云樂由中出禮自外作中謂心在耳中也外謂跡見於外也由心以出者宜聽樂以正之自跡以見者當用禮以檢之故之謂檢束也○案樂記云先王之制禮樂也自和聲也○樂記云先王之制禮樂也當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故示有好必賞之令以引喻之使其慕而歸善也示有惡必罰之禁以懲之

孝經通釋

卷四

八

范氏祖禹曰先之博愛者身先之也博愛者無所不愛况其親族其可遺之乎上之者為不令而從故君能博愛則民不遺其親矣陳之以德義德者得也義者宜也得於已宜於人必可見於天下則民莫不與行矣為上者不可不敬為國者不可不讓先之以敬讓所以教民不爭也禮非玉帛之謂樂非鐘鼓之謂禮以修外主於節樂以修內主於和天敘有典天秩有禮五典五禮所以奉天也有序則和樂故樂由是生焉有序而和未有不親睦者也上之所好不必賞而勸上之所惡不必罰而懲好人君為天下示其知所禁甚於刑賞故朱氏申曰先王見得好惡所在而已所以先推愛親之心以博愛其民可以化民有遺其親者陳說德義之美而民皆興起於所行先以恭敬遜讓率民而民無有相

爭鬪者道引也道民以禮而防其偽道民以樂而防其情而民自然和睦示之以好使民趨之示之以惡使民避之虞氏淳熙曰先王把愛父愛母極大的愛來順天下天下人自然不忍遺棄二親就將此仁愛之所統喚做德義的與他陳說一番眾人的敬讓來順天下人自然不敢敬母的敬讓來順天下人自然不敢好勇鬪狠就將此敬讓之文喚做禮樂的與他開導一番眾人的御節和順親睦又將禮樂之情喚做好惡的與他披露一番眾人的便都怕犯禁令矣曰博愛曰德義曰敬讓曰禮樂曰好惡乃孝之支先王之教也曰莫遺親曰興行曰不爭曰呂氏維祺曰教承上不肅而成之教言政教皆可以化民而以孝立教其化尤神是以

孝經通釋

卷四

九

先王有見於此而必以身先之也博愛者以身前乎民故兩曰先之德義之美可布故陳之禮節樂和有節文聲容可以昭明勸戒故示之此五者則黃氏道周曰孝教而可以化民則嚴肅之治何所用乎孝教也教以因道道以因性行其至順而先王無事焉博愛者孝之施也德義者孝之制也敬讓者孝之情也五者先王所以教也虞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敬寬在於上親遜著於下二者唐虞之所以成治也毛氏奇齡曰或問孝本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故其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是成教者孝之教也而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則所云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者非孝之

孝經通釋

卷四

十

教而教之效矣故溫公改教為孝然則改
 之豈過乎答云聖人之言矢口成文無邊
 無幅非可量其短長而齊其參錯中庸取
 人以身脩身之效也既而曰思脩身不可
 以不知人則取人又脩身之功矣故此章
 初言孝繼言教而其言教則又雜出之以
 德義敬讓禮樂好惡諸名如中庸初言人
 存繼言脩身而其言脩身則又雜出以仁
 道義禮事親
 知人諸名也
 葉氏鈐曰天經地義人行天一人一理
 博愛德義敬讓禮樂好惡聖凡一心
 李氏光地曰見教之可以化民舉中之辭
 也先之以博愛敬讓者推其孝以行愛敬
 身先之博愛敬讓之本也陳以德義導以
 有賞罰懲勸法禁坊之具也示以好惡則
 設政之事而教之輔也
 耿氏介曰博愛謂百方去敬愛其親張子
 所謂聚百順以事親是也博愛句是孝主
 腦下四句
 推開說
 姜氏兆錫曰承上文言先王見孝之可以
 化民如此故既先之因以陳之導之示之
 而民無不化也先王非謂化民而始身先
 以孝蓋明帥下之理如此以起陳之導之
 示之之意耳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或
 問先之博愛之下繼以禮樂何也曰非謂博
 不關禮樂敬讓無與德義也但愛敬同原
 而異用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故繼愛以
 德義禮者敬而已矣故繼敬以禮樂後章
 亦云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禮以
 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此推之
 其義可見

孝經通釋

卷四

士

庭棟案上文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但
 言其理如此尚未明指政教之實事及治
 成之明效故復申明言之先王即因天因
 之教明教孝也上言政教而此獨言教者
 教可以化民者也惟其因天因地而教
 以確見其如也愛敬即愛敬二字推原之
 之身先之也愛敬即愛敬二字推原之
 仁民愛物廣而推之敬而曰讓事兄事長
 類而及之陳者陳說德謂仁義禮智之德
 義謂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義德
 者博愛之原故先之而後又陳之其志
 禮樂以修外檢束其體樂以修內和平其
 禮樂者敬讓之跡故先之而後又陳之其
 之不肅可知而民莫有遺棄其親則已
 化於博愛矣且更與起而教行則化於德
 義有然而民不相爭鬪則已化於教之不
 且更各相和睦則化於禮樂有然教之不
 肅而成如此示之謂立法以示之率教之
 民則當好惡者有罰以為勸懲是所謂政
 則不當好惡者有罰以為勸懲是所謂政
 犯也民知禁者知不率教之有罰而不
 犯則又化於政者政特輔乎教之意其詳
 教而畧此於政者政特輔乎教之意其詳
 畧言
 之也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一本作赫
 唐明皇曰赫赫明盛貌也尹氏為太師周
 之三公也義取大臣助君行化而人皆瞻
 仰之
 邢氏曷曰毛傳太師太傅太保周之三公
 尹氏時為太師故曰師尹也○孔安國曰

孝經通釋

卷四

主

具皆也爾女也人具爾瞻謂人皆瞻女也
○此章再言先之是君身行率先於物也
陳之導之示之是大臣助君為政也夫政
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
事者之罪也人君為政有身行之者有大臣
尹大臣也人君為政有身行之者有大臣
助行之者人君為政有身行之者有大臣
故引以結之也皇侃以為無先王在上之
詩故斷章引太師
之什今不取也
司馬氏光曰具俱也言上
之所為下必觀而化之
直解云赫赫是威嚴光顯的意思夫子引
詩來說道周朝的大師尹氏百姓都瞻望
着他這箇正說在上而的人百
姓都看管不可不先行孝道
虞氏淳熙曰夫子引節南山詩謂尹氏不
過是太師百姓且瞻望他況明明天子為

孝經通釋

卷四

主

四海具瞻可不
立教以化民乎
呂氏維祺曰此章與天子之孝互相發明
先王天子也教德教也博愛敬讓者愛敬
盡於事親也德義三者皆德教也先之陳
之導之示之加於百姓也民莫遺其親之
五者刑於四海也引詩之言師尹者況一
人也民兆民也具瞻者賴之也○案大學
平天下章亦引此詩朱子註曰言在尊位
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又曰古人引詩多
斷章取義或姑借其辭以明
已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
黃氏道周曰言夫嚴肅之不
可為治也具瞻所以教慎也
葉氏鈔曰此詩刺幽王用尹氏以致亂孔
子引之隱然謂幽王不能以孝治天下為
後世炯戒也大學引節南山之
什為不能絜矩之戒其意亦同

孝經通釋

卷四

主

趙氏起蛟曰此詩周家父刺幽王用尹氏
以致亂而作此則言其係天下之望之辭
也以致見居高者不可徒恃爵祿
之崇而以民之視聽為可忽也
庭棟案引詩言師尹者借以明具瞻之意
蓋孝為天地之經民則之以為行但民不
能自政教以化之也
右第八章 今文以此為三才章第七邢
謂之三才曾子見夫子陳說五等之孝
既畢乃發歎曰甚哉孝之大也夫子因
其歎美乃為說天經地義人孝之行事可
教化於人故以名章次五孝之後○朱
子曰此以下皆傳文而此一節蓋釋以
順天下之意當為傳之三章而今失其
春秋左氏傳所載子太叔為趙簡子道
春矣但自其章首以至因地之義皆是
子產之言唯易禮字為孝字而文勢反
不若彼之通貫條目反不若彼之完備
明此襲彼之通貫條目反不若彼之完備
溫公改教為孝乃得與上文不相屬故
德義敬讓禮樂為孝乃得與上文不相屬故
裂取他書之問答但文而強加枉綴以為
前段文雖非是而理猶可通存之耳然其
至於後段則文既而理猶可通存之耳然其
之可以化民而後以博愛非先之於理又已
悖矣况先之而後以博愛非先之於理又已
序若之何而能使民不遺其親邪其所
引詩亦不親切今定先王見教以下凡
六十九字並刪去○吳氏澄曰右傳之
四章釋教之由生刪去六十九字依
刊誤○姜氏兆錫以此為第三十章謂孔
子因曾子歎孝之大而首明其所以大

孝經通釋

卷四

主

子產之言唯易禮字為孝字而文勢反
不若彼之通貫條目反不若彼之完備
明此襲彼之通貫條目反不若彼之完備
溫公改教為孝乃得與上文不相屬故
德義敬讓禮樂為孝乃得與上文不相屬故
裂取他書之問答但文而強加枉綴以為
前段文雖非是而理猶可通存之耳然其
至於後段則文既而理猶可通存之耳然其
之可以化民而後以博愛非先之於理又已
悖矣况先之而後以博愛非先之於理又已
序若之何而能使民不遺其親邪其所
引詩亦不親切今定先王見教以下凡
六十九字並刪去○吳氏澄曰右傳之
四章釋教之由生刪去六十九字依
刊誤○姜氏兆錫以此為第三十章謂孔
子因曾子歎孝之大而首明其所以大

者由於法天地以施大順之教也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

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

歡心以事其先王今文歡作惟下並同

唐明皇曰言先代明聖之王以至德要道

化人是為孝理小國之臣至卑者耳王尚

接之以禮況於五等諸侯是廣敬也萬國

舉其多也言行孝道以理天下皆得惟心

則各以其職

邢氏曷曰章首稱子曰者事記更別起端

首也尚書洪範云曆作聖左傳昭臨四方

日明明王則聖王之稱也是此指前代聖

王經言明王還指首章之先王也以代言

孝經通釋卷四

之謂之先王以聖明言之則為明王案五

等公為上等侯伯為次等子男為下等小

國之臣謂子男卿大夫言雖至卑盡來朝

聘天子以禮接之是皆廣敬之道也得諸

侯之權心以禮接之是皆廣敬之道也得諸

以其所職貢來助天子之祭也經稱先王

有六皆指先代行孝之祖考云

司馬氏光曰遺謂簡忽使之失所也莫不

得所欲故皆有歡心以之事先王其孝執

焉大

范氏祖禹曰天子不敢遺小國之臣則待

公侯伯子男以禮可知矣上以禮待天下

以禮事上而愛敬生焉愛敬所以得天下

之歡心也以萬國歡心而事先王此天子

孝之大

者也大

董氏謂曰小國之臣謂土地褊小不能五

十里附於諸侯曰附庸是也夫子言昔者

明哲之至王以孝治天下而治理天下推其

之心至於附庸小國之臣尚不敢遺忘而

況公侯伯子男大國之臣乎以此之故所

以得天下萬國之歡心天子建國公侯地

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公五十里

萬國皆得其歡悅之心則尊君親上人心

和而王業固以此事奉其先王則孝道至

矣蓋明足不怠於微賤則萬國歸心先王

以有行而不敢之則祇懼之誠也即經言天

世蓋不夫之不敢惡則祇懼之誠也即經言天

子之孝不夫之不敢惡則祇懼之誠也即經言天

慢於人是不也

吳氏澄曰以孝治天下者謂天子能孝於

先王而推其愛敬於一家一國以及天下

孝經通釋卷四

之萬國也遺謂忘之而不省錄小國之臣

謂子男之卿大夫萬國統五等君臣而言

蓋能孝於先王然後能推之以及天下而

有未至也天子無生親可

孫氏本曰承上章言民之感化在下而樞

機在上故先王以孝治天下惟推愛敬其

親之心不敢惡慢於人不

遺者愛也不敢遺慢於人不

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夫得萬國而

不得其歡心雖

李氏光曰上章所謂先之以博愛敬讓

者推孝之心以行其愛敬者也此章所言

則以愛敬而得人之歡心以成其孝者也

自有天下國家者皆然足以發明自天子

至庶人之

孝之說

孔氏尚熹曰只此孝治天下之一言該盡

帝王之道

矣漢室諸帝皆諡曰孝得古人

之意

趙氏起蛟曰公侯伯子男與小國之臣皆

人之屬也事其先王而得萬國之惟心可及

細民也施愛敬於下者及身而止下之致愛

敬於上者兼隆乎祖考治天下

誠貴夫孝而孝隆乎祖考治天下

萬國之惟心曰明王誠在乎愛敬也

注故雖小國之臣此不遺其親一點孝思所

展其孝思而況五等且令之各得隨分以自

宗廟之惟心玉帛來所以助祭乎先王而

孝親之惟心玉帛來所以助祭乎先王而

孝經通釋

卷四

六

事先王之孝思始展天下之孝

思與之俱展此天子之孝也

姜氏兆錫曰明猶聖也前二章稱先王以

世言之也此章稱明王後章稱聖人君子以

德言之也此章稱明王後章稱聖人君子以

以其職來助祭也

庭棟案此章言明王孝治天下之驗遺猶

念也小國之臣者謂事死如生對明王而言

故曰臣稱先王者謂事死如生對明王而言

末節云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也言

以我愛親敬親之心推及乎臣下而不敢

或遺則有以得萬國之歡心還致愛敬於

我而即為孝之極下二節言諸侯卿大夫分

位有尊卑故各以類舉

至於感應之間其義一也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

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

唐明皇曰理國謂諸侯也鰥寡國之微者

則皆恭事得所統之歡心

邢氏曰魏註案周禮云體國經野詩云

生此萬國親諸侯是諸侯之國也王制云

建萬國此言理國諸侯是諸侯之國也王

天下此言理國諸侯是諸侯之國也王

無妻者謂之鰥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天

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詩云彼都人士左

傳云多殺國之士舊解士知禮義又曰士

居官授職謂之士舊解士知禮義又曰士

夫之國得稱謂之士舊解士知禮義又曰

治其國故得稱謂之士舊解士知禮義又

統理是也祭享四時及禘祫也於祭享之

孝經通釋

卷四

七

時恭其職事獻其

所有以助於君

司馬氏曰凡在位者

之也士謂凡在位者

范氏祖禹曰治國者

夫不獲其所以治國

諸侯之國與成厥功

自盡民之主與成厥

侯之於國與成厥功

得其養則於國與成

董氏曰則於國與成

則農工之賈也諸侯

亦舉小之族姓然大

謂民之族姓然大耳

族大夫之族姓然大

與經言諸侯之孝相

歡心即長守富貴之

本也

孝經通釋

卷四

六

庭棟案治國者以孝治其國也不敢侮鰥寡書云無虐鰥獨是也土爲四民之一曰士民者兼四民而言鰥寡士民統謂之百姓百姓言其衆大學云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國之所重者百姓故不言卿大夫而言百姓也稱事其先君者天子稱先王則諸侯稱先君矣餘義並同上節

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

失舊本誤作侮案古文
傳自劉炫解經作失

可據見下
邢氏疏

唐明皇曰理家謂卿大夫臣妾家之賤者
妻子家之貴者卿大夫位以材進受祿養
見告能孝理其家則專

親若能孝理其家則得
小大之權心助養其親

刑氏曰案尚書費誓曰竊牛馬誘臣妾
孔安國云誘偷奴婢既以臣妾爲奴婢是
家之賤者也禮記哀公問於孔子孔子對

也敢不敬與是妻子家之貴者也若能孝

謂妻子也天子諸侯繼父而立故言先王

先君大夫唯賢是授居位之時或有俸祿以逮於親故言其親也此言事親生之義

也若親以終沒亦當言助其祭祀也○劉炫云遺謂意不存錄侮謂忽慢其人失謂

不得其意小國之臣位卑或簡其禮故云

不敢遺也。鰥寡人中賤弱或被入輕侮欺

陵故曰不敢侮也臣妾營事產業宜須得其心力故云不敢失也明王況公侯伯子男諸侯士民卿大夫況妻子者以王者

男諸侯泥士民卿大夫泥妻子者以王者
尊貴故泥列國之貴者諸侯差卑故泥國
中之卑者以五等皆貴故泥其卑也大夫

中之與者以五等皆貴故涉其與也大矣
或事父母故況
家人之貴者也

范氏祖禹曰治家者必御臣妾以道待妻
子以禮然後可以得人之歡心而不辱其

親矣

董氏曰此言卿大夫之孝治士庶人亦井舉矣古者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

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所謂臣妾也臣妾賤而疎妻子貴而親人之情常厚

於親貴而薄於疎賤而昔之卿大夫以孝治其家者推其愛敬之心曾不敢失於臣

孝經通釋

卷四

九

孝經通釋

卷四

辛

妾之心彼疎賤者尚如此

而況於妻之親大謂不得其心人通妻敬

於一家之人也失謂不得其心人通妻敬

臣妾言於臣不失則子可知於妾不失則

妻可知如能是乃所以事其親也蓋能孝於

父母然後能推之於其親者有未至也

惟心否則能推之於其親者有未至也

呂氏大臨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

莫大乎順順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

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故身不道不

於妻子之志而無違也故身不道不

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呂氏維祺曰上節及此節言明王孝治天

下之教有以感化之非上節為諸侯之孝

此節為卿大夫之孝也觀末節可見

故明王之孝治天下如此可見

庭棟案治家者以孝治其家也失謂失其

待之之道臣妾亦有貴賤此就賤者言

貴臣貴妾明臣妾亦有貴賤此就賤者言

之妻盡乎齊也子者嗣也家之貴者也妻

事言則死事又可知與前二節稱先王先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

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

天下如此

夫音扶享如字又賈氏昌朝曰享

切災一本作獻也呼兩切神受其獻曰享

讀作變非一本今文孝治天下古文亂作

唐明皇曰夫然者然上孝理皆得惟心則

存安其榮沒享其祭然上敬下懼存安沒

人用和睦以致太平則災害禍亂無因而

起言明王以孝為理則諸侯以下化而行

之故致如

此福應

邢氏昂曰此總結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孝

治也言明王孝治天下則諸侯以下各順

其教皆治其國家也如此各得惟心親若

存則安其孝養沒則享其祭祀故得和氣

降生感動昭昧是以普天之下和睦太平

災害之萌不生禍亂之端不起此為明王

之以孝治天下故能致如此之美○皇侃

云天反時為災謂風雨不節地反物為

妖即害物謂水旱傷禾稼也善

則逢殃為禍臣下反逆為亂也

司馬氏光曰治天下國家者苟不用此道

則近於危辱非孝也災害不生天道和禍

國以孝治其國家以孝治其家以致和平

之應

范氏祖禹曰知幽莫如顯知死莫如生能

事親則能事神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

之其理然也災害天之所為也禍亂人之

所為也夫孝致之而塞乎天地禍亂之而

乎四海至於陰陽和風雨時故災害

不生禮樂與刑罰措故禍亂不作

眞氏德秀曰人和則天地之和也應其始

推愛敬親之心以及人其終獲愛敬人之

應以及親所謂孝治天下者如此後世之

君虐民慘禍至危親以及宗廟然後知聖

也

朱子曰和氣無害無由

而王平曰其禍爾無由而作
吳氏澄曰親安指事親而言鬼享指事先
王先君而言享饗通謂歆享其祭舉天下
則國家在其中和平謂各得其懽心而無
有乖戾偏頗也天災之甚者爲害人禍之
甚者爲亂由鬼享而上達則天道順而無
災害由親安而下達則人道順而無禍亂
此以孝治天下之極功也

卷四

虞氏淳熙曰凡人含怨忍辱屈意服事於人受他服事享用終不安樂如今聚着這許多懽心事生存的父母父母心裏也懽喜有甚不安樂處聚着許多懽心去事公過的父母父母的神靈也懽喜有甚不歡享處

趙氏起蛟曰天下有天下之災害禍亂國
家有國家之災害禍亂而能各盡其愛敬
以成夫孝治則不生不
作天下國家一而已矣

張氏步廣曰普天之下凡用和睦以致太平天災人害自然不生內禍外亂自然不

作明王孝治天下
如此其神效也

庭棟案此亦上文三節夫發語斷然者猶云如是指不敢遺與傷與失而言安之享之兩之字指得歡心以奉事者而言和平卽和睦以一家言曰和睦以天下言曰和

唐明皇曰覺大也義取天子有

唐明皇曰覺大也義取天子有大德行則四方之國順而行之
邢氏曷曰夫子述昔時明王孝治之義乃引大雅抑篇贊美之○鄭詩箋云有大德

行則天下
順從其教

司馬氏光曰覺大也直也言王者有大直之德行謂以孝治天下故四方之國無敢逆之

卷四

范氏祖禹曰以天下之大而

莫不勝方一人惟能孝也
虞氏淳熙曰孔子恐曾子尚疑人各一心
因甚這等通貫便露出箇覺字來見得良
知交徹的妙處乃引詩言人能抑抑敬慎
做得恭人方做得哲人哲人有覺悟處德
行從覺悟處成就他的靈覺之心就是四
方臣民的靈覺之心心心相通有何隔礙
因此四國

順之也

黃氏道周曰覺者所謂教也教者所謂孝也民心不懽天下不順雖貞子無以順於父母故孝爲綱也

父母萌災害福爵則民心之不順爲之也
和氣生則衆志平衆志平則怨惡息天人

交應而鬼神從之書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蓋言順也庭棟案覺者如先覺覺後覺之覺德行猶孝行謂有覺民以孝行者孝本順德則四

方之民無不順從之上以順感

右第九章

氏今文以此為孝治章第八那

治天下也前章明先王由孝而天地順人情

以為教此章言明王由孝而天地順人情

章次三才之後也○朱子曰此一節釋

民言雖善而亦非經文之意為傳之四章

其言雖善而亦非經文之意為傳之四章

孝而和此以和而孝也引詩亦無甚經以

且仍舊耳後不言合端無所隔礙故今得

澄曰右傳之二章釋以順天下民用和

心者和睦無怨以孝治者順天下民用和

非經文正意蓋經以孝而此言雖善而

孝證謂此傳正是發明經中以此以孝而

之意所謂以事先王以事先君以事先親

孝經通釋

卷四

善

者言已有是孝愛敬一念由親及疎由
尊及卑上下兩間同乎一順故家國天
下無一不得其情心未有一不得於親而
能得於人者孝子之效驗至此乃所以
見其事先親之孝云爾非謂先得他
人之情心而後以之孝其先事其親也
舊註以為得彼情心以助祭享助奉養
蓋害於辭而失其意朱子亦牽於舊註
之說故云○姜氏兆錫以此為第四章
謂承上章博愛敬讓之意以申愛敬盡
於事親之實而因以
著天下大順之驗也

孝經通釋卷第四

孝經通釋卷第五

嘉善曹庭棟學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

無其

唐明皇曰參問明王孝理以致和

平又問聖人德教更有大於孝不

邢氏曷曰

乎猶否也

司馬氏光曰言聖人之

孝經通釋

卷五

一

有在於孝之上可以致

理成化而過於此者乎

虞氏淳熙曰曾子問前章引詩之言已知

孝為至德還疑是哲人之德未是聖人之

又問

葉氏鈐曰前章言明王之治莫大於孝指

有天子之位者此章言聖人之德無加於

孝指有天子之位者此章言聖人之德無加於

子之德者

姜氏兆錫曰加之言尚也曾子問孝治之

大又問聖德無尚於孝以揆其本也前告

以明王而問乃稱聖人者語教化則

庭棟案上章夫子問聖人之德以盡諸已者

於孝否蓋聖者神明不測之號疑若聖人之德有加於孝故以是問

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

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

也

孟行切

唐明皇曰人為貴者貴其異於萬物也孝

者德之本也萬物資始於乾人倫資父為

天故孝行之大莫過尊嚴其父也謂父為

天雖無貴賤然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

故曰其

孝經通釋

卷五

二

邢氏昂曰性生也言天地之所生唯人最

貴也鄭註云夫稱貴者是殊異可重之名

案禮運曰人者五行之秀氣也尚書曰惟

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是異於萬

物也嚴敬也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案

禮記有虞氏尚德不郊其祖夏殷始尊祖

於郊無父配天之禮也周公大聖而首行

之禮無二尊既以后稷配郊天不可又

文王配之是周公嚴父配天之義也亦所

以申文王有

尊祖之禮也

司馬氏光曰人為貴者人為萬物之靈莫

大於孝孝者百行之本嚴謂尊顯之聖人

之孝無若周公事業

著明故舉以為說

范氏祖禹曰天地之生萬物惟人為貴人

是成子曰嚴父只是周公於文王如此稱纔

又或問先生說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

於配天必若此而後可以為孝豈不啓人

僭亂之心而中庸說舜武之孝亦以尊為

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言之如何曰中庸是

著舜武王言此何害若汎言人

之孝而必以此為說則不可

陸氏九淵曰人生天地之間稟陰陽之和

抱五行之秀其為貴孰得而加焉使能因

其本然全其固有則所謂貴者固自有之

自溺於物欲而不能自拔則其所謂貴者

出於利欲而良貴由是以沒微聖人憫焉

告則所以天地之性人為

董氏昂曰人稟天地之性不過仁義禮智

信五者而已專言仁又為人心之全德禮

義智信包括於其中仁主於愛愛莫先於

一坎仁民為第二坎愛物為第三坎此大

也而失之行莫大於孝也人惟不知孝之

自賤自賤則雖有聖賢之資無以達於禽獸

矣此夫子則雖有聖賢之資無以達於禽獸

矣此夫子則雖有聖賢之資無以達於禽獸

矣此夫子則雖有聖賢之資無以達於禽獸

矣此夫子則雖有聖賢之資無以達於禽獸

孝經通釋

卷五

四

吳氏澄曰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行者
人之所行也人物均得天地之氣以爲質
均得天地之理以爲性然物得氣之偏而
其質通是以不能全其性而與天地一故
其質通是以不能全其性而與天地一故
得天地之性者人能獨爲貴物莫能同也
虞氏淳熙曰直把父親配了無聲無
臭的天再尊嚴不去了纔是大孝
蔡氏悉曰天地之性人不爲貴父子之道天
性也率性而天地之性人不爲貴父子之道天
於配天而性無毫髮不盡矣
朱氏鶴曰性切近精實如此
之性體諸身則謂之行
黃氏道周曰聖人之道顯天而藏地尊父
而親母父以嚴而治陽母以順而治陰嚴
者職教順者職治教有象而治無爲故曰
嚴父不曰順母曰配天不曰配地是聖人
之道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衆人知父而
不知天有知嚴父配天之說者則通於聖
人矣
李氏光地曰此章申夫孝天之經之意也
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萬物得之惟人最全
五帝之先是以獨大
孝爲之先是仁義禮智性所自有子臣弟友道
者全也仁義禮智性所自有子臣弟友道
所共由人者仁義禮智性所自有子臣弟友道
大故曰人之行莫大於孝
吳氏隆元曰周公其人也此人字與上
文兩字照應謂周公能立人之極
趙氏起蛟曰人爲萬物之靈故貴孝爲百
行之原故大聖人亦人耳豈能加毫末於
是哉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者
承上莫大之意而節舉其一端也蓋孝以

孝經通釋

卷五

五

嚴父爲大者見孝之節文雖多總莫出於
敬也敬父以配天爲大者見敬之條目不
一而總無加
張氏步周曰兩莫大字正與無加相承言
孝而說天地之性正以孝爲天經地義民
行故又說人爲貴非以人之靈萬物爲貴
正以人之克盡天地之行而百行皆以孝爲
率而由之即爲人孝何爲大莫大於嚴父
宗莫大乎孝也而孝何爲大莫大於嚴父
矣孝子之視無形聽無聲者直見爲尊嚴
而不可犯是愛而以畏出之也至尊嚴莫
如天嚴父者至
配天而止矣
姜氏兆錫曰性則理也所謂天命之性也
萬物同具此性而人爲萬物之靈故貴也
行謂率性而行者猶言率性之道也五常
之性惟仁爲長而五倫之行惟孝爲大也
嚴即敬也對文則因嚴之嚴其義小敬
之敬其義大散文則通也配天兼下文配
天之子相王與禮定制故不言周王而直
言周
公也
庭棟案曾子以德爲問夫子原其德之所
自來故先言性性命於天地人物所共故
曰天地之性德根於性而能全是德者則
惟人故曰人爲貴行德性也人之行不止
一端而孝爲至德此其所以莫大也愛敬
二端所以行孝嚴者敬之至也孝莫大於
嚴父者言敬則愛可知配天者天子之禮
始言嚴父而究其極至配天而嚴之分量
周公其人者所以實配天之事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攝政因行郊天之禮乃以始祖后稷配天而祀之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之時乃尊其父文王以配而享之尊父祖以配天崇孝享以致敬○毛詩大雅生民之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是也祀祭也祭天謂之郊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又曰大報本反始也公羊傳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言祭天則天神爲客是外至也須人爲主天神乃至故尊始祖以配天神佑坐而食之明堂天子布政之宮明諸侯之尊卑也案史記黃帝接萬靈於明庭明庭卽明堂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先儒舊說其制不同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侑坐而食也案鄭註論語云皇皇后帝竝爲太

范氏祖禹曰四海之內皆來助祭所謂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者也朱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更推不去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天也聚天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或問帝即天天即帝帝分祭何也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董氏謂曰郊祀祭天也祭天於南郊故曰郊宗祀謂宗廟之祭也天以形體言上帝以主宰言夫子答曾子之問意已盡矣下文復申言聖人教人以孝之故吳氏澂曰郊國門之外宗者文王之廟天子七廟祖廟一昭廟三穆廟三祖廟百世不毀昭穆六世後親盡則祫其有功德當不祧者謂之宗武王成王時文王居穆之

孝經通釋

卷五

八

第三廟康王昭王時文王居穆之第一廟懿王時
穆王共王時文王居穆之外以祀文王不名爲宗
於穆廟北別立一廟以祀文王雖未立廟
遷居三穆廟中然即其所居之廟亦名爲
宗蓋初廟廟時已定爲百世不祧之宗故
也明堂者廟之前堂凡廟之制後爲室故
則幽暗前爲堂堂則顯明故曰明堂享人
鬼尚幽暗則於室祀天神尚顯明故於堂
也上廟即天也祀之於郊尊之而曰天祀
之於堂爲廟之丘祀天而於郊尊之而曰
郊築壇爲壇丘祀天而於郊尊之而曰
秋封於郊王廟之前堂祀帝而以始祖
稷封於郊王廟之前堂祀帝而以始祖
有其二周家之禮一始而周公之後稷
得配天帝此禮所以獨能遂其嚴父之
心也然亦因其功德禮所宜然非私意也
○玉山汪氏嘗疑嚴父配天之文陵陽李
氏曰此言周公制禮之事耳猶之周公制
禮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也周公制
禮也謂嚴父則明堂之言則嚴父成王則
豈其然乎嚴父則明堂之言則嚴父成王
其父故曰嚴父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
父配天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禮亦不
踰也祖已曰祀無豐於昵孔子論孝亦曰
祭之以禮已曰祀無豐於昵孔子論孝亦
景明堂德業非不美然配天光武配明堂
世明堂先王之父配此乃誤識孝經以配
之意遠先王之禮不可以爲法也
虞氏淳熙曰周公制禮文不僭用禮儀恒
節此禮義透徹明人禮義豈宜僭用禮儀
周家父子時可以事天事親不必冬至

孝經通釋

卷五

九

季秋所謂天地之經而民則之是也○案
宗祀一語鄭氏引祭法祖文宗武王肅
之曰審如鄭氏則經言宗字有據
王宗者尊如鄭氏則經言宗字有據
朱氏鴻曰周公以萬物本乎天文武之功
本於後稷故冬至於陽始生萬物之始
祀於郊冬至於陽始生萬物之始祀於
穆猶尊天也萬物成於帝而人成於
父故季秋以文王配上帝上帝尊於明
秋者萬物之成尊文王上帝尊於明
焉氏夢龍曰上帝即天也五帝五行萬
物資始於天上帝實無爲於其能者五
也周之王業始於天上帝實無爲於其
配天以文王配上帝而明堂祀上帝則
與祀郊
何別
呂氏維祺曰案此極論孝道之大至於配
天即中庸孔子稱舜大孝武達孝極論之
孝經通釋
至於爲天子宗廟饗子孫保追王上祀等
事非謂人人皆可今將之心也蓋此章
與中庶論舜大孝文王無
憂武王周公夫道至於嚴父而配天
黃氏道周曰夫道至於嚴父而配天
祀后稷而配天姜嫄配文王而配天
三代異用也於此則必有取之也郊之
言天圜丘之制也後稷之配天則獨周
商而始也尊稷以配天則獨周之制也
文王而始也尊武王則自成康而始也
季不取言宗武王則自成康而始也
議禮者不可不審矣之雅天作之頌是
王以配上帝非周公之聖則莫之爲也
常周公之身而議郊祀之禮則禘嘗而
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作者之意於是止
明堂之祀自六祀焉四立五帝季秋大
是也南郊有三冬至迎長上辛祈穀龍見

孝經通釋

卷五

十

大尊是也歲一祀后稷而八享文王聖人
其禮益簡不以疎數為隆殺也其敬益至則
父嚴則配天而後稷也天嚴則曰父則
亦曰父故配天之非禘之謂也嚴而
生敬以教故配天之非禘之謂也嚴而
足是以教故配天之非禘之謂也嚴而
於是觀嚴則四方是觀順焉詩曰儀式也
王之典日靖四方蓋謂是也夫當文王之
身躬集天命則必稷稷於南郊配王季於
於明堂然且文王不為之而南郊配王季
不氏是損孝雷其緒以昇於周文王公
邱氏洛曰古者聖人之於天尊而遠之故
祀於郊而配以祖親而近之故祀於廟
而配以父蓋一歲之間而有三祭既於歲
首而陽初生之月祭天於泰壇而於祖
有功于陽初生之月祭天於泰壇而於祖
帝於明堂而配以宗之有德者配食郊而
天所以尊之也尊之則祀之惟以其誠故
聖而不居以其形體稱之曰天配天以祖
亦所以尊祖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
親之則祀之必備其禮故屋而不壇以其
主宰稱之曰帝配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
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我聖祖初分祀天
地各為之壇其後乃合而祀之共為壇於
南郊其壇上則屋其後乃合而祀之共為
列聖相仍皆以太祖太宗並配其於孝經
之義並用以義起者與
無問是蓋以義起者與
毛氏奇齡曰宗祀祇開王主之如祭
法宗禹宗湯類則周宜宗武王今反宗文
以鎬京明堂武王既祀文王矣至成王
喪周公攝政則以武未禘祀故周頌我
仍以此文王稱有享而經云嚴天配周
其人此周公為之也若洛邑明堂並祀文

孝經通釋

卷五

十

武則丞祭朝享原非宗祀嗣後
或祀武或並祀則不可考矣
李氏光地曰推孝之極至於父天母地而
子天下皆自父母推之也如周公由文王
而遯后稷由稷而遯天與上帝以至四
之內來祭如其孫子皆自其孝親而推極
之聖人之德何
以加於此乎
張氏步周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之
始祖嚴父所自出之祖也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正嚴
父配天之實事也
姜氏兆錫曰后稷亦言嚴父者凡祖皆有
父道統詞也郊謂南郊宗尊也明堂王者
出政令之屬各以其職來朝助祭此又所謂
宗廟之屬各以其職來朝助祭此又所謂
得萬國之懽心
以事其先王也
庭棟案此申言周公嚴父配天之禮祭
法虞郊魯夏郊殷郊周郊之禮也
天之禮不自周公始之故先言郊祀后稷
以配天者配天之常禮也上帝即郊祀后
既郊祀而配天之常禮也上帝即郊祀后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嚴父配天
之實也周公創制也以因也職者嚴父配
贊襄也因其職守貢其方物以贊襄祀事
也助祭亦禮之常至於海內之國各以其
職而來非其禮之盛德能感孚周徧如此
德以孝而至於以嚴父配天而極而謂聖
人之德尚有以加於此焉否也中庸曰舜
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蓋德為聖人止以
成其孝之大故論聖人之德無加於孝以
明矣此二節因論聖人德無加於孝以
於嚴父配天因論嚴父配天而證之以周
公明非假為常人之孝言也故
下文又申敬敬愛以廣其義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

教敬因親以教愛養羊尚切○司馬氏元

日故親生之為句膝下以養為句○吳氏隆元

唐明皇以此節移入下章厚莫重焉之下

言愛親之心生於孩幼比及年長漸識義

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也聖人因

趨而過庭之心教以敬也抑搔

癢痛懸衾篋枕以教愛也

陸氏德明曰日者實也日

日行孝故無闕也象日

邢氏昂曰此更廣陳嚴父之由言人倫正

性必在蒙幼之年教則明不教則昧親愛

之心生在其孩幼膝下之時於是父母則

教示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

孝經通釋

卷五

三

致敬於父母聖人因其日嚴而教以敬因
其知親而教以愛夫愛以敬生敬先於愛
宜無待教此言教敬愛者案樂記曰樂者
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
則流是愛淡而敬薄也禮勝則離是嚴多
而愛殺也不教敬則不嚴不親則忘愛
所以先敬而後愛也舊註取士章
之義分愛敬而後父母之別此其失也
司馬氏光曰此下又明聖人以孝德教人
之道也親者親愛之心膝下謂孩幼嬉戲
於父母膝下時也當是之時已有親愛之
心而未知嚴恭及其稍長則日加嚴恭明
皆出其天性非聖人強之以嚴親
者因心自然敬愛人嚴敬父母之心而教
之以廣其敬敬愛因人親愛父母之心而
廣其愛

董氏傳曰親父母也養奉養也嚴尊嚴也

敬禮敬也親親昵也愛慈愛也聖人教人

非強之使然乃順其自然蓋親生膝下其

初固惟知一體而分則自然有親愛不容

己之情然天之性也雖曰親昵而其尊卑已

自有一本然之不可易之序存焉天之分也此

蓋其本然之固而有而聖人立教因非強

其善性而為之故曰因嚴以教敬因良心發

所待於外也非有

陳氏遜曰夫子答曾子之問至矣

盡矣此復申言教人以孝之故也

朱氏鴻曰膝下之時正孩提之童也便知

之萌芽也斯是愛之萌芽也嚴畏父母是敬

之方形耳聖人恐其後來扶恩恃愛而失

孝經通釋

卷五

三

於不敬故因嚴以教敬使愛而不至於褻
又因親有功於教愛使敬而不至於疎此聖人
所以扶植彝倫於人心天理
吳氏隆元曰親生之謂父母生子也養者
子為父母所養也膝下以養人心自然之
愛父母日嚴人
心自然之敬
張氏步周曰配天之孝成於嚴父之一念
則此知嚴之心即為本心嘗推人子愛親
之心生於膝下之孩提自此而受養於父
母日漸以知嚴是嚴與親之心本心也聖
人因乎本心之嚴以教人敬其親敬固行
乎心之嚴而謹以將之者耳因乎本心之
親以教人愛其親愛固行乎心之親而
慈氏兆錫曰和上文答聖德無加於孝之問
其義已極而性以人為貴人莫大於孝惟

其爲德之本則然而教之所從生者卽此

矣親猶愛也嚴卽嚴父之嚴猶敬也所謂

嚴待外求哉亦

庭棟案前言孝莫大於嚴父孝固性之德

則嚴實根於性爲人心所同具者也而

性之發必先親而後嚴親者戀慕也膝

孩提時也戀慕之心生於孩提時者性

有此愛之理也以因也待後漸長因奉

父母而日加尊畏曰嚴亦性中有此敬

理也然止可謂之親謂之嚴其於愛父

敬之而止因其道則未耳聖人因其嚴

敬而導之而教之先敬後愛之道不

能而敬難盡也上文嚴父配天乃由敬

生嚴所以極其敬之量此因嚴教乃由

嚴而敬所以極其敬之量此因嚴教乃

大小貴賤淺深之不同而其義則一而

矣

孝經通釋

卷五

五

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

者本也治直吏切○吳氏澄定本以此

唐明皇曰順羣心以行愛敬制禮則以

政教亦不待嚴肅而成理也本謂孝也

耶氏曷曰聖人謂明王聖人者通也稱

者言在位無不照也稱聖人者通也稱

通也○首章云夫孝德之本也制旨曰

人倫正性在蒙幼之中導之斯通壅之

膝下之訓感之以惠和而日親焉期之

恭順而日嚴焉夫親也者緣乎正性而

範則不嚴而治不肅而

成謂其本於先祖也

司馬氏光曰

本謂天性

直解云聖人行的教化不待整肅自然成

就行的政令不待嚴切自然平治如何能

是耶政教只因這箇孝道

朱氏中曰蓋由政教

所因者本於孝也

孫氏本曰政教乃禮樂刑政之屬治之具

也然教所以成政所以治聖人之所因以

導民者則以民有政此愛敬之性爲之本

自夫孝天之經王因此凡四節每原道德

本於天地而聖王因此立教以成治

無非以天地而聖王因此立教以成治

爲人倫之至專言嚴而聖人能極親嚴之

聖人因人心本有之嚴而親在其中下半

下人半是盡其性下半是盡其性下半

張氏步周曰聖人惟以是盡其性下半

肅而成治若是者何也以所因者本然

孝經通釋

卷五

五

之性也教成政治皆從本以達枝者

庭棟案聖人之教承上教敬愛言又曰

其政者政以輔教也本即孝爲德之本

言其因嚴因親而嚴親而嚴親固性之

之本故不嚴而夫子更推言教敬愛以

明教亦由德而生益見孝之無以加也

右第十章聖治章第九耶氏曷曰此言

曾子聞明王治章第九耶氏曷曰此言

人之德更有大於孝治以致和平因問

也此嚴父配天因論武王周公之意傳

贊美其孝之辭非謂凡爲孝者皆欲如

此也又況孝之謂乎若必如此而後爲

切處而非此之謂乎若必如此而後爲

切處而非此之謂乎若必如此而後爲

孝經通釋

卷五

夫

孝則是使為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而反陷於大不孝矣傳者但見其論孝之大即以此附此而不知非所以為天下之通訓讀者詳之不以文害意焉可也其曰故親生之膝下以下意卻親切也與上文不屬而與下章相近故今文連下二章為一章但下章之首語已更端意已重複不當通為一章此語當依古文且附上章或自別為一章可也○吳氏定本自曾子曰起至何以加於孝乎止凡九十六字以為傳之三章釋德之本其下移入後章○姜氏兆錫以此為第五章謂前段曾子曰但教孝之大子亦畧言其大而已此又問聖德無加於孝以究之故孔子首原其命於性而為德本以明聖德之無加乎孝而因言聖人以德本為教以見聖德與聖教相表裏而總無以加於孝之意也以于諸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字今天性無子曰

有也字
唐明皇曰父子之道天性之常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
邢氏曰此言父子恩愛之情是天性自然之道父以尊嚴臨子子以親愛事父尊卑既陳貴賤斯位則子之事父如臣之事君也
司馬氏曰不慈不孝情敗之也
范氏祖禹曰父慈子孝本於天性非人為之也父尊子卑則君臣之義立矣故有父

孝經通釋

卷五

夫

子然後有君臣中庸曰父母其順矣乎父之愛子子之孝父皆順其性而已矣君臣之義生於父子非父不生非君不治故有父斯有子有君斯有臣天地定位而父子君臣立矣
直解云父慈子孝這箇道理是天生下自然之性子在父子便喚做親在君臣便喚做義這君臣之義都從父
朱子曰親上而生將出來
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於母而為之兒父則笑果何為而然哉初無所為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為天性而不可解也
董氏謂曰此章雖別以子曰字更端終是承上章之意父子之道天性謂親也君臣之義謂
朱氏申曰天性謂人所秉之常性
義謂父有君之義子有臣之義
吳氏澄曰父慈子孝乃天性之本然父尊子卑又有君臣之義亦天性之自然
黃氏道周曰性者道也教者義也以養者父子之道曰嚴者君臣之義也分愛於母故母有父之親分敬於
君故父有君之尊也
李氏彪曰父子之道天性也蓋
明一體同氣可共而不可離
朱氏軾曰父子天性以
愛言君臣之義以敬言
庭棟案上章天地之性人為貴自天地賦於人者而言此章父子之道天性自人稟道者父慈子孝不似勉強所謂天性也

臣者尊卑之大義父尊子卑自然定分故
義同君臣也孝莫切於愛敬上章親生之
膝下明愛之見端以養父母日嚴明敬之
見端此章父子天性明其所以愛之由君
臣之義明其所以敬之由

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一本作焉大焉於虔切○
馬氏光曰續一本作續

唐明皇曰父母生子傳體相續人倫之道
莫大於斯謂父為君以臨於已恩義之厚
莫重

於斯
邢氏曷曰說文云續連也言子繼於父母
相連不絕也是父母生已傳體相續此為

謂也言人子之道於父母有嚴君焉父母之
義案

孝經通釋

卷五

六

禮記文王世子稱昔者周公攝政抗世子
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
父子君臣之義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
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
下而有之者言既有天性之恩又

有君臣之義厚莫過於此也
司馬氏光曰人之所貴有子孫者為續祖
父之業故莫此為大有君之尊有親之親

恩義之厚故
莫此為重
范氏祖禹曰父母生之續其世莫大焉有
君之尊有親之親以臨於已義之存莫重

焉能知此則
愛敬隆矣
董氏時曰以父之親言故曰續莫

大焉以君之尊言故曰厚莫重焉
吳氏澄曰人子之身氣始於父形成於母
其體連續是為至親無有大於此者既為

我之親又為我之君而臨乎上其
分隆厚是謂至尊無有重於此者
黃氏道周曰天言大生君言大臨大生者
得善繼之謂父之上配於天也

親臨之言父之上配於天也
庭棟案父母生我所謂續也傳體相續亦
即天性相續其續莫大焉父母之親所謂

厚也而有君之尊以相臨則恩義並厚其
厚莫重焉知續之莫大則當盡其愛知厚

之莫重則當盡其敬此又承
上文以明當愛當敬之故

右第十一章章為上文連十章下連十二
刊誤合下十二章為一章說見前○朱子

吳氏定本連下十二章為一章說詳下章○
誤合下十二章為一章說詳下章

孝經通釋

卷五

九

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
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故字作他○朱
子刊誤作子故曰

唐明皇曰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
教於人達此則與德禮為悖也

邢氏曷曰所謂不愛他人敬他人者是君上不
身行愛敬也而愛他人敬他人者是教天

使天下人行是謂悖德悖禮也
司馬氏光曰苟不能恭愛其親雖恭愛

他人猶不免於悖以明孝者德之本也
范氏祖禹曰君子愛親而後愛人推愛親

之心以及人也夫是之謂順德敬親而後
敬人推敬親之心以及人也夫是之謂順

禮若夫有愛心而不知愛親乃以愛人是

心也無自而生焉有敬心而不知敬親是

心也亦無自而生焉無自而生者無本也

之悖

董氏則曰德主愛亦是就親字說禮主敬

亦是就嚴字說此蓋就所因者本也說一

本之意親親而仁民而愛物如水之一

根而千枝萬葉皆此根之發孟子一本之

說王則謂是也蓋由愛敬其親而推以愛敬

他人則為順也順則為敬其親而

先以愛敬他人則為逆矣

吳氏澄曰不愛敬其親而

愛人為德敬人為禮則悖矣

呂氏維祺曰德主愛禮主敬敬之心厚

於一本愛敬其親而後推以愛敬他人則

於德禮亦為順若其親而後推以愛敬

他人雖亦似德然其於德禮也悖矣

孝經通釋 卷五

悖則為逆下文云

以順則逆是也

張氏雲鶴曰言不能身行愛敬於吾父母

而欲天下之人愛敬其父母則是無而後

求於德於禮

甚為悖逆

姜氏兆錫曰愛獨切於中故

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皆在於凶德

雖得之君子所不貴今文皆上有而字君子

未○朱子刪誤自此至

唐明皇曰行教以順人心今自逆之則下

無所法則也善謂身行愛敬也凶謂悖其

德禮也言悖其德禮雖得志

於人上君子之所不貴也

邢氏曷曰人君合行政教以順天下人心

今則自逆不行翻使天下之人法行於逆

道故入無所法則斯乃不在於善而皆在

於凶德在謂心之所在也凶謂凶害於德

也如此之君雖得志於人上則古先哲

王聖人君子之所不貴謂賤惡之也

司馬氏光曰承上文言謂之順則不免於

逆又不可為法承上文言謂之順則不免於

范氏祖禹曰自內而施之謂幸而有功利

者逆也不施之謂自內而施之謂幸而有功利

孝經通釋 卷五

之所由生也以爲順則逆不可以爲法故

民無則焉失其本心則日入於惡故不在

於善而皆在

虞氏淳熙曰悖德悖禮這般的人本要民

來法則他不知該順的道理反把來逆做

誰肯去法則他不知該順的道理反把來逆做

理順則吉逆則凶假饒得了不關涉君子豈

把二種凶德與天地之性了不關涉君子豈

之性而當擲人為貴

李氏光地曰以順則逆言於順之

道為逆也悖故逆故謂之凶德

具氏隆元曰悖德悖禮所謂逆也凡民同

逆之

理

姜氏兆錫曰得之謂得志於民言雖得順
庭棟案首章及第八章並言以順天下謂
先身行其順而後以之順民故民有所法
則焉茲欲以愛敬順民身先悌德悌禮而
居於逆民將何以爲法則乎在者意之所
周善爲人性之良即愛敬其親是也凶德
者善之反昌黎原道云德爲虛位有凶有
吉是也不愛敬其親是爲不在於善而反
愛他人敬他人是爲皆在於凶德得之謂
也蓋行此內德必不能得民之歡心云雖
民無則焉之意君子指有德而在位者
君子則不然言斯可道行斯可樂德義可尊

孝經通釋

卷五

三

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
○今文斯作思
唐明皇曰不然不悖於德禮也思可道而
後言人必信也思可樂而後行人必悅也
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制作事業
動得物宜故可法也容止威儀也必合規
矩則可觀也進退動靜也不越禮
法則可度也君行六事臨無其民
邢氏易曰前說爲君而悌德禮之事此言
聖人君子則不然也君子者須慎其言行
動止舉措思可道而後言思可樂而後行
故德義可以尊崇作事可以爲法威容可
以觀望進退皆修禮法○言者心之聲也
也○行謂施行也樂謂使人悅服也中庸稱
天下至聖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是也○劉炫云德者得於理也義者宜於
事也得理在於身宜事見於外謂理得事

宜行道守正故能爲人所尊也作謂建立
也事謂施爲也易曰舉而措之天下之民
謂之事業言能作衆物之端爲器用之式
造立於已成式於衆物得其宜故能使人
法象也○孔傳容止謂禮容所止也漢書
儒林傳云魯徐生善爲容以容爲禮官大
夫是也進無常非離羣也退則靜也易卦
曰進退無常非離羣也退則靜也易卦
則止時行則動則行則動則靜不失其時
明是也動靜不乖越禮法故可度也
司馬氏光曰可道純正可傳道也容止容
貌動止也言皆當極其尊美使民爲之
范氏祖禹曰君子存其心修其身爲順而
不悖言斯可道皆法言也行斯可樂皆善
行也德義可觀進退可度德充於內故禮
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德充於內故禮發於
至美之

孝經通釋

卷五

三

蔡氏悉曰可道可樂可尊可法可觀可度
此謂政刑驅迫無道成霸圖克遂豈君子
皆爲凶德雖處無道成霸圖克遂豈君子
乎
朱氏鴻曰君子者盡愛敬以事吾親者也
以愛敬之德發之於行則言爲可道以愛
敬之德措之於身則德義可尊以愛敬之
德施之於事則作事可法以愛敬之德見
之於人則上言行藏進退可法度也
孫氏本曰上言行藏進退可法度也
戒驕溢也此言可道可樂可尊可法可觀
謹言行飭容服意也
呂氏維祺曰道言也蓋謂君子所貴者推
愛敬其親之心以一歸之於順故其發於

言措於行修於德義推於作事容止進退
庶幾順而
可則矣
黃氏道周曰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而得天下不為也愛敬他人而得富貴君
子豈為之乎君子敬天
則敬親敬親則敬身
李氏光地曰言可道行可樂德義可尊者
不悖德也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不
悖禮也
也
吳氏隆元曰德義作事即言行也容
止進退則愛敬其親之儀文度數也
趙氏起蛟曰君子一言一行皆無所苟自
然成其德義合於事理聖人從慎言行得
動容周旋無不合於中禮聖人從慎言行得
可觀可度自有漸進之勢亦從慎言行得
孝經通釋 卷五 畜

來而慎言行終不外於愛
敬愛敬終必由已親始也
姜氏兆錫曰可道可樂則口皆善言身皆
善行矣由是德義充而可尊者為著而可
法靜則容止可觀動則進退可
度又孰非和順之善德為之哉
庭棟案不然者謂不如是指上凶德而言
君子惟不悖德禮是故有不言言即為人
所傳誦之言有不行行即為人所慕悅之
行德義成於內者尊崇奉也作事著於外
者法取則也容止以靜時言觀瞻仰也進
退以動時言度遵循也凡其可為民則者
如此以之臨民所以
推愛敬以及人也
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
教而行政令
今文行下
有其字

唐明皇曰下畏其威愛其德皆放象於君
也上正身以率天下順上而法之則德教
成政令
邢氏昂曰案左傳北宮文子對衛侯說威
儀之事稱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
象謂之儀又因引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
則而象之儀又因引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
國不識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
云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
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周
氣可樂動止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
之有威儀也據此與經雖稍殊別大抵皆
威儀也
司馬氏光曰言不
為苟得之功利
孝經通釋 卷五 畜

范氏祖禹曰言以此臨民則民畏其敬而
愛其仁則其儀而象其行故以德教先民
而無不咸以政令
率民而無不咸以政令
朱氏鴻曰如是不行而臨民斯畏其德威而益
加愛敬法其端範而日思倣效故德教不
待肅而成政令
呂氏維祺曰言其民嚴而畏之親
而愛之則其所謂順者而微象之
李氏光地曰不悖德是以其民畏而愛之
而能成其德教不悖禮是其民則而象之
而能行
其政令
趙氏起蛟曰德教政令皆指愛敬言
惟君子起蛟曰德教政令皆指愛敬言
姜氏兆錫曰畏愛積於
中者則象形於外者

庭棟案承上文言君子之可為民則如此
是皆不悖德禮所致也惟不悖禮則民敬
畏之則不悖德則民親愛之民既畏而愛之
自必則而象之而各盡愛敬於其親也所
以德教本德為教而政令以行乃順而無逆也
輔乎德教也二章云德教加於百姓是言
天子此稱君子是指諸侯卿大夫而並云
德教之必本
於德益可見矣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唐明皇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也義
取君子威儀不忒為人法則
邢氏詩曰夫子述君子之言善人君子威儀
不失也
風鳴鳩之詩以贊美之言善人君子威儀
不失也

孝經通釋

卷五

素

司馬氏光曰言善人君子內德
既茂又有威儀然後民服其教
范氏和曰其德之見於外也
不忒言其德之見於外也
朱氏鴻曰必有憂懼之君子而後有赫
喧之威儀故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趙氏起曰詩刺用不壹而作此則言
君子之有常德而心一故儀不忒也引
以明聖德之見於威儀者
可觀可法足以化人如此
庭棟案淑人也謂愛敬俱行之以和也君
子即指淑人其儀不忒見於外者言有諸
內形諸外故能不忒不忒者以證
不悖德禮如可度已上所云是也
右第十一章今文合上十章十一
合上十一章為一章說見前○朱子一
教之所由生之意傳之六章也古文章

首有子曰字而今文無之古文析不愛
其親以下冠之以子日而別為一章今
文則通上兩章為一章無子日而別為一章
字今詳此章之首語實更端當以古文
為正今不愛其親語意正與上文相續當
以今文為正至君臣之義與上文則又當
有斷簡焉而格言但能知其為何字則又
雜取上左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
與此上左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
前章所論子產之語今刪去此九字如
○吳氏定本以上之語今刪去此九字如
移第二十章故親生之膝下至因親以教
此章之二十四字接在厚莫重焉之冠於
字從今文也又移第十字禮之字但通為
一本也二章以順則逆以下九字依朱子刪
去吳氏曰右傳之七章申釋德之本教
之所由生但文失其大義故刪去之此
云父母生之積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
諸家說不安處蓋當時編簡猶未錯亂
今考而正之則文屬而意完矣○姜氏
兆錫以此合上十章為第六章謂承上
章以義求之德教之意而反覆詳明之也
以義求之德教之意而反覆詳明之也
言賢人之德教聖人之德不待言也故
畧於言德若賢人疑德非聖比也故其
詳與獨

孝經通釋

卷五

素

孝經通釋卷第五

終

孝經通釋卷第六

嘉善曹庭棟學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

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

備矣然後能事親

字○陸氏德明曰致其敬句一本作

盡其敬也又一本作盡其敬禮也

唐明皇曰平居必盡其敬就養能致其懼

憂謂色不滿容行不正履哀謂擗踊哭泣

盡其哀情嚴謂沐浴齊戒明

發不寐五者闕一則未為能

那氏高曰致猶盡也案禮內則云子事父

難初鳴威盛漱至於父母之所敬進甘

孝經通釋卷六

脆而後退又祭義曰養可能也敬為難皆

是盡敬之義也案檀弓曰事親有隱而無

犯左右就養無方言孝子冬溫夏凊昏定

晨省及進飲食以養父母皆須盡其敬安

之心不然則難以致親之懽案文王世子

云王季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

色憂行不能正履又下文記古之世子亦

朝夕問於內豎其有不安節世子色憂不

滿容御註減憂能二字者以此章通於貴

賤雖擬人非其倫亦舉重以明輕之義也

喪則致其哀鄭註並約喪親章文祭則致

其嚴案祭義曰孝子將祭夫婦齊戒沐浴

盛服奉承而進之言將祭必先齊戒沐浴

也又云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詩云

明發不寐謂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鄭註云

明發不寐謂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鄭註云

祭祀如此也

孝經通釋

卷六

二

司馬氏光曰敬者敬己之身不近

危辱樂者樂親之志嚴猶慕也

范氏祖禹曰居則致其敬者舜憂慕齊標

文王朝於王季日三其敬也養則致其樂者

舜以天下養曾子養志是也病則致其憂

者武王養疾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

與祭孝之終也

董氏問曰居平居暇日無事之時致者推

之而至其極也敬者常存恭敬不敢慢易

也養謂飲食奉養之時樂者惟樂悅親之

志也病者父母有疾疾甚而病憂憂慮不

遑寧處也喪謂不幸親死而服其喪也哀

感追念痛切也祭謂親沒而祭祀之嚴謂

精潔肅敬謹畏將事也人為一人有一身心為之

主士有百行孝為之大為人子者誠以愛

親為心而不怠事親之大為平居無事常有

以敬其敬則敬存而心存一敬既立遇養

則樂遇病則憂遇喪則哀遇祭則嚴五

者有一曰孝子之事親隨在各極其至隨

朱氏鴻曰孝子之事親隨在各極其至隨

事悉盡其心未極其至而禮不備均不

可以語孝居養病皆事生喪與祭皆事死

敬樂憂哀嚴五者各於其時克盡斯為人

子之事

親也

呂氏維祺曰此下二章承上章順逆之意

而申言之言如此則順而能事親如彼則

逆而為不孝為罪為大亂

此君子所以必教以順也

黃氏道周曰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子

日事君能致其身致身以事君致心以事

親兩者天地之大義也致而不知之不慮而

知謂之良知致而能之知能致良知致良能

能故五致者赤子之知能致良知致良能

問之大人有不能盡也故致良知致良能

問之大人有不能盡也故致良知致良能

問之大人有不能盡也故致良知致良能

問之大人有不能盡也故致良知致良能

問之大人有不能盡也故致良知致良能

問之大人有不能盡也故致良知致良能

問之大人有不能盡也故致良知致良能

之說則出於此也仁義禮

樂信智則皆自此始也

葉氏鈐曰處家有居出門未必無居隨父

母居之所至而動靜恭養也寒暑侍膳一

其敬矣養不止飲食奉養也寒暑侍膳一

恐時氣失和致其樂病非止臥病牀褥也常

幸而見背則容必繁累色必顛顛當自盡

其悲哀也祭是祭先代若父母生存則父

為執爵之主也嚴者嚴肅祭義謂不數不

疏是

庭棟案居謂閒暇時也閒暇時必致其敬

則無時無事不致其敬可知養不專指飲

食如溫清抑搔之類皆是樂乃愛心之形

於容色者不言愛而言樂則事出於不測致其憂

則愛可知至於病則事出於不測致其憂

者如醫藥奉侍之類非徒謂感感而已喪

孝經通釋

卷六

三

致其哀祭致其嚴此死事之事亦必所行

皆合於禮而後謂之致也故夫子曰五者

備矣然後能事親不特備敬樂憂哀嚴

之謂能言備致敬樂憂哀嚴之謂能也

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

唐明皇曰不驕言當莊敬也爭競也言當

和順以

從眾也

邢氏易曰此言居上位者不可為驕溢之

事為臣下者不可為撓亂之事在醜輩之

中不可為忿爭之

事醜眾釋詁文

司馬氏光曰亂者干犯上之

禁令醜類也謂已之等夷

范氏祖禹曰不驕不亂

不爭皆恐其危親也

虞氏淳熙曰此承上養則致其樂自天子

以至庶人都有父母當養這養父母之在

眾人之上休得倚勢驕縱在眾人之下休

得悖逆作亂在同類中休得互相爭鬪

黃氏道周曰若是者何也敬身之謂也須

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為天子者如此沉

身及親是君子之大戒也

李氏光地曰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

爭然後能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而可以

保其社稷宗廟

趙氏起蛟曰居上不驕則不驕為

庭棟案居上不驕在醜能敬則不驕為

三等分位若天子惟存居上庶人之身有

上爭謂求勝隨其身之所處而總不敢忘

孝經通釋

卷六

四

身以忘

居上而驕則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

兵此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

也今文三者

唐明皇曰兵謂以兵刃相加三牲太牢也

孝以不毀為先言上三事皆可以身而不

除之雖曰致太牢

之養固非孝也

邢氏易曰居上須去驕不去則危也為

下須去亂不去則致刑在醜輩須去爭

不去則兵刃或加於身雖復日能羊豕

牲之養猶為不孝之也○三牲牛羊豕

也案尚書召誥稱越翼日戊午乃社於新

邑牛一羊一豕一豕一豕一豕一豕一豕一豕

豕一豕一豕一豕一豕一豕一豕一豕一豕

豕一豕一豕一豕一豕一豕一豕一豕一豕

姓也言奉養雖優不除驕亂及爭競之事使親常憂故非孝也

司馬氏光曰爭不

已必以兵刃相加

直解云夫子說的孝道從帝王到小百姓

都行得前面說的五件教人盡力行著後

面說的三件

教人休行著

范氏祖禹曰居上而驕則天子不能保四

海諸侯不能保社稷故公為下而亂則入

刑之道也在醜而爭則與兵之道也孝莫

大於寧親三者不除災必及親雖能備物

以養猶為

不孝也

董氏聘曰居上而驕則失道而取公為下

而亂則犯分而致刑在醜而爭則起讎而

名兵曰驕曰亂曰爭三者不除曰公曰刑

曰兵三者必至危亡之禍憂將及親雖日

具三牲之養自以為盡禮親得安坐而食

乎思案此章以敬為主則有前之善無後

之不善不敬者反是事親而欲

盡孝者可不敬者反是事親而欲

孝經通釋 卷六 五

也為

朱氏賦曰案此節承上文謂五者守身之

親之道盡然必以守身為先三者守身之

道也之不能守身不

可謂致敬致樂也

趙氏起峻曰此極言驕亂爭三者之禍也

正見勢所必然理有固然不必公而後知

也即驕傲之時而喪公之機已兆不必刑

而後知也即悖亂之時而刑戮之禍已萌

不必兵而後知也即爭競之時而兵凶之

象已著故聖人於篇末特以不孝警之蓋

能除即菽水可以承歡不除即牲牢難

以言孝事親者不徒在承歡不除即牲牢難

庭棟案此者國公家公身皆是刑謂誅

戮兵謂殘殺三牲牛羊豕也日用三牲極

言其厚驕亂爭三者不除雖養之至厚

猶為不孝以見守身為事親之本也

右第十三章 今文以此為紀孝行章第

子事親之行也前章孝治天下所施政

教不待嚴肅自然成理故君子皆由事

親之心所以孝行有可紀也故以名章

孝經通釋 卷六 六

子事親之行也前章孝治天下所施政

教不待嚴肅自然成理故君子皆由事

親之心所以孝行有可紀也故以名章

次聖治之後或於孝行之下又加犯法

兩字今不取也○朱子曰此一節釋始

於事親及不敢毀傷之意乃傳之七章

亦格言也○吳氏定本合下十四章為

一章說詳下章○姜氏兆錫以此為第

七章謂上各章皆自上之立教者言此

及下章蓋即人子所自盡與其所戒者

通上下言之而因

以起教民之意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唐明皇曰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

條有三千而罪之大者莫過不孝

有

條

有

有

有

有

孝經通釋

卷六

七

邢氏曷曰所犯雖異其罪乃同故言之屬
 以包之○五刑之名皆尚書呂刑文孔安
 國云刻其額而涅之曰墨謂刻額為瘡以
 墨塞瘡孔令變色也截鼻曰劓足曰剕
 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
 大辟死刑也此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
 以來皆有之矣案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
 以屬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剕
 罪五百宮罪五百刑罪五百殺罪五百
 周穆王乃命呂侯入為司寇令其訓暢夏
 禹贖刑增輕制重依夏之法條有三千則
 屬三千之條始自穆王也呂刑云墨罰之
 屬三千人辟之屬二千罰之屬五百宮罰
 屬三百人辟之屬二千罰之屬五百宮罰
 千言此三千條之屬其屬二千五百之
 註說及謝安袁宏王獻之殷仲文等皆以
 經之意也案上章云三者不除雖日用三
 牲之養猶為不孝此承上不孝之後而云
 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是因其事而便言
 之本無在外之意案舜命皋陶有五刑五
 刑之著及周穆王訓夏李愷師魏乃著法
 經六篇而以盜賊為首賊之大有惡逆
 焉決斷不違時凡放不免後世為式而安
 並編十惡之條前世不忌後世為式而安
 宏等謂不孝之罪不列三千之條中今不
 也取

司馬氏光曰五刑之屬三千
 者異罪同罰合三千條也
 范氏祖禹曰人之善莫大於孝其惡莫
 大於不孝故聖人制刑不孝之罪為大
 董氏時曰上章為天子諸侯卿大夫
 夫之戒此又兼士庶人之戒焉
 孫氏本曰此因上章不孝及之刑者
 治道所不廢誅不孝以驅之於孝也

孝經通釋

卷六

八

黃氏道周曰禮曰三千刑亦
 三千禮刑相維以刑教禮
 葉氏鈐曰死刑之中不孝為十惡之首古
 者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
 官者殺無赦月而後舉爵此明王漢慤不孝
 之大罪而懲
 一以儆百也
 張氏步周曰此二句形起
 下文非孝者以甚其罪也
 姜氏兆錫曰五刑之屬三千而不孝之罪
 居首故為莫大也○五刑之罪雖治乎下
 然王侯不孝身陷大戮亦通上下為戒也
 庭棟案刑者治天下之具而孝者治天下
 之本聖人制刑罪莫大於不孝所以治其
 下也大學言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
 下文云大亂之道正謂亂其本也

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
 大亂之道也
 要一儒切聖人一本無人字○
 非侮聖人者非孝者
 一本作非孝行者
 唐明皇曰君者臣之稟命也而敢要之是
 無上也聖人制禮法而敢非之是無法
 也善事父母為孝而敢非之是無親也言
 人有上三惡豈唯不孝乃是大亂之道
 邢氏曷曰凡為人子當須遵承聖教以孝
 事親以忠事君君命宜奉而行之今敢要
 之是非心違於上也聖人垂範當須法則
 今乃非之是無心於上也聖人垂範當須
 之本事親為先今乃非之是無心愛其親
 也亦木無識尚感君仁禽獸無禮尚知戀
 親況在人靈而敢要君不孝也逆亂之道
 此為大焉故曰此大亂之道也○凡為臣

孝經通釋

卷六

九

下者皆常稟君教命而敢要以從已是有
 防上之心故非孝子之行也若滅武仲以
 河授璧請公之類是也
 司馬氏光曰君令臣行所謂順也而以臣
 要君故曰無上聖人臣道之極法之原也而
 非親之是無法父母且不能事而況他人其
 誰親之本根也三統紀絕非法則規矩滅無
 大亂之所由生也
 范氏祖禹曰君者臣所稟命也而要之是
 無上聖人者法之所自出也而非之是無
 法上莫不有親而以大亂之道也聖人制刑
 母此三者致天下大亂之也聖人制刑
 以慈夫不孝要君非聖之
 人所以防天下之亂也
 董氏門曰人道必有親以生有君以安有法
 以治而後人道不滅國家不亂若三者皆
 無之此乃大亂之道也三者又以不孝為
 首蓋孝則必忠於君必畏聖人之法矣惟
 其不孝不顧父母之養是以無君臣無上
 下祇毀法令觸犯刑辟不孝之罪蓋不容
 誅也
 吳氏澄曰要君謂脅束之使從已非聖人
 非孝謂人之所行非聖人之道子之所行
 非孝道也君制命於上臣恭順於下要君
 從已是不知有上也聖人言行萬世法
 不學聖人是不知有法也父母至親不善
 事之是不知有親也無此三者人道滅矣
 故曰大亂之道此因上文而言不孝於親
 者必不能事君立身不能事親故無上不
 能立身故無法不能事親故無上不
 氏曰非字與前經非先王之非同理也君
 邱氏潛曰刑以弼教教之大者倫理也君
 者生民之主聖人者道德之主父母者生

孝經通釋

卷六

十

身之主親為一家之主孝其親則人道立
 君為一世之主尊聖人則世教明先王制為
 萬世之主尊聖人則世教明先王制為
 法以弼世教尊聖人則世教明先王制為
 其親忠其君尊夫聖人則天下大治否則
 大亂之道焉然是三者其根本起於一
 家積而國國積而世世積而後及於達
 以爲天下事無有不起於近而後及於遠
 始於微而後至於著也故律文著不孝之
 罪而所謂要君非聖人者則畧焉畧之
 也而不可言也著其可言者以示微意
 萬一有是獄焉準此以權度之也
 呂氏維祺曰君治之師教之父母生之所
 謂民生於三也不忠於君不孝於父母不
 於親此皆為不孝不忠於君不孝於父母
 之極故經曰大亂結之也
 孔氏尚熹曰聖人之戒如是也曰曾子語
 公明儀曰泉之本人之戒如是也曰曾子語
 孝經通釋
 卷六
 十
 自反此作
 意蓋如此
 葉氏鈐曰父子之道即君臣之義非孝者
 必聖故無上無法總歸無親大倫滅則滋
 亂矣即未遽大亂而大亂必由此故曰此
 大亂之道也
 李氏光地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能孝則
 能事君而尊聖矣不能事君尊聖又豈所
 以爲
 孝乎
 朱氏軾曰此節承上節言不孝之人與要
 君非聖同爲大亂之道故其刑最重人知
 非聖無君之爲惡而
 不知不孝猶是也
 吳氏隆元曰案非孝即是不孝既身為不
 孝必以行孝爲非矣非孝無親有顯著於

外者有隱伏於中者一念不愛敬其親便是非孝無親便是王法不宥君子懷刑莫

此者起蛟曰要君之事非一或倚勢力或

用智術或假名義以挾持其君使不得不

從以遂其欲者皆謂之要君非聖之事不

一或議禮為僞首或識義為爭端或譏一

切法度為桎梏皆謂之非聖又人而終身

一藐定省為過禮指終喪為不情節終身

孺慕為曲謬皆謂之非孝又人而終身

聖非孝者其罪端皆起於不孝又人而終身

敢於要君忍於非聖孝則安分循理必不

為悖逆之事必於非聖孝則安分循理必不

不孝之罪故連類及此不孝即為大亂之

道罪有夫於此者又亂只在身一家

未及

天

孝經通釋

卷六

士

張氏步周曰要君者罪在無君非聖者罪

在無法若是乎冒莫大之罪也而以方之

非孝者罪直至於無親夫親為身所自生

之親而可以無親乎此真大亂之道罪不

容於死

者也

姜氏兆錫曰要之言挾也上即君也非之

言毀也八臣無將而要挾之是為罔上君

子畏聖人之言而毀侮之是為亂法孝者

德之本而毀棄之是為滅親也三者皆大

亂之道況罪尤

莫大於不孝哉

庭棟案要君者無上是失資事之義者也

非毀也非聖人者無法是悖至德之教者

也非孝者無親是違人性之常者也夫必

尊上奉法愛敬其親則尊卑貴賤各得其

序而不亂若此者乃大亂之道皆由

不孝所致罪之所以莫大益可知矣

右第十四章

今文以此為五刑章第十

喪多而服五罪多而刑五以其服有親

疏罪有輕重也故以名章以前章有親

亂忿爭之事言此罪惡必及刑辟故此

次之○朱子曰此一節因上文不孝之

云而繫於此乃傳之言連上十格言也○

吳氏定本因朱子之言連上十格言也○

一章以爲案此乃再引夫子之言以足

前意當合爲一章為傳之八章釋始於

事親未及兼及事君立身以起下章○

姜氏兆錫以此爲第八章謂承上章猶

爲不孝之罪以儆人也

孝經通釋

卷六

士

孝經通釋卷第六終

孝經通釋卷第七

嘉善曹庭棟學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弟大計切○

唐明皇曰言教人親愛禮順無加於孝悌也風俗移易先入樂聲變隨人心正由君德正之與變因樂而彰故曰莫善於樂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長幼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也

孝經通釋

卷七

也君能行孝則民效之皆親愛其君欲教民禮於長而順之者莫善於身自行悌也人君行悌則人效之皆以禮順從其長也欲移風易俗之弊敗者莫善於聽樂而正之欲身安於上民治於下者莫善於行禮以帥之○子夏詩序云風者教也樂者禮也動之教以化之章昭曰人之性繁於大人動之教以化之章昭曰人之性繁於大人謂之俗詩序又曰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與政家殊俗而變風雅作矣失則知樂者本乎性情殊聲者因乎政教政失則人情壞入情壞則樂聲移政教既和而人聲自洽尚書益稷篇舜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孔安國云在察天下理治及忽急者○樂記云禮殊事而合樂異文而同愛敬愛之極是謂要道神而明之是謂至德故必由斯人以弘斯教而後禮樂興焉政令行焉以盛德之訓傳於樂聲

孝經通釋

卷七

二

則感人深而風俗移易以盛德之化措諸禮容則悅者衆而名教著明蘊乎其樂章乎其禮故相待而成矣然則韶樂存於齊而民不爲之易周禮備於魯而君不復其安亦政教失其極耳

司馬氏光曰親愛謂和睦禮順有禮而順樂者蕩滌邪心納之中和禮者尊卑有序各安其分則

上安而民治

范氏祖禹曰孝於父則能和於親弟於兄則能順於長故欲民親愛禮順莫如教以孝弟樂者天賦之性也禮者人習之序也故樂能移風易俗序故能安上治民董氏問曰釋至德章序既言教民以孝弟之事蓋舉其要而言然孝弟禮樂一也此四經本以孝爲要道而四者之中孝又爲要

孝於親必弟於長孝弟之人必和順和則樂也順則禮也四者相因而舉有則俱矣

朱氏申曰孝於父母乃親愛之本故教民親愛莫加於孝也弟於兄長乃禮順之本故教民禮順莫加於弟也樂所以治忽而辨上下而定民志故

吳氏澄曰君教以孝則民知有親而愛其父君教以悌則民知有禮而順其兄風其上之化所及俗者下之習所成移謂遷就其善易謂變去其惡安謂不危治謂不亂調暢而無有乖戾所以風俗上而遷俗白下而變也由長幼之序而著之節文以爲禮則名分森嚴而無有陵犯所以爲上者

不危爲下
者不亂也
邱氏潛曰人君爲治之道非止一端而其
最要者莫善於禮與樂禮之安上治民人
皆知之若夫樂之移風易俗人多疑焉何
也蓋禮之爲用民生日用彝倫不能一日
無者無禮則亂矣樂以聲音爲用必依永
以成之假器以宣之資禮以用之有非田
里閭巷間所得常聞也而有欲以之移風
俗豈不難哉夫樂有本有文出於人心而
形於人聲然後諧協於器以爲樂聖人之
論其本耳禮所以安上治民者是在是矣
則爲樂所以移風易俗者在是矣故此章
首以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
順莫善於弟爲言而繼之以此
朱氏鴻曰此因上三惡由於
不知要道故夫子推廣而言

孝經通釋

卷七

三

孫氏本曰此釋要道之義也弟者孝中之
事禮以節此樂以和此其要歸不外乎孝
但立教則有
此四端耳
呂氏維祺曰此下三章意義相承皆申明
君子以順立教之本以廣前章至德要道
揚名之意教民之道
孝弟禮樂皆其具也
黃氏道周曰孝弟者禮樂之所從出也孝
弟之謂性禮樂之謂教因性明教本其自
然而至善
之用出焉
李氏光地曰孝弟教之
本也禮樂教之具也
朱氏軾曰此章見教民莫過於自盡孝
孝者必弟樂此樂此者也禮節文此者也
趙氏起蛟曰此見孝弟爲教民之本而教
民孝弟又必上之人躬行孝弟以爲倡而

後民始相率而親愛禮順以奉行其教也
樂之實樂斯二者禮之實節文斯二者舍
孝弟而言焉
帛鐘鼓末矣
張氏步周曰書之云孝惟孝友于兄弟云
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則父母其順是孝本
該弟非弟不足全孝也樂者孝弟
之舞蹈也禮者孝弟之恭謹也

義氏兆錫曰親愛者仁之發而仁之實則
事親是也故教親愛莫善於孝禮順者義
之制而義之實則從兄是也故教禮順莫
善於弟仁愛之實即樂斯二者是也故變
風俗正上下莫
卽節文斯二者是也故變風俗正上下莫
善於禮與樂正
莫善於孝悌也
庭棟案親愛者愛由乎親也禮順者順出
乎禮也親愛禮順猶上下和睦之謂莫善
於孝弟者明教之有本也水土之風氣曰
風民相習而成者曰俗移風易俗莫善於
樂者禮所以定其分也禮與樂即教民孝
弟之具也

孝經通釋

卷七

四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說敬其兄則
弟說敬其君則臣說敬一人則千萬人說所
敬者寡而說者衆此之謂要道
道下有
唐明皇曰敬者禮之本也居
上敬下盡得惟心故曰悅也
邢氏昂曰承上莫善於禮也言禮者敬而
已矣謂禮主於敬也又明敬功至廣是要

觀之禮樂二者交相爲用可相有而不可相無是誠治天下之要道也彼區區求効於聲音器數之末豈知要者哉

虞氏淳熙曰禮主於敬敬便無所不通如
父子之心元自相通所以敬人的父爲子
者便歡喜推之兄弟君臣亦然至於千萬
人在此若必箇箇敬他方纔箇箇歡喜安
得人人而悅之如今有箇機關只須敬一
箇人千萬人一齊都歡喜敬的少悅的多
使人人見得無非父子無非兄弟無非君
臣因此敬着一箇父親就得了萬國的歡
心豈非是極簡

極要的道理
方氏學漸曰天下國家其本於身乎身其
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達之天下各親
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自平近而遠約而

孝經通釋

卷七

七

博是先王之要道也

黃氏道周曰聖人非以敬而賢悅於人也
民情多散而爲敬以聚之民情多傲而爲
敬以

葉氏鈐曰首章言至德要道曷爲此以要
道先於至德蓋要道施化化行而後德彰
雖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然修諸身爲德
達諸天下爲道可見道德相成所以先後
互用

也。李氏光地曰：禮者敬而已矣。則樂者愛而已矣。禮樂之道，不出乎愛敬。而愛敬生於孝弟。故推吾之孝弟，以敬人之君父兄則千萬人莫不悅者，蓋以天下之達道而順天下之自然，上下無怨，此所以爲要道而教之所由生也。

朱氏軾曰禮可兼樂蓋必有慈愛樂易之意寓於恭敬嚴恪之中所謂和爲貴也故曰悅

趙氏起蛟曰敬者禮之施悅者敬之驗效見於下而責成於上也一說敬父卽是孝敬兄卽是弟敬君卽是安上治民之禮故一人卽是移風移俗之樂姜氏兆錫曰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禮者敬也敬以脩之而孝弟之和於樂者一以貫之矣故遞舉而特明之敬父之類自所效之民而言子悅之類自凡人悅此敬父者而言承上言人能敬其父與兄與君豈惟所敬者悅之凡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者皆悅之也夫敬父兄君不過一人而凡爲子弟臣者千萬人皆悅敬寡悅衆此先王教民之要道也

孝經通釋

卷七

八

庭棟梁承上文而獨申言禮者蓋禮中之
經曲印孝弟之節文也曰敬而已矣所以
明禮之實也敬父乎說之類但言其理如
此謂子而敬其父則凡爲子者皆說弟而
敬其兄則凡爲弟者皆說臣而敬其君則
凡爲臣者皆說所以說者動其同具之良
也故行我敬者不過若父若兄若君之一
人而凡爲子爲弟爲臣說者千萬人是敬
寡而說衆所謂要道者以此故教民莫善
於此也又案此章言孝而兼言弟者中庸
引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子曰父母其
順矣乎弟固孝中之一事言孝弟而更及
敬君者首章言夫孝中於事君是也三者
爲人倫之大以一孝通之卽以一敬推之
而理無不同者也

右第十五

章今文以此爲廣要道章第

孝之惡罪之大者及要君非聖人此乃
禮教不容廣宣要道以教化之則能變
而為善也首章畧云至德要道之事而
未詳悉所以於此申而演之皆云廣也
故以名章次五刑之後要道先於至德
者謂以要道施化行而後德彰亦明
此一節釋要道之意當為傳之二章但
經所謂要道當自己而推之與此亦不
同也○吳氏澄曰右傳之六章申釋要
道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姜氏兆錫以
此為第九章謂承上二章言人君以要
道教人之妙以
釋首章之意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教以弟所

孝經通釋

卷七

九

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
之為人君者

道周曰以

孝二字衍

唐明皇曰言教不必家到戶至日見而語
之世行孝於內其化自流於外舉孝悌以
為教則天下之為人子弟者無不敬其父
兄也舉臣道以為教則天下之為人臣者
無不敬其君也

那氏昂曰教之以孝則天下之為人父者
皆得其子之敬也教之以悌則天下之為
人兄者皆得其弟之敬也教之以臣則天
下之為人君者皆得其臣之敬也祭義所
謂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王
註案禮祭義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

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
弟也此即謂發諸朝廷至乎州巷是也又
舊註用應劭漢官儀云天子無父事三
老兄事五更乃以明文假令天子為孝悌之
禮案禮教孝自有明文假令天子為孝悌之
蓋同庶人倍年以長之敬本非教孝子之
事今所不取也○又王註案祭義朝覲所
以教諸侯之臣也諸侯列國之君若朝覲
於王則身行臣禮言聖人制此朝覲之法
本以教諸侯之為臣也則諸侯之卿大夫
亦各放象其君而行事君之禮也○劉炫
以為將教為臣之禮固須天子身行者案
禮運曰郊謂郊祭之禮無祝稱臣是亦以見
天子以身率
帝於郊謂郊祭之禮無祝稱臣是亦以見
司馬氏義也
而己天下之為人父兄者非能身往恭之

孝經通釋

卷七

十

修此三道以教民使民各自恭
其長上則聖人之德無不徧矣
范氏祖禹曰君子所以教天下非人人而
論之也推其誠心而已故教民孝則為父
教民無不敬之教民弟則為兄者無不敬之
教民臣則為君者無不敬之教民無不敬之
教者孝而己施於兄則謂之弟施於
君則謂之臣皆出於天性非由外也
蔡氏沈曰孝弟者八心之所同非必人
教詔之長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
國終而措之天下
董氏鼎曰教之以孝使凡為子者知盡事
父之道即所以教天下之為人父者知盡事
所以弟使凡為弟者知盡事兄之道即
為人臣者皆知盡事君之道即所以教天
下之為人君者蓋致我之敬者終有限惟

孝經通釋

卷七

上

能使人各自致其敬者斯無窮也
 吳氏澄曰上之人躬行孝悌臣以教則天下之人無不效之而各敬其父兄與君是上之人自敬其父兄與君者乃所以敬天下之人爲人父兄爲人君者也
 虞氏淳熙曰我心由愛而敬則通於我我敬則通於民民心由愛而敬則通於我我敬則通於民豈不是我同敬總來立起箇萬物一體之身豈不是立身行道人人稱他父母稱他君揚名後世
 呂氏維祺曰教以孝非教彼以孝也蓋教之以吾之孝所謂以身先之也且與非家至而日見之父也相合而下文所以敬天孫氏本日此釋至德之義然所謂至德者亦卽於要道見之若云所敬者寡而悅者衆不惟爲道之要而人君之德亦於是爲之故承上教民親愛莫善於孝而言君子而誨之哉自敬其父兄與君是卽教天下以子弟之敬與君之道而天下之爲父兄與君者皆在敬其父兄之中豈不謂之至德夫至德要道非有已而自其及於人而言爲要道自其本諸己而言爲至德俱就治化上見非如體用本末內外之對待分屬者也
 孔氏尚熹曰二章皆言敬而不敬不言愛者敬以成愛也
 葉氏珍曰此章言敬不言愛非不言愛也聖人因嚴敬敬尤先乎因親敬愛尊卑上下豈有不敬而能生和者哉
 吳氏隆元曰上章以及於人者而言故曰敬其父敬其兄敬其君此章以體諸身者

孝經通釋

卷七

主

而言故曰教以孝教以悌教以臣謂王者躬行孝弟之道無不祝稱臣以事天親天下之人則而象之無不敬其父兄與君是王君者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爲人兄爲人君者也
 趙氏起蛟曰孝乃人心之所同故其感化之易如此不然雖家至而日見亦有頑梗不率者矣
 姜氏兆錫曰承上章言君子教民而悅之者衆如此何也夫教以孝乃以敬爲人父爲人兄爲人弟者因以悅也教以悌乃以敬爲人父爲人兄爲人弟者因以悅也教以忠乃以敬爲人君者因以悅也教以孝乃以敬爲人父爲人兄爲人弟者因以悅也教以悌乃以敬爲人父爲人兄爲人弟者因以悅也教以忠乃以敬爲人君者因以悅也教以孝乃以敬爲人父爲人兄爲人弟者因以悅也教以悌乃以敬爲人父爲人兄爲人弟者因以悅也教以忠乃以敬爲人君者因以悅也
 順是爲教以犬其化者也
 庭棟案前章以行敬者言見其心之同此章以受敬者言見其效之普言孝弟臣而先言教以孝者弟與臣之道皆由是推至身至目見只教得所至所見人言教民者必天下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何也天下至大君子教以孝弟臣之道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爲人兄爲人君者理無不備也教孝之效其廣大如此
 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字○今文豈弟作愷悌唐明皇曰愷樂也悌易也義取君以樂易之道化人則爲天下蒼生之父母也
 那氏昺曰夫子既述至德之教已畢乃引大雅洞酌之詩以贊美之言樂易之君子

能順民心而行教化乃為民之父母若非
至德之君其誰能順民如此其廣大者乎
案禮表記稱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
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
之弟以說安之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如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
能如此乎此章於孰能下加順民如父母
加其大者與表記為異其大意不殊而皇
侃以爲升結要道至德兩章或失經旨也
劉焯以爲詩美民之父母登君之行教未
證至德之大故於詩下別起嘆
辭所以異於餘章頗近之矣
司馬氏光曰豈樂弟易也樂易謂不尚威
猛而貴惠和也能以孝弟臣三道教民者
樂易之君子也三下相保禍亂不生非為民
父母順乎上下相保禍亂不生非為民
而何

孝經通釋

卷七

三

范氏祖禹曰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為
民父母惟其職是教也父母之於子未有
不愛而教之樂而安之也至德者善之極
也聖人無以加焉故曰順民而不日治民
孝者民之秉彝先王使民率性而
行之順其天理而已矣故不日治
吳氏澄曰躬行孝悌臣之德者樂易之君
子也人皆效之而各敬其父兄與君是足
以爲民之父母非有孝之至德其何
能達此一順之德於天下之大乎
葉氏鈐曰首章至德要道為全經之綱領
故引詩之後別起嘆辭所以頌揚先王之
至德為萬世行
孝之宗主也
姜氏兆錫曰案全經百行皆統於孝故孝
為至德要道而此二章以敬君長並稱至
德要道者親君長一理也此所以前章士
孝節及以下各章皆連言之與然以資父

事君宜家順親之屬推之則並稱親
君長而孝尤為至德要道也益見矣
庭棟案引詩言豈弟君子者謂教民之
子有樂易之至德故能教以孝弟臣如
民之父母者成我同於生我極贊美之辭
也又言苟非自盡其孝有如此至德其
順民立教使敬天下之父兄君如此其
大者乎上章及本章皆止言教之施故於
此推本君子之謂要道故此章之末特表
上章言此之謂要道故此章之末特表
德以總結
兩章之意

右第十六章

今文以此為廣至德章第
十三那氏易曰首章標至
德之目此章明廣至德之義故以名章
次廣要道之後○朱子曰此一節釋至
德以順天下之意當為傳之首章然所
論至德語意亦疎如上章之失云○吳

孝經通釋

卷七

古

氏澄曰右傳之五章申釋至德以順天
下○姜氏兆錫曰以此為第十十章謂承上
章言其道為要道由此為第十十章謂承上
所以順者以此亦以釋首章之意也

孝經通釋卷第七終

公讀視侯能順乎長幼而在
庭棟案此章末云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故
上文曰天地此幼上弟下文曰宗廟皆指
神明而言長幼禮法兄弟順者有序也上謂
天神下謂地祇祗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
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是也言
明祇有以盡其道而長幼有序故上下
神祇有以正其禮而各得其分也吳氏定
著在下文鬼神

唐明皇曰事天地能明察則
神感至誠而降福佑故曰彰
邪氏曷曰言明明王之功彰見謂陰陽和風雨
致福應則神明之功彰見謂陰陽和風雨
孝經通釋 卷八 五

時人無疾厲
天下安寧也
司馬氏曰神明者天地之所為也王者
知所以順天地則神明之格昭彰可見
嚴氏祖禹曰事父母以格天地正長幼以
彰神明
董氏曰極其孝則三光全寒暑平而天
道清矣山川鬼神亦莫不寧焉鳥獸魚鼈
咸若而地道寧矣所謂神明者即造化之
功用也事天地而至於如此豈不洋洋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乎此亦昔者明王
朱氏申曰事後之為天子者所宜取法也
天地神明之事理甚彰著矣
吳氏澄曰明察於郊社則天地之神彰矣
彭謂微之顯洋洋乎如在也天地之神而

曰明者言雖

幽而顯也

呂氏維祺曰不言

吳氏隆元曰神明猶言神化知化則善述

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事天地之道既昭

道彰明者則神化之

趙氏起蛟曰兩言也

母之理起蛟曰兩言也

推原出幽明感通之故

張氏步周曰孝明感通之大

通而福履永綏其彰明則神明之德

庭棟案此言明察之實效以結上文也神

明者天地之功用章者顯也言孝而至於

天地明察則天地之功用章者顯也言孝而至於

之而章顯其清寧之化矣不言上下治者

孝經通釋 卷八 六

義足以

包之也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

有兄也

唐明皇曰父謂諸父兄謂諸兄皆祖

考之胤也禮君燕族人與父兄齒也

邢氏曷曰故者連上起下之辭以上文云

尊父先兄之母孝又云長幼順所以於此述

廟之中必先有所尊言王者雖貴為天子於宗

必有所先之者謂天子有諸父也

案詩序角弓之義言王有諸父也

諸兄也古者天子祭畢同姓則爵之謂與

族人也燕故其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又

禮記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

亦以尊卑為列齒

於父兄之下也

司馬氏曰天子至尊繼世居長宜若無

所施其孝弟然舉此四者以明天子之孝

弟也有尊謂承事天地有

先謂尊嚴德齒之人也

范氏祖禹曰天子者天下之至尊也承事

天地以教天下則以有父也貴老敬長以

率天下則

以有兄也

董氏曰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因事父事

母孝二句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因長幼順

孝誰無兄長皆為弟

吳氏澄曰此申上言長幼順之義雖天子

之貴亦必有長所當尊者諸父所當先者

諸兄矣禮國君燕族人與父兄齒天子之

孝經通釋

卷八

七

禮未

問孫氏本曰凡為天子者尊必有父先必有

兄今繼世而立固無生父生兄可事而宗

廟之中事

死猶生也

呂氏維祺曰父兄仍指自己

父兄而諸父諸兄皆在其中

葉氏鈔曰天子雖貴而貴不敵親故必有

尊之者謂有諸父也必有先之者謂有諸

兄也

朱氏軾曰或謂天子無期喪何有於悌不

知諸父諸兄皆父母之所慈愛也父母之

所慈愛而子不尊先之可謂

孝乎言父兄則子弟統之矣

庭棟案父承上事父孝言兄長也承上長

幼順言父可統母長可統幼也言由明王

之事父孝長幼順觀之雖天子為天下之

至尊亦必有尊於我者父是也而可不孝

乎天子為天下所莫先亦必有先於我者

兄是也而可不順乎以明誰無父母誰無

兄長孝與順皆當自盡

故復申其義以勉人也

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

本作謹行如

唐明皇曰言能敬事宗廟則不敢忘其親

也天子雖無上於天下猶脩持其身謹慎

其行恐辱先祖

而毀盛業也

邢氏昂曰禮記文王世子稱五廟之孫祖

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是

不怠親也禮記大傳稱其長不可得變革者

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親親故尊

孝經通釋

卷八

八

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

嚴言君致敬宗廟則不敢忘其親也又禮

記祭義云父母既沒慎行其身是不辱先

也上言必有先也先兄也此言恐辱先也

是先

范氏祖禹曰宗廟致敬非祭祀而

已也脩身慎行恐辱及宗廟也

董氏則曰言推而上之不特事父兄為然

至於奉宗廟事先祖亦莫不然但須盡我

立身之道而已脩身慎行此是事親之始

終身不出於此故為人一舉足而不敢忘

父母一言一出行之玷以辱其親也

恐氏澄曰申上文事父孝事母孝之義致

推之至極也謂天子宗廟之祭極盡其敬

者不怠其親也謂天子宗廟之祭極盡其敬

事親之孝平居脩身謹慎所行者恐辱其

孝經通釋

卷八

九

先也謂之先者念所本始也此立身之孝
祭時知所以事親而平日不知所以立身
亦未得為孝也
虞氏淳熙曰由所尊而推之祖宗之在廟
者為益尊敢不敬乎其祭時齊戒皆出自
生者為最先敢不慎乎其平時齊戒皆出
自恐辱先之心
李氏光地曰承上文言雖天子有天地臣
民之責而立愛立敬未有不自親始者又
推而下之以通於諸侯大夫士則宗廟致
敬於祖考亦自其不忘親之心而推之也
脩身慎行以保其社稷宗廟祿位
亦自其恐辱親之念而加謹也
朱氏軾曰上節是愛其所親此節是敬其
所尊守身者事親之本一舉足一出言不
敢怠親斯可謂能敬矣
趙氏起蛟曰補足上文
如在之誠正見此心無刻敢忘親也人惟
不以辱先為恐故驕奢淫佚無所不至若
可以保四海諸侯可以保社稷卿大夫
可以保宗廟士庶人可以保四體矣
張氏步庵曰禴祀烝嘗以時祭五年一禴
祭若是乎致敬乎宗廟者正以不忘親之
所自出也齊明盛服以脩身制節謹
度以慎行恐身即匪彝以辱先也
姜氏兆錫曰親即
父也先猶親也
庭棟案此言明王死事父母之孝言宗廟
謂祭祀時也致極也致敬者盡其嚴恪之
誠親謂父母父母不忌親者死事同於生事也
先即謂父母父母雖沒此身為父母所遺

宗廟致敬鬼神著矣

孝經通釋

卷八

十

苟不慎所行以脩之辱身即所以辱父母
故恐之也慎猶敬也脩身者不外脩之以
敬而已
唐明皇曰事宗廟能盡敬則祖
考來格享於宗廟故曰著也
邢氏昺曰上言宗廟致敬謂天子尊諸父
先諸兄致敬於祖考不敢忘其親此言宗廟
致敬而各有所屬也舊註以為事生者易
事死者難聖人慎之故重其文今不取也
上言神明謂天地之神也此言鬼神謂祖
考之鬼也亦謂百年之神案五帝德云黃帝死
尊天地也此言鬼神謂祖考也
司馬氏光曰知所以事宗廟
則其餘事鬼神之道皆可知
范氏祖禹曰鬼神之為德視之而不見聽
之而不聞為之宗廟以存之則可以著見
矣書曰馨香明德惟馨
吳氏澄曰致敬於宗廟則父母之鬼神著
矣著猶祭義致敬於宗廟則父母之鬼神著
人鬼而曰祭者言雖屈而伸
也惟祭者極其誠敬故如此
虞氏淳熙曰此心原與鬼神並著但人專
在祭時行禮此心體驗未見其在左右
所謂齊鬼神者始與心通而不可掩矣
呂氏維祺曰不言脩身
慎行者亦舉重之意
趙氏起蛟曰上言宗廟致敬見鬼神顯其情
追遠之誠此言宗廟致敬見鬼神顯其情

狀之

實

姜氏兆錫曰自事生以至事死

祇此一敬而鬼神之感明著矣

庭棟案此言致敬之感格以結上文也鬼

神謂父母之靈爽著者俊聞愾見之謂言

孝而至於宗廟致敬則明王意中不忌父

母即目中如見其來格來享極其昭著矣

不言脩身慎行者常存敬心

以脩其身祭祀時無以異也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文弟作悌

唐明皇曰能敬宗廟順長幼以極孝悌之

心則至性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故曰無所

不通

邢氏昂曰敬宗廟為孝順長幼為悌明王

有孝悌之至性感通於神明則能光於四

海無所

司馬氏光曰通於神明者鬼神歆其祀而

致福光於四海者兆民歸其德而服其教

鬼神至幽四海至遠然且不通乎

達況其邇焉者烏有不通乎

范氏祖禹曰孝弟至於如此格於上下旁

燭幽隱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

露所隊無

所不通

楊氏簡曰六合之間一而已矣曰天曰地

曰神曰鬼神其名殊其實同惟同故無所

不通無

朱氏中曰孝弟之至言

孝弟之道極其所至也

孝經通釋

卷八

士

孝經通釋

卷八

士

董氏明曰其幽也可以通於

而神光輝曰通謂感格而無隔礙光謂變化

地而神明彰此孝之至而通於神明也由

一家長幼順之梯充之以治國平天下而

上下治此梯之不通也

於四海無所不通也

虞氏淳熙曰神明孝弟不是兩事畧無毫

髮間隔燈之而塞乎天地間矣四海孝弟

總是一心不屬形氣室

凝推而放之而準矣

黃氏道周曰郊祀明堂吉禘饗廟因而及

於山川壇壝田祖后稷邱陵墳衍宗工先

臣之有功德於民者以及百蜡厲儺之祭

皆以致祭之義通之則亦無所不通矣釋

奠於學誓於澤宮乞言合語養老養幼飲

酒於鄉選士於射惠鮮小民及於鰥寡皆

以愛之義通之則亦無所不通矣慈與

愛兼致也而不敢惡慢則皆有神明之道焉

為天子傳曰天之所謂地之所謂日所

奉天不露所隊凡有血氣

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吳氏隆元曰言神明則鬼神可知光

字內兼明字察字彰字著字之義

趙氏起蛟曰此總結上文言孝悌至於其

極則神無不格民無不勸應感之通至於

如此下復引

詩以詠歎之

姜氏兆錫曰此總承上各條結言孝悌之

極其至而無不通也通於神明凡上而天

四海則其間幽明微顯亦孰有外於是者

哉信乎其

無不通也

庭棟案此節總結上文言明王之孝弟如此其至故能通於神明也通達也自達也彼之謂即其所以能章且著也神明兼天地上下宗廟言人鬼亦曰明者惟其著也光猶章也著也四海謂所及者徧無所不通者無處不達就四海言也蓋又驗諸四海以見德化之光被其廣大如此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唐明皇曰義取德教施

邢氏曷曰引大雅文王有聲之詩以贊美之自從也言從近及遠至於四方皆感德化無有思而不服之者此是周施德化從西起所以文王為西伯又為西鄰

孝經通釋

卷八

七

司馬氏光曰道隆德洽四方之人無有思為不服者言皆服也楊氏簡曰無思不服者以東西南北之心同此道心故默感而應也有道則應無道則離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以此道至神無所不通故也孫氏本曰引詩至神無不通神明惟證光四海之義正以其格神難而感人易也黃氏道周曰其無不服何也敬也天地神明之治也尊在而尊長在而長親在而親無他達之天下也庭棟案光於四海之義上文未及詳故復引詩以明之思者意之所注也服謂服其孝弟之德化四方之人無有思而不服者反言之以明其感被之深且遠也

右第十七章

六次於廣揚名諫諍兩章

孝經通釋

卷八

南

之後邢氏曷曰此章言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又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是感應之也前章言諫諍之事言人主若從諫諍之名章次之能脩身慎行致感應之福故以名章天子之孝有格言焉當為傳此十章或云宜為十二章○吳氏登曰此釋先王有至德要道由一念而感神明至德也由一家而達四海要道也此章文理精潔正釋至德要道之義其曰昔者明王云者釋經文先王字也當為傳之首章天子之明察神明彰矣八字錯簡在故雖上文天子之明察神明彰矣乃申說章首事父孝事母孝之義而宗廟致敬明察則因章首事父孝事母孝之義而宗廟致敬矣彰矣二句文法協比不應間隔下文通於神明又承神明彰矣一句而言如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

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治可移於官弟大計

丈切治直吏切○今文弟作悌理下有故字陸氏德明曰居家理下闕一故字御註補之○居家理治絕句

孝經通釋

卷八

五

唐明皇曰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君子所居則化故可移於官也邢氏曷曰此夫子述廣揚名之義言君子之事親能孝故資孝爲忠可移孝行以事君也事兄能悌故資悌爲順可移悌行以事長也居家能理者故資治爲政可移治於官也

司馬氏光曰長謂卿士大夫凡在已上者也治可移於官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范氏祖禹曰君者父道也長者兄道也國者家道也以事父之心而事君則忠矣以事兄之心而事長則順矣以正家之禮而正國則治矣君子未有孝於親而不忠於君悌於兄而不順於長理於家而不治於官者也故正國之道在治其家正家之道在脩其身脩身之道在順其親此孝所以爲德之本也

董氏鼎曰事君者事親之推也事長者事兄之推也居官者居家之推也

吳氏澄曰孝親悌兄理家始於事親之事也忠君順長治官中於事君之事也

孫氏本曰此因上論明王之孝及之也上以明王之居尊位者言其孝可通天地通鬼神通四海固無所不通此以土之無位者言其孝可以通於君通於長通於官各有所通也此可見孝之爲道隨分而各足豈惟天子諸侯卿大夫所當務哉篇首言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卽忠移於君順移於長之說而此復以治移於官廣之蓋申論

士之孝也

虞氏淳熙曰前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本非父母百姓待他恰如父母這孝

經通釋

卷八

五

孝經通釋

卷八

夫

豈不是移得動的若移這孝父母的實心
去事君便喚做忠又移這孝中敬兄的心
去事長便喚做順這敬父敬兄的施於一
家何等整肅移此去做官就喚做能治
朱氏鴻曰古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人
臣有一毫之不忠非孝也世云忠孝不能
兩全此語時位之不可全非道理之不
可全也故曰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
葉氏鈐曰君子指卿大夫士資孝爲忠則
事親可移以事君資弟爲順則事兄可移
以事長理猶齊也孝弟則家齊忠順則國
治能齊家曰此明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
於立身及行道揚名之說蓋雖始終不同
一皆自孝
而推之耳
朱氏軾曰案此亦孝爲德本之意當重看
可字惟謹身脩行而後孝盡而忠可移於
經通釋
卷八
六
君不然徒事定省溫
清之文耳烏可移乎
趙氏起蛟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孝外無忠
也悌者所以事長也悌外無長也故皆可
移也家齊而后國治家不可教而能教人
者孝教以悌事親孝事長悌則家自理矣教
過妻子臣妾愛以宏其恩敬以端其範則
家人亦莫不起敬起愛矣各相愛敬而家
有不理者乎移此於官爲之制田里教樹
畜厚民之德此敬也人苟不先自盡愛敬於
正民之德此敬也人苟不先自盡愛敬於
家至居官而始
求治道晚矣
姜氏兆錫曰此章之義已見第二章士孝
節然士孝節云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
則順乃正言以事之事專指仕者而言此
云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治可移於官

乃概言可移之理

庭棟案事親曰孝事君曰忠事兄曰弟
事長曰順事親曰孝無二道所以忠事兄曰弟
弟而後順可移於長由此移彼非無故也
理者整齊也一家之中親與兄為尊在我
下者有妻子女臣妾之屬其待理於我猶百
姓之待治於官既移忠順於君長則治自
家自能理矣既所以居家理治可移於官
承上文推廣之不言故而其故可知也

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孟行切下

唐明皇曰脩上三德於

內名自傳於後代矣
之於內則治名立於身淑之善行成

孝經通釋

卷八

七

董氏曰曰根固者葉必茂源深者流必長
膏沃者光必熾是以孝弟之行成於內忠
順之道達於外君子務實雖不求名而州
閭鄉黨稱其孝兄弟親戚稱其慈僚友稱
其梯執友稱其仁立於後世語曰君子疾沒
世而名不稱焉聖人豈教人以好名名者
實之實有其實必有其名苟沒世而名不
見稱是終其身無為善之實矣是以君子
疾之苟疾其名之不稱當常恐其實之不
至而孜孜勉焉可也夫子於此
廣其義以終立身揚名之旨
吳氏澄曰行即行此三者成謂完備也必
可移而後謂之成身存而行成身沒而名
立內對外言後對今言蓋行成於今也
名立於外名立於後由行成於今也
虞氏淳熙曰行成於一念敬
心之內聲名自然遠播矣

黃氏道周曰君子之立行非以為名也然

而行立則名從之矣事親孝事兄悌居家
理此三者脩於實而無其名事君忠事長
順此三者脩於實而有其名實而名應之
文王有聲通駿有聲周公之告召公曰五
單解德皆不諱名也而忠順息居家不
名為諱故孝悌衰而忠順息居家不
理治官無狀而猥享爵祿者眾也
葉氏鈐曰此章指卿大夫士豈天子諸侯
身可立名不立名不可不揚乎天子諸侯
民之上名在萬國之中聖學崇昭公
孤光贊非卿大夫士比類而觀也
姜氏兆錫曰此章行成名立即首章立身
揚名之義而首章言揚名於後世此言名
立於後世皆言後世而不名於後世此言
不立身行成而後世不顯於當時要自名
事其君則顯當時不顯於當時要自名於
以事其君則顯當時不顯於當時要自名

孝經通釋

卷八

大

世亦可也章首概言君子而
不指言士大夫意亦可見
庭棟案行即事親事兄居家之行成者
其孝成其弟成其親理之謂內猶家也言不
必果出而忠君順長治官但能盡其可移
之理則行成於內而名自立於後世之實
矣不曰名揚而曰名立者勉人之務其實
實立則名與俱立而後可揚也必言後世
者戰兢終其身如曾子而
今而後我知免夫之意
右第十八章今文以此為廣揚名章第
揚名之義而未審於此廣曰首章畧言
次廣至德之後朱子曰此一節釋立
身揚名及士之孝傳之十一也或云
宜為九章○吳氏澄曰右傳之十章釋
終於立身此釋立身而章首先舉事親
事君立身此釋立身而章首先舉事親

事君以見始中終相貫之義○姜氏兆
錫以此爲第十二章謂此章之義已見
第二章士孝節然士孝節云以孝事君
則忠以敬事長則順此正言以孝事君
專指仕者而言也今云忠可移於君順
可移於長治可移於官乃概言可移之
理不專指仕者而言或以此章爲釋
士之孝而專以已仕者言之夫豈此及
首章立身揚
名之本旨哉

孝經通釋卷第八終

孝經通釋

卷八

九

孝經通釋卷第九

嘉善曹庭棟學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

妾猶百姓徒役也吳氏隆元曰嚴父嚴兄之

義推之當云

猶君長也

司馬氏光曰宮中之門其小者謂之閨禮

者所以治天下之法也閨門之內其治至

然而治天下之法舉在是矣嚴父嚴兄

事君事長之禮也徒役卑牧也妻子猶百

姓臣妾猶卑牧御之必以其道然後上

相安唐明皇時議者排毀古文以閨門一

章爲鄙俗不可行易曰正家而天下定詩

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與此

以異哉

朱氏申曰嚴父尊嚴其父即事親之孝也

嚴兄尊嚴其兄即事兄之孝也一家之中

有妻子臣妾猶一國之中有百

姓徒役也此即治可移於官也

董氏曰此因上章言以治家之道而推

之於一國此章又上章言以治家之道而推

一家蓋閨門之內恩常掩義至於治國之

道則以義而斷恩傳者之意恐其閨門之

內狎恩恃愛易以流於親愛昵比之私故

謂雖處閨門之內一國之禮實具焉嚴父

有君之道嚴兄有長之道妻子臣妾即百

姓徒役也以此施之則義有以制私尊卑

內外整齊然其有條理

矣此實治家之要道也

吳氏隆元曰在家嚴父猶在國嚴君在家

嚴兄猶在國嚴長孝者所以事君事長所

以事長也妻子臣妾皆我所治而妻子為
貴臣妾為賤故家之妻子猶國之百姓家
之臣妾猶國之徒役治家者敬妻子而不
敢失於臣妾猶治國者敬百姓而不敢失
所以使役慈者

姜氏兆錫曰具禮謂具朝廷之禮所謂
嚴若朝典是也嚴父嚴兄之嚴猶敬也
庭棟案說文云闔特立之戶上圍下方似
主禮坊記闔門之內戲而不欺是也具
敬也禮國之典制也矣乎者詠歎之辭嚴猶
敬也徒役僕隸之屬妻子猶百姓臣妾猶
徒役言皆奉行我令者前章言國之禮即具
理家之道可移於國此章言國之禮即具
於家敬父猶君敬兄猶長妻了臣妾奉行
我令猶百姓徒役仰大學不出家而成教
義之

孝經通釋

卷九

二

右第十九章 今文刪去此章邢氏謂曰

宜尼正說案其文妻于臣妾猶百姓徒
役也是比妻子於一役文句凡三不
經典○朱子曰此一章因上章三可移
而言傳之十二也嚴父孝也嚴兄弟
也妻于臣妾官也或云宜為上章○吳
氏定本據邢氏之說刪去此章○姜氏
兆錫以此為第十三章謂俗本無此章
朱子刊誤本載此蓋經有古文今文之
異而文亦有詳畧與一云此章當在上
章之前而合為一章蓋推闡門而具朝
廷之禮故君子孝順理而即可以移於
君長官也案如此於文義較足而前章
子日二字當
為衍文矣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

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 又七南切○今文
參作則敢問 又七南切○今文

唐明皇曰事父有隱無犯
又敬不違故疑而問之
邢氏易曰尋上所謂陳唯言愛敬未及慈恭
而曾子并言慈恭已聞命矣者皇侃以為
上陳愛敬則包於慈恭矣慈者多貌少貌
念惜恭者貌則包於慈恭矣慈者多貌少貌
之說則慈恭貌多心少敬者心多貌少如侃
或曰慈者接下之別名愛者奉上之通稱
劉炫引禮記內則慈於父母事父母以行
喪服四制云高宗慈良於喪莊子曰事親
則孝慈此並施於事上夫愛出於內慈為
愛之連聲慈生於心恭為敬貌此經悉陳事
以唯稱愛敬會參體貌而兼取所以并舉

孝經通釋

卷九

三

慈恭如劉炫此言則知慈是愛親也恭是
敬親也安親則上言則知慈是愛親也恭是
名即上章云揚名於後世矣經稱夫有六
焉蓋發言之端也一日夫孝始於事親二
日夫孝德之安之本三曰夫孝天之經四曰夫
然故生則親安之五曰夫孝天之經四曰夫
云若夫慈愛並御明前理而後下有其
趣故言夫慈愛並御明前理而後下有其
司馬氏光曰慈愛謂養致其樂慈亦愛也
內則曰慈以旨甘恭敬謂居則致其敬安
親不近兵刑揚名立身行道四者包攝
上孔子之言從令聞命則從不恤是非
董氏問曰夫子教曾子以孝曾子一歎孝
之大次問無以加於孝夫子皆詳告之孝
之始終備矣惟幾諫一節言之末及曾子
於是安親揚名凡此之道則既得聞夫子之
敬安親矣敢問為入子者一以順從為孝然

孝經通釋

卷九

四

則父母有命令將不問可否而悉從之
然後可以為孝乎此曾子之善問也
朱氏申曰言慈愛以事其親恭敬以事其
長安父母之心揚後世之名上文所云已
聞教訓之命矣
吳氏澄曰孝者曰愛曰敬而已愛施於下
為慈敬見於外為恭生而安親者孝之始
死而揚名
者孝之終
孫氏本日自篇首論孝至此盡矣故曾子
以為今日所問於夫子若愛親者不敢惡
於人與因親教愛云者皆慈愛也敬親者
不敢慢於人與因嚴教敬云者皆恭敬也
生則親安祭則鬼享之類安親也人有聖
人君子之命是亦孝之大端
從父之命及故以為問
夫子未之及故以為問

孝經通釋

卷九

五

專務將順陷親於不義則
不孝之大者不可不戒也
張氏步周曰世俗皆以從令為孝則有陷
親不義而不自知者故曾子特發此問以
破世俗之習
姜氏兆錫曰若夫二字承上各章之辭禮
云事親有隱無犯恐諫親近於不順故疑
而問也
庭棟案字詁云慈柔也猶和也蓋愛之形
於容色者愛敬在於心慈恭著於貌兼內
外言故曰慈愛恭敬也安親揚名義俱見
前章慈愛恭敬者所以行其孝安親揚名
者孝之實也問命猶云聞教令者法令父
使子曰令有嚴君之義也孝為順德順則
無論是非直無
不從故疑而問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言之不通也
今文無言之
不通也句
唐明皇曰有非而從成父
不義理所不可故再言之
邢氏曷曰再言之
者明其深不可也
朱氏申曰言之不通
謂其言不達於理
董氏何曰謂以從父之命為
孝是何等言不可以訓也
孫氏本日曾子平日惟以從令為孝不知
令或不善而一於從則立身行道之事皆
窒礙不行矣其為害不小
趙氏起蛟曰參也魯魯則不復審量可否
必以從令為是矣夫子重言申警所以開

其魯

庭棟案夫子聞曾子之言一再曰是何言與驚訝之辭也不通者不識變通明斥其非以申是何言與之義

起下文昔者之云也

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諸

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

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並同○今文不失

天下作不失其天下陸氏德明曰其衍字

唐明皇曰降殺以兩尊卑之差爭謂諫也

言雖無道為有爭臣則終不至失天下也

家國

孝經通釋

卷九

六

那氏昂曰無道者謂無道德曾子唯問從父之令不指當時而言昔者皇侃云夫子述孝經之時當周亂衰之代無此諫爭之臣故言昔者也不言先王而言天子者諸稱先王也○案孔鄭二註及先儒所傳並引禮記文王世子解七人之義案文王世子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以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則以四輔兼三公充七人之數諸侯大夫三王肅指三卿內史之孤及三卿與大夫三卿指三卿內史外史充五人之數大夫三卿指三卿內史室老側室充三人之數王肅指三卿內史邑宰斯並以意解說恐非經義劉炫云案下文云子則為子為臣皆當諫爭豈獨大臣爭於君則為子為臣皆當諫爭豈獨大臣爭乎小臣不爭乎豈獨長子當爭衆子不爭乎若父有十子皆得諫爭王有百辟

惟許七人是天子之佐少於匹夫也左傳

稱周主申甫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

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官司相規工執藝

事以諫此則凡在臣皆合諫也夫工執藝

見諫爭功之大故舉少以言之也然父有

爭而士有爭之友雖無定數要一人為率自

下而上稍增二人則從上而下當

如禮之降殺故舉七五人則從上而下當

司馬氏光曰天下至大萬幾至重故

必有能爭者及七人然後能無失也

范氏祖禹曰爭者諫之大者則不止故天子

則犯顏引義以爭者諫之大者則不止故天子

必有力爭者至於七人則雖無道猶可以不

不失天下諸侯必有五人則雖無道猶可以不

國大夫必有三侯必有三侯必有三侯必有三

臣之不可無也忠臣之事聖君也諫於無

形而止於未亂事君也救其橫流而拯其將

其未來事君也救其橫流而拯其將

故有以諫殺身者矣救其橫流而拯其將

之性而戒之如此惟舜欲問之戒成王救其

微失防其未此高宗問之戒成王救其

存戒防其未此高宗問之戒成王救其

微戒防其未此高宗問之戒成王救其

孝經通釋

卷九

七

人簡故五而可其實諫不厭多非必以數拘也三

吳氏澄曰爭謂諫止其非若有爭然馮氏曰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如書言九德六德三德特以諸侯等差言爾真氏曰無道而不失天下國家者蓋於失道必爭之難

失而旋復所以呂氏維祺曰班固云天子有爭臣七人及

下五人三人云者夫陽變於七以三成子

之諫父法火以氣叶五行所以靈也

庭棟案陽數始於一五成於七故凡禮制天

子用七陽數之成諸侯五大夫三俱取陽

而曰昔者天子有七諸侯五大夫三俱取陽

者隨禮之常數而言非以此為拘也故云

不失耳爭者有之謂言必無道也爭其無道則歸

於有道矣天子不失天下諸侯不失其國

大夫不失其家爭臣之所係豈其微哉又

案家者何謂有食采之田以奉宗廟故於

大夫言家也

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

不陷於不義離力

唐明皇曰令善也益者三友言受忠告故

不失其善名父失則諫故免陷於不義

那氏昂曰大夫以上皆云不失士獨云不

離不離即不失也○鄭註案內則云父母

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案內則云父

起孝說則復諫曲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

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言父有非

故須諫之以正庶免限於不義也

孝經通釋

卷九

八

孝經通釋

卷九

九

董氏昂曰下至於士則無臣未為大夫則

無家所有者身所賴者友故士以友諍則

身不離於令名父以子

諍則身不陷於不義

吳氏澄曰父有爭

子此通庶人有言

趙氏起蛟曰士有爭友合上文天

庭棟案士未仕者起父有爭子來

友友則無敘可紀但使有友能爭則身不

離於令名離猶失也令善也名者實之賓

有其實則不失其名矣士之賴有爭友又

如此是以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天

子諸侯大夫士固各有父子也陷於不義

者宜也不失其國與家與離於令名矣凡此

皆承上文失其國與家與離於令名矣凡此

在昔已然則今可知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

弗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

得為孝乎焉於虔切○今

唐明皇曰不

爭則非忠孝

那氏昂曰君父有不義之事凡為臣子者

不可以不諫爭以此之故當不義則須諫

之又結此以答曾子曰今若每事從

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言不得也

范氏祖禹曰父有過臣不可以不爭爭所

以為忠也子有過父不可以不爭爭所以

身臣也子有過父不可以不爭爭所以

董氏昂曰人倫有五君臣父子為之首而

朋友居其末君臣朋友皆以人合唯父子

為天屬之親臣之忠愛其君者以道事君
不可則止友之志愛其友者忠告而善道
之亦不可則止若三諫而不聽則去親有
故曰君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去親有
過則諫三諫而不聽則去親有過則諫
人子愛親之至終欲其歸於至善又有非
臣與友之所不得為者自士以下雖為庶人
然天子與諸侯大夫士之子均為子也均受
父也父若過大夫士之子均為子也均受
友不可也夫若以總言之曰故當不義則
先則爭之而後君臣其旨又焉得為孝乎
義則爭之而後君臣其旨又焉得為孝乎
常從諍諍之旨而終是言與之義也爭以
顏引義以諍之而終是言與之義也爭以
馮氏夢龍曰非以爭者之不入則犯
必求其勝非以爭者之不入則犯

孝經通釋

卷九

十

呂氏維祺曰晁氏云經云當不義則子不
可不爭於父孟子曰父不義則子不
夫豈然哉今王安石作孝經解謂當不義
則爭之非責善也噫不為不義即善矣阿
其所好以巧侮聖人之
言至此君子所深疾也
葉氏鈔曰或問諍諍得無傷愛敬乎答曰
事親有隱而無犯際諍諍得無傷愛敬乎
令際其難難而不犯際諍諍得無傷愛敬乎
以善成其愛敬豈臣子心違君父哉
孔氏尚熹曰臨深履薄固孝殺身成仁亦
孝倫色婉容固孝呼天號泣亦孝故承親
志者必論於道案此與論語幾諫檀弓有
隱無犯其義互足夫有隱無犯所謂幾也
則不以從令
為孝明矣
趙氏起蛟曰不義之所該甚廣凡言之
間不合於理者皆是朋友尚須苦口尊觀

如君父臣子忍視陷於不義而不一匡救
乎此君親並言也又云故當不義則爭之
是專指
父說
姜氏兆錫曰不義即無道之類承上文
言其不可不爭以決從令之非孝也
庭棟案喪服傳曰君至尊也鄭註天子諸
侯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夫子云臣不可
弗爭於君兼大夫之臣也至於士與爭友
茲不更及者舉重該輕也承上言爭友
友爭子之不可無如故凡值不義則
可以弗爭於父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
父所以同於事君也故為子者當父令之
不義則爭之其爭也所以為孝若從父不
義之令是陷父於不義矣決其焉得為孝
以答曾子之問也案不義猶無道無道所
該者廣不義指一事言
故云當不義則爭之

孝經通釋

卷九

十

右第二十章 今文以此為諍諍章第十
子之道若遇君父有失皆諍諍諍也
問揚名已上之義而問子從父之令
夫子以令有善惡不可盡從乃為述諫
諍之事故以名章次揚名之後○朱子
曰此章○吳氏澄曰右傳之一章廣
經中五孝之義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
庶人皆當有過則諫非徒從順而已○
姜氏兆錫以此為第十四章謂孔子曰
曾子之問而明論親於道之為孝也

孝經通釋卷第九

終

孝經通釋卷第十

嘉善曹庭棟學

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

字事上相親

唐明皇曰上謂君也進見於君則思盡忠則順而行之匡正也救止也君有過惡則正而止之下以忠事上上以義接下君臣同德故能相親

孝經通釋

卷十

一

子之教以孝五曰愷悌君子已上皆斷章指於聖人君子謂居君位而子下人也六曰忠於人君子親孝此章君子之事上則皆曰忠守諸曰忠直也論語曰臣事君以忠則忠者善事君之名也案韋昭曰退居私室操能致其身授命也○案韋昭曰退居私室則思補其身過以禮記少儀曰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左傳引詩曰退食自公杜預註臣自公門而退入私門無不順禮室猶家也謂退朝理公事畢而還家之時則當思慮以補身之過故國語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言若有憾則不能安是思補過也案左傳晉荀林父為楚所敗歸請死於晉侯晉侯許之士渥濁諫曰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晉侯赦之使復其位是義也今云君有過則思補益出制旨也義

取詩大雅烝民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毛傳云有衮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天威謂敬行天罰是將訓為行也言君施政教有美則當順而行之○匡正釋言文也馬融註論語云救猶止也尚書云子違汝弼汝無

面從是也司馬氏光曰盡忠謂盡忠以諫爭補過謂掩上之過惡將助也上有美則助順而成之上有惡則正教而止之几人事上進則面從退有後言上有美不能助而成就有惡不能救而止也激君以自高勢君以自榮諫以為身而不為君也是以上下相疾而國家敗矣

孝經通釋

卷十

二

臣大倫以事父之心事君則忠矣故孔子言孝必及於忠言事君必本於孝於事父未有舍孝而謂之忠違忠而謂之孝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此四者事君之常道也昔者禹益稷契之事舜也進則思所以規諫退則思所以儆戒頌君之美而不為諂諛防君之惡如丹朱傲虐而不為榮是故君享其安逸臣預其尊榮此上下相親之至也董氏鼎曰忠臣之事君如孝子之事親先其意承其志迎其幾而致其力慮之以早防之以豫戒於未然止於無迹此魏鄭公所以願為良臣而不願為忠臣也為臣豈不願忠蓋後世所謂忠必至犯顏敢諫盡命死節而後為忠不知教其橫流而拯其將亡之患若防微杜漸為忠之大也此龍逢比干之忠所以將順其美匡救其惡為忠補過之至也今以君子事上所以忠愛其君

孝經通釋

卷十

三

者如此則君猶父臣猶子相親猶一體也此相
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相親猶一體也此相
至也
眞氏德秀曰進謂入見其君則思盡已之
忠退謂出適私室則思補君之過無一時
一念之不在君也善焉正教之使消其惡此
進於善之至者也臣以忠愛而親其君君亦
諒其忠愛而親之非古昔盛時臣主俱賢
無此氣
象也
吳氏澄曰盡忠謂事有常陳者罄竭其心
補過謂責有未塞者彌縫其闕將謂助之
於後順謂導之於前匡謂正之於
微救謂止之於顯其指君而言
虞氏淳熙曰夫子嘗言在醜不爭如今叫
做爭臣豈是而折君父肆無忌憚只為人

臣人子一箇道理事父事君一片真心故
入朝便思盡臣子之忠君退朝便思補君
王的缺失上有美事即便依行上有過惡
即便救止但凡一味好諛的君上與那一
味事逢迎的臣下眼前雖似相親後有失
處畢竟不能相親必如上文所言乃眞上
下能相親也可見爭臣親上非
違上則爭子親父非違父矣
楊氏東明曰凡諫補其所闕者也以闕補
闕未有能補故其道貴自完矣身不行道
不行於妻子開故也況
君父之前天丁之大乎
呂氏維祺曰案補過謂自補其過蓋進則
忠於君退則思有愆於君失未盡忠
忠必思補之進而復盡耳作補君過解似
不如思此之切盡忠內即有補君之過意下
文將順匡救即盡忠之目也言匡救而補
君之過可知自補其過正所以盡忠也

孝經通釋

卷十

四

黃氏道周曰詩云不屬於毛不離於裏言
夫上下之不相親也不相親而親之莫如
以忠與上是仲尼之所謂所以取諷也
惡匡美是仲尼之所謂所以取諷也
孔氏尚熹曰此所謂終於事君也語云子
能仕父教之忠忠正以承父志也故求忠
臣必於孝
子之門
葉氏鈐曰盡忠盡已之忠補過補君之過
然當其進則修德繩愆之實事即爲盡忠
常其退則思者默施回
盡忠於退思者默施回
過統於退思者默施回
李氏光地曰進盡忠節退思補益迎順其
善而救正其失誠愛之至所謂以孝事君
也則忠
朱氏軾曰將順匡救正是盡忠然必夙夜
寅畏常存寡過未能之思而後書思獻納
克成厥歌
喜起之盛
趙氏起蛟曰盡忠補過而曰思者全在隱
微幽獨之際內不自欺外不欺君方得美
最難擴充故必將順中亦有其匡救處
必匡救始有善蓋將順中亦有其匡救處
匡救內亦有善蓋將順中亦有其匡救處
補過將順匡救下之所以親上也上能容
其盡忠補過將順匡救下之所以親上也上能容
庭棟案盡忠者盡已之心已心有所未盡
即謂之過故進而在朝則思盡已之忠思
盡忠者期其心之必盡也退而私居則思
補已之過思補過者慮其心之或有未盡
而必補之也將從之君有惡則正其惡而救
其美而順以行之君有惡則正其惡而救

以止之凡此皆盡忠補過之實事盡忠補過者愛君也愛者親也下親上則上亦親移孝為忠故能之也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陸氏德明曰中心

唐明皇曰遐遠也義取臣心愛君雖離左右不謂為遠愛君之志恒藏心中無日暫

也

邢氏曷曰夫子述事君之道既已乃引小雅無桑之詩以結之案檀弓說事君之禮云左右就養有方此則臣之事君有常在

左右之義也若周公出征管叔蔡叔召公聽訟於甘棠是離左右也

孝經通釋

卷十

五

司馬氏光曰遐遠也言臣心愛君不以君疏遠已而忘其忠

范氏祖禹曰君子之愛君雖在遠猶不忘也況於近可不盡忠益乎

吳氏澄曰遐何通言心乎愛君何不形於言乎雖不言而藏之中心何日而忘之蓋

言之出於口者其愛淺藏之於心者其愛深也

呂氏維祺曰引詩之心乎愛者何明忠臣之本乎愛也君子事親有左右就養

無方者有左右就養有三諫而不聽則去者聽則號泣而隨者有三諫而不聽則去者

雖若不同其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愛君愛親非有二也心乎愛者孩提之知也退不

謂者帖記之思也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者終身慕也葉氏鈔曰上文言上下能相親此引心乎愛矣之詩親即愛也君臣主敬而兼親愛

則君子事上以忠廣孝也

李氏光地曰古註釋遐為遠固失朱子謂既心愛之矣則何不直告而謂之乎蓋愛

可以言者淺惟藏之不忠則愛之深也此經之意似以不忠為愛君之至則何者不告

而謂之乎言言無不盡也盡其言而猶進退思念藏不去心忠愛之無已也

姜氏兆錫曰遐亦何也謂猶言也藏懷也詩言我心誠愛君而既見君子則何不

遂以相告而但中心藏之將使我何日而忘之乎引此以見心乎愛君而使我何日而

於君則亦藏於心而不能忘也

庭棟案引詩言心乎愛矣即忠也退何也何不謂矣者無有不陳說即美將順而惡

匡教也中心藏之即思也何日忘之即進退惟思盡忠補過也

孝經通釋

卷十

六

右第二十一章

今文以此為事君章言君子之事上又言進思盡忠退思補

過皆是事君之道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前章言明王之德感應之

美天下從化無思不服此孝子之德感應之君子之時也故以名章次感應之後○朱

子曰此一節釋中於事君之意當為傳之九章或云宜為十一章因上章爭臣

而誤屬於此耳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傳所載士貞子語然於文理無害引

詩亦足以發明移孝事君之意今並存之○吳氏澄曰右傳之九章釋中於事

君○姜氏兆錫曰右傳之九章釋中於事君於道之意而言論

上章之意而言論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賦

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感之情

字又息淚切倭於豈切俗作哀非說文作憫

唐明皇曰生事已畢死事未見故發此章

謂上六句

不有餘俸之言孝子之喪親哭以氣竭而止

孝經通釋

卷十

七

又曰大功之哭三踊而後止

也。鄭註至痛中發悲哀在心雖聞樂聲

不為樂也。嚴植之曰食美人之所甘孝

子不以甘為甘故問喪曰口不甘味問傳曰

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既虞卒哭疏食水飲

不食菜果章既引曲禮云有疾則飲酒食肉是為食旨故宜不甘也

孝經通釋

卷十

八

黃氏道周曰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則致之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出必而反

而無文飾服取蔽體食取充腸樂
則撤縣凡此皆哀戚之至情也
庭棟案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
喪乎此言孝子居親之喪凡此六者皆所
自致也哀謂痛形於聲感謂悲鬱於心情
者性之動哀感動於天性不期其然而自
無不然者也

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

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

字○吳氏澄曰傷生下今古文俱無也
唐明禮記喪服四制篇有也字為是
皆虧孝道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於殞
滅三年之喪天下達禮使不肖金及賢者
俯從夫孝子有終身之憂聖人以三年為

孝經通釋

卷十

九

制者使人知有
終竟之限也
邢氏曷曰禮記問喪云親始死傷腎乾肝
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又問傳稱斬衰三
日不食此云三日而食者何劉炫言三日
之後乃食皆謂滿三日則食也曲禮云居
喪不食禮毀瘠不形又曰不勝喪乃比於
慈不孝是也禮記三年問云夫三年之喪
於天下之達喪也鄭氏云達謂自天子以
於庶人喪服四制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
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聖人雖以三
年為文其實二十五月而畢故三年問云
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
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
窮也故先王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
成文理則釋之矣是也喪服四制曰始死
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思之
殺也故孔子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
喪也所以喪必三年為制也

張子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兩月
為禫共二十七月禮鑽燧改火天道一變
其期已矣矣情不可以已於是再期又不
可以已矣於是加之以三月是二十七月也

司馬氏光曰禮三年之喪是二十七月也
日則傷生矣滅性謂毀極失志變其常性
也政者正也以此

正義裁制其情
范氏祖禹曰三日而食三年而除上取象
於天下取法於地不以死傷生毀不滅性
此因人情而為之節者也

董氏鼎曰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
性中有仁仁之發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
父母存而愛敬之者根於性也若以哀感之過而
哀感之者亦根於性也若以哀感之過而

孝經通釋

卷十

十

傷生是性可滅也性可滅則生人之類滅
矣此聖人之為政所以為生民立命也喪
不過三年所以
示民有終極也
吳氏澄曰居喪之禮不沐浴不酒肉然頭
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
年五十者不致毀六十者不毀凡此皆
聖人之政為民制禮節哀而全其生也
孫氏本曰前言民制禮節哀而全其生也
之情言無窮也此言三日則食三年則終
政言有制也
黃氏道周曰性而授之以節謂之教教因
性也三日而食粥三年而終喪猶三日而
明語也
姜氏兆錫曰凡此承上
文言哀情之有節也

庭棟案三日而食則三日已前不食可知此亦哀感之情孝子所自致者然不食必傷生以親之死而傷己之生亦非不食致之意是故聖人制禮三日不食達其自致之情三日而食導以守身之孝也毀哀毀也性猶生也曲禮居喪之禮毀瘠不形呂氏註毀瘠形幾於滅性送死大事將廢而莫之行罪莫大焉又禮雜記孔子曰毀瘠為病君子勿為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故曰毀不滅性猶云哀不傷生政猶教也言此固聖人之禮教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不過三年者孝子之心雖無窮節之而不使過明禮必有終也上節言喪親之情此節言居喪之制

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

唐明皇曰周尸為棺周棺為槨衣謂斂衣衾被也舉謂舉尸內於棺也

孝經通釋

卷十

十一

邢氏曰棺弓稱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白虎通云棺之言完宜完密也槨之言廓謂開廓不使土侵棺也易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禮記云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塗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嬰則虞夏之時棺槨之初也衣謂襲與大小斂之衣也襲謂單被覆尸薦尸所用從初死至大斂凡三度加衣也一是襲也謂沐尸竟苦衣也襲皆有袍袍之上又有衣一通二是小斂之衣也三不復用袍衣皆有絮也三是大斂之衣皆禪衾也喪大記云布衾二衾鄭氏曰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是舉屍所用也張子曰古之槨言井槨以大木自下排上來非如今日之籠棺也故其四隅有隙可

以置

范氏祖禹曰死者人之大變也為之棺槨者為使人勿惡也

吳氏澄曰尸之外衣衣之外衾以襲以斂衾之外棺棺之外槨以斂以殯舉謂舉尸加其上納其中也

庭棟案為棺又為槨為衣又為衾則附身之物備矣舉之謂抗尸以起衣衾具則舉之以斂棺槨具則舉之以殯也

陳其簠簋而哀感之

簠音甫

唐明皇曰簠簋祭器也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感也陳奠邢氏曰周禮舍人職云凡祭祀供簠簋實之陳之鄭氏云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

孝經通釋

卷十

主

稻粱之器檀弓曰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又案陳簠簋在衣衾之下哀以送之上舊說以喪大斂祭是不見親故哀感也司馬氏光曰謂朝夕奠之董氏問曰其將葬也陳其簠簋而不見親之在則傷痛而哀感之吳氏澄曰此言朝夕朔望之奠簠盛稻粱器外方內圓簋盛黍稷器外圓內方案上喪禮朝夕奠脯醢而已盛以豆豆朔月殷奠始有黍稷盛以瓦敦卿大夫祭禮少半饋食亦止用敦陳黍稷以公食大夫禮推之竊意天子諸侯之殷奠乃備黍稷稻粱而器用簠簋此傳所云蓋舉上而言之也庭棟案此言朝夕奠之禮簠簋舊說為祭祀盛黍稷器據周禮饌人凡賓客共簠簋

之實蓋明以交人幽以交神兼用之茲云
其簋簠者謂父母生時所用之簋簠為之
陳設乃事死如生之意中庸言陳其宗器
亦此義哀感之者思其飲食思其嗜好視
其器而痛其亾也

擗踊哭泣哀以送之擗婢亦切

唐明皇曰男踊
女擗祖載送之
那氏曷曰案問喪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
動尸舉柩哭案問喪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
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婦人不宜袒
故發胸擊心爵踊故袒而踊之婦人不宜袒
是女質不宜極踊故以擗言之據此女既
有踊則男亦有擗是互文也又案既夕禮
云乃舉柩祖質明有設遷祖奠日側乃載
柩及

孝經通釋卷十

陳器訖乃祖註云還柩鄉外為行始又
弓云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鄭云祖謂
移柩車去載處為行始然則祖始也以生
人將行而飲酒曰祖故柩車既載而設奠
謂之祖奠是
送之之義也
司馬氏先曰謂祖載以之
墓也擗拊心也踊躍也
范氏祖禹曰擗踊哭
泣為使人勿背也
董氏明曰其祖餞也而不可忍
親之去則悲哀而往送之
吳氏澄曰擗以手擊心也踊以足頓地也
哭者口有聲泣者目有淚此謂柩行之時
送形而往哀
其不返也
庭棟案擗踊哭泣所謂哀也擗踊哀之狀
哭泣哀之聲擗哭之發乎中而形於外者如

此送謂送葬哀以送之者自極
行以至葬所擗踊哭泣無算也
卜其宅兆而安措之兆本作兆通作兆

唐明皇曰宅墓穴也兆
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也兆
邢氏曷曰案士喪禮筮宅鄭云宅葬居也
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則兆是
塋域也孔安國云恐其下有伏
石涌泉復為市朝之地故卜之
張子曰正叔嘗謂葬說有五相地須使異
家所奪不致
耕犂所及
司馬氏光曰措安置也○又曰卜謂卜地
決其吉凶正非若今陰陽家相其山岡風
水也地之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
謂地之美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

孝經通釋卷十

處也而拘忌者或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
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
慮尤非孝子安
范氏祖禹曰措之宅
兆為使人勿褻也
董氏明曰為墓於郊不可苟也則卜之
必得吉而安措之此皆慎終之禮也
吳氏澄曰卜安措之此皆慎終之禮也
其處必乘生氣無地風水泉沙礫樹根蟻
蟻之屬及他日不為城郭溝池道路樹根蟻
安卜者決之於神也不卜則擇地之厚薄
不擇其地可偏方之理可稽焉中州上厚水
苟非其地尸柩之朽腐敗壞至速與舉而
委之於壑同孝子之心忍乎先擇後卜尤
為謹重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士民而後謀
及卜筮也案士喪禮筮宅卜日大夫以上

則葬日與宅兆皆用龜卜或

亦用筮此云卜蓋通言之

趙氏洪曰或問所謂卜其宅兆而安措之

者果為何事對曰聖人之心吉凶與民同

患也而不可獨智先羣物故建龜著以

為生民立命而窀穸之事亦得用焉

趙氏起蛟曰案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

月大夫三月士踰月是則葬有定期而無

擇日

庭棟案曲禮云龜為卜筮為筮何休曰卜

為龜著之通名葬而用卜所以重其事宅

兆窀穸也云其宅兆者指親所葬之處卜

得吉則措之安窀穸則孝子之心始安也

自為之棺槨送死之禮

文義相承言送死之禮

為之宗廟以鬼享之廟亦作廟

享亦作廟

唐明皇曰立廟祀祖之

後則以鬼禮饗之也

邢氏曰立廟祀法天子至士皆有宗廟

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

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

有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

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曰王考

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曰

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曰

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曰

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曰

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曰

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曰

孝經通釋

卷十

五

孝經通釋

卷十

六

張子曰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
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祭於
殯宮則哭於何處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
禘然後祔因其祔祔主藏於夾室新主深
自殯宮入於廟國語言日祭時享禮中皆
有日祭之禮此謂三年中不徹几筵故有
日祭朝夕之禮猶定省之禮如親之
存也至祔祭須三年喪終乃可祔之
司馬氏光曰送形而往迎精而返為之立
主以存其神三年喪畢遷主於廟始以鬼
禮事之

朱氏中曰人死曰鬼故

以鬼神之禮而享祀之

吳氏澄曰初喪至葬有奠無祭蓋猶以人

禮而祔於祖喪畢而返乃以虞祭易奠卒

以鬼禮事之享者祭祀人鬼之名

朱氏鴻曰不曰神

而曰鬼鬼者歸也

姜氏兆錫曰宗廟以享

人鬼自始造而言也

庭棟案初喪有朝夕奠如生事之禮所以

不敢死其親也既葬有虞祭有祔祭即是

以鬼享之所以不敢喪其親也此云為

之宗廟以鬼享之者指喪畢遷廟也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唐明皇曰寒暑變移益用增

感以時祭祀展其孝思也

邢氏昂曰祭義云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

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

君子履之必有怵惕

之心如將見之是也

司馬氏光曰言春秋則包四時矣

孝子感時之變而思親故皆有祭

范氏祖禹曰春秋祭

祀爲使人勿忘也

董氏鼎曰及其久也寒暑變遷益用增

感春秋祭祀以寓時思此追遠之禮也

虞氏淳熙曰春時與萬物俱來秋時與萬

物俱去來時祭迎去時祭送無休無歇不

以三年爲限凡此以上

皆所謂喪則致其哀也

呂氏維祺曰以時而思如禮祭義思其居

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樂思其所

嗜是

姜氏兆錫曰春秋以展時思自常祭

而言凡此又喪祭之禮之詳節也

庭棟案祭祀印上文所謂享之也言春秋

則該四時矣禮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煩

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

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是也以時思之

孝經通釋

卷十

七

者言孝子念親不忘因時而祭得一展

其思慕之誠也此承上句言祭祀之禮

生事愛敬死事哀感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

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唐明皇曰愛敬哀感孝行之始終

也備陳死生之義以盡孝子之情

邢氏昂曰案此節合結生死之義也言親

生則孝子事之盡於愛敬親死則孝子事

之盡於哀感生民之宗本盡矣死生之義

理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言十八章具載

有此

孝經通釋

卷十

太

本義者宜也生而愛敬死而哀

感理所宜然故曰死生之義

蔡氏悉曰本者何天性是也生愛敬死哀

戚父祖子孫宛然一脈流通萬代如見死

生之義備而孝子之事親終矣非親人從

何生非人親復何存非愛敬哀感何以盡

窮乎大哉孝也斯其至矣

孫氏本曰此總結全篇之意愛敬者篇內

所云皆是也哀感者篇末所云是也孝乃

天性無人不具故生民之本盡於此矣生

事非祭無所不周故死生之義備於此矣

至此而孝子

之事親終矣

馮氏夢龍曰前言夫孝終於立身此言孝

子之事親終矣乃知立身行道揚名後世

以顯父母即愛敬

哀感之完局也

之性順人之情而利導之教父以慈教子

以孝使幼者得長老者得養死者得藏是

以莫不天折棄捐而咸遂其生日以繁息

而莫能傷不然而民無爪牙羽毛以自衛其

殄滅也必爲物先矣

故孝者生民之本也

孔氏尚熹曰孝子之心與天罔極果何所終乎記云求仁人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曾子云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冰淵易簣猶在其後言終之

之難也葉氏鈐曰末句統舉喪祭之孝言父母無祿則人子所可自致者惟此慎終追遠之誠而菽水承歡之奉承

不可得矣鳴呼其終矣朱氏軾曰此章論喪親之道包括士喪既夕喪服傳喪大記小記少牢特牲祭統祭義諸篇末言生事愛敬總結前章死事哀

感結本章故曰孝子之事親終矣終之云者謂孝之事如是而已畢也

吳氏隆元曰統論孝道則以事親為始立身為終專論事親則以生事為始死事為

孝經通釋

卷十

九

終夫事親之終猶是孝道之始然則孝子之事親豈有自慰之一日哉

姜氏兆錫曰本之言根也木有本則生人本於父母亦如之記云子者親之枝是也

總承上言事生則盡愛敬事死則盡哀感生民之根本於此盡死生之義理於此備

而孝子之事親乃於是終矣

庭棟案此節因本章言喪親而復總言生事死事以明孝之全也生事死事皆孝子

之事故必生盡其愛敬死盡其哀感則生民之本盡矣生民兼天地父母言故曰民

本即孝為德本之本蓋孝為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是生民之本也其本盡則事死

慕其親之心固無畢之一日但言事親則愛敬哀感之外更無餘事矣

謂之為終所以總結全經也

右第二十二章

今文以此為喪親章第十八邢氏昺曰此章首

云孝子之喪親也故章中皆論喪親之事喪也失也父母之亡沒謂之喪謂

之喪親言孝子之失其親也故以名章結之於末矣○朱子曰傳之十四章亦

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其語尤精約也○吳氏澄曰右傳之十二廣經末終始

之義經所謂終指立身而言此傳言喪親為事親之終○姜氏兆錫以此為第

十六章謂上二章孔子之答曾子者已畢而因告以送死之大禮以終全經之

義也或曰此章自為一段章首亦當有問詞逸其問而僅存子曰字猶中庸子

曰好學近乎知之例也

孝經通釋

卷十

十

孝經通釋卷第十終

孝經通釋總論

嘉善曹庭棟學

凡七條

程子曰漢書藝文志云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而言故曰孝經

司馬氏光曰聖人言則為經動則為法孔子與曾子論孝而門人書之謂之孝經

朱子曰此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所記也

真氏德秀曰孝者人心固有之良也古聖王命冢宰降德於民不過以節文度數示之而未嘗言其義言其義則始於孔子蓋三代以前理道明風俗一人皆曉然知孝

孝經通釋

總論

一

之為孝聖王在上設禮教以範防之俾勿失而已至孔子時則異矣觀其告游夏猶恐以服勞能養為孝則下乎游夏者可知矣故不得不詳其義以曉學者陳氏曉曰或問孔子與曾子論孝之言不附論語而自立一經者何答云論語之言不記又問孔子獨與曾子說者何答曰曾參篤於孝與諸子不同故聖人因其材而篤焉且如孝哉閔子騫只是人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一節而已子路亦只是負米一事子夏之言游孟武伯亦只是問孝一番來獨曾子能言而身踐之所謂節次條理孔子所答婉而成章故門人得於曾子之傳授遂錄以為書也朱氏鴻曰夫子刪述六經道無不載其事視儀則禮記諸篇備之矣至五等經常之

孝古典未之聞何從刪述曾子孝行特著故呼其名而語之曾子欽承大命與其徒

編緝春秋立一王之法孝經定五等之孝

夫子之志也行也後世謂子思樂正子公

明儀之徒始成之則孝經未作之前夫子

何以遽曰行在孝經又有謂夫子假為

曾子問答之言而自著之尤可鄙笑

毛氏奇齡曰孝經本孔子之書觀孝經鉤

命決曰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

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此雖緯書然當

時會聚括其語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此定無可疑者故漢魏六朝祖述此經者

約有百家若宋人學問專以毀經為能事

即夫子手著春秋易大傳亦尚有訾謗之

不已者何況孝經固不足據也但舊謂孝經

大學刪孝經此固不足據也但舊謂孝經

天子所作以授曾子又謂夫子口授曾子

俱無此事此仍是春秋戰國間七十子之

徒所作稍後於論語而與大學中庸孔子

閒居仲尼燕居坊記表記諸篇同時出

此篇一手故每說一章必有引經數語以為證

孝經通釋

總論

三

右論作經之始

孔氏安國曰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古文書及論語孝經皆蝌蚪文字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寫之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李氏嗣真曰孔行云古文蝌蚪尚書孝經論語安國為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光祿大夫向以為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

孝經通釋

總論

三

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
不畢記況孔子家古文而疑之哉奏上天
子許之遇帝崩向
亦病亡遂不果立
魏氏徵曰安國之本公於梁亂至隋王劬
於京師訪得孔傳遂致河間劉炫因序其
得喪講
於人間
元氏行冲曰古文孝經曠代公逸不被流
行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生王逸於京師
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王邵以示河
間劉炫仍令校定而此書更無兼本難可
憑依炫因著古文
孝經稽疑一篇
司馬氏光曰先儒皆以為孔氏避秦禁而
藏書臣竊疑其不然何則秦蠲刻之書廢
絕已久又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書之令
距漢興纔七年耳孔氏子孫豈容悉無知
者必待共王然後乃出蓋始藏之時去聖
未遠其書最真與夫他國之人轉相傳授
歷世疎遠者誠不侔矣且孝經與尚書俱
出壁中今人皆知尚書之真而疑孝經之
偽是何異信膾之可啗
而疑炙之不可食也
毛氏奇齡曰有謂古文為劉炫偽作據隋
書炫在隋時最有名字所著經書最為浩
博豈有刪數也字增子曰字以偽為者且
刪數也字增子曰字有何得喪何足講論
而云因敘其得喪講於人間據隋經籍志
秘書監王邵訪得孔傳而河間劉炫為之
敘講則其所講授者
明云是孝經之註也

右論古文傳授

邢氏昺曰孝經遭秦坑焚之後為河間顏
芝所藏初除挾書之律芝子貞始出之長

孝經通釋

總論

四

孫氏及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等所說皆十
八章是為今文及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
文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劉向校經籍比
量二本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為定○案今
俗所行孝經題曰鄭氏註皆謂康成而晉
魏之朝無此說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
武太元元年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景者
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為宗晉魏以來
多有異論陸澄始以為非鄭氏所註請不
藏於秘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
宋氏濂曰孝經一也而有古今文之異後
世諸儒各聘意見尊古而抑今者則謂孔
出孔壁語甚詳正無俟商榷推揆於鄭註
泥致隔必行孔廢鄭况鄭原未嘗有註而
依仿托之者乎尊今者則謂劉向以顏
芝本參較古文省除繁惑定為今文無有
論雖莫之有定然並存於時自唐明皇註
用今文於是今文盛行而古文幾至廢絕
司馬溫公始專主古文撰為指解以予觀
之古今文所異者特詞語微有不同耳稽
其文義初無絕相遠者諸儒於經之大旨
未見有所紛紜若此抑亦未矣然
致其本曰漢昭帝時魯三老獻古文劉向
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對未免稍加修飾故
有除其繁惑之語然則古今文稍異者乃
劉向為之也○或疑古文正矣而世儒往
往疑之謂其曠代公逸後人穿鑿傳會而
闕門一章乃劉炫偽造不知古文流傳本
末亦有可據與釋曰此唐司馬貞欲削閏
門章為國諱不得不得以古文為偽故闕
說以欺歷同議使漫無可考得以愈其誕
耳閏門章漢初長孫傳今文即有之此載
雖云除其繁惑然志謂經文大較相同則

五

毛氏奇齡曰古文尚書與今文異者以增多五十八篇若兩家俱有則二十八篇並無一字有差殊也孝經亦然其異者古文增多一章二十四字其他則今文並同雖古文分爲二十二章今文分爲十八章猶之古文尚書分盤庚爲三篇今文尚書只作一篇古文多閒字坐字參字子曰字今文多諸也字猶之古文尚書名詁脫幾字今文尚書酒誥多幾字古文女辟弟豈謹弗諸字今文作汝避悌愷愷不諸字猶之

六

右論當從古文

吳氏澄曰朱子云孝經出於漢初左氏未盛行之時不知何世何人爲之也竊謂孝經雖未必是孔門成書然孔鮒藏書時已有之則其傳久矣孫氏本曰或疑經文有本之左氏傳者夫聖人吐辭爲經六經論語諸書何嘗蹈襲一語今著孝經而直述陳言必不然矣若謂後人竄入劉向諸儒校定卽有之且天經地義等語非聖人不能道其餘盡是格言豈出於子產季文子及士貞之口特以

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而誤者彼所云一篇謂一卷也古孔氏一篇而誤此班氏自註者至劉向校經籍比量二章除其煩惑以十八為定謂二十二章似太煩惑故定以十八章而不用二十二非謂劉向始分作十八也

孝經通釋

總論

九

吳氏隆元曰古文之異於今文者以衍出三章及多闕門一章耳案故自天子已下為一章乃總括五孝之文今文與庶人章合為一章上偏下全語氣已覺不順而梁唐子已下至標其目曰庶人章經文明言自天子已下至其儀不貳而重庶人可乎自會一章語意不相聯屬此古文三章今文合為一章為闕門之義近俗之語蓋以世俗稱女子所居為闕故指為近俗夫闕者上闕下子為闕門之義近俗之語蓋以世俗稱女子所居為闕故指為近俗夫闕者上闕下

右論章第序次分合之異

呂氏維祺曰或問大學經一章傳十章孝經以大學之例推之似亦當分經傳曰此泥自天子至於庶人末段結語相似而云然大學首章止列三綱領八條目故曾子雜引孔子之言立傳以釋之若孝經首言至德要道次言孝德之本次言孝之始終次言五等之孝本章已闡發詳盡矣且孔

雖亦引孔子之言卻曾子立論甚多又有起有結有引有解其為傳明矣孝經則甚哉孝之大也以後俱曾子問而孔子言之豈如諫諍者全無一字一句出於自己手筆別發一義既喪親等章卻不解經而孫氏本曰諸家章第何傳何居釋某句某方諸家章第何傳何居釋某句某方諸家章第何傳何居

孝經通釋

總論

十

第故傳之首章有以君子之教以孝也為釋至德以順天章為首起句既無因而發又德要道者謂明父孝為首章以釋先王有至有以明王以孝治天下與先王相協也此後用和睦上下無怨者有以甚哉孝之大也為釋以順天章為首起句既無因而發又生者即篇首數語又紛紜若此遂至破析其章第離合其數語已紛紜若此遂至破析於別句之下抽其一段落甚者摘其一二句移向諸儒校定之時豈一段章有斷章錯簡至謂孝經者止此其下則或為一章謂疑所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夫曰疑曰或曰非敢斷以爲是而孝經之傳也夫曰疑曰或曰非敢於章下註云此一節當為某章仍留古本止舊編未嘗移易一字然自經傳一分止

孝經通釋

總論

士

遂紛紜其說而聖經自是裂矣故談經者
惟當去其傳釋而序次一以古文為準
毛氏奇齡曰古無聖經賢傳之說道德名
經易繁名傳並是混稱惟康成註毛詩有
云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謂之正經而
孔氏正義即云凡書非正經者皆謂之傳
是以仲長統有云周禮禮之經九辨以下
傳呂東萊謂楚辭惟離騷為經九辨以下
皆可稱傳亦不過偶然言之故鄭氏未嘗
刪二雅仲長氏未嘗改三禮也二雅三禮
非一人之書一時之言或經或傳尚可分
劃大學孝經則一人之書一時之言也詩
禮為時人所作未必果聖人之所授賢人
之所受故稱經不為揚稱傳不為抑而大
學則聖人授之孝經則賢人受之者也夫
聖人所授賢人所受而可刪之改之移易
乎之者

右論不分經傳

朱氏鴻曰朱子執孝之名義專以事親之
旨詳之故多生疑竇但如聖門論仁有專
言之仁有偏言之仁今經所論至德要道
天經地義明王孝治皆統言之孝也教民
親愛移孝為忠事親喪親皆單言之孝也
聖人論孝各有所指烏可舉以事親一節
斷之蓋夫子授曾子以著孝經為諸經之
統會治世之宏綱也至人子生事喪祭之
孝於戴記諸篇夫子述之詳矣竊嘗合孝
經大旨而觀言孝治者十有四事親者僅
二焉其內又統論夫孝之旨者三無所不
通之旨一非專指事親一節而言此孝之
所以大也○首言至德要道一篇大旨也
稱先王者正以孝治天下非王者不能也
繼言孝之終始乃孝之統體通上下而言
然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之義後不再及而

孝經通釋

總論

士

立身行道揚名之事則必盡言之至論
五等之孝惟天子足以刑四海而諸侯以
下漸有差焉夫子之意寧不有所重歟以
是知孝之一字夫子所以繼帝王而開萬
世之治統
呂氏維祺曰一部孝經只是德教二字夫
孝德之本教二字所由生為是經綱領重
天子故德教二字於天子教之也甚哉孝之
下各有德教皆天子教之也甚哉孝之大
也二章則因曾子贊之而前言德以及於教
配天章則因曾子贊之而前言德以及於教
五章反復申言德教而己諫諍章又因曾
子疑問而更端言之事父孝章則言德教
功化之極至矣盡矣之事上章又抽出事
末總結之總章又抽出事親全終一大章
或稱先王或稱明王或稱聖人君子稱先
王以位言而德在其中則德位兼言之然或
義所至在各舉所重猶中庸稱至誠至聖
人君子非有軒輊也惟事其先王之先王
則指明王之先王而君子之事親孝君子
色難即孝經指在下之君子○論語答子夏
即孝經敬親之旨答武伯公謹疾即不敬
傷之旨答懿子以禮即不陷親不敬何別
稱閔子人無間言即行成不陷親不敬何
舉孝之一端言若孝經孝之始論孝之中
之終則孝之全體備矣且論語論孝大抵
在事親上說孝經論孝大抵在立身行道
德教治化上說此論孝之大非徒為言也
毛氏奇齡曰或問朱氏語錄謂論語言孝
親切有味此不曾說得親切但言孝之效

如此則似與論語不合故疑之耳答云論語親切者孟懿子武伯子游子夏皆就其所問而答之故色難敬養只就孝一節爲言此則夫子教之以大道首篇明云至德要道班固所云舉大者言是也且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諸語在開首既已親切明了而不溢以至於因天分地謹身節用次第而入又何一非親切行事亦何一不是效推而至於孝治聖治郊祀配天宗祀明堂皆切實責備並非取驗朱氏凡於親切處皆認是效而於郊祀配天諸文則又疑其論信有今將之心是孟子對咸丘蒙尚告之以大孝尊親以天下養之義而以吾道一貫之曾子乃僅以服勞奉養必

右論全經

孝經通

吉

孝經通釋總論終

孝經通釋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曹庭棟撰庭棟有易準已著錄此書力主古文而以今文附載於下其輯注則徵引頗備所錄凡

唐五家宋十七家元四家明二十六家

國朝十家旁証諸說者又十有一家然孝經詞義顯

明不比他經之深隱諸說大同小異特多出名氏

而已